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七六冊目次

義門讀書記五十七卷附行狀一卷　（清）何焯撰　蔣維鈞輯　清乾隆三十四年長洲蔣氏刻本　〇〇一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沈括撰　元大德九年陳仁子茶陵東山書院刻本　五一七

夢溪筆談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　（宋）沈括撰　明崇禎四年馬元調刻本　六六五

義門讀書記五十七卷附行狀一卷

（清）何焯撰　蔣維鈞輯

清乾隆三十四年長洲蔣氏刻本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維鈞編。皆其師何焯校正諸書之文也。焯字屺瞻，長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用直隸巡撫李光地薦，以拔貢生入直

內廷。尋

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後坐事褫職，仍校書

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復原官。

贈侍讀學士。焯文章負盛名，而無所著作傳於世。沒後其從子堂裒其點校諸書之語，爲六卷。維鈞益爲蒐輯，編爲此書。凡四書六卷，詩二卷，左傳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記二卷，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國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韓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歐陽修集二卷，曾鞏集五卷，蕭統文選五卷，陶潛詩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隱集二卷，考證皆極精密。其兩漢書及三國志，乾隆五年禮部侍郎方苞校刊經史，頗採其說云。

何義門先生讀書記

古之善讀書者將窮其理以爲措施之本也是故別是非辨利害察成敗明體達用之方於是焉立自競爲博士家言而古書浸闕不理即有其人亦無非襲文法摘辭句以矜奇炫博而已故自明神廟以後其得讀書之眞者蓋鮮昔吾從父學士先生自少至老無日不從事古書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節端行側丹黃錯雜於以發先哲之精義究未顯之微旨而又考訂校讎不捐細大蓋遠擬之則劉原父貢父王伯厚之儔近言之則顧寧人先生其亞也先生之書滿家而身沒京邸貲之累護取攜狼籍者有人而書以散佚喪舟南歸書篋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破敝然所存者猶足沾溉後學而有餘迨先生殁久而名益盛聞風向慕爭欲一覩其書爲幸者幾無遠近於是評閱之本且走四方所幸及門之士昔時所通假而傳錄者尚存什之三四而往往珍惜過甚秘不肯出棠昔從從父小山先生傳得數種此蓋無過什一然竊願公諸同志乃與同學沈君冠雲陳君和叔精搜而詳擇之先春秋三傳而次以兩漢書三國志其他將以漸採續綵各成卷帙無紡次第也至叢觀三唐之詩先生工力最深箋識不下數十家茲非其類當別謀剞行耳所纂將成從弟祖述開而縱然以哲力請任校刊之役遂以付之後學之一藏由此而進於古之讀書者則先生之記與此記之編皆不徒矣乾隆十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朔從子堂謹序

昔先大夫從何學士義門先生遊最久常述先生言讀識
道讀書以明道非收視返聽以精研夫天地之理古今之
變事物之繁賾則夸多鬭靡徒以干利祿讀猶不讀耳嘗
其言與朱子記稽古閣語同後生迂其說而不能行可慨
已先生儲書數萬卷丹鉛不去手所發正咸有義據其大
在知人論世而細不遺草木蟲魚識者嘆其學問綜洽不
讓王厚齋非鄭漁仲輩所可幾然當時得其隻字盡祕枕
中不復示人其後耗蠹散亡僅有存者談藝家所由抱恨
於生不同時也先生門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先大夫外
惟陳丈少章季方金丈來雍等得窺精要共相參稽故吾
家猶存先生手書幾帙其餘俱係先大夫所手錄中年宦
遊未遑求備而諸丈傳鈔亦與吾家互有無嗟夫以今之
時去先生不甚遠弟子彬彬多人往而守匱抱殘僅存百
一歷年更久并不可知則網羅收輯何可無人從弟維鈞

好讀書嗜何氏學以先生猶子祖述向曾開雕讀書記止
六卷思續其志且廣其傳博搜遐訪擴至十數種與同志
審真贋訂魚豕凡三閱寒暑而竣剞劂厥功最偉其中前
後兩漢書三國志昔年太學刊經史從桐城方侍郎請取
以釐正不朽之功同於儒先茲所增刻如千種並資汲古
學者所當家有其書也元益學術謭陋無能仰承先志而
師門墜緒不忘淵源願世之讀是記者以窮理爲設施之
本而不囿於俗學此先生之志也夫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長至後一日小門生蔣元益謹序

義門讀書記凡例

一是記義門從子子未始爲採輯猶子祖述付之梓止
六卷予就所見廣之而書名則仍前刻之舊
一義門讀書丹黃並下隨有所得即記於書之上下方
以及旁行側理卷帙既多本文不能全載故前刻用
經疏之例僅標章句茲亦依其舊
一是記以四書爲首或全章曾有發明則標明某章下
空一格即義門語也或見於第幾節者則標明某章
某節而於章字下用一小點爲識或于一節中尚明
一二句則標明第幾節某句云云而於節字下用一
小點爲識間有批于註中者則標明註語云云而用
一案字以別之或只爲註中一二句發者則標註某
句云云而于註字下用一小點爲識其他悉同此例
惟不比四書之顯而易尋故有標題數句者必標起
訖之句中間側注一至字以從簡省
一有引用前人之說以及同時師友議論必標姓氏義
門或有斷語則用一案字以別之

一義門校勘最精一字一畫都不放過然坊本承譌襲
謬苦難逐一爲正惟河東南豐二集善本難得不厭
從詳
一有義門一人之說而前後各殊者識隨年進故所採
從後爲多間有前後並載且有自爲駁正者讀者分
別觀之可以驗其所得之淺深
一外間傳寫義門評閱之本不特真贋紛如即係真本
而鈔錄數過不免訛舛茲刻採必真本且校讎再四
然後付梓志慎也
一義門所評書甚多茲就見聞所及不過什一藏書家
倘有義門校閱真本幸其惠我即當隨付剞劂

一是記共一十八種略次前後節取班孟堅前漢書敘傳中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四語分為二十二冊

同里後學蔣維鈞硯溪氏識

先君子捐館都門雲龍年甫九齡藐無知識插架萬卷一時雲散篋中書逝耗矣無存既長猥不能讀父書輒思綢羅遺帙冀紹先志於一綫因偕族兄子未有讀書記之葺而從兄祖述慨然以剞劂為任隨事遂俾卑六卷貲志未逮忽焉傷之年表蔣君硯溪杜門汲古孳孳不倦耆意博採先人微言大義嘉惠後學蒐討有年由經史而下錄成一十八種不惜重貲盡付開雕雲龍讀之終編感深以泣竊嘆墜緒茫茫吾子孫既弗克世守其業猶賴通門賢者廣其傳於斯世能不悲夫因書其畧而書諸卷尾男雲龍謹誌

吳郡鐵瓶巷王景桓鐫

伯祖義門老人幼穎悟年十四遊道院倚石欄見蝴蝶飛
則心開自時枕經葄史十行俱下碑洽爲士友冠二十四
歲交閻徵君百詩主其家上下論議皆分索巨燭輒達曉
徵君嘆何爲何其出發憤闢之迺即紀日聞互訂語也百
詩嘆服私謂此君且蓋代中年問業安溪先生隨侍保定
益收儒先夙遺之義緒皆豪芒辨析爲深博無涯涘而已
性最勤日坐請古小齋中丹鉛不去手蠅跡細楷必謹亦
車南北未始一暑輟其苦心如此康熙壬寅捐館舍遺書
充棟時孤山學叔甫九歲書賈百計購訪本風馳電掣百
無二三四存其得之者強半皆鬻諸富人秘不出承學士嘅
慨引領以爲大戚歲庚午祖述二叔始謀開三傳名曰義
門讀書記會書叔正以膺薦入都僅受校後漢書蓋此書
爲老人最憾心之筆望溪方二丈嘗手自繕錄詫爲絕倫
者也倉卒未追吾友蔣八兒硯谿家多藏本與同志更
互紬繹次第讎用以慰四遠嚮慕之誠而老人一生意
裹血脉得班班天地間自嗣門祚衰薄無力以揚清芬而
憑藉同志戚友以大其傳尤予小子之額手且下拜者也
硯溪謂相當跋後於分義無可辭世有如吾硯溪之傾倒
僅僅表章前哲嘉惠來茲大有造於藝圃者哉書以志勿
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姪孫忠相謹志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
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
書敦行儕下爲文才思橫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
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
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
方收名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
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忤徐之怒至
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
年冬
聖祖南巡駐涿州　名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

李公以先生薦遂　名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
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皇
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
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
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安溪相國遊得
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
勗勵其窮六經微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爲書文之根本
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
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
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識辭辭以此
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綦轄擇所載治法之
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
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與諸生時其育
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觀背尤粹云丞十

二年冬再以李公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
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
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月無有間
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語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厠
蘇吳縣令偶金札槀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節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
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俾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
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鐺
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皆
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
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
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

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
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著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
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偽是非密疏隱顯
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
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
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為
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徵其表
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
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
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為用天下之具故
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並入
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覽獎　命印錄
板會

上崩未頒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從唐之
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為之繫獄時門
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
生事親孝謙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
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粉米僕賃不給其不
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家而教之凡著
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
公作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
雲龍生員形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
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己未間史館蒐天下
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為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
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缺史館備文苑傳之采
擇乾隆九年八月朔日門人吳江沈彤謹狀

義門讀書記總目

四書六卷
詩經二卷
左氏春秋二卷
穀梁春秋一卷
公羊春秋一卷
史記二卷
前漢書六卷
後漢書五卷
三國志三卷
五代史一卷
昌黎集五卷
河東集三卷
歐陽文忠公文二卷
元豐類稿五卷
文選五卷
陶靖節詩一卷
杜工部集六卷
李義山詩二卷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私鎸本

第一卷　大學

長洲何焯屺瞻

聖經章第一節　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注更優　止字本在事物上說然必其於體驗有不盡故能於事理當然之極則止上省約須就體用乃是易足有不見之止體也又有止之止用也又即是周子主靜人極之意

第二節　知止只是識得大段定靜安是入道之始一段涵養德性工夫有此基址然後可爲致知力行之本慮字則使是從致知做將去知所先後則條理脈絡一一分明皆知止至善道而行此下便循途而至矣

定而后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敢于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于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慮而后能得　知止是先知事之理如此知下曰知得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慮是臨事親事君之時更於事上精微曲折使此理無一毫欠缺故知止僅云有定到慮後便云能得　脫知注中處事二字則知止時豈未曾思慮耶

行安謂所處而安　言隨其所之此心只安在這裏　今人將安字講做安土敦于仁尤是則豈止能得地位哉

第三節　所字是着力字知其當先當後而即如此以從事也故近道

第四節　朱子云知只別識底十分爲知這件物體道近情近用　誠者貞實无妄合斷天理之討故必推極其知於天理之極處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有物同出一原格

者物物必至其物與死安之極也若得誠字貫則致字格字皆是推到頂上不泛然說向汗漫處去矣 故知次第當由外以及內蓋隨事精察而忽焉貫通則性分不在天下無性分外之物矣如小德之統於大德也 博我以文到如有所立卓爾地位亦今日格明日格脫然貫通之極致也

誠意者心之所發也 有主之心所發也故好善必善惡者必惡

欲其必自慊 必自慊宋元板作一於善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是言其積氏之處無不到乃為淳之意非汗漫傳求之謂也 極猶太極皇極之極非北極之極證以無所不用其極句自曉

第五節 註物格知至四句 但可如此收轄無庶不可作知止節正解

第六節 由上文觀之必至于修身而已之明德始明由修身推之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是故皆以修身為本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又佐天子諸侯治國平天下者庶人雖無國天下之責然亦必有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豈不以汝修身為本哉

末節 又言家者此則自天子至庶人所同也只從末不治中推以示人見當修身以為家之準則不如此則經與天下更無可言耳

傳首章第一節 此節不是著力之辭次言顧諟則須著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大德之妙也

第二節 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顧諟明命實際不外此

第三節 峻字見至善意黎民於變皆見明中事節含下新民意

末節 自字是非於所性之外有加毫末之意所謂明命峻德自是道箇也

傳二章第一節 一層進一層卽此之謂極

第二節 作字是又從而振德之意思已經咸與維新再造四海之民鼓復加鼓舞作興之不已乃是極字意

第三節 舊邦非衰敝之謂言先世積德累仁太王王季肇基而文王之德又能克享天心也

注能新其德三句 能新其德句頂首節以及於民句頂次節始受天命句貼本節即起下極字

末節 新命不過新民之極至處故注中只言兩項

傳三章第三節 作為人君五段題不細貼緝熙敬止者語無用說着

與國人交止於信 當就邦交說卽朋友之道也國人若仍作庶民則是為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緝熙是知本上分細字來

第四節 恂慄是敬以直內威儀是義以方外 恂慄威儀是成德後培養上人

末節 君子二句卽是平天下傳中政事意必在此而後為新民之止至善也 賢賢親親則有所觀法樂樂利利所從出也輕 註咏歎淫泆 泆宋本作液

傳四章 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畏民志者誠始之道也 上三章皆明新平說此章亦上起下又見修身以上一截尤為用力之地所謂六分是內四分是外也

補傳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根本非泛濫周詳之謂

傳六章首節 意是好善惡惡之發非一念善惡之發真西山曰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自我合當

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
而爲善也自欺是爲人未無實意爲善但外面若假借以
欺人欲人講好而已自慊是誠自欺是僞　注自脩之首
也按此句貫注德潤身二句　以徇外而爲人也按外字
人字即對獨字看　他人不及知按不及二字是處　以
審其幾焉按獨字只是對人說處是爲己爲人之幾只在
好一邊說但要好之實與不實耳
第二節　其始爲人則其終必至欺人故復只小人發之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第三節　此節只是証上人之視己二句[illegible]其形
外之實處字即指形外之可畏非形於外者[illegible]是
也　十目十手見賢難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illegible]
謂善惡也屈來講章認得不清所以有兼指善惡及重惡
一邊之紛紜

傳七章第一第二節　二節分合心之病無心之病未是
但語未圓不如云心有偏倚之病心無存主之病上有所
即不在朱子未定之說不可從觀或問自明　此章是說
正心故上節先從感於物而用心偏倚處說起若未感之
時先無主而昏則此身猶用動靜之間尤無從而可究上
節是從事反求下節是涵養大本但說有所即不省道理
然要緊賢且如此其關鍵哉　忿懥等字與下親愛等看
同　注蓋是四者皆心之所按心之用是已下節心有
不存是未發
末節　正心是敬以直內孝弟慈是義以方外
傳八章首節　私意之上節忿懥四者自其未可心而有
所係累如以言心之病此章親愛五者自其發了而有
所偏向則以言身之病按偏向之根在不正心病而由所發
之也　好惡是情情之發是意　注辟猶偏也按偏對正
字　而不加察焉按病在心上
末節　此二句反覆言之者對經文其本亂而末治否矣
下章亦反其意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對經文其所
厚者薄[illegible]句[illegible]文[illegible]
傳九章[illegible]教家[illegible]以身之感發言之下章說治
國故必以[illegible]之乃家人國人之分今人誤以爲國與
天下之分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
首節　孝者三句承上不用[illegible]之相通方
不預尊後三個教爲人一層　注[illegible]此[illegible]於上
跟身脩來則[illegible]身[illegible]此
二句按此乃推門說以起下文不是孝者三句本位
第二節　[illegible]此節是[illegible]人致力於本之詞按引書
之意只以赤子之心不違喻家長之心無二覺於上下文
義更爲貫穿且不費力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章字即上係字近文多用
裏嫌于民字請譯詳　注又明立教之本云云如此說恐單
就教字上說亦得　不假強爲二句於孝弟慈乃心之同
然所得于天性流其端詞孝弟慈推廣則合皆是
第三節　仁讓又從孝弟慈推開說是因三者又推類以
盡其餘也[illegible]以文言之　注此教成於國之效按效猶
云實迹也
第四節　上文言家齊而國成教于國此以下又言教國
非本之身脩家齊不可三引詩反覆咏歎皆以見上其家
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按其所令二句打轉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第六第七第八節　三節中皆暗伏一脩身字在內
夭篇[illegible]于家妻宜兄節至于兄弟其儀節以御于家邦
成[illegible]　本　桃

傳十章首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illegible]
所言絜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illegible]所謂得國失國及絜矩
此謂[illegible]可見　上老老三句與孝者三句分別是只是彼
但言其事之[illegible]　此節首[illegible]名所行之政事如[illegible]便是
指慈已之[illegible]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　注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illegible]句是以一字乃分明
第三節　此節[illegible]之[illegible]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
又之好民所好[illegible]所[illegible]使[illegible]其善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從人
不得　君子自任如是不[illegible]民之愛之有加以[illegible]者也
注[illegible]民愛之如父母矣[illegible]愛之亦如父母不可落[illegible]須照
爲天下僇矣下以得失對言
第四節辟則爲天下僇矣　辟字反對均齊方正　辟則
[illegible]面[illegible]則[illegible]既爲民所[illegible]疾則[illegible]之矣僇字亦不必
說出身弒國亡來

第十節　有德有人與而入者也外本內末[illegible]而入者也
只說到爭民施奪民散上[illegible]出却只論其理不可鋪張
其事[illegible]論理極透[illegible]而仍有餘地
第十一節　惟字本是[illegible]詞却是[illegible]鄭[illegible]要從心裏透出
來
第十三節　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者
非
第十五節此謂唯仁人　新安陳氏謂此引孔子之言故
着此謂二字
第十八節　前所云慎德及所云仁皆忠信實際工夫
注君子以位言之按君子指有[illegible]者
第十九節　[illegible]解中四何字[illegible]在上者方是絜矩
之大道也上政[illegible]因民所利而利之[illegible]皆[illegible]其自生自爲
哉　注朝無倖位按出荀子[illegible]制篇

第二十二節　前言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此二節又言非
獨其身爲之所用之人亦不容于不審本節眼目在不畜
聚歛之臣下節則[illegible]聚歛之臣者[illegible]
伐冰之家　左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
職事[illegible]食者[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食有水下大夫命夫命婦無
不受冰[illegible]喪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食言之
[illegible]人[illegible]外[illegible]之[illegible]凡酒醴之酒醴
亦如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小注中[illegible]乃[illegible]食之事
者
[illegible]不以利爲利二行　此節就[illegible]以明用心之公
下[illegible]利[illegible]之[illegible]　注不忍傷民之力按不忍
二字從如仁來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長洲何焯屺瞻

中庸今旨　朱子云中庸當作六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一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之謂性　私箋云注兼人物然只以人為主與誠者自成皆不必兼物按誠者自成可不兼物蓋成物之物亦人也此處不兼物說則朱節注中大旨為物本吾一體句無根矣

率性之謂道　朱子云此率字不是用力字按未有不離道工夫只是言道之本然故章句亦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矣賢承上文包涵下致中致和根脈

注天以陰陽五行至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字按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於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此性向無時不有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白大全小注以未所說多歸過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只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謂不可離不幾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然句非徒守也欲使具於心者清明昭著不至於昏則天命之本體常存有以為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睹乎其所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語實與太極圖解中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為表裏　或問云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按此二句則該貫動靜而言之矣曰周防則是該乎動靜而慎獨則尤遏乎人欲之初萌也慎獨則力動之時而遂以戒慎恐懼二句為上靜則愚所不解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非偏於靜也靜中含得動之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

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平日養之已熟　慎獨是義以方外事貴於博學尚辨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為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己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

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推之極至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功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個少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睹聞靜之中指不睹不聞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言見與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著到了二字作致字注腳

總注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爲一節惟龍句符未兩故字語脈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爲併爲門論亦未及脩改之故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接不可分屬

第二節爲二節　時中從來作用道識變通有衆宜照忌憚二字爲小人時有忌憚則戒慎恐懼而靜得中之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慎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慎恐懼只是忌憚無忌憚工夫靜身不能合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節首節　衆人氣稟之失即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用平常之事不皆不察人覓有賢知之過皆教之衰也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過不及人無不察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其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可爲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爲索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牽綴上章字面然必急思相對使知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爲文義從容脈絡相承之序注淺近之言猶必察焉按詞言内仍合隱惡揚善好問好察則下隱惡揚何乃可從言字一脈相承

第七章　不知辟是不知辟禍之理欲以知免而反入於禍也

第八章　顏子大資純粹既不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所不必行若賢者之過中而以爲不足知又不學汁向賤不能行君子所當行若不肖者之不及乎中而不求所以知此其所由得爲真知而能擇能守中庸之道以明也

第九章　無一毫人欲之私方是仁熟義精處

第十二章第二節　從夫婦與知與能說起正以救索隱之弊朱子自言幼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可以會經文立言之意　與知與能之道皆日用常行而不可忽者陸稼書　不可因愚不肖看作卑淺沒要緊事　與知與能蓋即良知良能凡日用倫常之事皆是不可泥居室二字看下文造端句亦蓋引詩始關雎等語此章皆就極小處形容出道之費來語大語小四句語氣不平　大小只是一個道自語之時各有大小耳如孝一也自其小言之則冬溫夏凊晨定昏省莫非道也自其大言之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又莫非道也　聖人所不知

不能以鄭山所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二句承之自可見　朱子亦有謂伊氏說得亦粗一條在語類首章說戒懼條內

第三節　此節明離絪如鳶魚而道著于是也可謂費矣承上語下而起下造端夫婦之意也　說一察字正以破除隱字見得索隱於費外者非也　既以費隱發端似宜兼說到隱而不言隱者費外無隱也　安溪先生問陸稼書前論文詞飛躍即是道是否陸云飛躍是氣其飛躍之是處乃是道先生請衆一端言之陸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道之即飛躍而不者也若自捉縛鞠育乎道矣先生云實其所當　雖然氣也不離陰陽與偶之理道使是道若說飛躍着解則是只知覺運動爲性六爲計纔說陽實無性外之物知得遍滿通塞有是氣即莫非方所性之理便須盡已之性由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矣故程子曰吃緊爲人

十三章　伐柯節是一人自觀忠恕節是兩人對觀道[illegible]
節是三人參觀
首節　非所當知所當行而造爲虛僞之說則不忠非所能知所能行而强爲怪異之行則不恕　注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此承上節與知與能來
第二節　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安溪先生謂不如云即以其人之心治之使盡其人之道更明切治人者正爲使之當道前以人治人則以其有自具之性故也
第三節　首推其所發者存乎恕而養其誠者存乎忠
第四節　吾所求乎子之事我者即以此心事父下倣此
子臣弟友即是人字　所求所言也以事即行也　庸言至微也庸行至細也一脫口而不敢不子易一措足而不敢遂於輕忽者人欲或儀禮節行之事十做之功存誠之存也故自達德大凡小節小事乃大德大閑之本小者

勿書則大名不忠其不能推究充其無欺乎己之心因恕已[illegible]切之心其先自必勉于行之心即自責自脩之心也有是厚重[illegible]之[illegible]指之于人倫之間以行其恕而道在是矣先儒忠恕形影之喻當謂此也苟非存誠養忠之有素雖欲强恕于接受之頃而有所不能矣　愷悌即所謂忠也對寓遠好行說
緝注道不遠人者　上言皆費也　以此解上章即無汗漫之弊而君子之道皆所率性之謂矣
十四章首節　外字即下命字
第二節　富貴因順逆居自易以俟照　俟人不自得照下不怨尤看非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蓋自行者自行其性分也非但自適之謂　[illegible]
第三節　正己而不求于人是就上章貴己推進一層正己者自修之極功也到能盡其性方可謂之正己[illegible]達知我其天自不求于人矣
十五章首節　卑邇是小高遠是大此章是前後過文只重在自字
十六章　安溪云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靈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物陰陽二氣者是道個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道個神於人心爲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道個
首節　鬼神是氣之精英凝聚成日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　鬼神者神之運于氣者也故注兼性情功效言之
第二節　蒙引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

第三節　林[illegible]之問萬物皆有鬼神何故只於祭祀言之曰以人具是理故於人言按此語極緊要此章仍當以人心[illegible]言[illegible]　不可遺者實理齊明盛服而不可射者實心也
末節　鬼神兼聚散屈伸然體物不遺則其聚也神之格思則其伸也然字却在聚而伸處見其微也可以謂之散而屈而不可謂之無此理張子正蒙言之詳矣其以鬼爲歸以神爲伸者又就二物分別言若如此則直以鬼神爲屈伸也於本章則無
十七章　安溪云人必和妻子宜兄弟而後可以順父母盡人倫而後可以格鬼神此上數章相承之意爲凝盛服以承祭祀則有如在來格之盛矣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是也修德格天理不過如是但上數章言其理而此下則實以聖人故自大舜文武周公皆盡

孝弟以至于誠神劬大饗先饗帝者即上順父母格鬼神之實事也按此數章血脈融不貫通　又云仁爲五常之本言孝又爲仁之本然則孝是德之本脩德者必先孝是孝乃德中事然必修德之盡乃能完孝之量而可以名孝故德又是孝中事矣二義相爲首尾人德不至於天不足以言大孝然而舜德之大又只以人子字名予

第四節　宜民宜人此句不可作引詩孝說必能仁民愛物乃極乎孝之量也

末節　注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按受命不但爲天子受一命之上但當在帝心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皆是

十八章第二節　斯禮也指上祀下文祭以大夫即上祀之意祭以士是陰說喪之達又以證祭之不可以不達也　三年句不即指父母乃先儒論之甚詳　朱子語類中則以爲獨指父母

十九章第二節　注通乎上下者言之按此故祖廟兼舉諸侯以下乃與上章追王以下意相似

第三節　此節是從將祭說起　祖廟謂太祖之廟非通高七廟之制因時之祭亦於太祖之廟行禮　宗器兼先代重器與傳器言　時食在庖人爲其祭祀之好名注引合獻於祭爲味鬼神不貴褻味不言節和也

第四節　此節是祥祭時之事因及助祭之人　燕毛句則以數而畢舉之也　注中只說有昭有穆不說南昭北穆則兩節相承說至末節即始推而及之于大宗也　宗廟之次按次乃廟制之次　子孫亦以爲序按亦字上先補羣廟之主一有事於太廟按太廟即上祖廟　相承碎公卿大夫在天子之國則內有依也　林次崖謂依從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衆弟于其長長兄弟則衆十庫以酬賓與衆子弟衆卿於其長之文衆弟子舉觶于其長乃是下文無筭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襲實論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禮文詳故每節區分中庸經文略則言旅酬便統下無筭爵諸必兼衆弟子之舉觶於其長於下文逮賤之義乃備朱子此句本之祖成凍成文印引特牲饋食之禮第背漫下賓弗了二字乎

第五節　此節兒毛祭之人　私意六第二節注言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觀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可見自天子達乎大夫士皆同也二節之行事交踐位一節節以寫上諸侯人各據其位云云尤自快暢而注又專指先王摘似衍此一節單指天子言矣何以云結上文兩節乎按雖通上下而文義以武周爲主故云

末節　安溪先生云人物之生因分形而異氣矣然而亂宗一本者也天也同體者也知父而不知祖者飛鳥是也知人而不知天者衆庶是也明所本而知大則乾坤父母也民物兄弟胞類也親五倫而措之其於天下也殆亦如示掌之近而易易乎　禮樂　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故制禮樂者必極於郊社禘嘗也知其義則爲民愛物本自一體不可得而閒則父母宗子之責自不可得而辭於治國又何有哉

二十章　因說人存政舉歸到明善誠身誠爲一篇樞紐天道人道又下數章根原

第六節　知人何王守溪文用一助字恐不可泥注中親字必字說成尊賢爲親親之本顛本末之序

第七節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有道道先有君臣者對君之廟也

第九節　困勉問其中人此則因哀公退而復示以中

人以下入德之門中人以下即末節所謂愚不[illegible]
[illegible] 學莫先于立志知恥即立志之謂
第十節 治人句猶大學之論治國在道理上說下句猶
大學之平天下在絜矩上說
第十一節 上文脩身脩道首言親親而及尊賢此先言
尊賢者政之所也 注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按
此賓客非賓旅之人 此九經之序也 私竊云序不可按
親下節是連屬說開則此序字如何不重
第十二節 脩身則道立 上老老而民興孝所謂道立也
注不惑謂不疑於理按理即脩身中說之理要說得細
第十三節 非禮不動 九經之事只此立政此只非禮動禮之
紀絕世至厚往而薄來 繼絕舉廢當請命于天子而行
之治亂持危則脩方伯連率之職泉公所當自行也繼絕

則以國所在但使之無君而有君其事較易故先言之亂
則禍在一國之中易於整頓危則或將丹于強大或地當
衝要非治亂可比先後次第皆非漫然者四者皆使諸侯
各保其舊安其常而後徐諸于邪變之興也 亂曰君臣
相獄父子相獄幾於滅世矣危則侵削日滋恐有無所殘
亡其國矣四項又相承也
第十五節 此節正是結束上文 豫者先知其理之實
而素定之即下節明善之根
末節 所謂明者即後之子誠知所謂豫者即後之至
誠無息須透入誠字方能指歸所以行之者一來脉
總一即其所傳之一 故果而指之亦猶是耳 實以下十
一章當以此言思之則于老者二十而不參與句無礙得
矣
二十一章 此言誠 子即從上章明善誠身來

二十二章 贊天地之化育則至命也吾之性本自化育
中來 注曰細精粗四字直從十二章語大語小發脉注
在二十七章洋洋乎二節尊德性一節 知無不明句頂
上察之處無不當句頂上由之
二十三章 致曲有誠對至誠形著明對己之性盡動變
化對人物之性盡 或曰變與化何別程子曰變如物方
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
二十四章 理之先見處但是思神發見流行之實以實
心而知其實理故曰如神此神字非如吉人蒙乘君子誠
於中之謂也 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
古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
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
方所依倚此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逆乎神明
非待前知而已

二十五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專發說最清楚
首節 此節是從源頭上說下見人當自誠以盡行道之
實誠者自成句點大道萬物皆然所不該然不可說得虛了
去須以人作主乃明得下節誠之爲貴起人合內外收俱是
要論道理若作文則當爾口氣血脉也 所道自誠事
說則彼人于至誠中若則成人臣四句中便包自道之在
我者亦無不在也 行亦只須用此意 [illegible]八
末節 智自誠之用處 外內猶言己物 [illegible]自內
外之外自能自然及物所以成不猶成[illegible]性之
固有也 時措之宜由明自然處而用力[illegible]既
得於己領一誠字便一以貫之
二十六章首節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不可一息
間斷君子誠之則自始至終更無間斷 舜万十而慕乃
是誠於孝

第三第四節 悠遠博厚高明注云以其驗于外者言之著親身驗見處說所謂盛德之光輝也如其次致曲節所云形著明皆就一身言之諸家多說入政治風俗上以非中庸故謂必又章與首說未覺語無倫次至講博厚所以載物節實所以二字難通便云博厚即其載物處也於文義亦欠妥穩不如以下文天地對照觀之爲物不貳對至誠無息是一層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之徵是一層生物對至誠之覆物載物成物是一層節次本是分明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乃由不貳而發見者如此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故有生物之功天地之覆載成物乃是天地博厚高明悠久之驗也博厚高明悠久與載物覆物成物竟殊孔子皆然不必專以有天下爲天子者說

第四節 先言悠遠而後博厚高明者至誠不息故驗於外有悠遠之象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則宜先言高明而後言博厚乃先博厚乎高明者蓋高以卑爲基凡誠之形於外處先覺其有與物同體氣象是博厚也於博厚中又覺其超乎萬物之上是高明也 栽羅成合大小言之方與今夫天言相對此只是造化存神之蘊時文家用學校農桑等語與不見而章節皆 須體味所以二字言其德可以載物覆物成物俗先生謂有是德則有是業離本見之事功而規模亦已具矣

第七節 張長史云其爲物不貳天地之性一 於生物也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 程子屢云天只是以生爲道

第九節 昭昭之多是小者及其以下是大者注中十二節句乃實理血脈處非假以指點文法下章大小根源亦即在此兩句合本乃見不測非及其以下乃不測也 四方岸辰華嶽河海側只是無窮廣厚之實不在生物內此又地之所以爲體也故注中云以其全體而言 邵子觀物外篇云觀其所大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郭象莊子注云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此語殊有名理何以先儒注截總此一誠故也 天地山水三層逐層叫出下節又收到天上 此節書所講生所論極清楚見說約中可補先儒所未備 注由其不貳不息接此句在及其二字上以至盛大四字足及其句

末節 上文極言生物之誠此節總是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乎聖人之意故下章即接云大哉聖人之道然前人未有如此道者不敢遽自信也 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節則不說無息者以其盡性也盡性則全盡天理無一點氣質用事故無二無雜成性存存而不已矣 曰命曰德皆收在裏頭說 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二十七章第二第三節 發育峻極是道之著乎物理者禮儀威儀是道之見于人事者人事得其宜則萬物得其理矣禮儀威儀所以經綸乎萬物者也故下文議禮制度考文專言禮儀威儀之事 徐增長文講優優大哉句云自其委而言人間無微不至也似不可謂之大也然其纖悉必周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大哉

第五節 注凝聚而成也凝聚是立大本成是四面湊合得成即包下兩節致知兩事

第六節 存心固是根本然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惟聖人本末一貫自聖人而下其致功皆是博文約禮從散殊處精察力行逐一實踐以復其性方始不是一個空殼子輔漢卿所謂優優大哉下一條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

事也言皆如禮樂刑政文爲制度隨處皆是體用動靜生
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于本
體上有虧欠處最爲此章要義　涵泳已知敦篤已能不
獨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爲德性之知能凡由學問而成
者亦莫非德性之知能也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學皆所以
復其德性所固有已知已能即爲我德性中物矣未知未
能則有藉于學問　廣大是宅心高明是立志温故是涵
養敦厚是持守
末節　朱子云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
效自然如此
二十八章第二第三節　徐幾長文云議道自上必經綸
人倫無所失而後節器用譜書契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
序凡行于下必法度文章莫之悖而後憲禮教叙彝倫則
由粗及精而乃覩其成按二節經文必非無故爲此錯綜

寬等到此可入義疑疑得之師門緒論也
第三節　法文書名按書名兼形聲言之管子君臣篇云
兵戈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二十九章第三節　三王後聖以往與來對言天地鬼神
以隱與顯對言下節知天知人乃舉來以該往舉隱以該
顯質經結此四句　建諸天地猶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質諸鬼神猶言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鬼神饗若云象其屈伸往來仍德
是建諸天地矣
第五節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當與見而民莫不敬一
例動字且就動作威儀上說
三十章首節　注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按內外本末
即下大德小德
末節　川流即是達道敦化即是大本惟仲尼能致中和

故亦如天地之大也　安溪先生云小德川流已發之和
也大德敦化未發之中也川淵只貫之忠恕而已者也
三十一章　自溥博而淵泉自淵泉而時出所謂小德川
流也四時爲物之所育而行也行時出而淵泉自淵泉而
溥博所謂大德敦化也天之所以爲大也　此章從內說
向外故曰是小德之川流
首節　有臨不必與以有天下者言凡以上臨下皆臨也
聲名洋溢莫不尊親堯舜孔子皆然　仁義禮智渾然全
體者謂之大本下言立天下之大本是也時出而爲仁爲
義爲禮爲智則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也非川流而何　和
以喜怒哀樂言而此云仁義禮智之德何也曰喜而中節
則仁義也寬裕温柔而已怒而中節云云　四德之先又
有聰明睿知何也曰水於五行獨兩德焉猶易之位子半
之時前乎此者以裁萬物之用後乎此者以闢萬物之基

以故聖賢之言智者或後之或先之中庸此章則先之而
又後之德可先而可後者道成始而成終也蓋聰明睿知
者開先之智所謂神以知來也所謂火曰外光能散而施
也文理密察者藏往之智所謂知以藏往也所謂金水內
光能翕而受也以是而終始乎四德孔子所以集大成而
中於有子之外也易言元亨利貞於冬獨複其文曰貞固
揚子言罔象自西冥於木獨重其名因冥其理皆由此留
生知之質是人成智于于合藏文理密察之智是從餘
上又逐枝上生出去于分別
第二節　注充積于中按充積者大德之所敦也此二章
道理皆交感互發
第三節　見言行皆發也莫不敬信悦則中節有和之至
也
末節　配天達天皆從聲名如天地二節來　天大無

外而天下無性外之物至聖自明而誠爲能盡性以盡人
物之性故贊大知天也日氣當關合性字說

三十二章　此章從外說向內故日是大德之敦化

首節　經綸出之時立本泉之淵知化溥博之原大焉有倚中之乎　當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五品之人倫乃其乃作自然之寫也不可誤看註見功用句爲體用意說向外去者以首句爲體中三句爲用至誠爲大德中三句爲化不惟立本知化一句與說不大兩章分應之亦無歸宿矣　注以功用言者蓋經綸字知字有說發用處見立本歸不可以經用自然便有下變動化皆從此出意思是亦發用也無倚者以其渾然自一誠流行不失其未發之中也肫肫三句正是未發氣象功用之本而無倚之實處

第二節　上六字是未發氣象朱子云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小人就其表但見其如淵如天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乃只節是其天其淵按此非特如之而已方解得出

肫肫其仁只就至誠盡倫上見天下後世賴其分之合之者所以寬存文多倒說　脩道者有仁義禮知之四德而但日其仁何也日仁統乎四德也所謂脩道以仁是也前章既以知始終四德而此又統以仁何也日言明誠者智爲之主所以日之日至聖也言誠明者仁爲主所以日之日至誠也然至聖之道則自溥博淵泉而出矣是即至誠淵淵浩浩者也不誠之德聰明聖知而知達天德[illegible]聖之聰明睿知者也大然則誠明合矣中和一矣性命道教豈不同條共貫者哉

三十三章　首綱　首自潛雖伏矣以下又自下學存養省察之事以至而極之聖人功化之盛其終乃明所性之妙出於天命而無聲臭之可言一一與首章相應首節先以爲已知謹引其端總注云反求其本上首章總注中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意也陳定宇謂下文謹獨意已萌於此然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當留在下節不必無端中正出獨字此節只宜虛說知謹耳知微之顯與莫顯乎微不可混作一事

首節　句鈴文辭溫而理理字云良知之別曰天則之分明

知遠之近三句　遠之近盡物性始于盡人性盡人性始于盡已性也盡性又始于致曲也風之自化動變始于形著也微之顯惟有誠則濁而形著也　遂解後向裏

注尚絅故闇然太錦故有日章之實　須看兩故字惟其有惡著之心故收斂向裏外之亦無不闇也日章之本在內章字即誠之形著處惟其誠自積于內故內之英華不可遏然外也判然離而二之則非矣

第五節　或問云其日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不作豈不顯也講

未節　朱子答呂子靜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二卷　中庸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三卷 論語上

長洲何焯屺瞻

學而篇學而時習之章首節 注效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按效先覺自立志始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故明善是知復初是行 善者所性固有之善也復其初者復其性也性有五而仁統四者故下章言仁仁之施以親親爲大故爲仁必求端於孝弟合內外皆誠然後復其性故三章戒巧令言理自條貫經連

詩復繹思至則說也 此一段是知

學者將以行之 吾立時習也 此二段是行

第二節 注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 按人性皆善故信從私箋云到得說則雖已是君子了 按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善君子者成德之名成不獨成合內外之道也

第三節 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知用者也此對上說樂二字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第二節 注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於仁否 按此漢儒疑孝弟行仁之說

巧言令色章 此與下章連類記極有深意正與[illegible]數人但一省察切己反求從言貌顏色處實下工夫起不見[illegible]觀人之法

吾日三省吾身章 忠信所以進德也故[illegible][illegible]本傳習是業 人生日用要務如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往非切於身乃獨約舉三者不亦疎乎[illegible]取省察工夫必加意於易忽之處乃爲精密人生爲己謀無不盡爲己之私謀亦無不盡至於泛泛悠悠之人則容有不忠者矣人於父兄之前不敢不以實君上之前不敢不以實至于相狎相等之友則容有不信者矣人於言心努力所得大有不盡求精熟者至於見成做按出口入耳得之[illegible]之處[illegible]則容有不習者矣於此日加省察乃不惜日用要務皆反身而誠且至精至密他人易忽之處工夫[illegible]道矣如此看三不字正深包括周備非疎漏也乃[illegible]先生看此章書之大意一者皆要從身字認取而用先生之說細細洗發

爲人謀而不忠乎 人字對下朋友言之

道千乘之國章 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即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處之不[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illegible]之民乃可得而遂也 世得云以時只是[illegible]故歸於務本而五者皆是論其所存正德關

又何如此分說 [illegible]大衆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欲急其所務當先除其所患是末句善據 注五者反復相消各有次第按各有次第乃綱紀之要法也

賢賢易色章 注言子夏篤於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愛必竭力何當如此二句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四節知之務末節堅力行之要 此章次於子夏論學之後者能以盡倫爲本則更得之生質者多而不得謂之未學若不能居敬存誠遷善改過切己用力無異若夫之亦浮游而無實之功已 朱子答呂[illegible]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illegible]則[illegible]感章敬是時不當在[illegible]何[illegible]必[illegible]而後[illegible]不[illegible]如[illegible]不敬則[illegible]漫而已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身修之要就其中[illegible]正衣冠

尊瞻視只是色莊一條此章之義乃脩蒙大全者專以後
一條故近日作文四柱之外僅知主忠信句當重而於首
節變化氣質工夫外少捍第五從程子所謂未足於誠則
敬然後誠之次第而南軒曰學以重爲先嚴於外也忠信
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
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乎是矣參觀此說
則四節之輕重自明
首節　此君子或指始學之士言　不是泛其役日不固
也當下便如此故朱子云學則不固是不重不威只一意
事　學字兩兼包致知　志向雖爲知識所敵亦不堅固
第三節　朱子云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
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按不待到他損我上細極　注友
所以輔仁按將與講習也
第四節　注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
總注　游氏云按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直貫
下以忠信爲主存心也以勝己輔之致知也若於改過無
以入德力行也
禮之用章首節和爲貴　言人之用禮貴於和人多認從
中推原處爲正而
第二節　斯內中處取其中禮取其和不以禮節則失中
而歸於不和矣何可行之有
總注　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以中和相因未有不
中而可以爲和者也
信近於義章　恭近於禮　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食無求飽章　今人欲於中三字截斷前後總歸入此三
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作徐思曠文如此
貧而無諂章第二節　朱子答張敬夫云引詩正謂孔子
以無諂無驕爲不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

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
不離乎致而治之益精之意也
末節　注其所已言其所未言按兩言字見上句樂抱最
緊往來二字又極難看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兩截各開說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此節即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義
德字要在誠敬上說　注無爲而天下歸之按無爲二字
譬如北辰所說　北極非北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總注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云云
又以爲程子之說
子游問孝章　敬只在養內如曾子必請所與必曰有兩
必字即是敬即是至處　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
小註觀說何但背理傷道且奇下矣
子夏問孝章　注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閑
極之恩可以是爲孝乎
吾與回言終日章　助我起予此是發者也不違則不足
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發發明吾道也
注坦然由之而無疑按無疑二字與不違二字相應
溫故而知新章　知新當從大本大原中出不是遠節去
學求底
由誨女知之乎章　能勿以所不知自欺且必求至於知
而不能已焉
知之爲知之　私箋云本來真知按此際處起殺私與
邪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孝慈則忠　此者字兼恤終
直遠而言
或謂孔子曰章第二節　注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按乃
始也不要說煞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首節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
風明日雨點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
一言已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注中事字極分曉
第二節　下言唐虞夏商世[illegible]若其道同也若湯武并命去
舊符而即新政官名有難知者矣然人經大法固不外乎
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
事知來者也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即與天地相終始
可也又何所不可知哉　計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故不必說到此
非其鬼而祭之章　私箋　八佾與[illegible]乃即其事而[illegible]之
之詞非淮原也
八佾舞孔子謂季氏章　私箋云廟制室外為堂堂外為
庭[illegible]舞於庭不[illegible]季長注
三家者以雍徹章　小序云雍禘大祖也以問禘章注語

又看則禮樂之義方見亦非天了無此容與乎祭宵之優
習儀見矣　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
辨故以示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第三節　注儉戚則不及而質按質朴
了便可反本孔子從先進亦此意　程子近於本之說最
精
夷狄之有君章　尹說不得程子之意推夫大僭亂皆有
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巧笑倩兮章第二節　此句正解素以為絢注中插入有
美質然後可加文飾乃申上節以素絢句綴倩盼之旨也
所文讀注不明并上節注中如何素絢而加采色句送[illegible]
子夏言詩而夫子總通之繪事而以終[illegible]使其神[illegible]耳
第三節轉後乎　須抱定上文繪事後素講出禮後來方
切因論詩而知學下文可與言詩之脈亦貫注之涵道理

便失語氣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道門學之事
忠信為質則尊德性以立其大本也
夏禮吾能言之章　聖人自曰能言則該無徵者然亦須
得杞宋之文獻為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
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
材[illegible]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吾言因而可徵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兩漢刊說[illegible]道[illegible]韋元成傳劉歆
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
傑按謂不王不禘王非謂天了蓋所謂終王者鄭康成孔
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殊不思下文王者爲
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人[illegible]則是禘非郊祭而爲天子
諸侯之所通矣韋元成等議亦引祭義乃謂始受命而王
祭天以其祖配此則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韋
昭曰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考

之[illegible]一世為近之[illegible]周語祭公謀工謂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　[illegible]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即位來見耳非爲新
王而[illegible]禘說止及一事而[illegible]說及兩事也
或問禘之說章　注先[illegible]報本二句一層非仁孝誠敬三句二
層而不干不當二句三層　[illegible]西山云凡人於世之近者
可[illegible]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其敬之心
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
知人亦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禘者[illegible]其仁孝
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illegible]其[illegible]惟仁孝誠敬者能
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illegible]我之精神即祖考
之精神也　參觀張子西銘則治天下不難之義自見
祭如在章　注祭神祭外神也按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
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在祀而已
王孫賈問曰章第一節　忠說[illegible]媚使[illegible]道理便[illegible]得

罪於天
周監於二代章　吾從不過詠嘆周文之盛與中庸殊別入手即提從字者非也周文之盛全由監二代來二代操得高則郁郁句益有精神矣第二句亦不可截斷高第三句從日用躬行上說方是實歷亦不可槩指國家典章
子入太廟章　儀文度數聖人豈是不知但只各其故事問者亦隨事討論一番使它家可以據於神明耳聖人謙退只似不知而問不露講求之迹故或人疑之耳
是禮也　是字要實貼每事問敬謹之至乃得中推其意惟每事問所以爲敬謹之至若說成敬謹處即便與或人之疑不相對
射不主皮章　貫革之射息謂軍皆入東西學非非先王直廢武射也　古道二字空描不得復倘貫革題中所無深出不得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春秋正義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朔享之謂祭告者以下謂之朝廟又云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　視朔亦謂之聽朔又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注謂而行之按行之二字包視朔在內　僖自文公始不視朔按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十六年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第二節　上節注云猶供此羊則禮未廢也但此射兆親名存實亡耳此節注中然禮雖廢字乃存不與祭如不祭之意不可作人見爲羊吾見爲禮等語　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則但急於臨朝不聽治此月之政矣十六年夏失朔有司供其羊而君并不自詣於廟但謂之餼羊則不視朔也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子貢欲去之注中廢句有兩層意
禮讓　楊氏說云按奧命於君親此句是頭因而視朔是
定公問君使臣章　大小皆隱當樣指忠　人臣不合而亦是重君之情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首節　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按如今世俗神樹樹樣并是將木來栽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楨社梓檜耐之類　社主用石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卷張齊賢傳中
管仲之器小哉章第一節　管仲本賢大夫只是學問粗不能謹小慎微便不知不覺流入於修僭後生敍兩

節中事都假何稱意要如此寫使是三家了此亂臣賊子何止器小哉　或人但疑仲之何以爲小故疑而問若何器是器則始終不知亦不能問也
第三節　或人當周末文勝故疑不儉爲知禮　小而又不儉故疑是禮於知禮
子語魯大師樂章　此是正樂之不能備此則無缺失次第因成內外之故此言
注中　謝氏云云按樂之始作只有人聲與絲竹金石革音八音六律十於不知者於樂也從之只是等大的亦但有六八音克諧人聲與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倒總如內方可用聲如明清濁高下之相生如咏歎上此文繼入旋相爲宮等語亦謬此只言音響耳
儀封人請見章　古者相見必由紹介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獨自木鐸見絕於賢者見於封之可致辭以代

絜介故從者因而遁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
也
子謂韶章　揖讓征誅何妨說出題中有兩謂字本合斷
做不必須衍口氣也私釁謂宜空說者非也
居上不寬章　無處觀他了不要看作餘不足觀
里仁篇　自一章至七章皆論仁惟第三章是治人之事
其他皆由淺及深自治之功志仁無惡誘之使進於仁也
觀過知仁雖觀人之法亦引之使不終安於不仁也
富與貴章　此章上大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
手爭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
仁也
第二節　惡乎二字須從君子心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
以又合明爲可惜方纔所得下節起蓋明明自問自警便
是在後者察事也

不能　但得云造次一句亦如孟子妖壽不貳之意　青
詞云造次顛沛在始須而難在終　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
次則與於閒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
合下　則其取舍之分益明拔此蓋云其於仁如此而又
何不足不去之辨與有耳遁章皆示爲仁不徇富貴貧賤
不可移常道節論
皆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節　注此皆成德之事拔使是顏子
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而道遠與成乎足處故爲成
德之事不諸說
第二節　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拔力是氣能用足志講
自多不分明
第三節　注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拔程子有言聖人未
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
下二節反覆觀玩處自然得有味

人之過也章　苟志於仁則無惡矣功夫未密過不能無
然觀過可以知仁終無流于不仁者也　各於其黨謂爲
學未至於純則或偏于剛或偏于柔隨而爲氣質所使
不可但云觀其存心之厚薄則于仁之離合可知矣便不
於題面外添出不仁二字
朝聞道章　拔了日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
虛生也　知之眞使信之篤行之力守之固如此則生不
虛生亦死不徒死
士志於道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於道是矣然志又要篤
篤志則必力行而不肯外慕　道志字只是略知嚮慕之
意與適而篤不同道字寬朱子以爲有志爲學便足
放於利而行章　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
拼看　利與害對不與義對處處擇利而蹈則害必歸人

怨者所起已亦歸於禍害矣　南軒云損以遂己害以與
利其身人下之害與人下之利也害於己者遠之如怨
怨字深是也利於己者與之如遜善改過是也遠怨遠佞
人之遠與知與於詩之與先生云損身之過則物害亦遠
焉己之前則其利可興更看得周足持此以觀亦可以得
遠怨之術矣　不必爲害人之事但處處要占便宜則人
自有受其害者而怨生文體貼汁中欲字必字最好　注
欲利於己二句只是不恕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章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不患無位章　知須有位之先何以反說在下二句蓋此
是反己自修之事愈鞭辟向裏故第二層吃緊一步說
參乎章　曾子一日二省只爲用工於誠身誠者聖人之
本也故下學之功既至而上達者已不外此一隅夫子呼
而告之即反求以得衆理所自來矣然當夫子之告其身

才二十有九後此尚有完養吾一以幾於熟而化者觀其
鐵鐵兢兢之言正中庸戒懼恐懼孟子存心養性實功蓋
死而後已焉今人徒見此章已得其傳而不知其求進於
聖人天道之極者方未止也　注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
之接曾子六十以逐事皆要實心做出人子便與前拱總說
爲事皆從此出
第三節　注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按竭盡無餘當照貞積
力久說謂即這箇忠恕做到到家處便是　如心爲恕按
推已者人道如心者天道
總注　忠者天道道當作理以程子遺書改正安溪先生
云天道不如天理之確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云云按曾
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
亦有事在身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下日篤
學事事反身切已下工夫故淡然使得其本耳後人有做

通身汗下　悟何了則其端之高者猶不肖之徧也
父母在章　第三句但言游而不言遠恐傷父母之心也
只醜懶下但是遠何必他邦異域　注去親遠數句都在
人子心上講出不字　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何指作上根
有念親之念了因能理所必然爲字者必當先意承志若
待其若此而後戢行則不可以爲孝矣
父母之年章　只言奇上文懼其來日之短念本朱子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之不出安得有行之不足耶字原
是應其比喻恐有偏更活只可於也字中細細體味刻
於活潑之中　與習習相表裏
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儉約爲本言常適意而致失之與縱
其驕其失約爲故註中非此二字亦自剛可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　此章言行各開論非相顧
之詞尹氏所謂君子之志乃欲字根本也　不可說似恥

其言而過其行　胡氏說甚精
德不孤必有鄰章　泛論事之理德字只作好事看
事君數章　朱子謂子游之言以儆學者於幾微之際須
識得制　君子曰貴在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注是以求榮而反辱二句
按求榮求親討使君與友過而能改則豈不俱榮且可取
爲輔仁之意但不學無術便反致疏辱不可說得汙下如
凌君柯朋友數二句文也
公冶長篇子謂公冶長章首節　可妻也三字直貫下特
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者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
雖親遭可以知人然其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第二節　南容是世祿之家故云不廢
子謂子賤章　朱子云此君子亦是人榮說恐子賤未能
强飭子貢故此一章君者不必奈揀如子行三　則謹與是

子路欲有獲其學而不必常連大可獨許顏淵來也
賜也何如章　亭林云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
夏曰璉殷曰瑚也此仍古注之誤　瑚璉黍稷之器則雖未
至於成德而亦有器爲之德足以感神明也須兼發此意
不可但言三代宗廟美之所以美者亦以其器也　注然
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按此句與上以君子許子賤照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一節　彼人有機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
之言口給不必義而亦憎之所謂口給者口也夫口也　一個不
自己謂仁心德累有一毫欠缺便未全仁今於而此心畧
有一已謂仁使其不信故曰不知其仁
子使漆雕開仕章　朱子曰信者自保得過之意按自保
得過四字最妙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
也如談虎傷者談虎而色變皆其自保得過之謂夫子所
謂求爲可知也可字亦在自保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亦是自保得過到此方可謂能信　信字不獨在知上
說蓋明德工夫已該格致誠正也　朱子曰曾點開濶漆
雕開深穩又曰曾子父子却相反拔參也以魯得之點也
能見大意而不能實下手做工夫故一貫之傳不傳其
父而傳其子顏淵深潛純粹心解力行渾到可惜早夭而
未達一間漆雕開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不以小成自
安故為篤志然未能見得透徹故一貫之傳到底未得亞
於顏子者其子路乎天資高則毫無回障者達却為固以
總道理便是堯舜氣象乃粗處未能克去卒以行行死故
夫子於其死亦曰天棄予聖門高第弟子在此五人而優
劣判焉故吾道獨歸曾氏
注此聖人所不能知二句　惟他人所不及知故闕曰吾
其材可以仕　聖人元非說使
道不行章　無所取材只在一喜字上便覺意思過當了

女與回也孰愈章第二節賜也何敢望回　望字便見得
大相懸絕已含下知十知二
吾未見剛者章　卻了日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剛
在內者也若掩蔽於外未有不臨事忽失喪之也以孟子
集義所生節求之自見　觀物篇補注日內剛則無慾此
語甚好　夫子忽然發嘆正是激人言志孔中有志無志
二句極當玩味　程子云爾不若不復至家也然乃見剛
此言與性悖自好正相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程子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
我我亦欲毋加諸人中庸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
及也安溪先生謂此說比注殊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强　總注無
者自然而然摠曰欲無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子路有聞章　徒聞而不行則為口耳之學而無以實得
諸已矣子路勇於必行所以為升堂之選與
子謂子產章　或問云四者亦有相因之序按此說可資
科舉之學
令尹子文章　子張稱子文在一字必字上稱文子在又
字上人能勉於暫而不能勉於久故疑其仁也　未知焉
得仁與不知其仁也異直言他何處得箇仁來也
第二節　十乘是世守食邑所出不可看得輕小所之之
邦皆有高位重祿足以係縻不難舍於其舊而文子志在
潔身去亂不佚終日泊然無所動于中方與下仁字清字
有關涉
總注　文子之仕齊云云按只當責其不數歲而復反正
君討賊非其任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注引使晉之事只以證三思非

[illegible]此以議其失
甯武子章　武子之愚只是但知有君不知有身并不知
有成敗利鈍始終公君以周旋竭力致死無有二心其後
晉怒衛而成公卒歸其初實未計及向使不幸爲士榮鍼
莊子之續成公不免於禍君臣同盡亦其所心安理得畧無
使過者故曰其愚不可及若但以濟君於難立論則甯之
或獨得而及之矣
子在陳曰章　惟狂故簡或云其一種高曠絕俗之致便
是成章處非也簡成簡亦成簡不是高曠絕俗
伯夷叔齊章　朱子曰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按有私
意便不能不念舊惡惟胸中都是義理則可念在彼而無惡焉
怨既消則吾惡之之念亦與之俱化矣　消者之怨乃是
聖人去胸間纖細與之了相干了不以一念猶存者之
介亦同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伊川數條至矣盡矣而季守約所錄朱子語云二子之異於夫子者更有一意無感對憾言之也無代耕施對伐施而言也　一子曰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不然人了則更無憾創不假修爲者也合之其家處議所錄一條以看程子所謂未免於有意如天地之化工者覺意味親切

第二節　尤重在敝之二字上橫說云併田衆爲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從顯字有敝之爲句　白虎通德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弘文昌黎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子瞻周正儒學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看也　馬端臨邊館逢賈秀才詩亮長共敝同爲客　北齊書盧思道傳云顒丽當解所服貂裘皮換得邑六獸意在車馬衣裘與朋共敝　今人往往錯看子路先儒講爲囿以禮六若達却便是兗脩氣象山說子路顏次開闊豪雄渾淬故曰亞於顏子者子路也

第四節　今謂此心隨感而應乃能因物付物不可只有此字義上而大德敦化下而小德川流也總注中如天地二字略一讀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今此節是其義疏

總注　然未免出于有意也按小大在此分　二子用力者也夫子自然者也

十室之邑章　忠信二字口氣中要此得活相只如天資的實不由於習染流于浮僞可以爲向上入德之基注中如聖人二字不可太執看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第一節　節字只說不煩說

第二節　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略居簡是簡靜

末節　因上有不亦可乎之辨故注曰未喻

總注　程子云云按東陽許氏曰有上以理自無物以欲

言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怒未便是已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已不貳處由他克己

總注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至便更不萌作按不貳過韓子說自好程子所謂微有差失者與韓意同看來朱子力闢不貳之言行之說與易不遠復意思稍濶遠今須兼兩家之意謂非但言行之過不貳即一念始萌亦不貳之於言行如此則顏子初時下手後來成就地位皆能包括矣

子華使於齊章首節　私箋云與釜與庾便見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論人了始不見意爲衛人矣按義者宜也情之所可繼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第二節　以九百爲多故辭非不受祿也

第四節　注有餘有可推之以周貧乏按有餘對九百以周貧乏應周急

總注　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一句得學人氣象　思則其多按辭多故有鄰里鄉黨一節當體會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按給以用財之語可見通乾服目山論當與不當與

伯牛有疾章　漢書楚十貲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見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　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賢哉回也章　史記載孔子答子貢貧富之問云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樂道之說自是穩當　引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論云云按所樂者自有外於是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總注愚謂云云按苟字邪字貼用徑賤字媚字貼非公事于朱子無一闕字如此

孟之反不伐章　策馬句注中鞭字當活看抽矢於門則
猶殿後之馀策馬者急欲自掩耳
誰能出不由戶章　或問何莫之云猶云何莫學夫詩耳
質勝文則野章　饒雙峯看質字只是質樸之意方妥　須
發得七分是質三分是文之意分明蓋無本不立無文不
行此之謂彬彬也觀注復有楊氏之說於闕外可以得朱
子之意矣
樊遲問知章敬鬼神而遠之　卜筮稽疑亦算鬼神事程
朱語錄非一條不可專指祀典祀典論若臘列國家大
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先難而後獲二句　先難者克己也程子亦就言其無私
之意若以克己實難所難則此因樊遲之失而告之進躐
等而希顏子之乾道識例以先事後得只當就處心積慮
上說所以仁者循天理之自然無計功謀利之私意　就凡

事上說　注民亦人也按此恐人誤以此為有位之事耳
知者樂水章　此章須看六個者字
觚不觚章　此章只指國俗說猶謂君不君只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者有所渝於情事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注而憂為仁之陷害按將元板作陷
字極當
君子博學於文章　此章不過入門之規模顏子則由於
規模而直至於成德者也雖不是兩箇然淺深大小則懸
絕即如博學於文有身過六藝之文多學而識之文闕一
知十之文　約淺人謂曰要
如有博施於民章　分三段看
述而篇德之不修章　第一句是涵養第二句是致知第
三四句是力行但分說亦可以聖人說有四項新
安一條畧得大意

志於道章首節　注而心必之焉按之字內包用力不是
空空志
第二節　注則存養之熟按游藝亦是熟之之事末句當著
貼在依仁上說內既常存外亦無所放也
末節　藝從小時已學到此只是涵養
子謂顏淵曰章二節　注自負其勇按此句說得太粗子
路此時亦復昔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証更求進步耳
第三節　安溪先生云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
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
也孔子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皆只以懼字下注腳
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也章　總注楊氏在天之說蓋以命言不如古
注從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
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猶以義言為當疏引秋官條

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乃下士之職士字亦有下落伊川和
靖只以義言為勝不知何以卻取楊氏也　義命二者本相
為表裏孔子亦曰有命賤職雖士字較有下落然亦是國
家所設之官與從吾所好語氣亦不合　此理人舉下之言
從所好句尚未須論到極精微處
子在齊聞韶章　不圖一嘆全從學之三月內生來　私
竊云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按
盡善盡美便是至字下面更著不得不意一轉矣　安溪
先生云只將注語略一挪動云不意古今為樂者至於如
韶之美方合題面亦不似夫子平日个然不知肉者亦無
餘漏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第二節　怨乎何只問他當下
可有感憤矯激為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或問中是明
陳文子注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

心此見謂其賢知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恕惜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　注皮弁扣馬而諫按扣馬牽馬也則觀衆其門猶役賦闕按不可誤看此二句此段解不爲衞君一直說下故也

飯疏食飲水章　樂字當與知命不憂之意說聖人盡性至命者也義命是對待字方與下截相關

加我數年章　不可以易而學意不重易之說因無大過亦不易言也到不踰矩方是無過　看繫辭中稱許顏子之不遠復以爲則教使知學易須從補過上來上二句不可容空　此章惟吳幾胡氏此段好其次大過方必合法語理則是而法之過語却汗漫　胡氏曰易占當於吉凶悔吝之上正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言補過者也悔其過能改而至于吝者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子所雅言章　謂之曰雅言則自古教人及辨析經義皆是　不可只指教人說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第二節　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按未得之上補出有志來二字方有著落

子以四教章　世得云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接續看聖門施教次第方全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程子云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衆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記識之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觀此及注意則下二句乃爲未知其道而欲求知者言之特俞於不知而作故曰次此節分兩層有實知其理四字只指上二句夫子身上事說　生知之人有不待於聞見小知者衆人而欲效之則爲妄作矣須補此意末句次字方有下落

仁遠乎哉章　欲字只是與斯字反詰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公知禮也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二句按若作一節通須節補在巫馬期以告下翻落使首句都有情文勢亦緊孔子言皆活矣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猶計又難自言昭公不知禮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碍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乃此時文得一先著

子與人歌而善章　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引補日待其誠四字全甚　注聖人氣象從容四句指包兩層說謙遜審詳上二句是聖人盛德之至下二句是從容周旋中禮世得則欲以誠意懇至句爲主而以從容包謙遜反添出包不掩人善爲

奢則不孫章　夫中意不必做不遜則無中之可論矣此節只要補誰者之害大不可救加儉之害小一層

君子坦蕩蕩章　循理則無其所當然非有爲而爲無往而不得其自然何所不寬平舒泰乎故范楊之言居敬上終之言不覺不懼朱子以爲不出程子規模之內而往往偏于一事也南軒之言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大略與范楊同義略大全者復取而附益之坐無識耳

泰伯篇　泰伯章　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例看則何謂以天下讓情也　殷人稱况天下二字偏于讓商不在何得不去　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太王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採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云云安溪先生云用此段事實意脈以解論語

便白明白不須紛紛謂浸潤天下　或問中只指讒謗於
父子兄弟之間渾然無迹說天下乃後日推本而言　南
軒解天下二字亦而不穩辨疑中取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第三節　許魯齋云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　洪範之貌言視聽思便求去行聖人於天道
於此可見以此知大節目與天地同流而渾闊爲仁之目
夫子止以視聽言動而已凡人行事人見有人和合利害
成敗無非在于氣貌容色之間於此少有忽焉則顛倒有不
可勝言者朱子謂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illegible]謹慎未發是
大本近信則有其實遠鄙倍則有其文　鄙物俱遠謂倍
顏色取接物故曰近信
以能問於不能章　不校是容而消之　說吾友嘗從事
便是欲追蹤顏子不徒泛敘往事　亦從希顏正欲如顏
子之希聖耳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初看才志卓然已是君子及後又
益復學定究問大小處無一點滲漏則其爲君子更無可
疑矣方是下章一[illegible]字層次洗發則設爲問答口氣亦到
興於詩章第一節　立志致知之助
第二節　居敬力行之助
第三節　盡性至命之助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
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
行之熟故曰仁熟
民可使由之章　當時之人疑先王之以私意愚其民但
使之[illegible]由其政教而不告以深者故特言此以曉之若有
爲而發也　安溪先生謂此章當以朱子或問中所發明
智者過之賢者過之等意參看乃可以明不可使知之意
乃躁於使之知者也在[illegible]諸深微[illegible]使不是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illegible]各[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才若聖人

爲不順爲不條政與此二病相反之極　驕者則無補於
世而才爲天地間之棄餘有累於己而才爲身心之贅餘
餘字要此[illegible]
篤信好學章第一節　危邦二句去就天下二句出處不
注此[illegible]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illegible]中庸所謂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也惟其慎於始故能保其終
第三節　上言天下則是危邦也曰隱則是避世也比之
不入不居[illegible]有所擇者更過之矣然亦有身[illegible]將隱而託
跡是邦勢亦未能即去如柳下惠一[illegible]之後而居魯[illegible]
當[illegible]公出公之時未反魯而居衛是也則惟有不居其位
則進退自如足以潔其身矣大抵兩有道句皆是陪說
伊[illegible]語同[illegible]　此章[illegible]即[illegible]到守死自是爲身際季
世者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子路死於衛不爲聖人所予者於
好學[illegible]道[illegible]猶未也不然食孔悝之祿死孔悝之難亦何

過之有　私[illegible]此只發明上節見隱息若只明上節
不[illegible]文曰邦矣
狂而不直章　而字是就一人身上流蕩到不好處去了
方與古疾今亡有別
學如不及章　無兩字亦無兩候只是及[illegible]用功之中常
常如此提[illegible]注中一[illegible]字最有味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章　此節要照依章
楊氏之說兩路俱到
大哉堯之爲君也章　只有性可與天準用人者[illegible]性之
極也　獨稱堯之爲大蓋兼聖德與曆數言之節自[illegible]遜
康節之意所爲極治之盛莫過堯先乎此者自[illegible]未[illegible]後
于此者有所不及也惟天爲大[illegible]味注中[illegible]字亦如字[illegible]
當以大德言之[illegible]形體者人全[illegible]截[illegible]氏語所以朱子乎
在之[illegible]則或問[illegible]楊氏尹氏[illegible]之精義[illegible]太史云孔

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堯亦曰大哉天道於上無為而物
成堯亦如之尹和靖云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
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尹氏說今採入集註試參之
中庸無為而成[illegible]節同用之說必兼神化言之方
合朱子本意注不言堯德之精微而言德之廣遠自并大
業皆是德所統貫[illegible]特又從不可名之中指其一下可
見者亦人不得判然分屬後與深經[illegible]仍廣遠無能
名之事也　一篇堯與皆其君德之大也自以親九族而
下譬之四時行百物生此則為可見者非德字貼為君上
說則兼體用非僅得於己之謂也當可將德業者成兩截
煥然而已之語遂誤以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
乎下節人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
則失朱子言堯之德不可以名其可見者此耳句本意矣
觀乎此乎經文同是贊嘆不盡之詞明道先生云文章成

功有成業可見只是極致中業然所以成此事功即是聖
德從此著來則成功文章仍為無能名何疑
總才　所可名者按此名字仍當作見字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唐虞之際二句若云
本為周而援及唐虞則上文何以亦舉舜之臣[illegible]解注者必以
經文為本也觀今注中所採陳定宇語云此言人才難得
自古而然[illegible]以聖聖繼作而後[illegible]之從聖賢之才出
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名之從[illegible]之才出焉此
天地間自元會合之運以古而得兩見者[illegible]以摘側
陋之說必須如此中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
下文二句[illegible]是惟字轉[illegible]始八而與到自[illegible]于此維
之旨見以孔子之言為[illegible]用言[illegible]初若疑難出又削文
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
之曰於斯為盛不然則斯字何處下落有九人而已之語

終未明白點有力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
者一句則尤似文字條及作家[illegible]試取經文一再[illegible]之
如次以為之云者也　只就上文所記相較亦何必以是
創入而注中先從唐宅人才之說起我者為才難直貫下
文二句也後人多謂唐虞為質周為文[illegible]二句轉為周之盛
而發則不善讀注而非夫子上下古今之意矣　注才者
德之用也按難字從德之用看出須知能技藝之才不同
注降自夏商皆不能及按夏商[illegible]所存者僅前代
之餘才商非亂治而為生者惟伊朱之[illegible]不能及不可
一概說
未節　私箋云三分有一只是以人心計之大縣三分人
心已有二歸文王矣按紂都在冀州之地如他國之屬皆
在東方則云青兗徐近之只論人心則以字無著落
為[illegible]無間然矣　[illegible]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此溝洫二字

即因溝洫言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
子或問中以溝洫距川釋之為得本意大下之小水無
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密
注偶[illegible]者也按卑無可為者備防而已朱子生長東南
未知北地不可樂用[illegible]水也　或問或儉此得欲以無
小無大易之[illegible]括　各適其宜各字是各自無間不
用看終而字合說
總注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按不與在心上說是無間
之根　子罕第九
子罕篇達巷黨人章　無所成名言其大而不可以一事
名也上中惜字當作之私[illegible]名之說[illegible]未節注中學字
照此惜字自相矛盾
麻冕章首節　純儉了[illegible]　儉是由[illegible]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首節　[illegible]人織之四字須一頓聖

是夫子所不居然䜋是矣方得答問口氣　安溪先生謂
講聖字節以中正仁義方與多能不際分明按此四字在
性分上說今人用聰明睿知等字便見中庸小德川流之
事多能迺仁多能界分矣
吾有知乎哉章　吾有知乎哉反字卽在下截有問必答
處生出說本朱子　程子曰無知也者蓋以告人他無知
也與吾無隱乎爾同　鄙夫問空空然求理本其所自具
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不至章　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但以文明之瑞爲
言
總注　以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已
顏淵喟然歎曰章首節　或問此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
人之道處尋到卓然而苦未端的處　世得見無窮盡在知
一邊從博文約禮在行一邊說

第二節　循循有序循循然善誘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第
言夫子教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第有個淺深次第故
自有可入可攀之理學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可從而
從其歸之境
第三節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不齊成功一也卓爾當以一貫參觀
一貫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按顏子亦向下學處
精察力行到後以自然見得夫子動容周旋莫非天理流
行只見這大本中出耳　從之便是過人總要　注非所
謂窈冥昏默者按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
總注　顏子力於聖人也按或問曰歸功一句未安蓋此
非有所歸功但致其所學之本末可使其未能遽至於聖
人耳
吾自衛反魯章　蓋禮樂亡而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

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云云固當卽指得所爲正樂事也
只主區分雅頌方便題中各字有着落不可以南與風
混攙多其煩富　得所兼篇章及用之義齋祭祀言之
子在川上曰章　注無一息之停不已也道體之本然全
體也莫如川流　事也時時省察慎獨也無毫髮之間斷
純亦不已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此章不必依史記講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不惰只在力行上見顏子比子路尤
行得出
苗而不秀者章　爲有生苗無不秀秀無不實者言
後生可畏章　上二句勉之下二句警之
法語之言章　繹須說到悔悟上
三軍可奪帥也章　以師爲兵只在他人以志帥氣甚
持守在自己奪不但外來境遇凡一身中嗜欲皆是　此

夫亦常人對上三軍看猶云一人也志泛說
衣敝縕袍章第一節　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
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
進步境界
第二節　子路心中但能無累未曾有才求進於道者存
心養性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何有於不恥哉
歲寒章　須將范氏說翻轉看君子之在治世或與常人
無異惟至歲寒而其節乃見耳不重在旁觀者說　歲寒
言其處與於常處非以今之冬
知者不惑章　程子謂仁者不憂一句是德之序此是學
之序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　不蔽於欲何自反而縮
可與共學章　爲學必始於致知致知必在於精義權字
義卽在共學時便已見得大意只是必待進者後到義
精仁熟地位然後時措皆宜隨變所適耳若說可與立時

尚不識物貞忌畢覺無此學問也楊氏所謂信道篤是誠
身事修明誠能動物故之而通感之而化矣已玄夏以可
與方二句既正後己於此情乎師友朋游無從質正也
註權輕重使合義也按五蒙集器為推過中而
合義者也
必當為孔子於鄉黨第首節 此節兼言貌之不同恂恂
者信實之貌朱子謂亦有上蔡所解温恭之意乃通指與
鄉黨之人周旋容貌似不能言是於貌中兼及其言下唯
謹爾是於言中兼及其貌
入公門第首節 公門是最外庫門
第二節 禮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左扉
立於其中一本作闔門左扉 人自左扉出自右扉皆由
闑右而不敢當中也 注鄉士大夫出入君門按上大夫
當作大夫士此因禮之文也

第三節 位在廟門之內外朝也 內朝是治朝非路寢
之庭朝 此外朝與行非常之禮然後御此致萬民而詢
焉之所
升堂節 堂在雉門之內堂高七尺階有七等 堂是治
朝如氏玉藻注所謂路寢門外之正朝 注兩手摳衣按
衣謂裳 近在節按此則已至堂上也 屏氣虛也按言
氣包色在內
第五節 路寢皇城側在路門之內 臣常側面出君乃
退適路寢聽政 復於中庭之位 注舒氣解顏按舒氣
二字當上屏氣來
執圭章首節 李云聘問所執乃命圭朱子嘗疑其說而
欲改之偶未逮耳 琢圭璋八寸聘享璋八寸以覜聘
見考工記玉人之事條注瑑文飾也案聘曰覜特來曰聘
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 聘禮入門時上

擯下授升堂時足縮縮如有循所授時 按入門不敢趨
進升堂不得舉步注說執與聘禮合執圭雖在此入廟門
升堂時也聘禮後亦有擯者行人升去敬升堂主慎二語
注云復記執玉與注為下文已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謂審行步與此異也 曲
禮執天子之器上衡謂高於心國君則平衡大夫
則綏之士則提之綏讀曰妥妥之謂下于心 注平與心
齊按升堂讓注云讓舉手平衡也 戰色戰而色懼也按
鄭注戰色敬也觀今義長
第三節 注發氣滿容按亭林曰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
衆人進庭中謹饋曰滿此當改面不改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首節 注飾領緣也按緣領以包衲
衣
第二節 褻服當黑色

第四節 李云俗分朝弱祭服非是此包禮服常服言耳
蓋此節服皆在裘字不在衣字故注云衣以裼裘又云注
言裼以包襲耳 裼與襲即是一衣袒而不蓋覆其裘則
謂之裼蓋覆而不使裘見了外則謂之襲禮注以羅蓋裼
衣之美為充美此恐有微誤蓋襲者掩也非重也 衣裘
不入公門惡其褻也是褻裘不裼 蜡祭亦用皮弁素服
黃氏則黃衣耳
第五節 褻裘長注對上朝聘祭而言
第六節 長半短本文
第七節 居謂褻裘
第八節 必佩以包帶
第九節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進衣裳不具色男子
則深衣亦必具衣裳之一家也 註裳用當作用字其縫
讀見朱子文集中答歐陽希遜書

齊必有明衣布章齊必變食　私箋云潔其口按不但潔
其口而兼欲充其氣如玉藻所謂朔食加于日食一等是
也
食不厭精章首節　注牛羊與魚之腥按牛羊與魚當作
牛與羊魚此少儀之文也　腥是生肉　聶而切之為膾
按禮記注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後報切之則成膾
疏云謂先藿為大臠而後細切之　膾麤則食之不化矣
此則必欲如是者也　不厭是言其工夫節度不可苟簡
不在聖人心上說注中下一句乃補此非為口腹而欲如
是當善會
第三節　割不正蔡說兼取邢疏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
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之意極是
第八節　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為一節者安溪先生文
與上爲對　祭之明日尚有繹恐分其誠敬之心第一日

無敢故膳與賜胙第二日又不可以諸父兄弟與歸包羅
闕司日故必待第三日乃遍也若出三日則留神惠而肉
亦敗矣不得肉亦蔑為已將三日不可更稽也此君所賜
可少緩當只是命之楊氏謂家祭可以宿食矣似欠體貼
嘉靖閩誌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
尸與祭同日更考之
鄉人儺章第二節　郊特牲篇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
阼存室神也注中後一說正非無據
問人於他邦章　如親見便是誠不可泛言其形　入字
不可放過與人辭誠敬無所不在然亦不有其人而槩
施也蓋擇而後交久矣
君賜食章首節　注故不以薦何則但當以頒賜矣何私
箋旁批並云不重按也須照首到此句注得分析矣原本
孔解用疏而正之則采范太史義下二段則采楊文靖公

義遂字有發明
第二節　周禮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　玉藻
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
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上一段
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
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為君所
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大子本使侍食而猶
先飯者蓋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
敢當也
第三節　古人之堂東向北墉南牖病者本寢北墉下君
來則遷於南牖下使君自東入堂南向視已則人臣雖病
亦不失北面之意矣詳見書叢說伯牛有疾章
朋友死無所歸章首節　注中當補云朋友以義合本不
當待之於家若其死無所歸而委之道路則義有不忍不

得不殯意乃完備
第二節　私箋云祭肉則拜正以形容車馬之不拜按義
理知此不是字空形容
凶服者式之章第一節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按圖地圖籍
升車章
迅雷節　今傳風不疾而殺雷不發而震疏云風不以理
烈嚴而暴疾害物當不徐驗動發而震聲為害
色斯舉矣章首節　注翔審視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崗為梁
此章語之流傳者取明之說疑非　其所謂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集解中本不與下聯貫稍勝朱子亦云明氏謂
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留集之狀故以與下通為
一節注中仍謂色斯舉矣何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
翔集只雉移山梁雌雉何冠于首則辭意不明者始于
陳定句近所用也三嗅而作定字猶上不食之說既遇其

執亦不得語於見幾矣若取注中晁氏一條則可仍歸于
進退之意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論語下

長洲 何焯 屺瞻

先進篇先進於禮樂章 謂孔子思時文之敝而欲救之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否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盡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或問謂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故集注採尹氏所述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世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今反謂之字以明周末文勝故特論倒置此章中之說也然朱子作家禮序云畧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條皆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第一節 總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江陵程文所主

自得之但須云救之以質乃就於中方圓備盡之本只是救以人倫從之本只是救其徐悔 注不自知其過蒸文也後朱子謂同時考禮者下稍溺于器數一齊多昏倒了亦所謂不自知也

第二節 朱子嘗云古禮於今實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頓一番令人蘇醒必不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此節能透出蘇醒二字精神來則大佳矣且如此則於不自知二字亦照應得有意味 朱子又云若聖賢有作必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一節 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

總注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子貢晚而聞一貫之傳有不止於此爲說詞者若近德有不可限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第二節　注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按
聖人氣象方說得到
柴也愚章　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染
總注　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總注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按
補足此句方見庶幾下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六節　注衆親曰同按
周禮族親曰同避宣嗣諱故改曰衆
第七節鏗爾　集解於鼓瑟希下斷以鏗爾屬下句孔
疏云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詞
莫春者七句　曾晳進取須於言外得之正文恰作此段
題只浴雩詠歸在大綱發見倘前未嘗不然其言不謙矣
有其於卒爾者矣　注曾點之學四句推其根極讚之際
六句本文而其胸次悠然以下言外之意分三層看

第八節　曾點是其中有處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
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家見許只以夫子爲必兼
三子而復問也然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
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
仍爲謙退在其閒也正狂者進取不肯倒却一邊處未可
以他日行不掩言便疑其夾然不屑一孔放風爲樂也
末節　私箋云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自附庸
而下有適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按
附庸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顏淵篇顏淵問仁章首節　雖復禮爲克己之實但言克
己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强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
呂與叔克己銘他日作詩又云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
沒太無端秖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則翻然未
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己哉禮字最喫緊　注己謂身之私
欲也按身字緊要字說私欲不得下文視聽言動爲身之
用則耳目也讀或問自明伊川嘗云大抵人有身便有自
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或問以此易禮則無可持循之
實矣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爲操存持守之
地者密矣　注謝氏云云或疑顏子只體聖人不宜有些
偏難克處然觀其自言願無伐善無施勞則亦必曾有伐
施之病見亦有處也但不可說得太重耳
總注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慎獨而推
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亦無一月之違矣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
無不敬所爲涵養工夫也但所謂知須從出門使民時着
力方有實地據爲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　兩

知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爲敬之至若約略寫大意直
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妄據耶
司馬牛憂曰章　總注意同而語端者也按此謂其有無
文辭之辨
子張問明章　易云誣善者其辭游善謂誣言必浮游其
辭使事雖無據而可疑聞之者以爲發于無心而不覺正
浸潤之類也　不行可又須將二者合說方透或問推明
注譖人者漸漬而不驟可而發之易矣　句句判斷方形
事變無窮已約略可見矣　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
來方是明無不照大全輔氏之說猶可觀　二者難察而
能察之按惟二者相反故尤難察
子貢問政章首節　兵食而信之說本之大全中所採語
錄然非朱子晚年定本必如本注中補足教化方有在上
者信孚於民根本豈得謂止須足食足兵民信盡此哉至

教民以信雖不可一日緩若不待既足之後而總注復分
出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則施爲固自有序大全
所採貢直卿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至此而後方
施信于民之語亦不必採以獻疑直卿自云夫子初答爲
政之先後也可各復告以義理之重輕也既有先後即當
如注中以人情而言之解矣
第二節 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
也名數始於桓文之說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
唐之府兵既壞始專指召募當孔子之時合井田邱甸之
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在哉下兩節問答似欲窮此理之極
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乎下去食之
令死何下矣 兩不得已而去猶云二者不可得兼也理
賢要是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到底不可作去之所
以足之一切兒戲之譚

本節 夫食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
乃究極其理而言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謂易子析骸
納入去字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首節 哀公發問之意本爲年飢之
時徵斂不給而問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
聞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爲一務欲損
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中不必即
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
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爲也
第二節 此章字與孟子同盡反其本矣曰徹同是爲他
徹底打算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爲害本計但講徹法不做去字便非
注中通字要透末節全脉在此
末節 財聚則民散君不務行徹以聚民而沾沾然曰吾

猶不足亦思百姓足則孰與不足者百姓不足則孰與足
者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首節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
可其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首節 注忠信明決救四字皆重在
上一句字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節無訟重在教化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私箋云但言感應
之機未及乎政教號令之施也
子張問士章第五節 即察言觀色處便慮以下人若非
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又是徇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舉直錯枉智也然所以不容已
於舉錯其源則自愛來精義中載楊中立引孟子語解當
哉句極分曉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

也急親賢之爲務此當務爲急也知親賢舜湯之有天下
以選於眾舉皋陶伊尹爲先務然則問智以舉直錯諸枉
告之則不智之務兼與仁合之語知洗杜仲所難亦常說
仁智一箇是愛最一箇是分別各自向一路惟此方見得
仁智合一處仁包得智智包得仁處子善所録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自與任一例愛他也不得大
抵惟先智了方能頼教個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發
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二條皆是正爲愛他不得
不用分別也
第二節 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擇夫子
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別必慎擇以風示之使
其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所不周非上句
問智之旨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裡面有智也能使
句則朱子所謂智裡面有仁也若以下文只言問智於夫

子曰中上句亦突然從知說起便失來脉下句又如何突然轉到仁字相為用耶

子貢問友章　若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卽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　講學取善皆以我為主

子路篇子路問政章首節　注中兩凡字便含得終身為之不盡意

第二節　無倦是謂其始非若之也當參此解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第二節　作文當如謝氏之說說道理漸虛虛歸到綱常上看子貢猶不斥衛君而問夷齊豈聖人詞氣而顯昧于不非大夫之義乎注中是時云云前輩必但入大結也

第四節　鄙俗則所見限於淺近素無以與乎極本窮源之慮也輕率是帶說

第六節　碍磔只是事之理不興則了亦與崩壞殊

總注　而子路終不悟也又云按子路不去輒亦亂邪不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悟則非也其死也仕於孔氏則亦陷世之節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食焉者必舍孔叔死禮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其身正章　此節要串講下截則上截難得全有力輕帶且學人何苦有此數　合解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子適衛章　總是明帝王師重傳云云按京江文教先全族而後庶民只說得明帝事

善人為邦百年章　私箋云為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治天下未有在為邦之外者　私箋云謂之亦可者微嫌不足之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其殘猛不可以更化者故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卽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之意何嘗彼為不足卽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一人事

如有王者章　班固日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此得如有二字語意程子謂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私箋云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民說

葉公語孔子曰章第二節　何故要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路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調停發隱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斷之至矣　庚辰八月四日奉[illegible]書大人謹[illegible]寶大人氏之說且自著相與[illegible]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乃外也執事敬直內也

總注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按道理盡於敬與誠矣

君子和而不同章　當論其心之無所乖和字非止溫乎其容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而可以卽戎具在則言小可徒之所當七年則大比者卅矣

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第二節　此章當與雍也篇或問從韓之論不敢過參看又必歸重在以從乎應上斯得其仁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亦是制私也惡之病在不能拔本塞源從而本流耳制字犯制不得注語須說有是四者一氣讀下荊川文補制私二字使讀者了見為難是用錯用工夫非便自為仁也以發題為尚尤失分別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

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身者外義理所當爲則
爲之必力可必也 此指九夫爾篇首二句朱子解說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決章 蔡氏曰玩語氣似爲易言仁
者而發
爲命章 爲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蓋是國家一大事
又要存得禮讓誠慤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
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
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闌入暗客傍上反狹了題理
或問子產章第二節 彼詩名飲狀之意彼義切哀也齊
詩在丑寅中 注其後卒命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于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末節 注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非敵也言其富無敵見
仲尼篇
貧而無怨難章 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難

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後常情矣 有粗亦有細到處
無方見貧而無怨之極處然有怨嘆有怨悔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有終焉於義理有餘可悔處亦只是無怨也但此
意當留在後半推進說耳
子路問成人章首節 文之以禮樂句是涵養以至於成
德之事不可作變化氣質看 變化在前涵養在後兩意
但有程子云共氣最害事便偏倚駁雜只是運那一點英
氣也遂釋了此節非聖人未顏曾之徒也 注中窮理養
心力行云應入字於爲學次序極好
第三節 注中忠信之實四字亦不可看得太粗
總注 胡氏云云按紹聞編云下節胡氏之說較近然有
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注衛大夫公孫枝也按
王厚齋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
自己臧頭露尾耳次題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
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爲他解釋非也
史記曰事君三諫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
信也與叔引此節以爲節得於孔子然言各有當經文無
人字不必强加 注楊氏云云按既以防則迹亦露矣故
程子於中說心迹之判久矣不以爲是 亦春秋誅意之
法也按何休注公羊晉趙鞅歸于晉傳云君子誅意不誅
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先言晉文者以其文故不得不予桓
也桓鄭假抑猶愈于文之論又側子之抑揚之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第一節 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幾
其仁也爲如之訓當斟酌 注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按
此謂全體之仁 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

未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春秋之時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有伯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
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關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注程子云云按程子極兄糾弟之
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云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
死故孔子不以是深責管仲也若召忽之死難不可謂之
非然亦不過小諒而已如匹夫以意氣然諾相死當其奉
公子糾求奔之時未嘗有荀息仇牧之責任春秋之時與
亡人求入而死者多矣則未知爲亂賊之黨與否賊又惡
得而深予之 此段本安溪先生之意言之 未嘗受命於
先君則兄弟均之非嫡嗣桓公雖兄亦不得名其爲賊也
從前論糾字因仲之失也却不可責以糾死亦隨而死
古注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
敗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

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按此說精
當敬尋

其言之不怍章　私箋云則字即就言之不怍時說非待其爲而後見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原齊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大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托之空言

總注　私子云云當參觀或問朱子所推本末尤爲精盡以管之少加齊之半是就哀公稱爲齊弱久矣之疑非先力而後叢也

不逆詐章　私箋云三句一氣不斷按不妨斷　注言雖不逆不億按今要體會億字得力抑亦語脈方暢楊氏說只末二句好若說君子一於誠則不逆億便自然能先覺了

或曰以德報怨章第三節　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

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貴將以直算做報怨之法便粗了總注中怨有不讎四字要看得圓蓋因怨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不皆有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觀中報字

與我知也夫章末節　爲學一凌躐便易怨天一輕浮便易尤人注中不得不合皆要在做工夫上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第三節　私箋云兩將字正在未與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爲人可與得力將節也　朱子云道是未定之詞

賢者辟世章　次節以將地國分辟色則常居是邦辟言則常仕其國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亦辟言之一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字己獨是他如此者作原來是他豈不懸絕　注中胡氏識字須活看晨門何從更催與下章荷蕢不同只他見得難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先儒因下文子路

無所答之品故謂其似識然謀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亦豈謂其有所譏耶

子擊磬於衛章末節　注且言人之出處二句按此當淺深二句

子路問君子章　安溪先生謂首句以敬文云修己非無下者自一言一行至于身外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爲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修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多人誤取　私箋云安即敬之極處

總注　此體信達順之道按體信以出禮達

原壤夷俟章　注以其自幼至老按宋本老作長此解上二句也

衛靈公篇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上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俱備到存養安溪先生於其

史文後頭引其端然後得不斷截　天下之理千變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我知所本即中庸言天下之大本言忠朱子語錄及孔叢字義中紀氏說精突此蓋進乎賢以循德性之要

第二節　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按本各誠而明也　以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識門而已

第三節　注蓋其積學功至按言以知也功至知至也

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者猶言有其所無事推注中下二句自見大揚子法言非其解

[illegible]

直哉史魚章第一節　注如分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按

顏淵問爲邦章首節　其繼不言治天下即在爲邦內謙詞[illegible]

第五節　[illegible]舞者無所以象成功[illegible]論爲邦如舜

之九成爲邦功業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得在內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斥爲竊位紙上都是[illegible]皆與
二字豈復得稱不善也以此二字都當委婉則說以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聖人出語渾融
不爲已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
人私家與前之類難說沒有証據耳當徹發應得之罪
可爲末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　一友謂子再字亦且放活
些子應之曰季文子非因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
可矣竟無以難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注易從二字妙亦欲其同歸於
厚先之以善道之方耳非竟薄待之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此節當兼指窮理
君子義以爲質章　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有何
體下三句用　其是大理之宜安行不誠實存信以成之

恐只是責其及於物處合內外皆誠實也
吾之於人也章　上節自是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事
下文接古以明有世教之責者不當薄待今此之人耳
第一節　私箋云如了注其字實　注中揭是善未義而
自我表之稱是忠本著而自我發之二字不可順口讀過
吾善吾惡爲衆所共見則公好公惡不待言也
第二節　饒雙峯曰民字即上面人字人對己而言民對
君而言下有　代字而也　斯民也即三代之君直道而
行之民而　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
不可行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君說不得所以
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　代之主字自穩　注今此
之人按箋云即上節人字也　當以此民即三代之所恃
即字極可味行之與私即此人行之以直即此人顧轉移
何如耳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闕文兩[illegible]兼其事其文言之
巧言亂德章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
其忿
衆惡之章　私箋云察字活有可信可疑二端在內按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亦無所疑矣可與楊
說參看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
苦思未得真解　思與學不可分知行說　學是求
之於外知之[illegible]心便非學而不思者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不是中二何是謀食也不是本一
句見餒義也命是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言故曰氣質
當仁不讓於師章　朱子云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
[illegible]　斷
私箋云[illegible]當字當擔當也

天下有道章　洪氏云云按洪氏此條不根據從辟疑刊削
[illegible]八[illegible]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東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東郭故謂之東蒙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社
[illegible]經[illegible]臣也然[illegible]故季氏將伐若其
[illegible]今[illegible]後[illegible]之社　[illegible]乃吾
所[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先王封[illegible]之下按先
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在[illegible]七百里之中按此與自
周以[illegible]之由用[illegible]也
第六節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故
大[illegible]之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中[illegible]有實與[illegible]太[illegible]父
與[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信之[illegible]凡讀[illegible]注[illegible]交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第八節　此節自解所以難於救止之故不可說似代季
氏遠慮注中是朱子過於疾惡處　固謂顓臾東蒙若虎兕
負嵎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曰近
第九節　欲之即夫子欲之二字
第十節　安溪先生謂凡物均則多均分則寡均不必
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傾也古人之意以
為寡而不可使不均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
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
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或有寡不至於貧
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則可通有無可以相
資盈虛可以相濟亦可不至于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乎均
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
不作縱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于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
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況於寡乎此古人

所以貴乎安也
十一節　遠人猶當來且安之况邦域之中可弩干戈乎
十二節　相夫子即上彼相之相　分崩離析即上所謂
危也顛也　私箋云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
以蕭牆對顓臾則爲謂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按動干
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天下有道章　此章只指周家一代說
第二節　禮樂政不在大夫諸侯糾合可照蘇氏天子方
伯迭師之職大夫竊柄即名不正也當日自其君僅能奉
天子哉　安溪先生云天子以天下之政諸侯亦土一國
之政謂至治盛世諸侯得自治其國但聘禮征伐之權則
不敢自專耳若大夫則無政人人有政即無道之邦矣故
特舉大夫言之　自諸侯亦是無道何以只說大夫須分
曉又諸侯若數世之內僭修其德亦代有天下矣而周是

也須並見得對面之意
第三節　不勝不橫講也
益者三樂章　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按樂字稍輔
正在辨字上見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弁合
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閱而始棄擲者也　存心養性
所以事天
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不同是正意揚氏說又言表裏論
耳此只可於下三段中見之如俗下上也中則捉入不
廢學為金針則中庸全誠盡性當節其次致曲耶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是內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
者當各之于未發之先持之于方發之際二語方有兼徵
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
是其一之義方有歸宿　日忠日敬日疑日事二句所占

地甚闊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為緒 章已
慮日得言論緒成
見善如不及章第二節　志者志物一體之志包義其心
謂之未見其人者蓋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
至此乃見之施行耳此段解乃當　注守其所達之道也按
守字好便與得隱居二字出
邦君之妻章　稱之異邦句若緣上邦人之下來則曰寡
君夫人可已今說稱謂自不謬　若如朱子說人自稱
於異邦之君則當有自稱日小童之下未當文不矣　雜
記許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嫌非稱之而姑存之一
說不得專據曲禮
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章第一節　孔子時年四十三
子之武城章首節　弦歌四達而邑人皆化於上之教而
古治可復矣故夫子九深喜之

第[illegible]節 君子學道句不可粘首武城君子須看注中皆
字及[illegible]教[illegible]字大子二句乎親子游之意尤在下句見不
可道[illegible]入[illegible]句[illegible]中作[illegible]引起下句乃往 愛
人二字[illegible]不怨[illegible]有不學道之人亦得 君子雖以位
言[illegible]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
之人[illegible]大道[illegible]不專指禮樂按[illegible]謂道禮樂所以
者[illegible]是者必由之 學字乘[illegible]字對今人只
粘[illegible]又 注皆不可以不學[illegible]字是指地無
大小[illegible]之器
子[illegible]於孔子章 注又言其效如此按[illegible]其效亦仲
[illegible]以自考之意仍須說向奧來說 必有其效
[illegible]
[illegible]未節 此節是各昔古
[illegible]六[illegible]蔽[illegible]章第二節好仁不好學二句

[illegible]理不宜看得太潤故注中解[illegible]字云若
[illegible]之類
[illegible]以救其偏也 論來說信便可[illegible]便
可[illegible]不救外之為六皆因子路氣質所偏尤在
[illegible]但[illegible]智信禮義在好學二字內辨
[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偏文總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次節是[illegible]志[illegible]見修已四節應
事接物五節不惟知當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故歸敎
厚又就修已應事之重者言之
子謂伯魚曰章 [illegible]南之詩[illegible]由於齊家耳若大
起化[illegible]本始于修身必行為之者自得[illegible]然後
有所感發興起為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非注中修身
齊家句[illegible]便似不[illegible]詩者[illegible]句亦以能
醒發

[illegible]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illegible]此
用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人心言 總注[illegible]只[illegible]一篇序
樂只[illegible]此[illegible]之本 此和字[illegible]言
古者[illegible]今是[illegible]不可離以思古意
須[illegible]之君子[illegible]禮樂以養其中和之德氣稟之
何[illegible]不化[illegible]
第[illegible]節 [illegible]此是[illegible]以[illegible]風俗狂[illegible]是病曰
肆[illegible]為本[illegible]則已[illegible]而為別
候矣
子欲無言章第一節 天理發見流行[illegible]不待言而顯著
外[illegible]識而深察之則亦有不可得見者須照首節注中
不察二字下意乃抉開示子貢之脚
[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見[illegible]云傳須[illegible]悲欲見孔子
不由[illegible]故孔子[illegible]以疾

宰我問[illegible]四節 注禮父母之喪[illegible]云皆援
[illegible]以[illegible]按[illegible]也
[illegible]此人人所當惡
微子篇 [illegible]可以去乎 言未可以去
而事人乎[illegible]不見[illegible]不見[illegible]
齊景公待孔子章 只是[illegible]之間故曰不能
用者[illegible]如此則[illegible]國[illegible]說景公初
意[illegible]欲用孔子也[illegible]為人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能
用之[illegible]注中[illegible]不可誤
看
齊人歸女樂章 [illegible]孔子以[illegible]行可[illegible]桓
子始非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下欲深文之不知如此[illegible]孔子去國只
不行為見幾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接輿作者[illegible]其心

乃近於聖者也　如上章季桓子便是今之從政者

第二章　曾點之狂有茂對時育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之言以救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第一節　升今下問津今宋本作令按作令乃應上文字

第二節　歷聘而終無所遇則是未嘗不避人也

末節　夫子于[illegible]之士未嘗自[illegible]正為桀溺之言有過甚者故明人之不可避而見天下之無可易也子路當再存[illegible]之嘆猶有恐其惑於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　孔疏隱于山林是同群吾自當天下同群安能去人而從鳥獸居乎

子路從而後章首節　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亦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私案云四體二句蓋以丈人[illegible]不勤則不分五穀即見子路[illegible]於丈人往矣

[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子路[illegible]在言外

末節　[illegible]節[illegible]之義[illegible]身言也若君臣之[illegible]分[illegible]有[illegible]分所當為身之則此身先有餘關[illegible]分故明知道之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行義對[illegible]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云云自見今人與潔身[illegible]何都[illegible]　注輒例有[illegible]例何時節不云云按聖人[illegible]而但對子路恐不解便如此當是定[illegible]於人[illegible]也

逸民章第三節第四節　二節須與[illegible]連[illegible]之

太師摯適齊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言名次序自有義理若分[illegible]下之衆[illegible]之術食之官乃近者皆散去之也

周有八士章　或曰成王時人按此[illegible]成說皆逸文以爲文王時[illegible]當從[illegible]之說作[illegible]時[illegible]與之[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似文武之[illegible]者在[illegible]而論于下位也

子張篇執德不弘章　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按所得只是見此道理[illegible]有依[illegible]之德孤只是孤單　宋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我之不賢與須於絜長量短勝於我者[illegible]長思齊然內省見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illegible]子張之言乃必然處衆之道非所以交朋友也無友不如己者孔子言之但一拒字太迫狹耳注[illegible]不倒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末句只是足上從字作此何須沉吟之際見信後二字務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

仕而優則學章　重下截上句為推廓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本學問有[illegible]然後試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知上句是有餘力便學下句是須有餘力乃仕也

堂堂乎張也章　[illegible]不能輔人為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此所以觀常人之用

[illegible]教然也

[illegible]士師章　注案謂所謂國用典不知自上[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於[illegible]法[illegible]不失其[illegible]惻隱意[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公[illegible]傳[illegible]曾伯之罪何甚惡也其[illegible]言也　有人之[illegible]水之惡左傳有分[illegible]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兩語

君子之過也章　此章[illegible]戒[illegible]切之語不可放過說曰月之食有了[illegible]之[illegible]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掩也人皆仰[illegible]得復其常也

[illegible]　[illegible]夫子[illegible]然亦[illegible]大成[illegible]可從[illegible]人子之大[illegible]自來知[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從學其成就亦非[illegible]人也　注[illegible]知[illegible]未嘗不好學按此句是

朱子言外推論非問答正解　道字固不論道體朱子解
爲謨訓功烈與凡門之禮樂文章以爲此則有時墜地者
人能記者耳其實列聖相傳之微言已不外此故孟子注
亦舉此節證問所知之但非子貢當下問答所及故或問
於范太史之說復謂其不切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云古人多祇
同音引與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及
張敬夫與此爲證
子路莫我知章第二節　大可爲化不可爲非人力可及當
兼德性學問至處當論
末節　此節總有體用說此節就得之及人一步可見
虎亦之與大哉堯之爲君章同
堯曰篇堯曰章第三節　有罪謂得罪於天　節在句似
並指有罪無罪說　注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按此二句

最難措詞
第四節　私箋云大賚正以富善人也按鹿臺鉅橋之積
雖多亦安能徧及四海須知此是第一條事正爲國家經
內之民身在水火有朝不及夕之憂雖有善政亦豈能待
故首爲此舉四海賙之亦如被其賜也善人則尤有加焉
洪範中所謂富者有庶幾也注中皆字不可貼大字說
下文方說四方政行人下民歸次第口可想見
第五節　安溪先生云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
在仁人上　私箋云過問皆爲之過按此節校有大賚之
後只當就仁人上所見時政污俗所當感與商紂大相反百
姓責望與之更始意不可泥書今朕必往申說伐紂也
第六節　權量者萬事爲物之本謹之而後法度可審法
度審然後有官守
第七節　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之

人二句亦相因說　注貧子商客不必拘
第八節　所重中使民得教化在內從善也輕民德歸厚
也
末節　信字貼誠字說末句歸于公
子張問於孔子章第二節　欲仁而得仁　私箋云孜孜
所欲所得者在澤民之仁心政上則儒欲儒好儒行儒不
動按此說仁字極分明
總孔子民云云按注中有前漢書注中并以上章爲告
子張之問
不知命章　此章朝朝以學以爲人德之宗有作門好
首節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只是信得命
及便一直向前做得決然無落於命字但在命上
之所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

長洲何焯屺瞻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章首節　史記襄王元年與諸
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文惠王爲王是其生也未嘗僭稱
第四節　曰利則不本於理而動於欲一動於欲則凡有
血氣必爭上下不安民志不定隙覬而起矣　安溪先生
書注青湖萬取千焉二句與文云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
也曰采地百里出車千乘采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蓋
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
爲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采地百里只當出
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蓋方三百餘里若周禮侯伯
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
前儒多不理會鄭康成箋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賦作邱甲亦不過甸出四乘耳　百乘之家一同之地
天子三公王子母弟之采邑　百乘千乘漢書刑法志甚
分明
第五節　朱子於注中既下仁義未嘗不利句而又恐人
誤以仁義爲求利之資故或問中又云仁義天理之自然
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致不然者也然仁義行於此則
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
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
害至矣然恐愚孟子雖非教忠于以仁義求利而下二節
自當更移下一層看蓋王何必曰利節乃正審以義理之
本然下二節又推極事勢而論之使之必無他岐之惑故
末節復總轉云云亦猶大學而獻子曰二節上仰就義理
以明王者用心之公下節復就利害以明王者擇術之當
也

棄人之於國也章首節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
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
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
穀
第四節謹庠序之教二句　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
其老使足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
此解謂井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蓋此章雖與齊宣是心
足王章皆合舉王政而此章對上移民移粟因謂盡心言
之尤重在養一邊
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　不足於衆乃上道之一成効
注二畝半在田按朗對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未五
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也按此四品節
末節　注助必從自反二句按自反四本文我字也蓋修
其政則施政而王政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首節　楊先生云死者曰長子也
[illegible]　不必其[illegible]齊梁[illegible]此假之罪非修怨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illegible]　[illegible]民而下句指不忍之心以行不
忍之政所以保民也[illegible]是以保四海正是照應保字
之[illegible]推不忍之心一半自反其本以下又破齊王不能
[illegible]之由然後告以行不忍之政一半章末然而不王者二
句直繳保民而王
首二節　齊王以桓文之事爲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
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托之於取威定霸耳其事必出
於興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
忍而導之不得已者[illegible]賤霸而尚[illegible]注中看稱許力
意不可泥　[illegible]自爲[illegible]楚[illegible]臧圍[illegible]所謂霸功
大略類此細文不[illegible]他[illegible]
第五節　有是事則必有是心心之發最爲胞切可以保

民[illegible]足以致[illegible]矣然有始仁者見王之行事而不察王之
用心[illegible]以羊易牛為愛也臣固知王不忍其觳觫
之[illegible]由衷[illegible]有在之言也　是心足王句增長云
[illegible]按[illegible]曰[illegible]知[illegible]
第八節　[illegible]羊[illegible]其羊[illegible]而[illegible]牛人
[illegible]之事[illegible]鍾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既
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
也故謂之仁術
第十二節　吾推其所為而已矣　[illegible]文云[illegible]於此而[illegible]
於彼相為之而不能推恕其易而仁其[illegible]則推之而不善
第十七節　[illegible]集[illegible]其一　趙注集合[illegible]地可方千里[illegible]一
齊耳今欲[illegible]　[illegible]八州[illegible]欲敵[illegible]也
第十九節　[illegible]心[illegible]夫子[illegible]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來
第二十節　[illegible]當學問[illegible]義理按此只照下[illegible]治[illegible]

[illegible]注[illegible]說
第二十一節　[illegible]
[illegible]也
不[illegible]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illegible]老吾老幼吾幼四句究竟
[illegible]見孟子[illegible]第二[illegible]　[illegible]則今[illegible]猶古樂矣
[illegible]四節　此節不[illegible]引[illegible]字[illegible]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字[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仁政也　注亦人
之[illegible]按[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然[illegible]中所謂人與衆者亦
[illegible]孟子[illegible]以引之於[illegible]也
第六節　緊要在行仁政[illegible]但[illegible]無不可[illegible]耳百
姓[illegible]子[illegible]妻子[illegible]鼓籥[illegible]開[illegible]使
其[illegible]相[illegible]可謂之與人樂與衆樂乎
[illegible]之音　[illegible]舞[illegible]義云籥[illegible]吹[illegible]與羽
並執故得舞名又公羊傳云其言萬入去籥者何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吾家卿公注籥所以節舞[illegible]也皆不
去也此解[illegible]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為節
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第七節　[illegible]戒無疾病[illegible]不至為萬民憂勞成疾方與
同樂相應
總注　[illegible]說皆未竟其旨或問中折衷精盡　楊氏說抗
而為之學
文王之囿章首節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
[illegible]林麓[illegible]故[illegible]四[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中因有名之曰囿非規
其地以養禽獸心游觀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過一
射[illegible]之[illegible]囿名同而[illegible]異
交鄰國有道章首節　注仁人之心[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數
[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勢合兩對方[illegible]
齊宣[illegible]第二節　民自有當得名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樂不得違[illegible]非上非也
[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行郊野按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
[illegible]之
人[illegible]我[illegible]明堂章首節　明堂只是壇當據對證公玉
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
第二節文王發政施仁五句　要看發字是政教號令對
上王者所居以出號令之所說引詩又收歸心上實實以
不忍人之心行此不忍人之政也如此方界限分明不複
不贅　注[illegible]者先王之世按先王是文王以上先世[illegible]
第四節　[illegible]用光[illegible]此兩句[illegible]天子
或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好貨之上能人人有[illegible]　行者有裹
[illegible]
不[illegible]是[illegible]保之意
王之[illegible]境之內不治　趙注孟子以此動王心

分戒推
王顧左右而言他　趙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
答此言也
爲巨室章　賢才大而反小之國家重而反輕之慢賢則
徒以齊國此相因之理也
第二節　趙注言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
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
道則何能治乎　注鎰二十兩也王逸楚辭注云國語以
二十四兩爲鎰　此一四字　然此句本用趙注
齊人伐燕勝之章第三節　當將燕國之民九親俠祈之
毒虐文王取之因順民心事然六七王德澤入人者深而
非人人棄絕則亦事過追思猶免其不從也故堅守臣節
乎於臣敬無所施乃聽其定稔而自斃耳
末節以迎王師　破上人力不至於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第二節自葛始　葛嬴姓之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趙氏注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
見之記全丁有衰見人被雨澤是已解矣學字說貫其意
來將雨而及既雨言之也故另刊之辨疑中引初例十兩崇
朝其雨云虹亦雨微而解得不分明如蒙引謂若望者
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而
故只管望看是望霓則於經文多添兩折仍有難通處
後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既以復生又门蘇息兩義
猶出從後爲長
第三節予盼之不問所有虛故然名不正必致民無
所措其手足處孰有甚於此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下
文罷其有大亦惟爲斯頓此事便足救民水火而
第四節　老者則民入而棟擄則拐而反之小者爲指所
行界則遂而反之非特不含其土而并安輯其民非特不

毀其廟貌而并勿移其器
鄒與魯鬨章首節　殺梁了曰儆之賊罰侯失民矣以其
民未服而君德也義與此章類
魯平公將出章末節　君爲來見也　爲字與是以字對節
所謂使之尼之也
公孫丑篇夫子當路於齊章第八節　注謂乙疑祖甲之
誤祖甲又在武丁後耳　疏有刪乙趙注無　凡七世
九叔七作九
第十二節　管仲功烈之卑故以俱文王之德其德字不
可說得狹小了孟子必要從心所做出事來故非先霸之
道不陳然始余女所學而從我則寧委枉而大但往此時
勢則事半功倍不若文王之難也
宋而致中乎古之人　故字下須補得古人之德一層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首節　注亦有可學解疑處按疑對

知言節對養氣
第七節　私差云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按當總起下文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以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行天下不
爲皆根於此此說聞之衞先生
第八節　下文說無暴其氣若因守約句補氣字此處便
師伸但硜守淡又云理十此氣氣輔乎理一者相須而會
子尤得其要便見管何貫通照應
第九節故曰持其志　儒門存志爲做以孔同之功注中
所謂收守也告子強制其心亦有似乎持志者故語子同
而爲之剖析注中先私力制其心四字正為持志何性根
萬理中求其說而不得遂以自忘爲知言　遂謬矣
第十二節　此難字正與上不難相對注中心所獨得不
是空說浩氣生于集義其氣本于心義心者氣之實理又
心之宰也工夫來脈在此所以知言而與上不得于言勿

求於心心字反照
第十三節 通篇只是事皆合義故自反常直然先養下
文集義則念邊細看經文反前後凡復矣故本注且但從
上文說來 解說惟後注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似與下
而又害之害字相應又本注云無所作爲以害之後注云
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助之云者非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
也予而有同時併逐挽說助長細尋經文脈絡助之長者
乃指告子不能集義養氣而徒求不動心之效故強制其
心使人之神明具衆理應萬事者卻死灰之枯槁則無以
立天下之大本其害有甚於舍之不芸心不慊而日餒矣
其本體之充者所害在心若此豈但害不慊有之不能者
直害者浩然之本體幽害字及作爲字相從而各有所指
注則欲然而俄知其小也知其二字元板作却其四書通
中亦作却其語類中引此作知其不知何時始譌然元板

亦有作知其者
第十四節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第十五節 或問孟子深闢告外而曰集義又似有取乎
彼而集之從此者何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
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
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先生云此辨一正一反
即是集義二句釋文 義者本性之固有而其於心爲氣
之主守者也不能集義則不能滿所性本然之量而心且
流於虛無枯槁又安能生出浩然之氣來 天地生人其
氣然必有理在內爲主宰此理即義之根源 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
以義理爲外而非內則理有不達處不反求諸心既無由
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即下文所謂不若斷也及其氣有
不充此心將不免於疑懼乃又強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

所謂揠苗助長反害其心淪於枯槁寂滅之域者也非義
襲而取句朱子說不甚分明注中意止云告子不加此
理然後轉云乃曰仁內義外文義甚明大全說取胡氏二
氏語尤牽以義襲而取即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體界以正
而助長是義襲而取則告子自云勿求於心矣豈復求一
一之偶合於義但云勿求於氣豈復求襲取此氣於外乃
合不能集義強制其心之已從貫犯向分之義襲而取以
攻之試思前之義襲與義取此氣者似於何 注白
反常直按此應上自反
第十六節以爲無益而舍之者 舍之者即有之長者惟
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耘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上文
以不助長者爲矣何貫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無
害之害不同 注正與則也按古注正解作豫字故曰預

期
第十七節 生心害政等語正對前當大任說
第十九節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爲一道否先生曰
知言是窮理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按
此段可以爲上下關鍵分作
第二十節 敢問所安 安對上惡字曰氣不可但捨居字
以力假仁者霸節 以德行仁朱子六所謂德者非止謂
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德字又能行得是自己身上事
做得是箇 不假了故以有出去便是仁故以德爲誠
乃周公說也引書於論無德無截爾何爲爲亦無日好
作此說乃知伊洛氏論其事前說 入者可及
之則當第二節 貫德尊士則知修身立政之本變化
氣質可以大有爲下文未待有職則將能能爲之用而又
各當其任也閑暇小人以無側支持一暮夕俯仰息粗

得當靜非僥倖撓者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如政便兼養民教民交鄰國皆無所不包推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修身尊賢事

尊賢使能章　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國之規模逆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非農之綴于商旅也第五節乃閑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首節俊傑在位　衛云此在位謂不仕者舉而言之於位

第五節　獨言天下之民蓋閑民也　若作新附之民看恐穩當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語參觀適與願爲之氓句呼應廛字不必定指市宅說文所謂一畝半一家之居也　布錢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夫布守載師之單辭則不能與題句對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章首只說不忍之心者程子所謂因禮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也然節內句注中因乍因惻隱所發最之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故以四端四體對舉爲言

首節　注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按此句便是性情之根

第三節　下三句見不忍人之心不可忍　注故不能察識是知推之政事是擴令體此心是充

第六節　須將其日賊出人字入自謂不能方有根　張子曰害仁曰賊

末節知皆擴而充之矣　語類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又云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按此知字極重注中尚說得懵然如淳所錄一條云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此句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眞能恁地充按注中正如此解當斟酌參看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末節　正己似對擇字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第一節　須着眼人字方得

總注初無彼此之間意思　注其勇於自脩如此按補出遷善一層方與下二節關通

第三節　注而舍己從人按元板已作以

第四節　舉補錄有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遊本戰國策顏歜語

伯夷章末節　只是不肯全護惜怕使是不恭　注中奕字而斷其如此非指其流

天時不如地利章第二節　私箋云古者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按古人亦以革爲兵左傳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孟子將朝王章首節　注孟子本將朝王按玩一本字方不是矯世肆志

第四節　陳堯舜之道實以大有爲望之即輔世長民之術也

第五節　注在官不俟駕按宋元板俱作官然此語本出玉藻鄭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則作官爲是

本節　且猶何只可翻云管仲似乎可召不得云桓公似可召仲乃與故將以下曰氣不肯　注處賓師之位按閻若璩曰范氏云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爲卿於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貢師也若果師則君固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在而後不死也齊王於其將歸乃就見之其不足與有爲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

不辨　非當仕有官職按此句總論大旨若不為管仲自
指生平所學言之乘此兩層說方完
孟子之平陸章末節　語録王之為都又恐是周服都鄙
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孟子謂蚔鼃曰章首節　注符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按此
兼官守
第五節　進退只作去留解承上無官守言責也　閻若
璩云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
孟子時為客卿有曰無官守言責
孟子為卿於齊章第二節　注王驩孟子攝卿以行按蓋
大夫故知是攝　不惡而嚴如此按不惡謂其始不以轄
行非人而辭出弔之命在途雖不假以詞色亦未始凌傲
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首節　木適謂棺槨言之
第二節　非直何取以美以下又明慎終之誠愛
第三節　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按法制所不當得非
逆
第四節　注快然無所恨對藍字說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首節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
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選為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
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斷君
公之血食矣故孟子亦惡之
第二節　燕人于大之命齊人于天之討威其新釣故曰
以燕伐燕　趙注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
天吏也我何為勸齊伐燕國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第五節　欲富正對道不行說不行
其道而成利以蘇是貨之也

第六節又使其子弟為卿　子弟與前弟子對說　使者
營求之方非使令之謂以上使已例之自見
末節　字書貿賈二字皆从网貝則貿貫用貫皆罔之謂
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第二節　坐危坐也
第三節上坐　前坐進與前不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第四節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孟子望王改之者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第三節　此節追往事思來者
不得但為仰旨鋪張
滕文公篇滕文公為世子章第二節　言必稱堯舜節人
皆可以為堯舜之意不可說得鬆落
末節　此節推說到善國亦不外此以足上不當復求他
說之意

滕定公薨章第二節　東萊呂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
國君有兄弟四人一人立而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
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之滕謂魯
為宗國亦如此
末節　周禮疏倚廬詞於路門之外東嚮倚木為廬
滕文公問為國章第六節徹者徹也二句　就上文次序
言之當先解助後解徹此倒言之者正為徹中已具助法
規模但當以均分不如助之只藉其力為尤善耳須通下
節看　計畝均分使有公田不足取給於公田決然而
子不過取徹法而曰請野九一而助　注其以下乃古制
民常産二句按制民句承上而言當取之之制亦上恭儉
節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履畝二字是眼目方見均平
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孝見亦大過什一也按鄭注云三
代田制已無明文可考但於合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

云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
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此說本分明 批詩中
田有廬上入執宮功孟子自言五畝之宅推之以二十畝
爲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以十四畝爲廬舍八家各得一
畝七分半
第七節又稱貸而益之 稱周禮疏云謂舉貸生子彼此
俱爲稱意
第十五節 語類鄉遂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
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第十六節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旣引孟子又云
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蓋引周禮載師之文也
士讀爲仕旣近郊之地故禮記孔疏云畿內無公田故有
圭田後來孟子疏及陳用之禮書皆仍之此鄭瀾文有或
字之鄉遂之田一說也然載師之士田乃謂士大夫之子

所耕有問朱子以圭田必有耕之者皆亦有耕爲可耕乎
朱子答以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
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爲之屬此說不泥舊聞而於古
人立制之意尤爲近之此鶴灘文有或字之鄉師之田一
說也
第十七節 餘夫二十五畝對世祿有亦以澤及野人之
子弟也
第十九節 方里而井三句九一之形體以下又從分田
中穀足制祿八家二句明九一之爲助法申結前分田制
祿可平而定公事畢三句又推九一而助所以立制申結
前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八家何中須補
出以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家得二畝半
可養公田 趙注養其當祿 注此詩言井田形體之制
也按金仁山曰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

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爲方十里者二十五則
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第四節 許子衣褐見無用於
織以逃孟子之駁 奚冠何因遁而之褐故問奚冠
第七節 草木禽獸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
而禽獸偪人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世得云江之受水與海同量
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
江以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恐平故經
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
按朱子但疑記者之誤耳非謂後人於經文便不當復致
思也前說最精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略讀斷謂其
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於辭爲稍包括而水道自渾然
無滯礙矣又書言禹平水土治水皆所以治地也如此解

則下文然後二字亦可直接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由是水土旣平而稼穡有地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可得只有可粒食之期蓋尚有待於后
稷之教也
第八節后稷教民稼穡三句 當從敎字讀實指陳降播
種殖嘉穀規模 育字當對鮮食艱食見非聖人能厚民
生無以致此若就氣化上論便似復渾然後可得而食矣
人之有道也四句 人倫五倫四句先在此則貫于物者
也苟不能復性以昔倫則違禽獸不遠矣
父子有親五句 仁智者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
密察是以有別也旣曰有別則爲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
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
是一偏序旣曰有序亦當爲所性之禮也故要由程以智
字貼有別說較貼此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勞來是資禀之過乎中
者匡直是資禀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禀之不及乎中者
三者皆使之自得其性而已
聖人之憂民如此　當雙承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兩層
總束近日講章謂獨承教民者誤又全昧定字之說而未
穿也　注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四句按兩然後即
而暇耕乎暇字　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按放逸怠
惰從上逸居來
第九節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猶引舜以終得人之盛
也
第十節　以天下與人句最難安故守按文云以天下與
人此堯舜之所易也為天下得人此堯舜之所難也何等
直截
第十一節　堯之大哉以其無名也舜之君哉以其不與

也二聖之不嘗心於務如此　曰無名曰不與若無所用
心者然此是節章不容換質
十三節子貢反築室於場　趙注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
秋陽以暴之　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注道德明著二句　道德明著對上行先師潔白對秋暴
十七節　同價者其道邪僞則從其道之效也
陳代曰章第三節注利亦利也　利字亦須重看
周霄問曰章第三節　諸侯耕助四句祭義中語　惟士
無田二句王制中語　無田謂無圭田
宋小國也章第三節　當天下正與宋事對
第五節紹我周王見休　私箋云昔事紂而今稱事乎武
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第二節　長幼謂同姓之人卑尊謂
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不見諸侯何義章第三節　玉藻云酒食之賜弗再拜若
受於其家則不當復往拜矣　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
第四節　務屑謂矣未可而言皆初見時事　曾子子路
皆隋毅無所屈撓之人稍有失色失容已深戒而亟遠之
須對下文所養句看趙注夏畦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
人也按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
水注之北方夏月惟此為勞非若田作其辛勞尚任之天
也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
槔曰浸百畦卽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也云治畦
曰灌園乃南宋御武人不予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首節　注氣化盛衰二句按氣化
盛天心復也人事得人心正也須有個根在
第二節　下與避龍蛇上庶避鳥獸

第三節　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
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蛇龍
皆水為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偪人故水治而其害
亦消各有次第
第四節　私箋謂自禹而後治亂不一桀之亂湯之治亦
不及而直言及紂之身者蓋聚亂之尤大而撥亂之功甚
勞者言之　公羊傳注云草棘曰沛沛洳曰澤
第五節咸以正無缺　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
於周密
第八節　政在大夫者春秋既治之矣此又與庶人不議
相反弑逆之禍險甚於學術之中者也春秋之作亂臣賊
子始知所懼而邪說誣民者并取愛敬之根而壞之則自
此將視君父猶路人與禽獸之無知者一矣孔子討亂賊
之道安得而著哉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第十二節 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為我兼愛之邪說為之而行亦以放辭詖以深攻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是門中甚分曉

匡章曰陳仲子章第四節 此節言即不為蚓亦須蹊得有未完故下文孟子又以其兄所提而詰從然見大倫既亂則於人道有虧所傷者大且雖之以蚓不可同其責人無已且何傷是指不為蚓何傷非謂居食何傷也

第五節 此節是不能充之案

己頻顣曰 頻其所從來也 頻從己當作己己惡之而他日偶食其肉故聞兄言而出哇之也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長洲 何焯 屺瞻

離婁為離婁之明章 過章皆為當時君臣非先王之道者而發

第四節 汙所行不過之按所行按上節行字來

末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處相發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

自暴由無不盡其道為

愛人不親章第二節 此正字與大學絜矩字同意我之仁義猶有未到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節 可辱所謂小國七年者非謂封建小國恐是孫韓之類自然觀歲以時所以多二年是

累學累字外條

第五節 殷士膚敏 詩中多述殷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解為衆也 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上帝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為治而維氣化之窮也故有以得當天心而非大小強弱之可論自不可為衆矣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首節 本其身之所固有故曰自暴自棄注中著兩身字於自字極醒

第二節 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今人人生來腔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是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上章暴棄不求者此章務外求者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淳于髡曰章末節 權字即是義字與衡字有不同權正在

道上見嘲道右擀便假將稱錘打在無星處如何稱得一物淳于髡孟子以不援正不知權耳孟子以爲不足與談言故聊以手援一語謝之其實權非枉道求合之謂不得將權字看壞

人不足與適也章　語類云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注間字上亦當有與字按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間上本有與字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章　易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好爲人師之譬喻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第二節　今館未定則是僅僭之行非親附王驩者也故下章但以餔啜責之

末節　注非好善而篤信之按陳氏所謂篤信與有諸己之謂信稍別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但從之來不竟與之居徒餔啜只以迎送亡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道性之所發推此爲實際處乃道乃所以爲性也下禮樂只作中和兩字看不可誤認注意徒從文俱成有說　程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處最分明此章可以參觀而得之參以程子論孝弟爲仁之本語實字乃得分明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首節　順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

舜生於諸馮章第三節　注得行其道於天下也按此道字乃指散見於禮樂文章說訓功烈者言之

第四節　惟其道無不同故爲同此節脉二章孟子但因其大畧而可因畧以攷詳擇備而爲新不拘其得其迹而自有以不悖乎先王之意也子思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猶是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第三節　小水則獨木大水則造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爲注云力政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山車廢人家役車　言轉委積則薪芻可知委人斂薪芻亦爲之役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第三節叙役收其田里　季彭山讀禮疑云三年不收其所入謂與掌手蓋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按此須看得下落分明

人有不爲也章　張子云不爲不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而後可以爲義　有不爲須根節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所往矣

答

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按朱子云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當然非有然已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當作一句讀義見語類格心章楊注尹氏云云朱子曰亦言外之餘意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重處固在自得然逐句之次又不容畧須參觀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仲尼所取於水者道體其非由乎人之純一不已其意亦未嘗不在學者故程子補出君子法之一層孟子因徐辟之病而藥之此告以務實者之心似乎狹矣然所恥也與中庸惡文之著同恥無實之不可繼則所以省察自不容已故實所是本朱子謂學聖人者必自孟子恥過情之語始

第四節　言須得虛學一句按緊得虛聲與上節注中兩漸字及人能去之與一節注中兩不已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首節　注而能有以全其性按明於物察人倫由仁義行是全其性

禹惡旨酒章第五節　四事之中其所以操心省身能盡
其性者無不合也其所以施政立教盡人之性者則時異
勢殊容有不合者矣有字作如此解則施字更有下落一
安溪先生今首文云其有不合者是一王有未承也更現
成利好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首節　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
焉謂詩畫亡者獨公一人之論如此　龜山云雅亡則無
政春秋所爲作也　安溪云詩亡始謂正風正雅亡也周
之盛也天子巡狩之日陳詩以觀民於是慶讓行焉諸侯
修述職之禮朝會賜欵於是乎有貶爵大足以王道行而
功罪黜陟明也及周之衰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
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譜諸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
職則朝會會同廢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
念亂者耳大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

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變
起所以申王事之刑罰也後鄭漁仲始疑胡氏雅亡之說
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詩亡於陳靈
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亦謂蓋
指平王伯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第二第三節　後之學者不知所以作之由不以春秋爲
經世之大法而但以史視春秋則習楚三國之記載其
始固一也要之乃本經筆削明然可以見如其事則無文而
已亦其名實其文則史而已非其名分不明人紀敦于綱
如日星抑且時措從宜與其制事之權衡淺深之從絕孔
子自云則其義則竊取之矣
第二節　義字兼正名盡性二意乃能歸宿存心　義者
宜也盡性合之理故皆得時措之宜
可以服章　首段不重恐人過與而憚死也或問甚明當

參觀之
逢蒙學射於羿章末節今日我疾作　趙注疾作瘧疾
何庾斯鄉介私恩二句　廣公義之說不必拘曰侵則爲
患小日追則不過驅之速去使勿輕我爲無備而已不必
強其將取其師也多聞春秋事自見
西子章　趙注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面
天下之言性也章首節　照注故利並重熙語類則獨重
在利末節反牽合難曉
故者以利爲本　故有善惡兩件故必以利爲本　注猶
所謂善言天者二句按此荀子性惡篇文
第二節　者於首節則字有得有不足之息與末節所學
中亦當換入利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節　疏云齊大夫故有子之喪爲
林云盖爲長子斯喪三年

第二節　而界也謂於禮不足故下即以禮折之
第三節　注若周禮一句按周禮掌大三公六卿之喪與
夫喪師百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
而治之注亦家字下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首節　語錄節問一條下云集注
非定本　存心只是處心與盡心篇存其心不同
末節　詳尋齊云草木到秋精氣歸根故風霜亦搖落之
人精神耗散故孤臣孽子之到德行勝則便是所及之人若
德行充實則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
實其頭緒　分外而使一分人有傷禍之由則凡物皆能
爲祟難防條只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又云只
不盈虧既中咒各人有倒憂患處如水到注得滿然後過
六少此了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充擴來事如何事皆要
只得竭力但子戰兢畏彷而已到底緣有是坑坎自滿

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只得動心忍性
以待不敢急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又不得如此
以此意看終身二字亦妙
禹稷當平世章第四節　禹稷所任乃斡旋天下之責而
欲萬物皆得其所非效一官而已切天下則發出有飢溺
則其急宜乎倍為力是餘上三過其門不入也若空空描
寫思字則以聖人之材處此綽有餘裕何為如是急哉
末節　閉戶睹聯樂字乃有味
曾子居武城章首節沈猶行　沈而深切處節在二十一
傳中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朱子謂楊氏所論得之楊曰
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
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宋元刊本以齊之東郭

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
云瞯良人之所之此今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照相貫也
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萬章問舜往于田章第二節　竭力耕田猶是盡日體之
粗節必是於視無形聽無聲行不到處不知以何由得罪
於父母耳於我何哉須是孝子心要已打算到那窮處故
下節說個如窮人無所歸
末節　然中間上以為心燕思帽猶言迷心如焚也近之
大孝終身慕父母　親親仁也愛親乃所謂之仁根於心
者物欲害之則孝衰矣凡人出自斯源然大則身終不足
以移之只大概透發不失本心不可抑遏矣說
娶妻如之何章第一節　故為孤子之行以遂其孤憤之
私是為懟
末節然則舜偽喜者與　與疑詞非荷語或求其義則

之節也
象曰以殺舜為事章第二節殺三苗於三危　尚書纂言
曰左傳云蔡蔡叔孟子曰殺三苗字與音同古字通用也
末節　趙注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
咸邱蒙問曰章首節　注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按趙氏解
為東作田野之人故釋此句　東鄙則為齊之野人也
第二節普天之下四句　引詩之意是取證以該近
我獨賢勞也　北山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解
以詩說詩也　注此詩今毛氏序云役此注獨取小序為
說
第三節　詩要以意逆天下之為定了者定孝思維則之
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安溪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天字俱以氣數言人之所為天字俱以天心言要之皆

氣數而理存乎中如堯舜之有朱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
數之不齊也天心亦不得已而殷之見例所繇世有人是
氣數之有也天心亦因而不廢之
第二節　一以二十又六載一以十七年一以七年故曰
相去久遠加澤於民當根於天說方與上下相應
第四節　伊尹周公非絫也萬章問意原詰伊禹以後言
之故并推論爵禄之事若仲尼則生於子孫既衰乃有聖
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且遇獨與於此尤其中理
之處故并推明其有德無薦之因使天與人并示點選
耳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第一節繇乎人以觀也
[illegible]在畎非放牧者也
第三節　若論成為潛遁世便不是伊尹心事若耕野而
樂堯舜之道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但非有王者興則不

可爲名世必成湯桀大有爲然後出而於吾身親見之所
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第六節．只緣巳是先知先覺常處畎畝斯其責不可他
辭不就湯聘便屬推而納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第二節．注故不諫而去之秦
按元板無秦字．
末節　注然此非當孟子時也無所據按辨疑云孟子言
宮之奇與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巳七十所指之事亦巳詳
矣不可謂之無據也注文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
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
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巳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虜虞
雍秦贖之按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illegible]無所據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首節以行天下之情也　[illegible]化隆
[illegible]又不煩放伐方是伯夷所謂清而與神[illegible]

若合符節也
第四節　龜山云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
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
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
而行非速也
第六節　條理二字亦要重　注若獨奏一音二句按此
行始終而無條理．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按李云此於
三禮無所考不知朱子所本
周室班爵祿也章第四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百倍公
侯　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聞方計算方千里者
倍一百爲里也方百里者倍百一萬里也七十里者倍十四
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倍五十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
者倍四十一千六百里也三十里者倍三十九百里也二十里

者倍二十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倍十五二百二十五里也　禮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附庸古墉字　附齋云王莽曰附城蓋
以墉爲城也　以姑名通謂之附庸猶言屬城也
官[illegible]節　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王官不言公者官
闕而不備也受地視[illegible]視侯者朱子謂古者天子之三公
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
反有所厭而不得伸令但視其祿耳公侯皆方百里故受
地惟準之侯也亦有本爲侯伯入爲卿士者則亦受畿內
之地蓋國家所入自以奉宗廟之典爲此則所以報其功
不嫌其給也且王畿備五等之制而陪臣極降殺之殊
又不使侯國得以擬於天子耶　注王畿之內二句按國不
欲世故畿內有以容之
第六節　注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云云按三萬
二千畝[illegible]千[illegible]百畝[illegible]八百畝[illegible]　庶人在官

胥史胥徒也按府史由辟任胥徒給徭役
第七節　安溪先生謂君田皆三萬二千畝卿田皆三千
二百畝徐注誤矣但次國三卿下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
皆卿下卿命於其君皆其食大夫之祿故有三之二之之
說曰按但以大夫倍下士之數核之又不合上下文法正
有不應大夫[illegible]不用合算也姑如徐說可矣朱子謂周禮
王制不同姑勿[illegible]以求其合可也況上制有下大夫五
人若以四千八百四倍算之與三卿又不合乎
敢問友章第一節　注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云云按或問
中不滿張子說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第二節　記於諸侯章云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此云尊者賜之是蓋有君臣之義
存焉故末節云際可之仕也公養之仕也交際即是仕於
其國而所行之賜屬孟子爲卿於齊其賜上故乃交際之

一端也而況受其餉上冠以孔子之仕於魯也可見交際
與仕不是兩事但將以為行道之機非徒貪其粢粟耳時
文皆作前論交際後論仕合者反辭多費穿插可謂間出
第三節　注孔子受之云云按下文於衛之事即是本身
註佐引陽貨蒸豚事却稍遠
第四節　則不可廢是衆之所共棄而無復可以交接之理
矣　私箋云所不辭二句一說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
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此承不待教說
來甚明須按此本趙注
第五節　與之交際非徒免死而已矣亦化之於善使
諸侯聞吾教而能改則可以取民有制以三代之治民者
治民即此人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　義門義乎不義乎之義當云合道得
宜守經用權變推移未論

第六節　注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按示於人見
字明白
第七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即上注中所謂示也
見行可即是為之兆為將來未文都不合上節注意大全
中輔氏說得之　世俗云以所就之爵觀之則見行可不
根為之兆亦未為不是
仕非為貧也章首節　道不可行於時本不當仕然家貧
親老或為祿養則我身有時而不得不仕也　設指見說
傳注養上給烹炊者也故趙注云不能親操井臼　注道
只如字按因字乃喫緊當着眼
第二節　鄭泉山文兩用不敢也其名
第三節　其職易稱非尚爵之時職小有皆反無撓之使
不得行其道者也　國外有甲為郊郊外有關抱關謂最
疏遠與下立朝相反行化擊柝則見謂其覆念不與其責

矣　注云擊柝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亦用趙注
未節　立乎人之本朝二句申明有時二字　所以見其罪
在不以宜居祿也此學者所以當辭
士之不託諸侯章第五節　使之亟拜則亦幾於賤矣
養君子之道楊氏引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之說與
妙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首節　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
道井之制故曰市井
一鄉之善士章首節　一鄉之善士亦有散在一國之中
天下之大惟我之善蓋於一鄉自然心同理同相為契合
矣盡字須如此看　注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廣狹指善
說若看作人之衆寡則上半截便說不去
第二節　知其人則非徒想像之而已亦逆以自驗吾身
之善如何　尚友何所為取諸人以為善也

告子篇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但知氣之為性而不知理
之為性只知謂知覺運動乃人生所同有仁義禮智則皆
自然有之乃人所本無必待為之而始成造作也柳柈棬
之喻於孟子亦未與正言性為天理仁義之根於性只就一
為字折倒其使其所習無既而告子自病其說之偏於惡
也於是下章復為湍水之喻謂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
習則終以氣為性而已
首節　此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
宗旨所在與荀卿所見何別注意當準之
性猶湍水也章末節其勢則然也　勢字與理字相反
食色性也章第一節　且謂長者義乎一句當如存疑
長與長人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孟季子初是謂所長非所敬辨
上章長之者為外及孟子剖析出所須之敬則又謂敬如

此隨人轉變則非敬亦不由內也始之外長敬於[illegible]
乃外敬則附於性本無與之說而覺悟於[illegible]
意思
首節 末這長之者義乎之[illegible]故以論[illegible]內為不可解也
第三節 [illegible]是就彼之[illegible]
處見其在外[illegible]說[illegible]
第四節 為尸[illegible]為尸必隔一代孫
可以為祀尸子不可為父尸[illegible]不可亂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illegible] 未發以前
何嘗有所謂善惡
第二節 此言雖未可定於[illegible]此近前
子說
第三節有性善有性不善[illegible]一節二無字下
又皆非他人所能為對第一節似是兩家

第五節 乃若之者[illegible]
中但字天下之[illegible]也則故[illegible]
惡也情之發也[illegible]
者故者以利為本情之發[illegible]
也其為惡乃繫而使[illegible]
第六節 此處才字[illegible]
未曾論到氣稟[illegible]
注乃物欲陷溺[illegible]
第七節我固有之也 [illegible]
第八節 [illegible]
惟此本善[illegible]
可見故以[illegible]
推本生民之始[illegible]
有字相照 [illegible]

語中庸所謂性之德也雖一理而層次有分[illegible]民彝
其執之常[illegible]
拈注[illegible]知之[illegible]此所謂思也求也[illegible]
不移者[illegible]此所[illegible]則失之
富歲子弟多賴節[illegible]節 [illegible]才之同能同生同
欺者不[illegible]者也且不同生同[illegible]然也日播種
日其地同樹之時是三者皆非從入[illegible]皆熟以
上[illegible]才之[illegible]乎 不同[illegible]之不齊人
與之不齊[illegible]
者[illegible]子曰命之在我[illegible]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第二節 [illegible]分曉
語錄中有兩條最[illegible]道謂良心與氣
合下[illegible]是相[illegible]得[illegible]為主
日[illegible]則客漸衰主漸[illegible]得道

[illegible]志動氣者十九氣動[illegible]氣一
[illegible]只在放其良心[illegible]放則氣必昏氣既
[illegible]反覆[illegible]則放其
良心[illegible]一[illegible]無所作
[illegible]清明良心必有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人之人未[illegible]下太[illegible]才
[illegible]以下氣字[illegible]
有[illegible]
無有所[illegible]義非外[illegible]有之所[illegible]
之[illegible]本心[illegible]
第四節 此處是[illegible]此良心之失與不失也
第五節 此節[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不可以
貴中人也 [illegible]之心義之端也能常存之[illegible]必能各生

取義矣
第七節　臨事不能省察者由於平日先無涵養之功良
心雖有時發見卻易為利欲所昏蔽故不能體義而至於
喪失也
末節　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按羞惡之心是義然義皆從
仁出蓋謂失其仁義之心也故下章以求放心言之
捻注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按此所以
下章說求放心
仁人心也章首節　私箋云有此心何有此仁心而不仁
即非人矣
末節　私箋云心即仁也求放心即求仁也　注孟能如
是云云按自蓋字以下乃朱子以程子之意推而論之所
以防異端之流弊也不必入口氣　程子云云按約之使
反指未學問人尋向上去指既學問人▲此章大意新安

□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十四

陳氏之說甚明
鈞是人也章首節　注心得其職則得其理按理即天
之理　若能有以立之按此句是操存根本　則事無不
思按謂無不合其理　操存涵養使常清明乃所謂先立
乎大也中不能思當留在不能奪中講
捻注　君子存誠云云句按純乎天理之謂存誠在思之先
敬則不昏故常能思　天君泰然按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大是之謂大人出荀子天論篇
有天爵者章首節　內帖云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
貴此仁者　雙峯云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
貴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首節　貴於己者已有可貴之實
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既言仁義又言聞
譽

末節　以食比仁義以衣比聞譽蓋一者又有內外先後
略分輕重也　詩集傳注膏粱如膏者也　令聞廣譽
根仁義來　文是衣繡是裳　欲貴之情有貪與奪二種
開提三句又對令名言之也不然只說仁義貴於己之理
盡矣
羿之教人章首節　盡其性
第二節　由其從上節立志希聖下節用力有漸　此
章言教與學不是空講須從實地做得到家方能有成聖
人則力也規矩方員之至也不非易事看得彀與規矩粗
淺見為文之謬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第三節　不識者則但知甘食悅
色而以義為外不知教則縱其甘食悅色之欲而以禮為
僞豈知禮本於羞惡辭讓之天則不如是則違禽獸不遠
而無以立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

□門讀書記　四書　第四卷　孟子下　十五

第五節　孟子以本末破他輕重二字下上之解不如趙
注云大物當揣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
言也較詳明暢
末節往應之曰　孟子言當應任人如是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章首節　第二節食有於是　朱風林四書旁
訓作一安有食粟而已之理却不若從宋林次崖云是字
指形體而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在於作為也口
氣較合
弗為耳　弗為者不盡其才者也
第四節　注陳氏云云按道性善稱堯舜原是一事令人
只讀楊氏說便了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首節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
也　須看注中一發字謂其猶有感之之意則所性之仁
見於父子者賴以不失可兩截因有次第

第二節　此問最善皆於說詩節亦可以適乎孝之變矣
第四節　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　陶上烈蝸妻
廢嫡了已是人倫之大變不須更推到宗祉安危上
孟子將朝王章第五節　成字從上節及字中來
末節儲子得之平陸　趙注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
淳于髡曰先名實章末節　注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
按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小不知其大也
總注　尹氏云云按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第
三節至末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第二節　天之討以爲民也
必有紀綱法度則兵爭可息逐層敘致正見討伐爲最重
之事而不輕於勞師動衆也五伯摟伐則無王勅民斯爲
罪之魁矣然有盟之盛猶不約而信豈若今之諸侯爭城
爭地者乎以下章逆類叅觀則今之大夫所爲逢長者亦

可以得其罪矣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
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
閒田注聊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爲變及身而止非此地世
世屬之此國也注言其地句當助趙氏於制度末暇詳也
然王制何有加地進律之語更詳之
第三節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先生云此句繫在定除之
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非指本國臣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第二節　趙注曰山南曰陽太山
之南謂之南陽也
君子不亮章　節類云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惡當訓
明字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末節　人將曰者中心逆於向目
人一望而識之拒絕之如此也
殺發於敵敵之中章首節　孟子將翻五伯何以當說三

子爲以下即是中人也
第二節　須看出人人字原與下節不同其生也有自然
命於帝廷爲大任也然既生之後或不能無氣質之習
尚之染故必先磨鍊一番此又存乎其人之善體天心自
作成就乃困材而篤耳　存心忘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
忍性行拂亂是苦不能陳定字分能極好
第三節　而後作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後字
對上先字
第四節　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
衡慮拂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末節　論來末節只宜頂人恒過兩節不宜因尹氏注總
上四節來
盡心篇盡其心者章第二節　存心似致中養性似致和
操而不舍是敬以直內順而不害是義以方外

總注然智而不仁云云按如釋氏之學是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首節　安溪云萬物亂以人物言不
兼事理說凡與下文仁恕相貫貌帶曲折
次節　誠於萬物一體之公則無所虧於皆備之本然矣
子曰達則兼善末節　獨善其身謂其德望足以輔世長民
而仍不枉道以求合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此爲當世學者不知信從孟子而
發　困得云不必待其人而後興而自待文王而後興隱
然作俑徬徨浮思甚道經不朽勢作而當化乎人心歸
大聖不能爲而爲書及前世無聞
霸者之民章末節　注謂一世而變易之按如陽和一照
萬物皆新
仁言不如仁聲章　四項都不可少而其效有淺深故當
務其本

無爲其所不爲章　安溪云而已矣三字在能字看上見
注不能以禮義制之私簽云又添出一層按此字[illegible]
反是心之賊非添一件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首節　先生云術如四術之術
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大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
第二節　德因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明矣術而增益
之使皆个思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憂慮
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　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知
之發　操心從則從養到慮患深是習既熟
有事君人者章第一節　爲悦當對下二種人說不當以
首節依此作安用從其人亦亦爲次只是太名爲畫
注中如小人之務悦其君句有病
廣土衆民章第二節　分如人得四肢皆有分之分惟人
也得其分而最貴性之真且全者其分則也氣欲勝情勝

利害利攻無以定之者多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則分定之說也以太極圖解静之定字不可
落空明甚語錄所謂合下都定者言聖人不待勉强耳
第四節　此節爲定之之蘊積也指四德之根於心若
說爲蘊指而藏之蘊謂四德乃性之所藏失朱子本義矣
上以氣稟清明性之也無物欲之累不爲他所蔽
總上　然其所得于天者按此句是分
伯夷避紂章末節　注趙氏曰三句只解得上半截五十
以下又反覆言之若無仁政則雖有文意亦不能使老者
皆得其養不煖不飽二句正與上節兩足以一可以反應
孟子言之爲辭之復須着體貼不可只與上半截一面說
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第一節　安溪云瀾與容光不是
大處亦未是本處蓋所由以觀本者但觀新漲瀾必能

濟洄湍急而而電燭影不能燭微畢照可見
總注　此章言理人之道大而有本按本猶之基也
楊子取爲我章第一第二節　拔毛摩頂是孟子形容不
可看作實有此事
總注　中之所貴者權按只是辨中
饑者甘食章　心不在則食而不知其味人心一有迫於
飢渴便此心做不得主失飲食之正上四句中須隨處見
得沒有爲味之主宰者方好人心亦皆有害是道心爲人
心所汨口腹以人心之知覺爲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
味矣人心以天命之秉彝爲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理
矣正字還他分曉始得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不易當對不辭而受
辭領看萬鍾義至精而常不失其本心故也　陳壽翁云
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

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有爲者辟若掘井章　此章不可作始勤終怠等語蓋掘
井九仞源是能用力者所苦不及泉耳猶如讀書窮年累
月所獲頗多但未通見得只及泉雖不九仞何害但不及
泉雖近九仞之功於九仞之功亦不得不然耳何則
井中不自有泉及泉而後爲井乃已焉而棄其井乎如此
方不是爲山九仞章公共話頭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
以事長無親戚則必并君臣上下而亡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首節　私箋云居移體二句當虛說不
要説實的一邊按大字始終到王子身上只言事孟人之子
皆有可移但患不肯移耳
第二節　廣居人所固有却必待養而始成始之求放心
移之得安宅動心忍性等事皆所以移之也

形色天性也章　須體會總註中程子意今人只是揚氏說耳

齊宣王欲短喪章第二節　註陳氏云云按陳氏者卽字壽老一語了純叟　暇於蔡閱按厭於王且母不聽子此趙注也亦誤　蔡若虛曰陳氏之誤亦有自來趙岐注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康成亦注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以其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注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諸侯所絶旁期以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之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厭如此若曰以生母爲嫡母尚存更不付一年以喪也宜喬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例父卒人後爲人何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其所生而厭降之子

此恐非註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成記多有厭爲母之說今朱子不聞入集注朱子亦有取此說成不用之典且公子爲母練冠之下厭父之上仍有一厭字以厭爲新不以是遺矣是不獨陳氏之誤當謂正所引儀禮亦誤時如前所云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第二節　草木之化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大食滋如雨之時便化生宏發又當用力已至乃得其時化耳爲註中補此一時字是教第一句爲五節　要有君子使人得以私淑其子私淑諸人句不可

道則高矣美矣章末節　註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按非難非易不可中斷中道句只對卻不可及及耳

君子之於物也章　程子曰何分人謂言人不子所施不同物始見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若子所以不同此始見於人也但仁之而弗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　鄭氏禮記注放飯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此從趙注以流字例之趙注是

總注　雖徧知人之所知二句按出荀子儒效篇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第四節　革車兵車也左傳只用本楚用輕器侯曰殷事以畢僕爲轡

民爲貴章　得乎天子者得乎君也得於民爲貴對面引起君爲輕脈絡復言得乎諸侯者諸侯亦有理如是始備也有此句則下節發明君爲輕即可承諸侯來說不言天子而義自顯見亦言之無罪矣孟子文章周密極當如此所以爲紀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只言道之所由名故曰合而言之不說禮道上　注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按此釋人也句

不識其首節　須看國人皆以爲字不問其義之可否而但欲以與爲教之也

第一節　則之野句法問引其何則在於豐爲詩

口之於味也章　安溪云兩個字是辨明性命之說亦不與命合一者非言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偏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第二節　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與仁義禮智相承天道與人倫相對今人俱誤讀注意

浩生不害問曰章　朱子答敘夫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第三節　注可欲而不可惡按語錄作有可欲而無可惡更明

人皆有所不忍章第一節　本物欲之蔽按蔽字極好人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礙爲寔見得遮迷昧却那

邊仁義雖吾固有不能則然閉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
豁然洞達方能自此及彼通行無碍而充个吾仁義之本
然也　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流決達也充則泝至習
坎之功滔滔流既導又流而不已
第二節　達是由此及彼用力做法充則更能滿其量也
自是兩層若兩節一意則贅設矣
充知性者也章第二節　或疑於暫有不能於久或願其
大而不暇於細即非踐德之至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寡欲以寡欲見之見欲之所以
寡欲則自克己持敬中來又以養心見養其仁仁之心非
徒養其虛靈之心也
曾子嗜羊棗章首節　羊棗其棗形乃柿之小者初生色
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即成柿矣余乙亥客揚臨沂
錫芻之沂近魯地可據而今俗呼牛嬭柿一名丁香柿臨
沂人亦呼羊棗曰楝棗此尤可爲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
必以羊矢棗之說爲疑若邵武士人偶作此棗以羊
棗爲柿棗之屬則其誤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出山谷
固色赤味酸
第二節　膾是生肉炙是熟肉
孔子在陳曰章第七節　又不可得與上不可必得相應
第十二節　亂信亦德之賊者便與利口所亂者一節而
然有以德而當白行無不爲所亂耳
由堯舜至於湯章首節　朱子謂得以聞之而知之於見者經
之言勢固然者先有首句既言見知以見傳者為多矣而又
叙見知之意叙個中間接續人孟子亦自任則以聞而知
者既見其此待以一字便只是見知甚殊學須會朱子本意
第二節　尚書大傳曰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學於太公望
見舉輔錄

求之上而後者其事行則可人任而萬物觀孔子不
待言諸文以傳諸其徒一時或徑由書文矣後之後恐
其有也以獨賴經學之近故此節上文但言世之相
去又多一層亦正與君子之澤章相表裏也　然而何指
見知則亦句指當日知道無正是說有　法不敢自謂已得
正待此正文然有何而受後世遂失其傳此正文則亦句
然乃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此正文二句文辭處正須於
六不成篇終見之　所以明其傳之有存然而句又以俟
後聖於無窮則亦句

義門讀書記卷上　詩經　承懷堂本

長洲何焯屺瞻

詩譜　唐於時稷禮以救艱厄　古之聖人不以天下私一人豈獨稷禮哉

豳譜　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　也字者字疑衍

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之下云程千子詩作小雅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得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乃作及

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　也作以

師移其第耳　然則當棣亦或移其第耳朱傳得之

商頌則受命代殷矣　代作伐

自從政衰　從作從

周南召南關雎序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至諸侯之風也王者之風諸侯之風與周禮天官地官之分相似故程子論二南猶易之乾坤

首章關關雎鳩　傳云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按上句不然下句承有別

若關雎之有別焉　關雎作雎鳩

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后妃鄭箋述字與傳殊者起右之意

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三夫人以下　箋云祇之共己祇按此起下服字

葛覃序　敬姜曰勞則善心生婦之不淫以少而勤也故曰后妃之本

首章　箋云葛延蔓于谷中云云按例以次章不如鄭說鄭曲解興字耳此詩朱氏以為皆賦者近之　毛鄭之意以為葛所有事不應并賦黃鳥故定為興

卷耳　此與召南草蟲之詩相似皆君子行役其室家思念之耳

二章我馬虺隤　虺作虺與虺虺之虺不同

維以不永懷　上章云嗟我懷人此云維以不永懷是設為君子道謝其室家之語三章永傷各上嗟字

三章　箋云觥罰爵也云云按酌彼兕觥正是不醉無歸之意

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但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君尤當念之也　吁前雅作盱為勝

樛木首章　纍猶綴也即興耶纍之意

螽斯二章　傳云繩繩戒慎也按自戒慎則又有鍾法以持之子孫既材美而更能教也

桃夭首章　箋云興者喻時婦人按此喻字是喻字因下文衍有蕡喻時之語而訛

宜其室家　此言其相配也

二章宜其家室　變文言家不者見其能相成也

三章其葉蓁蓁　文謂其枝條之盛興家人也

兔罝序　以兔罝為后妃之化成何文義

首章　言肅肅則武夫莫不肅讓矣與豈曰無衣之詩不有王霸之辨乎

二章　遠非罝兔之所來詳其言

箋云此兔罝之人　兔罝作罝兔下同

卒章　箋云使之慮事　事作無

汝墳　此二詩朱傳甚分明

首章　伐枚作肄以比虐之日甚亦得

麟之趾　舊序意直謂周之既衰鄭則以衰世為指紂

首章　公子猶子也上言致公復時笑于所自來也
二章　公[illegible]其實與[illegible]同朱傳云公孫也則用鄭
其[illegible]子[illegible]人之服云所祭之子孫
言子[illegible]子之所出也
[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下也故也[illegible]有自兩之份而成
[illegible]之仁也　又云東背自來家有百官之盛按內
[illegible]
采[illegible]不失[illegible]之[illegible]思也
故[illegible]見[illegible]何　思之甚則望之切不推以得
見為[illegible]鄭箋[illegible]欲與上篇
[illegible]之失為有加也　箋[illegible]為已晉之
采蘋[illegible]之祭[illegible]用[illegible]

尤祭女所出故也　女上爲一祭字
大人之行[illegible]自潔清　申明成婦順
[illegible]祭事[illegible]設奠　事作體
行露首章　箋[illegible]男女之訟按訟凡[illegible]皆是不
[illegible]下篇[illegible]男女即下篇亦不必指爲召伯所聽之
[illegible]傳得之
二章　獄則獨[illegible]之訟則五[illegible]也
[illegible]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所謂公義私
殷其雷[illegible]
首章　雷之所聞不過百里今我大夫乃其遠也
摽有梅[illegible]追其謂之　朱傳謂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按此釋爲近但有媒妁之言[illegible]而約可
小星序　箋云命謂禮命貴賤按能安于[illegible]命之貴賤則
不過于天所賦之分自在其中

首章三五在東　三五以春言參昴以秋言
夙夜在公　箋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據夙夜
江有汜序勤而無怨　但云不我以則無怨也
首章[illegible]箋[illegible]得[illegible]　待作而
三章不我過　過猶反也
野有死麕三章　昭元年左氏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
尨也可使無吠[illegible]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
何彼襛矣首章曷不肅雝　[illegible]不言何所不敬且和也
二章箋云[illegible]王者之德能正天下之[illegible]　王字衍
三章箋云以絲之為綸　之為作為之
騶虞　五豝五豵止於壹發猶二[illegible]之誼所以為
仁之至　朱濟仲云射禮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
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　朱傳稱呼嗟句
得之

邶柏舟序　以辭類例之則此詩作仁人不遇者似爲有
味
二章　兄弟當指僚友言之不以其戚戚君也若以同姓
臣解不能逾飛則尚有義理可味
綠衣三章　朱傳以女爲君子最難通以絲爲妾之少艾
以治爲君子嬖之欲與下章相對而甚乖疎
箋云先染絲後製衣　製作制
燕燕首章　燕必雙飛今我留而之子去與於是也
泣涕如雨　[illegible]作泣涕
四章　定姜[illegible]以[illegible]宗[illegible]君母當爲內主所謂先君之
之思也
日月首章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按朱傳曰居月
諸呼而訴之也然鄭箋之說則日本于[illegible]義不爲迂僻
四章父兮母兮句　鄭說微曲當如朱傳

終風　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擊鼓三章　緣上不得蹤而言之
四章　此與下章朱傳以為從役者念其室家者近之
凱風序　成其志謂成其志而不復嫁也疏得之
雄雉　此詩不當從朱傳不從刺宣公者近之然猶用序說
之半恐亦不然左傳論語斷章取義謂其大意當由此
而推也
四章　始見君子之耿介決去自疑懷安致患既而自念
但不忮求其德行固足容於亂世又何必如君子之遠引
哉
匏有苦葉　前詩言夫說此詩言出處
首章　此章言必觀其時次章則喚他人之昧其道也
三章　末二章設為卬須之辭此章諷其及時也
四章　上有明君乃可以出不敢序言故但云須同志之

友也
谷風二章　行道二句當如朱傳作賦
箋云徘徊也　云下脫一遲字
五章既生既育　治生之生本此
式微　黎為衛之屏蔽今為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
他日狄滅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
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居在泥塗之意作二邑
者無據當從朱傳君亦當指衛君
泉水四章我思肥泉二句　言終不可奈何付之詠嘆也
靜女序　此所謂援古以見今之不然當於言外得之者
也
首章愛而不見　愛說文作僾仿佛也
傳言志往而行正　正作止下同
二章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云云按此
何與周禮女史之職不相應然必古者御見之法如是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　末二句言必無不淑之事蓋反言以
譏其非宜序之也傳得之如箋云與下二章違反矣
傳何為不善乎　何作可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孟庸他國之女或係母族
且言少則昏姻之世族甥舅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
為氏不言姓而言氏庸則衛并之也
定之方中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建國必有門謂為宮
室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并及地居民之制備矣
首章作於楚宮　言作宮則廟寢具矣
樹之榛栗二句　榛栗可以備籩豆之實椅桐梓漆
成以養生而送死
爰伐琴瑟　方建國作宮而即計及于燕饗琴瑟則規模
宏遠富庶而教之此衛國之餘所以復盛也歟

二章降觀于桑　宜覆倒寫有所出
三章靈雨既零　要者感應之速對下秉心塞淵
匪直也人　不但民得修地利下騋牝三千
蝃蝀二章　嚴氏能得節義之指
載馳　劉向新序曰許穆公女求嫁于齊衛不與而嫁于許
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國滅身死可為戒此詩蓋與
開　錢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
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始背冬涉春麥秀時矣大國救
月而援不至則與國之亦非可知其與為出之言為之
冤而自何以與在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係以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致之耳
衛者之首章永矢弗諼　如箋之云迺于怨懟恐與上碩
人之寬句不類
竹竿二章　遠兄弟父母　言既遠其兄弟父母而來所相

者夫子之見答今乃不然所以可悲也
伯兮四章焉得諼草　諼忘也借以托意非此草果能忘憂
木瓜序　此詩托意于言外如齊桓之施豈復吾國所能報惟要之以子孫不忘而已木瓜瓊琚以爲當時之實事則反淺量者之疑矣抑孔子次諸王風之前其亦見周室既東諸侯不可無霸哉
首章匪報也二句　箋似疎
二章三章　木桃木李則爲物益微矣
王君子陽陽首章箋云其自樂此而已　自作且
兔爰二章傳造僞也　僞作爲
鄭羔裘首章洵直且侯　傳侯君也後若以侯爲句助不得句云彼其之子且云邦之司直邦之彥也
女曰雞鳴三章與子宜之　箋云子謂賓客也按以子爲賓客語不順
溱洧首章方渙渙兮傳盛也　盛上脫春水二字
士曰既且　且本徂字通作且
洧之外　遠之洧外蕩而不返也
伊其相謔　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按士女至於相謔此即淫風流行也鄭之淫詩則過矣衆國往觀萬日歌戲即至無良豈有是耶
齊東方之日首章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照察二字今此亦未嘗施之詩傳
南山序作詩而去之　去之即謂作詩之大夫去齊國箋似昧
二章四章　箋云又非禮相從非耦相所以甚醜之辭
甫田三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　德當作政
敝笱首章其從如雲　箋之所云是文外事白

猗嗟三章以禦亂兮　言但知禦外侮而不念內亂之當閑也
魏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路　不敢斥言其君故以左右親近者言之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魏滅于晉猶邶鄘之風皆衛事也蘇氏亦云
園有桃不知我者　知我作我知下章同
陟岵　晉獻公之時數有征役魏既爲所滅其遺民不堪其徵發而作是詩
十畝之間首章　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云十畝者削小則十畝之外復何說哉正義謂是地侵畧路焉難爲之說
碩鼠　伐檀則無稼碩鼠則無民魏安得而不亂且亡乎
唐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者乃有堯之遺風焉　成王滅唐而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改爲晉曰唐者本其始封不獨爲其風俗也　此篇當從朱傳不得爲刺詩
首章歲聿其莫　言歲暮者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　此所刺者蓋以身發財者也
揚之水首章箋激流湍疾　激作波
椒聊二章實大且篤　實作碩
杕杜序　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皆以卿之餘子庶子爲之昔穆曲沃之不兩大而忘其將移而歸他族也此詩其作於成公之後乎
首章傳杕特貌　特下脫一生字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　古人苓與蓮通用以望其面而求之山巔豈可得哉枚乘七發蘇芳苓茅曹植七啟苓芳苓之巢龜蓮入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　徐廣云蓮一作領
秦車鄰首章彼君者矣　天時人日其君也
晨風首章鴥彼晨風　鴥作𩿨下同

二章隰有六駁　陸璣以六駁爲梓榆非獸者得之朱傳從陸

無衣首章王于興師　秦人皆知從上征伐不當自擅風其可以待王命自此何嘗非先王之澤入人者深乎

渭陽序　康公所以念晉文公之歿久矣蓋以三帥被俘兵連禍結令狐之役直見欺于趙盾不能復修先君之好故追思當日送舅反國而傷晉人之少恩也

二章瓊瑰玉佩　路車所以安其身玉佩則又視于體思之若甚如與舅氏相丞爲一而不替也

權輿序　二良從死亂命亟行又忘其後嗣大以爲用而蔑有乎

陳衡門首章　安溪先生云栖遲自樂誰其不願顧所以或不能寧安者有物敗之惟無求于世者爲能得之下二句與下二句是反覆相戀之詞教此說極得詩意視下二章同申無飢意可見

二章三章　言卿大夫皆惜命有限制一有妄求之欲不肯自安于樂遲或得之而窮困見辱反稽首衡門而終不可逆矣

墓門首章夫也不良　夫指陳佗言之謂是夫也

誰昔然矣　誰昔言訊之以成其惡也此指無良師傅

二章鴞萃止　梅之樹爲惡所有　有作止

言因惡矣　卝作樹

防有鵲巢首章邛有旨苕　邛作邛下同

株林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按孔謂孔氏作父也

檜羔裘三章　此章不復言朝則檜君久而無恥于遊燕可知也

曹下泉序曹人疾共公侵刻　侵作浸　下同

首章冽彼下泉　冽作洌　安溪云寒泉當爲所以而所

浸潤者猶根以比貪殘得志者無功而徒爲民病也大雅明王興于上則有服以庸如陰雨之膏黍苗乃承流宣化得伸其人斯惟周京最盛之治歟

豳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從傳則公子者女公子也

四章爲公子裘　此以爲其包爲裼言之

七章亟其乘屋　箋云七月定星將中　七作十按定星中在小雪時

八章十月滌場傳滌場功畢入也　滌下脫掃也二字

鴟鴞　此亦朱傳爲合

三章　與多方文法相似

東山序　其情而閔其勞　朱子語錄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首章制彼裳衣　箋云不入國故歸者制裳衣

四章　倉庚六句朱傳以爲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此則得之序固云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義門讀書記 卷下 詩經

長洲 何焯 屺瞻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二章　言他日族黨于原隰之間惟
此兄弟也
六章　其字不必說到生死唐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與此詩對看
伐木　此與上常棣篇疑作周公作安溪先生謂二詩實
相首尾有伐木而常棣之義益明
二章箋云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　上許字作前
南陔序　方勺曰陔何以有戒意按周官祴夏儀禮作陔
夏鄭氏陔遍于廷且反于亥是戒之時也
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序太平君子　下下脫一之字
蓼蕭四章鞗革沖沖　沖作忡

六月五章至于太原　太原先儒無明文其曰書之所謂
原隰者當以說得之
采芑三章鴥彼飛隼　鴥作欥
車攻六章作用者人及御以為防　及作艾
吉日四章箋兩面禽殺也　禽作依
鴻鴈之什沔水首章鴥彼飛隼　鴥作欥下同
鶴鳴首章魚潛在淵一句　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
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按如箋云次
當何以復有二章文當從毛傳見魚在淵小魚在渚之說為
長
白駒　安溪先生云此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固惟恐之
故欲縶以朝夕而為其賓然相頫然久衆之曰行也使師
為公為侯則發謀其政服豫有期矣優游者猶象遯迴
之意以不必優游而可以勉其遁思士大夫男子夫知

此其貽勢可知矣末章望其音問常通則朋友之情也
斯干三章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幠按集韻幠芋同
字
六章箋云乃鋪席與群臣安燕為歡以落之　落別本作
樂按落字近之然樂文有樂字
八章家室君王　家室作室家
箋云將生之子　將作所
九章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　一作所所字衍
無羊四章牧人乃夢　言牛羊息而牧人乃就夢矣
節南山之什節南山四章勿罔君子　箋云勿當作末按
此亦又以刑為末下同正義云末嘗聞
正月十章箋云終是用險度阻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為意
乎　是用作用是　不曾作曾不
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者非說見學齋

佔嗶及顧氏日知錄
四章家伯維宰　家作冢　箋云冢宰建邦之六典按先
鄭注周禮以冢為宰大者稱之若冢字不應從可從下也
小旻四章箋云爭言之與者　爭下脫一近字
五章箋云上之為政者　者作當去聲
小宛首章　安溪先生云鳩一生九子以為兄弟之喻揚
飛戾天喻人能自齊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戚進於明發
寧身之意次矣
三章　以言有酒者以顧養也良人命不又也
三章四章　中原之菽喻其稱也螟蛉之子喻其顧也皆
木見教猶有稱頫人受教於父母而不以言似之可乎
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中有懷二人之意
四章題彼脊令箋云不有止息　有作自
九章六章　乘惡而嘆眾操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

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濕濕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
戰兢兢慄慄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乃至
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中各敬爾
儀之意
小弁五章　此比下不恤后與太子將自同無枝之壞木
而猶與知所經往有他人爲之發也
七章析薪杝矣　杝作扡
箋不欲妄挫折之　挫折麻少木皆析
八章無有逝人于此關言而小之　之字衍
巧言首章亂如此憮　憮作幠下同
六章箋云言力勇者謂易以除也　言下脫一無字
既微且尰　尰作瘇
何人斯首章誰暴之云　維暴謂
二章　言從行唯我與女非久者爲之也

巷伯二章傳縮屋而繼之　縮屋不折炬以謂抑也
七章箋云以言此讒人欲得人心　大臣起下君子
谷風之什蓼莪首章　蓼蓼長大貌箋云長大者乃匪
我而蒿非我而蔚豈不虛負天地以無了之不才辜負父
母之生長也
箋我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我故謂之蔚　我作我
故作反
三章　餅受酒于罍餅竭則罍恥子受身於父母子無善
可稱則爲父母之辱故哀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
五章六章　本　何有日月之意非親猶在傷而已
大東序　譚在齊西南千莊無所大國東　下給其稼東
人之詩謂天下無不困于勞役則知非獨譚也故偏言
不得爲意
二章　穫而為薪已久則生理矣必然加之以役乎

四章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以周爲
舟乃傳同也欲言之無理耳
五章箋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旦下脫一至字
辰下疑一辰字
七章箋合如也　如作合
四月八章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　尚作生
小明首章　明明上天即後二章神之聽之之根脈非但
人窮則呼天也
四章五章　彼共人謂朋友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
謂當安于命也靖共爾位與恒一下穀也神聽而式
穀則天之所相罪罟讒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亦以自釋
也
從此使聽天乎命　乎作任
鼓鍾四章以雅以南　下南字近刻任者非

楚茨二章以享以祀　安溪先生云先語學徒勿聽思其
先祖之言祭之時如在其上也
四章箋云以此祝取黍稷牛肉魚攜以授尸四句　分
解齊優佐勸四字
信南山三章疆場翼翼　張炎漢身記云此易左故曰易
四章箋云獻瓜菹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順字衍
甫田之什甫田我取其陳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上
字從米陳新增　廢本有上字
箋云倉廩有餘云云　鄭箋即社倉出陳易新之法所本
大田四章　甫田之來止春遊而省耕也大田之來止秋
成而皆獲也
鴛鴦二章秣之摧之　摧下同
如彼二章如彼雨雪句　言先見也
積之初矣　矣作數摧下無也字

魚藻之什 采菽首章箋 王饗賓客有牛俎 牛作牛
角弓二章箋 則天下之人皆如之 知作如
六章箋 若教使其為之必也 之必作必能
都人士三章 我心苑結 苑作菀
黍苗序 膏澤不行則無以懷諸侯此詩所以放也
白華箋 欲其日者 食作酒
漸漸之石序 東征久役 京師內虛下 是時戎之難作矣
役久病在外 在作於
三章 安溪先生云 豕皆性水者也今且見其涉則澤涸可知 故月離畢而望其滂沱而下 則時乃欲雨之詞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二章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毛以侯字屬下句 鄭則以陳錫哉周侯為句
不顯亦世 傳 世者世祿也 上世字作仕
七章 上天之載四句 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明六章傳 纘行大任之德焉 維作能
綿首章 自土沮漆 土讀作杜 齊詩也
本有穴字 疏禮記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 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之意 與下築字子茲相對 毛傳論窟而非詩人之意
二章箋 驚有姓諸皆計如飴也 者下脫一皆字
七章 宗廟都模 肅然有新廟 播遷之日見模宏遠 其所以肅削 家承統也
旱麓 豈弟君子 豈弟之質作人是也 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 故釋子曰 志同而氣合 魚川泳而鳥雲飛 而此豈弟之質也
思齊二章箋 云無是痛傷 下脫其所為者四字 按冷箋
例云 建大字本有此四字
皇矣首章箋 赫然甚明 明下脫一以字

上帝耆之傳 耆老也 老作惡 因下箋云兩誤
五章 楚詞惜誦云 駭遽以離心兮 又何以為此伴也 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為此援也 亦援之義 蓋如之
文王有聲三章傳 淢城溝也 城作成 下大小適與城偶之城亦作成
生民之什 生民首章 履帝武當從鄭箋 不然則下二章反遠于人情矣
三章誕寘之隘巷二句 但取以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按此說過迂
鳥乃去矣二句 人往取收鳥乃去也 後王于是知有天異 則上云承天意者失詩之本義矣
四章 荏菽之作 敘傳荏菽戎也 戎下脫一菽字
七章 釋之叟叟 釋作釋 下同
八章 于豆于登 登作豋

行葦首章 之禮非禮則醯醢也 非作韭
既醉首章箋 天又助女以大德 德作福
三章 天既與以光明之道 與作助
公尸嘉告 公尸 先公之尸也 君尸 先王之尸也 當作今尸
者衆 達以為近
七章箋 使祿福天下 祿福作福祿
公劉序箋 云反歸之成王 反作及
四章傳 與群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樂作落
六章箋 止其作宮室之功止 止作正
卷阿三章傳 女則升作 優游而優游休息也 優下脫一游字
六章 如圭如璋 圭作珪
七章箋 亦與衆鳥也 與作亦
九章傳 山東曰朝陽 出作山

民勞首章以定我王箋言我者同姓親也　今人皆不知
我字之義
板三章箋及忠告以善道　及作欲
蕩之什蕩八章殷鑒不遠二句　示厲王當以殷爲鑒也
抑序　閻若璩云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
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
尤非當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序云
刺厲王非也
四章洒掃庭內　庭作廷箋云不恤政事恤作恤
七章　上言恭下言敬所謂抑抑威儀也
八章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出于上之化下亦猶之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也
箋云萬年壽考后也　考作王
九章箋二者見不同　竟作意

十一章用爲用教　爲用作用爲
十二章後不及返也猶近耳　不及作乃不
桑柔二章民靡有黎　黎民黑髮之人言丁壯俱盡也
六章好是稼穡　稼文云家王申毛言爲謂擇稼也鄭作
家用治家也下稼穡維寶句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斂
穡也鄭云吝嗇也箋鄭家嗇二字本皆作嗇下稼穡卒痒
皆從禾旁此則此章稼穡二字皆當作家嗇
十四章維此不順而作後而興也　興作女
雲漢序　宣王之詩首之以雲漢者興大勤民而躬爲治
爲中興之本也
首章云寧莫我聽是惟無能聰我之精神而暫正由　聽作
減
二章寧丁我躬　言寧使己身獨當其災也
三章靡有孑遺　遺其餘無有孑遺者　孑作个

六章　靡人以下言自此此所發政將遍告敬事禁禍勿以
怒我之故我民役其災也
崧高序　陳君曰宣王中興亦只得一召穆伯而已故韓
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謝方叔在齊按方叔山甫之誤
首章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即書所謂命于帝庭者也
三章　傳御傳所云近之
五章往近王舅　近作迈按說文迈在丌部與近非一字
廖本作迈
烝民三章纘戎祖考家字也　纘戎字何稱似古
韓奕序箋云爲國之鎮所望祀焉　所作新
首章韓侯受命箋韓侯受王命爲諸侯　諸侯作侯伯
五章有貓有虎　豺有貓虎之祭似即指食田鼠者言之
六章溥彼韓城二句　韓城當如王子邕之說兼據水經
注

[illegible]四句　服彼荊而定申伯伐獫狁而錫韓侯於
是南夷不待與北狄交山由城東方召虎平淮夷其聲勢
又足以州序[illegible]
四章　[illegible]門[illegible]自南自北[illegible]之外周室中興建置于
周公東遷而後南國日就隔限不通史失其傳[illegible]人分[illegible]
遠可備國史[illegible]作爲公始開耳
常武首章　安溪先生云皇父爲大司馬程伯休父則小
司馬也
召旻二章蟊賊內訌箋爭訟相陷入之言也　入作入
六章　職以喻政中以喻德
周頌清廟之什維天之命序　胡穎告太平之詩則了此
詩乃言文王受命之始祭文王而後伐也　伐作征
烈文　安溪先生云此助祭之詩作公則先公也述王詠
太王王季也

執競序　執競具從十四字皆釋文誤刊爲箋
臣工之什臣工　安溪先生云此與下篇以嘻嘻噫嘻發
端蓋疑辭嘆聲故通其詞也
亦又何求箋云時時當何求于民　時作女
噫嘻箋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下脫竟三十里者言一
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廿一字
沙作傳廣所以徵穫禾之穗也　按此則廣與斂異
穀僅蒲條也　魚冬負冰故曰潛不當解爲伊具
金飾鎗也　古人以餙爲鼠
閔予小子之什小毖　成王因管蔡三監之亂懲戒悔禍
作能守成故敬以和之也
其耕其鎛斯趙　良耜箋云非周書錢鎛乎是乎始修詩
庤乃錢鎛又其鎛斯趙已謂錢爲鎛爲鎛錢與鎛相須
爲用者故詩人合鎛必以是知之疑古錢鎛通

義門讀書記卷六　九

以開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又云一族同時納穀親親
也云云按族譜序何以無引此者以緣疏中引門闕爲族
解
魯頌有駜首章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云云　說文駜馬
肥也
泮水序　頌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譽即
所以爲周爲其美也雖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
時箋遂以爲頌僖公能修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
復也
閟宮首章從公于邁箋于行邁行也　于行字作往
七章式固爾猶箋謀爲度己之德　爲作謂
閟宮　魯不當有頌之詞但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
是而修頌之孔子爰取之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
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詠其美即寄
其刺也若小毖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三章莊公之子　公羊之說曰臣子一例特謂其尊卑不
得不信僖公之子先生爲之臣死不得而先之耳非僖當
爲閔後也此詩云莊公之子大子取之
八章當作閟宮公有常邑箋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
有當邑所由來問也按此修本最善
商頌長發首章箋帝命不違以長發問當作圖　誤作國下同
三章箋以湯之遠人命有成受敬之也　命作用
六章古載武義叶又采鬯　攻作殺
七章有震且業箋震猶之言　君作君
殷武序　閟宮僖之周頌以東降爲周風雅頌
武終昭明有如商宋者出也

義門讀書記左氏春秋上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隱公　春秋之作曷爲不托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因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三年[illegible]乃定之矣　桓公亦非適子故云

四年石碏使告于陳　但守之策必具

六年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周鄭交惡而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鄭既結怨於陳又懼王之將討之也故朝周

陳及鄭平　陳既不失王寵又得鄭援 七年

鄭公子忽在王所　乃成昏　鄭既朝周陳遂復與鄭爲好且結昏以固其交與忽爲昏忽在王所使王知昔之惡

今之好皆爲王也

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猶守卿士之舊職

十年[illegible]入郜　注以郜爲遠郜吾疑之郜周邑也昭二

十一年晉人因郜意鄭既伐宋復命于王且將請討蔡衛陳故身自入見射[illegible]于郜也

十一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子都殺穎考叔而鄭莊不能討何也蓋惜其材耶後之盟也其將以安靜軍心耶

乃與鄭人　鄭師先登故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　且用大鄭遠甚鄭即力足以服之亦不能威因以歸楚也

得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幾事不密則害成授則授之何爲漏舌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　隱之攝政已踰十年桓公不爲少矣貪權懷寵不早歸政于是啟羽父之邪謀又不能明告于國執而戮之進退無據身死人手非不幸也

桓三年惡芮伯之多寵人也　似隋之獨孤后

五年王奪鄭伯政　至是并奪其在卿士之職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　所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季梁亦曰偏敗衆乃攜矣鄢陵之役晉之勝楚者亦然

祝聃射王中肩　射王中肩而不書王師敗績于某不忍言也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　以鄭嘗大敗戎師故 六年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　[illegible]而驕宜其不終也

八年所以怒陳而急寇也　日卑以是破蔡

十一年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　唐人宗中分應下賁擒是正

十二年楚人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南門楚軍所在故人所必走北門故移軍斷其歸路

孤之罪也皆免之　莫敖既死群師自可宥 十三年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因鄭亂將納厲公也　同[illegible]故

莊六年請殺楚子　殺亦何益

八年始務修德以待時乎　良心

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　遂虞後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疑齊者但爲陳氏

十四年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討背盟而挾天子以臨之

厲公入遂殺傅瑕　懲祭仲也晉惠公亦殺里丕

十八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實惠后

亦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之例

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　齊自僖公二年即與

戎修潛之會及齊桓始伯之明年即書追戎濟西此五

伯攘夷之明效戎以好來恐情中國之大援絕不與通復

追而威之故傳曰不言其來諱之也

十九年鄭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衛惠公之

復入也王人子突救衛以伐黔牟故子頹以衛

師伐周

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居北方識齊之後不先弱之未

可以及遠也故自是年書齊人伐戎至三十年冬書齊人

伐山戎明年六月書齊人來獻戎捷經營十年始成斷孤

竹刜令支之績書齊人僞其役也　夏書齊大災而冬與

伐戎之師于是知管仲之治國能寬民力矣

于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有生之樂無亡之心何得

不敗

二十五年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獻公之子九人唯存

重耳豈非天道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賂外嬖與東關嬖五亦居內

公既不疑爲姬所得使且與三公子之禍非□謀不

得洩也　二十八年

二十二年成季奔陳　觀其如陳奔原仲則陳之于季友

可知

閔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曹　使無虧戍曹與衛同嗣稱也

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以伐楚

名諸侯楚必預爲備預爲備必戰戰則勝負未可知也今

因伐蔡而猝移師臨楚是無備必震恐而後可服也此齊

之得也齊以伐楚名諸侯楚素强陵轢中夏諸侯敢□

必有至有不至前此一再謀伐楚而不果可驗惟牟之伐

蔡則諸侯無所顧忌而畢至因而劫其衆以伐楚諸侯在

其衛中有不唯命者乎雖然非素約也心與力之不一其

何以戰屈完來即與之盟而退唯用其虛聲爲耳又齊之

得也

先君之好是繼　見衆之與己者衆

五年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

少安　楚方僭王猾夏而惠王反欲撫鄭以從楚寧非私

故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之倫不正則亂及上下之

防裂君輔之以晉將晉侯前年方殺其世子從君于昏者

也

六年楚子圍許以救鄭　楚人圍許惠王啟之也齊桓

志于衛周攘夷而王自阻敗之于是乎周之不可復振也

定矣

七年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至齊侯辭焉　齊因子華

是以破鄭然鄭與齊非投懷破之而不能存也徒足爲楚

宋之資且勸諸侯以自封于名爲不順辭子華敬仲之善

相聯勢也又獲令名焉

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齊始爲首止之會本以

正父子之倫今總其罪人以臨之則前後名義自相違反

故曰鄭有辭　鄭之叛以王故也總其罪人以臨之豈惟

鄭有辭亦豈能定王太子哉

八年鄭伯乞盟請服也　亦以襄王新立故

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賜齊侯胙者報其首止之功

也齊桓承之以恭所以爲霸者之極盛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惠

王實使周公命之且曰輔之以晉皆不與桓同心者也故

晉侯來會周公沮之
十五年征繕以輔孺子　陰飴甥征繕以輔孺子有經濟
之才王城對秦伯之詞才智縱橫卒脫其君可謂能矣惜
乎所見不遠惠公之入不能輔以正道至于內外交怨身
爲敵禽使其當如外傳所載狐偃之教重耳者焉至是哉
故處事當先經後權用人當先仁後智也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　陰飴甥之言近于縱
橫獨此語深澀惻惻動人
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　齊桓冬死而鄭伯春朝楚矣悲
夫
邢人狄人伐衞　邢人不念狄之昔殘衞之昔見退盟
主新亡背德即讎與伐同姓其取滅也宜
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　此楚子也稱人諱何不與
夷狄之勝中國也

二十四年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宋本無弟字
二十五年衞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滅同姓者不唯衞
侯于諸侯之中獨名爲者甚之也齊桓公存三亡國邢伯
之功于是爲大衞邢均爲桓公所建盟主死而遂倍之使
齊狄共謀其難衞侯于是背狄人之不若矣
二十八年少長有禮　爲賈下子玉剛而無禮晉侯識師
因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勝敗決矣
二十八年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　晉侯舉賢
任人若此何可當也
子犯曰子玉無禮殺之　既戰而後圖之　子犯長于謀國
先軫長於用兵于此可見
胥臣蒙馬以虎皮　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先犯陳
蔡益偏敗則衆擒又卻特爲楚人所輕其有關心也然楚
人歸疾雖無爭衆故上軍急攻下軍使退勿乘勝卸攻其
堅衆枝僞遁下軍望見其旆堅衆而退也恐楚人知之更
柴揚塵則兵若不能支楚者而後楚之二師盡銳馳之原
御以中軍橫擊楚之中軍左師斷而爲二子玉見二師不
能相救乃收其卒以自完而左師遂爲晉之上下二軍悉
力夾攻于兩偏以身免矣楚師背酅而舍先據形勝故必
使其動而後擊之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是鼓士也而可以濟師　楚人信鬼故曰可以濟師
大人若入其君申息之老何　楚起蠻夷其與中國戰亦
用中國攻中國而楚人不以當敵如是役則以陳蔡爲右
申息爲左陳蔡其所役也申息其所與也陳蔡先潰申息
爲晉兩軍夾攻中軍橫擊復潰子玉即收其卒而止中軍
皆王族未嘗背使羅于鋒鏑也及成王之責敗子玉止曰
若申息之老何蓋申息久爲楚地猶所措也陳蔡之人猶
爲鄖不問矣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不許請隧而私作三行其後遂措
之爲新軍晉文公所謂以蹄知堆者私家勢盛卒至分晉
孔子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諒哉
文六年宣子于是乎始爲國政　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趙宣子之治晉可謂能矣然當襄公既歿遂不免于擇
嗣不定之患復結秦晉數世搆兵之禍趙氏亦幾滅其族
君於是而歎因文之論相難望人不能以易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　是時政在諸侯三國適皆伯主之後
天變之大者非三國當之孰應其占哉
十八年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曰今日必達　借莒僕以發宣公文子之私也辭則嚴矣
君方授之邑臣乃出諸境于是始政在大夫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　書公子遂名惡其殺嫡立庶

以其國外南也曰先君之母弟也而所爲若是哉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納賂不使遂而使行父行
父爲政遂與之共其功也且夏氏賊我矣其無變突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于甲父于許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
桃園之賊兆矣使宣[illegible]功宜于若爲不聞也者所以深結
穿之心也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　大方從楚晉
君又不君也而林父厭賂之求失伯宜矣是故鄭之敗猶
罪之小者也取賂而棄二國試君之賊使二綱淪而九法
斁有王者作林父其服上刑哉
二年亡不越竟反不討賊　亡不越竟猶有待也不惟不
討賊而反得專國君屬之與于弒也其何所逃哉
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晉于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　無公族之實而徒滋他族以逼君六卿分晉始兆

矣知趙盾之謀多術而以自衛也[illegible]
正卿出[illegible]爲[illegible]況公族其餘子公行皆
歸宗乎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盾以中軍帥兼領公行則宅行之
上晉[illegible]伏甲攻之無自發矣人知其不敢以盾加宗
子而不知實據親近之地以逼君也
四年襄公將去穆氏　欲去穆氏懲子公也
八年襄仲卒而繹　襄仲卒而猶繹魯東門之盛也
盟吳越而還　吳越服而莊王得以入陳鄭圍宋敗晉諸
戎和而悼公得以一霸于鄭宋有邊鄙多故可以圖伯者
也反而行之則大若方政齊民晉而行霸已入兇矣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
之　徵聘而厚賄其使明年之秋王人復報聘益自晉襄
既亡雖秉禮如魯亦不復繁戴天子矣此孔子所以進桓

文賊
十年公如齊奔喪　德惠公之定其位故奔喪
諸侯之師伐鄭　宋公伯北六字
十一年晉郤行成于衆狄秋衆狄遂服于晉　衆狄服晉
內[illegible]與甲氏留吁之勢孤矣中行荀氏之武功成子之餘
烈也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莊王入陳而
爲之國不可以分于諸侯乃明申叔時之言遂折納孔儀
則亦宗諸乎討罪之道也夫宣淫于朝尋戮直臣使國亡
主人[illegible]徵舒此而誅之而乃使得返其國以從政何
以懲惡而明陳之宗社哉
十二年楚子圍鄭[illegible]楚子曰偏師陷至師遂濟　厭
爲司馬將往其所而先見專命獻不能請于林父以戮
之乃明知必敗而雖欲分其罪于孥[illegible]趙之使濟其謨林

父以敗因彘子有罪不先戮于殺故得世當國之臣由獻
子始謀求其恐有所分而嘗獨敵于宗社者多矣嗚呼悲
夫
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
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宋諸侯而待以無禮非諸禮之鄭
之不若焉乃不勝也且鄭之役戮倚而失大援故也孫叔
其[illegible]于楚乘之志深矣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晉
以畏楚而棄宋又使解揚許以誑之無威而失信諸侯其
離不解體
十七年郤子[illegible]諸侯伐齊　楚莊[illegible]死而遠[illegible]報齊先既
之怨後社稷之憂郤氏之無後于晉也宜哉
十八年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
者仲也夫　投亂忘器敬宣公薨而季文子乃敢逐東門

氏

義門讀書記　左氏春秋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成元年　懼所難故作邱甲　邱作邱甲　邱伯衰而諸侯無所統壹強陵弱衆暴寡患始及民矣書作邱甲傷天下之無伯也

銳司徒免乎　婦人內夫家何以反不問辟司徒

二年

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曰聽客之所爲是役也非惟國佐善辭齊之廟莊亦素定矣富彊以死爭獻納二字于邊率相反不雖猶敵國之欲則如之何哉　國佐本以賂求成而晉人反爲其正議所屈侮人者還自侮也

其自爲謀也則過矣　至何勞錫焉　其主是時上下銳取而其語何明且直也使復有若子之孫叔敖者輔之豈其有鄢陵之失哉

共王之言如此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致來臣怨二子而謀害楚國不能禁之何哉

爲明者必貴許之以論使漢昭帝能辨上書者之詐而不能去霍上官桀則亦無救于國家之禍也已

三年以君之靈　子所以報也　其皆言也文而有禮忠而能力一句一字皆有義理次第

次及于事　文公之伯也先軫自下軍佐爲中軍帥惟尚德也襄公以後從政者不尚德而以次及尚宜乎其不競矣

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郤克入臣也猶必報其一笑之辱今當兩君相見而反其違辭以辱與國之君其能堪乎且又晨已之君也至于錄而仁婦幸矣

六年說欲襲衛　衛存一卿一大夫同在行間而說乃欲襲之不惟棄信亦多見其不智矣

晉人謀去故絳　晉因梁山崩而輒故遷都以厭之

七年吳伐郯郯成　通吳本欲以敝楚而中國先被其害矣伐郯者黃池之漸也

衛以讒慝貪惏事君　讒慝貪惏有一于此皆足以亡人之國况兼之乎是故楚任子重子反而失伯任子常無極而亡郢

十四年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　凡大夫有事于境外皆稱族所以尊君命僑不在此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亦舍族也蒙上逆女之文也所以尊夫人亦不在此

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弑君之賊也晉侯殊會伏以討之何患罪人之不得乃同盟于戚使得列于會而易逆之晉侯于是乎失政刑矣書晉侯執其殊討賊之義而抵從一已之威福也

十六年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其行速魏武帝之追漢昭烈也過險而不整夏王之救東都也

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楚欲及東師之未至而戰其行速故晉師方臨鄢而相遇

楚晨壓晉軍而陳　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濟之役楚來晉之不備而晉潰晨壓其軍而陳亦掩其不備使之亂逆不可爭退必亂也鄢之戰中軍下軍皆潰欒書下軍帥也楚人猶而易之其謀若曰如此書又不知所爲也已成陳以當之楚先爲之備矣

文子執戈逐之　觀後欒書怨郤至則文子之逐宣子其識遠矣不在其位而露才揚己無補于國而召怨及身可矣乎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爲巢故可望且彼此臨戰各陳而不整軍而不陳皆在目也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　鄭敗而其君先遁楚人覩之遂敗有闘心而退故薄于險而反爲晉所乘也

乎梁有音偏敗衆乃攜矣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楚師猶未甚敗而子重子反二卿相惡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以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宵潰者乎

十八年孤始願不及此今乃天之所臨也　悼公初入其氣象極似漢文帝朱子謂數語便有操有縱

齊爲慶氏之難　至使高國氏嘗也　齊之有慶克猶魯之有僑如也僑如搆季孟于晉有郤犨爲之主而得卒出而盟之齊則國佐殺高無咎鮑牽別其逐慶克雖死慶封反因以得政其右猶人也若是豈非魯猶重禮教而齊風俗大壞不之恥耶

襄公二年孟獻子相公稽首　仲孫不能守周公之典以尊其君而稽首于大國又不能以禮折大國之求而諂媚晉

以供命其不逮鄭子產遠矣其知周之言特合于道而謂之非禮臣則未也

與之脩食　禮食各從其所謂公食大夫禮也

四年魏絳曰諸侯新服　至陳乃不可乎　時方行事于中原而無終迫在與北若則師爲楚爭陳鄭觀其不及也故姑事羈縻戎狄于一時之權計而後王霸名乃用爲口實何哉況戎先納賂以請和亦與届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

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晉言王叔之貳于戎也晉新和諸戎將與楚爭陳鄭又無以辭王之愬故以貳于戎誣使人使王叔而自止且堅諸戎之心也

六年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　遂亦逐子蕩　勝字當讀平聲以爲不勝任而逐之也亦逐子蕩乎之言謂亦宜逐也

九年吾問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晉侯所問者相傳之恒言
姜曰亡是於周易　當以亡是絕句言無是理也
我實不德　何恃于鄭　武子之言宏遠不迫猶有王臣氣味
輸積聚以貸　晉饑故各輸其積以貸
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　會吳者欲分楚之力以爭鄭也乃無故而與偪陽之役以狥中行偃范匄之請晉君親在行間伴不以動而無所爲懼何哉悼公之爲君也持有餘而略不足以彌之乘厲公之後牙世臣大族欲以德服宋而服宋而不知過於苛假則上下之分不肅久將專命而無所忌威權日以下移矣
初子駟爲田洫　子產爲政田有封洫亦因子駟之故而修之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　我將獨進　欒黶違帥先進而晉君不問棫林之役欒命先歸以爲爲射彼固以爲有衆
履之法悼公成之也
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女樂二八　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敝悼公乃不深懲招攜懷逆之道將爲私享其重賂是勸諸侯以黷貨也至是而悼公之志荒矣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惟欲正諸華故和戎以責其力而常竭諸華之有以媚戎狄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莒國台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即圍魏救趙之智也
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　故舍之　晉侯之舍新軍以二子之弱也非知其僭而革之也蓋其入國之初修衆職驟政令雖若可觀而權之下移者不能復收之以歸于上故限于世及之例寧廢新軍而不敢選于大夫之中舉其賢者以使爲卿至此則六卿之勢一定而不可變矣觀其嘉魏絳子之功賞以金石之樂而歸上之蒐俾從新軍以大佐下軍而已亦不能如文公之用原軫也夫撥亂反治猶無非常之才其力固難以及遠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有以謀定衛也　孫林父甯[illegible]大夫而荀偃欲以君行者也其不欲伐衛固宜吾異乎悼公欲繼文襄之烈身爲盟主同姓之國有出其君者不討爲己恥乃偷一時之安納邪臣之說置冠履之義身救而公終遂卑行以開其漸矣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楚之不能與晉爭成於子辛之侵欲也而士匄復賂之及爲政而又重諸侯之幣晉雖欲不失伯得乎
十六年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晉亦僭用禘祀之禮
十九年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歸子蟜伐

秦之役所以彰欒黶先歸之惡也于是士匄將逐盈矣
士匄亦相魯也　土石輕木石皆作二
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　晉侯內有四姬而已亦嫁女于吳且從命亂不遂矣
初臧宣叔娶于鑄　至乃立臧爲　臧紇以少凌長爲臧氏後及欲廢季孫之邪心廢長立少遂失守宗祧甘非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乎
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趙孟始與基于此矣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弭兵則威削于外晉所以有黃池之辱民附于內趙所以能興晉陽之甲
晉人問陳之罪　鄭伯之請伐陳在范宣子爲政之日今新易趙武故復詰問陳以何罪見伐
故不許其叛言違命也　不斥其叛衆而命諸大夫之文

也二十七年
伯有賦鶉之賁賁　至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伯有[illegible]
執衛侯鄭伯爲請而不獲命必待納衛姬而後釋之故賦
鶉賁以刺趙武言執晉政而不辨姓也趙武恥之故[illegible]
不知其剌晉而謂伯有自誣其上
者之薄慶之厚也　及期而厚者亦亡矣所入前弑君之
賊而使自相殘也
遂殄崔氏　崔氏滅于九月慶氏則滅于明年之十一月
二十九年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齊公在楚傷矣[illegible]
之無伯也
三十年無欲實難　至邑將焉往　趙子直不知此義
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　使次己位猶與政也
泰侈者因而斃之　法不廢則制度徒爲文具而不得行
也

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　三年而復之但欲其勿携
己政不爲己甚所以安巨室也
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　魯既留楚命葬復君而效也
時無伯主則小大輸相役而已
繕完葺牆　繕完宗浩刊誤云當作繕守
不立是二王之命也　至雖有國不立　觀孤庸之言則夷
昧將背前約而以位私其子如宋趙晉皆欲再設之情矣
儀之立非衆所歸也宜其啓光之爭以挑禍始之而以篡
弑終之歟
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　萬從晉楚國用不足子產賦者
豈得已乎
六年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士匄當過手御本皆作王正
疏云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
七年夢周公祖而行　周公祖以道之雖鬼神亦無如楚

夷之橫矣然則有能攘之以安中國者豈非文武周公
式憑乎是故大子未背不倍桓文之績也
十三年乃並徵會告于吳　楚靈既死乃敢徵會于諸侯
益政在私門志不在于修伯業也告于吳謀因楚國未定
而弱之
子產爭承　貢之無藝不得已而取諸丘賦爭承庶乎得
以寬民力焉而竟不及改也故制國用者必先正君而養
俗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至昔豈無大國　自昭以前
其辭命猶皆有三代禮義之風至此則惟以利害相恫嚇
流而爲戰國縱橫之術矣
十五年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多言舉典而禁憂
猶已亟而不感未盛本務適長亂亡而已
十六年肯我先君桓公　至敢私布之　昔我桓公一段借

商人之質誓以諷晉卿不當匈奪于小國
十七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杜注天子失官官學在
四夷
十九年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至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二五之出三公子也動以晉土無極之出太子動以得
天下小人之言如一轍
二十一年而不能送亡君　孫鉞以送亡絕句
二十三年胡沈之君幼而狂　至楚必大奔　即鄭子元所
以敗宋師
吳太子諸樊入郢　諸樊二字當誤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文武宋大字本作文成
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至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周之興衰皆歸于朝故其辭有承平之風其爾雅勝于
呂相之絕秦也

攜王奸命至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歷舉攜王
頹帶以指斥敬王
二十八年吾從舅氏矣　從舅氏言其種之不宜子也古
者娶媵皆其姪娣汪以爲嫌母氏性不瞷蓋因不使叔虎
之母之文
定元年春王　未踰年而改元不正之大者是以經文定
無正月
五年子西問高厚焉　右經高厚下有大小二字
六年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　衛爲狄滅
大路少帛播地無遺故言宗器始文公始　子太叔始卒而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遠爲不道至此
九年陽虎欲勤齊師也至已于是乎奇其計哉　田常以此
智代齊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此篇敘事于孔子官稱
名君在會故也
使公若爲郈宰　齊人乃致郈　費郈叛至是郈亦叛矣
墮費墮郈皆因勢利導之也二子所謂遊其彀中而不務
者雜氏既盡殺其牙兵而後亦猶是也
郈邑
十一年使師伐晉將濟河至乃伐河內　齊追以此亡矣
司馬彊之師在外與此同懸殊也
哀七年以吳爲無能爲也　以吳爲無能爲何必復鄭其
本
十二年盟所以周信也至亦可寒也　吳不競矣太宰之
小人也不可喻以禮教故子貢景伯皆施其辭以止之者
對季札伍員當改命矣
十五年成叛于齊　至是而成亦叛所謂方世而不失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無乃不可乎　吳
人不欲以尸入惡其凶也故以不許太尸將命則是吳人
先以凶禮自處折之
二十二年越滅吳　闔廬之殘力已斷于入楚也夫差之
亡力已斃于勝齊也越逆滅之即天下未有能以獨力拔
一國者也

義門讀書記　穀梁春秋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元年春王正月　所紀者魯侯之年春秋魯史也所奉者周王之朔子爲正春始於子月皆從周制春秋天子之事也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建文帝不欲負殺叔父名斯言爲之

毋以子氏　至歸入之變則不可　由此說乃與僖公成風一例　啖氏亦云然

祭伯來　善親親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

二年會戎危公也　會戎於潛傷天下之無王也東方爲義之國出與之會非桓文之作天下其將左衽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何其親也

三年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曰交譏者得經意則失矣然何以致此也

四年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　晉趙盾弒其君可謂以國氏乎曰祝吁者未命之辭也

于濮者譏失賊也　于濮紀實也弒君之賊當聲討焉其

立者不宜立者也　晉不見其不宜立也其曰立者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君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子之也

五年仲子者惠公之母　此仲子自當爲桓公之母

伐不踰時　至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唯其重故不踰時

七年滕侯卒　滕侯卒當與後宿男卒同史闕文耳左氏以爲未同盟則宿男卒又相違反矣若曰宿男不赴以名文理之難通者也未同盟而猶赴以名者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國君無子則當立母弟故必殊之于庶尊也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公弟叔肸又何以云然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　庶則與侯齒

九年聘諸侯非正也　大夫下聘不發例于七年之凡伯來聘者凡伯未及致命也

十一年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　隱既滯滯不決何以脅弒父之兆謀至于十年亦已久也故無正

桓二年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　孔父字諡也　然則字其臣子者乃原因事也

以成宋亂　書以成宋亂見公之平之之爲亂人也

六年時曰同乎人也　同乎人也謂他日忘乎不與其戴天之讎遂援齊人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此注言天子亦親迎擬君甚誤以文王爲天子之証則謬也

九年爲之中者歸之也　爲之中謂魯

十四年無冰　無冰獨書于春則其爲周正也

大室必有兼旬之事焉　釋文兼旬一本作旬趙匡云此旬常爲字　祭事當久辦非一旬所了傳寫者見前有旬字遂改爾

十七年葬蔡桓侯　諸侯未嘗稱侯曰公者不得已而從其臣子之辭也此時蔡人獨不遵舊典而存其實非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注說錫何公羊注甚失輕重不知而作

三年不志崩失天下也　范注桓十五年三月書天王崩而傳云不志崩所未喻范注亦不明其勸

十三年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上左將軍爲大司馬惜未引此

其不日微國也　不日者史失其文

十五年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父母終乃不得
歸寧此傳未詳
二十七年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齊桓雖
有侵蔡伐楚之事然所以致此者非兵車也
二十八年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衛
人不服罪以自取敗以衛及之罪衛也
閔二年不以討母葬子也　不必得經意然思之精矣
僖二年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不以齊侯者嫌以齊侯命
若縣鄙也
僖元年齊人以歸　先言葬于夷而後言齊人以歸為內
諱而仍不沒其實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我猶以夫人之禮迎其
喪齊人則不復以為女故不言姜也
二年衛未遷也　故與城邢異辭

五年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所以便
于文者此也然必合左氏而後本事始見
九年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襄公圖霸之不
終於是見之矣葵邱之會于方伯為盛而列宋子其無政
教亦從可知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公羊得之此亦備一說
十年晉獻公伐虢得驪姬　以為伐虢得之者與國
十二年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為存之不臣
匈奴之議本此
十七年其不正前見矣　重故稱嫌爲辭　所謂惡惡疾其
始
十八年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　宋公昔得
善討亂也自不稱爵之者深助亂也所以其為狄矣
二十一年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　不當并伐

齊救數之
二十六年乞重辭也　重非所乞也　曰乞示譏中國而乞
師于夷公之不忍小忿失其所向背也然天下之無伯至
于投命非所其亦重可傷矣
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不日地遠而赴者不詳
也既滅同姓又狃以其自歸楚之横暴見矣
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言諸侯者諱卿矣
二十八年晉會天王也　言之者此名諱微也
天王守于河陽　先書會然後言王守諱微者至矣
上善以內　故獨言公
三十二年鄭伯捷卒　鄭伯捷不書葬與其合也鄭來赴而
會不合
三十三年癸巳葬晉文公　殽之戰書日葬文公卽以是
月不日則疑二事皆在辛巳故再書日也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內小惡不諱非謂其可
會也人不得無譏于我我可無譏于人乎著其實以示譏
爾
三年叔服也此不卒者也　此非叔服傳誤也
六年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閏月猶朝于廟則凡月當告
朔可見書此者以見後此不告朔之非以為可以已者殆
失本意
九年葬襄王　襄王獨書葬蓋自是各始會葬焉爾踐土
之盟河陽之朝恐可少之譏
十四年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言同者傷大夫會諸侯
抗然若等夷無所忌也自此政在大夫矣政在大夫此夷
狄之所以得肆而楚遂入中夏盟也
十五年諸侯盟于扈　諸侯既來徵會盟又來告公雖以
有齊難不與猶因其來告而書之既不與盟則不復悉知

盟者之爲某國故略舉其興也
宣元年遂之摯由上致之也　由上謂稱公子遂之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本欲救陳畏
楚不敢往伐鄭以牽制之言晉師者稱上之辭亦譏政在
大夫示使諸侯與之齊也
十一年楚子入陳　復書人者甚不以義終故著其伯討
之不光也
十二年葬陳靈公　楚子入陳陳幾不祀書葬靈公爲楚
子之悔過陳得以復延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者同畏楚也
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諱附夷狄以虐上者之
後故不言師師會圖宋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　書四卿者著

政逮大夫不相統承
嬰齊亢也　嬰齊亢而書公不與前侯處父同辭者恥但
中國無伯欒書之臣得亢列國之君不在公也唐趙氏則
云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溺亦書公會鄭瓦
晉
十五年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於時更
有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衛𧸘非疏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日葬不亂故危之也
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會于沙隨既不可以示人爲之又
繼上文故不復出諸侯也
襄二年曰宋衛與之也　言大夫當刺而宋衛不當刺故
與之也
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書執行人譏其不能申伯
討衛逆君之賊而但執其使也

非大而足同焉　此傳文義殊晦後考石經乃知爲字誤
本與字耳宋本亦與
二十七年溴梁之會至晉趙武爲之會也　中有衛甯喜事
又至者非一時爲重叙文繁故經以諸侯之大夫該之不
如傳所云也剟去氏義同左氏亦繁
二十九年其名成尊於上也　賢者不名然對其子而言
則不得不名矣故曰成尊於上也
昭四年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封鍾離與閽
十一年何爲名之也　故謹而名之也　楚虔弱爲弑君
之賊而又行誅故不與其討　此注與傳違及其論亦當
十三年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虔死于外不得其日
不日者從其實也
十九年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　止未踰年而死則
許公之葬或在止既死之後與賊在而不能討者異故書

葬敵
定十二年何以致伐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下年齊侯
次于垂葭蓋數成見脅臣黠外援以抗君命故以圍言之
如二國也

義門讀書記[illegible]春秋

義門讀書記　公羊春秋

長洲何焯屺瞻

隱元年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至王正月也　穀梁不解王字為疏此云文王者本之文王既殁文不在茲之云也劉知幾云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謂攷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豈知已不外此傳之中乎

大一統也　後世正統之說出于公羊

母以子貴　以子貴謂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也

曷為稱字褒之也　字不若子未命姑書字也

克之者何殺之也　勝之而未殺故曰克傳非也

何以不稱弟當國也　不弟者鄭伯不以為弟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兼之所謂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二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　身為宗子而又無母故辭窮也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子者衍文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　夫人子氏者桓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桓未成乎君也

二年宋公和卒　惟宋公之卒書公而他國則書侯伯子男者自我正其名也葬則他國皆書公既從主人而因以不沒其僭稱上公之實也吳楚之君不書葬民無二王不得復從彼國益誅絕之義也

吾立乎此攝也　自宋魯之禍相仍而攝之道廢攝主廢政在大夫之由也

四年翬者何公子翬也至與弒公也　隱與桓皆先君也於桓不得不諱則誅翬不得不嚴也翬之罪既不可以質言貶於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于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求其故所謂微而顯也

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書葬善其能討賊非譏過期

考仲子之宮　不祔于姑故別立廟

初獻六羽　因考宮而獻六羽別而言之者考宮宜也六羽僭也先書其善後譏其惡所謂婉而辨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至一相處乎內　此說獨見于此

六年狐壤之戰至諱獲也　事在隱即位前非諱

七年何以不名微國也　不名者史失其名

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書者當以其不時然傳意有可採

十年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桓三年書公子翬故

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仇牧荀息不書字孔父書字以祖考故也

何賢乎孔父　善其能與君共存亡故累其卑而書字以旌異之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　器為無情之物人能於人相亂於世

五年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代從政謂子攝其官　於世卿之中又失職焉者仍叔之子是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書正月烝者以其為周時也此宜烝下則譏亟常時不書獨書之者以正其失常者也

祭公來　或稱祭伯或稱祭公時王進退之也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書祭仲命卿則予其賢也

十二年姊與鄭人戰也　下年二月復會鄭伯與四國之師戰則二傳言與鄭人戰為無據當從左氏

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故書字以嘉之况非也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此夷狄之用夷狄之禮也注宗
不當朝桓失之
十八年君子辭也　言君子之怨辭也共賊非君所得辭
莊五年君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此所謂內大惡諱
注指下文王人子突謂避王書其非也
六年不得意致伐　上雖諱之而仍致伐以顯其實
齊人來歸衛寶　左氏因衛俘深沒其文諱取賂以犯王
命使若取所歸者乃前伐衛所獲之俘遂衛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　書齊人者見魯受非主我後
分齊利以殺內惡也
八年非師之罪也　傳意謂非師病而所以出者則病也
九年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下言取子糾則明是
脫文
其言入何篡辭也　入者篡辭也糾篡之爭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經意惜伐齊之師不用于
襄存之日而反于喪之既亡勞師欲定僖嗣非例失正故
獨書敗傳似失之
十二年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鄒不繫齊所以成叔
姬之志叔姬一婦人能植其節隱然若紀未亡也
十三年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以非兩君故不盟于
壇上也
十九年諸侯不再娶一不再娶者恐後夫人危嫡子爲宗
社之禍
二十年齊人伐戎　魯不與師而大書之嘉其能殺中國
也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不言月譏公之忘其在二十
五月之中也
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本譏忘哀而舉親納幣皆大惡

諱但因事以見意也注謂不譏喪娶舉淫爲重非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人方有喪而行嘉好之事故不稱
使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知有禮義威儀則人之也
公在外也　在外故不書來朝
二十九年何譏爾凶年不脩　築邑脩廄皆荒政也其譏
者與告糴同例然則于此無之者其得罪于百姓益甚矣
紀叔姬卒　申其志節也
三十年鄣者何紀之遺邑也至盡也　觀此知樂生不取
二城之意矣
三十一年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傳未必合
三十二年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不書葬者賊不討
也與閔公例同
閔元年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季子力不逮爾此傳進退無據
冬齊仲孫來　前書公子慶父如齊後書公子慶父出奔
莒中間復入不見于經二傳以爲慶父者近之蓋之齊者
既外慶父亦遠桓公爲伯主不能遏亂萌于早也　左氏
以爲齊仲孫湫則從下書高子來盟之例兩存其說可也
以春秋爲春秋　以春秋爲春秋者據經以解經也注謂
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記爲春秋恐非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久得定魯故不月
僖元年上無天子至則救之可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
倦聖人之不得已也
二年乃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前已書狄入衛則
此非爲桓公諱也穀梁得之
曷爲爲桓公諱至則救之可也　義同而復舉之者如詩
人之有詠歎所以見春秋之不得已而作

葬我小君成姜　上不稱姜氏者賢[illegible]之也此仍言哀姜者從其實

四年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致伐楚者大其續也楚於是始懼中國故又見于詩之頌月者見其役之重注謂危公之久非也

十四年曷爲爲桓公諱　至則救之可也　存亡國死君難爲曹反覆再三發例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故不繫晉

十五年晦者何冥也　春秋不書晦故以晝冥釋

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　是一作提釋文徒兮反若經本作是則不必注且明其爲魯語矣初學記晦日引之作提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　僖書邢人則不得不書狄人桓爲之辭也邢衆親即狄啟亡國之釁使與狄等乃所以誅邢也鄶公以爲狄稱人者善能救齊恐疑繫

十九年叩其鼻以衈社也　山海經傳引此作叩其鼻以衈社音釣餌之餌皆不見于釋文許氏說文亦無之

二十年西宮者何小寢也　終前則故夫人傳

齊人狄人盟于邢　亦相爲之辭齊無能繼桓公之志者義自見也注謂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恐非經意

二十一年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然則下釋宋公之釋亦諱中國見釋于夷狄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上不書楚子執于獻捷者其實

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　此爲中國諱不爲襄公也

公會諸侯盟于薄　言會諸侯者諱背中國會夷狄

二十三年何以不書葬爲叛乎諱也　不書葬即楚背宋不會其葬傷中國之無人也

二十六年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外內同辭若敗

郎夷

二十八年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　大其能救楚討夏之郎夷者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時溫地已入于晉則是致天子于其國中後世所謂挾天子以令天下者也故以天王自狩爲文明非晉之所得私挾也　如陋儒則先書王狩矣此聖人之權也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言及者元咺首禍也注謂是下大夫別尊卑誤

三十一年猶三望　三望當定從鄭康成之說魯既特郊何以獨祭三者也

魯郊非禮也　謂之郊者地在郊也注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非

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天子祭天與天爲體也諸侯祭土與國爲體也

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　三望穀梁注言泰山淮海者得之河非所祭也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桓公城楚丘文公則聽衛之遷帝丘顧私怨而誅夷狄之辭則城濮之戰豈出乎天下之公義哉書此者傷天下之無伯注言惡衛畏人非也

文元年會葬禮也　此注中論親親尊賢甚備但恐于經意非要

二年先禰而後祖也　此禰祖二字倍說　僖元年傳此非子也臣子一例則不爲昭穆但不得先之耳詩云莊公之子孔子取之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注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

苛行至卑事失節之義也按大夫者恐因成風為奚失禮
六年是月非常月也　此傳與左氏歸餘于終之說不同然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明不可在冬時矣則此說為長
七年以前外也　注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咎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按注甚謬時晉未立君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　以其名遂故不言遂而君其名
九年以諸侯之踰年即位至三年稱子也　傳文殺轉當以此法參互求之
十年臧孫辰卒　自莊二十八年書告糴于齊至此凡五十年
十二年子叔姬卒　其稱子先君之子也
其貴奈何母弟也　母弟猶女弟亦貴之

以為詐變也　子兄子貴也　此與能悔過不相蒙
河千里而一曲也　注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則河曲地
按此兒戲之語
十四年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　貜且也
也注以為邾婁再娶二子母貴同故惡非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　商人既公子淵其
弒其君之子文義復申相亂故從成君之例
十八年秦伯罃卒　按此是康公注不稱公未知何據
宣六年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　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按宋督鄭歸生齊崔杼不復見于經者無事可書猶公子翬如齊逆女非復見乎此公羊家之曲說也
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　愬即自愬膽驚之貌再拜則知過之意故下曰心怍

八年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熊氏楚女宣公即位公孫子以宣公為僖公子異聞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　不書葬者晉不會也時楚方盛晉事皆怠
十年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如宋之歲將
十一年此楚子也其不與外討也　稱人者討賊之辭也雖外討夷之乎稱國以殺賊入陳不誠而於殺徵舒為義乎
十二年大夫不敵君至而與楚子為禮也　大夫不敢君此則夷夏之辭也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寇者敵國之辭注謂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升也
十五年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此漢書所笑義故上也

成元年作丘甲　注解作中不合
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大夫敵君不貶者曲在齊也
齊侯使國佐如師　書齊侯者對郤克言之齊既悔過臣不可以敵君也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至盟于蜀　方與晉伐齊旋背晉而與楚其失在內故先書公會嬰齊而獨于下盟正其罪夏之罪
十年齊人來媵　伯姬獨三國來媵冤宋亡者之後其書則為錄伯姬也
晉侯獳卒　不書葬者楚人方強魯不會葬傷中國之失霸也
十五年臧宣叔者相也　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

猶行相殺之誼
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注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弟無後兄之義自大夫言之也大夫之生也不臣其兄弟則死亦不得以爲子
夏六月宋公固卒　不日者譏赴者之緩
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爲主會吳于向　獨上匄公孫蠆書名詳見餘皆非卿耶
二十九年公在楚　前年十二月書天王崩楚子卒天王崩而不反楚子卒而公留所以譏公且傷中國也
爾殺吾兄　季子以其不殺爲仁季子聽殺光則討賊也力不逮而去之不懷其寵祿亦庶乎能潔身遠亂者歟不從爲仁則公羊子或未盡也
昭十年齊欒施來奔　晉者齊之訛當從左氏

十二年晉伐鮮虞　和戎三駕所以復伯楚虔橫而顧伐鮮虞所以失伯也
定六年二名非禮也　東漢禁二名本此
十二年秋大雩　微此則主人正有放過不事事爭也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邾婁子新來奔喪而二家伐之無已所以深著其無君非譏冀公之替其恩也
三年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于此小國皆卒日葬月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三年此晉魏曼多也　二名非禮也　不譏于七年春之侵衛而譏于此何哉然則魏多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此孔子所親見何爲但書春而不月蓋天心之仁愛無往不復麟之出也因亂極反治之辭孔子道雖不行於一時猶以望之來者春秋始終以春亦猶易之雜卦始乎乾而終以夬一陰決去而爲乾之意云爾恩聞之師說如此蓋服膺而弗疑也
反袂拭面涕沾袍　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歟

義門讀書記 史記上卷 汲古閣本

長洲 何焯 屺瞻

史記集解序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無於識古人也何論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者皆逆理非毀周孔至於無父無君門而闢之可也既有文詞則有出入理宜斟酌其言則雅馴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固曰一何容易且所云亂道者正謂班固之論也游俠貨殖之傳詞旨激揚有為而言之其志有可傷者孟堅之言固為正論然亦未免深文至於先黃老後六經自是史談所論談當文景之後崇尚黃老者雖萌也至遷則不然矣老子與韓非同傳仲尼為世家自序言繼以紹人云云此言豈儒不及黃老父子自不同班孟堅揚子雲言無分別黃亦未審耳子長考信於六藝奉之以著書遷大必稱仲尼一昧昧然也云亂道何耶至於班固不好自非失心病然何至出此語哉亂道最文字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宋景文信史記亦於六經異屬攝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其道理一何掎摭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誠所不免然索隱已詳之矣　太史公識秦漢間攻戰形勝顛詳而於五伯制模即不能衆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有不朽故從略耶

五帝本紀　鈍吟云黃帝始制文字宜始於黃帝也厯有五帝德書有二典史公據以為書

藝五種　修神農之善政也

淳化鳥獸蟲蛾　蛾古蟻字

帝摯者放勳以下云云　鈍吟云左史紀帝嚳春秋左也春秋傳以釋鄉太史公合而一之　又云古文何書出孔氏家得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詩書選從安國問書所載多古文又何書多古語不易通遂所載則易其本字即太史公之書傳也攻錢之似未得其旨

日中星鳥夜中星虛　春言日秋言夜順陰陽之道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云云　鈍吟云此據孟子則諸家異說自廢

而華父曰瞽瞍云云　世家亦倒敘

舉八愷使主后土　天官者相之職舜自土之八愷主地官也

詩言意　詩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孝陽國亦後漢書花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時相傳諱改或為此志字其亦後漢人之所改

歟

北發西戎析枝渠度氏羌　氏疑當作氐

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　曰姒姒云者其後子孫多遂以爲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學者多稱五帝至末　鈍吟云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明矣

孔子所傳至儒者或不傳　太史公本此

夏本紀帝曰治水及岐　雍成釋而貢惟以漢地理志為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田中下賦貢作十有三年乃同　鄭注以貢作何

殷本紀湯崩壯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為御史者

祖已曰王勿憂　殷之及于多曰祖某此祖己疑王之兄弟其下云祖伊亦仿此孔氏以祖為其氏而云祖伊祖己

之後恐非也
封紂比干之墓三句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
父此傳寫之誤
周不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闕立子爾闕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者闕　者卽衆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從書序作三百人千字不知何時
謬改
自棄其先祖肆犯不答　犯作祀
號曰共和　鈍吟云共和周召相與和而修政也不必如
汲冢竹書之說
積而去之　去一作藏
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　雖六經皆設之亦當時直詞
周都洛矣不得無據

秦本紀　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爲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
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抑叙晉楚事爲多讀戰國之世
秦已盡取周地制羅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
之遺制也至始皇并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
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爲二也
其賜爾皁游　游當作斿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南鄭依秋戰國時屬楚
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虜其將屈匄　匄作匃
武安君攻皮牢拔之　一本無君攻二字似脫
秦始皇本紀呂不韋徙於郢　郢當作君郢上所謂君國
昌平君反之於郢汝下項燕得立以爲王也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第九爵也
刻所立石其詞曰　詞俱有韵

發北山山石椁　椁字疑衍
乃寫蜀荊地材皆至　寫當爲輸寫之意逝其材也舊作
寫放解恐非
自琅邪北至榮成山　亭林云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
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
卽勞山盛卽成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
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
上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
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
榮成山弗見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及前代地理
志並無榮成山余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
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
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并盛之
名从山目榮之號今特正之

贊楚師深入戰于鴻門　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以下對前偉得中論說
夫并兼者高詐力以下　承上攻守勢異而歸咎之　鈍
吟云史公以賈生雜言一句全載過秦論三篇劣是一格
其先列第三篇者論始皇也與處始皇自以爲二句次列
第一篇者論秦之先公應贊中與已西戎等句未列第二
篇者總論其人勢趨到二世結耳
項羽本紀　鈍吟云自秦亡後天下之權在項羽故作本
紀班孟堅漢書項羽與陳勝同傳與太史公不同按當時
羽實主約漢封巴蜀猶爲之也故太史公用六王之例列
于本紀
江西皆反　江西猶今言浙西
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鈍吟云自此一路往西擊
秦篇中東西二字是眼目

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　一路向西此引而東暫以兵
敗也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自此東歸
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　王各就國　鈍吟云楚兵初起
發在亡秦須立六國以樹黨六國立則秦已失天下獨有
關中耳秦已滅則患在諸侯盡從故王王惡地羽之謀也
此亦有不得已者但不知相交處此當何如耳馮氏亦
成敗之見也
乃其殺勢　其字誤
高祖本紀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　一本無軍字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兵至大敗垓下　項王大敵
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
惰也却者還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
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亂而以衆乘之項

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既
動則繞出其後矣漢書無之
皇帝在後　皇帝二字史駁文也時高祖尚未即皇帝位
呂后本紀太后封大臣　封作風
贊　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
在其中矣
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　一循漢書作修是也功下無
臣字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句　亭林云漢書多有食晦者爲
晦朔參差之失其云十二月望日又食此當作月耳
故夫馴道不純　馴古訓字
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　言外可思並見補武
紀之謬
三代世表蓋其詳哉　與下蓋其愼也以詳愼二字作關

于是以五帝繫諜尚書世紀　諸本尚書下有集字
六國表或曰東萬物所始生　萬疑作方
秦楚之際月表然虞在位　虞作後
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大字上脫一非字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以東薄海
號爲作鄂
小者不軌于法　于作子
要之以仁義爲本　仁義爲本言當不失親親之仁意以
至于孤立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信武劇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　陵漢書作漢
淸陽　漢書作淸河二千二百戶

孝惠六年十二月甲申共侯呂臘元年　呂作召
律書兵由人起　所以捐社稷也　此下皆荀子
故以吊利兵　凡刑錯而不用　以下本荀子議兵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　千流漢發也　以下又本荀子禮論
樂書後人以爲太一之歌　與下天馬二詩向漢書禮樂
志所載也稍節其文耳
此亡國之音也不可遂　遂小字宋本作弛
律書雖免所頒動亦耗病　耗作秏
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　降作除
孰能在天地之神　在作存
天官書隨北端兌　兌漢書作銳古字通
右四星曰天棓　四作五
輔星明近　輔星漢書作附輔
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羅下漢書有列字

三曰九游　游漢書作斿
下有四星曰狐　狐作弧
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　下曰字作日字
其趨舍而前曰贏　趨音聚贏作嬴下同
右行在寅　歲德所在
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　居字疑衍
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　音字小字宋本作晉
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　下曰字作日字
心爲明堂營室廟也　營作熒
填星其色黃光芒者曰黃鐘宮　小字宋本光作九者作
音
熒惑以梓　惑作囧
然色大圜黃梓　梓與梓一字
出而留桑榆間　注正出桑日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

千里　按舉曰作與而言而字衍
殃其下國　疾漢書作病下同
太白其曰過參天　曰作日夭作天
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　曰作日
當出不出是謂擊卒　擊作擊
右數萬人戰　右作有
後至先去前從皆弱居軍不勝　軍作運
國皇星大而赤　注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按
氾上脫一志字
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　及下脫炎火二字按漢書亦
無炎火二字今從柯氏本增
千里有桑榆上千餘二千里　上千字衍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　王朔人姓名其氣者見李廣傳
四始者候之日　日作日

西北戎狄因　注爲戎者按者當作也
天之五佐爲經緯　經字疑衍
贏縮有度　贏作嬴
月變修刑　修作省
父修穰　次上可其字
常大赦載　何未詳
二曰以辰　未詳
封禪書而幽王爲犬戎所害　害作敗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　畤作時
嵩高泰山也　山下脫一者字泰作太注同從汲古後人
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楊雄河東賦合也
遂以十月至灞上　灞作霸
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秦自以水德爲
帝則自當之故不立北時耳

司命施糜之屬　糜作麋
九敬鬼神之事　事作祀
上有古銅器　古作故
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　砂作沙下同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上林有鼎湖宮名漢書楊雄傳南
至宜春北胡宜春是也湖當作胡故今起甘泉而行
石內史界史記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閺鄉絕遠且無行
宮
壽宮神君　小字宋本無重四字
天下城然後入　城小字宋本作仮
聞者河擊陛闕縣不思　思作息
不是不發　發作發
卿有札書曰　札小字宋本作禮
則太史恭以指以代國　太小字宋本作大

獨見填星出如瓜　填當從漢書作塡是故下云信星昭
見也
春至鳴澤從西河歸　鳴小字宋本作明
河渠書　鈍吟云水患莫大于河故最詳兩川莫急于漕
而民用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脈復井井
山行即橋　注一作欙　欙改作欙
入于勃海　注河從東郡更注勃海　勃作敦下同
岸善崩乃鑿井　亭林云岸當作𡵕漢書古今人表唐岸
賈作唐岸賈是也師古注謂山領象人之㬥額者非其指
商山者尤非劉攽已辨之
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注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填小字
宋本作通
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　堵作諸
東海引鉅定　亭林云東海疑是北海之誤按地理志齊

郡縣十二其五曰鉅定下云馬車瀆水首受鉅定東北注
琅槐入海又于乘邵博昌下云博水東北至鉅定入馬瀆
而孝武紀曰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
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計其道里亦當在齊去東海遠
矣溝洫志同
平準書　孝景時　孝語增修矣　漢治始衰于景帝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武帝侈心自楚士導之
率十餘鍾致一石　注鍾六斗四升作六石四斗
獲首虜萬五千級　所獲首虜皆以一爲十上虜死者十
餘萬則實數也
天子乃損膳　損膳與上侈靡對
廢居居邑　註服虔曰居蓄于邑也殺小字宋本作殺
錢益多而輕　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如說是贅說非也
二曰重差小　曰下脫一以字按小字宋本無以字

三曰復小橢之　橢作隋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　式亦欲爲傚名邊而
用之于縣官耳
然不能相自出　不能相自出者皆聚而奪徙也
湯奏也當九卿　也當作當與
于是商賈中家　于用告緡矣　始之以重斂繼之以奪攘
其貧者既爲盜賊富者知不可保亦爲不終日之計武帝
之不亡者賴祖宗休養之澤深耳
命曰株送　株送當從注應劭說此本二字如說非也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　漢書作欲留留處之字乃寫作
二縣傳漢作之
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　伐作代
一國之幣爲三等　小字宋本作二等
吳太伯世家　吳使季札聘于魯　鈍吟云譯齊子事太史

公之志也史記嚴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
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爲知
太史公也
齊太公世家　鈍吟云太公之事仲尼不言諸家不同太
史公所欲詳略得宜後人不能作矣　又云宋人論三代
時事以意見揣摩安得如此妥直
左杖黃鉞以下云云　鈍吟云載今文尚書泰誓太史雖
學古文亦不廢今文
與太公作此泰誓　鈍吟云按尚書不言太公惟此泰誓
自之與詩相應
釐公九年　此下見春秋
桓公元年春　齊桓公也
管仲病桓公問曰　十三子專權　鈍吟云鮑隱朋亦見管
子然管子云鮑叔不可按鮑叔先管仲死不得管仲病時

倘存也太史公不以爲然故不載衆明語耳
桓公十有餘子二句　鈍吟云一總以下敘五公子爭立
其實亦如亂絲太史敘之條理秩如也
避齊亂故在衛　五公子事至此完
闕出有亂焉　陳完世家以爲二人
太史公曰吾適齊云云　一贊具論齊所以強
魯周公世家　前據尚書後取春秋
武王克殷二年　已下事詩書所載注家參錯不同此據
又不同
卜居爲曰告　告作吉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　假　與左傳不同
贊詞妙在先引孔子二句　鈍吟云魯有春秋經故所
論止此其後得失不復言
管蔡世家　敘事錯綜甚密

與曹子乘徒七十人　子作十
曹叔世家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鈍吟云世家書魯
隱公立春秋之始也
衛康叔世家　敘莊公處不同毛傳
晉世家十年代千畝有功　代作伐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已成人矣　重敘起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　至　族滅之　鈍吟云微與左氏
傳不同此略也左氏云趙武畜于公宮與趙本紀亦相同
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　至　爲趙後　鈍吟云此
言事後再立趙後非作此句也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敬侯當是
烈侯
楚世家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春秋止此
鄭世家於是與惠惠王歸　當作周惠王

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　犕作服
楚反鄭晉兵來救　反作伐
趙世家　鈍吟云太史公敘事皆有牴牾者皆兩存如周
本紀依古文尚書齊太公世家又載今文泰誓所謂疑以
傳疑也有大事有他說不容兩敘者則之史闕文也見本
紀不能有所折衷者則附于吳太伯世家見之趙世家言殺
趙朔者趙盾之事與左傳所略然此趙氏之大事必別有所
傳趙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獻必有可考太史公時書不存
者多矣遂謂之妄可乎如此事趙氏所由不絕得以大于
後世者有其文何得刪之後世之輕議古人可恨也按程
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然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
非其實也先翁謂太史公去春秋不遠趙國亦必有史是
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
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

德宗以後人其說皆寔爲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
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　初疑載秦穆公趙
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略後思之要非無謂飛廉惡
來之後自爲如此天道尚可問耶載之以見事有不可知
也史家始用亦難爲行數罪者道矣
願當上時伐戎爲代及于成載　載作戰
未有秋其君　史家之書法也
百姓之政令歸于趙武子　武作文
秦晉侯于諸侯　侯作俠
周王所以賜史氏　賜作聽
聊秦將而攻伐　伐作代
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云云　蘇秦合從不識
世家
兩地無非而再尊之國　地作弟

贊務顯得同衛之係乃若乎 則此呀惜深痛之詞識之
者俱非
韓世家 公子咎公子蟣蝨 蟣蝨田蘭作幾瑟
田敬仲完世家 以田完制名所以別乎太公之齊也
故陳知不得已 知作完
田乞成子常立 立作止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 按前已云殺
監止此誤衍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 長子作子
長
救韓趙臣擊魏 臣作以
孔子世家 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
說 三晉田常至被囚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
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

以盜憝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
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黎矣
已而十餘年與是反身 總提
孔子生鯉 [illegible] 本 [illegible] 世家
陳涉世家 鈍吟云陳涉起自謫戍半載而敗何與張耳
陳餘而爲作不當爲世家者也然亡秦之侯王將相多涉
所置竹頭梁木起以天下之命制于一人之手此爲世家
太史公之旨也
外戚世家 鈍吟云通卷皆言命 又云此本六藝言紀
以之際係天下之興亡此正言也而淡之諸后致不由德
特言命以忘感慨文有煙波
益難言之也 鈍吟云妙在此句不然與上文不相值矣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二句 此處似不宜斷
漢興呂娥姁 鈍吟云已作呂后本紀此只略敘與班書

不同意
非天命孰能當之 自前敘至此是一篇文字
與后母子母寵 下母字作毋
長公主欲予王夫人 予作子
荊燕世家 澤以將軍擊陳豨 豨下一陳字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 宰作幸
太呂欲立呂產爲呂王 太呂作太后
代王亦從代來 因句 與齊世家不同
齊悼惠王世家 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太子 太子作天
子下太子復令亦作天子復令
留侯世家 有一老父 乃太公兵法也 鈍吟云使歐陽
公敘此直云遇一老父授以太公兵法二句便完矣安能
如此嫵媚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出黎原見因此生意

絳侯周勃世家 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立武爲絳侯弟
之次猶其不能事少主
絳侯氏後 氏作侯

義門讀書記 上卷 史記

義門讀書記　史記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伯夷列傳　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人有行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章難遺家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巳一曰闡幽積仁潔行卻窮餓窮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是巳

太公曰此異人也　異作義

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　至　因而去之　一部管子數行盡之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鈍吟云以一心事三君晏子之節也此一句大有關係

贊　鈍吟云不傳內事亦出管子但不敘其書直撮略其行事文其自叙觀

老子韓非列傳　霞川云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隱者不得今合爲之凡見其奇近時刻本每人發除題必小司馬之謬也　鈍吟云道德之言流失有二莊子放蕩晉人尚虛浮而亡中國刻劾秦人尚刑名而亡太史公以莊子申韓同傳有旨哉小司馬不知也

虛目謬　此論目睹亦論目洞燭之論并易名也

而遂去至關　抱朴子云遇尹喜于散關或以爲函谷關

申不害稱本于黃老而主刑名　刑作形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亦作形

人或傳其書至秦　傳作得

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越春秋云武吳人也

吳起篇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二魯字衍

伍子胥列傳　鈍吟云孟子疏有西施事引史記今本無之知此書已爲宋人刪削矣按孟子疏乃南宋一鄙武士人僞作非北宋孫宣公爲之恐不足據或所引者他書誤以爲史記亦未可知也

彼見求之并禽　求作來

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閻云三十下當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

曾蔵字晳　霞川云按蔵古點字聖門有二蔵曾蔵公西蔵奚容蔵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霞川云月離于畢他書有明言其故者此不明言益妙處正在不說破

商君列傳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　座諸本俱作痤

蘇秦列傳城方二千餘里　城作地

拔衛取淇巷　巷作卷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　至　豈可同日而論哉　霞川云所以君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衡人者　至　願大王孰計之　霞川云所以言衡之害實擇而不得之意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　案索隱幕字絕句頗疑仲云斬字絕句謬也

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　秦作奉

封曰凡天下戰國七　封作對

張儀列傳秦西有巴蜀　至　此其勢不相及也　得蜀則易于衆楚古今形勢同也

陳軫爲上以其言然　上作王

穰侯列傳首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　此武安與應侯不平之根

王翦傳始王謂之　王作皇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　亞夫師之以破吳楚仰爲世之
黥布亦然也
王翦而　翦作翦
孟子荀卿列傳　鈍吟云此篇總敘諸子前篇言老子附
以莊生申韓不同老子于諸子且窮其流失也荀君泰之
所以與仁有事業故別敘孫子只敘其書申子事不詳其
與韓子同論小司馬不知也
作王遂　王作主
淳于髡篇豈蒙人不足爲言耶　是作足
荀卿篇楚有尸子長盧　長盧一作長廬正義曰長盧九
篇
阿之吁子焉　吁別錄作芋子
孟嘗君列傳嬰卒謚爲靖郭君　李林云以號爲謚猶之

以謚爲好皆猶初時人語也呂不肯傳謚猶帝太后與此
同上泉賦言傳謚爲渭濱公亦是作號字用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本無將字
平原君虞卿列傳門下髮者至平原門　髮作躄
虞卿篇趙王召樓昌　李林云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
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
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耳
開關通弊　弊作幣
魏公子列傳　于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爲國
之存亡所係也
偏贊賓客　偏作徧
而公子親枉車騎　枉作柱
如姬資之三年　資之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春申君列傳上又割濮磿之北　磿新序作懋木一字

磨乃傳寫之誤
其于楚王之爲帝有餘矣　楚索隱本作禁云楚誤
左施以東山之險　左作王
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　黃歇滅魯殄周公之
祀卒就誅夷固大逆也
范雎蔡澤列傳傳其割棄也　聞應劉大蔡所謂棄之人
索隱之說非也
贊范雎蔡澤所爲一世辯士　世作切
樂毅列傳襄子使樂乘代廉頗　伐作代
贊其本師曰河上丈人　本師稱河上丈人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篇趙奢曰胥後令邯鄲　邯鄲二
字當爲欲戰
李牧篇滅襜襤　襤作檐
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爲附兩篇之辭哉　徧作偏

屈原賈生列傳漁父見而問之　鈍吟云屈原漁父皆寓
有是人非若後人文字之寓言也
賈生篇　鈍吟云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
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幷重其詞賦與漢書異意
而賈家最好學世其家　家一作世字
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云云　卽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
生哀之也爽然自失亦謂賈生見不下一語合爲無盡
呂不韋列傳見而悅之曰　悅作說
刺客列傳曹沫篇　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
無此風也見魯又曹義之圖于
聶政篇重自刑以絕從　按徐注絕從讀如字
荊軻篇彼有善有不善　彼作被
李斯列傳而胡亥太子卑賤　而作故
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云云　始皇有子二十人而無尺地

之封故其後趙高得乘其孤立行其易置扶蘇之謀其禍
固始于李斯破淳于越之議也詳敘于始皇本紀中而李
斯傳復備載始末正爲後半血脈
遺胡亥各奉書賜扶蘇與上郡　與作於
故吾願賜志廣欲　賜作肆
謂之爲桎不亦宜乎　桎下有梏字
先生之時　生作王
蒙恬列傳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從作車
嘗用荊朝之謀而倍秦約　朝作軻
張耳陳餘列傳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云云　鈍吟云酈
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爲誅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
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獨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
陳王初起處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
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槩論也其勢變不同耳

張耳與陳與相見　陳與作陳餘
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　問作聞
陳餘多說項羽曰　陳餘下有客字
念諸侯無可歸者　者下有曰字
留傳趙王　傳作傅
今王事高祖甚恭　此與下高祖二字俱誤當從漢書作
皇帝
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爲樂昌侯　爲上有壽字
黥布列傳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亭林云當云使九
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其稱不一
淮陰侯列傳廣武君季左車　季作李
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　聽作輕
未至井陘口三千里　千作十
止舍夜傳發　夜下有半字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六句　鈍吟云信所將非素
所拊循也兵不爲用與驅市人同耳戰鬭之後兵猶得兵
諸將灌嬰曹參之流百戰之餘非真市人也故背水而陳
得以用之若市人也有相擠而入水耳烏能使之殊死戰
乎不可不察也收魏之事太公背水向山故信學之也
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　鈍吟云破趙立張耳
撫之破齊亦不得不自立時齊王尙在楚兵雖敗齊反覆
之國非王無以鎮之信亦實語也
漢王出成皋一段　鈍吟云漢使至韓信必有詔驗故漢
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
非他國敵人所能爲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
范陽辯士蒯通說信　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
通一傳互異
漢王亦悟　人見漢王輒悟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

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乃諫乃許之如是而已
時乎時乎不再來　無下乎字
韓信猶豫不忍背漢　鈍吟云韓信自負其能已據千里
擁強兵漢帥忌之無如之何且忠信而多功取之無名若
背漢予楚楚不可必以一身支二國其事難爲與漢滅楚
良王下兵信以爲使此所以猶豫也
信持其首謁高祖于陳　鈍吟云信反必用鍾離眛斬眛
其不反自明矣高祖欲取信不反亦不免自解無益此信
之失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于淮陰侯一段　震川云陳豨事疑
出告者之口技必相國與呂后文致之者　鈍吟云陳豨
以賓客盛爲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
逆謀且豨以信幸爲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
上之威挾大國者也何爲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

疑之地譬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猶
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
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邦未及此　又云太史
敘彭越自云呂后使舍人告之敘淮陰則詳其反迹贊語
亦以為真反也又功臣表告英布反者賁赫封期思侯告
韓信欒說封慎陽侯不附告彭越者亦不附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匈奴復聚兵樓頓西北　頓作煩
陳豨傳及高祖七年七月　七作十
贊曰以日疏事危　事作自
張丞相列傳中稱劉舍為丞相　舍作含
陸賈傳陸生竟以壽終　有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朱建藉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此篇仍歸重陸生
贊至平原君子與余善　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讀傳
如此

劉敬叔孫通列傳　鈍吟云秦人廢三代之禮儀漢高馬
上得天下先王之制崩壞殘缺有開矣爭功殿上妄呼拔
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日夕安矣夫自古以來開
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立上下儀制者叔孫通未嘗
興禮樂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略有節度如此
至于百年庶幾可與三代之禮樂耳謂叔孫生為腐儒也
鼂錯傳　七國之反人情是亦未知成敗關中已搖矣而
朝廷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錯不信列侯恐任之將
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然亦有利鈍則有卑挫降楚之事
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
於不得已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讒言至一有撓沮更
易則敗矣蘇子瞻之論未得其情也然觀錯畢措亦自不
能辨矣始言削吳既乃言以徐僮之傍與之此何說哉而
欲翦吳冀其自出目將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惟一體

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猶
日君臣以刻薄稱事天下叛之宜亡國者也不亡且幸耳
萬石張叔列傳雖齊魯諸儒質行　質對也此校其內行
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如此　猶然作然猶
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敘事甚佳贊不稱　與任安事
不合疑錯誤
扁鵲倉公列傳與百神遊于鈞天　鈞作釣
橋引案杌　橋作撟
太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　亭林云按徐廣
注高后八年意年二十六當作年盡十三年三十九歲也
脫十字
病得之流汗出滫　滫作潃
即為藥酒盡三日　日一作石
故脅滿汁出伏地者　汁作汗

有數者能與之　能作皆
吳王濞列傳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鈍吟云鼂錯無謀之
人其言云吳削亦反不削亦反似也然既知吳當反宜先
有以備之則吳可削也及其舉事反關一無所施乃欲以
徐僮之傍淮未下者與吳不反則削之一反即許之此何
說哉錯有可死之道四行事無次第一也官不過內史任
事又淺不為天下所服一旦取祖宗之法令紛更之公卿
列侯宗室人人不平錯何以自安輕脫無術二也當時處
心積慮而反者只一吳耳諸侯王無與也宜先施恩慰安
之使人人自保則吳人無黨欲反不能獨舉吳乃可滅吳
滅則七國在掌握矣先削楚趙膠西何耶是動天下之兵
也不知時三也李斯商君以刻薄變法取天下當列國之
相爭也漢有一統之天下宜恩威並濟以公道行之列國
雖强大難制然漢之骨肉同姓天子之藩輔呂氏之禍亦

賴于諸侯也汲汲求其邪如與之有學者爲天下富如是
耶此與二世之行替貴何異不知人無蕪四也一時名臣
將相漢所以不七國者更無一人爲錯所厚可知其無所
知矣錯者一天資刻薄讀書不解事之亂臣耳誅之恨不
以罪然于古更無一人能言其失者否不知何也
鼂錯因言楚王戊往爲年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爲年作爲
年爲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爲引繩批根　根音痕當作垠
誤作根
灌夫亦時丞相陰事　時作持
武安起爲壽一段敘鴻門易此際難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上只撮敘五語卽及兩人相毀郤
于韓大夫口中補敘則一時廷辨乃不寂寞無色
後乘敢堅封　封作對

上未有太子云云　梁與淮南事首尾亦相映以見兩人
之賢否　鈍吟云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王事何耶豈
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乎小人也
韓長孺列傳安國持重　持重二字是眼目
贊音被惡言　音作覺
將兵禦郤吳楚　禦作擊
李將軍列傳　以李將軍大匈奴傳前見北邊非將軍不
可合管籥惜乎其不善用之也
于是乃徙爲上郡太守　徙上郡太守當是從敘匈奴入
上郡事故先書此句其實殊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乃
徙上郡也
匈奴列傳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　唐作居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伐地　伐作代
文帝以中尉周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名作舍

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　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
殺別兵騎武之誠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
三主已和親　主作國
將不參彼已將率　鈍吟云參彼已者卽兵法云知彼已
也法引詩彼已之子似失之　下卽繼以衛霍公孫宏而
全篇主父偃諫伐匈奴書太史之意深矣　此贊以定衰
欲以發揮當知此意
衛將軍驃騎列傳敖與壯士集取之　敖字衍
敗韓將軍軍　安國也
封蕭況　封作討
而驃騎尙穿域蹋鞠　蹋鞠二十五篇兵書附兵家技巧
中
長平侯伉伐侯　伐作代
李息鬱郅代從三歲　從作後

公孫敖爲貳以因杅將軍　杅作杆
贊　衛霍皆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非許其能知時變
以保祿位非以示譏
平津侯主父列傳是寬朕之不得也　得作德
主父偃傳言將軍數上書不省　書作事
何征而不服乎載　載作哉
乃遂族主父偃　公孫宏以讓朔方族主父二人合傳猶
之表鼂錯也
南越尉佗列傳侍諸侯變　侍作待
列兵坐變　變作鑾
東越列傳令諸校屯預章梅嶺　預作豫
朝鮮列傳許其軍以報天下　下作子
天子誅逐　逐作遂
西南夷列傳冉駹爲汶山郡　注應劭曰今蜀郡岷江縣

吟云嘅汀當作汶江

司馬相如列傳所不足者非材也　財宋本作材古假借字也

文君及與相如歸成都　及作乃

鶩乎仁義之途　鶩作騖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憂勤　事淡本作者

其逆仆皆　逆作於

勇期會前　會作商

斯任北僞　斯作斯北作伯

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鈍吟云封禪古禮也自宋真宗以綸僞興其事僞者謂言之遂以此爲人主失德之舉古道之廢于宋非一事也可爲太息故後世雖有周成王漢光武不敢行矣

續韶夏　韶作昭

故睦於火易爲遁也　於作跡

贊　楊雄以下二十八字係漢書贊語一本御太

淮南衡山列傳　不相臣蓄倉　倉作蓄

士五開章　五當作伍

淮南王安傳　塞環轅伊闕之道　環作轘

收太平之賦　平作半

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鈍吟云伍被與王造反謀見此書有漢吳語皆出于被辭爲此詞者何衡不死乎非定也史公敘此甚明

衡山王賜傳　又數使人因　因作同

以爲淮南已西　已作巳

及太子爽王后不孝　作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

循吏列傳　鈍吟云所列循吏五人皆非漢代者寓敘有敘其逸事者此爲相情氣度而循吏一片湖性湖現

太史公曰法令云云　鈍吟云此敘亦刺時之言

孫叔敖篇云三去相而不悔　悔作悔

子產篇　不用左傳

公儀休篇見其家織好布　本作布好　鈍吟云太史公敘循吏而本朝無一人焉以爲循吏必如古諸人則可若漢書所載太史公猶以爲未惇耶不然文翁在景帝時何不存之耶　又云太史公敘子產孫叔敖二君有政事勳業皆不敘潤略傳數語若曰爲史當如此也二君一邦名相當與管晏並傳此敘循吏非爲二君作傳也漢書爲圖

汲鄭列傳　鈍吟云汲黯傳多敘公孫宏張湯之過大

游俠任氣節　挾作俠

然黯見弘未嘗拜常揖之　揖作揖

贊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此句本作交態乃見　葉石君

不循史傳後即次以汲鄭其以黯列于循吏乎何太史公深得春秋之旨所謂定哀之際則微也武帝好爲史張趙何無爲之化而以鄭當時附之爲當時尚黃老亦無爲云乎當識之　漢書亦有循良傳蓋指武宣時之刻覈而去揚之以爲循良之刻得也范則如杜詩之傳皆循之列傳爲光武明章之代史皆譎總不必另立名目也此又史家論世深旨法太史公而妙者也

儒林列傳　漢書不列孔安國傳其書未列于學官也

申公篇今申公傳其太子戊　戊作戊

與傳疑者則闕不傳　疑字下屬疑字

伏生篇　鈍吟云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多不同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按此言妄也濟南穎川相去不至此遠何至之爽隊何至語言不通俗語或有小小異同書

是文字何至以上諸傳受安一也伏生有孫亦必有子徒
女授書二安也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自是伏生弟子其
書不出晁錯所傳廿十不得二三張生同郡人必得與本三
安也史云秦時焚書壁中至漢定乃得廿九篇是伏生已
有本不假口授四安也伏生口不能正言未聞喪明晁生
受書必定竊本伏生豈不一觀五安也顏籀獨此言不謨
由此使宋人因此生疑竟無辨者不可解也按此條辨證
精核有功于今文尚書當如二劉之可附見漢書叢石
君六儒林諸公皆致其廉直而實于公孫宏者太史公以
為武帝所好文學而所重者公孫宏張湯而已張湯則名
法律而公孫宏乃曲學也適足以亂道而聖人又不在臣
區書已同故合之曰儒林而已此蓋對公孫宏而發下卷
酷吏則為張湯而發矣其次第條理不爽毫髮如此太史
公受學于董仲舒仲舒之學其于天人三策言不數之非

故深察也蓋太史公之意一本于春秋所以政時之失三
策然合于正道而當時不能行之此所以載之者蓋謂
國家有如此學術正宜表章同一史也而立意各殊不得
衛同視之　鍾岭云漢興文學於焚書之後學官所立各
有大師各之行本敘中甚明非取廉和也公孫宏淡相位
功業自宜特傳此非不取也崇儒學宣仲尼之道興千古
之美事也用酷吏一代之大失也乃云太史公為張湯公
孫宏不亦太乎子長不善張湯公孫宏則有之矣非作傳
之本旨也聖人不在書卷宋儒之言周程以後方有此學
聞子長時無之也　又云傳中兩言公孫宏側目數因排
董仲舒皆刺之也
酷吏列傳常成為出從數千騎　千作十
趙禹稍史傳得相監司　司似當讀為伺謂互相監察也
張湯論定而奏讞決法廷尉挈令　漢書作挈令

揚主之明云云　傳敘張湯不沒其善
是湯益尊任　是上有於字
買臣楚士深怨　漢書地理志云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
幷兼故其民俗略同當日買臣為楚士者此也
義縱補逐為長安及長安令　上長安作長陵
而中氏朱彊杜衍杜周　漢書注中氏杜衍二縣名
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　輕繫即注中所謂桎
梏鉗赭也
然取為小治　取音趨
上幸鼎湖病久　湖當作胡
王溫舒為以治獄至廷史　廷下漢書有尉字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　任漢書作往
求之必伺稾來　稾來漢書作追求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徒諸作徒請

楊僕傳以牧司姦盜賊　牧應作收本漢書
其吏多以捽辱　捽下漢書有覺字
光祿徐自為曰　光祿下漢書有勳字
尸亡去歸葬　尸亡太學林言家人竊尸而逃也　漢書
作妻亡去歸葬
諸輔都尉　輔漢書作部非也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屬
中尉
減宣篇詆罪以為大逆　詆作抵
贊捽擊賈請　捽作扑
大宛列傳初發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蓋以建元中奉
使元朔元年從擊匈奴封侯是求及　至此云十三歲
疑有誤
然聞其四可千餘里　四作西
始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湖　湖作南

贊至禹本紀三句　不好奇

游俠列傳　秦作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猶枉周正戍漏吞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傑首資武帝時禁網密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相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歎之蓋有由哉

近世延陵　亭林云延陵謂季札

佞幸列傳　患者則趙同　患作宦

滑稽列傳贊優旃搖頭而歌　上頭字作孟

東郭篇　故所以同官待詔者　以同與

王先生篇　武帝時徵北海北守　下北字作太守

西門豹篇　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　異作里

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　以同與

皆衣繒單衣　繒作繪

日者列傳　此文學莊子而為之者也託之季主以試當世

民可以樂成　以同與

龜策列傳亦以決疑之下　以作有

署開夏殷欲卜者　卜下有筮字

字背人道　或以悖字讀句

褚先生曰云云　按此卷似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為也今人概為忽之惑乎索隱引錄無譏之一言耶

下有擣者　擣古搗字

蚊能伏之　蚊能即乖龍也

仰天而視月之光以下　用韻

五采青黃以下　多用韻

長于黃土以下　多用韻

諸侯兵服　兵作賓

綠為外壁　自桀以前雖天子皆茅茨也河淮以北瓦室尚少猶古風乎

邪願成賓　願作福音副者從衣畐假二十九行中有此字臣瓚正恰引東京賦仰福帝居亦從衣與福祿之福異也

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　面作而

十病者祟曰　祟作祟

足開手仰　手作首　鈍吟云太史公上窮天文下窮地紀中窮人事雖一才一藝無不具載故日者龜策貨殖列之於末不必有其人凡以有其事者然不甚為諸生或有所識非本旨也

貨殖列傳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各自以為甘美無羨乎外也

故善者因之云云　宜與平準書對看

故待農而食之五句　著眼

人富而仁義附焉　有天下者藏富于民以此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不死市者知榮辱恥犯法也

是以富商大賈五句　著眼

餘邑北都伐翟　伐作戎

有成人都河東　成作唐

揚平陽陳西賈秦翟　索隱無晉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

據此因衍也

而民雕捍少慮　捍作悍

而合肥之商北渤　渤作湖

果隋嬴蛤　隋作陏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此下推廣而極言見貨殖不專商賈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　下事言樹牧之利所謂本富也
通邑大都　謂踰都邑歲時資用之數
子貸金錢千貫　金下有錢字
蜀卓氏之先　此下貨殖本傳
民工于市易賈　市漢書作布
任氏獨取貴善　善字自當屬上句顏氏漢書注作嘗富
恐非
盡椎埋去就　亭林云椎埋當是推移二字之誤
而田叔以起　田漢書作曲
而相務用之富　相漢書作循
胃脯簡微耳　胃漢書作胃
此皆誠壹之所致　[illegible]
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循言逐末之利微乎微矣只兩
字耕船與平半時同一封耦

太史公自序乃論六家之要指　鈍吟云史談宗老自是
漢初之論至史遷當武帝時則重儒矣
因物為合　合漢書作合
人者生之本也　人作神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鈍吟云此下方是子長言六
藝前是史談之言也父子意不同評者不分別而并譏之
太為齊篇也
春秋是非　秋下有辨字
春秋采善貶惡　至湯矣　鈍吟云太史不敢以春秋自與
詞也
申呂肖矣　亭林云申呂肖矣肖乃削字脫其旁耳與流
子齊之削也滋甚義同徐以為如字非
謂遷之行　鄒世家獨稱子產之仁
無知名二句　出孫子

關雎于易二句　出老子
王教之詩　教作務
號令不順　順作煩
破神速　神作祈
第七十注　敬仲之言與漢書達鉤王朗取之非也

義門讀書記　史記下卷

義門讀書記第一卷　前漢書

長洲何焯

高帝紀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寬仁愛人起自爲創業之
之本故首著之
令諸大夫曰　下卷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
與亢禮諸大夫常謂此也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乎遂不知老父處　及此二事上氏
所謂記祭而志異者也　服虔以元爲長子昭以元爲謚
師古謂尋說失之按西京人質無文孫公主爲元則兄一
代更無稱元者猶乎川成子爲非謚也然無妨勝服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　八月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
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　始皇末年任
縣山澤客所在自是故陳涉一呼天下響應亂因不始于
二世也特繼世者復加以暴虐益速其亡耳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　至秦將章邯破之　總叙于此
見秦已有必亡之勢
秦二年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　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
爲水其實一也按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傳寫之誤作水
者是也
秦三年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　史記
云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云云下乃云與魏將之軍并攻昌邑沛公恐與越再攻
昌邑也
戰於白陵降　師古以前爲白陵即安國縣白陵之誤爲
非按下云阿南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亦出武關
之道則此上陵即安國縣上陵也實欲別出武關所假封
閒以功臣表云以將兵從起碭至霸上爲衆魏氏所以兵從

從其別一人可知
立沛公爲漢王降項羽羽以爲雍王　羽推以邯爲雍王已不
守懷王之約矣
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不許賊臣亦出此狀義而兩者矣
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大破之藍田南　此即韓信所
以破齊也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滿法對耳紀下
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文約了當寬始厚密于民然文
紀中未另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
仍舊也
傷人及盜抵罪　觀注中服虔李奇解抵罪之義則殺亦
當以減之多少科罪今法雖竊盜計贓強盜則已行而但
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或過嚴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注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衡嶺今
移東在河南穀城縣按地理志宏農郡有宏農有新安武
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當宏農之新安也河南
郡有穀成師古曰即今新安然則其漢宏農之新安明矣
潘岳西征賦注岳以元康二年五月十八日乙未自洛陽
之長安二十五日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穀成去洛陽
甚近疑非漢武徙關之地文穎注及後書郡國志更當詳
考以求何是
二年拔隴西　無鬴治河上塞　拔隴西隴西則關中安附而後
東兵
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既反秦政且爲王關中食
施恩德且復勿繇戍　稍休息其民使有樂生之心又略
知禮教而後用之此當日蕭何治關中規模也
兵出無名全大下之賊也　天下皆秦所起亡之秦亡而

復擁兵以爭中原劉項由此不有分也明其爲賊而後民
望在劉不在項天下洶洶皆知非以自利動非無名之師
比矣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以五諸侯爲常山張
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卬按韓王是韓信
不當云鄭昌
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　越已有兵三萬故得獨
當一面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　史記書此戰在
六月立太子下此爲得之
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兩月再蝕與魯襄公二十一年同劉歆家說以此月食在
交前而次月復食在交後亦嘗有之後考文一本同按史
記孝文本紀但書十一月丁酉晦食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　府謂中大饑伊此叔谷
粟既爲羽侵奪而道滎陽即以乏絕不得其後劉賈入楚
地佐彭越燒楚積聚而曹咎等守成皋亦爲漢所破矣
項王必引兵南走王破之必矣　項王既引而南不能據
爲河北解援取道亦可以爲全矣　韓信之計據地以背
所以復楚也
張耳韓信擊破趙地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
巳衆與趙則前所請益二萬人可收之以自資若當其
時則張耳所北收趙地之兵豈足以當[illegible]
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佐彭越燒楚積聚　既奪信
軍乃可分二萬人與劉賈助彭越燒楚積聚矣
四年漢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伉降是而後叛去故也
五年漢王爲發喪臨而去　誅羽以臣弒君之義仍爲
發喪哭臨者將安論懷王約爲兄弟故也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羽死漢畏忌名
信故乘其不意而奪之軍此正所以息天下之兵而信不
容疑者也後陳豨之獄使信被參夷之禍則于報功之義
餘可
義帝亡後子郡下邳　仍以義帝爲吉終擊楚之殺義帝
者之事亦使信不自以從彭城其家在楚又本所欲得
也
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則
不獨以罪沒身於爲官奴婢矣今賣身者契必云口食不
周其來遠矣
[illegible]
放秦項氏所置又負殺故王之罪故懼誅

殺洗反
六年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曰世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爲
縣平當以爲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
爲荊王　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
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止與下鄣郡義同
令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秦始皇追尊其父爲太上皇
漢仍其舊師古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之說非也皇者本兼
稱天子至古帝號三皇古之稱天子也顏說由祭伯皆從擬
定國公皇帝號也諸號以後世皆號
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人亂之後戶口減少優之使
作衆日滋也
九年罪二族　按刑[illegible]

王族則沈中張安咸爲是如淳說不明觀及泉宗復安
增毋晏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
如張說
贊道呂田叔孟舒等十人（皆拜爲郡守諸侯相）用之
則國家收其效彼亦無所妄說矣
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失禮之始至景
元成貢禹始覺其非
十一年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注周昌已爲趙相御
史大夫是趙堯爭議當時周昌蓋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
趙堯爭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二年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注亦可略足符也　五
代邪戎之事近之
上尊號曰高皇帝　後世人主生上尊號不辭甚大害
宗廟祠祀官則有奉常景帝易之亟　漢之根本遂矣

漢承堯運　得天統矣　順民心得天統此高祀暇曰也
惠帝紀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以外郎爲散郎按外郎
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
乃借用舊名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左氏云鄭祖
厲王似因諸侯王得立高廟附益之也
元年春正月城長安　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
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
所不及也
二年郃陽侯仲薨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以漸城之則民不勞費可給儉蓄可鞏漢初休息天下事
必有次第若此即周頌然人之氣象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諸侯王遠近
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于其餘城仍在春凡
月也
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本于後二歲
不嫁謫五算與武帝之口賦重困民產子輒殺者可以觀
世變矣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五年九月城成明年六月乃始起
市又修敖倉是當時亦有兩都並建之意
高后紀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名之呂爲皇后
所生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爲之辭
耳以其能匡漢耐立太宗功既大故後世不之求備
文帝紀顓諭楚王計宜者　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瑯琊
王孫爲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留矣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後書注云姚察云女子謂
賜爵者之妻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瓚按此

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即
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按此
說近之又按昭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賜民百戶牛酒元紀
初元元年夏四月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
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但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
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夏四月詔書獨嚴以鰥
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
章懷之說詔書曰河南則止于河南尹所屬縣不普洽天
下與前書中事不同
元年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按當爲父後正
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非已生允乖於學
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先建太子後立皇后
者時代王王后先卒竇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
命得蓄代之意　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

猶周之天子逆后於紀姜之國今諸侯皆稱姓則不可施
以舊制必貴姓也然因此與立王武方衛安于前畦矣此
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况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
惟中尉宋昌勸勝事有當予九卿　高文二帝氣象迥不
同其開誠無飾則一也
二年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周公留相伯禽之爵此
其遺意
人主不德至災孰大焉　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
聞此言
九年春大旱至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無異革大
事其簡如此後漢諸紀書事太煩碎矣
十三年令應身從事至其除田之租稅　盡除租稅不可
為經常蓋欲極所以勸農之道耳非帝之節儉亦莫之能
行也

後元年孝惠皇后張氏薨　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
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宮禮也此文帝之失張晏云廢處北
宮者仍外戚傳之文後卷景紀中三年頌注云廢后死不
書
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至大棘門　曰
屯曰次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　後漢郡國志上曲陽故
屬常山恒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
十五里恒多山坂名飛狐口按此則飛狐口即代郡之常
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險也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史
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鄭氏分明是明　十六日
隨自已葬之後矣　轉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
及劉貢父駁正者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聞又自
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

無所為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為
除服期而不論其與高惠元帝二宗之喪又降二十六日
為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之甚既隳二條
七年閏中見當
遂讞獄數百幾致刑措　賈誼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污吏
坐贓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有者伏其誅是帝
之為政不尊奇異也特刑不濫耳張武舊勛受賂不飭未
至大惡故加賜以愧之此寬厚施於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
手哉
景帝紀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即
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于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
日食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貢父曰此年記事十月在
年終誤按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
下中四年亦記十月于年終

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
子　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中二年令諸侯王薨至大行奏謚誄策　策者初封及除
官之策命注謂哀策者非
四年死罪欲腐者許之　以腐竄死是則異于使無罪幼
童輕絕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矣
後二年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　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
富訾指此訾算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算為郎耳
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至請皆罷　自此
乃于儒術上始尚經學而揚于廷者有仲舒之對矣不
可謂非衛綰之功也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
臧皆下獄自殺　前事
六年夏四月平原君薨　可不書于本紀

元光元年於是詔仲舒公孫宏等出焉　按仲舒對册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一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其得人之著者言之

四年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坐矯先帝詔[illegible]如向占所云灌夫也

元朔二年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元朔二年藩國始分然猶不能絕淮南衡山之謀也

五年其令禮官勸學令學者益廣　此議本發于宏故先著詔書以常人殆與起絕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焉

元狩元年丁卯立皇太子　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四年青至幕北圍單于至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　書功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所以為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此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其用同也

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以武帝之雄猜展拓都畿豈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可證茂之為秀矣應劭所云避光武諱是也秀才所由命名則出于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之文

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為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按說曰正歷以正月為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然前此未謂建亥之月為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更從識者質之[illegible]

[illegible]

發天下讁民西征大宛　讁者獨非民乎而使二十萬衆暴骨異域其不喪而僅報虜于子然幸耳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幾遍天下矣書其所見辭微而顯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此籍馬為伐宛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按服說亦據溝洫志東海引鉅定之文蓋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誤耳

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至何有加焉　但美其文德而不及武功未始以不改恭儉一語見意可謂微而章矣自蔚宗以下未能然也

昭帝紀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至辟彊守長樂衛尉　此霍光之善亦足以關燕與廣陵之口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至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補修文景之政天下所以復安

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至要斬　即成方遂兩書之以傳疑也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此事得禹貢甸服之本意可概年之豐嗇時時施行也

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賦　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

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
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算如淳曰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師古曰更有三品有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及其貲則二也踐更即居代人卒更
但以月計雖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錢計入輸
戍邊三日之役于官當為每歲人出之人也蓋今之吏部有
者用賦出兵之制戍邊一日則徭力役之制為之居吏部
徭役之法所防
實承孝武奢侈餘敝戶口減半 武帝之失因事著見
所謂不溢美不隱惡也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
后乃歸長樂宮者謂邑前事也
本始元年詔內郡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師古曰中國為

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
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按此為兩得之今取士以文藝而
為緣邊設雜科誤矣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於為人後之恩有
加隆也
地節二年通復使丞相領尚書事 至以傳奏其言
漢家氣象至宣帝復一變蓋已任法不任人矣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 至品式備具 久于其任則諸習故
事故品式備具也由此尚書權重人主得倚以裁決庶務
東漢政歸臺閣不任三公原于宣帝也
四年詔曰父子之親 至廷尉以聞 此詔最得法意非前
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刑在所
原宥乃 父母匿子猶難同而不坐失于不致故坐之然
猶必上請詳權衡其輕重以合法或有其罪之也

其令郡國歲上繫囚笞掠殿最以聞 今法監獄雖囚笞
獄官有劾罪者始于宣帝也
元康元年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 至 各二人 宣帝雖不
甚用儒然於通經者未嘗不加勸誘亦武帝家法也
二年詔曰古天子之名 至 其更諱詢 宣帝因人有以觸諱
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也
三年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小帝
元始元年始帝今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
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今彭祖特以賀舊恩得封蓋從
來殊數也
四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誣告人
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貶會之科當時誣告之事如此
神爵元年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
震動也按以震為驚乃與下懼不能任之意協服說是

三年起樂游苑 樂游苑猶景帝之德陽宮皆自作廟也
微時尤樂杜鄠之間故以杜東原為初陵而以樂游名
苑
甘露二年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王者所客議
中已發其端待以殊禮則為天子出耳
元帝 漢家自有制度 至何足委任 德教不可不純俗
儒不足委任宣元各有所偏或治或亂又非盡由所操之
術其天資乃智愚也
元紀初元二年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 至或進
擢召見 陰陽月令發于魏相至此言陰陽者遂爲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
以此科第郎從官 光祿亦以此科第郎從官則周官宰
夫正歲令官中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小宰大宰
之餘意也

稼秋罷 如說爲近秋罷不成文義
四年詔曰安土重遷至令明知之 法窮則變此詔得之
五年潁川水出至士卒遺歸 此使民善政
建昭五年方春農桑興至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此今法
農忙停訟所始
贊吹洞簫 如注簫之無底者按王褒頌曰原夫簫幹之
所生于江南之邱墟洞條暢而罕節標敷紛以扶疏是洞
簫以一幹無節故得此名博雅謂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
如注非也
自度曲被歌聲 從注中辯此則度讀本音然班之文義
先度而後被之于歌則應說爲諦也
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顏師古以韋爲韋賢按韋賢爲相
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元成也
成帝紀當帝爰之字曰太孫 漢諸帝高祖宣帝尤其與
于民間以字著獻帝遜位字亦著故唯成帝之字則以古
無太孫之號宣帝以世嫡故呼之亦傳爲字後世遂因
世嫡皇孫曰太孫也
建始四年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于殿中 司
隸校尉天子倚以清整轂而中人得以殺之豈非威去公
室之兆乎
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劉向校中秘書孟
堅表書于帝紀漸紀綱也
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王章不言爲王鳳
所害于體例不能一也
鴻嘉四年數災害什四以上 思稱朕意 如此則雖遇
凶災尚可不至流爲寇賊亦治標之一策
永始二年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錢以上十年 如此
乃成國體 安知損下絲紳出念受賞則由貴矣且安樂何

得至闕內候此亦不可其證也
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 建始二年罷雍五畤至此始
復而于後年總書之
四年罷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宣帝之葬至是三十六
年矣以無繼嗣故出之也
綏和元年詔曰朕承太祖鴻業至其立欣爲皇太子 以
此詔改親之哀帝皆入宗廟私親其罪于是爲大因此傷
元后之心奸臣媚之借以篡國之漸古未有不基于倫
紀不正者其徵則又自成帝啟夫婦判合之理敗名得以
色升自胎產嗣并及宗社也永始元年五月封王莽爲新
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適相符會終成禍胎豈偶然哉
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 馮參有賢名而此
時不得讓宜鄉之封他日傅太后修怨幾至覆宗亦自賊
其殘也
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根爲大司馬 票騎將軍號不留
有大字
贊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謂有其容覆其德也
哀帝紀田宅亡限于皆無得過三十頃 哀帝行限田之
制本爲王莽之行王田蕃滯以所勝而致不便于民也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
爲父母行服三年違禮于是爲廢其子寧者不過自年至
總役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寧三年何不
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
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宦官以爲不便
促議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
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世不成行三年喪服也
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自此而王氏家施漸及民矣

一年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　去定陶而直稱恭
皇以太上皇爲比也
待詔夏賀良等至宜改元易號　張衡謂讖起哀平則夏
賀良其漢人內學之祖歟
平帝紀詔有臧及內惡未發至不以小疵妨大材　此莽
羅致羣棄不逞之人被以寬外過恩使爲己用耳　莽詔諸
有臧及內惡未發者不以小疵妨大材曹操亦祖名為厲
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伯世祭賊所求往往為于其類
以爲此屬皆計不反顧不得不奮勁鳴吠以圖富貴一時
乃可惟我所使也
元始二年論說江湖賊至逆家有所收事　收事猶今編
入里甲當差
三年立官稷及學官　自周衰學廢至王莽復天下皆立
學　官稷似瓚說得之

五年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至致教訓也　臨諸侯王皆
爲孺子氏無足恤者以十餘萬之衆悉[illegible]事
故除罪其所厚賞於王氏斷取公字者除檢木之罪[illegible]
其人也
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　出媵妾歸家得
嫁者莽欲譖此晉孝平皇后之志賴其女賢耳凡奸人爲
一善事亦必爲其私故可誅也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一卷　紀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　卷

長洲何焯屺瞻

諸侯王表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亦五侯九伯之地　左
傳但言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非兼有其地蓋班氏誤也　若
爵爲各數伯里則以方計之耳
被竊鈇之言　竊鈇事必出諸子書注中應說近之而不
詳顏乃駁謬
王子侯年表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　王孫
畢侯則近屬無不分裂無復大藩之可懼矣
爲擁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　例正而嚴
號諡姓名　此姓字乃衍文蘇氏淘求其說而不得遂謂
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以戒權歸于下不
思莽僞褒宗室居攝愈多班氏固云非正弗錄無在此表
者也況此表自孝昭以訖哀平前此者安能由傅私說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禮記武
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　陸德明云黃
帝姓姬君奭其後也故燕齊不稱
三人爲吳楚雖未繼宜從尤功　從其尤者亦非以三人
一人爲限注孟服二說皆失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將帥受爵至續元功次云　以應
本約故亦謂之功臣表可續元功之次也元功即指高惠
高后孝文功臣所謂以昭元功侯籍者也
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至是以別而
敘之　皆不應功臣本約不可續前二表之後故別之爲
恩澤也　[illegible]博以其濫
百官公卿表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
公　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天子六卿大國三卿猶之大

國三軍半于天子之六軍也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
太尉秦官　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按宋
時以太尉爲武官相呼通稱本應氏說
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渠以內
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
責也
郎中令秦官至更名光祿勳　當從注中如淳說顏讀屬
今闕越閭猶有此音下更中大夫爲光祿大夫亦以在宮
門內耳
僕射秦官至有上射以督課之　僕射之義如此則已矣
秦官不徵諸漢書乃反附會周制耶以射爲讀如夜音者
尤謬
宗正秦官至更名宗伯　應劭曰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爲
宗正也師古曰彤伯爲宗伯不謂之宗正按宗正亦謂之

宗伯王莽緣此以改官名應說非無本但是後儒曲說與
周官不合故班氏斷爲秦官
中尉秦官至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
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
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按御使中持此云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至舍人　庶子先馬舍人屬二傅則
賓友也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　御羞與禁圃連
類而言則是出珍羞之地名如說在藍田者爲近不得如
師古指御宿川以當之也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
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
古以下文引騎比例也
元朔五年不書列將軍　按此年長平侯衛青爲大將軍

不書脫漏於三列侯也
元狩三年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　按史記表湯爲御史
大夫在二年此疑誤
古今人表　今人則褒貶具于書中難以總備古今之略
要其實欲人因古以知今也師古謂不表今人其書未畢
故也恐非
而諸子頗言之至故博采焉　此班氏以史遷但考信六
藝猶有疏略故復著此表存其大都雖百家所言不遺其
人也
禮樂志詩何以不在高宗　師古注享國五十九年故云
壽然不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如五行志劉向傳言高
宗百年者非一
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　怨刺起人表注以爲懿王時
漢興樂家有制氏　服虔曰魯人也按周樂在魯故制氏

猶傳其聲律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按有曰字爲是益相
傳唐山夫人云然而孟堅所見非周之舊特楚聲也與下
曰本舜招舞也義同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按武帝始立樂
府此樂府令疑作大樂令
采詩夜誦　師古曰其言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
誦也按夜誦與秘祝不同豈爲不可宣露故下文云昏祠
至明容處臨祭或以依惰獲罪于天神地祇故先教之夜
誦以肄習樂章也
肉胡含秀垂穎續舊不廢　續猶嗣續也不曰繼續而曰
續舊言天地生物之心矣
元氣易亂除邪革正與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書所謂
朔易者其義如此

丞相匡衡更定詩六章　詩甚凡鄙乃欲更定相如武所
作不自量矣
天馬以下十章　天馬之歌雖以析醒之詩臚于郊祀其
如衆何
景星空桑琴瑟結信成　空桑琴瑟見周禮大司樂夏至
祀地示所奏也
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　所爲發憤而增歎也
後之作史者於本朝制作能具言以折其衷若此者罕矣
刑法志一同百里至是謂千乘之國　百乘千乘雖此及
康成注周禮爲審宋儒以百里出千乘後人猶以十里出
百乘謬矣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至修武備云　七篇中括盡一代
兵制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至帝王之極功也　此推爲建武以
還悉罷郡國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上歲時不講武備
言之
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至用重典者也　志中雖序
甫刑而無一言及于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
鞭朴輕刑而又有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贖致以宛
衰世敝法不可以訓故從而略而於其篇之傳中駁辯弘
減之議致其意焉
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此平刑之本省刑則滅繇役深耕
易耨二者實相爲表裏
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予於生刑亦又必得其
人斯民實受其賜而得爲寬案始與鍛合有罪自已
其減笞……自日……有牢獄……罪乃吏人……隋行新律除訊
因酷法多掠不得遁……者不得妄人枷杖大小皆
有程式……人……人定禁止

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　選張釋之爲廷尉招進張湯趙
禹之屬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大旨治亂得失以爲法戒
非獨文帝朕應之法
上罪梏拲而桎　即所謂身親三木也
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　按今俗頗有此弊然論得
財而不殺人者數起意一人而流者其餘倘得有人用刑
之意專殺者必有報應之險禍不可不戒也
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　周禮載師注引此作農民戶
一人已受田脫一字則文義不可曉
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
擬天子之太學也
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以下不過縱爲權宜之計又李悝太流也以術籠取富民
使粟入於官錢歸於農猶便目前從爲兩利數年之後爵
不足重賞亦無餘粟雖修賣爵之令應者漸少至於裁價招
民雖大壞又其窮也不得不趨巧奪而告緡興鐵之徒
出矣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所以衛民財豈非累民作法於
貪乎
豈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爵開及罪德可以
入粟得之人之柄世之柄去矣況復入粟郡縣不顧其後
乎以中饑變易貨得明制爲最謬矣
定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　誘民入粟而勿收
其租雖非欲取故與術一救四之術乎是故漢文之除租
不如三代之什一也
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至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
矣　自高宦以來儉素之又至景帝猶收而此五六十年
未嘗以天下爲累也漢所之長安得不若前一代乎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本因其變也　人人自愛以下管子

所[illegible]而[illegible]也於是起[illegible]氏[illegible]所
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之弊也[illegible]不明則[illegible]之俗
表復而散故對者之[illegible]也
見說十五　如今者計所收從此乃分與地賦正則有不
止於此者
散而收合[illegible]及過以人[illegible]　漢人[illegible]似始於此
故事[illegible]東[illegible]因有[illegible]不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
此即後代和糴所本
二年[illegible]穀[illegible]與民爭利　當[illegible]微富損上益下
之意何謂與民爭利此由[illegible]所不見耳穀石[illegible]徐正
爲常[illegible]法但行於邊郡關東未遑也
漢氏減輕田租[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者衆　王莽亦仿前
生之意而不度時宜行之過當遂致人[illegible]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

鍾之藏藏繦千萬　上文[illegible]其始事也必行之經久而
後能有藏萬守字[illegible]係造刻脫下守準不句者失之
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　此中即兼
寓斂散民衆之術矣
公孫弘以宰相[illegible]然而無益於俗　本已而不在民所以
無益於俗也
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
式旣在位[illegible]上不說　卜式始進不正一旦更張誰能聽
之
不敢言輕賦法矣　輕史記作損謂常法正供外損取諸
民以贍給所過郡也徐廣曰一作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
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租稅[illegible]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illegible]矣　元世[illegible]不
師此意而承南宋之弊于金源之交鈔亦不善變法矣

哉
樂器有五均　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
來振乏救窮其樂器之所本乎
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
師古曰宗宗人按宗人宗伯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
宗人
禋于六宗　師古以乾坤六子之說爲是按六子乃所畫
之卦象豈可指爲六神乎天宗三地宗三則與下山川重
複晏之孟說爲長
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史記作設射貍
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也徐廣注貍一名不來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爲十七今史記
諸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皆據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
此七十之爲十七也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

是正耳
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至不可勝數也　此一段是秦漢
淫祀根柢亦此志之樞紐也
崤山者襄山也　襄山當從史記作衰山揚雄河東賦瓜
華猗衰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仲馮曰二十八宿旣已備而
又言參辰南北斗衍字也按參即晉字謂三辰也仲馮誤
以參爲當之耳
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　無黑帝者秦自以水德
當其一也
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　河決豈佳事而
云水德之符乎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作廟以祠五帝瀆禮甚矣置門先
而用妄人無稽之說皆非不學之累乎

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　此人主自改元之始不可
莫大焉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　解仰依除也張晏說是
齊人少翁以方見上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今人謬以
少翁事爲李少君誤始於長恨歌　譯
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名曰狩云　自改元已非而又阿諛
附會之漢廷亦可謂無人哉
欒成侯登上書言欒大　按功臣表欒成侯爲丁義元鼎
五年大坐誣罔腰斬義亦坐言五利不道棄市此志作登
互異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此天子女亦稱長公主以衛主妻
大者令爲親屬如大所言也
皆嘗鬺享上帝鬼神　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
按鬺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一之者非亨音亦兩

反
而神靈之封君七千　封君七千當如注中李奇之說此
方士自爲地也又慮有斥其妄者故下文又有腰斬之說
凡進邪術與端未有不欲假此以竊刑賞二柄者也
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　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
百餘歲卻後言非少寬假神不來之意
其秋有星孛於東井至天其報德星云　以孛字爲德星
紀一時阿諛兼以明其諱無容也
明堂中有一殿名曰昆侖　依古名而其制度之不經
若此
禹建古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宜於長安定南北
郊爲萬世基　後世郊祀之禮猶有古制者貢臣之所貽
也
天地以王者爲主　此[illegible]乃本[illegible]之本中庸之縕也

又能爲利而已故皆[illegible]擯[illegible]　衆皆泰刑之也不當罷
家人尚不欲絶[illegible]何乎　恐其皆不獨止禹等　以子政而
猶此[illegible]以亦不可[illegible]耶
[illegible]　以亦事終之首惟[illegible]京
之[illegible]　[illegible]法[illegible]爲武宣之祀但其將於外也
天文[illegible]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
水　今兩人竊金之散[illegible]　[illegible]漢者乃衆星所聚而
成[illegible]非然忘其本曰水四字遂曰天河之說始於古人
之說則又安矣　蓋庚生水水生於金一說亦失本義在地
成形見天於水故與精而成河漢之象耳其星貫金散氣
何以上云其本曰人不曰其本曰水乎
長庚至天盡而見景星　天晴而見景星當屬下條
五行志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　天一生水水失其性則
五行由此皆亂其序列也

今爲嗣不當居延東未於禮亦不當立　此貢禹匡衡罷
諸廟所本
祖視設官屬在諸侯主承天意之道也　此即言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爲大愚者董子亦幾得禍以致[illegible]不可不慎
也
劉歆以爲金石同類　此論[illegible]金生於石所本
先是[illegible]有司奏罷郡國廟[illegible]通儒以爲違古制　五行
傳[illegible]廢[illegible]之義
遭[illegible]高士作樂　河陽當[illegible]戚傳作[illegible]阿注家未及并
此敗[illegible]
路當始元二年冬亡水[illegible]欲以[illegible]下　此乃[illegible]下殺不
時之象非爲行爲稼也
書序又曰　五行志引書小序則孔傳乃與兩漢古書
耶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至月同孝惠 孝惠時以十月爲歲首今食於夏正之四月雖變之大者月則不同也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師古曰十二州者其最爲得之矣師古不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厥田中下賦貞 師古曰貞正也言賦與田正相當 念孫按賦乃其田正當不謂與田相當也 ……其賦中下其不可同者也

乃河之交

浮於淮泗達於河 河讀作菏說文菏字下注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從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菏之誤釋文之說則誤也

熒波既豬 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人改爲熒波非也

東爲北江入於海 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 …爲北江而入海史記正義引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削去得之

錫土姓 師古曰封諸侯賜之上田因以爲姓侯因以爲姓所謂以國爲姓也

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 周禮之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屬於雍幽并之屬於冀也

震澤曰五湖 師古曰五湖在吳 按具區在吳既爲藪則五湖不專在吳明矣

京兆尹 …司空 …… 百官公卿表 …司空…司空 …水及罪人船… 司空所主 …在此縣也

左馮翊高陵 左輔都尉治 續漢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蓋左馮翊治長安城中後在高陵也

太原郡 有家馬官 成帝傳云…使買馬河東太原 …以此皆屬…

河內郡溫 …郡國志… 濟水所出王莽曰…大旱…不成皆爲此郡

陳留郡濟陽 莽曰濟前 光武生於濟陽宮舍莽更名濟前其北也

汝南郡慎陽 師古曰慎字本作滇音真後誤爲愼耳今猶有滇水…與知其音不改也 …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今合馬伏波傳觀之知小學壞於王莽之亂矣或以水爲心亦或因汝南更有慎故

常山郡上曲陽 故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 北谷即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一十五里有多山坂名飛狐

勃海郡南皮 莽以南皮爲迎河亭 殆因舊有迎河之文故亦以是名郡也

郎… 莽曰… 不成亭 不成則爲莽之更名無疑矣

平原郡鄃陽 按外戚傳注當作鄃陽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鄃陽

北海郡下密 應劭曰古國今其城是也…等當在河南費說是也既云太康居焉…安得無夏國之都于…而說

琅邪郡柜 根水…作柜縣或以是得名 縣西有柜艾…下注誤人柜下

丹揚郡丹揚 [illegible] 按石仲子[illegible]釋解
在丹山則云在枝江者近之蓋丹水之陽丹山丹楊也班
氏誤
黝 江水出南蠻夷中 按羅願新安小志蠻夷中蠻中
乃率山之訛仍衍夷字
廣漢郡涪 應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與酈氏道班注
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互異疑有誤
巴郡墊江 墊許氏說文作埶從衣不從土此傳寫誤
朐忍 朐忍字書作朐䏰朐音蠢與顏異說文有朐字無
䏰字
金城郡 昭帝始元六年置 平紀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
王莽遣中郎將平憲等持金幣誘羌豪良願等獻地爲之
非改金城故名也注疑有誤字特附見西海之名於此郡
下耳

允吾 [illegible] 允街 [illegible] 一郡不應有兩鉛遠疑
注中有誤字允吾注鉛字當本乎刻爲食字又衍字而
五原郡西安陽 汝南有安陽故此加西代郡加東也
後郡國志西安陽北有陰山注引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
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
陽山
漁陽郡雍奴 水經注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
不流曰奴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
屯真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耳
真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二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 [illegible] 宿字疑當作附唐書地理志廣
州湞陽縣西南有涯浦故關
日南郡比景 [illegible] 北景當作比之比影在

已下[illegible]所疏也見水經注
趙國邯鄲 後書光武紀注云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
[illegible] 注中衍一鄲字
中山國北新成 河間有新成故此加北
河間國 應劭曰在兩河之間按兩河當即指滹沱河滹
沱別河言之
長沙國收郡 訛以攸郡 縣爲一訛音攸一字注直書
攸作收北宋小字本上音收一字在音鉛下則皆孟康也
韓地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 若于上下草木鳥獸所謂
儀百物也
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
昌 北新成屬中山國非涿郡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雖仁賢之化亦以简尚嚴故
齊地號爲冠帶衣履天下 故漢三服官在齊其一在陳

留之襄邑
其中具五民云 賈於其地者多故有五方之民
吳興前虞仲竄逸 師古注虞仲即仲雍也竄逸言竄於
蠻夷而遷逸也然以說苗敘遷逸民之例求之吳逸自別
爲一人
自太伯至夢壽王六世 自下衍太伯二字
粵地其君禹後帝少康云封於會稽 西漢會稽一郡吳越共
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自越所始
灉沮[illegible]爲堙洪水 灉之者誤耳
同爲逆河入於勃海 臣瓚注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
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按瓚注勃海者當在周定王五
年河徙之時若始於元光二年則下不得云使禹徙迹矣
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 多鑿
井則可以瀹激此法行之尤便易而有功凡若大役難興

也食貨志和八年七月詔諸路見甚水田部民得占田之
耕甚大治河道作水如平易區井種田俱可濟水旱有部
沂近汀佈通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穴自餘填土坐陸
田所收數倍以此校之他境無不可行者遂令府路按察
可因勸農可按問開河或掘井如何爲便規畫具申以俟
興作惜當時未及盡行平陽解沂則仿井渠而行效者也
然井非極深亦不能蓄水
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至不離此域 古說九河在沈
之境不在冀東據沈有九河既道之文也然禹貢又言至
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大約卽今鉅鹿又迤而北其界沈
境可知許商謂其三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者是也推其
北載之高地又分泄之使不爲溢則沈居下流可以無被
泛溢故原本九河既道爲沈地降邱宅土之由乃互見之
文施功實在冀州東北包東於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句

之內耳 按杜佑通典以魏德滄三州屬古兖州僞則
九河之地實在沈境大陸又北於唐爲德滄二州於今爲
河間府之地也
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 二語不
標明禹貢
蓋隄防之作至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齊周行水
皆法禹之智不爲隄防
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至迺無水災 禹疏九河所以防盤
盛放溢之害以河復受東北諸水并一道所從容播之
爲九則清濁可以分流卽空下流近水之地勿爲官亭民
室之意若入海則止由一道然後能括除成空而無貯淤
之患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此四人之說當合而用之
乃得治河之要而關並韓牧王橫之修考證實則止爲一
說又不若能仿此意自行則河可免百年潰決之患也於入

海之道但當隨其川爲其計一曰關議者乃不爲其容水
之區徒欲多穿入海之空其所乃兩失之乎 張戎言水
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此卽近代刷沙之說
所本也
藝文志於是建藏書之策 文選注載劉歆七略曰孝武
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
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卽此所謂藏書之策也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附書於籍志
云雖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韓因燕附作皆爲之 前敘六家齊詩止有后
氏孫氏不及韓固按儒林傳言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
則后氏故傳皆本諸韓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
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疏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

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猶乎
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注中先儒說皆出於鄭康成
禮運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宋儒朱子取注中瓚說以
下文求之間皆謂儀禮也
春秋世本十五篇 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
小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字
書當以此六者部分
史氏七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今說字必飭行蓋其遺意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正
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合思必
不如是凡篇九章論稱信京劉等郭景純云稱信是陳豨
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十是長安此非識言豈有秦時朝宰
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章則自入

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成景純皆入數篇至此附
墨家是以右鬼　如淳注右猶尊也
農家孔子曰所重民食　師古注殷以武爲湯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依託之書皆入小說非爲弗
滅與舉衷矣
詩賦家上所自造賦二篇　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
之上而介於蒼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
不如始於何時
經方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食禁周禮疏中作食藥

義門讀書記第三卷　前漢書

長洲　何焯　屺瞻

陳勝傳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所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
將相與宋義之屬皆戰國之餘識初無遠略所以皆敗死
無成韓廣王燕又效尤武臣者也
今假王驕　田臧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　田臧誅吳廣
而敗項羽誅宋義而勝材識殊也
項籍傳　迺教以兵法羽又不肯竟　藝文志兵法形勢中
有項王一篇而無命爲師如項籍者高祖望而惡之蓋治
兵既師見其所長故能力戰擢鋒而不屈於權謀故其後
杜來奔命卒爲人乘其罷而蹈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
者也
過遺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度河救鉅鹿　王擊秦軍
汙水上　一戰鉅鹿之戰與昆陽不同昆陽衆而不整天人交
助致死　秦師猶流鉅鹿則秦將習兵長圍先合當陽
君蒲將軍雖小勝其鋒未有所損也若戰至九絕其甬道
而後南北不能相救章邯畏羅王離偏敗始解鉅鹿之圍
楚兵進秦谷却後大破之汙水乃降其二十萬衆克敵之
難蓋亦古今僅見也　蘇角當是章邯裨將此役當合陳
涉傳觀之楚人既連勝外破章邯於是諸侯亦皆縱兵擊
秦乃虜王離也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殺義帝予漢以東兵之端
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　田榮首難且
連彭越橫又繼之爲高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
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　至南從魯出胡陵　羽不急爭關
中者以漢去彭城遠齊梁近也故擊田榮則留久而漢
入彭城擊彭越則再行而漢破榮陽東當西馳使漢得乘

其敝不知輕重先後故耳

迺爲高俎置太公其上至羽從之　此事羽見之列傳得體

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　羽受命懷王故追所以魯公爲次將被以魯公號正以正楚君臣之分終聲楚之弑義帝者之罪也

陳餘傳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徙民夷城恐其去而還復爲趙守也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　怨曰吾王孱王也高祖嘗從耳遊高午故等俠客也是以怒

田儋傳還攻殺濟北王安　項羽傳云彭越擊殺濟北王安誤也此云榮還攻殺安與異姓諸侯王表同案越傳亦止云下濟陰以擊楚

韓王信傳　楚漢春秋韓王本名信都見史通按信都之

信寔申同然則當讀爲不謂與淮陰侯名異也小顏功臣表留侯下亦引之

增世貴至不能有所建明　處不世事與主大抵用此術蓋又張安世之次也

韓信傳請言項王爲人也至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韓信用兵古今無及者然不過知彼已耳

不識廣武君策至乃敗引兵遂下　或問使陳餘果用廣武君策信必不敢遂下將如何曰留張耳以掌綴之東兵取燕繞出其左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至立漢赤幟二千　此卽廣武君兵法用之於對陣者也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卽亡次取足下　古今不出此語

彭越傳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擅將兵者雖拜越爲魏相國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

黥布傳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布兵既破乃間行歸漢今乃全有淮南南面稱孤安得預要之杖劍歸漢劉氏寓言之疑爲不從也

吳王濞傳方今爲將軍計莫若破吳必矣　鄧都尉之謀卽師高祖破黥布之餘智唯以梁委吳則因乎當日之事勢也

楚元王交傳常爲穆生設醴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按醴在周禮六飲中黍爲也與酒異不用麴也

穆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起居無狀卽丁外人私侍蓋主事中冓之醜故御史劾以誹謗

向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　鑄作黃金不成與鑄僞

金者殊科更生當之也

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　此向字當作更生史駁文

下太傅韋玄成至更生坐免爲庶人　貢公共劾更生亦平生之累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　飛龍以喻賢人師古以爲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此後儒釋經之固亦非向引易本意

歆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儒林傳漢興梁太傅賈誼修左氏春秋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是以推賈生

外內相應　內謂陳發秘藏外謂民間桓公貫公庸生遺學

以陷於文吏之議　修以吏議則反淺矣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　後事皆在莽傳　載其改名

於哀帝之時所以見欲樂禍小學棊不能乃心王室卒爲
王莽所殺不得以佯愚忍垢忘存匡復爲解也
贊劉氏爲範論至古之朋友與　多聞指上爲範論七略
三統歷譜言山陵之戒指明杵杵則加以直諒也於今繇
之詞赤眉之亂無不破發七略三統并子歆所著通類與
之而獨申書向之直諒則褒貶亦具其中矣
季布傳布果大怒待曹邱　至作乃大說　既爲俠則其交
必雜此曹邱所以卒容於季布也
布弟季心至關關中　漢初游俠之盛季布袁盎爲之也
自田竇既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閭里之豪矣
欒布傳於是嘗有德厚報之　至號曰欒公社　至於燕齊
之閒皆爲立社則其爲政必有過人者不忘恩怨乃小疵
也
叔傳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

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
休息也
贊及至困厄　至　其畫無俚之至耳　季布能死則君臣之
義處耀於千載之下區區爲一時名將何足以方之　欒布以
婢妾賤人者是讀論語而未明孔子之本意者也
蕭何傳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迺給泗水卒史
以乃守觀之則何因事辨乃得由縣吏史掾給郡卒史也
何進韓信　至　使給軍食　進韓信是謂致賢填撫諸養民
之事諭告使給軍食則收用之事也
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史記作發蹤洪景伯隸釋引
漢碑多以縱爲蹤辨顏注爲非
曹參傳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居被而行簡儒者何嘗
不清淨乎
擇郡國吏　至　郎召除爲丞相史　重厚長者其爲治乃能

務與秦吏相反年又長大非習歷事多其人親受秦法酷
烈之害必非事恩順民情與之休息也
贊何以信謹守管籥　蕭文終侯以信謹武鄉忠武侯以
謹愼一代宗臣之家法也
張良傳東見倉海君　注中晉灼以爲海神可備苛村乃
因老父爲黃石復訛倉海君是海神也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沛公後以陳豨將爲
易與猶良故智也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　至　楚可破也　固陵之識樵興於
下邑矣
因與燕代齊趙　代宋大守本亦誤作伐此與誤非班馬
異同處當刊正
酈生曰昔湯伐桀　至　楚必斂衽而朝　此項羽之所以敗
者所謂老生之常談也自齊相管文以來已四百年豈有

拘守此轍有泥一之見反紛紛樹兵乎
周勃傳王廢栗太子亞父爭之　至　郎何以責人臣不守
節乎　亞父非惟負將略乃能守相也
樊噲傳從擊秦車騎壞東　此秦字當爲衍史駁文
酈商傳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此復云賜商爵信
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也
竇欲取下原君姊爲夫人　蘇林曰皆帝王皇后姊號兒
也按外戚傳武帝即位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則當如
監本注本無姊字爲與注合當欲服之者臧兒更嫁田氏
而復寡之時時武帝尚爲皇太子已三年矣
周昌傳初趙堯爲代相周昌爲御史大夫　至　迺抵堯罪　趙
堯擠昌而代之位自以至少不知其觸乃伏於此所以爲
刀筆吏之智哉
酈食其傳至開封　下　至　有畝衆甚多　聞之中州人云秦

人因上山爲聚其下不與今他處倉廩等故曰陶其下乃
有藏粟
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此似後人依托之詞杜太行之道乃秦人規取韓趙舊意當時說已擴視于韓趙嶺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下當依形勢于燕趙已定即代郡飛狐亦非楚人所能北窺其事則守敖倉關近太行之道何庸杜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甚闕遠
[illegible]使傳道營成周都雒 至令後世遂爲以居民也 周公營洛止以爲朝會諸侯之所非遷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是報德易了不欲阻險乃後世儒者所附會以寒人之意周公本意大旨然甚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者都洛之非便則以入耳矣
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至武帝乃使衛青奪取其地爲朔方郡
叔孫通傳諸生稷嗣君 稷嗣君當謂如六國時稷下也上中張晏說非高祖藏亦康注以爲邑名者亦非須作顔注史記得之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此言亦未可盡非
[illegible]南粤王傳大王欲爲國爲布衣 爲國當謂偏國[illegible]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 至何當觸敗之至哉 此貢以言讜議非所謂憂傳世而危明王者比
游戲迴兮反故 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illegible]也乃覆衆遠遊不復反顧之意觀上撫神龍之文可見班史所謂如其文者甫上究頭挑說名爲其動兆耳
[illegible]有君不當傳謂了孫爲小吏不二千石者十三人 至上史記有更字者一時有十三人爲二千石慶安待公
周仁傳將今期爲不潔清 爲郎中令侍中不敢瀚乃備

[illegible] 分何必處此都也 但以自[illegible]當從[illegible]注顔說其父史記故作[illegible]不[illegible]謂不能[illegible]此
[illegible]
病非[illegible]也 子孫者或淵大權以偏天子 如此則數傳之後文帝子孫亦日疏矣文將發憤於此從乎數言似味大益 忠王當作窺臣文帝元年濟北王興居[illegible]文子則嗣故曰今之王者兄子之子若惠帝乃文帝姪兄也前人皆不發其誤 通鑑與上下有之子二字正與前視兄之子句相應則本脫誤耳
爰盎傳陛下居代時至故病死 盎之所言縱橫抑揚辭義在口所謂佞人亂義者也
鄧通傳長布席 鄧署長亦從事上林藏司布席耳未必天

子宴署也如淳注恐非
言何 猶言何問也對曰刻治何
吳楚反問至知其計謀 是時不獨錯者必已多矣及反問既定錯不須亦爲兵食通賢智乃先報私仇亂國家朝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公子有親語不足累公 盎觀嚴中有此語人所以爭爲死
適之諸生所問曰 秦時諸生以帝時猶以儒自食
鼂錯傳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爲將者必先使卒服習器用利而後其兵可用今反先言得地形者蓋當文帝之時大利匈奴之邊郡士皆習戰於不知險易異備故中國長技雖多而不能以長制短皆昧於地形使之然曰得地形則險易異備者可謂盡中國士卒

器用之長兩奴權歲風俗矣此巧猾之門所以首論之
以閩秦時北攻胡貉自有賊之心 恐文帝懲秦戍卒
剿亂不敢徙民實塞下故先將秦所以致亂之故分晰明
白然後議者不得而撓之也
以計爲之也 計爲之言自許亦爲利而願爲之也
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 孟堅每亦不
滿斯對言誼已死者所謂無豪功而也
錯迺穿門南出擊壞垣 錯此舉亢而疎其不收亦宜
學刑名而不先自律於無過耶 當文景深嫉游內之胎
誠令吳得豪傑 句 故相誘以亂
而反誠豪傑所必不爲爲言知人誦非徒一時爲與以救
主意
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 句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鄧叙
鄧公語爲斷案

公卿□錄先 張敞作史記作張欺先則師古以鄧先爲
先生者是也
汲黯傳至如見黯 句 其見敬禮如此 自爲太子洗馬郎
以君見憚帝固已信之於素矣非精誠無以得此於君臣
之際也
公爲正卿至而公以此無種矣 紛更高帝寬大之約束
而以嚴急苛細繩天下使民犯刑不已適而爲盜故爲爲
當門誅無種也
大將軍青既益尊 句 踰顯加於平日 武帝元朔猶爲指
客見大將軍以后弟禁貴乎此亦非如袁盎之稱色莊以
取名一朝故獨青敬信之也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 召黯拜爲淮陽太守 黯梁楚
之間有被以贖鐵免之耳此自內申前也
賈山傳又爲阿房之殿 阿房北中從 說近是然史記

始皇本紀六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則阿房乃地名弁近也之辭乃發其
地在渭南上林苑中來歷自傳所謂阿城其遺址也
鄒陽傳懸衡天下 注中如淳說正與下句詞義相屬宜
從之
然則輛湛七族 監本亦無荊字以正蘇之是也不必以
史記添補
齊人公孫玃謂齊北王曰王從封於淄川 公孫玃事與
鄒陽相似舉連書之
枚乘傳禍生有胎 句 先其未形也 時吳王初怨望故以
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造所欲爲而長禍胎者也深其
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爲而絕禍胎者也石稱丈量則不
計得失之全言諸侯反天子從之必因不可區區較量形
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爲福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句 下兩大下執券叫 而稱儒者之文此作
過別島下劉放以爲後人以吳事寄言是也
皋奏賦以戒終皋爲賦善於朔也 奏賦戒終有詩人之
則非徒俳倡嬉戲也故云善於朔
路溫舒傳廷尉光以治詔獄 按百官公卿表元鳳六年
廷尉李光注云解光誤也解光成帝時人仕至司隸校尉
亦非廷尉也
上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霍光既擅上
官之後頗峻刑罰廷尉下吏率繫不道下獄專任所謂宜
改前世之失者溫舒不敢斥言故以秦失尚存立論深者
幾公名十者多後世皆隱以譏切昭帝時事此當以仕廷
尉當傳中語參觀之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霍山言諸儒生多出詭妄言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則所謂除誹謗以招切言者亦

反霍氏之政也
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建武示下吏事深刻故班
生有味長君之言著其後禍後又於贊附發意也
田蚡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至與兵相要
持之太迫往往難作此亦沾沾自喜之敗也
而嬰失竇太后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　一念所發相陵
致禍此自滿多易不知所以發而激動之怒也
灌夫傳夫不好文學至橫穎川　以夫所行雖廉潔無玷
猶將不免況自蹈於法所必取乎
兩人相為引重至恨相知之晚　嬰與夫以氣合亦勢交
也雖無田蚡二人他日或偕復得志轉以爭權利相傾軋
耳
夫愈益怒至語侵之　不以服解前何恭遜怒且侵之後
何倨進退無據欲為好而反致郤與魏其之强夫往賀一

也
魏其子嘗殺人至由此大怒　嘗讓相位又活其子田於
何有不饜其欲耶當此時魏其特恥於以勢奪之乃長身
固未能超然於勢利之外則因所處益宜以為留但者所
以自保而待彼之衰也惜其恭儒術之粗不學黃老耶
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安國行五百金於蚡
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劾繫都司空　嬰外家故繫宗正屬
適劾嬰矯先帝詔害　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鄧注謂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至欲殺之病死　史記注徐廣
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司馬貞曰按武帝四年三月蚡薨
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猶以十月為正
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續
書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似誤以四年為五年

其云十月十二月晦當也司馬貞之説拘執矣
迎安霸上至謂安曰至遺金錢財物　蚡為太尉多受諸
侯王金私與交通其罪入矣然安之入朝在建元二年武
帝即位之初雖未有太子而春秋尚富康強無疾身又外
戚非王推立之言狂悖所不應有疑蚡者從而加之
韓安國傳從行則迫脅至人則之食　此老謀而深見兵
事之語
安國為人多大略至皆廉士賢於己者　惟其素貪故捐
廉恥而以五百金遺田蚡也其能舉廉士殆亦因當世所
取舍耳
安國既斥疏至會其病卒　安國將相而頗以黜遂亦將
相而病卒事適符合故於安國傳末終言之亦悲其命也
深中謂存心深厚
發然嬰不知時變至待時而發　太史公既云嘗以外戚

重復申之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其
區分兩人賢不肖尤核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修學實事求是　四字是讀書窮理
之要
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凡經獻王皆立
博士此二者以王朝未立其學故特著之也博士謂毛公
貫公
王身端行治至官諡曰獻王　獻王策諡之辭衰崇若此
五宗世家注中杜業之語知其無稽
後元怒少史留貴　少史即少使外戚傳有長使少使主
供使者
中山靖王勝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一篇　此對疑亦文
士寓言非當日辭令也
今傳傳與漢書網四公孫昆邪為上疏曰至恐亡之　昆邪乃

可謂愛材矣按公孫賀傳北地義渠人賀其孫也
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以此事觀之廣之器量
固不過終於偏裨矣
故怒形則千里竦 至 數歲不入界　怒形則千里竦言當
使敵國畏之如是報忿除害報忿避之念而大創以除民
害責其立功自贖毋復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之
以快忿也及匈奴數年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
遂不復問斬尉事
廣出獵 至 終不能入矣　呂覽精通篇養由基射虎中
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與此相類皆但用廣之善射而造
為此事以加之歟 呂覽成武帝之前亦
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是孟說仍音
所角反則讀數為本字者非
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按廣失道非與師也軍曲

折上行失字史記無 [illegible]
議以聞 至 當下獄自殺　先叙從弟而後終李敢事
今之傳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
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　以聞為句也浚稽山
出居延行三十日始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
威塞北誤矣
軍居兩山間　上云東西浚稽故云居兩山間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　遮虜鄣在居延
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 至 陵母弟妻子皆伏誅　史
記云匈奴單于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與此先後
不同
蘇武傳其冬丁令盜武牛羊　衛律為丁令王使人盜之
以困武蓋其終降以分謗也
王必欲降武　時陵為右校王故因其稱

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
節者也
適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至 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陵
之罪則書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媿武傳末則係以圖畫
形親列於方叔召虎其為勸懲也至矣
自丞相黃霸 至 以此知其選矣　極淋漓之趣
衛青傳青至蘢城 至 惟青賜爵關內侯　以深入故首虜
不多得賜爵
明年青復出雲中 至 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出雲中則
若向單于庭者忽西至隴西攻其無備所以遂取河南地
也劉敬傳云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一夕可至攻取緩急是役為得勝算矣
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至 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匈奴
右賢王怨漢兵侵奪其河南地數從擊朔方此出專以擊

走右賢王終前功也　前出雲中而忽西焉知不出朔方
而忽東乎亦令兩將軍出右北平者綴單于疑右賢王也
不言兩將軍功罪未嘗使深入故
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 至 獨降單于　趙信為前將雖
與右將軍并兵後繼未至故眾寡不敵而敗
閎安曰不然 至 不當斬　閎安議是
自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 至 不亦可乎　青語固保身之
法於將略則非也將但當明功罪所歸使建果當斬何嫌
於專殺乎
霍去病傳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將字衍史記無之
逆戰失兩將軍 至 青賜千金　於此傳中終青與蘇建事
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 至 所殺亦過當　兵勢分則
易敗是役去病騎出北地者士馬精故得無敗然詔書稱
其能舍服知成而止則不過殘略遂及非能有力戰之功

也東出者爲左賢王所閼雖名將應沒匈奴中矣
去病乃驟入至盡將其衆度河　此衆實有驍智才千之功最大
去病始爲出定襄至合騎出定襄　代郡出中行由單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反過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征非敵所當地李廣傳云大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捕虜所得者不同是役若二將合兵濟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幾可獲矣
而縱万千騎往當匈奴　此五千騎乃遊軍也
漢亦縱左右翼繞單于至西北馳去　時單于止以精兵待漢北與漢兵多少不相當漢又未罷戰必不利漢已縱左右翼繞之不去必爲所取故自開走也
待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　云得匈奴積粟食軍明所齎糧亦已盡故留一日即還此不能深入久留之驗

也下詔書言票騎之功亦云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蓋絕幕深入中原必不相及輕齎有幾其得敵糧乃所謂天幸不困絕耳後之行師者無自犯此敗危之道哉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　青出塞千餘里追單于又二百餘里而歸而去病出塞二千餘里由力戰深入之士皆爲之也
兩軍之出塞至不滿三萬匹　票騎太深入則東軍馬死且盡也　青馬死之多所亡十衆可以意求此史家闕疑互見之辭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
然於天下未有稱也　大將軍將略以伍被所答淮南王問參觀乃備不可獨據於天下未有稱之語此即出太史公淮南衡山列傳也
趙家象廬山云　廬山當作盧山匈奴傳揭雁上書曰趙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注盧山匈奴中山也以上文氣而適山例之自明
趙破奴傳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
戾太子傳太子未斬江充衛伉先坐巫蠱死
覽自觀其武安之厚賓客至何與招士　此言得之其言主父偃嚴安於上乃存名作求答之時也武帝雄猜撥擢一人必欲恩自己出不相猶不敢聲之上況爲將擁兵者乎
董仲舒傳下帷講誦至非禮不行　可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有漢一代所僅矣
未推爲事之統　統紀也總也注釋爲緒者非此處本意觀第三策中統紀不終之語可見
春秋深探其本至而王道終矣　治亂興廢在己而德教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自至先王所由以遍於治盡乎此也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不誠無物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必無冀也當與汲黯之語參觀

選郎吏又以富訾　漢初訾十算以上乃得官景帝後二年更令訾算四得官詳見景紀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至可得而官使也　上所謂吏役乃能明王道輔世長民者也養之不可不素此吏民之賢者以備郡守縣令之材承流宣化者也求之不可不廣
蓋聞善言天者至必有驗於今　四語荀卿性惡篇之文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至然後謂之君子　此數語於致知立志居敬力行無所不包
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董子所謂知命以天命之性言之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昭烈遺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其天資之美合乎此矣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文致謂文敝之極也然致字屬下

句讀貢父希元之說非同似宜兼之
夫天亦有所分予大夫之所當務以為利也　上之人
去其好利之心以為立教之本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當世
之務孰先於此此武帝所當虛心以改去其多欲而後仁
義可施者也其此言正百官以正萬民猶孔子對哀公言
在下位之意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　上安能避罪　不遜謂酷吏傳相為
表裏如終數語之矣
今師異道至民知所從矣　謂放黜黃老申韓之說而專
以仁誼教化為治也　揚子法言反覆數千言不出此數
句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　公孫弘傳少為獄吏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
贊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劉歆來路
披猖班氏恐言以人廢故復以龔所論定者係之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四卷

長洲何焯屺瞻

司馬相如傳分上下卷　小顏以注文繁多分為上下二
卷非班書本然也宋儒作一人行狀有上下二卷為失體
矣惟食貨志小顏無注然亦似非班書舊次云
以貲為郎　貲郎猶今捐有身家之人非人眾拜罰之比
漢初得官皆由貲算有市籍者亦不得官也郎官宿衛親
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
適今文君當壚　當字作對字釋之為長顏說非也
長卿故倦游　倦游注意言所遊之多今人以息肩病解
之誤矣
下屬江河　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
河詩賦通方言耳按今吳越水無大小皆謂之河非獨冀
州方言然矣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陽雲按孟注當從文選作雲
陽此本對以雲夢之事也
游孟諸　縱言之耳非必屬齊也文注誤
東注太湖　太湖恐當闕疑未必如郭璞所謂震澤也
箴疵鵁盧群浮乎其上　張揖以盧白雉也按盧是黑色
安得反為白非獨雉不浮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按奉轡
參乘皆指乘輿而言則文穎注所言四按為得之矣
便嬛綽約　師古曰綽音卻按綽即綽之省何云借音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萬乘之所侈謂天子
猶自謂此人奢侈者也文選無所字非也
逡巡避席　席選作廗為是此賦多古字也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不讓　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

既得伸其使指叉不重以驚恐則因勢無損民怨亦徐
弭矣
邛笮冉駹者近蜀至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　前檄
爲天子文過宣諭之體不得不然也何復爲此以長君惡
耶
漢興七十有八載全篇　此篇仍賦頌之體較之前檄爲
辭勝事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
吏賂物
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巴蜀本禹貢梁州之域
豈徼外耶
昔者洪水沸出至僻𣿬泆乎子兹　禹之治水爲民除患
也武之通道爲民生患也可引以爲解乎以禹爲埒木者
始自相如而孟堅仍之

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親親仁民仁
民愛物斯能兼容并包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斯能參天
貳地矣非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將博恩廣施至得燿乎光明　近似有理然此堯舜猶病
諸矣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揚子
謂勸百諷一果然但其所謂終於佚樂者方且導以封禪
之侈心爲乘纍遮民間困於創賦又有飾太平之容皆述
亡自賊殺之實者此亦非文上不可使在人主左右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　其勸人主通道蠻夷
不過以貽縣臨邛富人復分其財所以過邛道有長吏多
受金耳父母之邦勞煩數萬人民之命於相如何有哉漢
廷文上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超
事得免於禍幸矣

且夫淸道而後行至臣竊爲陛下不取　漢書亦須若此
平易可曉推之遠則其諸文而雅者鮮矣
招翠黃乘龍於沼　翠黃當如孟說作乘黃言黃帝乘
之乘黃乘龍皆歸池沼也
相如既卒已采其尤者公卿者六傳遂終言其事固不
怡封禪之非而直以爲推此爲典皆發自相如也　史通
云馬卿爲自叙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
班氏仍舊更無改作固於揚馬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
此至於相如爲下則無此言其例不純按傳中終言相如
卒後之事則非止錄自敘也
贊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　推見至隱由人事之見
者推而至於天道之隱微也李注失之然近人讀見爲
本字則去之猶遠矣
揚雄以爲靡麗之賦至不已戲乎　此揚子爲論蓋其意

謂主諷而歸陳侈靡不知所裁則中人驟視其辭反爲其
指矣不降於勸矣上林之作不若諫獵之爲品也然虛詞
濫說之中亦寓諷焉揚子甘泉上比於帝室紫宮以爲此
非人力所爲鬼神其可彊已
公孫弘傳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雜說雜家之說兼
儒墨合名法者也藝文志亦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以弘
所對習者衡之原也一條味之其學蓋出於雜家則此雜
說非春秋經師之雜說也
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若云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足
以救之則統紀之所在明矣
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宏號以儒進然所以
當上意者習文法吏事乃少爲獄吏力也
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　以順上指　他人先發而推
其後則先以他人試上之喜怒背約則上書蹤他人而獨

親已此乃欲己尤者也
宏為人談笑多聞　多聞由於學雜說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宏之病
此語亦自處於長者而陰用黯以險伐也將順弘以自著
依雖賢宏亦不因此忤黯爾時大夫所以數武安侯皆此
術
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宏起徒步地
遠而族寡延賓之事足以問色太上宏為人上所忌故行
之無患為者后戚又立大功則不得不以宮客為各
因其勢也　閤東向所以別於今人多休其未立者門
之延賓館則猶仍此制也武反以官職舉而不見於館由
當庭入中門為榮沐之甚者矣
自以為無功而封侯　至避賢者路　安肯宏至有發宗振
落之語當日治其獄無有不聞於上者惶恐遜位蓋亦非

得已也
漢興以來至食邑三百戶　此節乃奸借宏以白褒大耳
史家不從其隱而錄之
卜式傳此其人情乎　願陛下勿許　宏言是也式願以此
術嘗漢武決武事布告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自辭之稱
作矣此事足以動人主釣名要官伺便於己而難以概人
人使勝機由此發者居大臣之位皆當遏其術而毋使一
人得志而因為天下
式曰非獨羊也　至欲試使治民　式亦是用校以漸奇欲
假助邊以求官之始志顯矣
齊相將行助耕　至不為利愚　式反覆行術幾其上以財
約取高位其甚賢者內行之表而已
式既在位　上由是不說式　大小皆有始以大因私人
也知一朝能因緣此利孔者乎式果有才智思慮方且始

舍田牧而以為史進如黃霸所由可也
式又不習文章　文章謂文物典章稽古以古文垂訓者
也
兒寬傳寬既治民勸農桑　至吏民大信愛之　寬嘗入循
吏傳封禪事於郊祀志詳之可也
定水令以廣溉田　名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本之兒大
夫也
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　律令一定欲借古義以上
下其手使人畏目成之耳非作事也
所治即奏　至上裁察　獄一不下即為酷吏豪者必失入
無弱必失出後世廉直之人用心偏有不自知其蹈湯
之謬者矣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　至多此類　此皆法非巧排
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按鹽鐵出於宏羊

告緡出於楊可然非倚湯不能取信於天子以酷虐助而
成之故惡皆歸之湯
臣固愚忠　至臣固知湯之為詐忠　不論其以譎逢君之
食使天下騷動乃言前此治反者過當誠愚儒要之談
也彼先呈此錯當以此死不知言此適增武帝倚信湯耳
趙王求湯陰事　至疑與為大姦　趙王彭祖至陷御史大
夫於死豈惟國中相二千石無能滿三歲輒以罪去而已
破恐言而死　惡言謂分田信所居物
張安世傳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即擢為令武帝真能
拔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至遠權勢如此　宣帝尤多忌不
欲權在臣下觀趙充國傳始亦嘗不快上故務為畏謹抑
退以自免也
欲封其冢為恩德侯　以封侯告冢故曰封其冢

上曰吾自為掖庭令　至不敢復言　張賀仍欲以女孫妻
宣帝安世禁止之循初而侍待安世若是以慰其心也及
深辭賀封帝乃有白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之言則安世亦
必有戀懼於前事者故不敢復言耳
然身衣弋綈　至富於大將軍光　僅以養其福助以逆其
注如是善矣纖微必殖則近於鄙而不可為世學子孫者
當知所裁富過於光亦足致禍胥洪可鑒也
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此舊臣有名德者所以可貴宣
帝之識偉矣
謚曰敬侯　張氏兄弟不愧易名
贊曰商稱張湯之先　至故闕焉　班史之闕疑如此
杜周傳後為執金吾　至遷為御史大夫　桑宏羊謀反在
昭帝元鳳元年此于逐捕桑宏羊疑有誤史漢並同注家
亦無及之者恐因延年首發上官桀父子大姦并誤以周

為逐捕宏羊也
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　褚先生
書田仁事云仁劾眾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劾三河皆下吏誅死當史遷
作酷吏傳時未觀其終班氏遂仍之滿天之報虐無或爽
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至皆論棄市
廷尉少府誅是光以此殺守法之吏以快餘憤雖無妻
類殺后之罪有以知其不能福流累葉矣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　至皆自延年發之　延年
有撥亂反治之功非張安世所及
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　至削戶二千　此魏相引
繩批根之過延年所以不相附者賴仲子從早與宣帝
愛善首定策耳

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　治郡不進者以霍
氏之人自託於無能也
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　凡居外十餘年始徵又以丙
吉遺言薦于先因杜延年陳萬年故也
謚曰敬侯　延年安世嗣謚可知稍嫌之會惟敬可免
緩緩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延年不絕賂遺
本藉香風緩此舉足以為保家之上矣與張氏之有臨一
也
杜欽傳惟陛下正后妾　至各異何足消滅　其言要亦深
中成帝之病杜欽雖在大將軍莫府然初無邪謀未可過
外吹索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非過　欽為野王奏記丁親不
見疑謫在馮奉世傳野王以京兆尹王章薦以代鳳見鳳
御史中丞劾之欽之救解亦為王氏補過也

欽令鳳上疏謝罪　至鳳復起視事　如鳳由此遂退亦王
氏之福也欽前既進戒於鳳豈不知其人復勸其固位哉
至京兆尹王章訟欽露骨陷無可奈何矣
欽恐以為宜因章事東直言極諫　至疑惑著明　勸鳳處
美遂為王氏歷世撥亂之術當既死誰復敢言元易乎傑
得一疏遠之梅福而亦卒不許其假轉傳詣行在所也竟
何補哉
丞相史劾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敢一免就國　書從
長所據得則未致之業也安得便以聽請奏免
遣使者毛莫如考驗　毛莫如當作史莫如後李尋傳同
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　至幾為叛臣矣　此因哀帝
素惡王氏之專故為此奏與謂為恭王立廟同耳觀其所
存者朱博可以得其情矣
贊曰周繇杜苗裔豈其然乎　自謂唐杜苗裔史家之於

辭也蓋謂推其故而不得
張騫傳處小而以爲易也　大宛欣欣以爲言爲然
虛名誘實將用不爲此數　而彼取十者多矣
後二年騫爲衞尉　王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按此見漢武
道西域本不爲其擊匈奴難以失職要功遂逆欲之後置
大夏而通烏孫其勞費遂與西京相終始焉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按所謂斷
匈奴右臂者招烏孫居渾邪故地而言
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於道中寒冷便宜遣其
副也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外國由是信之
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敝中國
以深著其罪也
予節　至以廣其道　如此則生事外夷無所不至矣

李廣利傳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讀之使人
悲歎張騫之罪不下江充也
業令四騎十精守尚大將軍　將字衍文如注强爲之說
耳下同
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　六爲人生還者萬餘
人馬三萬匹還者千餘匹牛十萬驢橐駝爲數皆無一存
者其所得則善馬數十匹而已豈不痛哉
後行非乏食　我以此物故者衆　亦非獨將吏不愛士卒
以侵牟物故絶域往返死者必衆西域傳所載杜欽語得
之矣
適下詔曰匈奴爲害久矣　至罪陳於闕　前張騫傳中云
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所以
爲此詔起本深以見其不實而其爲得已也　使是孤犢
寫則六萬人之數者亦什一

贊禹本紀言河出崑崙　至惡睹所謂崑崙者乎　崑崙析
支於禹貢所載山川不容以爲無有但不如禹本紀所言
耳日月所相避隱近佛氏須彌山之說
司馬遷傳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
而爲司馬氏　詩常武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
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此當宣王之時已失
典司天地之守故僅以時王所命之官別爲司馬氏也
入漢始改　謂自此初用夏正也
春秋文成數萬　史記褒贈注　入太史公此數是述董生
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云
其說得之
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則非獨易緯有之孔氏正義以爲
繫辭之文固無明據小顏於此亦云易家別說亦未盡也

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十年史記作七年徐廣注曰天漢
三年作七爲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　至太史公仍父子相纂其職　又叙
當代文獻足徵以見述而不作之意仍推本先世以終前
文之精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注中所云兵書即謂律書也太史
公自序甚明謂亡失與本無者皆誤
迫季冬　迫季冬謂恐行法也時安爲北軍使者坐受戾
太子節當要斬
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表辭成云負絕代旻
史才寧肯自處以刑餘宦豎擅政用人之漸其爲天下萬
世慮尤深遠矣
僕以爲戒當何以自大　如淳注但言方有所造不暇修
人事也何人日言職務　本論造書也按造書即其職

務下文亦自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則如說是也
贊 此特附叔皮之論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後事訖於
大漢 可見作史要欲斟酌成失實亦無取乎雕飾
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德懼爲陷傳並誅太子皆不念秦
扶蘇事耶 因帽並誅連逮太子以及鄰大如爲身誤不
顧禍及宗社往往如此
壺關三老茂 師古引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按後漢郡國
志注中引上黨記作令狐茂疑人作荀紀之誤
廣陵厲王胥使所幸八子郭昭君 太子丹有妃見嬪儲
子二等皇孫止有家人子今諸國乃有八子之號未詳
昌邑哀王髆揚州刺史柯奏賀 李今見爲侯 劉學皆刻
薄小人不知國體沾沾以虐無告取媚於上元帝復封賀
後善哉賀不堪王天下身既廢黜爵則何算并斬其一國

之耗也 海昏之嗣斯斷於乎中興不絕賢哉
贊秦始皇即位二十九年 李亿矣 秉秦以見漢之得禍
未歷猶有待焉痛其所以著戒也
嚴助傳郡舉賢良 先人東賢良曰助始
且秦東臧陽而棄之御但越也 利口遂開黜武之端其
不以令終也宜
淮南王安上書諫一篇 安之上書特以博名高而不出
於誠故其詞過於煩侈
越人欲爲變 李適入伐材治船 盧衡入寇亦先於豫章
作伐材治船之計凡此書所載皆字字實錄今古可以施
行者也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 乜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助適
會大李淮南之言乃常道也後有亥巴言功安南諸國者
不可不取淵書深味之

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 助以此與尤爲武帝劉任
然知與淮南相結也日暮怕已作此乎
枉存故大王出游於鄭不能甫相飲投之 引管夫同
廷討嚴易爭上尤為山出入禁門 李 從不可治 淵宋六宏
誅解皆合去意
朱買臣傳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春秋楚詞漢初只合之
學
主父偃傳通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 衛將軍
不推李上乃補言主父偃於上何也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 李 以地侯之 此策用之一時可以
猶發尾人之勢久則諸侯分削太弱不收封建之效矣宜
附時補救道此惟有功德於民者始行推恩子弟地不足
者稍益以世疑而地入王朝之故封乃晉耳
彼人人喜得所願 人人喜得所願曾子所謂令出當如

流水也 與賈誼同乃拙之乃如此
茂陵初立 李 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上因賈生之智此則
祖劉敬之策已行而人不李覺擾生亂故可用也并其時
則不可
嗣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偃固有以
報衛氏矣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 李 外阻河 計也 前諫伐匈奴此何以
議置朔方前書云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轉輸率三十鍾致
一石此何以復云地肥饒內省轉輸戍漕非道由衛氏
衛將軍始取其地故偃變前說以建此計乎雖然秦漢既
都關中不收河南朔方則逼近寇攻偃之計不以私故
語
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嫌斥上令自殺上欲勿誅 欲勿
誅者上以偃策不以節弱諸侯明不受金也假不承齊事

而尺趙王使入所對甚巧
齊王自殺無後至適遂成假 假有追劾齊王之非一死
因偃且因趙王所告而并論亦使偃侯不自殺爲已見削
弱宏成亦爲失也族誅則漢法之過 一
嚴安傳臣願爲民制度以抑之至也 承文景之積若使
不喜功生事實行斯政則既富加教三代之俗可致也安
書意雖未密而頗見大體
今天下鍛甲摩劍 至 非宗室之利也 安意蓋指連年征
伐萬大在邊恐一朝有木大於本之患又懼觸貴臣之怒
故借郡守言之然東漢末州牧府中柴之毒亦如
獨將數計矣不敢斥言天子故曰宗室
終軍傳臣聞詩頌君德一篇 無補於用而極精鍊之
是非不可知只就本事抑論功德徵應謨而不入於儒
王褒傳詞賦大者與古詩同義 至 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此論自非六代之君所及如此者又何病乎辭賦也然何
如崇尚經學則治理明風俗亦淳厚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 至 上閔惜之 哀以往
祀金馬碧雞病死於道自與得賢臣頌篇終之意反
所以爲詞人也
賈捐之傳於是遂罷與道里費 文帝還馬而仍與道里
費其通人情若此乃所以爲至誠也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至 朝構太宗 元帝既好聲色貨
利而當日所以必欲學之其地者亦爲珠厓靖寧可貸後
宮近侍皆得以虛外庭之議故累文帝之盛德以挂之
不相 至 它因以爲前日與賈生 至 指之誠是 定
國上指之議復后數萬人全非適於治獄矣
捐之即與興共爲狂謀奏 若所謂此之君明不密又
下一節

與滅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王部刺史 成帝時
諫大夫楊興當與博士賜爵對黃霧四塞終日咎由太后
諸舅以無功封不知即君蘭否
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文史足用謂史書足待九千
字以上可用以應試也
後遊狐貉更衣 周禮天官內司服有女御二人繼人有
女御八人注家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
使無色過漢置更衣蓋本於此然當謂在外閑游皆是哉
衛子夫以更衣得幸亦上家備宮禁之事而次之者也
願陳泰階六符 注中應劭所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
之占三台者異
今中府曰董君所發 至 乃白之 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
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嫖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注曰以假從此門入交會
於內故以名焉按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白蹴之不如蘇
說也
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如峯上近臣子客
丁外人皆武帝啓之也 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
通事在武帝存時
著於竹帛 著讀曰陟略反呂覽詩書著讀著字此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至 則彼自窮矣 此望武帝知之不
盡而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雜在所恐不亟
勸我以大官者亦所以行其自得非眾之也
今則不然 至 爲天下笑 張湯諸類異破詠陰擠狄山死
地及路亦以直陳朔之言皆衆武帝之病也
贊而後世好事者 至 故詳錄焉 此傳言著其事者不欲
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抑刺取訛勝以博異聞也六代史
家如此者夥矣

劉屈氂傳合侍郎莽通使長安　莽通即馬通
及北軍使者任安　至皆要斬　任安田仁皆以衞將軍府
故坐太子事死
車千秋傳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千秋高寢郎又自言
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
明將軍留意郎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千秋從以智
免而倫者遂謂果當如是則焉用彼相乎
楊敞傳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　敞夫人是後妻非司馬
遷女觀下子劝傳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
真人所謂風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真人猶云誠若人言
也李奇注非
總領從官　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衞士故曰總領從
官
陳萬年傳所居以殺伐立威　王其廉不如　咸當入酷史

傳或附嚴延年傳末
咸數賂遺湯至死不恨　復行賄成晚節掃地矣
胡建傳守軍正丞　以軍正之丞故係正言之猶上稱言
盧江太守丞非兼守正丞一官也故下云丞於用法疑
朱雲傳年四十迺變節至當世以是高之　成帝以後士
皆依附儒術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成王氏之篡故史家
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爲立傳落數於張孔之徒爾
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至嘉竟坐之　真禹雖賢然
爲石顯所脅朱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衞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
坐故縱亡命　故縱亡命是猶通輕俠之餘習也
臣願賜上方斬馬劍至安昌侯張禹　當是武之後追思
元始之代群公頌莽功德天下風靡思一見朱雲者何可
復得此天下傳述其名如雲如寵且過其實而附麗於狐

遂謂王莽之姦譏切王鳳不顧有公卿側目而視之元舅
其言皆開通天下忠臣義士之憤懣世亦遂目之以爲仙
也一上書而至今皆不腐矣仙以長生久視乎哉　勤苦
治經不一行非吏然則止以供其爲佞而已佞臣之名自
匡衡以逮劉歆之徒一言以蔽矣
梅福傳至處尊適　仲庶師始論乃不根福此心峯峯恒
在本朝然論則迂矣
云敞傳初章爲當世名儒至京師稱焉　劉寬始自王莽
非起於桓靈時也千餘人乃獨行　敞可以其之弟子哉
贊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　漢諸陵其不爲赤
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聽當代其
言始皇所謂借秦爲喻不敢謗譏上及山陵也
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至黃見謝信八博陸武鄉皆
以謹慎受遺寄命

此書宰中不入　或云書宰即武帝書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光藏之於室中也
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至迎昌邑王賀　史樂成光所
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　先立爲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
父孝宗之變矣此皆儀不可不素講也
就次發璽不封　今各官用印隨必緘封蓋亦古制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
光意指通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
審其素行於廢後之始此則不學爲之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　至反受其亂　誅其尤無謹者而流
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甚乎然觀其臨死之言
則昌邑群臣亦謀將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廢
慾改圖史家使人得諸言外爾

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子雲皆中郎將手根據於朝廷
光懲燕王上官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居中以自衛
不思時勢遷變權重勢逼滿盈致禍又甚於此矣蓋不法
學之患也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　毛與子都亂　霍氏之禍皆起於
顯而其萌芽則以婢爲後妻也故治國者先正家
使蒼頭奴上朝謁　上爲猶今鴻臚所收職名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上下
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矣
光夫人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光何惜一婢不令宗祀血
食乎惜也不聞於古有大義滅親者窮竹當之獄討顯以
謝上徒跣自拘勿復與政歸老博陸此人臣分所當然也
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　予悉易以所親信許史
子弟代之　先收其兵權

人人自使書對事　對或作封誤也後因尚書屏不奏乃
上封事耳
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使中書令出
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徒任宦官矣成
帝以後政出外家在太后爲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擅不然
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權宜之制偶然一
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褚先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後補
記云張章故潁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
霍氏第舍臥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
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兄其竄直突　突當爲㚃式林反與突字㚃字異義玉篇
所分甚明
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　胡婦耳能教

子從國破家亡沒身所爲役復獲七葉珥貂之福日磾固
材異家豈不自內省哉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以帝少不受封安得求上怨自相
負之謗大將軍議不遂而
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霍氏事關社稷當以義斷恩
欽因緣謂當爲欽自殺　下莽方殺其子於姊母及姊見
之子何有欽自背典禮宜其及也而篡以逢迎時宰然其
言也宜亦欲爲父立廟不入夾侯常廟比例將必至此不
爲深文　獨罪欽而不及當此獄尤顧欽仰罪當側戶南
不得稱太夫人可也
賢書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未嘗宜考先
有振霍光爲霍叔後者其語殊悖謬足累光本傳篇末
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略耳　贊中因傳
疑亦采以爲微戒云　元康四年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
反誅益必光之族人亦仿章之流也

義門讀書記　卷第四　前漢書　列傳

趙充國傳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 至 先計而後戰 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虜以畜產為命 至 虜必壞散 明之後節但知有此變

當勉用愚策 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役絕域之比不在守常列發之數

所喜浩星賜迎說充國曰 至 今以其忠對 如衆安世當此必從浩星賜之言矣嘗平乃與社稷臣雖託孤寄命可也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 至 下吏自殺 中郎將邛為武賢所陷然大將當專任宜以壯侯為法邛之得禍自坐不慎非御衆而不為國家圖萬全遂可以智免也

辛慶忌傳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唯是為奢非為於衆人也在慶忌則此之為已奢矣

傅介子傳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光所進也故無異議

常惠傳烏孫皆自取鹵獲 至 烏孫人盜惠印綬節 烏孫一有功則鹵獲皆自取并校尉之印綬節使盜竊之以去其不足信仗明矣

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大將軍前遣介子又風常惠時去武帝未久猶襲遺略不深計萬一生事起釁也

鄭吉傳鄭吉會稽人也 謝承後漢書鄭弘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良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按吉自卒伍未必有官閥但為家之從祖居在山陰或可信也

陳湯傳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 至 竟殺吉等 吉書辭所壯漢自張騫通西域之後應募使絕域者率不顧死亡邀功生事必不可聽許也

兵來道遠 至 願罷于與大臣審計策 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為此語所給也

諸鹵獲以畀得者 此云諸鹵獲以畀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豈丞相御史因誣枉之歟

石顯自銜以為延壽湯 匡衡之上疏以石顯史家之辭歲矣

湯威昆山之西 昆山當指崑崙而言

贊陳湯儻蕩 至 故備列云 陳湯為劉向所稱又自能屬文其誅郅支罪于事紀載必詳故此傳亦如生存焉

雋不疑傳諸君何患於衛太子 至 遂送詔獄 定大事非此不可此權也豈必果應經意

于定國傳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十餘年則安於孝節矣故知殺姑為必無也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黃霸于定國皆既躬經術故起獄吏致宰相而無曹人雞鶩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也

冬月請治讞 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 公羊家說縣輿與此異義見所叔之子來聘疏中

平當傳周公既成文武之業 至 孝之至也 此臨川新學所護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實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為比孟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

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 宜鹽禁亦救荒一法
不假轉鎖賑濟之勞 勃海亦可謂之鹽池今人獨以刑
解鹽
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 再世皆明經故至宰相
彭宣傳然唯將軍任漢將之重 至 非國之制 此亦宣之
疎讓也
贊辭廣德保縣車之榮 至 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注
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按贊於廣德宣之讀序傳
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至
不亦寶乎 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首蓋亦傳
也以此為論者未窺序傳耳譬與後李連鮑方郭蔣諸人
例同
有邪惡非正之問 至 各因勢導之以善 易不可以占險

斯正理也
王吉傳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篇 其言深乎可畏復
藹然可親真醇儒心聲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 [illegible]宗本也
皇帝仁聖 [illegible]未有所幸 孝昭天資之美如此其不克壽
者得氣薄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 至 壽何以不若高宗 可與伊訓說
命相表裏漢廷書疏未有能過之者也
復遣使者爭胸云 爭胸即後兩龔傳中龔陳故事
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 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
成絕學行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駿字子[illegible]以父任為郎 王吉嘗除任子之令而子駿任其
子為郎此駿之失也
貢禹傳今大夫僭諸侯[illegible]任於陛下 天子過天道非私

生無此言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
宣循之遂為故事
陛下爲有所言 謂京聞不言也
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僅留二十人
則不足以給使令如晉義之數可也
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 獨杜陵一處已有數百
矣茂陵平陵不言者已多老死也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即武帝所
起上林苑地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
痛 是殺人子多矣宜乎戾園之及也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至 海內大化 孝文寬而有制所以
興於仁義

自見功大成行乎詠不行之所致也 自秦爲無道風俗
大壞皆者賈生所痛哭也文景相繼尋以寖衰武帝復壞
之至是甚矣 秦失韓貢公之書蓋亦爲之痛哭
兩龔傳漢兒子曼容 曼容名丹見儒林傳
勝自知不見聽 至 積十四日死 勝已謝事給老萬亡可
以無死故五威有司外行其之即講學之徵亦僅稱疾不
應及使者再至印綬加身要以必行五日起居守之不去
然後詔語門人餓死報決可謂從容中道不失其身者也
朝服對使以思老疾辭不[illegible]累及子孫[illegible]
鮑宣傳奏宜號錯煩苛 至 爲衆所非 此賢者之過欽言
是也
始隃麋郭欽 至 平帝時遷[illegible] 郭欽能奏黃賢又
不仕莽雖與鮑宣同列何足爲君子也
費守死善道勝[illegible]乎見殺先主爲莽所追卒又死

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韋賢傳夢我瀆上立於王朝　易曰再三瀆古蒙中前論
之也上謂王
時賢七十餘至丞相致仕自賢始　父知恥故子亦能讓
然當其自少存入用已宜引年乞身矣
元成父賢以宏當為嗣故敗令自免宏懷謙不去官　宏
元有讓志宜韋氏之訛以昌也
與宗家計議　漢去古未遠韋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
宗家者其宗子也非同古所以同族之謂
而東海太守宏子賞至列為三公　韋氏餘子復以明經
列於三公然則世祿之家欲為子孫計奈何不務傳經反
蹈疏傳損志益過之戒哉
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後書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漢諸陵
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
高開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至其正禮儀　此詔獨取許
嘉等更始二議得之　於義一體言不得復顧私親以卑
考廟上序於昭穆
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至尊祖嚴父之義也　此指孝文
太后孝昭太后言
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至唯郡國廟遂廢云　孝武雖
亂天下皆得復居不毀之列宜侯長公始議廟樂者避矣
建昭詔書乃拘困不擇言也
於是光祿勳彭宣等言不宜毀　彭宣等五十三人議是帝
欲伸其忠之議為元帝誅斬郅支單于稱尚宗之地耳
一方有急三面救之　非常時備也
以奪其肥饒之地　此指朔方及開河西四郡
功業既定至其規撫可見　以輸寧觀蓋一節皆叙其實

耗中國之迹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至與太祖之廟而五
匡衡五廟之說似尤深然合陰陽五行數之則可以七
為斷矣
以七廟言之至則不可謂無功德　但以七廟言之斯可
矣
聖人於其祖至失禮意矣　追則不必復毀此亦近情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至罷南陵雲陵為縣　此
奏今觀王莽為丁傅裔氏發葬然不以人廢與東京之
末寡中為邑議和帝以下不應為宗奏同
發者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歆議廟制可謂深博
武帝稱宗則非篤論固當區別觀之也
魏相傳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責過之是
世下之獄則多怒之偏都於作威矣遂為子孫他日之憂

可不慎哉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因許伯乃得直至帝前也御
史大夫已列三公位與大事猶慎密如此其不因王史而
因許者專欲發其弒許后之謀也
子復為大將軍　大將軍當作右將軍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至宜帝善之　此一時制霍
山之借計後世行之則失奏疏命納言之意矣
聞者匈奴嘗有善意至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史遷
作匈奴傳末識謀綱詞以便偏指人士因以決策建功
不深而歸本於擇任將相假使孝武始禍之時丞相即能
為弱翁之納諫何為有三十餘年兵連不解之患哉
今郡國守相至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伊周之用心非能
治黃老者所能知漢相識治體無過弱翁此奏
意透

臣恩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 至 而觀於元聖 在天爲陰陽在人爲仁義此深探治本之言但前後所陳却尚是一種漢學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 按此趙堯亦非高帝時爲御史大夫者也

丙吉傳 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 至 天下幸甚 丙公不以文采自雕余記所言皆合體要知記學詩禮者也

掾史有罪臧不稱職 至 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因以爲故事則姦吏遂無所懲艾矣丙公當宣帝之朝方綜覈臣核名實不妨時有寬舍可否相濟耳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續志西曹主府史署用

召東曹案邊長吏 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

夏侯勝傳 長信少府勝獨曰 至 不宜爲立廟樂 勝此議不愧經生

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 太后當素服五日則從之爲師服者七庶當服小功亦因時而以義起者歟

京房傳 得除用它郡人 欲上下相伺故除用他郡人也

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 至 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封事率如囈語其不足以回上意也決矣

初淮陽憲王舅張博 至 皆出與淮陽王 庸鄙之人不可因亂而漸言如此 徐立中官也故後獨得免

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任臆誣罔以衒亡身其始兆矣

翼奉傳 二陰並行是以七者忌子卯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忌午酉也 忌子卯者午酉相對而言翼氏中上二陰二陽與翼氏所云夏殷興亡與翼氏相刑之說亦失本意

虛部以待物 至 蘇子瞻赴定州狀本其意

役不遠惕勞待物所習耳 此實治非虛也

臣又聞來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 至 出其過制者

貢禹以前奏此言之以太皇太后詔放先帝宮人處實令行禮 按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減役及峻宮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 其本奏封事則初元元年已十五年矣

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當數代之用則此可以明國祚修短之數與功德薄而福饗已泰未有不敗者也

李尋傳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言緯者始見於此故張衡謂讖始哀平

德列王道 奉舊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

久汙玉堂之署 漢時待詔於玉堂殿唐時待詔於翰林院至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

故曰將曰 至 有當節 此亦右書相傳之語讀之有疑

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 攻當作上二字

大過而不改 至 皆蠲除之 哀帝此語尚非亡國之主故發猶令終

贊 此贊在當時與相譏東光武不當聽納讖記之言相發

趙廣漢傳 又教吏爲缿筩 孟康曰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後吏世曹罷時人也有受密事筩則廣漢此法代後用

不於於成後 至 卿所伏罪

廣漢爲人 至 卿所伏罪 廣漢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其人在大抵與張敞相近

殺中務賊 至 皆知之 知其根株窟穴所在則可以不煩而理然設材搜轢非明主在上安可使行其意耶

宣漢叅論今人皆儀諛史按自有其後有吏皆是自

軍不敢犯法女樂歌人　此中尚可法

初大將軍霍光秉政　實漢由是侵北賞威大臣所始

遠漢始欲以此自達於霍氏且用常言之而丞以為務則

謬矣

可見蕭望之勁亦風漢初大臣　下廣漢延尉獄　此

廣漢繇得之罪

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為京兆止此八字決但勿為迎君

私論祭爵尚寶遜儒即無慝非非貴戚大臣不可治犯衆

天討古不行於家亦也

尹翁歸傳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　必竹自遜此能吏

欲為名高非政體也

豪彊有論罪　主扶風大治　此威嚴之道後來放效之而

加甚焉

韓延壽傳乃歷召郡中長老　為吏民行喪嫁娶禮　此

亦非能吏不可若徒要為匯調于禁之治人下矣

又置正五長　也史翻閱知　置正五長部令保伍之法此

賢於尹扶風之以名穩推迹見滿其泛矣後為政不可無

法度也　故後書有官志中有里魁民有什伍以善惡以告

其互相檢察本漢制也當必得如長公者為之乃有實效

歟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扶風以盜

賊課為三輔最東郡以斷獄大減為天下最能吏何從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　不敢犯　惟不將出耦何此

事推誠動之足為表勸若屢屢官諫刑見威矣此亦兵法

中之田單火牛也嚴翊之為穎川可參觀

延壽代翁歸之為左馮翊　廢職官發被散自餘爲　廣

漢犯趙廣漢由已作僞則前為蕭公所陷矣然何不少忍之

閉閤思過能施之吏民獨不可使曲盡爲他人乎

移殿門禁止望之　依延年傳汗張奏曰故中有所劾奏

萬多宮門禁止不得入

張敞傳其治京兆　大率數從之　參通京兆得馬翊之

急用之處大議時欲劾其不疑則本治在私之力也

敞問舜語　冬月已盡延命乎　收之是也殺之過矣必

反其語則兒戲矣大人尚相不望乎如此

敞孫竦王莽時爲郡守見傳　以此間於傳及萬俠傳杜

鄴傳

十尊傳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　吏民駭　非

常之變故於令月殺之

後上行幸雍過虢　劉原父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

陽虢字是史氏誤按劉說是也時已轉守槐里不為虢令

矣

毋得布鼓過雷門　會稽擊鼓聲聞洛陽乎此流俗妄譚

不當引以注史見西漢會稽治吳與越何與

又正月行幸曲臺　皆不敬　此事不當并之吏輕

重矣故御史不得曰為飾成小過也

尊曰治所公止　師古曰謂司隷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

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按治所即謂司隷治所非使人尊

稱

尊擬劇整亂至名將所不及　趙子都威制豪強小民得

職王子贛擬劇整亂未聞非郡孫寶爲京兆尹　故京師

稱之然措於心疑不敢取材宜乎故不得列名公後也

王章傳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及石顯繫丁廢後乃國家

折中大患上如即免官未死復何所避果非女子所知也

假使成以功自肥則仲卿亦一朝廷尊長人矣

高帝傳方今天下廢　則不居其位　何言自刃中

當時之吹惜其非信而後策也稱引妙得不猶述如干生

[illegible]
上無許史之屬　竊當讀之欲反謂竊託道聽說是以下
文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之語承之自見
請爲豐傳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illegible]　元帝
若行宰相之事而後以此書賜豐則得之矣今以[illegible]爲
邪臣遺教而欲以中和成不公之吏是後世所謂君子人
子也
上不許是後所言皆不用與復上書　失其節而不用其
言與當去矣何以復上書爲
鄭崇傳逆臣者威福內知折　逆臣之論惜乎不言
尚書令趙昌佞諂　大氐凡易爲人說惟有禍有
其於子游者矣亦賴崇遂死禍止及一家小人欲傾人以
自固何所不至
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爲諸長　寶挺定陵見其節
過然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宣之儔故建武中錄
其後也
母將隆傳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但與附述名奏事
遂失於不能爭耳乃莽以私怨并中之然此大事豈可輕
冒名其間但以事非由己爲何答乎
何竝傳先是林卿殺婢婿　殺其婿而納以爲婢耳如飾
右所云外人與其婢姦者也
罪在弟身與君律　延尉典法之官三尺是掌故曰君律
死雖當得法將勿受　法將猶不受則當背賦斂送葬矣
妻子產業亦觀原涉傳當國與名志師偏矣
贊然同將行於邊州　同將之事本非其實然名則雖附
也故曰同行
龔勝之傳勝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人言而其結婚非長
策也　勝之所論議事皆守文明[illegible]通[illegible]不可忽之爲

迂
寬之以爲留于非臣親所加　令天子采之　親上所以易
劉屈氂自以曾寬之所見之深長并言帝天資超出不能采
用　春秋穀梁傳曰貴之盟管仲曰諸侯[illegible]而延楚楚
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此其深意
則同
蓋聞五帝三王　[illegible]貴爲刑[illegible]而不名　大哉此論以五帝
三王爲師而不惟乃背姦之法可謂深而遠光矣
臺之以爲中書政本　令白欲更置士人　此說忽發
之太縣人主未能與見其失持疑不斷小人遂而合以謀
我反爲所擠而事終不成矣故孟子欲定國必先格君心
也
出劉更生爲宗正　望之欲罷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
鄭朋陰欲附望之　人不易知堂令肖賢進士之名不深
察歷試則必有小人雜出其間內相攻矣一更生人得出
之於外亦何暇於繳爲哉
望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至竟飲鴆自殺　如使不死就
獄恭顯其遂已乎從事而爲果之且朱雲之勸亦不可
云非望之之失在其心忍以教子[illegible]自速其小形死於
我也
馮奉世傳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　奉世不宜
受封　望之之議正論也但奉世因沙車攻劫而遂發兵
攻拔之以解危與非要功生事可比封之足爲後法不可
以不權其事勢也　若雖有[illegible]不拔則都[illegible]以爲[illegible]不通
所送大宛諸國客何以得達是擔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從指也
奉世似當與傅鄭諸人合傳以許[illegible]皆有名述野王又
不可附之外戚傳中故特立此傳也
野王在位多舉野[illegible]以將從兄後附　野王爲石顯所

問故不得行三公當以傍支傳孫親之帝之引姊與所殺也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至甚可觀也 馮氏父子兄弟各通一經獨少體耳而叔平復恂恂可觀得禮意矣

宣元六王傳楚孝王囂子紆嗣王莽時絶 元帝爲太子紆子般後書有傳范氏稱曰囂至般猶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復以讓爵顯蓋宣帝有功德於民而元帝以後國統三絶其餘慶在楚矣

中山哀王竟無子絶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既立爲國君則不當歸矣乃不爲置後使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當時謂引子爲大人姜氏歸於齊之文耶

定陶共王康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 王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楊廷尉不知先爲與王立後故改景日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茂大宗而顧私親且從景封其族甚矣宜享國之不永也

中山孝王興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注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曰及按公羊曰凡子一例也及謂次弟及之然未嘗不如父子相繼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周如是則殷亦如是顔注惑於後儒之説耳

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 此孔光知太后王氏追怨哀帝遂不復求及下之議使哀帝絶嗣也

匡衡傳臣聞治亂安危之機 至 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爲少傅數年乃遷光禄勳時建昭元年也則上此疏時在初元三四年間按宣帝不好儒術有用法律而中書宦者用事元帝初立蕭望之周堪以師傅受遺輔政遂白劉更生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人中書令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史高表裏當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初元二年十月遂得望之令自殺其吏生等皆廢衡本因史高進此疏所謂道倒揚功者蓋與高顯皆陰爲唱和務欲帝以專用宣帝故事所謂黎業成之業盧爲紛紛功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鄭衆之論六藝以文姦言可也後條言慎妃后別適長亦以身爲師傅爲福其之石顯又常擁佑太子尚子丹帝命欲太子家故衡敢以爲言且兩事乃深結者尤不之疑耳

孔光傳莽以光爲舊相名儒 至 令上之 細尋并傳當元始初政由光爲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蹈者之娶甥舅相與當何以助成莽之發勢死何面目見先聖乎

光常稱疾 至 固稱疾辭位 莽之即真王舜劉歆未嘗不內懷愧恥豈不悅覺而見夫火之於始即要避執可解免爲人宗社之罪哉

馬宮傳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宮與丁晏事莽尤儒之號者 皆比以別於鈲馬如姚合者以馬通建本作馬宏之錯馬通於兩字列于莽傳有鈲飛男子而遍長

贊彼以古人之道見繩 古人之道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師丹傳人舉錯在部刺史 至 未必不由此也 丹舅封侯益尊四寵而宮懷十感 薦之德輔以部刺史樂錯煩苛富嘉氣尚凝之咎雖所言似有職任所總責衆之大者罪在谷永杜欽先也

列宣有兩弟明修 至 皆是廷尉 中丞議是也

朱博傳常令屬縣各用其俗爲大吏 至 以是豪強慹服

此於今齊俗尤宜然非健吏恶能利其術衆哉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以永稱三人責部掾以

下也今法獲賊過半郎免處分下卿之負可以釋矣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　二語得律意矣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至無益於治亂　王莽蘇綽宋神
宗皆蹈此弊然吾家汜鄉君公謂不可以丞相獨兼三公
之事則可採也
當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　按顔氏家訓文章篇野鳥當
作野鳥
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至置刺史如故　罷刺
史而置州牧東漢遂以此亡非特功效陵夷也子元議是
當合後書百官志注中劉昭語觀之
故事居部九歲至成勤功樂進　每歲盡詣京都奏事則
天下之情上通居部九歲則所部利病周知中興以後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與天子隔遠矣　翟方進
傳爲朔方刺史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是有異材功效

著者輒登擢不必滿九歲限也至家汜鄉侯爲揚州刺史
五歲入爲丞相司直前此則黄霸爲揚州刺史三歲遷潁
川太守
然好榮上大夫至然終用敗　子元傲吏趙京兆至扶風
之召少而與蕭陳結交慕用爲俠未有不致敗者况位逾
其量乎
傳日巳許孔鄉侯有指至請皆免爲庶人　子元爲相猶
行匹夫然諾又不審其事之邪正并奏汜鄉武穀請門上
哀哉爲大臣可不闇學入道耶彼從內討上東側之指
擊排放廢之臣可以萬全必得豈知哀帝亦欲自攬威福
之權一朝見疑凡彼所謂利者即所以爲害者也是故不
恤身後之名者常速及身之禍哀哉
贊又見孝成之世至博亦然哉　贊得其隱如汜鄉之陷
王商廢馮野王是也

翟方進傳竊聞政令甚明至其役少施威嚴　此則內省
所以戒魏相者然居宮則死其職使家强不戢小民觖告
雖致宰相何取焉况亦有命耶
及後母終至不敢踰國家之制　後書安帝紀元初三年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
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
也
方進知能有餘至以問其位　翟子威心術亦朱子元儔
也儒雅過之史事不及居相位凡威挾私報復剝喪元氣
足以感召災變卒也自殺非不幸也
叅請一切增賦至變更無常　此又其禍之及民者爲詔
書中巳詳故史家不重敘
上秘之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以方進寒變故秘之而
加殊禮也

舜皇帝若日大誥道　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
也按道當作猷當訓爲言非大道之謂
天亦惟勞我民　師古注言天欲勞我衆勞音來到反
按勞當讀如字書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也
信父故東平王雲至後崇竟坐大逆誅死　莽以義等傳
檄郡國言其鴆弑孝平皇帝故反以此言誣信云
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眞矣
史家書此以終義之事其旨茂著矣
谷永傳師與直言　作師輿爲是
絕郤不享之義　義當作儀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　齊當讀側加反
百官盤互　師古注互字或作牙按互古字作𠀠與牙不
同頗後解頤乖小學
是時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

也　此篇直構會卒所宜事驕之終身不平也
柳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時嬖幸小人亦有參錯於玉堂
待詔之中者故並舉椒房玉堂以包之
杜鄴傳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
按郊祀志吉父敞好古文字按美陽鼎所刻款識吉著傳
其家學也
何武傳遷揚州刺史　至　州中清平　敬待二千石之敘王
嘉傳中詳之西京部刺史莫如君公之在揚州者此後世
監郡所當法也
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　至　太后竟白用莽爲大司馬
　莽之篡爲自哀帝時已發露矣而舉朝猶承順元后之
指同聲趣之君公爲令免歸王音實舉方正爲守免歸王
根復薦得復至安危之際獨守執議相錯之議不肯爲王
氏用所以爲貞臣也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注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按非宗室及外戚則泛指異姓下文祿與君公不當互相
舉矣周禮司儀注異姓婚姻也庶姓無親者也
南陽彭偉杜公子　彭杜亦賴不附莽而傳稱至今
王嘉傳加食邑千一百戶　按宋祁傳云故事封丞相不
滿千戶此千一百戶故云加
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至　恩報厚也　按
哀帝使晏先持詔書示嘉延正欲丞相御史分封賢之謗
耳二人不正言其不可而教以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
則是又欲諉過於下賢猶在可封之數特大臣不肯爲天
子任其咎也其何以卒免之哉
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　嘉當
以此時被責乞骸骨去矣
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　至　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　此三

人當侯事稍白乃徐爲言
師丹傳丹議獨曰聖王制禮　至　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此
議眞天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　至　封丹爲義陽
侯　此詔文白當理不以莽廢

義門讀書記 第六卷

前漢書

長洲 何焯 屺瞻

揚雄傳 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師古注此乃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非也蓋謂遵漢之隆天清地寧非若屈之大執不辟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蓬陼蓬雒生之洲渚言不能捷於駕鵝也捷速也當以上下篇脈例之

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師古注言終以自沉何惜芳草而憂鶗鴂非也言何爲畏其將鳴先自隕百芳耶

昔仲尼之去魯兮 至 何必湘淵與濤瀨 言進退去就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召之則歸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沉也與前折瓊雨華之語相應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至 奏甘泉賦以風 客謂王音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眞耳 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賦當爲音門下史及薦之作詔又別一人故自序曰客薦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齊當作側加切

故遂推而隆之 乎黨鬼神可也 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爲兮循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浮而非則是司馬相如揚之罪人矣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雙 此狀登華之峻非如師古注所云合德

崇公先驅 文選注如淳曰崇公是顓頊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此注中正說爲長

及至獲夷之徒 一劉以爲烏獲夷羿說勝服虔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

入洞穴 洞穴即具區之洞庭穴潛行地底無所不通謂之地脈今善引郭璞山海經注得之

實炎者滅 至 自守者身全 此言了傳董賢方幸鑄作何是時也

劉以爲經莫大於易 至 作四賦 觀此可知方言非子雲作

雄素不與事 四字可以核子雲之爲矣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自莽居攝至此凡十二年子雲之節有愧龔鮑然況之劉歆則失其平矣宋賢抑揚之論幾於苛刻要不若孟堅此贊眞實錄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言則必度越諸子矣 按綱目云至韓文公司馬溫公皆王荊公之論出而譏之言果驗矣按桓譚始於張平子

儒林傳 所謂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師古注以所聞令相長丞爲句 今按史記闕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爲句也

而請諸能稱者 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又謂罷其受業太常又請行不帥教之罰也若僅爲弟子則太常自擇二千石令與計偕何必請之有

施讎 讎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厚齋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則此莫如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伏生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伏生既以教張生歐陽生歐陽生又授兒寬則龍大夫所不知者僅十二三其弟子因有明之者今文斷通并以女子傳言故失之也

歐陽生寬又受業孔安國 倪寬受今文于安國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
書　起其家似謂別起家法司馬貞云起者謂起發以出
也則當屬下逸書讀
蒼卿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此所傳戴氏禮皆
謂儀禮十七篇
循吏傳漢興之初　至　稱中興焉　紀吏治行推本君相識
其大矣
文翁數遣蜀生皆成就還歸　至　比齊魯焉　假使文翁未
久遽罷蜀生學成而歸孰獎勸之乎吏非久任無以責成
功也
王成　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
多為虛名云　宣帝褒成卽無昭事跡之意史家并書此
語以寓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其篇辭著璽敝奏偽
非此指劾從可否相濟足為後法也

黃霸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　霸天材自當絕人
然為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發成就之也
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其下　武帝承文景之舒緩
故反之報虐也在戾太子史皇孫之因怨光怨異已而因
峻刑身歿而放亦人其可多殺哉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　至　如敞指意　為相而復以興化敞
猶自予不亦備君耶此非若郡守遠且卑無所嫌也故敞
言一入卽使任中臨飭計吏不為丞相地耳霸徒知昔者
以是褒賞乃欲屢試亦愚而不學哉
又樂陵侯史高　至　以霸為首　霸為相功名損於治郡
時然宣帝所以任之者不越治郡之務其見許不如丙魏
亦遠矣明察之主旣久於位事無不習亦欲自擅威權大
臣又皆後出新進豈復能虛己以聽哉　舉太尉非其職
丞相事無不統也此宣帝失言但尚非其人霸受責而人
不之德
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　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
恩自己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厭之任焉之語
顧其畏其適亦宜知其一也
龔遂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至　天子說其有讓
說其有讓者宣帝之器淺也然厲精圖治與良二千石
共致於政平訟理元成以下能之乎是無謂皆聖主之德
矣假哉
召信臣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
用信臣所論非貢公事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　按百官表徙中少府
酷吏傳郅都至則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　但誅首惡法
之正也史記誅字作族滅此郡所以為酷耳本文首惡乃

謂一郡之首惡非指一家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　史記云竇太后乃竟中都以
漢法今去四字似都為匈奴所間矣
周陽由汲黯為忮　至　而由棄市　汲君子何乃與巧宦皆度
外當由使稔其驕恣終遇申屠因稔相並為　丁又文
趙禹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至　以壽卒於家　不覆案卽
陰賊晚節獨以稷名為之　此獨以壽卒也　張帝所賊
深文者在武帝中為下感歎於民生之不幸深矣
義縱陽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
捕其為可使者卽以沮廢之收罪其功之智不能為民
也
王溫舒擇郡中豪　至　亦滅宗　此亦可見朱子元井子心
所概然此可施之一郡發起日日上新當天下土崩乃欲
竊用此術責效原涉使湯亦何所復其技哉

其時兩弟及兩姊家亦過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此史公之以敘爲斷也
楊僕數責楊僕書 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
成皆爲都都尉 部都尉史記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
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引象馮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爲陽侯呂鴻侯 按魏不
害封當塗侯蓋以捕反者淮陽公孫勇之賞與此互異蘇昌
以捕反者故越千人鄒起侯亦以公孫勇之賞而此略也
則延年 于氏以罪敗鄒仟刑罰以入亂吏則過
嚴延年背聲盧之取死也上觀下推不甚多殺 此論宜
無雖尚法律然欲民無敢怨恨之心非以多殺爲能者
也
尹賞紅陽長仲兄弟 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
亡命賓客爲群盜成帝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阿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六卷 列傳 五

縱則師古注爲後 說是也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古詩結客少年場本此蓋所
以爲底也
贊雖酷稱其位矣 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
之意也
貨殖 師古曰史孤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街居當如孟
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小顏注居在諸國之中於僕然以
爲要衝之所若大衢通衢矣
任氏獨窖倉粟 窖字當從史記屬上爲讀下文然字
乃可結上與起顏注非也可與貞同謂買物必取貴而善
者不爭賤價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田它論則六條所取汝法猶
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史記曰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
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致富耳 州在以下數何例之自

明
又況掘冢搏掩 史記作掘冢姦事也而相發用之富則
搏字當爲博如師古後說也
游俠傳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此言
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止以季路仇牧爲可少也華嶠
失其不急議以不殺殺身成仁之爲美疏矣哉
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 王氏用其謀議皆以亂
漢然則孝武切齒不亦宜乎
萬章石君家破至萬氏反當以爲福耶 此亦示以避禍
也
樓護護假貸至一日散百金之費 此即指護先假貸將
以遺宗族耳顏注利剝回
陳遵初遵爲河南太守而臣譚許免 遵以辯才處亂代
而亦有扎而逃者也然此奏不以崇險知遵之不承彈治

義門讀書記 前漢書 第六卷 列傳 六

樓阮之禍當有所指
原涉天下殷富大以定京崇 答其安亦所以聚衆
涉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則更門 止先能知守身
之爲者則無此何已不已之禍
伎亦傳京然長其安卒不及當中伎放放當與上卧起
俱爲微行出入 放中陶見張易傳後不入伎者以張
純後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弱所以不失爲良史
董賢初以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賢父恭拜光兩兄子爲諫大
夫常侍 與爲下嘉死所爲孔光先何其紛更家如此猶
而貽笑千載乎
師古曰賢與妻皆自殺家皆恐夜葬 周禮司烜氏注司烜
掌明竊則罪人夜葬歟疏亦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
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賈子問 見星而行者惟罪人
是夜葬之事也

翼翕以獲引伏　翼翕謂翎翼孫龍怠大射也
賢所厚吏行朱譊以它罪擊殺翊　朱翊阿邸云敵惜
乎所事非人漢人尚氣而不知義者多也
匈奴傳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屯中為門代郡
自代至陰山還險為塞故趙獨不築長城
秋馬肥大會蹛林　師古注蹛者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
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
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
小者軋　軋之義似當從如淳說
於是日暆馬取走者見其羸弱　即上所謂善為誘兵以
包敵也蓋見晁錯所長也
通爲書使使遺高后曰　書以不當傳　吳彥報書辭散此
傳中固不爲失體然不若史記直削去之也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　前此匈奴復

得𦽌山北假地至是乃入居河南地故十四年單于合十
四萬衆大入遂至彭陽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　以備胡寇　此尋以備右賢王
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
於是漢使　將軍軍屯北地　漢兵亦罷　文帝大發兵
者再終不遠追出塞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　榮朔方　大軍擊其西州
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隔絕天險安有焚火
通甘泉之患哉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兩兩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
北平以牽綴其東也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
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復遣人其前后于庭北出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此後匈
奴計不出此
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
餘里　遣票騎擊其西春小當之夏人發兵
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　兩
將軍擊其東
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
四萬餘人　票騎再出西前斬□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
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
軍矣前漢之盛撥選之士三十餘萬於是幾耗其種之半
僅矣哉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昆邪衆降則西方無復匈
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過單于票騎直左賢王也

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　在北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
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　遁而東先解右肩後斷左臂皆
票騎之為也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匈奴猶
休養士馬漢計頗出其下乎使漢武當衛霍大衆之後即
有輪臺之悔復修文景之政則六月之雅繼矣三代矣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　不利引歸
匈奴益遣使則漢兵先疲漢於其所無水草之地兵食亦
不能當遂不致人而致於人宜乎其無功也
趙史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馬宏姓名賴此傳
不沒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至漢無所失十　自
馬邑啓釁以來漢之得策未有如此役者

右賢王犂汙王四千騎分三隊三隊追大破之　二隊騎分四
隊猶以勢分力弱爲漢所敗況分四千騎爲二隊乎匈奴
既數困國中亦無一知兵者宜其漸爲漢所臣服也
使長其衆居右地　右地疑作左地
郎中侯應論邊事狀　十條一字不可遺忘侯應材未減
朝錯也
莽將嚴尤諫曰至且以創艾胡虜　賈讓治河嚴尤禦胡
所陳三策皆百代之通鑑五難字字洞見兵勢與侯應論
邊備不可罷足以匹敵合之趙充國金城屯田便宜十二
事略盡制御外夷要務矣　蔡邕議鮮卑事云守邊之術
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賢之論如此
贊　該本末見表裏立論如此眞良史矣　後世議和議款不出
夫賂欲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此一語

是以聖王禽獸畜之至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嚴
尤三策皆包於數語之中
兩粵傳趙佗其衆半嬴　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嬴者
嬴之譌也顏注非
且先王言事天子至亡國之勢也　錢似恨不早歸斯言
然天子其肯但已乎故曰日月出爝火息
無諸搖姓騶氏　史記注徐廣曰騶一作駱然則騶駱之
名其以此乎、
王閩中故地都冶　按朱育傳漢滅東越以爲冶冶之縣
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爲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
因後日之名書之
朝鮮傳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　箕子
之後已滅於燕矣
使馭剌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涉何多事誤邊亦當以

侵叛
二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此已爲隋煬帝唐太宗鑑
其流矣
西域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
後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烏孫國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先迎取聘則是貪得
其馬贏矣此與婚國異矣
會上林中爲烏孫言　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
使內侯言而後遣嫁也
徙使者案行表　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師表記
之令之豎標是
要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　因而旌之則
恩威皆歸於漢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烏孫之事

以蕭望之議爲當史家終言此論爲識深矣
贊　通西域城郭諸國與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及開河西
酒泉之地不同乃叢一時浮說勞敝中國而無益於者也
此贊亦洞悉備遂長計當與匈奴傳贊並書御屏居太宗
不經意之耳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
悔哉　其去隋煬帝蓋一間耳特養民五世德澤深厚非
煬氏篡奪得國以暴刑戮劫天下可比武帝天資亦異煬
帝之惡恢頗有晚節之悔故漢存而隋亡然史家備書之
亦足以爲萬世炯鑒矣
遐陬何奴不相紀附乎亦何以尚茲　抑處乃敘當時廟
算之謬乎此亦堅始終以己意而言光武所以得興於孝
武所以失示後人當謹守此意勿復蹈前漢覆轍也
外戚傳孝惠張皇后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　楚成無別

是日不設漢承秦後有央風昔妻其自出
少帝常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
按前所立者自呂后時已幽死此云少帝恒山即恒山
王一人由脫文亦並誅故云獨置孝惠皇后
孝武衛皇后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師古曰
軒謂車中按長廊有窗向開者曰軒此軒中蓋屋也豈
有帝方宴飲將上車更衣者乎
孝武李夫人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何
不用鉤弋乃使偽嗣乎漢大臣蔽學至此
飾新宮以延貯兮 新宮即設帷帳也
孝昭上官皇后有詔外人得長主 詔使得主故燕王旦
得爲請爵號此霍光不學失之始也
后年十四五云至立孝宣帝 觀孫昌邑時言動后亦明
習成信恩帝之匹也

宣帝即位爲太皇太后 元說爲宣當如劉原父說
孝宣霍皇后上亦寵之 昌成君者爲平恩侯 宣帝深
況如此
孝元王皇后家凡十侯 按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子
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師古注中後
說是
孝成趙皇后詔御史中丞印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周
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
氏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
其印付
事不當時固爭 此臣所深痛也 但當申明數語如王
尊之劾匡衡耳 尊氣已定謂趙氏已稱太后
孝元馮昭儀數禱祠解 解讀爲解之也師古音解非
張由以先告 平 徙合浦云 平帝初立伸罪張由史立不
聞追復官爵甚也及孝平后中山太后之號蓋以王氏自
風廢野王與馮氏亦有怨故也使官鄉侯平帝時尚在必
爲莽所深畏亦夷滅之不能一刻緩矣
中山衛姬不欲顯同樣籍丁傅行事 懲丁傅者太后之
意假以彌國構者莽之私其後求不惜一字谷墮太后委
任莽與衛氏而孝平遂在莽股掌之內無所忌矣
又令共王後祀絕 愚謂從定陶丁皇爲信都王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獨提王莽起事力高以
太后崩後十年漢亡除莽爲全傳尚屬自傷
諸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宏子侍中音獨侍中宿常與宏音以
爲嗣 音猶鳳此人之情也勸之以退何不念相之寵
由此乎君子矣
所謂偶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鳳宗子也音兩
以傲乎譚不肯學鳳恩澤得封偶不害長內行尤甚使得

本欲必凌傅同列結怨天下先丁傅而敗矣史家之言固
不可徒知其一也雖然音敬鳳不爲非若音予舜之於莽
則又非疏父與君亦不從此之義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 楊宣之言因爲婦人之仁然使哀
帝不任董賢倉卒之際王氏無以乘時竊柄則宣一二人
以娛東宮何嘗非厚道哉
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 室字疑衍 宋祁曰熙寧監本
作協於新室化本作新室按此黃氏麻沙本所藏然宋景
文公卒於仁宗時進奏請擇宗室爲已胤之上安得見熙
寧監本耶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予意同者矣
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 後背王丹別是一人
王莽傳 後漢張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
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
不復稟承元后非復臨朝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

內引曰元后臨朝[illegible]出然乎帝非[illegible]宏等可比遠以
元帝以冠又澹議大漢嘗三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
為[illegible]以更始之號避於光武之創興則為
[illegible]史者當參取而辭堅於稱其志大書更始帝於光
武之[illegible]已不沒其實矣[illegible]本因伯升光武之
資光[illegible]十馬以立其本見陽既揮自為
之[illegible]莽而迎更始史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
復[illegible]都發邁關最殘毀光武親[illegible]不避從辛能
難[illegible]為[illegible]家之子以高文為重則不得不書於更始
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慚德也
[illegible]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　莽欲衰不為哀
帝置後而以孝平上繼成帝羣公於此時無能折奸臣之
萌者何怪其驕至於攝位卒篡漢為新也
安後復徵召之　安後謂國家少安之後師古注安猶徐

也[illegible]
莫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於百姓家給人足　內使上自
羣公下而舍人皆知[illegible]莽[illegible]乃為奸衛當使四海皆頌
慕之
上尊宗廟[illegible]無所不施　上尊宗廟謂奉尊元帝廟為高
宗以[illegible]太后下[illegible]以明自當願須百姓家給非空
言[illegible]不信[illegible]也
莽欲[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變身為國　太后亦與莽俱化其
相[illegible]
莽復自[illegible]宜博選眾女　與前受安漢公號同術
莽假[illegible]其不離矣　八句又[illegible]設計傳前賢不然之
罪以張大莽功遂謀社宛者[illegible]乎帝必因而太后故不得
[illegible]也
曼下仲不受輔齊之封　左氏春秋傳魯二十八年齊侯

氏亡與晏子邑殿其鄙六十不受
使者追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　先以恩結復
以威震
十作二句　書庶般不作字當為平也
元始五年五月庚寅九命之錫策　潘勗九錫文合揀奏
與此策為之
平年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通梁漢道者即莽所
為顏前說是也第不當並舉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奉世
說非之[illegible]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宜如慶言　居攝之議發於平帝富
[illegible]日[illegible]帝雖幼而常年被疾其見竊於莽無可疑者
莽[illegible]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
[illegible]日[illegible]然臣為君服喪三年唯元始後嘗議行
之矣[illegible]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　至
此遂明目張膽扼孤兒寡婦之吭而奪之
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武功縣曰漢光邑光武皇帝
受命中興之祥
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先為[illegible]
皇帝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為皇太子
不正其君之名則予奪惟莽也
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海內必和　劉崇大義[illegible]
自長沙之後卒歸春陵大命之矣
通千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　不遑與
戰竊用禦侯制吳楚之策也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　自古措[illegible]
貪位奪情自王莽始前朝羅數[illegible]趙汝師之流不知命討
以為戒者

編朔以百二十為度　亦用夏賀良說書也
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　莽欲自頁亦何事此為亂賊
之尤節旐者後又求與篇以實之技夢欲並與等列服心
竟敗不待於地皇四年董忠王涉之謀也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魏明帝景初
元年改用建丑之月為正凡三年而子芳嗣魏位改元正
始復用建寅之月為正蓋以叔忌日在正月為嫌其亦以
莽嘗自謂代漢得地統斗覺而改耶
莽策群司曰　凡誦莽及莽策命群下之辭皆可從刊削
留不煩於記錄以示篡也
歷祚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孝惡孝文為一世哀平為
一世蘇林注謂九天下非也
五威將乘乾文車　至服飾甚偉　莽依仿遠規周處而五
威服飾稱名則三代之所無矣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　莽深畏備
其下故有第六條
初設六筦之令　至乘傳督酒利　莽門負一年後當四方
無歲而桑孔蓋切何且当奪之政巳興所不用其何以久
明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　至皆厲世載其屍傳致云
諸人之始止以不能得之太后故借附莽以進化一時利
合耳實亦何甘為莽北面不知大權既歸人孺子諸人安
能禁其纂奪一朝際開還自相爲仇為叛賊死為愚鬼始
不內莊何量有終哉
先是莽恐河決　至故遂不堤塞　莽事事期以利已故直
以新為心後文改心為信　此古音信與新同之證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　至行巡狩之禮　莽王
明堂猶欄掺五帝兒背川行為里耶背虛為此文以示衆

興無所不堪又借臣下之口歟行仍言天鳳七年當出上
下相蒙谷彭蒸爲而乃有甚毀之甚私者其衛者十章北
萬代因以多故也
州長各一人　州長并州牧前州牧準虞書有十二牧
奉世以為伯州子者誤也故下文亦稱六州
誠恐一日不保中空　中空即謂十路當從閒史
也時陵出在外弟故云不保中宇錢說則李奇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　四
有是言而莽引之不謂宋人復從而稱述不已也
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　史諶其後要
之父故莽信而使將不明其能戰與否也
時莽紺衣服　衣是戎服與均同杜預云戎事上下同服
按地皇元年莽令郎從官皆衣絳當繼漢家尚赤故其服
獨止為紺也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
亦為楚令尹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
公鬬班也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
沈湎二語對引蕩邪白式號二語對蹇突大嗁
慶未得其云巳　師古注慶發語辭又云人之餘慶者以
積善三行之內前後異解
老亂彭而借老今亦來我以通物　謂死而不朽不言彭
老之壽可以從自扶後之人也注非
實歲　此文與節十之三使不徒以詞勝則思人息矣
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道也　此本禮記中庸篇闇然而
日章也注非
逝為秕因漏於楚　謂陳勝項梁首難遂啟起亡秦也師
古注謂為祖漏楚之內迓恐非矣

項氏野換　注中孟說是
述惠紀高后紀罔顧天顯　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元紀優游亮直　師古曰亮直謂朱雲也按朱雲事在
成帝時注誤
述成紀孝成煌煌至如圭如璋　徒稱其儀貌則爽德可
知也
述溝洫志禹場周移至北亡八支　此敘獨謂九河之亡
在秦漢之間其說近之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禮義是創　義疑作儀
述景十三王傳承文之慶　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
後昭列分鼎皆文之慶也
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言其言亦可
為萬古法也
述魏相丙吉傳天誘其衷慶流苗裔　言吉之保全宣帝

天啓之也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寶曲定陵並有立志　有立
志謂不撓於鍾廷尉鍾成不入關卒致之非若寶之言及
杜稱季而氣索也
述蕭望之傳見覽石許　見覽於石顯史高許字乃不
繆校勘之過或本史字傳寫訛
述宣元六王傳楚孝惡疾　馮昭儀傳注中言平帝幼被
眚病不謂楚王篇也注非
紹而不擾　謂哀平皆後成帝不相傳世
述西域傳總督城郭　總督二字本此故前代惟邊境乃
稱之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一卷　紀

長洲何焯屺瞻

光武帝紀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　若敗
亡未兆而先之則徒為劉信翟義矣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起宛書月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
西大破之斬阜賜　光武紀中大書更始元年緣莽既破
誠光武又未建號不書更始事無所繫故也　阜賜死漢
帝在莽乃懼故皆書日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　注所引東觀記壬寅
前書作乙未朱祜即朱祐
光武笑而起　諸將無識不窮追爭之無益也故笑而起
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　以驕惰當必死

六月己卯　昆陽一戰光武王業所基書日
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　偏敗衆攜故急奔之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　莽誅乃復漢所始書日
十月持節北度河　北度河書月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迎戰於南
欒　通典唐鉅鹿漢南欒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
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　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
土書日
自是始貳於更始　更始君臣所立才下致亂不可輔也
貳於更始乃可光復高祖之業此為帝暨重是非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　永悉破降之　此皆聖公所不能辦
者光武取天下於群盜之手故光撥亂之
敕令各歸營勒兵　令由是皆服　合其歸營勒兵即以縱
斷後行制御在我不假別作他謀故但示其推誠而在光

武仍非以危詭得之也
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 令非 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
拒之 及討邯鄲既已始遂撫定河北又得銅馬之衆
可以自樹無所羈忌也
建武元年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
之 當時可假以爲名者有劉嬰而更始爲之驅除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 既與更始之兵相攻破擊其將不
建大號則名不正矣於是二字緣上擬爲文下文云今此
誰賊而馳騖擊之 言謂不卽尊位則與羣賊無異何以名
其爲賊而擊之也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鄗屬
曰不成亭當時卽位于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六月己未卽皇帝位 卽位書日
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 以讖文超拜此類王莽之謬

高祖必不爲也 按梁拜在八月而免外中興之初梁錯
豈可不愼乎始哉景丹傳云世祖卽位以讖文用平狄將
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故以吳漢代故不見于紀
梁本彭寵所遣以無功居三公而寵亦頗怨望卒至于反
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
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誤衍高字而注因以誤
耳亭林亦云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入洛陽書日
二年惟諸將業遂功大 予日慎一日 蓋更始諸將放縱
故首以此告之
大破五校於羛陽 注云羛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
左傳卒於戲陽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昉按說
文羛從我聲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則羛與戲不同
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 至 十稅 如舊制 觀此詔

光武所以能削平羣賊不憂轉輸者以軍士屯田韓浩棗
祗蓋用其智耳
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 至 令復還民伍 此制一罷用兵
農遂分不可合一有夜軍之患矣 按翟義誅王莽以九
月會試日勒東郡車騎材官士起光武初與李通定謀期
以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及屬正號令大衆其罷
此制者恐州郡各有兵衆復將因以爲資所謂懲噎廢食
者也
十一年詔斷州牧自還奏事 天下始平務在休息故并
自還奏事亦罷之也
十二年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 馮駿與馮駿前後兩異
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 至 皮爲單父侯 注云以其服屬
既疏又當襲爵爲士非也以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故改封
公侯耳下文降趙王良爲趙公可謂服屬疎乎眞定王名

得與德前後互異
行大司空馬成罷 行大司空按如下劉隆行大司馬例
當有事字然陳承祚三國志中皆作行某不着事字
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中興之始以外戚恩澤封
者卽有四十五人所以復有竇梁之橫
十四年是歲會稽大疫 古今注以爲十三年
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 至 邑門不閉
盜賊始起用此法可以卽時解散田況之謀則施之既久
日盛者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
其種人於江夏 徙蠻與徙羌同李燮變耳其原則自武
帝徙閩越于江淮之間始也
遣使詣河西內附 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
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　注部猥安刹職乖
省故增秩勸廉則內治亦加修矣　因不知其處一言恐者遂爲疑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案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　自郡縣之
後胥夏不相謀此又爲易代之禍始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此係下捕王侯
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于紀也
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民少故通以
肉刑之意
中元元年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此但黜其配
食未嘗毀其尊號也
明帝紀永平三年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　光武時止起
南宮前殿至是始起北宮及諸官府去建武十四年又二

十四年其不輕用民力如此
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
明友爲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十八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已字衍
將關寵爲己校尉下章帝紀同
章帝紀建初七年因涉郡界至動務省約　帝雖勤務省
約然巡幸亦太頻煩矣
元和二年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至稱朕意焉　此等皆
令不滅文景
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　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
妻也賢按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
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
賜爵女子賜牛酒按以女子百戶爲女戶說例近理然考
之前書凡賜爵而更賜牛酒者則不及于百戶之文其但
賜牛酒者則或書四民百戶牛酒或書賜民五十戶牛酒
明女子百戶爲賜爵者之妻非女戶矣惟此詔女子百戶
上有然曰無復繇役惠此縈獨加賜河南女子云云則或
當如章懷之說也詔文有河南字亦不得普洽天下但賜
河南尹所屬縣女子耳
三年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當合二年春産子復三歲姙身賜胎養穀事觀之周禮
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曰産子三人
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此蓋王政之最急
者也　漢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蓋緣俗吏視爲不急中
失墜耳無父母親族所謂養孤子也有子不能養食者如
後世收育嬰兒雇人哺之漢代官爲廩給則不必還都大
邑始有好義者爲之無棄子不舉之事矣賈彪爲新息長
按婦人殺子者若當和帝時此政已廢桓帝求女無數李

以無後官哉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西域傳月氏作安
息扶拔作符拔其與下卷和紀章和二年所書本爲一
事兩紀中複出致誤耳
和帝紀孝和皇帝諱肇　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
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案今徐鉉
臣所校定說文直大火切之音又無一語明後此字書
亦遂仍之恐張多闕疑之意也
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注下三州志曰
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故今
復置之按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
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四年竇憲潛圖弒逆至到皆自殺　和帝誅竇憲時年十
四其斷可比昭帝之明亦得清河王慶爲助時慶年長于

帝一歲
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　按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爲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毁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仍前史而目恭宗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以前諸紀洞異明是不知者誤加也
引拜帝爲長安侯　當帝先封陽武侯然後即位此漢家故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於廢也
其以祜爲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嗣和帝不嗣殤帝從殤廢也
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至各有差
　粥賣官爵之始三公者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也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薨　注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遂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其注謝書之失實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即此一節安帝之昏謬可見陳忠傳云宦豎不便之從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議也
延光三年春祀二月六宗　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之說
四年北鄉侯懿　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犢懿似改名不以爵稱之意也
順帝紀永和元年降登雲臺　此[illegible]也欲近下避火雲臺

而誤
沖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書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已爲水經注之[illegible]在碑傳中有迄于永熹歲遂清平之文則永嘉爲永憙之誤也
質帝紀本初元年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此用春秋弑公孔父書法
讀侯阿傅士　謂襲中宮得以擬于世襲
桓帝紀建和元年欲立清河王蒜爲天子至自殺　清河之死與趙宋濟王竑事相類自是改清河爲甘陵寧絕之禍由此地起遂以亡漢吁可畏哉　黃巾反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
二年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生大司農帑藏可徵信者故不得異其文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已亥詔曰至則所詭矣　若以甲子下赦則已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宋本已正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謀爲亂　梁冀兇恣奢僭罪與大逆以本傳觀之未嘗爲亂也班漢則書法必審
初置秘書監官　置秘書監太常博士所傳之秘書經籍皆與校之
三年車騎將軍單超薨　單超亦書薨
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永初尚致爲賣爵之始桓帝因飢旱踵之靈遂以爲市并賣公卿守相國以亡矣
六年康陵東署火　此康陵似是平帝陵
靈帝紀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矯詔殺太傅陳蕃至皇太后遷于南宮　唐甘露之變與此役略同
二年尊母董貴人爲孝仁皇后　和帝自樂太后崩乃

與河閻后貴人為皇后今則貴太后遷南宮故自上
尊號也
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按禮儀志注中載
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綬
者乃劉寬非李咸疑范氏誤
六年冬中貴人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以小民而冒宣陵
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為庶人之兆也
太常河南孟郁為太尉　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
中常侍孟賁之弟
光和元年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　續漢書云張顥中常
侍張奉弟
初開西邸賣官　至卿五百萬　賣公卿雖靈帝亦知其不
可也假託左右以欺天下然書之史冊萬世孰能掩哉
謂之修宮錢見劉陶傳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見羊續傳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見崔烈傳未得入
錢五百萬為司徒所謂以錢次者年之也亦有其人本非
以入錢得官儀從乞索者李燮傳報遣向河內時既以助
軍為官設其復賜發錢二億以實西園燮切諫乃止是也
其詳備于張讓傳中
四年初受郡國調馬　調馬謂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
謂徵發似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
六萬　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為万復將
注引續漢書諸相府不察也
四年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光
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六年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　王龍卓發首為宏農王
此處書日兩事未分明

獻帝紀賜公卿以下至以補官所領諸署　注靈帝熹
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按事在熹平四年非
建寧也
董卓為相國　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　帝除建文年
號事與卓同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
宮下有是日有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又奈懷徵陵恭懷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
號　當時不并孝穆孝崇孝元孝仁四后號正之何也
三年袁術遣將孫堅　至讚軍大敗　如袁孫相攻之類非
關興滅皆不足書
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　是役也鮑信等
迎操領兗州牧遂以兗州為代漢之資宜書操自領兗州

牧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潘岳西征賦作傕汜則汜字從
巳從已者非
四年六月華山崩裂　漢之亡徵華皆崩
興平二年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　傕汜事皆瑣屑
詳書于紀不知所裁
建安元年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
操不迎亦當分明敘出
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　封
衛將軍下封號以董卓傳互校董承下脫一為字
曹操自為司空　至百官總己以聽　此帝之遜迹未著
不當遽書自為　是年徐州牧陶謙以劉備為豫州刺史
謙卒備遂領徐州後陶之以亦淡觀宜書
七年袁紹薨　袁紹亦當從外例

八年初置司直督中都官　省司直所以抑損丞相之
權令曹操復置之以自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
除　因事除八國所以剪漢之枝葉
十三年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烏林之役紀實當與曹操劉備並書不然深沒權之實不得
云代權　烏林敗後劉備據荆州王表子琦領牧上孫權
領徐州　宜書曹操由此三分之勢成矣
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　馬超破涼州殺韋康
與之破趙何獨漏畧
十九年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注山陽公
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按載記之說無據
皇后紀　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閻竇帝
北鄉侯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臨立安帝復臨朝者

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
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體不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
家注云正曰陰則謂之為紀而在列傳之首
進賢才以輔君子　注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按憂在
進賢是指內職而言作者又合卷耳小序內有進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以立說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肅雍對後奴寺陰謁對後外姻
詩正義云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蓋六朝相傳如
此解也
本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以下專論臨朝之謬外姻亂
邦兩漢之患尤深也
挾翼賢以專其威　如梁冀忘河河下無嚴明徵至京師
復捨之而立質桓二帝也
郭后紀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　光武初納郭后本

以結劉楊出於權計非由嘉禍故不終厥位事在劉植傳
中
陰后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引詩者以舊恩非新寵也
馬后紀又數為權貴所侵侮　王求進女掖庭　殿此疑殊
諸姿未可以後之得福從而是之
我子當與先帝子等　開創之主功德隆盛皇子亦
時有賢勞繼體之君其子未可與以為例明帝此言萬世
之法也此條當載明八王傳中范繫于此者欲與不當封
外戚語相應耳
自撰顯宗起居注　殆是今時內起居注之屬
竇后紀　馬竇事事相反禍福自求亦可戒矣
倣此敬園　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按此即謂
章帝敬陵之園也范得反以後事為比注誤
鄧后紀　和熹傳全無裁制

使修石臼河　使修當作罷修
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　至朝夕濟濟　中官得
以竊政乃自茲始
不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　下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此
又何所取而載之
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　主絕屬籍　中大人之語康傳既
詳此亦宜畧
論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　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
建光之中者誤建光紀亦不及紀歲也
梁后紀太后寢疾遂篤　下其各自勉焉　順烈既得疾乃
始歸政然亦稱制終身矣
閻后紀以帝弟平原王得喪亡　后子博陵以平原王為
災于難失聽之中猶存不亡之義
竇后紀太后恚恨日遂發疾　后無母天下之德故

家不蒙福武以忠被戮崩後宦官追怨之遂不成喪又欲別葬之不配祔桓帝賴李咸陳球正議乃不能奪事詳陳球傳

董后紀 帝使中常侍迎貴人 居南宮嘉德殿 尊宗本生母字宜帝又 遂與尊居南宮置相與務官悉遣徙亦未與之抗行其仍爰字不二統之餘風也

皇女不足別叙故附于后紀末 新唐書採此例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注完伏湛五世孫按伏皇后紀及湛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二卷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劉聖公傳論 周武王觀兵孟津 斯時有未至者也 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比因亦逆之命也 使由此遂逆則不必歸劉氏矣

王昌傳 令六月王郎 屯其郭北門 下邯鄲亦無他技術下州 小字判守特甲嵎故河北逆兵前滿城下郎則河北定矣

盧芳傳 劉文伯作逆 注文伯盧芳字也 按芳傳云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 盧芳乃真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

馮衍傳 客授史多文學生僻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 漢世重文學如此故東京之文自和帝以前尚非後世所及

論夫功全則譽顯 或未聞焉 范氏所見如此故終以叛誅

公孫述傳 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 竟不能越 北不能定三輔東不能取荊州述事去矣所敝一撥相隨爲係虜耳

述騎都尉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 實有人利 邯策之親矣此九亦有未敗之時可以耀威境耳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 以爭天命 公孫欲用蜀以并楚亦宜在此時東方將平則天下之望皆歸洛陽矣

陛下以梁州之地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武侯所謂坐而待亡者抑故亢述亦聚言之

宜使諸將攻隗囂 得瑞門恐動 述不悉蜀之眾自將以救囂亡形成矣然述材亢中嶷下徒有吏幹不識攻取

大與又非在長安則不敢出成都一決也、
宗室四王三侯何齊代王須皆諸伯升像于壁　勢字
宮之說當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增
論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而霸明堂之不祀也　當
時若嚴尤伯升入關取莽則天下服從何至群盜曼延蕩
流海內生民之禍烈於秦楚之際哉新市平林諸將皆盜
賊小人固不可與共大事也是故君子慎始
北海靖王興帝賜書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此草書即史
游急就也
李通傳李軼後為朱鮪所殺　軼陷伯升身死朱鮪之手
事與吳漢相之處正是相類
鄧禹傳平定山西　此時河東已名山西然特此一郡在
太行西耳
獨與二十四騎還　二萬衆止與二十四騎還遠勤而以

飢年微戰之譯也欲功自己成而反致敗散其猶執之不
堅之過歟
定封禹為高密侯　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
祖欲以相囑耶
各使守一藝　一藝一經也
訓議者咸以為胡相攻至不宜禁護　禁護其時為我用
者使其力足以相攻耳議者之言似是而非也
隨還五官中郎將迎升隴為大將軍　隴既知成備出師
無功何不深自刻責力辭新寵
時遭元二之災　趙明誠金石錄據漢司隸陽嘉開石門
頌有永平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依注讀為元元
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注未必然也其答齊云
安帝永初元年先零滇羌叛郡國地震人不勝以二年十
一月拜大將軍時則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前書爲以特進奉朝請即特
進侯也下贈宏位特進亦以班位上之汪詳在特進及列
侯之上誤
謀立平原王得　平原王得當作驃安紀及章八王傳可
據得又無子興以翼為嗣安帝緣此貶翼為都鄉侯也注
未攷正
論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泣而辭燕注中不引報惠
王書誤矣
寇恂傳建武二年恂坐繫考士書省免　恂守河內不過
二年遽以文法罷免光武未為能盡人之器用也
馬援傳季文豈能據一隅哉　一隅謂河北注誤
臣本諸生　至固敢仍綠自陳　此書足以見世祖度量不
能同府高祖然臣下讒畏保身之道則當以與為法
岑彭傳無為而化　至岑君遇之　伐枳棘遇蠹賊豈真無

為耶先去其害政者以餘綏輔而已
讀膠東鹽吏　膠東以縣採迎鹽耳豈可直謂之鹽吏
吳漢傳漢先令辯士說陳廢曰　至此計之至者也　說康
語甚凡可不載
耿弇傳又兄弟無在京師者　至帝善之　韓信獨當一面
何嘗有子弟入侍有以見光武之不宏也
東紀以換將參漢　至夷三族　鄧氏恨少此人
黃分此凶狄　分謂匈奴自此分為南北
王霸傳蘇茂客兵遠來　至言之善者也　大用之即可爲
宣王之振武侯也
霸在上谷二十餘歲　此祖于遵將亦久任如此
祭遵傳遵為人廉約小心　至帝以是重焉　不改恭儉之
末
形形之威聲至乃愚駑緣邊屯兵　久任之效

任光傳可發奔命　則兵可招而致也　此外裔所以
易盛也初起時不得不為此權計
李忠傳六年遷丹陽太守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
一　為丹陽太守者八年故政教大行
邳彤傳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
里送公　將王郎方據邯鄲　邯鄲二字疑有訛當作二郡
臣民　通鑑作邯鄲勢成下城主作成主
朱祐傳　注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　按安帝諱作
祜者係後人之訛也本記及說文可據
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
按光武紀改封諸王為公侯在十三年此在十四年外
上
王梁傳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　及渠成而
水不流　梁前以讖文為水土之官　不為與　此似當作

引水勉強立功欲補其前負耳
劉隆傳其驍將十餘人皆死　此不在深刻之數
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不能容
宥小失則是細之若人之良當時以為戒若此則何足觀
而書之甚矣范之陋不識也
論范氏考武帝輔　亦何可勝言　此數語未詳
竇融傳命賊大守庫鈞　注今流中有姓庫者云承
鈞之後也按音舍者其字上從广非鈞後
多能採取賢傳　以驗則會　取其為賢決觸則即[illegible]
[illegible]實効以自結于朝廷
帝大怒召責切責　融大震懼　[illegible]
[illegible]而武而在已所以獨為七制之上
[illegible]則有大則[illegible]有義[illegible]無不從　[illegible]何[illegible]以
速其[illegible]之川孔光相類

馮緄均先何進又[illegible]得幸太后　得幸是何語果誤刪
如此所之不為過也
以不勸功紀漢滅德今所刊作銘　熙帝敕令拔除之
此文字載於單于傳中
簿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　忠節句奴殷勤何可並論
特當時以自報其功業耳
竇融傳龐鉅有無然割則折肉于齒以齒　點加折肉
殊不成語
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德殿　通鑑作宣
德殿而無下但於他處笑而從宋刪記之文如此乃但下了
陽通俞反也
何肯即時日餓不可令上好吏事則重乎　帝官即時請
非但所希若吏事則上恭以吏不宜議　令小吏文法
令數吏不知所守因以攻擊不得不致歸屈由此則天

下方且奔沃潮之務宜一切日從簡略亦各因其所
諸曹時自外中乎此乃太守事耳　竇融居河西亦以寬
和得衆治內從者同而寬簡然人必役小民以之同于點
為欲施州亦不可濟也
以狄樂狄列請為嗣　注狄樂縣名屬[illegible]　按通鑑注
云九年本宮有狄樂縣　狄封況父欽以度田不實免欽
年封狄樂鄉侯則狄樂乃鄉名非縣名本紀注狄樂城在
狄道縣沙水延其北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兄以不[illegible]子孫效也　誡兄子書
當則良何並見[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有藏傳[illegible]
與令曹下朝[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終　寥何以不能教
哀之太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之語
也
又防光客侈好利無度　防光奢縱相當貴見第五倫傳

暢終以寄廢廢亦不測
後刑足黨武但奏罷贓官以利百姓　即按奏罷贓官此
段光者所當知今乃徒爲牛論役民何賴乎
卓茂傳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爲置守
令而不能其官是河南郡將猶以通儒長者容而役之也
及莽居攝　不肯作職吏　此所謂行己在清濁之間者
也有謂子康仕於朝效之不肯耶
魯恭傳讓了旭官至太僕　旭疑月讖之了有脫誤
劉寬傳但有重責人憂心如醉　劉文饒良史爲三公則
不足當重當書帝以德無能改格則當早退今尸位有已
憂心如醉　詎可以舉扶顛持危之責乎
伏湛傳自有束修訖無毀玷　按馮衍傳習禮束修其身
而已注謂約束修身蓋于此皆如此解
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工蘇以外夏亦

人有姓駭聽此亦當日之要務也
好左右無隱諱　自是人品難爲苛求　光武爲治兼法
文官既明遂預當帝之知者也　公多取充位不取大臣
之效公
宋弘傳宏當讌見今開花則服可乎　仲子有大臣之節
但此則猶過恐人主不能堪
掖同部書者扶風法真　卓茂恥譏不得比法真
馮勤傳　帝感于恭事政務自擢成綽如物等在三公位
不過奉詔任職如　皆吏而已但當載其名氏于表不必
立傳也
字皆時數陳政術多歸寬厚　承光武明帝之後尤知要
也
自守沈家世有東匈相李隱者恥之　翌明與友臨同徵
詔書嚴遍切何當不可隱身進命識詔內列名左庭上而

其中有者故十必行于定論也　今者可以終老
杜林傳有恥且格　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惡之心且皆來
服按集解格至也此所據不知何師之說
徐人譏不見識　雖不見譏然取有者上寧容繞乎了此
趙典傳會病卒　卒論日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殺
不言病卒按既有制贈諡則范得其實
建安十三年　免官　三國志注中作十五年非也獻帝
紀十二年十月溫免官
杜詩傳後賢果風人陽令典秩至乃解　黃賢求行氏罪
專與蕭由參差不合高武侯傅宣孔耶侯受之從兒宣後
得復有后弟名喜爲侍中者也大抵范史書不後
出宣傳　侍徵通傳當是本其自敘九而宜後衍傳丁寧
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　語與支下與田邑
書同而史家竟忘刪削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周疑周公之亂法甘也
據位食祿二十餘年　二十餘年疑有誤否則據位食祿
上有脫文也
肅宗甚重其文　衍文浮房寡要而肅宗重之和帝以後
筆翰于是上下更可不察歟
申屠剛傳與賢良方正對策　剛言凡聯不足以尊上折
發宜爭過時不採
鮑永傳乳子閭甲無敢刑殊白除　至助吾殊無通即　此
肅宗崇儒之先兆太平之具將復興也　求乃以此言敵可
謂留矣
路經更始墓意不忍　鮑永拜更始之墓由其殿爲殿者
宜爲之升哉節也光武因之不下異乎高祖之待樊布矣
則言固依合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可求也　謂昱父永
穢父以爲可謀昱後居宥位也

郅惲傳直心無諱至忘人之乎　更次都中行之越言孔
傳也其事又在嚴光右乎
孟軻以强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之賊
注獨不引離婁篇何也
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父老堯舜言僞堯舜明民
間父老之數也
毀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賜棒而自引退可也東中門候
無緣見毀
臣聞夫婦之好至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君章此言
乃獨欲婉其後中將恢直不能道說太子善處人骨肉之
間豈其晚學有進耶
壽賓客放縱至即時騎驛言上　無所容貸可也從串興
任工國督郵徙舍宮外則操之已甚非中正矣
楊厚傳　入方術傳可也

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門人任安亦儒林傳
董扶在方術傳周舒見蜀志可附傳中
襄楷傳前者宮崇所獻神書　觀注所引太平經興帝王
篇語都書乃若此其鄙俗方伎其說是亦是賢良之流
也
大傅陳蕃忠方正不疑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春
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
者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宦者傳
郭伋傳尚則父伋武帝時以任俠聞　俠已從安得有後
范之跡至此
廉范傳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　范之所爲近于
俠故有附勢之累
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至爲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
樊非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内修武爲南陽也
封弟丹爲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湖陽侯正謂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湖陽之孫可驗
儵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東漢經師大抵皆主
於刪繁其所發明多在古學
馮魴傳南陽湖陽人也至因以氏爲　湖陽之馮猶浚儀
之王別於上黨今但爲一望何也
周章傳貪鄧后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　和帝既崩始收
諸皇子於民間鄧后即以其日爲太子其夜即位謂貪其
孩抱養爲己子非實錄
太后以前既不立至是爲安帝　太后忌勝爲怨不知使
勝兄弟强死者亦也但爲勝無疾見廢則非實錄人有美
田宅尚欲之况天下重器以和熹明哲顧肯捨和帝之子
以與從子乎

梁統傳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至百有餘事　注謂嘉傳及
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
固略而不載也按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
年四月爲丞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
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有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也
其對尚書稱初元建平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詔減
律令諸書建平則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統因
誤以爲哀帝之建平耳班史失之略注家未刪等耳
商商自以戚屬居大位至京師翕然稱爲良輔　梁商頗
似史浩以了不才浚其小善耳
黃此跋扈將軍也　通鑑注爾雅釋山卑而大扈跋者不
由蹊隧而行言冀梁之人行不由正路由卑而人者且欲
跋而踰之
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從行言遜東漢君子皆

不能孫吉自免
不若自恥見弟有賢　皆毙咎往勤方　其後不疑蒙先
寵眾而卒雨乃咎為黃草飛帝以誣令固竟以不疑故黃
還附以罪有天道焉
曹褒傳適父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　此
謂古禮之散見于讖記書中者悉非依讖制禮
奏褒擅制漢禮　本初求觀集作何謂擅制
鄭康成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康成始通公
羊故卻公以為入室操矛破後范甯之注穀梁微與經而
詁眾傳不主一師之說以康成為法也
鄭興傳子眾眾謂松曰太子儲君至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伏波之論王肅仲節之辭梁松此出入藩邸者之龜鑑
也
陳元傳夫至音不合眾聽至固其宜也　何不據經傳短

長松而論之一篇之中浮詞數見此東京之文所以卑于
前也
及亡新王莽至身為用戮　借亡新指陳故顯著易入
張霸傳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至道路但聞誦聲　順帝始
析吳會此在和帝永元中乃吾郡之文翁也惜硯事止于
二歲耳
桓榮傳子郁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
學上疏皇太后　竇憲知郁不為己患故薦之授經禁中
非德與也以憲傳參觀此疏可削
孝殤皇帝八歲即位至卒成聖德　前書勝授上官太后
尚書非若此義章賢進授瑯帝詩也
丁鴻傳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至三歲一人　今之分南
北卷取士者其不聞此議乎
法雄傳初不中卒官　自安帝永初三年已酉至獻帝初

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馮緄傳廣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緄計雖一時權巧
中人監軍之禍始此矣是故事當慎其所做
度尚傳尚勸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　兵散之所用
北之銳
丕然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此所謂山
越也
楊琁傳乃特制馬車數十乘至群盜波駭破散　郎火
牛之術皆用車則自可依以自戰或反則不測人數車還
矢疾賊無節制遂驚亂奔潰也　楊琁兼兵有謀可數
其氣者也
論若夫數將者至宜力勸虜至虜受之言互及　張宗同
傳無乃不類
劉殷傳殷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至置之不便　若

奉行其人增假無實則先以利於病民矣
懷今懷景仰前修　景仰之誤始此買景伯經師也皆范
氏妄寵耶
趙咨傳陳大夫設參門之木　陳大夫事未詳門疑作同
檀弓篇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
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
果殺此所謂參同者歟
班彪傳又進頃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淮南衡山之不
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　太顛門人至成王時猶
在乎
固函父班幼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　其書中載記今不比
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也　為策之長　固意似得大體然

于邊計不如勿報其使如其厭見厚賜以遣之可也此乃
患在感義何以爲鐵柱木白之北虜擾保塞之首是不亦
從爲對大無補費教了觀文帝疑與匈奴和親而邊益亂
已亦卜孫此可保後日強盛無風塵之警耳
困又作班引循述叙談稱　此文亦而不實比之兩都之
作尤爲無益
虞號卿久欲背鄙之客　敖木詩敘尚之旅
論而不救殺身成仁之爲淚　不救殺身成仁此衆言之
注家誤引游俠傳殺身以驗讀漢書不詳也
鍾離意傳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　果還入獄　廣爲
父報讐哭母不食孝義之人必不忘死逃獄自可遣也
陳升平之世難以爲化宜少寬假　此非不急猶爲更爭
乃知之
宋均傳至於苛察之人　所由而作　若貪汚放縱則災

害流亡亦立致矣此因成苛察頗宏厚而詞有偏激耳
寒朗傳案之前　遂收殺之　天乙伯奇以扶持漢室
之元氣故漢之亂日猶倚氣息也
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逆　無敢雜陛下者
雨朗覽之獄若得一冤則豈至濫刑若此
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傳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
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劉恭爲患于更始爲之報殺謝祿
祿因盆子畫怒所謂刑戮之民也
楚十五與遣郎中令承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　與至
所傷自殺　歸死得死妖由人興也袁宏所記遣使天然
之事出于年子皆緣此話爾會
廣陵思王荊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入獄爲沛王
輔
及至年老遂斥於邊　后遊前中山太后江云封之於後

非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齊有遺耶
君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亡
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今年禍變有白氣至則轅女主之位　軒轅之諸將置
太后于何地耶之皆逆至此
贊　此贊有法度本班史景十三王傳序東平之賢不先
東海遜國事尤大不得以臨江河間比也
中山臨淮無聞夭哉　謂中山無聞臨淮夭喪耳註謂二
王早終名聞未著者非也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至和帝
時薨可謂早終乎
宋均傳南陽宛人也　注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
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爲宋後徙於宛也按
碭邑宋公叔與銘云微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

記微異
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　暉進止必以
禮故可以嚴宿衛
其若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　惟義者爲
求其理斯不傷孝子之心又塞姦宄之源矣
欲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　布帛
爲租穀價仍無由平林誠妄言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　章帝賴暉言不復施行均輸煮鹽
之事所以得全爲東京令主
移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　爲通命兩宮　母后臨朝不
獨樣歸外戚閹寺竊柄亦由此起
句歐傳六世祖比十世伯書於晁錯　晁錯不聞教授少
賜從學之說恐未信核
湯持法深而比下　與張湯爭之說恐

未信稜不如家傳爲近

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 至 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論復讎者此爲正平然必參觀韓愈之論乃精密無憾

胡廣傳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 至 定立爲皇后　定立梁后本之貴所以優游建和之際無所猜也

六奇之策 至 亦在弱冠　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徒標異事相拼而已

袁安傳初安父沒 至 故累世隆盛焉　後一段載其雄諸人事卓然不惑此傳中不刊削三書年指葬地事自相違反

張酺傳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較之明帝之事相榮尤足發易吏民觀聽其子勸學不亦至乎

常來候酺　候字殊乖義理

郭躬傳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　律亦講授故漢之吏治精自明法之科罷此風衰矣

論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二句因郭躬之事又推言之以終上用恕之意注以亡命得減爲採情非文義矣

陳寵傳猶用漢家祖臘　祖臘者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祖非祭名注誤

大冬至之節 至 夏以爲春　先儒取此以辨春秋家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之謬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觀下文大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寫書之人誤耳當作季秋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此孟字又唐以後人因上文而誤當作仲

忠行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聽相代而赦所代應勿論之

論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爲其非故也此不當駁議

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幹字伯張善章草書事詳張懷瓘書斷疑出于決錄也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按通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年下詔曰 至 邑千戶　此詔有武宣風骨

破白山　永平十六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即白山也

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至 爲超求哀　此書元氣淋漓西京亦不多得

勇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張朗因勇之成先期邀功免誅爲幸而勇反以後期得罪不關乎定西域之勞順帝賞罰乖謬若此

論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略　梁慬有驗功無將略非仲升之倫其在西域何不及宜僚也

翟酺傳指玉堂之盛　此人臣不可稱玉堂之證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　注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爲置博士子超之言即以子駿爲據可也

應奉傳追愍屈原 至 數十萬言　朱子注楚辭亦本於此

霍諝傳見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 至 陳冏罪失　諝歷皆內職故冀不能加害

爰延傳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　光武之于嚴光桓帝之于鄧萬皆動天象此劉葛所謂與隆傾頹之判也

王符傳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至放縱天賊也　然則每一君立必下赦者繆矣

仲長統傳理亂篇　慷慨激昂挾有悍氣此爲亂世之文其論存亡迭代皆武志急于平與遂昭永嘉之禍皆如燭照

損益篇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至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此爲坐臣之徒言之然有猷有爲必兼有守所以取人也既富方穀所以恤下也準之于經乃不偏矣拘契注謂卽導逆之人誤

論　文辭拙滯但見其憒憒不了

義門讀書記第三卷　後漢書　列傳

長洲何焯屺瞻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　注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按脩讀爲條非有兩縣注誤也

李恂傳會鴻卒至持喪三年　送鴻喪可也留起冢墳持喪三年不又過乎

陳禪傳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按以雅以南之下當有脫文今獨存四字耳非韎任朱離齊魯別有此句

寵參陳龜傳　二傳特多長語所載文皆當痛刪也

楊元傳七世刪仁至成帝時爲大鴻臚　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崔駰傳　此傳大抵本安平之譜牒殊過于煩冗

上有老母至遂稱疾去　欽淑已而不危所生卯藥可也否則稱篤疾可也胡爲受僞命哉篆當勸其友孔子建仕莽迺巡稱疾特見莽將敗巧於脫免非眞明于義者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卽今所傳之易林否更考之又許峻亦著易林見方術傳

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此文無一語擄寫胸臆脫然而已宜哉眞爲無識

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帝其葉公乎達旨一篇尙不足爲眞龍之輿豪況固自有一代著述耶

意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至處流無窮矣　崔琦外戚箴遠不逮此篇

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　此文華而不實雖意

在救弊然殊不若王符謂不當數赦贖者爲得其要且桓
靈以後非失之寬失在寬縱權戚爲閹豎于清流耳今不
討究用法之謬但勸其糾之以猛循覆之後申以嚴虐徒
促詐速禍而已論見東漢諸先生說與綜趣所以討力段德以上宜大分剛剪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 亡又曲爲之說以申己意以下則縱橫之士遊說也
厥位慢都而愈貧濟 至 無以贍給 觀寔以歷邊郡而貧
薄見稱則由來邊吏多貪此一事所以易敗也
公卿州郡 至 別自通達 内常侍阿保別自通達者公卿
也故靈紀云私令左右賣公卿若州縣至直綬則公貪不
諱貧者到官倍輸方有左騶四出擅收所負矣民安得不
困窮黃巾安得不二十六方同日反乎
徐穉傳設雞酒薄祭 至 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通鑑所採
徐孺子此事參取袁記其敘致優于范書大樹將顛之語

作以書戒之亦非此時語茅容
申屠蟠傳大學生爭慕其風 至 今之謂矣 明乎清流何
以竟不戒前車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 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安
得據附托之譜學大壽于史功臣表亦泉之後居茂陵
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伯起受經桓郁疑楊賓乃是
其祖
書奏不省 伯起可以去矣
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至 有恚恨之心 趙騰死伯起猶
不去乃終以积小速其致死于我可謂忠有餘而智不足
矣
秉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注說[illegible]閔子騫
此傳亦致然亦遊江中亦如之

更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 以理以勢不容會覽矣奏中
無具瑗者有訛矣
者太守名對秉掾屬 政府掾屬橫恣如此
漢世故事 至 竟免覽官而削瑗國 秉言科行相若爲靈
帝後用罔羅然對語真知大臣之職者矣
宦人王甫乘貞王侃其自殺 至 悉伏誅 竟酷至此皆
有不請于帝者段熲附由罪至于大臣惟宦滅改氏之報
哉
清河王慶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至 廢出居邸 和帝令
慶得可寄腹心者故假講於白虎移居白虎觀隱誅後即
出居邸可見其微帝時年十四廢年十五決策定亂如取
一覽亦英奧哉
張晧傳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
留侯 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

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從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
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
晧猶爲六世孫也諸㢲之與洊于六朝標榜攀附傳託之
說于是張氏子孫皆冒留侯之後劉氏不信馬援而張湯
與留侯同祖何其卑也又爲西京張氏作浩然之高祖
亦不詳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郢爲之于禹米鍇之
于敘也
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 自順帝陽
嘉元年上溯世祖建武二十六年庚戌爲年八十有
三晧之生去千秋復家時一百十有二年
王龔傳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 曹子建王仲宣誄言
王氏爲[illegible]之後則渡儀之上也
暢以明府上智之才 至 不在用刑 敘之論得爲政大體
李元禮亦惜不聞也

杜根傳父安字伯夷注時人貴之　安事亦累見樂恢傳
注中年十三其此遠識與奇童也
時和熹鄧后臨朝注拜侍御史　按此皆採摭月先賢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騭等以譖自殺自下詔求根等則在是年秋和於時安帝久不親政至是凡十五年蓋初終身激進于此耳若永初初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前之年二人根等何敢輒進諫哉
欒巴傳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　此宦者乃所謂五種黃門非刑勢之人
徵拜尚書　注所引神仙傳乃依仿欒英事
上書極諫理陳寶之冤注巴自殺　欒巴以此不入方技然時見他人傳後可也
劉陶傳耳不聞檀車之聲　通鑑注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陶蓋用此檀車言紂亡國之事
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乃詩泮宮矯矯虎臣之表必選詩作武耳詩有薄采其茆則毛傳云鳧藻也注謂周武王之旅見得水藻謬甚
帝殊不悟方諸陶次郭春秋條例　宋人不管防秋但管春秋類此
李雲傳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黃補代見此露布可露上帝欲不諦又指斥無忌寬乾眡孟合而一之曉人不當如是
當有貨物代見　注貨物謂魏氏將興也按雲所言者但拔誤殊不指魏氏
蓋勃傳涼州刺史梁鵠貪饕貨賊　梁鵠用于鴻都若與貴戚官宦中又賊者也
臧洪傳袁紹悼其能征夫東都太守於東武陽　洪之失而不早見袁紹之不可與匡輔王室後事則曲在紹范議其偏袒將非也
洪答曰子夫復何言　洪而此書比三國志爲優
豈惜本州破傷而收傷于絕　洪不負紹咎在不聽洪獨赴故七之急故遂爲敵讎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　句上一國志有足下舍仁義輕本被家數語其分析分義較本甚明不當節去
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　句下一國志有捐飛將之屬悉以受王命矣二語不當節去
夫仁義豈有常所蹈王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千載生氣壮
張衡傳用父基蜀郡太守　此又一張堪非張君游君游宛人後爲漢陽太守
候風地動儀　風盛則地從而動於儀可徵
初光武善讖二一　傳者以爲圖緯　其傳於經義亦非爲讖設
自漢取人用兵力成哀之後乃始用之　按賈逵聯試已有意言其度之支傳會五經以爲記其所以來則諸經傳以衛翊翁哀平之際如賈長治又爲之兆相讖改西京經傳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讖也其人爲其秦世圖讖曰亡秦者胡也又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山訓云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記之
宜爲其使鯀理洪水　理當作埋因下共工理水致誤
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　共工防川事在鯀前因居在禹則又共工從孫共事見人子言諫壅穀水外傳中子博構群所作有道其
衡乃論列圖閼國語恐終爲其患遂其之　謂對而出猶爲所讒衡常不以命者也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注衡
集其略曰易稱宓羲氏王天下宓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按不記三皇者蓋其事不可得而詳也世次不可得而言矣後小司
馬因之補作不知量也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至建于光武之初　少帝非劉氏子
不作呂后本紀則中興所謂名作元后本紀者元始之時
不當反退少帝之名于紀居攝之時政由自莽加不與正
可謂進退失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今范氏
用之然班氏律歷志固不嘗没其實張之言蓋由于此耳
馬融傳察寔修之華嶠曰宗車淵之潛龍　此蔡氏不當
委政于舅族故欲泰而恃鄧氏
蔡邕傳六冊體動皆按以觀成建寧　居官與蔡邕所作
胡廣傳不合此云中常侍曹節作袁帝此云爲鄧令得作部

長
驕餮暗於修路至而見滅家之誅　伯喈既爲董氏所糜
正論推爲之臣是反貶范氏敘之其文則東方曼倩揚子
雲之匹亦不虚也
遂乃白書冊于碑　冊當從水經注作丹
往來於太山羊氏　按羊衜爲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
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　裴松之以爲伯喈
不應爲此歎于子師之坐此謝承妄記
當時傳邕遂隨父在會稽至遺能托命　黃公紹述字正
亦非有過人才識特篤乃枚誅書又不能補古官不可
擬楊僅僅于胡廣而已
其可比鄧禹至同於霍光　裴遂可比鄧禹同霍光乎此
議雖不載可也
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至可爲根成　必欲一一規仿前書

弱見凡因東萊因其語遂謂東京人材莫盛于順帝之時
斯耳學也
荀爽傳拜郎中對策陳便宜　對策無一語及外戚宦官
豈不使谷子雲胡廣九原哉
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　以火德爲
孝則孝非適體喪制可以改易矣迂甚不逮漢儒之識如
此
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　慈明
之語比鄧公于後長矣
及遭母喪制服三年　爲舉主制服三年爲君當如何
父私諡其君父及諸名士　此所謂君指太守令長言之
況父言尚主之制非古至遣人不義　此即荀爽對策中
語何事復採
陳寔傳倫謂衆人曰至過則稱已者也　如高倫者亦

真長者不以一告掩
李固傳　李之姦識在楊震以上使掎可得立可以致主
文宣天不祚漢皆其駁議敘判揚亮緣四州兵後日南事
在南蠻傳中亦深悉邊計
虞詡傳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　諸子屬禮夏官司馬之
屬掌國子之倅
申屠剛杜　回屈也注訓邪誤
侯王之家至以防未然　侯王以威削賊殺思亂如明之
中葉以後宗藩無祿以貽其衆譏訴此其徵也古今之變
兩漢二書中備矣
趙岐傳今海內分崩至前後不絕　此亦漢室存亡之機
者衣能難曰岐言先迎天子未達時機也
著孟子章句　儒林傳稱曾作詩子章句在邪鄰之前今
曾書不傳

皇甫規傳及黨事大起至恥不得豫　諸皆以黨被錮謫
與事者耻不得豫賢者之過
張奐傳而名士徙於諸淹前　按水經注此士謂爲張祁
段熲傳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詆至稱爲長者　非知之所
閎乃宦豎私人不敢言耳記事者當以其人其事表之
熲當亂邊馬援遜之二輔　徙濱吾餘種七千口於三輔
者乃承平初馬武事
陳蕃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　蕃言不用天命夫漢故
設淫詞而北逆亂者耳
桓帝下愚不移以爲一時君子激切太過者是小人諂媚
論殺非不能矜情志至欲公之力也　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戚異姓之臣既當與欽因當鬪爲民之竭力致死無所
辭避事之不濟則天也
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至爲亂兵所殺　瑞事亦見董卓

傳注中宜移之於此
黨錮傳李膺彝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按注所
引謝承書則固之官矣
膺等頗引宦官子弟　頗引宦官子弟猶以智免何不于
黨錮未作備齊以寬宥使不致死于役乎無事則挫彼其
支黨以立名有急則迪引其子弟以脫免又安能服他寺
之心哉此牢修之獄發之自外朱寓之章按之自內也
杜密後密去官還家至無所干及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周甫非功曹寄鄉何事多所陳托使預太守刑賞乎學李
林者不失爲刻鵠也
范滂按殺黨官而去　注云服匆也按服非匆乃害其職
官氏名于服持以上閤者也
張儉傳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苑康傳云移常侍
侯覽母以宦官傳參放之不過迫論覽母生時罪惡此云

及者得其實
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至欽歎息而去　黨錮者游俠之
變其行有清濁而以意氣相死則同歸也
岑晊與牧勸瓚收捕汎等至終于江夏山中云　所殺
至二百餘人疾惡而傷于嚴酷矣況又遇赦乎又稍趣之
獄事由張儉成瓚之死禍起岑晊府君被難不聞叛問與
之同命而徙竄身自免於之臣人之義亦有愧焉宜乎公
孝見拒於偉節也
賈彪吾不西行大禍不解至於是成服其赦正　偉節亦
游俠之魁然能知輕重故可與權
郭太傳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獎而不訓門徒合虛譽
何補于世然知文之明或不至則不可與言而強聒者有
矣
竇武傳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儵至是爲靈帝　劉儵未必

賢智其所稱何可信也
時武出宿歸府　方操大事而反出宿歸府可謂疎矣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郊之　苗朱氏子與皇后
同母異父舅何氏五行傳作后異父兄朱苗
前竇武欲誅內寵至而左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　魏志
注引九州春秋云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
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
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事勢分曉
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使捕案中官親屬　紹爲司隸
校尉假節專斷當進未決自當收中官何一獄吏可了此
之不圖而欲宣進教捕案親族不亦不知要乎
孔融傳初女年七歲至遂盡殺之　並誅幼弱此可爲誅
滅七族之權輿也
荀彧傳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裴松之三國志注云

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
則彧婚之日衡死久矣
大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勢　棄彼一句宜並刪
去今失文若本意矣雖回易彼此二字然究非本所固有
不得云取此也以魏志參攷乃知作史之難
各懼不得保其七字　至責正負之不入　保其七字守其
兵衆之下刪去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一語則此
段遂無要領矣一旦生變之下刪去袁尚得寬其死哀譚
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三語亦不見天下未可圖之實
下先定河北四語指陳得失不見其反覆透切矣陳范敘
事其高下難以數計也　一旦生變指馬超韓遂而言
堅營固守徼其軍實　操表出荀彧別傳今裁裴注中無堅
營固守徼其軍實二語按烏巢之謀許攸來奔而後定非
文若素籌及此今並歸之為失其實

會荀彧孫權表詩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　後存此表徒
使紙費
皇甫嵩傳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　至何以求安乎
張元說張溫以誅宦官清君側此則直教義眞以反耳
然用元之言必至如忠之計騎虎豈得中下其歸于逆亂
一也其後王國之亂忠亦卒為逆魁
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　至嵩不與　此威明家法東漢
上習
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　至將遂誅之　徵嵩乃卓
之意非天子之命也故兵入朝則一匹夫矣梁衍之計與
乎閻忠不從者為闇于義矣
朱儁傳令過本郡簡募家兵　儁歸郡　郡黑山猶糾家兵徵
調之卒非素拊循倉卒難用
更封錢唐侯　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耳

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之
然亦引于越　注謂下希路也按傳稱梁龍非下希路注
誤下希路乃滅是事在其子皓傳
董卓傳會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皆歸于卓　至兵士大盛
魏志云時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
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獨在卓數字具有形勢分明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　至擢用子孫　此事當書之
竇武等本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　至言不聽而斃　瓊與孚疑是一人
因其被害時人道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
疑及此
論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　至於焉而極　山東兵起亦緣
起卓奔敗不暇北遷疑也盜亦有道操爲近之中從爲操
所除以從卿卓之餘殃何事抑揚輕重哉但當論本何

進輕於名義于充謂卜度受遂何得致耳
劉虞傳　魏志公孫瓚傳注中載有虞事宜採之入注
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　東海恭王光武之子虞於宗
室爲最親故諸人欲奉之
公孫瓚傳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　瓚遼西人安
得先塋在北芒
論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　但或未聞焉　按魏志
瓚傳注引英雄記云瓚母賤又與時主廢遂仕縣爲戶
曹史以治身不識名得郡吏以孝廉爲郎則生長脂腴
不知孫瓚之論於何安得淵然
陶謙傳大起浮屠寺　至且爲餘人　民間起寺自笮融始
而融後被殺
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
按魏志注引謝承書云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

呂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互異

袁紹傳紹壯健好交結　此指紹父成言之稍紹字

紹勃然曰　勃然與上詭對相違反雖小處亦以成所為優

義兵伏術下一時同發　以步當騎非術不濟則戰必觀

魏志紹傳注中所引英雄記乃分號此太略

斬壽及其衆萬餘級　英雄記斬壽下有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一語則收復鄴城乃為分號

潁川郭圖淳于瓊曰　已非許之者也　魏志云天子在河東紹使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此用裴注所引獻帝傳語互異

今迎朝廷於義為得　於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　紹所以終于無成者在不先迎天子所以身沒一敗塗地者在繼嗣不定故前敘之案此亦本於傳編論而述因之

乃下詔書於紹　全　而但擅相討伐　先下詔書責紹所謂名其為賊也然操以紹心功在其下甚羞人詐策于紹則仍蓄力倦時不先動以挑強寇故能從容以有成備無後發耳

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希簡　紹既失計不迎天子然既已據有四州若能外修職貢內撫其民以待事機猶曹氏將因衰微之完割人河以北不全敢定地也

若不得逝　全　漸營河南　師曲為老欲其出有名也

監軍之計在於持重　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持牢將軍一字傳寫之誤

父篤乞身攜養　注引典略傳及郭頒世語並云為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帝締姻有以知典略傳及郭頒世語之妄

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　袁氏傾覆以紀配立少促之配後雖抗節不足多也

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　小失利而遽還者緩之使自相圖則取之易也故後度河救譚尚既還鄴仍復引還俟尚再出攻譚乃乘虛攻鄴城

初交孫族卒成同盟　二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

昔三王五伯　全　而徵富強於一世也　數語詞理悖謬宜從刪

劉表傳時江南宗賊大甚　宗恐與巴賓之賓同義南蠻號也

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　盡散于養士亦不厚斂于民故能保境殁身也

嗣越等候者十五人　封列侯者十五人此子布等所以望風勸琮迎降也然琮本凡才不失為保族之計傳要讓

周亦雜同論在人所容處

賓賜圖以贈雁天難服　賜圖謂紹以璽包白事不發屬也劉表邪風人地事在孔融傳

既云天工亦貨人亮　天工蓋直指天命言

劉焉傳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州任重而上地分裂卒成鼎足之迹

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注淡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叟叟也按孔穎達尚書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聞謂蜀為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為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深所及諸夷為叟乃今雲南地也

財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今米道之後云自陵傳有玉印當因而當得之稱假以欺人耶

張魯傳衰衡行之其爲　後去從張楊於河內　魏志云

御製其反覆指而不受致此有異

後漢書 列傳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長洲 何焯 屺瞻

循吏傳任延 延治二郡皆隨所宜急不以一律

王渙每食輒絃歌而薦之 歌詞全篇見宋書

劉寵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吳志注中引續漢書作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則此鄙字下脫一老字

仇覽 叔旦幾於中行覽其猶乎季漢之上與魯恭

勸人生業 王賑恤窮寡 古政教推之則子産之治鄭也

贊 注引沈約宋書載贊與其始及劉君論誌書之意云云後贊抑之云後史亦無及者論贊則自謂人高

酷吏傳成其不撓之威 不撓謂撓強暴以伸其法注指同官相陵說

張儉剖曹節之墓 以黨錮宦官二傳參考乃欲實詩家

非曹節也所當列止目末葬但可言壞不可言剖

宦官 董宣何並之流不當列之酷吏今觀亦惟在千乘時誅斬盜賊過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注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好下甚則必有入于酷者明中興之美半是本書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 評原者亦復為之蓋漢人尤尚氣俠不獨伯升也

樊曄 大笑則必死忿怒或見置 此二語則其情貌真酷矣

周紆 紆廢令到郡 乃出謁書 先決刑罪乃出謁書後之大賢有與之同或偶以不得已用者 十細 二事 雖消一方之憂非明恕之當道也紆之酷自初守郡守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 鄧彪之奏實民指也故紆自謂無全

黃門縣人彭氏舊豪縱至捕殺之　昌則過矣然豪家不
可以不戒
陽球前乃詣闕因謝前事言父子如奴至妻子皆徙比景
陽球方爲司隸子將宜前之執其坐也球不宦官氣類一
時自相吞噬其得行于王甫者幼謝宋后得請于帝鬼神
假手速之謂耳球何力之能爲天又假手于節以斃球矣
語諸常侍今日俱入勿過里舍也　節慾王甫以休沐被
收故使悉入則可以先發節使帝或不聽所以無後憂矣
宦者傳　董賢負乘恭得竊柄故西京依倖附係有亡秦
都則黃巾蟻聚群雄龍戰皆由宦者流毒滕焉班依倖前
例獨著宦官庶乎識變
易曰天乘象至亦備其數　發端不類
閽者守中門之禁　閽人不使刑者爲之此以爲寺人掖
詩皆稱寺人此鄭箋云皆奄人也注未悉其云則有掖左

傳若品以韓起爲閽杜注則足使守門之語仍與宦官無
預也
王之正內者五人　衍者字注中引周禮衍掌字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月令呂不韋作故鄭
注云於周則爲內宰此注中禮字不學者所增又選注中
何無禮字
其能者則物貂管蘇　物貂當作勃貂因齊寺人貂而誤
鄭衆養子閹嗣　宦者得國之始
孫程爲宦官養子悉聽得爲後襲封爵定著乎令　鄭衆
已養子襲國矣乎是又十九人皆然此衰亡之本曹氏基以
代漢者也宜書于紀
單超唐兩墮　兩通鑑從雨考異云雨墮者謂其性急暴
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曹節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

趙上書　當此時而審忠尚敢極言及此甚矣天下之有
人宦官亦不能即殺忠又可信人之有命
節遂領尚書令　尚書令可領豈竟爲宰相矣下受他宦
爲領尚書者欲言者無由得至帝前如有陳蕃之謀亦不
得竊發視其章也
呂強傳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至費多獻少　數語畧盡
當時殖貨之實
遂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　意平石經之立
發于李巡可以償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張讓皆免冠徒跣頓首至輒寢不報　以家財與帝即無
能間之者矣
刺史太守復增私調至多受賕賂　此黃巾所以平而復
起
宮貲助軍修宮錢　三國志公孫瓚傳注中載劉虞事作

治宮錢此從避高宗名云修宮錢
儒林傳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漢承秦故郊祀皆服袀
元至顯宗而革故統貫曰始詳輿服志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　明制會試不中式者選入國子監
亦仿此意
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至莫不泯盡焉　斯文
將喪故天生康成稍爲解此厄歟
劉昆傳以昆多聚徒衆至逮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
莽不好名以昆劉氏故忌而收之
任安欲知仲桓問任安　仲桓楊厚字也任安之門人杜
微杜瓊獨忘有傳此蜀中內學派別也又何容見楊厚贊
中
楊政爲人嗜酒不拘小節至皆如此也　政經生而猶挾
下同游俠此數民也稍稍存馬武之氣何足以故學者當

法鄭衆之無染
傳謂不長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不足以自
名家故云俗號爲牟氏也
尹敏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　如以劉爲卯
金刀貨泉爲白水眞人皆別字之微也
周防父揚少孤微　周燮傳云自燮曾祖父揚至燮孫備
六世知名則揚亦當顯名史略之耳非終于孤微也
孔僖作六代之樂　按前書於時唯餘韶武安世新來
之亂尚修此樂云六代者史仍一時之夸飾也
詩去鷙少隨師學經于凡所著述五十餘篇言　此等儒
學又不傳業不應濫入
名驛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　侍
講入授各異其文則後世講官欲以師氏之尊自重誠過
矣然賜之坐亦人主所以優崇儒術也坐而仍侍例嘗疑

與諸儒北面者同乎
楊仁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
府讓選　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學校之官宜悉仿其制七
十則致仕而去
仁對以寬和任賢　舉皆當世急務　寬和二語在明帝時
尤知先務之急推之上二事可信
時諸馬貴盛　至負戚輕進者　此舉亦趙憙之亞楊仁公
卿材也用之不盡
趙曄少嘗爲縣吏　至究竟其術　周燮傳敘南陽爲吏事
與此可對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異辭
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　詩細長乎
論衡此雜學不如窮經也
衛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　謝曼卿爲其訓
明毛詩聯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
多有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傳
之出于融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
連類言之矣　注鶩鳥也爲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
嘗爲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爲敬　按康成親受經季長以
叢爲致敬亦得
禮前書曾高堂生　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
堂生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鄭衆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至通爲三禮焉　本習小
戴禮謂儀禮十七篇也故與下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通周官爲三禮
春秋鍾興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曰
以授曰從興受語亦有輕重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至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此等舉

動激勸者述與之處此亦兩得矣
何休又注訓孝經論語　鄭公亦注訓論語而不見作集
解稱未之及豈失亡于漢季之亂與
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按說文解字載其子
名陵公乘沖所上書稱慎官太尉南閣祭酒嘗以爲肯校
東觀參小黃門而此皆不載
文苑傳杜篤從乘意於持平等貴務在愛育元元　二語
經國之要此漢人辭賦猶足爲古詩之流也
所著賦誄吊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
論十五篇　後書不立藝文志故著述皆具載篇數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
師頌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
誤也傳已著明所著四篇
夏恭　恭宜在儒林

黄香議者譏其過偉　政歸臺閣不任三公故有過偉之
議黄香傳當冠于子瓊之前列左雄周舉之上于例乃合
用令商者不農　田令未詳農九家不錄其書
權璫舞行多不軌令　延作外戚箴　前書外戚傳只載后
妃故此箴皆指后妃言之獨于番惟司徒一節致意然崔
自謝于爲文欲以箴諷當世據呂霍上官丁傅王氏禍敗
言之也
番爲司徒　爲乃惟字之誤北人皆同故也
蕭何佐漢廼設書過之吏　蕭何設書過之吏不知出何
書
邊韶寐與周公通夢　韶爲太中大夫時與胡廣等謝祝
恬等稱梁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與西京
頌莽者無異其所通夢殆梁冀耶
迺寔以公卿中非陪無足以託名者至因與崔寔　苟
賤狂易敗常亂俗此戮民也禰衡沿得其風遂殺身于虎
夫之手可不戒哉
邊讓作章華賦　詳此賦旨趣蓋刺桓帝
酈炎抱玉乘龍驥至爲世陳四科　言不得志于當世庶
幾顏之附孔以傳也
高彪先公高節越可不遵　第五倫京兆長陵人永叢其
後故以先公爲節期之
後遷內黄令　內黄令蔡邕作外黄令與申屠蟠傳合當
以仰爲正
張超河間鄚人也留侯良之後　鍵爲張氏既自謂留侯
之後此河間鄚人又何別也
禰衡臺教名之所貪　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
作掌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獨行傳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注云此是錄

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注語不知何所本
譙元字太子多横夭　按文當作皇子皆　太字
時亦有犍爲費貽至仕至合浦太守　費貽當附儒林傳
中　貽無著述傳末善說易者元子瑛耳
李善光武時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　續恩宜止于善
并續亦拜舍人則善不敢逃賞而事續尤爲有終非坐字
無此合宜也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下云太守第五倫嘉其行按第
五公爲會稽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時始分立此吳
郡由拳當作會稽
戴封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至於是還而積薪　請禱而
至自焚此不學無術以巫覡自待矣其出於漢廷之極弊也
李充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　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二
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爲博士或是黄虞
作中也不刻作平誤
范冉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　下文王奐爲郎免字
也與注所引謝書見異至于李公名燾也何不得與史云
爲友李公被難在桓帝建和元年史云被時凡三十九
年何始云今皆不在制之在衛也工奐爲考城令以仇覽
傳參校亦桓帝時事疑史云之友別有一李于墜史家因
氏與字偶同遂與李公以實之大書于前耶
向栩　此直病狂不慧之徒如何以匹獨行當爲之有時
侃然正色耶
方術傳　方術立傳所以譏切時君崇信小數而史家之
士文論減進佞焉之日者龜策爻辭書性宏作是欽京襲
李傳樊而通之但恨其過于瑣雜不若合爲一篇序郎顗
襄楷于此傳例大王喬及冷壽光以下諸人且其弱其流
爲張角張衡之屬斯有繫于勸戒耳

箕子之術　以箕子時爲術可謂不知致遠
任文公時暴風卒至　至文公獨得免　方言暫而暴風卒
至自當戒行此不待明悟風角也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　至所害數千人　文公前刻五月一
日固由占術山城春夏之交久旱宜防大水潘溢則又常
理也
郭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　至　與郊祠日　神仙傳兼採
郭憲及樊英二事歸之欒巴
王喬每月朔望　至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此事
尤不經不應志怪
謝夷吾爲壽張令　注引謝承書縣人女子張雨宜敕列
女
論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女蹤　異厚之
徒其文章禮樂安在其中無物而欲爲高論此言宋之文

所以歸于無用也然當英子方詢中郎使史決張得宜
許曼時人方之前世京房　至　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今
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當行書也
華佗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　至　吐黑血數升而愈　郡守事
依託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諸篇之
漢世異術之士甚衆　至　列于篇末　宜以蘇竟楊厚郎顗
襄楷樊英李郃樊英謝夷吾爲一卷庶扶爲一傳用此文法
附任文公以下於後諸卿恰非獨取李當時譽光俠而撮
曹氏兄弟論左慈什始之辭存其略可耳
徐登閩人也　注閩中地今泉州也按晉以上所謂泉州
今福州也
薊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注引酈元水經注云魏
文帝黃初元年按國志注作明帝景初元年
逸民傳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　言王莽篡位

逢萌遂引妻子浮海中此則稍過也
野王二老　至　望于西指　天下多往也　似勸光武且固
根本勿與赤眉急爭關中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遵君下名也史家誤仍合稱與錄
朱肖對侯霸與之語不以前昔榜之耳　此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當作書封奏之
建武三公所遇且是聞廣帝心了陵自高出一世霸之封
奏終不敢自言假以夙十卵
周丹在關禁爲人車馬此卿　雜記云古貴有與天子同
者一日終夜燈及乘人車道而行乘人謂以人引車不用
馬也然則井丹以此爲鳳亦惡其僭然後用檜子遂
相與忘之矣
戴良鴯所以制情佚也　至　食之可也　已有晉人風
龐公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觀注所引襄陽記子由民遂

仕數則遁安之意有不能俟之具了者矣
列女傳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　列女之
作本于子政斷自中興以後上繼劉書又于本書爲合
太原王霸妻　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未知禮則
恐是失于修學君子退而隱處守禮之教子孫所以立身
不容已也
扶風曹世叔妻　具八表及天文志　至　後又詔融兄續繼昭
成之　司馬彪云馬續述天文志續字季則見馬援傳　本
河南樂羊子之妻　言　遂而累以于於寸　絲雜本作絲按
說文絲織絲從絲系貫杼也從絲省卝聲古還切作絲非
孝女曹娥遂投江而死　按碑云經五日抱父屍出與叔
先雄事略同此語亦不可削作者當補採與錄也非抱父
屍出處何亦何從改錄乎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　娥

魏志注中引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父曰趙安今字詩
沛劉長卿妻縣邑有祀必膳 此禮宜修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斷云扶
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陳留董祀妻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此詩自
陳思而外邈難方駕 按董卓傳中以牛輔子婿素所親
信使以其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
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殺虜男
女所過無復遺類文姬流離在此時也又按蔡邕傳邕在
長安與從弟谷謀東奔兗州又欲遁逃山東則未必以家
自隨蔡氏以董卓既誅邕乃隨坐不應文姬先罹亂篇
詩為後人作者之不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東夷傳夫餘國以臘月祭天 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注

在國衣尚白蓋其善者皆箕子之遺化也
韓又立蘇塗 注中斷夫魏志不還何下好作賊三字浮
屠句下所行善惡有異六字不分明
倭又有夷洲及澶洲 至遂止此洲 今人以倭國為即徐
福止而自王者謬矣
南蠻西南夷傳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荊來威
者也 蠻荊南謂楚人當得以武陵蠻當之乎
兗豫之人卒被殺發 兗豫夫猶南允遂前代未嘗發以
蹤殺發將 土卒破
可 朝從其吏民北依交阯事討之後乃命歸本 案地
內徙光武用之北邊李公亦議行于嶺外
板楯蠻夷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 劉備置張飛
丁關中為將用其人也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 至 大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

治羽者能□□則是以制羌於此對可得大略
演臣以為漢文帝為太守 乃 其得其和 太守能撫定演
羌地者文齊王追今類羌殺四人皆巴獨人不言太守鄭
純越嶲太守張翕馮顥亦其產以地近爛習土俗但律巳
以正威信易孚耳
邛都夷者 至 無幾而地陷為汙澤 都者瀦水之名恐其
地本有汙澤
西羌傳漢良將和公伐戎而無仁恵故春秋貶曰戎人
中國尚貴侯伯而爵不欲以當微者故經諱而書人公羊
疑為貶者固也
尚見前人累征不克 至 復寇金城塞 頃遂不分顯招之
使逐渴故巢予以地利益無所懼矣此豈可謂文德乎能
以威信懷服諸種使其不能嘯呼群聚然後開喻利害申
明誓約必其不敢入犯可耳

趙騎校尉趙代副 趙代當從和紀作趙世 此唐人避太
宗諱所改而後人追改未盡之文
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通鑑注西海有允谷鹽池
恃其儁勇 儁通鑑作旁
東號子麻奴遣東將吏詣中郎將鄧騭 至 食邑三百戶 以軍敗
寇錄反得進爵封賞和熹臨朝濫政無論此者
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 注 朝廷從之 徙都亦一策但光
武時以人少地虛故徙并其人易為降衞今羌種蟻附非
若匈奴多馬習戰兵力稍分則不能無遯逃乃無故棄地
驅民長賊聲勢萬一流移不與羌合內發乘之而起
則腹心內擾安集無時矣如杜琦王信之其只梟雄之才
耳不如即募邊人以擊羌寇用其豪傑授為將領所得生
口畜產即盡以與之可不煩朝廷別發大衆捕逐類自消
也

任尚與遵爭功□沒人則並奴婢財物 任尚前爲鄧隲
敗而獲封後與鄧遵爭功而被斗零昌杜季貢徵還棄市
賞罰如此宜乎羌患之滋甚也
論於是諸將鄧隲任尚馬賢皆胥輿而規弘負之徒□□其疾
病於心腹也 一則事在桓帝之時安得與鄧隲伯等混
而言之中興以後羌戎爲患永初永和最甚永初之始但
遣廣不有武略刺史太守數人可以應時討定乃檄發大
衆付之不知兵之鄧隲望風奔北寇勢遂張又不加罰無
所沮勸由是敗者相繼實羌之暴猛甚用人失也永和復
叛則馬賢等本非良將加以剝割軍資賂遺權門士卒解
體安望殄寇其壞亂相尋之實皆上威刑不立自紛疏中
不能次第别白言其得失徒單紀明一將之論追咎前人
斥逐之不早而不稽隨時弭患各在其人之竊馭撫綏中
變豈有極乎諸種勝兵者且二十餘萬人亦非人力得以

誅盡紀明自八年轉戰一劍之末必能盡滅而迸也亦何
取彼此始功之日盛相頌節後者論此篇凡下二分前後
之衝突不別青府之賢愚前則□□陵斥徙窮□蹙後則
永遠於此論何無深議不作可也
西域傳安息國遣中善使人思上書□□ 數名爲陰國思
上之今自信非海中氣候如是也
大秦國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 此史西域大秦國傳亦云於彼國觀日月星辰
無異中國而前史云云人之遂矣
大秦國土出象犀玳瑁金銀銅鐵鉛錫 其遠於中國園書
形像也 書此者以見其通中國者非一獨不同所謂精
文商法師明帝之夢傅毅之對記注無聞僅由中才不根
之書也
莎車國敦煌太守裴遵上言□□ 賢自是始恨 遵者是餘

迫脅則又失懷遠之宜光武北衆未盡者賴賢以佳兵自
滅耳
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
南北自在也 堅忍
論 論是微辭非助而張之也然紀語猶未免子兩是其
說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 至□□不同甚爲 甘英之
躡窮于安息明帝在二班之前皆不載遣使天竺事足明
爲後人假托也
者其境俗性智之優薄 至□求根實 皆指前書及安帝
末班勇所記注教引法論
南匈奴傳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 吳漢
擊匈奴經歲無功名將行邊自古稀有利鈍
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 徙民而空

其地使無所掠亦古人治邊之一策也然必也以漸則不
至會擾
昭君字嬙 王 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王嬙前事復從子
此真記繁志寡也
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 至 顧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其伏拜不足爲重輕而足以使其衆離心而啓忿故蕭望
之之議爲遠猷也
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按前書地理志屬國都
尉治美稷則其地本有降夷故因而處之
南單于既居西河 至 爲郡縣偵羅耳目 於是南匈奴之
衆遂布滿列郡成不可徙還故庭之勢矣
而徙撥拱施各□ 至 遣驛以聞 得體要而質雖
西域因屬何奴□□□□ 見北狄之力所不能逞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劉攽云案秉傳不□

大將軍又與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按下云
鄧遵始與爲度遼則取耿夔傳言拜者皆行度遼事行
不當作爲
崇甄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　此與幾按邊事
崇罪大矣
乃進涿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此與鮮卑故屯中山北
界注憤憒
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耳　若從袁安議不惟異代無匈
奴之變當時亦不致鮮卑輒從竊據其地收匈奴餘種爲
邊患矣
而竇憲矜三捷之勳　至　反其故庭　竇憲僅欠于前曾操
加謬于後然竊當國力有餘漠北可從之會尤當執其符
也
遊恩兩護　後之爲患者前庭耳故恩兩護以下承接未

亮
烏桓傳其性悍塞　至　父兄無相讎報故也　知母之有族
類已身爾其父兄之族類即所謂塞也
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　報字解與左傳異
歸其故夫謂同葬
鮮卑　前書匈奴傳注犀毗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
語有輕重耳是則鮮卑如犀也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　至　綱羅山川水澤鹽
也　　檀石槐勃興漠北所世而終不能爲中國大患然則
永嘉喪亂豈非天實爲之乎
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　至　爲東部　皆仿匈奴故號
一冬二春必能禽滅　兵雖遠度而有自然以二春滅方
張之寇一隊速騎其敗必矣
議郎蔡邕議曰云云可矣　伯喈文此篇最爲然舖陳

前代事少剪裁又處討二載自詡有成處亦未能備以事
勢成敗相資才識爲不逮班氏也
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烏桓傳云無世業相
繼鮮卑習俗本與之同至檀石槐後乃世傳襲有檀容氏
也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四卷　列傳

義門讀書記後漢書第五卷 志

長洲 何焯 屺瞻

八志 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藏陰衕記亦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

律歷上灰 此灰字因下文葭莩之灰而誤史漢與淮南中皆作炭

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 通人之言議亦詳後

禮儀上陵東都之儀 五周禮如此 明帝崇飾陵寢然既相沿有此議履則雖不得過侈如西京園寢之制耳劉文始毁高陵祭殿注中魚豢之論習見近事不復深推本意耳 按古者大事皆於祖廟行之若移上陵之禮於廟則禮不復而愛敬不褻矣

高禖立高禖祠于城南 注中盧植注所亦誤而言之不丞東說疎矣

養老皆祀聖師周公孔子 周孔並祭自唐始其當

五更亦如之 注引月令章句曰五更庶老也按五更既庶老則更字爲分讀叟字無疑矣

請雨郡國上雨澤 今雨澤章所始也

拜王公 注所引夏勤策文此漢三公策文舊式又注引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文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按范氏靈帝紀是年二月書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爲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傳聞恐未審也

桃印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木 今人不知有改木事改火則漢惟冬至行之當以火德故不欲如周之數改耶

大儺先臘一日大儺 月令季春仲秋皆儺恐陰陽之氣或有所過其害及人而物或罹焉也漢所存者止于季冬大儺而已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 注中所引度朔山一條今山海經無此文

大喪或大赦天下 大赦上有或字則偶當大赦之後邪即位亦可無數赦

祭祀封禪語在漢書郊祀志 上皆追述武帝事注東觀書云宜在下文上至嵩高下

六宗 注中諸家之說雖紛紛之說劉其通矣

迎春三時不迎 不迎三時自漢始

論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 此玉薄指即蜀劉昭之雖升也

天文 注中所引張衡靈憲以爲蔡邕譔爲根柢鴻範斟六元爲實屬于大極圖蓋根柢于此文

五行雞禍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條 在侍中寺者兆宮省臣將有雌化爲雄者曹氏之漸也莽后族操閹豎其占同頭冠未變者至子丕乃篡奪也

尚書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 曲說

屋自壞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條 占在下九不在皇也注所引袁暐是李傕傳充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事變乃下

災火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條 此觀天文志所載爲詳然勝鼠洞稱鄧后固不輕以天下與從子也

延光四年先是宮后因賤人得幸 后紀云帝憑梁氏故劉爲薄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 靈紀注云所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問宗之所造似當爲靈臺

樓騎逸激 謂左騎督促責作掾有也事見羊續及宦官

傳

龍蛇鬭永康元年八月桓帝時政治衰缺　則為妖孽

此語過歐陽子司天考論遠矣

人化七年越巂有男化為女子條　明萬歷中陝西李良

雨頂其占果同

郡國　謂之郡國以不能該司隸矣所以前史諸志之名

不容輕改

河南尹有函谷關　函谷在穀城者非秦之函谷故于宏

農下以故函谷關别之

有汜水　注引左傳周襄王處鄭地汜按襄王所處者汜

也此注與潁川襄城下注相亂

河內郡溫縣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按酈

善長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

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絕者河內濟源也

河東郡汾陰　注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按梁國虞

縣下馬注有綸城少康邑與此錯出若馬誤則劉補當芟

明之

有董池陂古董澤　注引左傳曰改蒐于董董澤之蒲按

上臨汾董亭下注既引改蒐于董則此當專主董澤

宏農郡華陰　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

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

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

天險是直以潼關函谷為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　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

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蓋一時

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右扶風漆有漆水　注皇覽曰有師曠冢名師曠山按師

曠晉人無緣得葬于此疑字之誤

梁國有魚門　注引郏人縣背誤魚門自郏城門名也

碭山　當作碭不當作碭山前志可攷

湯　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按劉向云殷

湯無葬處此何以云

沛國虹　劉之人蒐恐不當在此注所引地道記誤也且

與牽高下注相亂

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　注引漢晉春秋及忠别傳注地

里何取于此

有牛首亭　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

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日徐州　徐當舒左傳正作舒史記齊世家

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郐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

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常山國欒城　注云在縣西北四十里擬當在上有寨下

九門　注云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按此碣石非禹貢

冀州貢道所出入河者又一山

清河國貝邱　貴鄉貝字皆作貝惟以中二畫與貝字別

濟北國有光里　京相璠謂光里即左傳所謂廣里與此

書合

山陽郡湖陸　注引地道記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

封按費亭仍曹騰故封注誤引

琅邪國西海　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青州刺史治　注引皇覽曰吕尚冢在臨菑城南

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九江郡壽春　注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與志

不同疑志據中興以後漢官則末年也

阜陵　前書地理志云阜陵故明帝時淪為麻湖

會稽郡鄞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　注引晉元康記

曰本鄞縣爲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 按前書有
回浦縣南部都尉治注家不識前書故其沿革而泛引地
記以爲鄉名何也 道經注引謝承云會稽安陽國南
章帝更名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此郡
之末有東部侯國四字加是衍文侯與候相涉而內部所
治故交有錯亂
吳郡 吳郡國紀紀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
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錢杭當并當省屬吳郡但前書有錢
唐無當帝時失舊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載述作揚州刺
史臥陽參收錢丁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
烏程 注引左傳衡山當如或說在丹楊縣若至烏程則
過吳郡矣
廣漢郡維州 前志廣漢郡但作維此州字疑衍
犍爲郡符節 前志符作苻曰符信此符節疑衍節

越嶲郡臺登 應劭云今曰臺高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呂圖十二人題名
有下辨道長作苻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
說是前志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安定郡出海落谷 四字乃側注當衍出字而在烏水出
下
三水 注中有左谷三字乃正文當進云水下
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朔方郡定襄郡 五郡注中
皆說晉陽北里數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襄居原今原
平縣按趙襄所居當是温原恐史誤
上谷郡甯廣甯 按前書寧莽曰博康廣寧莽曰廣康則
爲寧不爲甯矣
遼東郡候城 按候城既屬玄菟郡不當仍列于此

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 按前書遼東無天遼
無慮 上遼東十一城中已列無慮此處何以復出按鮮
卑傳中中攻扶黎營注云縣屬遼東屬國志扶黎之誤
交趾郡 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有十三州數
中東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
太守士燮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爲貢九
州省交趾入荊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屢書交趾刺史事迹
傳中載交趾事即多作交州蓋史變其終稱古之但郡國
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自官司徒 注中干寶之說是以時制附會古禮謬甚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按置秘書監典
領中書之不列于學官乃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
名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
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

石乃其比也
光祿勳 注引漢官有官醫一人按宜衍在內恐舍卒遏
致故有官醫
五官中郎將條 當府侍郎乃中郎之副郎中則列于郎
之中而已
羽林左監 注引漢官羽林二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
今武官不別置府史本此
右屬光祿勳 按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
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黃門郎受事 左右曹省而尚
書之權歸宦寺矣
太僕 注引漢官有官醫其獸醫也耶若後廷尉之醫則
爲罪人設馮翊之醫爲送人設衛尉之醫爲衛士設也
右屬太僕條 中興之初邊騎蕃條歷有事遂致牧無所
出故皆省之 國馬之政不可以驗中興矯前失之過乘

與六廐節之可也然和帝紀永元五年詔省減涼州諸苑馬則中興止設漢陽流馬苑而其後仍置之矣安帝永初六年又于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

宗正條　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旁逮荊燕不失倫物著顯此制也注引漢官有宮醫正枝屬故也後司農事劇故亦置醫

大司農條　四時上簿如今之季報冊　揚多識家如今之撥冊有不同

平準令一人　靈紀熹平四年改平準爲中準使宦者爲令列于內署則曾屬少府至獻帝初復故

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諸醫　注引漢官曰員醫二百九十三人按二百九十三人當兼在諸曹者言之

侍中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　侍中得入禁省者之權自然抑損

黃門侍郎　注引衛權注吳都賦　按衛權字伯輿見三國志注中此本皆誤爲宋本亦誤

小黃門掌侍左右受尚書事　後漢樊安碑云爲小黃門左史右史今不見于志豈以其侍左右而得此名歟

祠祀令一人　本注曰下與中上疑脫宦者二字

御史中丞一人　魏志鮑勛傳黃初四年爲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是亦做周官小宰之意將大夫不領名實兼自西京屬副相猶得用官道法至東京傳屬少府則三公不得關天子左右之人事有輕而體統褻矣

蘭臺令史　前書百官公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桓紀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官注引漢官儀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其官當列中丞下屬於少府而此志遺之何以上所引人當在博士之下則非也

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　觀此制則庶子乃武臣後世庶子如侍中則備顧問與此不同

右屬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移屬少府　前書儒林傳博士弟子歲課一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蓋慎選文學之士也然未有太子而舍人不省以其成材實難非可求之倉卒但屬少府亦以天子私財儲而養之

右屬北軍中候　注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　按五校之有鼓吹以在大駕之前也然則鼓吹惟天子得有之故大將軍曰賜

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劉注曰周無司隸按秋官司隸掌五隸之法何謂無之但所掌不同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若邊郡者不置農都尉則光國不能行之倉卒

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無都試之役亦所以偃武也然於古者務農講武之意偏有所廢矣至王荊公行保甲法十年始成元祐始罷之當以其無實而徒擾民故耶　注句有劇賊郡縣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按此如和紀初置大山瑯琊都尉官其後次第皆罷是也袁紹傳中有七路都尉亦此類

王國有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　博士官不當有

關內侯　注所引劉劭爵制此條宜補前書下無自五爵以上即不得其說矣以其猶近漢始以爲稽古之助可耳

輿服長冠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　祖宗所造服之以祭如其存也

武冠貂尾爲飾　注引徐廣又曰意謂北方寒凉本以貂

皮殘領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今朝會高冠使臣所冠
近縱頷之說

義門讀書記 後漢書 第五卷 志

義門讀書記 第一卷 三國志 魏志

長洲 何焯 屺瞻

武帝紀養子嵩嗣 注採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按夏侯惇之子林尚清河公主渤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甚不足信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注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按此言乃事後虛詞掠美厥祖何人乃云閹豎

初平元年使袁將軍亭南陽之宛 以顯誅逆可立定也此項羽戰河北高祖西入關之勢也卓兵方盛未拌了外故堅壁勿戰待內釁作而後乘之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 以弑君

討卓無故又改立君是二卓也

注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為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 注魏書曰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按紹此時僅為一郡守并未得韓馥冀州未應意盛若此

三年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 烏巢之役袁氏之謀畧同而成敗異焉故用兵貴知彼已也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 劉岱為所殺 光武擊銅馬于鄡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此成敗之可參質者也 明季與流賊相持者皆不知此策督促

由戰遂皆爲劉岱之敵
四年太祖擊詳術破之 至 又追之至九江 外爲紹用實所以保據兗州也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 至 所過多所殘戮 以報讎興師實志在并兼所過殺戮所以不能定徐
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 所破黃巾稍稍尚未習練猝遇勍騎則偏敗衆攜先犯之者由[illegible]素知虛實也
二年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 注魏書云太敗布者使人蹋伏見無兵乃復來操深知其然設伏以待布兵見乘隄者猝起出不意令氣遂爲所敗也
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注魏書云大牧議始

祗浩成之者峻謂不受進領則可與賊持久何變屈巧哉負嘗在我矣
三年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 至 以爲魯相 恭德行非謂偏論況將烈之子元直乎
四年初公與种才應 至 釋其縛而用之 稱留說魏种而用之皆假以其雖四方之士于時宿儒世胄大抵在河北淺南也許所謂矯枉作負不念舊惡指此類
使魏劉戶入青州 入青州者擾紹之左以分其兵
十二月公軍官渡 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焉在今鄭州中牟縣北
五年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 備有雄才加之宗室如與紹連兵倘必襲許以迎天子衆心離仰操事去矣故不待不急破之也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上同 云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指自將之親兵也然亦必有一二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實
大破瓊等皆斬之 注孫盛曰魏武推誠不殺拔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殺焉之
六年九月公還許 紹地廣衆多謀議之士附者尚多其兵勢猶未可取也故歸許以養威俟釁且以其間剪劉備復起之患再以全力徐收河北莫能奪制則 始稱
八年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號令故多寬假至此乃嚴罰爲立國經久之計
九年武安長尹楷屯毛城 至 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此所則尚斷并州之援北斷拔邯鄲則袁熙幽州之援亦絕尹楷自將者走不逃則浮城大衆有自潰之勢所係尤大也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
十二年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 封功臣乃存諸將自將矣
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 注孫盛曰甫謐逸士傳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 按應世推繪負各翁習其人又小有才節不爲儀者二衰劉蒯漢之工氏也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 時操駿駿有取蜀之意
十四年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 由此淮南爲重鎮
十五年春下令 注孫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遂平天下按孫劉方睦而云遂平天下蓋其器限之也史家許操攻伐自克紹而止識過此則所遇非復所能戡定矣

注以及子植兄弟　此子植植字乃子桓傳寫之訛劉臣
下不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
子建則此爲子桓決也
十六年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其挑戰者乃游軍也
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
魏公　關中定而後魏公九錫之事成矣　魏公之命及
不肯受之際但敘册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
殊於他史者也　易齋可以削畧注復載勸進牋不亦贅
乎
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魏國之
官
十九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至上有偏短庸可廢乎
如此則所得者不過從亂如歸之徒趨取濟一時東漢

二百年之美俗飲蕩盡矣由此篡亂相循神州左袵豈非
中國禮教信義爲操所斲喪而然耶
二十年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至巴漢皆降　操誠善
兵以諸傳考之獨此役幸成耳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親耕藉田　注魏書云云春祠令
爲武奏儼然以天子議禮自處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朱温末路大敗於李存
勗後歸獨以不振乃知操之斂軍而退爲善持盈也
冬十月上軍摩陂　陸機弔魏武帝文云當建安之三八
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乎此年惟西夏以
勦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
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觀此則操實以西行不得
志而發病及襄樊圍急狼狽還救倶息不遑發憤而死史

不敢書耳當以武侯正議參詳　諸臣叙
二十五年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至無藏金玉珍寶　陸
機弔文載遺令有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怨大
過失不當效也注中亦宜補見
評　評無溢美收紹四州之後不復能有爲此志所以不
得不並列三國也
文帝紀建安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　注採魏書云云此
與朱建平事相類或所傳異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注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
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按魏末嘗以夏侯爲同
姓故與之婚姻孫盛所譏非也
庚午遂南征　注採魏畧云云其言凡近無可採危于栗
卿言之又過先王不得爲德犯其所忌性之死非不幸也
其得禍尤酷者不將行禪代之事而治兵以脩非常又欲

飾其跡托之南征性不喻而發言沮衆不遂其能容忍耳
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　注採太史丞許
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按
此可爲無堅冰三字之證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此遂無水旱
劾三公之事然燮理之意微矣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　日食正朔應在昭烈稱
號改
若限年然後取士至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
變欲以誘進銳進之士苟志其已也
豈有七百里營至此兵忌也　兵勢惡分敵乘其間則救
禦難
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昭烈皇
帝崩

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宋書五行傳云繇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圓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按此可見魏氏禮制之缺不獨一事之微附著之

評 仿漢武贊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注採典論帝自敘云云按觀其自敘所謂學之不倦人君已不堪張子布見況者太學生矣魏人之不知恥也

明帝紀太和二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爲高皇后 與其追尊曹騰自當其爲養閹乞養不如不之殺于禮矣此自爲叙不能生子而以加隆所從之觀爲後人勸與下七月詔書連類而觀可以得其情矣

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山陽公薨書日 山陽以三月薨及秋而丞相亮適亦卒于渭濱天之于漢數訖於是矣

三年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 而內既奢暴外不恤而叙遂慆淫荒矣孟子之論中人者不亦信乎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馬有七其言崇文武惠懲懸之辭乎

四年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曆曰景初曆 景初歷尚書郎楊偉所造事詳宋書曆志謝典有參軍楊偉疑即斯人宋書又載黃初中太史丞韓翊造黃初曆時陳群爲尚書令奏以爲是非得失當以一年決定今注家了不傳述之楊偉曆旋用與於晉宋而名字翳然亦採綴之闕畧也

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注漢晉春秋云云按金狄泣者殺死魏亡之妖也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 注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云云按孔明殁而軍幾亂觀考置副之議蓋老謀也

有星孛見張宿 其占與上青龍三年有星孛于張同天將滅曹氏矣

三年葬高平陵 注魏書曰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按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免于文德之譏亦萬古繼德爲郎正法也潛思書籍事其遠者大者而不徒用貧交漢則才識聞益不待接人臨事胸中自有權衡矣

三少帝紀齊王正始元年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大祖廟庭 注臣松之云云按遺郭嘉者亦以非魏臣也嘉平元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勵其黨 獨祀典亦有知之死事也

八年何晏奏日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 爲萬世法晏實於今不能行說于曹爽傳中所見不能爲之一平反特錄此奏於紀使自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與同之內耳

嘉平元年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 語在爽傳爽之殺賢愚之所共許然知其中外兩微猝起乘之

六年秋九月太后令日以避皇位 芳臨御數載非若以邑始叙若畏若從有關播遷于衆閒何難執以爲辭今稱太后之令於廢帝之私有以知其爲誣矣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春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 帝上傚揚之名帝弟是少康按亦論之間悅慕少康則誇耀有在矣其亦機事不密之端乎

丙辰帝幸太學　陳氏曰帝幸學問難于諸生亦深致賢
者之意
二年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
壹奔事從豐厚　注臣松之云云按時淮南引吳爲援曹
適叛命故司馬氏益以尊寵之冀以招誘來者
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公薨何
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
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于成濟今公卒之下詳
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
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沈業師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　觀此二詔沈業力爲司
馬昭以自解于天下幾與成濟同戮矣
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
嗣明帝後　以親疏論是時不復尚有人翼爲宁之子則

操後也當時惟賂之指昭稷遠近莫敢議又
陳留王景元元年故漢獻帝夫人節薨　高貴鄉公氣崩
之事欲稷猶親見之常道鄉公薨于晉太安元年則又晉
室大亂趙王倫簒反正之後也噫
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　章表稱臣于心
有所不安不臣可也當更取北魏淸河王事參之不至如
周世宗之野若順耳
咸熙元年春正月行幸長安　郭太后在殯若冢繐而出
也
以司空王祥爲太尉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祥知拜之
不可然其行處何以并在楊彪下也識後馮道之享威之
拜復折而卑屈是以雖大節不可奪焉難
羅也因官以均政役　注久新任高用罷之必有以也當
令司馬之作參觀之

時師迎常道式于北之山陽班龍有加焉　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其詔可謂殺得婉矣
后妃傳武宣卞皇后傳后曰吾太后稱永壽宮　注採魏
書云云按卞亦有權數名顯救植則外廷必有式姜叔段
之議不以爲言而獨以寬恕或可爲耳
文德郭皇后遂初諸家自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
緣取以爲妾也　此語當別有科禁今不可考矣青龍中
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奪以配戰士亦當緣此爲辭耳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　注採魏略云云按郭太后廢
其宗親恩寵無改故陳氏不取然毛后賜死曹猶遷官曹
氏之酷虐變詐難以常理推也
董卓傳公卿見卓謁拜車下　注採張璠漢紀云云按注
前所採山陽公載記之語尤近實觀義真後此其氣已衰
未必能爲是言傳足以避兇人之鋒耳

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
是勢傾天下　注採魏書云云按游俠之歸必爲亂首諸
袁是已曹操所謂王儁者士之人當圖之于未形也儁事
在武紀荊州平下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紹勸進召董卓爲謀不獨漢室
破壞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之罪魁也
時紹勸進便可于此決之　進意既同紹爲可竊乘讓忠
之出遂爪牙武吏執取渠魁置之于獄反掌可以集事徒
兒王甫既誅陽球旋亦受刑欲措其身于萬全之地惟望
進之不斷不敢自決耳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
帝　紹此舉更惡乃起兵討卓以廢弑少帝爲辭乃欲身
立疏宗斷其還轅則其後終以獻帝君臣之好不用孤疑未
師奉迎曹操先之便號令爲他人所假不識曲成與勢

矣

罔還說紹迎天子鄴郡紹不從　注採獻帝傳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後之權衡不審爲此一語所誤者多矣

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注承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按許靖猶當加禮況鄭康成乎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紹不從迎天子之謀所以先敗不聽出長子之諫所以速亡史家撮衆之乃一傳之綱也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　若用田豐之言師使許不可拔而紹戢臨大河以爭其北徐州出兵擾其東南過于彭城之在梁地操夯命不暇矣

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故復援旗操印府捲赴征命鼓鞞震而衆破沮　李善文選注云紹檄出而箸史不載著史略也

注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　天下之人豈可盡欺登遣之六往爲操所噬耳

注又引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 至 上下民傳懷　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側然此說而實之者也

注加其細政苛慘 至 動足蹈機陷　此因其法令必行而動搖之

譚尚求兵相攻　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于譚曰先公廢黜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按此二句則淡不以木生父母之親不復係以父母之名矣

牛[illegible]舍配配兄子榮[illegible]然遂斬之　配於廢立之際從主于昏亂雖死不得與[illegible]授比

袁術傳南陽戶口數百萬 至 今近交遠如此　一事亦是

撮與其敗亡之[illegible]日[illegible]云云按獻帝幼沖 [illegible]挾命何可[illegible]於[illegible]理[illegible]分明

曹[illegible]武[illegible]當時人心歸操且言至此且知其爲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劉表傳　范書以表爲[illegible]之役而此注無[illegible]焉

表遣使貢獻 至 表不聽　注採魏晉春秋云云按此[illegible]操所謂年前[illegible]以觀[illegible]者也

南收零桂北據漢川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喪亂中經籍不墜蓋[illegible]此非可以表無遠略嘲爲不急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長不助紹以綴操後則失合從之勢欲保江漢閒其可得乎

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注採漢晉春秋云云按人心危偉遇之必[illegible]而[illegible]將又凡材豈能做一時之事琮之於此[illegible]紹之素能[illegible]衛其衆者又已[illegible]矣從爾羅宗不劉爲念

呂布傳布[illegible]其意從紹求[illegible]　注採英雄記云云按布是王宮又[illegible]故[illegible]徐之[illegible]往往附之劉人下英雄然其始衆心未一者皆[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妹耳

張邈傳太祖曰布狼子野心 至 升登廣陵太守　操徐揚之中

東[illegible]年 至 上九年　安漢[illegible]心[illegible]於[illegible]列[illegible]見傾心然[illegible]始終爲[illegible]本[illegible]人使水[illegible]能[illegible]于漢氏之間乎按[illegible]列[illegible]同[illegible]其本迎都[illegible]亦在之中使天子復有[illegible]安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不[illegible]及後乃知其志在自封[illegible]使[illegible]向[illegible]當[illegible]列[illegible]徐州必[illegible]力合規同獎王室[illegible]不[illegible]失[illegible]北[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得與孔明季直[illegible]列[illegible]中[illegible]不[illegible]公[illegible]配食魏廟

耳
臧洪傳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注採從衆　因討爲洪計者云云按當時無他國可奔與袁皆不協者北有公孫與趙魏接不及南則袁術方謀僭逆況身又爲紹所拘留荻惟有辭東郡之符退而耕野待如昭烈者起而事之報曹氏于後斯上策耳

公孫瓚傳及劉從日南歸具以本內于北芒上祭先人　瓚既逐兩人前世又非素官于朝何緣先塋乃在北芒　因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因紹等之謀亦仰可見昭烈當日足以有爲但屬宗室自爲人所服從乃兩漢猶存封建之效也

注吳書曰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　案文曰箕爲天子　四星會于箕尾昭烈起涿郡之祥虞爲天子魏虞後也

遣人與子書稱取兵至與火爲應　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北門者所以謗瓚在昔袁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當者近之非瓚所見與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注採吳書謙仰曰兼自謝爾起家爲公府掾漢末舉下士故謙得以行其意

是歲謙病死　注吳書云云陶子布之爭未爲奇傑何以輪衡重之

張魯傳魯欲舉漢中降　太祖攻之遂入蜀　注採魏名臣奏載楊暨表云云按此是不敢取蜀之實錄其後從于夏侯淵計亦但息後爭漢川也然持勝之道莫善于此

爲于彭祖取得攻得寵盜之日原侯子當嗣　注採魏略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云云按此屬皆大亂之時塢壁自保因爲雄長者也令未封建九公亦因而用之之法力不能中反假以祿位使爲扞御也

曹洪傳始洪家富而性吝嗇云云乃得免官削爵土　故楊沛傳此舉雖文帝不容而洪舍客亦屢犯法與劉勳並稱斯罪亦由素不檢制其下也沛事在賈逵傳注中

曹休傳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　孫資別傳有文皇帝委駕臨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云云按明帝與休無間知資別傳爲妄

曹真傳真以蜀連出侵邊境云云真遂軍　內審己外量敵于昨豈能必取而數遣興師了丹此與爽下敗因其名昭伯嗣事于蜀遂爲結怨天下之始亦微倖之餘殃也

爽傳上即位加爽侍中改轉拜不名　爽名位素輕忽膺重寄不務謙以先天下而恨然輒當殊禮有以知其必敗矣

注魏書曰其以太尉爲太傅　兼大司馬則懿猶典兵但崇以太傅虛名所爲實奪之權也

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　曹爽諸葛恪皆以輕舉貪功結怨于民無懷之者遂以致敗後之輔幼主者苟才德不如孔明凡務法乎之休息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　全　遂出屯洛水浮橋　昭伯兄弟專政九年乃及觸敗宜上將事同其翩一擲也

行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　是從舊德如將濟人望如陳群皆爲仲達所欺

晏　注採魏末傳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云云按據此則平叔蒸尚有後但亦出魏末傳恐亦妄耳費文依甲乙論云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雖曰敵國傳聞然以彼爲可信

夏侯尚傳子玄大欲治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　治教謂中正審選謂臺閣

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　前代吏部用人畧得此意雖不汲中正猶參
以鄉評也
可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
而事不煩　此議古今可以通行但吳蜀未一各留重鎮
郡守之權不得不有所統又其人多貴戚與令長等列雖
爵命不齊必以其權爲限斷當徐俟混一乃議之也
又省郡之吏職爲諸縣　至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　此謂
刺史之與郡書佐
秦時無刺史　至其後轉吏爲官所由　然之意謂無變
當制但刺史所察止于六條既漢之初意則亦與東異之
患郡守以總統令長古有黑收亦不可盡去也
今公侯命世作宰　至竊未喻焉　公侯謂遂三公封侯故
兼稱之　丁時勢方營立私門日森倒行何暇綜遂如清
教審選各不相涉而仍互相形檢此反掌可行而亦不能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十六卷　三國志　魏志　十四

有改有以知其志不在公矣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　典當建議伐蜀而無功凋被殺
于陽平　子所以共與是役也然不料飾弱之澤尚存賢
才未盡君臣無殺守備其設備可信其有功甚年少將舉
未練于事無端輕舉遂爲國家之憂也夫
元將請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注採魏氏
春秋元之說也偷將請司馬文王流涕請之接以三少帝
紀證之矣　丁此爲安東將軍亦非征將軍也
清河王注　注採晉武帝太始元年詔云云按此詔可見
因沉業非意之言亦注
尚或傳令東方皆以收參　注　未戰而自困耳　如此論事
衣裘皆見信乎其爲留侯之亞
大市肉有棄從取此者　注　不患本之不固可也　如將剔
之取徐州亦是此意

紹盜騎與太祖書其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于常
此書即陳琳所作檄豫州將校文也操陽怒以激其士
卒耳
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欲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故必
爲變　此孔明所以優假孝直也
太祖就穀東平之矣民耕少不足與河北相支　十萬在
屯田積穀猶患其少況紹給祭倉府掠田野者官民一敗
之後不復州郡　既當時
顧公急引兵先定荊州　北討緩其久之利也
務之要而係後生亦正當孫權乃心王室
太祖將伐劉表　注採戰別傳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六籍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
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按不及時闕之則宿儒老生日
就衰落後生　失流別則聖緒湮微復得其緒爲力甚難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十六卷　三國志　魏志　十五

此苟令君所以汲汲于兩濟也
猶欲傳後深有得防至其知其所言　欲後世史以
陰謀故耶
賈詡傳　注採九州春秋居二十六萬方按萬字衍因下
方字而妄增之也
注引九州春秋及英雄記云云　人心未定演而擁兵作
逆必且變生肘下身背斧斤以所聽媾之言使若懸之則
敗之前謀耶忠毅人作賊卒爲所迫發憤而死其
氣猶有以取之矣
僅乃內攻長安　注採之云云按謂涼州人爲此救死當
答王允不得擬兩也
明公行破呂氏　至太祖不從南遂無利　評尚此言二張
而後克服江東下鄰易了若是乎從賈言而以爲後圖甚
威持勝之高謀也

注臣松之以爲譏之此說全稽服之可射　孫權自亦疑
之未始能立國前此劉人何懼之有　賢者未可非然使
劉肯倚仗昭烈以父故地荊州猶必旋得而復失何無顧
慮至江濵之猶服耳
用軍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頁乎不易
斯言
注曰苟彧清秀通雅 至 未能充其志也　詞如魏武者豈
能終爲純臣恨文若鉄之不早有王佐之才而必欲自見
至不暇於擇主不如孔明遊見皆合龍德
用事於還東斬送袁尚首 至 乃往弔祭　注臣松之云云
按時自嚴爲九年
邴原傳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注採原別傳是時海內
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按鄭公業亦以鄭邴並言是家
傳妄相推高之語

注其不來者猶有邴祭酒也 至 遂蔑然而出　如此張范則
無損大節而仍得議以受翳之竄矣
管寧傳　子列者字彥方　本作彥方後漢書注可據方字
爲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者
當其侍鄉稱爲非　此正疑即正文某字之正
時未立太子 至 以死守之　以密函下訪乃露板以答
非所以處骨肉之間季珪之鶺鴒前于此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注採續漢書婁圭
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按長大失學故無奇融此
對却斬滂
注張璠漢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處亂世過多忌二語有　于此殺身有餘矣
何夔傳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 至 各任其責　核
之鄉閭時方草創不易行也修但察故不以實之令則無

施不可
然于節儉之世最爲豪汰　孝先清恪叔龍豪汰而相與
爲友古人所重在大節未已之爭然不以相非也　叔龍
汰侈須君濟之贈誅　潔子孫卒受其敗不可以不戒
鮑勛傳文帝將出遊獵 至 請有可議耳以詩見刺　勛語
殊壯但不開諒陰之語淡無所動聽表行獵復問其樂何
如人主心已死矣又何可與言哉亮有餘而識不足又君
子所惜也
司馬芝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
黃初中屯田之制已壞可嘆
鍾繇傳　注採先賢行狀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 至 復以
膺妹妻之按李膺之妹嫁姑之子則中外連姻自古不爲
非也
其後河東衛固作亂　注採魏略謂按侍中守司隷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 至 伏須罪誅按此當日自劾之體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割者　注採袁宏議云云
按宏議淳泛
鍾許射侍狄于城南以錢爲殿　百年爲虞覬殷兆之
華歆傳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
賓之禮　注採胡沖吳曆云云按伯符之致敬子魚猶孔
明之待文休風氣所趨節使賢亦因時以客興望而已
及踐阼改爲司徒　注採華嶠譜叙歆以形色忤時徙爲
司徒而不進爵按此華嶠之飾詞歆不願爲魏相國又何
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
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注採孫盛云云
按孫論似高而遠于情
王朗傳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　注採魏名臣奏載朗節
省奏云云按數行中兩云細費如指掌不還漢書表志精

熟也

黃初中鵷鷺接翼薨歿之後位次三公　歆為司徒

欲汙謗造送以分損謗議又何能答首人之刺乎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　此亦以百姓為百官族姓故與萬

民相屬言之

肅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注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肅此

奏欲漸革政歸臺閣之弊乃當日之急務又欲轉移風俗

故但以復五日一朝之儀各以事進為言蓋隱劘奏事面

取裁決則尚書不得專執大柄可否任心矣

則皇是其差輕者也　注孫盛語及臣松之云云按盧

之說出于蔡邕然秦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沿其名未必

為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也

漢武帝罰其述史記注而不在于史遷也　子邕此對本

之衛敬仲與班氏所記不同敬仲所紀非實于時主則為

答對

大司農崔琰等　注孫盛云云按崔琰雖未踰年

然嘗北面臣之則政若崔琰謂不應黜者非

不到窮以為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　去其好下佞已

之病則肅可以無譏矣

程昱傳大表總攝羣超之地注霸王之業可成也　昱等

計議皆曠遠德好心者與文若須分別觀之

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　觀前

文若豈不識元德者哉而不聞有郭嘉程昱之策文若乃

心不為操所知矣

論者以為操權必殺備　論者從兄二袁公孫前事

乃自太歸兵閣門不出注太祖賜待益厚　歸兵閣門皆

者安能入哉

曉於是遂罷校事官　罷之是也然當時實以御方捉劉

不欲有黜罰之人故曉言得伸

郭嘉傳或薦嘉名見論天下事　注採傅子云云按與荀

文若語少有異同或附會也

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蓋總言惜奉孝而譏羣亦思孝

直帷幄之功不可或失其人隱寓傅必負荷之私也

董昭傳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不敢不陳　昭自

料才謀非荀郁之儔逆荀彧為言以媚于操時操勢已成

故不爲耿耆耳

又關中將吏不知何故注必不速退　備權計未就獎守

已下關遂長驅則許洛瓦解自蒙亦沮矣昭可謂造之尉

也

劉曄傳曄觀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　此時曹氏

代漢之勢未成以支屬不欲擁兵乃曄後來飾詞

上繚宗民數擄下國　此宗民亦是賓賊即當時山越也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注無不克也　劉氏必死之戰得

蜀雖所恃能用其豪傑憑險相持料若張郃未遇大敵小

小利鈍可恐而走也雖奈何以料曄策者料蜀士大夫乎

今不取為為後憂太祖不從　魏武用兵必圖萬全蜀漢

險峻出背懸軍深入若身騁險中遣將攻備則素非其敵

者道之險徒損威重故不為也

注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至未可擊

也　一日數驚宗鄭之勢有所必然彼懼我驕敗徵在我

先動則又為為林之覆轍矣按之不從是量彼已而全其

力以俟時者也勸不伐吳則曄近是

可因其窮蹙而取之　注採傅子云云按曄計得矣然劉

得其外乃上游形勝彼以漢之宗支新破一國天下震動

名我為賊若又假之年不豈其敵乎故藉昭以兩敵為長

策也若不之言乃是下愚彼謂疑天下欲來者心吳外其

蜀又以誰疑知占夢耳
彼謂陛下欲以萬民之命委已 至 未有進退也 凡古非
知兵見事深知彼已不能如此其審
有問爲大禹臉 注採傳子瑕能應變打兩端[illegible]以瑕
好持兩端而亡不由衆所以任術取敗若進謂決策誠當
徐侯其機閒婁始議韓彭地複道方關朝商并此問知言
者也
注蔣材巧作不如拙誠信矣 予 嘗不惜哉 爲蜀鄰之臣
本之以忠信持之以謹密則無敗矣若寬何幾許未有合
終者也韓非稱寬辨而不能自脫誠未至於未有能動者
也況有放徙歸于一步不可行而已
蔣濟傳帝欲決湖分作燒船於山陽池中 分當作扶問
切白料人半如此也通鑑注作分爭船誤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 至 莫適以聞 蔣濟此疏係國安

危矣公才也使能用之則孫資劉放安得于擱留之際易
置顧托大臣使薛移命行哉 此疏爲古英主案石不刊
一時之務
今雖有十二州至于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 蔣相不死
魏必可滅爲以此也
敝劫之民 劫居胃切力乏也
劉放傳孝更見放資曰我自名太尉 至 帝獨召爽與放資
俱受詔命 疾病則亂數語中足以見放資之擅權敗國
矣晉初修史故具辭也微 日獨召則并詔之亦偽不可
知矣
注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 至 故勸帝召宣王 不容
注帝由爲見爲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 曹爽曹羲皆以
俱出而敗
抑羌眺而助王思 王思在梁習傳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應璩書頌靖曰入作納言 予 有徹遺風 以失其事實故
採此書靖爲治亦杜畿之亞矣
靖以爲經常之大法 至 屯據險要 其先見在江統之前
又廣修戾渠陵大竭水 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其元
康中所立碑宜補錄以廣世期之闕
司馬朗傳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 至 宜及此時復之 猶
達前一條所以救建武之後盡罷郡國都尉官一變兩京
舊制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廢
立秋講肄課試之禮則至三十六方同日並起天下土崩
也後一條則奪累世之業王莽慕古制而失其宜及亂後
而復世祖懲近事而失其會適在此時然曹氏無遠見制
制雖久故曰分世業反有待于拓跋之據中原也
張既傳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

至出居扶風天水界 江統徙戎論云魏興之初與蜀分
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欲以弱寇
強國扞禦蜀虜蓋指此事當日棄所以使劉氏無所資以
北伐者不但空漢中之地而已 統徙戎之計亦即祖既
謀而反用之
經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 注採魏畧經云城爲其主劾
著一國欲不死可得乎按料修實剽師也欲免難矣
任峻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注採魏武故事載
令云云按祗議即龍子貢助之說也魏人屯田之制賴此
令而存
杜畿傳會白騎攻東垣 龐德傳云張白騎叛于宏農白
騎即上張晟耶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張白騎
之徒並起山谷騎白馬者爲張白騎
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備乎安民 至 此古今之所常患

也　何不削畧元長使蹴鞠當國之易起人意乎于此思
班孟堅
爲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　其論則高然考
課者所以待中材凡士亦不可廢也
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　玉　諫不可以急也　恕
言甚順長不能自達其意恭初亦然
出爲宏農太守　注採魏畧以孟康代恕爲宏農按此注
康即注漢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鄭渾傳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注採張璠漢紀後
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按後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爲得其實
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用此法則無
兵而有兵矣實公因善權變
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　玉　以發姦者　此非俗吏

所知安農息盜皆在移居法中勸稼穡明法令是目
倉慈傳慈躬往省閱　玉　曾不滿十人　治邊郡因宜寬飾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　玉　咸爲良二千石
無政可以垂範後來附見其名爲已足矣近代紛煩立
傳亦何知體要
張樂于張徐傳　此與下卷序魏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猶
隱其畧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僅存一
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潼關若勝耳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
賤爲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陳思王植於是以罪誅修植益不自安　注採典畧文之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按自得佳麗則
受譏者之益傳之後世但以佳麗見稱亦詎知因改定而
佳麗乎今人多欲會佳麗文遂作作思亦未爲大遠本意

不解貪者何緣償價也
注世語曰修年二十五　玉　修並以交構賜死　此語所言
皆鄙淺見戲不足信
其年改封鄄城侯　注採魏畧云云按魏畧所載皆規撫
前史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
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于時人民稀少東西未寧儲輸是憂若廢興敗魏將不
復能支且猶自料才武猶不後于寘休彼戀戀求試誠不
忍爲秦越之觀也
初植登魚山　魚山即吾山
鄧哀王沖傳時孫權曾致巨象至　郎施行焉　孫策以建
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
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
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

算術中本有此法能攷齊漢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大豕
命水官浮舟而量之事
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倉舒之死正在軍
敗赤壁之年故尤憤不擇音
中山恭王袞傳太和二年就國至　習爲家人之事　袞保
身之行然于陳思也
王粲傳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以此獨爲粲
立傳
自潁川邯鄲淳　注採魏畧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按世
傳魏正始中所立一字石經乃邯鄲淳書自吳氏[illegible]平
元年庚子至曹魏邵陵厲公正始元年庚申已五十一年
使子叔以弱冠遊難荊土已應七十餘安得精力獨辦書
七經于石也
繁欽　注採典畧云[illegible]所與太子書記喉囀意示皆[illegible]麗按

記下疑有脫文當是薛訪車子娛鶴能與笳同音事而注
脫其文也
瑀子籍　注據魏氏春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按
司馬昭謂嗣宗至慎在李秉傳注中
吳質　注據世語曰魏王嘗出征至而誠心不及也按此
語妄不足信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以
皇覽爲祖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四十餘部部
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所集與此互異
韋誕　注據文章敘錄及衞恒撰四體書勢序然殊不及
文舒也按古人論書者惟王山獨許其原留意此藝當於
論之此書學之絕也故右軍之傳自衞氏
杜摯　注據文章敘錄摯同郡京邑至卒于秘書
按儉雖敗滅要是曹氏死臣詩以言志附不候傳也不得
逸名摯之命非儉過　此與郤雜亦非習以下所及
注臣松之按魏朝自微而題者不聞而康疑是孟康　孟
康以后外戚始仕見輕晚爲良二千石不又蓋部安于人當
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傳嘏等遂與嘏不平　子爲河南尹　嘏亦一時之良
然以不平免官之故自此遂爲司馬氏腹心于義有所虧
矣特功名之士拘循尺者耳
注據傅子曰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　按劉馥傳載劉
靖爲河南尹初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則靜當爲靖也
注然於法自恒至吏民久而後安之　曾更内職則卑動
必與條貌學史急名者事者不同
惟進軍大組至此軍之急務也　此雖排消費笏錢食何
利之上務也先儒謂武侯三年不死可以取魏即鶴石之
言耳

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衝行之路至悟自許昌來向淮南且
若使蜀寸溯道則亦當有其備矣此又不可執當若之
料吳謂後來無其事
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注臣松之云云按實
由愛憎耳然其論三士者不媿取友之略亦時當以之自
省自箴也
附傳嘏用才近與云云　注臣松之云云按陳壽未爲失傳
鍾會見嘏敗耳
和洽傳洽謝爲郡太守　太和末洞明長沙者曾傳和洽爲
趙郡太守出有道遂來于路者行人拙獲果于樹莫敢取
之
陳群傳群陳遂聽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至而聽人
罪命也　陳鴻臚之論原丁與同刑法志
秦漢元元年號　注據魏氏春秋云云按諸林賈充苦非

實錄元伯說的與同疏者也使持忠人地成熙之封不及
猶矣
徐宣傳宣船回側　回仰挽也古字通用
盧毓傳與管寧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
獄　子家議論平易確切一時之良特以與何鄧相左遂
爲司馬氏所用有愧于子幹之抗直矣
和洽傳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　陽士齊
非毛揆過崇節儉之弊而處身清約此爲深識治體而非
立異同之論以苟便已私者也
杜襲傳留襲府長史駐漢中至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
八萬餘口　先從八萬餘口悉知此地之難與蜀爭故爲
之所也
趙儼傳　注臣松之按魏武紀云云按陽秋之而將使人
搜閱既安反側又衛清偽採多積或有其

今賊圍素固，破賊必矣。敵力乘勝若脅俱解圍出衆
擾怯輕動而敗即後千古之說亦非不能終逞矣見之成
功，所緩能見兵勢也
今羽已孤迸　本將生患于我矣　羽若則兩敗羽亡則劉
孫連兵不解爲禦利計甚人非兄羽上衆尚存又無歸路
若急追之人皆致死我雖勝而歸又自戰其地必與前勞
萬一大敵方生他變昔吳沮之役曾目爲吳所先正慮此
也，謂懲改虜而生患於我乃假之巧詞
裴潛傳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陣齊整　摩陂之役蓋集數
州之衆以解一城之圍亦勤矣哉
崔林傳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以此爲首　注採
魏名臣奏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
吾本意也按不更州郡者不可使處内不歷近職者不可
使處外此有深旨

孫禮傳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
益詞訟　縱不得真猶可折衷此解紛之術也
辭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在比之徐邈常林等茲爲殊矣
高柔爲廷尉二十三年此得人久任之力不可因末路
難退并致譏也
辛毗傳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
千古　根柢在此一語
楊阜傳使楊阜假刺史太守　趙使楊阜者欲以堅張猗
之助
阜當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　褎袖古今字少章疑
下一字衍爲米書亦有志果然朝上宋書有綿字
高堂隆傳　月平行不滅劉子政
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　此乃上天之戒也　高
堂本以論傳注思素所敬信又明帝猶從而不改亦與狠
愎强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遇災隱默豈不爲眩惑之
績乎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　亦不遠矣　而意周至
是備者語，備當作權
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　上者其爲設課試之
法　魏世去漢未遠猶有此衆
滿寵傳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　注臣松之以爲楊公云
云按世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貴高文惠也
郭淮傳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　加建威將軍
蜀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于陽谿　延
傳云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
陽谿延大破淮等而此傳諱之
王昶傳於是遣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
此傳亦諱東關之敗

王基傳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　輕敵者此成也　魏不能一
天下坐新得荊州乘勝鋭進有烏林之敗耳其此論千古
持勝之要未有能易之者也
嘉平以來至以求外利　此深於爲司馬氏謀者
王毋丘諸葛鄧鍾傳　諸人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
功無罪毋丘王三賢乃心王室事雖不就而興亡之勢益重
諸人之終即國之終也故次于此焉
王淩傳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
及發調外軍故以中軍逆也
咸有志尚學行　注採魏氏春秋云云按此言亦後人所
增飾若曹爽執權時濟無緣有此況亡後同夷濟以恨其
失信發病死矣
毋丘儉傳　漢書高紀下注云景帝母諱木　姚也當有
緩急耳故知此字作丘者傳寫之誤史通中言誤是也

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乎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至項即堅守不知將何爲耶必死之心夫勁卜之義衆
欽一汎即使逃死敵四亦竄在其爲丈夫乎
注採儉欽等表賊衆因恐衆號五十萬乎與過於此
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強敵也
欽亡入吳　注採欽降吳表二上按此表後人僞作
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之止乎
諸葛誕傳人有所屬托乎以爲笑耻　此謂屬托之一法
然未若不受之爲先爲尤善也使失人而後議之負恥已
多矣　公休之法欲變屬托爲保任要之若此仍與中正
不殊
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　注採魏末傳云云按昭
初代兄秉政未有恩威及人安得即言辭代哀誕之志其
先之惡書爲之也

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至遣長史吳綱
將小子靚至吳請救　儉欽皆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
吳諸將爲下矣
注採博詩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于臨
湘爲孫堅立廟　立廟何事而發死者之塼乎世語之鄙
淺不足信如此
三年二月破滅　注採干寶晉記云云按外圍既合上衆
猶多資糧方竭誕不盡人謀則大衆之突誠能合虛壘俱
死士實中惜惟先無遂歸者也假使淮淮南之衆而趨洛
陽授命於王司馬招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唐咨盜欽屬羲洛亦先奇三叛皆隸天下快焉　唐咨本
非巨將因其面縛乃致拜賜之以爲功耳
鄧艾傳宜下吳之事皆施行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
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

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淮陽百
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
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
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
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恐是承前本書
後來所當刊正也
錄何如一盛爲前代重患至此御遐長計也　江統郭欽
之前親已有此先發遠識
恪新秉國政乎此恪獲罪之日也　觀艾之料將則知王
基之忠于司馬昭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者至言要略
也背與同隊積終于必敗然不與駱谷之役則民怨未起
銷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乎大破之　艾軍入死地
理無反顧而瞻不知憑城持重何哉
以爲可封爲扶風王至以顯歸命之寵　并封爵皆尊

自疑定宜乎讒言之得入
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至令祭祀不絕　王彥雲與其爲
屬鄧士載附其殺冤此襄鄉人立良北之智也
艾在西時修治障塞至皆保艾所築塢焉　史家乎艾有
餘惜
鍾會傳鄧艾追姜維到陰平至會與諸軍向劍閣　如此
則會亦頗有其功但使瞻等不敗艾行危地必致飢疲瞻
扼劍閣會莫能前迄于無功耳
若爾以破遺民恐恐乎祇自族滅耳　將士思歸不肯同
反此即其姊翁衆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
事便不可當也
司曰王凌風節格向至豈不誠忠耶　史家頗不輕詆雖
曾在蜀亦偏大后道路不得附之曰叛也
方技傳華佗又有一郡守病乎作吳而數升而愈　郡守

事似依托呂氏春秋文摯術士爲之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 注不足致行刳裂 此最近理而德
所以果於殺佗也 魏元龍曰 則當發口不爲除此根原亦小
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有此類之疾不以自隨
則稱天枉此佗所爲可惜不恕之人亦恐此小忿爲禍民
全之也
注採佗別傳又有婦人常病經年 注汗燥便愈 南史中
有一事又依托於此
注採文帝典論 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閉氣吐納無事於斯
術也、寺人受房術矧魏公恐爲人所窺欲轉從嚴峻學
之子植乃未喻耳
杜夔 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可與方技伍
管輅字公明 注採輅別傳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
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 按語似小偏然

長者當如是也
宜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
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
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火之妖
有老鈴下耳 御覽引此注下更有公府閤有繩鈴以傳
呼鈴下有吏者也當亦是裴注
縣令安德令劉長仁家 注採輅別傳長仁言君辭雖茂
華而不實未敢之信 按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
外此例大其近覺耳
卒年四十八 注輅別傳序不少也然而世解名人皆由
無才不由博學也 按才由于思不思則無才
烏丸鮮卑東夷傳 後鮮卑大人軻比能不能復相羈動
矣 自冒頓所滅一時其後如代有機間輒軻比能之與
背從維長北邊中國無賢人才何用彼國不能有加也劉

淵以遼背中國先自敗而後衆之計誅國之士闕一部新
盛郎智勇豪傑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　卷　蜀志
長洲　何焯　屺瞻

劉二牧傳　二牧不從先主傳之例而列於諸臣之首亦與漢
昭烈于劉璋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前代慶師　上即以
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人所與之乎二牧猶不得以閣于
耳其文日若劉焉之書比其與非天子之事道臣故主之
思淵矣哉　臣與事則正體不先于討逆承漢統則二牧
乃冠乎與王變其例遜其詞所以衛後之人自避其肯予
參錯混淆之中故非當時所測也
劉焉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　注陳壽益部耆舊
傳董扶襃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按趙岐孟子注云孔子
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二語必緯師
成語也

焉徙治緜竹　東漢益州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
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　所謂少容蓋
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欲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先主姓劉諱備至因家焉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
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
蓋以始封之明年為元年也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
誤　續漢書百官志宗正職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
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
枝屬其後良者猶皆可考
承等皆伏誅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　魏志建安四
年備殺車冑五年承等謀泄乃死袁紀備據下邳亦在承
死前蜀志誤也
十二年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曹公南征在建安十三年

此上疑有脫文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注採江表傳
云云按江表傳欲專赤壁之功而不能掩其口之所為一
地也
二十四年　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　至雖死無恨
據後注乃廣漢李朝作此文在西京亦不多得疑諸葛
公潤色也
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　至以報萬分　前一篇
是西京此一篇西京氣味東京節奏
於是還治成都　還治成都當時未必使安但與高祖氣
候差異或以得其地不得其民故不久駐耶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注臣松之云云按
臣子一例昭烈當日蓋以孝愍為禰而於本生則仍光武
南頓君之例此可以意推而知也

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　注引諸葛亮集載
先主遺詔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最易之繫
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
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昭烈以此為誡與不甚樂讀書特少
年之事其後則知書之要矣　射君即射援見上表中列
名
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注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云云按此詔猶有漢繁去
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董允亦卒于是年
百僚守則愈嚴重
蜀內外之政始壞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　不書吳主書吳主即恐字誤
景耀元年宦人黃皓始專政　皓專政九年而國亡

六年綏艮與艾相遇於綿縣　注林于雒縣記雒又遣尚
書郎李虎送上民簿云云按蜀鄧艾至此固難以文人交
評為國君纖體至禮理為違　介于二逸加之兩中劇動
必稅踰年之禮非所以係蜀人心鎮撫方夏也
又國不置史至猶有未周焉　吳蜀之主雖均口僭然皆
編年紀事于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吳蜀皆當書而稱
史闕其承傳是以作者用此自明非欲持此以詆吳蜀相
注華陽國志先帝亦□存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陳元
方鄭康成皆避地徐州而先主以建安元年領徐州牧其
啟告以治亂之道在此時也
先主穆皇后傳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注林漢
晉春秋云云按此妄言先主定益州時諸葛公與張趙等
泝流至蜀孫夫人還吳當在建安二十年爭荊州時
諸葛亮傳好為梁父吟　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

越棠武鄉之志其有取于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至成都平　兵勢已合習鑿齒曰若
議公不當泝流合規者負其偏爭士也智能之士思得明
君如張松法正之情固夙昔所遣跡未有遊能不甘者耳
先上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當先主時僅當以
蕭何之任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注孫盛云云
按此堯舜之心非同詭偽
封亮武鄉侯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至可計日而待也　以不懈于內
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効以修身正家納諫任人責難其
主蓋此又興復之本也其負王佐之才與伊訓說命相表
裡者歟
將軍向寵至優劣得所　馳騁于外可以使貪使詐故不

避可任老宿衛之選必以伍行為本也向寵居攸之等之
前者寵督中部掌宿衛兵猶小成郡虎賁羽林之職亦
其近于君者也故先言之
於是以亮為右將軍　注漢晉春秋使□□集人遂升江
東拔下有脫文當是亦有發撫之言少有所而創之
注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而表內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
遜傳觀之自明若此表乃剛論時勢之言非若發漢中時
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
伯松竊得箱篋元遜有殺之于身後乃集不載者蓋明其
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為六年雲本
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過由兵弱既貶鎮軍將軍以明法散
關之役使其倘在必別統萬衆從所負而不關再出其
必殁于是冬之前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　注引魏氏春秋云云按
蜀之二十以上皆無參佐可以不之孔明難塞夙夜不若
是之不請致能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　葬漢中者欲後人嗣事于魏也
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上云人傑在其子孫之
朝故非歸之天命則仍咎之也
孟軻有云以逆道使民至怨矣　上云不識蓋對敵因之
詞此又申明其真王者之師也
會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元
字長思遂之子即在建興五年也其元字當作六伯松亦
以轉運之勤死于此中
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注採
蜀記云云按蜀記所言淺陋不足信
馬超傳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　賴得所歸不

終名爲賊
趙雲傳增遂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　注雲別傳云云按本傳先主爲平原相時雲已隨從主騎別傳謂就袁紹雲見於鄴則在建安五年後此遂反不可信者也
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雲駮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駮議殆家傳掠美耳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義爲之
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注雲別傳云云按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退賜又足以明其不然別傳殆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

龐統傳性好人倫勤於長養　王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士元此論東漢之風流已耳欲興世教非務實不可也參取其意則足以資獎勸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有所試而譽之使竟其志勿徒以浮聲競爝斯得者多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注九州春秋云云按以皇極幽昧漢祚將墜較其輕重則取璋不爲非
法正傳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　薄靖而不薄李嚴是先主之所見以其虛名無實用不爲人師
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注孫盛云云按艱難之初權以濟事未肯以常道論也　先主初定益州與昔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寬配不容許攸爲鑒也
今策淵郃才略王時不可失也　孝直智術不下公瑾且

稱紹[illegible]德者也
許靖傳[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注[illegible]拔幽滯　此錄所以名[illegible]
靖好慍覈果[illegible]　文休則與人物相等使處太子傍不失公望也
正傳[illegible]退御兵前進　御兵自保策也
後劉[illegible]持前到此都[illegible]可且陳故　注[illegible]之云云多[illegible]策篇其[illegible]文休避地未可厚非[illegible]
伯符絕衍欲從兄弟相繼開吳之業肯哉郎[illegible]非臣之分[illegible]御宗傑希欲歸命亦與臨難避利殊科論者原其本末可也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　注孫山陽公載記云云按斯時稍覺悟操之將篡非復歸死國家故意欲應優于劉子初

也
靖[illegible]年逾七十[illegible]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文休一生不滿[illegible]世議所不暇若以[illegible]公所敬而[illegible]毁誠亦安國猶之不自諱也爾[illegible]自縱適　旣竹篇不虞見誅者度以[illegible]上歸之者多也
秦宓傳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相如雖爲封禪[illegible]乃成未[illegible]儒其定其禮蜀士名誇往往過實
參伐則益州分野　漢書地理志[illegible]秦分記下[illegible]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不[illegible]守然[illegible]對有餘文藻非矣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illegible]此書大概[illegible]質而獨揖秦子[illegible]之文藻異于諸傳斯則文無定體之說耶
董和傳先主定蜀王龍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董和並

署字原或托昔所以與劉上大夫之心特約等並長評方
以孝承注若使黃公衡不因喪敗隔絕則受道當屬斯人不
傷昭烈之明矣
劉巴傳假面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昭烈
初定時主人懷反側其加意于子初即高帝之待雍齒也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 注拔萃陵先賢傳亮亦以選曹
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拔子初相有謂此助而
張之遺作劉為之語也
注初攻劉璋主府庫充實 必無此事錢當百當復可
以通行於一州公私爲然足方均之績也以張益德傳
中領陽之差觀之則雖其赴藏取亦不然矣
董允傳以允秉心公亮主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此疏巴
載孔明本傳則休昭及向寵傳中可勿重出
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主偏員而已 既任宮省兼

統宿衛孔明其用周公立政之言治內也 和順貞公亮
者相參亦在不否則剝之使不徐以養成君德無聯否之
憂矣
蜀人無不追思允 注臣松之云云按允事闕而存亡故
與和傳別出
劉封傳以封為副軍中郎將 副軍之名失之寵太過
是以事當慎始
諸葛亮慮封剛猛主使自裁 先主無他枝葉後嗣尚弱
封既是疑偏又嘗將兵朝作難則腦生肘腋因亦乃僅
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斷也後代如游王從珂事可相參爲
鑒
衆不用孟子度之言 注達子興爲議督軍按此則孟達
家口不誅況黃公衡乎其不承信鄧艾之言不虛也
彭羕傳 如此等者自可不必立傳

廖立傳昔先主不取漢中主從失方 此實前事之失
亦當參取觀之當日棄發命三郡向與吳追好乘曹先收
漢中以圖關隴于時牛酌殘錄其勢乃爲兵群勢十倍
也
亮表立曰主於是廢立爲民 方受託付主少國疑不得
不廢立以懲不恪非度之不宏也
李嚴傳 李嚴所以漢當人任者既劉七故臣宜加獎慰
又南陽人諸葛公倚爲茲郡有鄉黨之分必能協規荆土
歸採嚴獨出奇但有志操理民治戎幹略亦優是故取之
然自其歸降郁領郡于外不共帷幄何由得其腹心昭烈
川人必由試可嚴特未試之才尤有周旋歷久所以猶有
失也
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主留鎮永安 武帝失之
于宏羊昭烈失之于李嚴人固難知而權位相逼猶嫌易

構亦事勢之常矣
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 使正方別無鍔甲則文
偉匹也
注諸葛亮集載主命可受況於九卿 孔明恭遜主命
之語未必出自其口諸葛氏集當以承祚叙錄者爲正
不請終軍報忠 孤忠即馬忠
注據亮公文上尚書有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 此別
劉巴非子初
乃廢平爲民 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云云按平既見
廢與豐待令留府丹公之公忠無此畢也
劉琰傳文悉叔詞賦詩歌光殿賦 諸葛先行以宗姓隨
從周旋 人也不出禦國文者此賦自負者爲已作又子
佗摩中學且無述耳
魏延傳當得重將以鎮漢川主 軍書無 拔延而益籍

不見𣪘非君臣相信之深何以能然

下叹延先登日十餘戰 不相之浮數十年出思不忘

況此日宇順遂一則明延罪發上拿一咒理哉又

楊儀傳往者丞相亡沒之際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何

乃無頼自棄至此然公琰亦有以致之術祭其厭佔以答

前勞不亦傲乎自審不能駕馭唯勿當以重任可耳

向朗傳亮卒後徙左將軍 則為右前軍時行丞相事見

後主紀息后則文中

向朗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 二十年之功何書不可

自去長史已六十餘老而好學正古修潤將者所實師

法也羅公淵之曰終能以凡俗摧氣邪

龍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沫寶陽記云按此語向濟

習春秋之所由作也 孫盛語已見魏書三少帝紀此重

出

張裔傳丞相亮以為參軍署 領留府長史 陳重裔幹理

亦不欲但用公琰文偉等為判 府皆楚人久獨上心也

人自破不相長史別了張裔識間之要恐欲死 諸頗特

卻然亦悖此理仰無死權之懲也當由長史仰貴極公侯

亦猶是耳懸崇外物蒼終致殺不加罪

少與犍為楊恭友善 行義具守 行義如此故諸葛公

以其亮死節命許之不稱李休之言詠與嘗公一暁

費詩傳降漢於漢宮 宗當作井我忠字也劉賢作漢叔

叔等降舊假用字耳

由是左遷部永昌從事 費詩左遷雖沒見殺固由

不密亦其襟氣

孔明傳門豫境言乃備損可長之 也 意所以於移佐寇

命之名可 君子好仇豈怨耦之謂 時假已屬有會後人

不必削此目蓋為細微也宋以後之多事仍累較之

何關治亂與否乎

許慈傳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 鄭氏何嘗

注今與易皆僅存于正義中

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 此謂文若曾與孔德言而不暇

行者

杜瓊傳大長秋卒 大長秋用通理之士為之則可以修

周官內宰之職

謀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按仁篤通大

結門小節 師在中士亦不可無述

來敏傳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 請

敏軍職所以萬允領宿衛此楊洪勸留向朗之意故敏言

瑜我家實也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

略誦述 傳寫之謁衍一方字按後漢書陳元字長孫父

欽習左氏春秋事鄭賈達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

少傳父業為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

今名不可與鄭衆忠等併 司馬二人于前思潛傳則

為字誤仲傳同者名似誤

譙周傳為父子純出游觀增廣聲樂 延熙元年立子璿

為皇太子至八年冬爲殘如今也則為之有後十己荒

淫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人書言涉石汶不時日而遠識

其不植因事縱游于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

凝後不書者不可詠則不足慮也

若夫南方外當批敵 王誠恐為形之言復信于今 此所

謂皆是奔南亦歸于古不若以此勸之死守君臣共死社

稷不亦復四百年之光乎形之言世雖行之以傲亦郵

豈從之以降王郵何周之取于苑而慰于術必使其主蹈

惧道之極也

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　此則不然但爲弱劉之
入巴則再辱耳
於是遂從周策　主周之謀也　從周之議則蜀入魏所殺
之慘故郤邦難之非爲世公議也
注孫盛云云　按指書實自了了從來興亡爲存因敗爲
功苟有可資務盡人事則爭機伺返此非書生事外作好
議也然而能爲此者必其君之有志者也公嗣非所及也
將群臣但以恐不受降爲辭則退次東鄙亦無可俱難之
臣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
皆裴注之文
評注孫張璠云云　張璠識陋旨迂注家何以取諸
黃權傳權閉城堅守　主先主假權偏軍　先主與孜公衡
故霍弋羅憲皆不失事君之禮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注孫
蜀記云云按凡取精多用物宏者皆應天象太白入太微
中而漢兵誅莽不害爲僞盜也公衡一時譏調耳　宋書
天文志云按三國史並無熒惑等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
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
太微
崇歸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崇死國此劉葛推誠
之效也
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觀此傳及馬忠張
嶷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必其終
不反也
蔣琬傳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自反必抑于當
理此伊傅之心非獨寬厚
而衆論咸謂如不免捷還路甘從非是依也　此即黃毅

衡所諫先主者衆論不爲非也
以涼州胡塞之要主赴之不難　按蜀本僻在一隅必圖
關中則雍魏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易皆有歸勸
之勢今入羌國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
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當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
蓋不欲舉我之全力頓用于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驟欲
掩其不備然隴右皆仍不能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
也維先飛與所見則小矣雖勝聲謂遠蹈未達君之何計
止于累民負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也哉雖然君
子猶有取焉異乎諸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豈得爲猶備丹陷溜猾嘲嘲無方　仲謀氣象無異于桓
靈昭烈猶不免以諸毛遠取侮豈漢末風氣使然幸有
百年之教亦微見魏兆耶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主與其兵不過萬人　欲斷

隴則當及曹爽初誅衆志二三未遑外事之時文偉身駐
漢川以爲關中之救伯約以萬衆移諸羌胡拔割西郡過
相我得文偉耳事蹉元遜輕衆寸來文偉坐待于西皆若天
之敗則與今以成其奸者可長太息
人咸與涼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此功若在秦川不亦偉
哉吳蜀交辭於仲謀曰民疲威消時往力竭不能不相爲
此小用也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此與蔣文一人非胡偉度
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　鄧艾得自隴右赴關中之
急故求相以間擊破費郭也
六年維表後主　至敵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　此寄表
而不聞向背故思遠不能力爭伯約不賢思遠書言其事
者當以爲非同心故耶
因衆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　注臣松之以爲毅

會復蜀不爲難矣按後會易復蜀難華陽國志載王崇論
曰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
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乎而可屢擾乎哉 此指丞相在
晉之遜詞裴注駁之或未喻其旨也 宮中府中理民治
戎直國一不可闕今伯約孤立後主昏暗其本已搖加之
政刑并昔不能使民忘其疲士卒之役甚于衛亭伯約但
知筋人裁制之過不知失文偉之助亦不復可以有爲此
誠志士爲之深悲者也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貫相
承以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蜀部載以唯葛姜
之贊能是值
宗預傳蜀闔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永安益守則
闔闢中書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發與吳盟然斯時公琰
未有遠名于事勢宜然
楊戲傳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 伯約于此不及公琰遠

矣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
是以記之於左 丞相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國
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于蜀書之末記文然
之贊假託網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於蜀于曹
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以先主傳者明其
述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識史漢而爲
承祚所與哉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閏懇真
贊也
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詞下
注中凡引他書者皆裴注卷末所採諸部書傳雜記載王
嗣常播衛繼三人亦然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四子叛臣故獨書名 傷天下三
分不歸一統始於荊州之關侯敗於此 叛人終之並及

郝普者吕蒙襲命內三郡關吳之釁所由成也畧著迹而
專言此意有所寄矣 關羽傳作傅士仁而贊曰因士仁
則其人姓士傅字衍也
詳楊戲兩贊意在不群 意在不群承祚自據信乎其不
群也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蜀志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二卷　吳志

長洲　何　焯　屺　瞻

孫破虜討逆傳堅襲遂葬曲阿　按此云遂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承書置守冢之表則又當定葬于吳也

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伯符以勇銳摧破强敵然能撫屬士人修其政理遂創霸圖亦子布二四公之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策前此猶爲術部曲自絕術乃正名討漢賊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絕術授討逆之號

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注引江表傳云策本袁氏部曲觀其喪敗乃始睽貳于漢則江外之大賊也貢既忠於其家亦無愧高漸離矣

吳主傳建安十六年權徙治秣陵　至作濡須塢　城石頭以備陸作濡須塢以備水然後建業勢固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　請降者規以全力取荊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策命權曰　至永終爾顯烈　行成魏朝策命下傳蓋闕之也

注孫盛曰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吳能同東帛而盛何所見言蜀于漢代臣節不固與操異飾爲誠哉乎大司馬漢中王之號非是無以繫屬人心異乎因危自擅也

黃武元年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　按此非惟以通好亦所以探漢攻守而因各守其地自爲計也

然與魏文帝相往來　待西隣之周也

五年陸遜陳便宜　至此實甘心所事於君也　魏方大喪未能遠略故勸及時息民以固其本而權詭已有猜爲所以末年自用甚甚

黃龍元年造爲盟曰天降喪亂　至其明鑒之　讀其載書不推先誅者漢而士是盟者前永相交盛德之所及遠哉

嘉禾元年春正月　注江表傳云云按仲謀既自僭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不修鄰肥是子不事父野哉

詔曰朕以不德　今乘流投淵　爲之下赦此亂如出所由迫也權自稱尊號無一可觀矣史家錄載其本亦醜之也　此雖本欲蓋其身受魏封之恥然下詔可以少嚮人衆但遺數百亦自足也其後朱然征相中負衣必勝權卻其表不出其愆於是哉

六年顧譚議以爲奔喪有科　至其後必絕　身在疆場沒敵對親老不預陳請奔喪取國不俟交代宜嚴立科禁若內地守令自無事限制也加罪儁者尤爲善處論綜之議吳朝可謂無治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錢當方自已不可通行又鑄當千徒爲姦作有以知吳之無制也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　至日所不逮　魏吳皆有校事而適生奸無政而好察何如劉氏之平明也權既迷謬于前引咎方新責數隱乎不思反求所以致此之由洞然無猜更始納海惟思歸過于下又何怪乎國之日亂民之日離哉

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　至人將領諸葛瑾取租中

注引漢晉春秋云云　按札乃殷禮之詞且賴佛佛中字德嗣欲用其民必其政教是以從之行之一路虎守爲以十年教訓民忘其勞今吳之政教判之檢制其衆不至離叛但聚見兵慮當何利則可及于於地人從事吳季漢難可

得蜀後數內變是為未戰自困仲謀雅知虛實亦審己而
勐其弗能用避所短也苟非伯符公瑾之時又無武侯易
地而處雖雄略遠規間無所施哉　元弼遠覽荊部說公
孫述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與賊爭競之計欲竟北伐亦
殷德嗣斯志也然審己量敵未能爲今頓兵新城威挫于
外釁作于內家族旋夷吳亦終以不振矣惟務自強姑猶
予延以紓俟其釁則得之矣
寧贊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哉　總上嫌忌殺戮言之
承祚為諱晧之昏虐此其貽謀也
三嗣主傳孫亮太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
恪為帝太傅　改元下脫建興二字以後永安元年例之
則閏月上脫建興元年或尚有他文未可知也
太平元年春　注孫吳曆曰正月爲鍾立廟稱太祖廟按
孫堅父名鍾見宋書志然北宋諸本皆作權字

孫休永安五年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　孫家
以下人主都類此蓋未知所學之要也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注按葛洪抱朴子曰云云按不
知注家何所取而濫載于此
孫晧元興元年貶太后爲景皇后　貶太后而興布不得
其死宜矣晧蓋又甚于明世宗也
建衡三年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　注引漢
晉春秋華陽國志云云按華陽國志欲見蜀士之多耳當
從習氏
天紀四年濬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　注按襄
陽記宜爲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
可還取之按朱玉樣還師保江而令亮令敗未嘗聞不爲
非但孫晧已在必亡故張悌然之戰耳
注且我作兒童時于復何述耶　孔明一顧使人白鷹組

此
許　注按陸機辨亡論上篇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按
文選離作雖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擧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
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奉將軍黎斐與離
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余謂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訛鍾離牧爲武陵太守以少衆討五
谿事在封爵之後作牧爲得也
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
三國之君皆不知正家納再婚之女而反使嫡下之此
權晚年所以繼嗣不定也
步夫人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注吳歷
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繼室之名
于時已謬故春秋之書君子所譏
孫和何姬故氏說吉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甲申南渡

福郎不君氏間亦說吉非朱氏子立者福郎李作讀云
宗室傳孫綝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志甘露二年以
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
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黃初疑脫
尾之誤
孫賁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理疑脫
十字
孫韶子楷爲武衛校尉　注按吳錄云云按孔明爲之積
漸晤信其情其亡乃爲使虛縱敗劣
顧雍傳承社斷獄事何至于此　國體當爾壹之死于此
蓋無所歸矣權多猜不使壹得逞其情則疑大臣衛前事
而周內之矣　注徐衆評云云按此季氏子事不倫不爲
子產地與也呂壹狐鼠亦非子產強宗恃亂當急除之以
防他變也

邵烏程吳綮　即呂綮也按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呂彥
事對吳起豈呂吳同耶　古書呂邵壽丁多作虞邵而虞
仲亦爲吳仲則呂吳通也
諸葛瑾傳琅邪陽都人也　注採風俗通云云按孝文時
侯者十人無姓爲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要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瑾與備牋曰僉以蕪城故主易於反掌　及昭烈之時以大
義討賊則人心尤易於發動子瑜之言至言也服虔或以
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譏孫權亦漢賊也則試
如裴氏所論　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何好衆惡之甚諸
天地腐書遠近爲文祭羽既不上衆漁卿此則身出秦川
若克關中漢室可復權創稱藩矣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注吳書曰權有所愛妾生子
不舉按生子不舉此非人情果爾不遇之德無替何可也

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　天不許漢武侯不同乃兄之壽
注張部曲吏上親附之强外無事　按此十二字疑當屬
下秋冬乃陳氏正文也
步騭傳闡抗陷城斬闡等步氏誅滅　騭有君子之名而
二宮相構不能守正闕之什遺或其餘殃耶
闞澤傳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　宋書歷注云吳中書
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
象歷至於吳亡
薛綜傳沛郡竹邑人也　注採吳錄云云按此因宋信陶
後事從而僞造果有之則馬遷亦載之傳後矣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以廣聖恩　此文當與韓退之
送鄭權尚書序參觀
由此以降四百餘年　按自錫光任延至此尚未及二百
年四字恐二字之訛

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　注引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
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左傳渾良夫紫衣狐裘注
紫衣君服
周瑜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注採江表傳
云云胡三省以此數語所謂相時而動也然瑜之言不悖
於大義魯肅呂蒙皆不及也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至此天以君授孤
也　注引江表傳云云按此則多取諸葛語增飾之故陳
氏略焉
魯肅傳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觀此
何以見其計未左
惟子敬克當也
諸葛亮亦爲發哀　倪交分不佳而結好孫氏專力治操
呂蒙傳蒙疏有應用日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　此蒙微其爲鳥人皆矣
蒙移書三郡望風歸服　孫氏自武烈爲長沙太守討平
區星後長吏又越境尋討零桂諸賊以全與國三郡權
之故孫吏郎下雖以昭烈之得人心不如其素服從於孫
氏也子明小數豈得貪天功哉
蒙乃密陳計策曰今欲復陳力其可得耶　規取荊州是
蒙本謀然此傳之語多不可信前據襄陽或取荊州之後
復向襄樊若自常在蜀潘璋何緣便可往往乎又此時蒙
始適四十亦未應便計　曰得什也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　尚熙之死在建安
十二年魯肅沒於十年之後而此方云新破諸袁撫集幽
冀不亦錯乎向蒙陳此計在代肅之先曹公亦不得遠在
河北矣其文作史之難也
士仁麋芳皆降　注引吳書云云按觀仲翔之辱芳則吳

書爲不審矣
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正爲之降損權見有何賤之風
雖既謬多猶於時欲不爲魯死得乎
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　門公遣年止二十六孫子敬四
十六古子明四十二使子敬卅年不死吳蜀尚同襲荆州
向漢不復興矣
後雖創有備子德地是其一短　按魯呂各以其時當操
氣未衰屢出巢湖窺其劉氏結好以分其勢及操老而無
舉吳之志鼎足勢成不襲定上游亦非所以立國也
然其作用也嘗不失于其法亦奇矣也　子敬作事幾於孔
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許呂蒙勇而有謀斷　王識其妙者　論者細務而與魯肅
並論者其雙取南郡亦論兵也
黃蓋傳零陵泉陵人也　注按吳書云云按風俗通義潁

川黃子廉每歎馬輒投錢于水然則公覆之祖自潁川徙
零陵也
時郡兵才五百人到盡歸邑落　我整彼亂以練習擊烏
合乃可如此用奇
陳武傳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注中殉妾之事固
非孫盛之論亦舍濶無當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所謂復人者不知是有罪
之人乎若使以正戶羸民補其處則有以爭民貲將家爲
僮僕較之後世所謂驅戶其虐又有甚焉
甘寧傳寧赴江北復取夷陵　既取夷陵則江路通利進
可以戰退可以守
寧益貴歸增兵二千人　甘寧可爲轎將督爲步臨敵場
與人未盡其用
凌統傳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還其故兵　注孫盛云按

按仲謀之事惟殉葬失禮其他亦有所不廢但非其本
也一部周禮至纖至悉矣孫盛之論意如是而未審也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二年下宋本有魏人將軍
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一字不可缺大元本作人
朱然傳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　予責曰後效　然若無
此表幾無以測其所至
虞翻傳　陳國袁與交處又與張紘論節求學好古仲翔
能自衍新文翻之名注家未及詳　劉別傳自敘云臣亡
考日南太守歆
自今以後云殺皆不得殺　則前此之殺者有矣孫皓昏
暴殘之胎也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　自有酒失何以匡君此權所以遂
不能容也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注臣松之云云按

卯卽大篆酉字與卯不同卯古文作丣裴謂字同音異誤
矣詳說文第十五卷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注按江表傳云云按遭風沒失
乃泊成山而爲田豫所破　將族虞翻治謝陸抗此權所
以稱過于亡國之主耶
歸葬舊墓　注按會稽典錄徵士餘姚嚴遵按嚴遵見君
平有於先賢之名亦有誤乎范史云一名遵者亦惑于此
諸也
注吳錄斯敘　續漢志注十諸暨下引越絕書云與平二
年分立吳寧縣
張溫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三祀之所齋
所書一耳　以當日人心思漢有不自知其出諸口者然
于敵國之體則失辭矣以殷宗傳說稱先君臣則勤任股
力者不自同東諸乎

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至）淩錮之譜行矣　罪發所以
處之是合其黨而使衆以謀我也　此吳王假以示意其
又股體者本占候召（至）無所不爲
封骨之恨故在表辭以顯譴事坐濁者濁力爲衆所歸
欲移衆之怨黜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賢欲之獄
類飄從毛誅發非惟對無之
騎統傳充以古公在民間長恩吸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
蜀　騎兵民初分故統言若此今則漸以相安又難變矣
朱據傳中書令孫宏譖潤據因權疑殺宏爲部書追賜死
魏有孫負吳有孫宏皆敗國政蜀用黄允何可比也
陸遜傳陸遜意思深長（至）終役可克　所謂初信議以殷
峻爲代意或同此
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注吳書云云據索騎乘其疲利
速戰西陵遜其鋭宜緩攻

義門讀書記　第　卷　吳志　九

臣初嫌之水陸並進（至）必無他變　水陸並進則及鋒而
用今船就步則師老遲根滯見聚縱敵得以逸待勞伺釁
擊急也
又備既住白帝（至）議決計輒還　大勝之後將驕卒惰泝
流仰攻轉饋又難一有失利前功盡棄照烈老于兵得竭
已而非若貴仁之在南鄭可懼而走也抽兵于西乞客異
勢決置各中人所能知也盛障議如家突囯
又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至）權用納焉　停言固
行遠戰此則中智所悉其交可以不載
峻等苞吞（至）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注臣松之云云按濟
消之規模自遠此衆聊以解權之忿恥但誠其無遠略可
也觀朱桓傳與胡綜相激事足明遜非得已矣
又親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至）遂以罷免　此自爲將
者所不廢但作史者乃可不載大抵吳志頗長不倒[illegible]

玄注論之尤爲錯
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威柄奏治千[illegible]權傳　此等事他傳
已見似不必復載亦從
抗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下所殺（至）亦誅宗[illegible]　注採
機雲別傳初抗之克步闡也云云按步氏夷滅出于國典本
傳云自將吏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如別傳所言又當以
此責幾[illegible]世被之禍所忌且機雲本當與吳存
亡國亡之後不思野哭自屛而彈冠赴闕自結與禍終致
斯禍爲可嘆惜耳
吳主五子傳孫登而謝景范愼刁玄羊衜等皆爲賓客
注採江表傳云云按景愼未嘗敗也　古無刁字宜從宋
本作刀
登將升太子（至）楷界然　有防微之慮者當在此時
孫慮傳慮鋭志抑分明　此慮疑字疑誤于時仲翔從于交

義門讀書記　第　卷　吳志　十

州已十餘年且未嘗廁迹宮僚也
孫和後遂幽閉和（至）族誅正象嫁晃等入殿杖一百　老
將恃恩矣　孫待晧而決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
謝夫人俱徙烏傷則和出自王夫人霸自謝矣
周魴傳乞遣親人齎箋七條以誘休　論系七條凡嚴[illegible]
要何其慮被誘觸人才如魴附傳可以不亢且與[illegible]孫傳
所載俱爲史貞　表當故錄陳其事以見吳人智略本殊
好行小慧者皆是類　時取
孫綝傳拜爲偏將軍中郎將　注採江表傳云云鍾瞀漢之
叛將其略之者已見於戲拘陽贊下也江表傳爲不實
權假節都督諸軍討之　注採吳書作節侯文校
一百但責所倒按濟本二劉傳八以九體帝人反謂爲已
累也

黃門侍郎劉左出大問答 至 遂所以辨也 此右之巧于
解九數之紀也
陸凱傳 孕連從荊揚來 至 故鈔列于凱傳右云 此對
問之人恨晧之虐思凱之忠私造此書以為口實耳辭很
無足徵陳氏錄之[illegible]也
是儀傳 郡相孔融嘲儀 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 注採
徐衆評云云 按古之氏族本出上賜漢吏皆成君臣亦宜
深責
顧以謂知當有本末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 君爵有傾移
亦并得嫺巧者不皆可幸也
胡綜傳 權以藩戚論刑獄用為廷尉監 潘濬投權之客
猜也
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 至 由是奔喪乃斷 此事已見權
傳復出乃刊削不盡

吳範傳 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 先主入蜀[illegible]還
或[illegible]與[illegible]後各自帝與岱相遇[illegible]人宜知道里遠錯
故識之以見吳人僞妄耳
劉惇傳 有星變以問惇 至 卒如惇言 時孫朔名位甚
微安能早與乎變此又吳人之妄也
趙達傳 門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
得 可以為術家之戒矣
評 然君子役心神宜乎大者遠者 [illegible]從宋本作[illegible]
注採徐衆云云 衆言是也若嫌魏務不以[illegible]
入蜀
注然明釋死亦有見也 此必觀書先得之[illegible]
忠[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實見其[illegible]微物氣宿[illegible]
[illegible]上中復有[illegible]耶
注故為陛下取以作牛[illegible] 張溫使蜀時[illegible]方為吳王[illegible]

以利利陛下[illegible]
也
諸葛恪傳 [illegible]
伯言事[illegible]之[illegible]
吾本[illegible]
恪[illegible]揚人字 張溫末
竟之術[illegible]
乃移書[illegible] 所出降首 先使之無所略而
後因之頗不和[illegible]出矣 四部當作四郡 而上所部與四
郡[illegible]作郡
復遣[illegible] 欲因壽春[illegible]以為不
可者[illegible]十萬之衆不足也
守者[illegible]致利[illegible]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
輕用大衆竟不以滑遂致師老民怨家族傾覆

權疾困召恪 及大常滕胤[illegible]以後
事 注採吳書曰權寢疾[illegible]云 按峻始保恪而後乃相圖
權勞之[illegible]其如此
注諸[illegible]今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 報聽之 及權在時改
紀此何竟不當以成敗論
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 至 扶旅而歸
築兩城所以致人也攻新城則致於人矣然此衆雖勝
已久之衆
注[illegible]今敵在私門外內猜附 破之必矣
誠有是形何亦當爾已
恪乃著論諭衆意 此論酷似武侯[illegible]表
每[illegible]公[illegible]其賊
[illegible]之計未嘗不[illegible]忠武頗煩用
師而不知其務[illegible]後用征遲師之

役又苦力一年乃屯漢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恐有狃於
一勝士少國疑於情未一遠圖輕舉者乎是役也註見新
城歸將不免而況違衆玩寇弗戢自焚幾非罵設不清所
三等爵制夷之衆當同與之口乃更思與作愈治威嚴虹
繞蹕鳴身分族赤龍氾濫何元遜之謂矣　荆州語見後
漢書公孫述傳中
於是進兵出羣于驅略民人　若不過驅略民人雖武遊
將但衆得將何利而勤足矣何必發二十萬衆耶今既大
舉又惑于諸將之言頓兵堅城之下是徒爾好大乃紫鑿
成算者也
滕胤傳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注採吳
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下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
下按經意處即疏處也上相出征其門如市即與同之媒
吳禍之始將自此構矣胤與恪特未久故無敗耳

孫綝傳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　孟宗根于此無大節
可稱與王祥皆一行而已
又據浮屠祠斬道人　釋子稱僧到赤烏年此是其證管
寵丹楊人惡其所婦也
休使謂伐稱草莽臣詣闕上書　劉宋周南渡時上書號
草莽臣自是不觀史書之失
王蕃傳　永元傳劉洪乾象歷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
考度具載宋書天文志中此注失採
賀邵傳　本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按景賀齊之從
邵乃從子非孫也吳書誤
韋曜傳曜發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
曜論之　此事已載和傳似可省也
評必不得已元宜在先孫皓殘忠臣矣　孫皓旣不及廢
冲又謂棲宜在先故不察紹之折衷然謂亦以亶廢

義門讀書記　三國志
第三卷　吳志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　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歐公作五代史亦多取小說然猶宋氏新唐書之弊雖五
代事多闕缺然說家所記未必實錄焉可悉取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如武事每敘戰之際
則使人思俯瞰垓下句則夾寨之戰不使左邱太史公執
筆也然二矢告廟之際亦極筆也按歐公敘高平之戰獨
厥想周人猶有紀載可據沙陀不知金鎖石室為何事也
史闕其文雖左邱司馬亦如之何哉若悉聽稗撰則違孔
子其所不知之訓於後代史家大失也

五代史第一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五代
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誤也

梁太祖紀上　注中數語是作本紀法

紀下　開平元年渤海契丹使者來　遠夷使來係中國利
害當書前此未通而始來者當書若泛使則見于附錄可
矣春秋以一經該二百四十年之事若後之為史者其事
可以分見何必紛繁書于本紀中也

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大府卿敬翔為使　樞密使唐本宦
者為之溫懲其竊故改為崇政院而首以敬翔為使由此
相沿至宋遂與宰相均號為兩府

三年告謝於南郊　注不曰有事於南郊亦從其本辭蓋
比南郊禮差簡按是時親郊必有賞賚不能放濮行之故
但告謝而已

乾化二年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反　全忠弒昭宗於洛陽
亦身如西京而有子禍

戊寅皇帝崩　注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為賊所弒故
不書葬非為不得其死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
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下德勝南城秋八月
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按上取德勝南城見彥
章方立功而反見罷梁主賞罰倒置所以速亡

唐本紀上　姓名李國昌　字德興見某碑

國昌子克用　子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　克用
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見聞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
克用殺段文楚事在僖宗乾符一年者得之

唐本紀下　伶人爭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
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為當時所尚
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
春

左熊威軍將某妻一產三男子　注後世以此為善辭

故於亂世書因見不然按亂世未嘗無此可以見天心之
仁愛而歲苦之有悖德而失職也然注乃歐公本意

三年正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　幸大臣第而
書及皇后其失自見

夏四月丁亥皇帝崩　莊宗弒于門高而首惡則嗣源
也為賊所弒故不書

明宗紀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注夷狄不可
以禮義責故不曰叛于契丹按突欲恐兄弟不相容而出
奔非外叛故不以叛書注誤

廢帝紀平山人也　明宗養以為子　通鑑考異張昭於
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
母曰貞懿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
略戰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
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

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鎭州人也母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于平山潞州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恕取廢帝錄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與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書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崧用光啓以前承當衛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必不捨之而立從厚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備異聞

清泰三年十一月丁酉契丹立晉 衛人立晉則其名也此殊不成文

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穎來奉册曰英武明義帝 梁唐皆郊見後受尊號石晉則以契丹爲天矣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公私債 容齋隨筆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則此所除者

想與之同世方尚武四民失業稱貸之際必有不能堪命者故不得已而屢下詔除之令也

出帝紀八年十二月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 石晉爲契丹所冊立故其于越亦得遣使

開運三年河決魚池 河決原武 晉之事勢至此卽非德光不去亦必亡矣

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書殺桑維翰於契丹滅晉之上所以深著起事不正爲後世戒 前於唐廢帝紀書立晉此書契丹滅晉以此始亦以此終晉祖爲呼應

漢高祖紀四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 注變降曰來歸是時天下無主與乎叛于彼而來于此者異矣按來歸者內外之辭

隱帝紀乾祐二年 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誠大之失本紀無識按承天之祐禮避諱也隱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避不知體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 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爲見淤口關上亦築故傳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日今信安軍是也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見說之嵩山集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又繼取高陽關與此注不同存之並史穆宗紀亦曰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注

論可謂亂世也歟于識非史氏之所及也 公之意蓋謂亂極當治顯世宗之挺生也然周以子弱宋因其資故歷歸以致意而不敢語言語公之論有出于薛氏舊史之表者故于末復略爲辨正其失評也

梁家人廣王全昱傳論陳俗好淫祠左道 陳俗巫風至

五代末第

唐家人太祖子傳如不幸物故者 預言物故則示意殺之矣

莊宗劉皇后傳是時大雪 至乃投木而死 曾鞏政要策云初太宗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寒冷須望動賜莊宗卽隨所欲給之如此非一朝年之弊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宗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戰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我今蓄士卒誠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劍耳當今此輩敢有乃世監不愜而怨姑息而驕者足以召亂也 魏博效節軍驕致賜予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叔趙在禮入魏事詳房知溫傳中當參觀

晉家人傳論 此論有爲而言之秋子史體爲煩

周家人傳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 歐陽云
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者
其後人所改耶
梁臣楊師厚王景仁賀瓌王檀王彥章謝彥章傳 此稱
始以師厚見梁所由失河北將折而入於晉終以彥章則
見能復爲之禦敵而因以速亡也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二人皆任樞密使其生平得失
已具論斷于傳中而官失其職則當代之所岀也故獨爲
說以究切之重誨傳撮敘頗似論贊
周德威傳德威佯走至伏兵擊之 事與於陳野又同而
致敗尤生動
符存審傳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吾可以取勝 存審此
議可謂識變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三司

始此
李仁矩毛璋傳 二傳何必立
康思立傳 亦可不立
康思誠傳論 此因太祖由殿前點檢代周懼其以此始
終故微言之
何瓚傳 此傳可不立
晉臣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
見於此
漢臣蘇逢吉傳 觀蘇史楊王所由速及而漢祚之促亦
可以推而見矣
楊邠傳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 此用王文伯之言邠
死事張源德傳源德既堅守 守 待殺而後釋之 通鑑考
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附守貝州既聞河北皆下而有
翻然之志謀于衆群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

源德歐陽史云云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即降于
晉豈得猶拒守與晉要約而後出哉
孫晟傳晟既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 殺行人
已非況其從者二百餘人乎宜乎世宗之不永也
唐六臣傳論 范呂相攻徧定始有朋黨之論公蓋借此
以發其呼憤啓意咏終不親切如論宦者亦當藏之於唐
書若五代史只言世卜與唐將宦者之禍耳目相接而復
備用之爲可惡也 張文潛與大蘇書云六人者爲唐人
臣子固當輸之義北面而事之爲史者曰汝無戀梁之理
從而正其罪何爲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
卷忽謂之唐臣非五代也標卷爲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
雖不云何傳可以駁歟也班固書有後漢事范曄書亦有
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歟上越數代猶爲無害但立名
標卷非似體例擬此論當附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闕幽

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宦者傳論夫女色之惑至於擯而去之可也 如武氏既得
志高宗欲與宰相謀廢之而不可得矣其能擯而去之哉
凡議論彼此抑揚處極須斟酌也
吳傳趙匡凝以唐室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
賦不絕 匡凝之貢賦不絕亦張子布勸迎曹操之爲見
識
氏叔琮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以塞
之者以其老也
賀德倫傳乃分相魏衛三州至以德倫爲節度使 失河
北梁業亡之始由末帝措置非宜自失
閻寶傳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至此不可失之時也 胡
柳復旗閒贊成
康延孝傳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至不知自天下定矣 梁

之處實形勢悉乎延孝
丁會傳會畏梁太祖雄猜至會乃降晉　劉知俊與會皆
梁之名將咸以懼疑降敵
張全義傳二人有隙至晉軍解去　與之之隙未詳孰是之
傳梁救悉丁會傳但會傳作葛從周此作牛存節考從周
存節傳從周實主帥而存節以知聞道爲先鋒會建長河
之策而存節亦有以樹濟軍之益二事各見本傳而從周
傳但云敗務沈河而已
王晏球傳與升又遣楊隱以七千騎益都　楊隱乃官名
本紀及附錄皆作楊隱無疑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　金墓碑云字國寶
贈太師　墓碑云贈太子太師按金止將軍未得贈太師
也
張廷蘊傳明宗以廷蘊破賊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甚應節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　一卷　七

明宗直如此展拓不開
王進傳論觀有上者如進等至可勝道哉　其在下者亦
中人爲多爾若賢人君子輩出則世將自改即其不遇亦
將爲說以垂後撥亂返治由其倡先也
范延光傳制動當以靜　天下名言也
大臣言彥珣殺其當誅故朝廷以問教令已行不可失信
耶律德光殺楊承勛而赦張彥珣不如其不殺遠矣
張彥澤傳偏將張元暉獨留于契丹遂去　元暉之策留
善亦推諸將皆百戰之餘所以能然
傳成上當論　成于當時舊史文也
彥澤遣指揮使李鈞以兵監守　此又一李鈞非周
三臣之李鈞也
與其死於滿寶而不免不若早見之　何如死國難耶
五臣宗主思紀傳　二人不必立傳但附守貞傳後可矣

馮道傳　馮定遠云歐公作馮道傳率敘而人品自見無
譏漢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按六臣
傳許稱鴉或過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奇序洪觀之
際緣在晉故稱其詞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
得
道爲人能自刻苦　至道殊不以爲德　道爲人自屬長者
者其大節可議於一行傳乃以愛官職而墮大節遂爲
百世所嗤也
道乃自號長樂老　至蓋其自述如此　初疑今就篇云長
樂無極老復丁道之自號蓋本于此也長樂乃馮氏之
望封長樂者不一人歐公亦從誤改其有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之語遂以爲自號爾
鄭珏傳　此傳可已
司空頲　亦可無立

義門讀書記　五代史　一卷　八

劉昫傳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案昫以門下侍郎兼修國史明宗
錄明宗故事之闕史
盧導傳博學[illegible]而[illegible]　因王李一人之不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中又大[illegible]其[illegible]于近代者[illegible]耳
李懌傳　如懌但當附見他傳
和凝傳是時進士多浮薄　至擇得人　今人用徵辟[illegible]
多誤而又誤圖作闕也
何澤傳所薦皆邪佞　至闕者晒之　此事不可遽加以邪
佞蓋出於私于君[illegible]爲太子者言之也
王松傳　不必立傳
司天職方考序　但存司天職方者蓋謂五十三年之間
[illegible]形與兵戰[illegible]之亂非[illegible]之綱紀文章掃滅
無餘所不改者惟天地而已
[illegible]而使一[illegible]而未始不本於此　元人不

用曆元嘉微自歐公發之不然曹士蔿馬重績之法未有
肯信而仍之也
司天考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并以備司天之所占
災祥者人君之應徵所以自反其極之建不建者也當
如兩漢書之本紀歐公必欲離而二之又非也
吳世家楊渥水中出火可以然 水中有陰火伏焉又因
滌江湖激而發耳
南唐世家李昪尊號非古也不許 李昪不受尊號在宋
神宗尊前
與盟于昇樞前約兄弟世世毋立 此盟有先宋太祖兄
弟而爲之者矣
前蜀世家王建莊見肅之孫 唐書宰相世系表莊後僖
之後出逍遙公房見素自出南皮公房非同系書俱出歟
公手而互異者此
論以一隅之地而云祥瑞畢至或者詖佞之臣僞爲以
蠱主心否則設詐以熒耀僞國愚夫所自爲爾今并以爲
爲非解豈不過甚而與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疑嗣其孔子
作連類歟
吳越世家錢鏐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兼淮南諸
擒錢鏐之交也
南平世家高從誨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版在閩
顯德中此時則五經已具也
總沖總沖大將李景威門王封府庫以待 景威光憲無
助爾是區區三州固宜效順以全宗祀非若劉鋹有漢家
四百餘年統緒之責也
東漢世家劉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契丹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 宋之曲護朋保者今始錢鏐故地其事
並則劉旻之故事也

戰於高平子軍威大振 是役實唐莊宗夾寨之戰略相
似馮道謂世宗不可比太宗直猶不待北漢宗乎
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至克用闕之大
恨 阿保機欲邀朱温封冊而畏難之然則宣和海上之
盟烏得不納侮於金源哉
冊曰今朕子晉王 晉王爲今子鍾父 冊文止載二語以著
其實足矣
而阿保機不欲姓氏 於是始姓耶律 遼史蕭翰本名小漢
蓋對音字也
論契丹紀以爲唐莊宗 范質亦有石晉陷蕃記見晁公
武讀書志云少主初遷于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
而卒按契丹丙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周朝
大宋乾德二年也
司馬光進別紀孝經一卷 至皆不經之說 凡書不經前
賢論定者往往不足觀採求異書不如求亡書也

第一卷 賦 詩

長洲 何焯 屺瞻

感二鳥賦序光耀如此　注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按觀後云庶無羞于斯類則此句乃妄人竄入也

篇末注載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一段　公自云庶無羞于斯類歐陽子豈讀之未終耶

復志賦　公在汴當董公之喪幕逃猶深慮有所未入欲去之而耕野愧食其祿而與其難故為此賦以自訟也

退將遁而窮居　此何是志

孰與不食而高翔　此何足復

閔己賦　題注採晁無咎嘗取此賦云云按閔己不得聖人而歸之何謂自傷不遇也晁氏於文義可謂滅裂

別知賦索然寡言於亂志六句　此敘一時與楊往復之樂公處遠遜所以自樂者用此故非同俗任達者所能及也

知來者之不可以數二句　愧仁而不能守所以惜陰而感歎于離群也

元和聖德詩指樂兵革私其債資　二句領七起下

琴操十首　劉向別錄云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十篇皆得不失其操本意

龜山操　末句所謂公伯寮其如命何

越裳操　就荒于門二句言必內治而後外服亦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

拘幽操　篇末注引徐仲車凱風云云按仲車可謂善道文王體源

殘形操　未得其首蓋歎明王不作也

謝自然詩　阮公詠懷云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辨慧懷清真焉見浮邱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此篇蓋從之出　唐書藝文志李堅東極真人傳一卷注果州謝自然

安溪先生云世間有仙道自韓子言之則皆鬼魅所為也信乎其入於鬼魅者多矣故首曰凝心感魑魅復曰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而中敘其升舉之候風實幽晦則非休徵可知然韓子本意雖擯仙道猶見道也故曰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其記夢云安能從汝巢神山則直謂世無仙道但竊宅處於群彼異物耳韓子之距邪也嚴故於仙佛皆以鳥獸號之若朱子感興二詩則採其本原之論也

秋懷詩十一首第一首　悲哉秋之為氣也草木搖落而變衰發端祖此

胡為浪自苦二句　反結放開

第二首　牆草蟀蟋又得氣之偏者言物亦各適其時非必以草木之榮悴生感也

第三首學堂日無事　此詩蓋博士時作

丈夫意有在二句　志士悲秋不同思女傷春我特以時易失而志難行耳豈歎老哉

第四首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是首所祖　原本首句都句句直書節目所以為予

清曉卷書坐以下　不但去所憎霧開木落尤秋之可喜也亦又因不得手攬蛟龍觸動所懷此固丈夫之猛志矜何為一哺一束縛也

第五首　發端即虛喝下二句　悼前猛應攬蛟龍就衡倫仍歸於關史書

第六首尚須勉其顧二句　仍不能終于幽屏與前所結何反對

第七首我無汲汲志二句　正言若反

祇心逐時趨　承上廛埃憫何候文字混騏騮言之

苦勉祇能將　應上章勉字

一縱不可羈　應須字

豈必求贏餘二句　史書之以無窮劇論之求有限何必以人之營營易己之汲汲也

第八首　君不知兮可奈何畜怨兮積思心煩憒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詩意似本於此我之所以論詩讀書者豈惟空言無補之爲哉學古之文期於行古之道日月逾邁事業之有無不可知前日變衰者今已搖落矣安得不後顧徘徊愴然與悽也

第九首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王逸謂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故此篇復獨以梧桐起興也下半篇亦從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脫變化而出

望舒霄其圖　卿七後月此篇必有所指

青冥無依倚二句　豈不高明或以孤立難安亦公自比也

驚心動飆之句

憂恐徒尋求　[illegible]水　言君自憂恐日月自飛行不顧尋景空費迷復轉貽望舒可御從此果爲君駁駕安驅乎

第十首　此又自堅其志不欲有所依倚也

第十一首　菊有黃華則九秋矣故秋悽以是終也

西風蟄龍蛇二句　蟄龍蛇或自謂一云即賦衆木之凋其枝幹如龍蛇之蟄也乃倒裝句法

宿米命分爾二句　歸之於命自修衰不足道及時進德修業則有死而不亡者存矣

赴江陵途中寄贈[illegible]　知大恥言二句　注東漢楊賜云云按此太淺大不須[illegible]指[illegible]意

駑駘誠齷齪　謂渴飲九龍

頭[illegible]則之　[illegible]此[illegible]生感世之志雖可貴而非職所當[illegible]當何知乎有以獨樂而知天命斯不以窮愁改其易業卿高飛之鳳凰覽德輝而來下也

江漢答孟郊　發端四句喻相爲縣繹之致詩亦突過黃初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注云方作須按須字是所以飲酒不樂者乃亟待張之至也大字直貫理爾時事須我友

有根易[illegible]　少有所知便是根也

兒童[illegible]二句　俗言詩病

[illegible]笑　二語字指與衆大指笑對照

[illegible]四句　[illegible]江湖不知其貞

[illegible]　只此何用　故實越韻非宿時情理

閉門[illegible]二句　驚魂初復不醒反疑二語神助

[illegible]更　謂自五更起坐達旦仍不老杜午時起坐

自天[illegible]來

有狀如風狂　結歸此日可惜

我後人生如此少二句　正言若反

醉贈張秘書軒鶴避雞群　避當作辟音辟鶴一至雞群而易也[illegible]子行辟人之辟與上驚俗[illegible]意相類也

所以欲得酒八句　粢作一事

長安衆富兒六句　此正不關志也

不解文字飲　詩瓠葉君子有酒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

也公詩文字做本此
險語破鬼膽四句　對上文字　三君之爲文上既言之
此四語乃終及余各能文之意筆勢錯綜不見其跡然於
公實不閒也
吾徒幸無事二句　對上做字
送靈師　得毋太冗
耕桑日失隸二句　耕桑貢蔡氏本朝署貢高士本
逗留五六月　到日涉道轉延　此段見不獨有才調且兼
膽勇
乘寒恣窮緣　嶺外山川惟天寒乃可經歷
縣齋有懷　發端兩連領起全篇爲綱
事業窺皐稷二句　此二語於公不爲夸但意盡於句無
餘味爾
身將老寂寞二句　已爲結處伏脈

風雨靈臺夜　謂調四門博士也後漢書注第五頡洛陽
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然公詩似
非用此
雖陪彤庭臣　謂除監察御史
惟思滌瑕垢至末　事業文章奇偉之資嫉小人儒而不
爲者也蹉跎摧折悲咤之由今將不得爲大人之事行以
學稼終所謂悼本志之變化者也後半故叙其詩公豈有
樂乎此哉
合江亭　每刻五百家注韓集獨此詩三處有箋云疑亦
有之注家削去宇文姑又增其制句而私前後二處爲己
有絕可笑
維昔經營初二句　箋云故相齊映所作
老郎來何暮二句　箋云宇文炫又增其制
中丞黜凶邪四句　箋云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中丞
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長沙
千里平　考異附載云洛嘗至長沙登嶽麓寺見壯識云
子嘗作十詩後人誤以爲潭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
嶽麓寺乃獨高處下視城中故云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
險寺中道鄉亭觀之信然此朱先生及方氏所未及漫誌
以備考訂
深林高玲瓏二句　斗起
寺逢中馬歸　入獨宿
靜思屈原沈八句　此四連節之步驟仍可味
瑣細雖紛重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注劉禹錫有和竇投劉詩見外集
炎風日搜攪　只賦其大便是死句借風形容因爲比興
側過宜春口　宜春口未詳注以宜春郡當之謬甚

餘濤怒不已　歸到風上
飛廉戢其威二句　此連是詩中轉關生出下半
江豚時出戲　風之餘
從我竄逐歸　伏後追思南渡一段　此下皆賦清宴之
意
此禍最無妄　不說人以無罪
姦猜畏彈射一連　退之出官頗猜劉柳洩其語於王
乃此詩卻以示劉令其屬和乃婉有而謝之乎或者竇
庠語次及劉柳之不然數其因相以兩猜疑猜而劉
亦愆詩以自明也
猶疑在風帆　關合
送文暢師北遊　末段以好用險韻成其自然之美
酒場舞閨姝六句　數語甚節然及爲聰明識道理者所
笑也

答張徹　以強韵為工

肝膽一古劍一連　二句一韻

碧流滴瓏玲　甘泉賦和氏瓏玲

鷹寸中間數鮑謝　謝自謂康樂若元暉則齊人矣

衆作等蟬噪　蟬噪對二百篇言之也

有窮者孟郊　窮字貫注後半

行身踐規矩一連　古來才子或多文而薄於行不可薦

之天子若郊之方正誠篤如此二公又何所疑難不為進

言於上也

五十幾何耄　此句貫注不汲汲而後時悔之一連

愁愁我之思四句　若必待已得者而後進郊則恐後時

矣故以此責望二公亦詩人忠厚之至也

鶴翎不天生二句　謂東野之待薦

通波非難圖　謂二公

尺地易可濟　地疑作池此句自謂

寄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常思得遊處　直貫注結句

木鏡涵石劍　此謂山水清絕可喜

人生但如此二句　收得不費力處含有味

古風　平準書楊可告緡杜周治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托之方鎮以避

在上者也今時不用兵蓋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

贈侯喜　此詩太直

汴州亂二首　前傷無伯後傷無王

山石　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一變謝家模範之

迹如畫家之有荊關也

清月出嶺光入扉　從聯中轉到明

出入高下窮煙霏　窮煙霏三字是山中平明真景從

明中仍帶暗　都是雨後興象又即發端照應黃昏二句

中所包羅也

當流赤足踏澗石二句　頌雨足

鳴聲逆嬰懷惠惟但二句　注惠一作息按息字長二

語促在一處忠厚明快兩得其妙

雉帶箭　紅翎白鏃隨傾斜　帶字醒

鐵羽同彈何紛芒　妙在言其翎已長也若作滿

[illegible]與虎形亦似

架巖鑿谷開宮室以下　事既流傳已熟又所賦者圖不

須更著此鋪敘此詩在韓子非得意者

世俗寧知偽與真二句　中據劉張則似有似真矣董逝

然未甚響　武陵人三字并太守皆取在內

贈侯喜一名始得紅顏甚　注採續仙傳董奉和云云按

此人在韓公後百年何得引注公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未免涉楚騷蹊徑　隋文帝以所

在局官不敬師其上開元十七年三月壬辰詔曰論屬

官吏有律輕杖重者聽于律外斟酌決杖於是州下相驛

遞行捶楚以為常習俗也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我來正逢秋雨節　頂上雲

霧

豈非正直能感通　正直謂嶽神左傳聰明正直而壹

者也注引詩者誤

紫蓋連延接天柱　頂上絕頂

松柏一逕趨靈宮　頂上窮字

星月掩映雲朣朧　頂陰晦

杲杲寒日生於東　反照陰氣

永貞行　朝含門付私黨　叔文欲奪中人兵柄還之天

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廢并之下文凡錫天位等語自從

坐之以反公於是乎失大人長者之心矣

寄賢三公請復借四句　一連過矣有似詩教
見書日見非安徵一聯　見書月見跡有若來路待歸路
之意非長者言也　末句言將來到上成官以數子既往
之事為譏雖也
李有花贈張十一署　君知此處花何似　押入發後作愧
物語移有斷續語有關鍵
芳構一身獨就醉　注獨或作共非是按寒食日出遊篇
云李花初發君始病
杏花　此篇真怨而不怒矣
君在京國情何窮　怨曲江滿園不可到
明年更發應更好　安知明年不仍在江陵京國真不可
到矣落句正慕之至也　自從氣泪二字生下淒絕語但
甚平淡
感春四首　四然十八句之初頗率勿逸健

第三首不到聖處寧非癡　此理貯用孫與中聖人之語
注謂借其造聖之達飾者非
寒食日出遊　島不為賢階下聖　句法奇健
有月莫愁當火令　注東坡書為李公擇書此詩作螢火
令考異以坡蹟為是按螢火今亦禁火之意兩本字不同
坡蹟未誤認也
從此行和張十一　從此直至青與鉛　反對數日
劉生詩往取將相酬恩儷　雖因其人而言之然公之生
不於恩儷二字耿耿不忘亦心病之形於詩者也得罪
所以關乎見識從心也哉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炎官火傘今何啄朋　宋人學奇
者多矣不能到得後半精味則徒餘惡面目也
戲闗成山門不勝　不勝即無數之意
側耳酸腸難濯浣　亭林云是用詩如匪澣衣

須知節候即風寒二句　安頓到韓子七言古詩此篇辭
一尤佳處則在此二句　既花看退而安也
蠅崔立之評事　有何黃金粹窗紀　文選江大夫殿廷陵
為壯鄰谷孺化
枚皐即名窮且忍　蓋以杜陵甫自況為其敘述也
送區宏南歸　温柔宏厚皆如上云　惰惰者忘所謂伯
牙之琴絃乎　氣味出于平子思元賦　中遊首甜
穆昔南征軍不歸六句　與送廖道士序同意
觀以彝訓或從違　伏後業字
落以斧引以纆徽　注引張文潛云云按漢鐃歌上邪篇
云山無陵江水為竭文法用意與公兩鼓我豈食其
句所皆上二字寓韓子必有本也
雖有不逮駕騁騶　伏後勤字
服役不辱言不譏　伏後苦字

歸不動毫情庶幾　三百篇語妙
行行正直愧脂韋　伏下志字　王道正直即上彝訓歸
宿也
陸渾山火　劉有韵云易說卦離為火其於人也為大腹
故以額胸垤腹從諸形容又形帷綠藤日穀霞車虹靷豹
鞬雷光頰目等字亦從為目為龜為甲胄為兵戈句化出
造語必有依據也
新竹　小詩自佳
日日成清閟　清閟閣本此
黃也猶掩翠　翁添
落齒　健正酒詩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幾句　各門選寄二
句　似與送經師句何徵州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學者官亦是分司也

誰獨指蹤之人耳
東都遇蔡某誤攻禹績　注左注甘滑跡禹爲九州作績
恐非按商頌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孫稿與懈公詩用此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
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別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
是以云然
感春五首第五首將衰正盛須頻來　將衰正盛名理求
筆語俱妙
燕河南府秀才　得體
此都自周公四句　安得此才
後風獵塵日二句　曲折頓挫
送湖南李正字歸　字字妙
招揚之罘一首柏生兩石間十二句　此即董子常玉不
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指趣

難諱所不及二句　不應討出相馬之下或有思山中關
騙爾復以此辭而招之其用心也善矣
帝虛全稍上虛空跨綠騏　注引郭璞注穆天子傳云云
授馬亦有黃耳事
更渭長驂致雙鯉　以致詩反應下狀
送無本師歸范陽勉率吐歌詩二句　結語恰好使有味
石鼓歌辭嚴義密讀難曉　文章只一句點過專論字體
得之
年深豈免有缺畫二句　橫插此二句勢不直
爾儒編詩不收入四句　此劉彥和所謂殍然在此
詩反成病累
聖恩若許留太學　元人緣公此詩乃置石鼓於太學然
公之在唐嘗爲祭酒竟不暇自實斯言何獨切責于中朝
大官哉

羲之俗書趁姿媚　對舊本古言之乃俗書耳虞史之五鳳
日安矣
雙鳥詩　擲說百鳥長詩近之三子謂夏秋冬三時也紛
紛致鼓不休調人奪飾之觀耳
聽穎師彈琴　按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中云竺僧前立
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穎師蓋僧也　題注載六一居
士以爲此乃琵琶云云按必非歐公語　又見僧義海
答洪駒父書云云按義海之云聞錫虐受洪氏所載則此數
聲乃琴工皆能爲蔡何至聞所不聞哉失勢一落千丈
彊與琵琶尤不符真妄論也已卯十一月留濟苑行臺聽
此世得彈琴出此詩共新記所得於世得者如此　余不
知琴請世得爲余作此數聲求以詩意乃深信或者之妄
務實詩不易讀也　後又與世得蕭爲定蹟畢曾傳詩
爲他人一半是琴聲之句世得云此宪亦不知琴法從搦

予得此語耳琴中固俗有箏琶之聲但不流宕非古樂爾
可取也并記之
醉贈張秘書老者請皆　東方朔答客難若於竹帛將齒落
服將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
我身蹈邱軻二句　安溪云蹈道何以便須早綰將並此
箏與竊中贈張籍不數行詩可謂真而無隱也
讀郎中奚大常亦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題注載
東坡謂此詩不減子美按此詩頗近太白
病中贈張十八中虛得暴下　以此爲發端自是累句
状兒讒之言以下　此篇波瀾起伏分明從詔公明與諸
品見春行夜變化來但不師其辭耳
傾錯與辭嘲四句　夾此乃頓挫
東流水滔滔　牽不別失大汗
雜詩　碧樹太白要自有公之胸次介甫多學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詩騁之奇
西城員外丞　員外置之丞亦之雖爲監司不西城則非
謂藍田也注誤
不辨勢力隨　暗伏梟中殺
迴首鄰相位二句　反呼不脫吏部選
童稚見稱說十句　波瀾頓挫處
由來人間事至那用分高卑　九辯願自往而徑遊兮路
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
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篇中意本於此而頗大寬平過之
嗟我還好古　好古二字文書傳道之源
又論諸毛功　蜀志張裕傳諸毛遶涿居
巧能喻其誠　正與餘以與君身八句相對
朋交日凋謝一連　此二句即爲與崔先勝處起本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　卷　古詩　十三

文字覷氣在二句　迴顧戰歲其下二句即爲從朋般以
說其誠引服亦且含思其感見世衰意
我齒未高老以下　數句皆從將衰意生出
無朋謝不當四句　極自述其衰邦汲已爲傳道起本
凡吾聞之師以下　此則擺掉而出於盛衰之外觀名以
計則向之逐利者固未必利何摧戚之有哉從吾所好而
已
觀名計之利　莊子盜跖篇子張問於滿苟得曰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不辨貴與施　賁衰寇卑白謂欺世之徒也
餘以與君身以下　數句將前半介與道意收攝照應不
遺結句只從酒饞而收使人不能窺其起伏之迹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題注引樂齊之云云按虛許過於
流宕化亦有所傍太多近於賭者

完完上天漢　注方書完多誤作兒此又轉寫爲貌耳按
黃庭經孔子廟堂碑完皆爲兒　此下得貌餘字似應稱
存盧語一二連
嗟呼大水陵十日以下　日月二字校盧詩脫卻消
丁寧附耳莫漏泄　附耳星名
此外內外官以下　此處極意翦削淨但列經星不及五
緯者五緯非日月所行也
遠釋蝦蟆以蛙黿死　注方以爲譏宦官而考異謂方說
恐亦未必然按方意未爲不然日之餘世究承耳詩成後無
功而還意宗不加誅竄此詩爲較官之殺明耳
先生詩應對多差參　注引蔡寬夫云古詩押韻或有
語順倒而理無害者按山谷謂後人讀書少謂韓杜自作
此語者眘論也雖賞之說非
符讀書城南人之能爲人二句　詩書乃文章根本人之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　卷　古詩　十四

所以不附於不義者莫不由之也
一爲馬前卒六句　非過甲也了之才質既不高而爲學
亦有序姑先以情之最切近者爲之勸誘使其了先講求
將知根源則所知日以明道之遠者大者庶不至行被餒
若雖之患唐人尤重門第能保其廕位守其祭祀則在
身行道揚名後世其次矣
潭潭府中居　漢書陳勝傳沈沈者沈音長含反與潭潭
義同宮室深邃貌也
金璧雖重寶四句　此即時用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意
不見公與相二句　注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官位自鉏鈕
考異謂其繆按閣本語有作但與上不應文姸之意不爛
文章豈不貴八句　唐人重進士而薄明經學者詩賦
文章浮艷其爲此學術日淺古人不則詩傳以是學及當
代六典開元禮之類行身一連亦要及於行矣

人不通古今二句　應人之能爲人服役空虛則所有者
襟裾而已
行身陷不義二句，身不陷於不義身不離於令名皆孝
雜詩
豈不旦夕念　下文懸字
爲爾惜居諸　下文義字
作詩勸躊躇　躊躇不前也應前詩書勤乃有
病賜　朱公叔與劉伯宗絕交作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
翼飛不定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攢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
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慾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
趣與子異域永從此決各自努力公此詩所刺則又加以
負恩反覆者也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春秋書王法二句　安溪
先生取二句爲讀春秋法先生云春秋如書獄若者有稱

國稱人者安向不虞亂臣賊子之道於討盡稱國者好必
不以實赴告而有所委罪春秋欲書其實則非仍舊闕疑
之義欲從赴告則其漏大惡也深矣故寧不爲其身而存
其法如今律誤殺人未得正犯而立虛案獲足令抵抗者
終身言愧也此類是春秋大義忽自有公發之殷員外及
啖氏三家皆得以其專門縣公哉又按孔叢藏孔子之言
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所謂不誅其人身者似
不止意如先生說則與下二句尤貫穿倒
不自閉　計職豈有滅　不自閉其閤嫡作在悟恩持擁
貴壞閒囊壞多汗検言有滅不滅後增八字出廣史論說
是
流史　長吉　自述衆穿後命亦得體
曾官居於邑三句　東吳道無謂當如汁中或作
湖州底居所六句　頓挫處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頗有頗思老杜之風　六詩勝
處在多發大然自流動贈不意於奇者輒無其工耳
何氏之從學四句　驚心動魄少年當日誦以自儆　四
句乃思其向晚之由或緣此也
子分獨如何四句　上二語言協律初非遇于蹇蹇下二
語言協律亦非深于閉匿
別趣子心字而行高二句　非此者我思其人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次逃似翻譯何遜詔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壁粲廖縣皆田野事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
閣老張十八助教　風韵佳
走馬來看立不止　與婆娑反
示兒詩以示兒曹二句　汎說考異云云按義冠講唐虞
考評道精粗則猶行道見世之爲也茲以其外焉者誘進

小兒曹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惟彼顛瞑者
二句　上即其所明而進之下乃指其所蔽而誠之也
勿憚吐捉勤二句　常相能爲人上得人斯可以對越上
帝聰收攝南郊意極深厚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晉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
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力用鉅萬孝武帝嘗幸其第謂
道子曰府內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帝去道子謂牙曰上
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道子常弟相王當時築一假
山尚以爲異事齊而武陵王自怨貧薄名後堂山曰首
陽山池由此遂盛國用人力盡費上園囿林至今視爲
當事矣雖賢如裴晉賦詩相侈曾不以爲疵也
備氏築已畢二句　傳嚴傅說之野其功德尚未昭宜此
裴公山池所以尤當其盛也微語仍不失分寸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諸葛覺貝休與中作其僕孫
詩有出山因覓孟郊句去按韓注云覺孟郊薦愈於洛下
又注云諸葛曾爲僧名　然公詩蓋送其入也　厚齋云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
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多書自此來矣
新若手未觸　倒裝不再說意
城南聯句碎纈紅滿杏　注中方引唐小說及小杜李賀
詩皆出公後與同時不足據
鬭雞聯句高行若矜豪　頂上聯字
側睨如伺殆　頂上綠字
精光目相射　欲鬭之神
蓑毛各紫痒四句　是兩雞交鬭未相摶時俗所謂打掛
鬭（俚音 如字）
裂血失鳴聲二句　頂冠來

隨旋誠巧給　巧給是俗所謂游口
毒手飽李陽二句　頂距來
神心我以仁四句　韓孟徒一面
知雄欣動頷二句　鬭雞主一面
爭觀雲塡道二句　衆其　衆人在場一面
事爪深難解　頂距來　漢書注李奇云東方人以物插
地中爲事
斷臆碎丹砂二句　負一面　碎丹砂頂冠來
蓮骭尚貝餘二句　勝一面
秋雨聯句氣觸稍疎胅四句　條勇
吾人猶在陳　此蓋用君子于役事　安溪云東野雖有
提狹騷報之材終不如退之忽出不窮也
遂逝聯句村飲泊好木　飲或作館按飲字勝書上宿江
岸來亦不必引幽居詩爲據

題楚昭王廟　近[illegible]是要之日是[illegible]昭
王欲用孔子而爲子西所沮乃[illegible]之託意或在於此歟
答張十一功曹　頸[illegible]不[illegible]不載此詩
并失古人編次之體　[illegible]以不如[illegible]之[illegible]
各詩以見其[illegible]可謂怨而不亂矣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此[illegible]也
喜雪獻裴尚書氣嚴當酒[illegible]　[illegible]字絕妙[illegible]命已不
然也
春雪　發端深妙非春雪不稱
城險疑懸布一聯　語顯了然不必春雪也
夜色自相饒　夜且二字相對作關鎖也字仍與看字呼
應
木芙蓉　第二以水破木似太拘於法
[illegible]國惠康公主挽歌第一首韻幅非旗褃　詩小序王姬

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謂車乘服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　對三四公主似以孔子死
[illegible]張[illegible]　開寶近體初不以多爲貴觀此益信
奉[illegible]武胡十二丈大夫　[illegible]本[illegible]故有落句
[illegible]部尚書兒曾長元日劇迎[illegible]佩聲來推尾高　注
[illegible]制入[illegible]必以扇鏶尾障扇四云云按今呼掌扇者
[illegible]也
[illegible]承北極　按唐[illegible]樂志元正朝賀上公一人
詣西階[illegible]解劍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乃降階詣解
佩劍[illegible]復位升戍服也[illegible]以後遂[illegible]元[illegible]制
乎[illegible]結句乃言當以太平永爲[illegible]　身之[illegible]老何
[illegible]也
與食直歸過[illegible]　[illegible]

所望也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淡而有味
榴花還淡淡一句　承歸遊來
題百葉桃花　張籍江南新題亦有紅疋百葉桃之句
首句晚字即呼起下連　第二愈淡愈艷透出晚更紅
戲題牡丹　結句非牡丹不相稱則希遇近來成頗癖不
能容易向春風巧於偷意者也
雙燕無機還拂掠二句　襯出結句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西山　下二
句的的是虢州詩
稻畦　是園亭中稻畦
梯橋　前首似指蓮華峯
殿前　首句當如蜀本第二句亦不諧也
把酒　他人未嘗不關公意中自無對街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後半與收命付忠良一破無照
應
和席八十二韻　此因貶斥者作者前烈之餘
事也
太安池　太安池是鄭駙家宅上所有詩注誤
遊太平公主山莊　末句透古今
廣宣上人頻見過　窮年擾擾竟未立功立事稍偷閒暇
又費之一詠一詠能不惜哉落長年之悲乎此詩正公所
謂聰明日減於前昭道德日負於初心者結句如借廣宣
點出便不說盡　宣既爲僧亦有本分當行之事今何持
未無與朝士徼逐不惜春秋迅速耶言外亦以警戒之也
和侯協律詠笋　諷刺若於太露亦不自然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都統謂韓宏也按晉齋堂印
句則都統即謂晉公李商隱詩亦云晉公都統即作都統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後四
句只就收幕中賓客即至公三字便已帶轉晉公相業上
下俱有關鎖筆力最高
送鄭尚書赴南海　爰居去年殺稠熱得天時也蚌蛤迴
南貨流通得地利也
答道士寄樹雞　末句注引龍城志云云按公詩當據古
詩不可引龍城錄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安溪云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
弊事三字了却　結句即是不肯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之
意非怨懟亦非悲傷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起句再字與末句拖留反對
久欽江總文才妙二句　南史劉之遴嘗撰總詩深相欽
和臺城陷避難會稽揚蕭勃據廣州自會稽往依焉遠
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此句乃斷章

用嶺外事與第七奏課徵拜呼應虞仲翔徙交州不返自
危幾類此也
清秋緩送歎行人　注歎諸本作感按作感便與緩字無
情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安溪云末句
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陳辭者有蒙難正志氣象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存穎上之子爲金部
員外終檢校倉部郎中生二子皆無祿早世文公少時嘗
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過經江州因遊廬
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因賦詩云云留
百縑以拯之　見因話錄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第四句謂雲
夢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第六句用前有從官後有遺

之意依注作學爲是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毛色桃花眼鏡明　毛色當從英華作彩色唐人馬詩用彩色者非一

早夕公歸伸拜謝二句　賢者不得志而不於從戎則將可卸矣元勛大老亦不可以久棄於外也用一馬之微而惓惓於否之還泰公之意於是遠矣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僕射書狀名從中見寄聞馳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名貫

仍遷少吳司　爵地爲少皞之墟此句旣切秋官仍雙關鄆帥

和水部張員外宜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前四句鄭重正書無所報三字之勢　結句收出宜政衙非趁韻　穆宗昏荒不復可以有爲公雖立朝徒衙御黙嘆而已曰自知無所報者正傷欲報而無路也公寄權立之詩無能食國

惠然與哀樂罷其郎官汁二字注脚乎

送桂州嚴大夫飛鸞不假驂　注假或作暇按暇字佳假字與勝但不相應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次連是感恩故有味

義門讀書記昌黎集第一卷賦詩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第二卷

長洲何焯屺瞻　雜著

原道　安溪云韓子言道德合仁義之意甚美其詆佛老所謂孚四代之盛此乃和極其功者也或謂終篇不及釋氏者蓋退之未嘗其書不知其說嘗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病者也嘗謂大道之裂也必有人始爲邪誕然後凡者得以惑焉世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何乃議者稱其和寡究其崇長附會之僞又以爲與老原流表裏而大濟以分廣足破孟氏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實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私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者有之敗三代之下爲夷狄之人老氏當之歟吾則

曰其所謂蔑棄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爲復禮樂刑政者爲太古之無爲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爲烈故惡其不當列聖而坐于夷狄之邪宗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崇加于先王之教之上老子破滓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蕩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焉而不料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爲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不稍猶識之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議也博於愛宜于行情之用道之鄉也其論性則異是世有五性七情之說先原道自倚始殆紋文者失之歟故未可識也然荊韓其醇激曰惜其于性詳于三而略于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論略于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順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爲者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爲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

意得矣其說粗言之自有本粗言而有其言不然則求於
爲識鳥于道[illegible]粗[illegible]　附參觀略西戎傳佛氏始起
國在天竺城中常[illegible]浮屠經言之浮屠見於中國蓋始於
此也參之言所傳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
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弟子別號合載三
國志注中由是言之但以老子與佛氏同在其中矣
博愛之謂仁四句　破原字
仁與義爲定名二句　昧其定名遂使異端得其處位此
原道所以作也
老子之小仁義至一人之私言也　此段辯論老氏之
說然佛氏所謂道亦去仁義言之恭老佛二氏實相爲源
流公之首闢老者探源之論也
周道衰至其孰從而求之　此二段伏後當火其書
後之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　所以作原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卷　昌黎集　雜著　二

道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求端訊末點出原道眼目
古之爲民者四至今之教者處其三　此段伏後當人其
人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至患生而爲之防　公言
今其言曰至而民不爭　私言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至則誅　公言
今其法曰至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私言　清淨寂
滅此皆襲之佛欲合其心則將隳之佛也
帝之與王至所以爲智一也　公言
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　私言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民焉而不事其事　佛
言之精者皆出于老子而濟以莊列之術其怪幻則自爲
也故每於附見于闢老氏之下　述作者本在心體不立

吾言文字又其再變故以終闢之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　此又發明
道之必不可外仁義
以之爲己至廟焉而人鬼饗　仁故順而祥愛而公義故
和而平處而當此四句對老氏說老氏外仁義以治身治
世下四句對佛氏說佛氏以死生鬼神之說惑天下而不
本于仁義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　鎖住公私應出原字
軻之死至語焉而不詳　明己文不得不作　不精謂荀
不詳謂揚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末　括盡前文無點滲漏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塞之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如是則流行矣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卷　昌黎集　雜著　三

原性　皆是也列以三品則非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極合樂記
反於其性了好學之旨
性之品有三　氣質之性
而其所以爲性者五　天命之性
上焉者之於五也至反於一而悖於四　周子謂誠者聖
人之本即主於一也少有少反與下一字對看病在此一
也猶備謂有均高敬學者待之　主于一者仁義禮智皆
根于信而貫行之此所以爲主也少有少反者不能實實
而根信也故仁義禮智皆混雜而不一　其過則可道而上
下也反於一者無實德故仁義禮智皆[illegible]可以言也
上焉者之於七也至亡與甚直情而行　[illegible]爲而處中
發而皆中節也　其過也亡不及也[illegible]不及而能
求中也　直情而行者夠于道不及而不知返

情之於性視其品　性善則情善情善則性善
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以下　皆言氣質之性不
可一概以完三品之說
叔魚之生也至人之性果善乎　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　君子道其常此三人者荀子爲人中
之變奈何據以疑孟子之說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至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此一段
又言人性雖有上下而下者猶可制是其可受之正而不
同于物者以終爲性者五之說　將已說與孔子融通爲
一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云云　又特闢佛老以虛無言
性之誕其謬妄又在荀揚諸子上矣
原毀　毀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怠節節搜出
惡惡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　誠哉君子之用心

怠與忌之謂也　此句是原
將有作於上者　暗收古之君子
原人　宏肆　即以發明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數
語之意　只就發端二語變出無數層折從上翻形波瀾
句法
聖人一視而同仁　博愛之仁
篤近而舉遠　行而宜之之義
原鬼　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爲一原道爲二原人爲三原
鬼爲四原毀爲五
有嘯　求備於一二人而又不思廣求其人以自輔是則
名爲好士卒無一士也以其從而不改故曰有嘯有字當
讀平聲
某與某可人也　注可或作何妄當作何爲是誰不知者
因下引管子事而妄改也祈之說之亦非他人非除自引

爲己非致止之云亦非
抑猶有孰其多而缺其少乎　缺其少句言人材不甚足
以備用不聞一人之身　本意謂其少而缺其多曰缺其
少者恭遜辭也
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固然言理則如此吾敢求其
全假爲知賢才而舉之之意
雜說四首第一首　只兩意反復
然龍弗得雲至信不可歟　直指所自爲一覽可盡矣
有此一層乃反復跳躑
第二首　脈不病紀綱不失則得天矣
第四首　此言士待知己者而伸在上者無所辭其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翻轉說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拱入一層
策之不以其道以下　不當其存不盡其用総歸于不知

人
其真無馬邪　有無二字前後關鎖
獲麟解　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李習之亦嘗一通與
人極歎爲奇　德與形本只兩意翦作四段於盤曲折轉
變爲下　不是用麟不麟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
旋
麟之爲靈昭昭也　麟字含下第二段知其爲麟靈字含
下第一段祥字昭昭含下數段中不可知
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中將滅
德字與形字對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第一段之知知其爲祥
不可知其爲麟也　第二段之知知其爲麟
角者吾知其爲牛四句　皆子生變
惟麟也不可知　此第三段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應第一段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應不恒有一句
聖人者必知麟 又應第二段 言必有明君出而用之
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此又應第一段 世有不知其非
不祥者出于知其爲麟也歟 麟字伏 知字
師說 世得云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不當挾貴與少無長兄不當
挾長聖人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以見不當挾賢 而此一
段而申之弟子之師見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
相師爲恥巫醫樂師百工是無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
位不同相師爲恥而語勢錯綜不露痕也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二句伏中二段此古之學者
所以異於今時也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至 其皆出于此乎 聖人則生
而知矣然猶以道之無窮不恃其聖而必師之求況學者

而否焉有不終于惑解其惑者哉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至 其可怪也歟 二段即師道之備
存乎冊者反覆曉折見不當拘于時也 上世流傳流言
惑之不解此二段中恥焉戰矣未見其明智反不及就拘
下時一節斷之
則學聚而笑之 拘于時下落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 應無少長
位卑則足羞一句 應無貴賤有下句道理方穩足
聖人無常師 至 如是而已 又舉孔氏以實之能行古道
之準學者惟道所在而無常師則道業兼該可以至聖無
不通之域不當以爲可恥
進學解 行輕田肆志之首然怨而不怒亦無醜詞
業精于勤 對學與文
行成于思 對言與行

器有幸而獲選 此句伏謗
號言多而不揚 此句開解
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不明不公在側向反照
先生曰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至 可謂勤矣 此段是學
觝排異端 至 可謂有勞矣 此段是言
沈浸醲郁 至 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此段是文
下逮莊騷四句 上則其所規模此自謂直與之並者也
少始知學 至 可謂成矣 此段是行 以上四段發明多
字
左右具宜 謂以一手人入祭自取 凡濟及折于庭婁非
其宜乎
昔者孟軻好辯 至 其遇於世何如也 得爲儒者後何特
於世自解亦自慰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 收前四段

此非其幸歟 應輒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不遇者名高則不公不明之失重
矣妙有含蓄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 至 末 就匠氏醫師反收
暗用四段就前學文言行妙在錯綜無迹
守戒 似爲藩鎮當武而作亦居諸內治察之中南北
二藩所處何所謂介于屈強也雜中之辯反以爲叛其斯
文之謂歟 知備隣道則知所以制禦叛亂將令名必有
先事之圖矣材處軍中又有辦十盡言者故雖淩兩輸下
皆就隣道戒之而以東其便暗藏一半
而使之於天子二句 故相出鎮而保固于不使不叛之
臣皆所以報天子哉
知猛獸之爲害 此隣道之作憾於外者
知穿窬之爲盜 此叛將之究伺於內者

介於屑弱之間　求之南則奪北則聊所謂屑弱之間也
而王公大人反不能乎　謂重背
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　言中材力既不足又不免乎
而思一旦有變其不為叛之兄殺丁豹者鮮矣公云不足
為者稍遜其詞耳
爭天下有事以求吾之便　使名內變作而外侮來之也
貴有之不戒四句　材力足而不戒者如是下皆又見降
長源以下皆不足用皆死而公亦行見之早矣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得人豈容乎可同亢乎
而思莫急于此矣　鄰為黃首已之然亦未見有將佑御
人而可以成功者
圬者王承福傳　借題諷刺學楊朱之道一段正行文變
滅不測處爲牛則以為非昌黎不能發之大道矣
其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而敘起

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先伏中間王意以下皆
述其言
任有小大六句　先一序
取其直雖勞無愧　發明自得
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　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漢書中間夾此幾句敘事行文方不直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　一類聯翩者不可能也　翻
作兩段　此段是諷富貴之人本不足以當其大而紛然
細小謀大則為明皆所自致也
蓋賢者也　此句正
然吾有譏焉　此句反
謂其自為也過多　至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此段迂
其自晦其深欲擒故縱也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　乎其亦遠矣

收拾中間　但得三以喪其身應獨善其身句
後漢三賢贊三首　贊後漢人即用後漢文體　體做古
樂府詞以漢陽令王君符
王符為鄉人所辱　本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
鄉人所賤
進散之篇一句　潛夫論本傳著其五篇曰貴忠曰浮侈
曰實貢曰愛日曰述赦述赦凡二言可以舉古今之通弊故
公獨取之
仲長統　三句一韻
論說古今二句　本傳稱撮其略最者二篇曰理亂曰損
益曰法誡昌言確切為勝潛夫論也
稱其文章　注文章方云考本傳當作文章按唐人大抵
謂詞賦為文章作文章乃合
諱辯　此易窮之事須不詳於辯論之長而美在深厚

愈與李賀書　注李下方有賀字　字非是按唐時能為
詩賦應舉者皆稱進士方本不為非但無之句法較簡健
律曰二名不偏諱　[illegible]為[illegible]嫌名律乎　引律以明其無罪
但言當本人當諱說又其嫌乎
父名晉肅子不得為人乎　二十字詞氣不類公文抗
本無之是也[illegible]人非律非[illegible]和在此亦錯綜作序
周公作詩不偏諱　[illegible]不諱昌　引經以明其是非　二
名嫌名[illegible]其來然當時[illegible]以[illegible]名乃嫌名也故辯嫌
名凡諱
周之時有騏期　將不諱其嫌者乎　但有不諱一層波
瀾使秋妙有將諱字對向縱開與前漢文法一樣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四句　上下俱從不諱例到諱此從
諱例到不諱變換　史記入宦者[illegible]而中[illegible]通者是
止嫌之類亦當諱之[illegible]何[illegible]之說　治

字尚亦將公多犯之時已犯也
今上章及詔不肯上言游移兼隱也　又旁引典故以見諱
世亦無有行之者
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　論是嫌名機是二名之嫌
仍有兩層審其
今考之於經傳之於律　先經後律理當然也而中先舉
律者承上得罪之也與下文先曾參語勢一也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三句　安溪云此處承上事
父母說故先曾參以下泛論及先周孔韓文之不苟如此
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至 木　只用反掉截然而止
推辨中有餘味
訟風伯　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
雨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伯夷頌士之特立獨行三句　聖一層

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賢一層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至 則千百年乃一人已耳
　據上二層
昭乎日月 至 不足爲容也　六語頌　昭乎句以知言擧
乎句以行言纔乎句以知行之極言
夫豈有求而爲哉　應適於義句　張本下無所爲而爲
之謂義蓋出於此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應未有非之者也句　言非
武王周公之賢爲而自以爲是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聖人二字從武王周公聖也
生下
余故曰 至 百萬世而不顧者也　結特立獨行　聖人爲
世之標準彼非聖人是不顧萬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　譏切時政者既盈　此得不監字乃閉口音不

知公何以得言用
釋言　言時在翰林　句　與後李公關照　唐時翰林學
士不掌賞罰　論
人豈不自知　以下轉
夫人有凶德　從放字又轉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　又轉
有也不狂不愚 至 愈何懼而慎　獨抽此數語變化亦明
白易曉
又曰亂之初生 至 則有將而信之矣　見其咎不獨在讒
者而在三公自近之也
夫聰明則聽視不惑三句　上規之此進之
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 至 亦莫之聽矣　將進後人
穿入信讒中　孰敢爲讒承公正雖進莫聽承聰明敘人
前之謗我於宰相者四句　合翁

今之公合處而尊 至 吾乃今知免矣　言及必曰繇上恩
字來　紹述句絕倒而小視何日却在重陰積霧中
張中丞傳後敘開門納巡二句　上一句是無疑下二句
是無忌
遠誠畏死 至 而肯遂之賢而爲之邪　只就能守上反復
明其不畏死
當二公之初守也 至 其捍之功也　此一段就愈所論而
暢其說　蔽遮江淮則租稅得通可資以成中興之業故
以天下不亡爲二臣之力則文無一虛語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 至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此得云
此數句猶渡下賀蘭史記列傳遞接處多有此法
[illegible]兩州聯上入猶指以相況　添堂法
籍時尚小粗聞巡遠事不能細也　失此句錯綜生動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參差法

巡寇鋒擣輒破　而一寫生動
遠寬厚長者 至 死時年四十九　世得云寬厚二句應無
所疑忌呼巡為兄應處其下故敘遠死即互見巡年以收
應與巡俱守死句
燕喜亭記　題曰記其名文是當行家語得其翦裁之法
雖參入議論仍不傚記事體矣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　突起伏後半追敘
斬茅而嘉樹列二句　地藏
出者突然成邱四句　天作
既成愈請名之 至 頌也　此段敘擬特有古意非公無此
世得云昔仕有宏中之德意按此評既使前後照管分
明又須字乃美盛德之形容正揔撮得此一段其非衍文
明矣 蓋數最後須字　燕喜二字非狀景物故并上排敘復
敘命名之指歸

於是州民之老 至 以寵其人乎　惡一往議多於敘故束
此段處景在中間
宏中自吏部郎 至 飯時而歸見也　前半自邱而亭居折
甚多追敘此段文勢乃祀
今其意乃若不足　然則是樂之也
智者樂水二句　兩樂字關合嘉字
智以謀之四句　終上頌字之意
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收轉自吏部貶
秋
遂刻石以記　因作記收一語不謎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掌書記無可說之一責
三州之故并所宜書從使而之從文發意目不可移別處
濫寫必切要無隙云
元戎整齊三軍之士 至 奠而從之　數千年中最之者

人
蔽其師之不文　反影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　此句見相得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 至 飛鳥雲冰而飛也
但自是幕府中出公之教人自為不獨遊論也　劇乎相宣
四句謙淡樹發更有情味
畫記　騎而立者五人 至 而莫有同者焉　此段人　騎而
立足形狀五人是數
馬大者九匹 至 皆曲極其妙　此段物　見先略後詳圖
記本此意為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極意奔放見其流失耳　日既為斯
丞發其憤懣亦望為政者聞之使無失其官守也
對以左手二句　細瑣如畫
丞涉筆占位　吏熟　語從苑本改

諾數慢必曰丞　又者此語伏後故字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應於一邑無不當問即反呼故字
一蹋故跡　著名之意寄調於難故迹故一篇皆從此感
慨非恐其名氏之將湮也
然吾前任人名氏　皆不得施用者也
余方有公事了如去　以不問一事反結跌宕　殊有簡
分詩人之意
新修滕王閣記　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
愈少時 至 願莫之遂　後幾而起便是新修經簡又不着
迹　走筆書大意自是超妙絕倫其胸次要無點塵也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至 而入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併閣會宗中繁甚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總宏　八字非凡老無此心胸
令修於整八數月之間一句　束之以須那於不待造觀

中以出神化雲煙了無痕迹
君雖欲出意見三句　斷續穿漏
前公為從事此邪　質言在學　照應文法何以前一層
觀新修　前後以此為關鎖中間又一提醒
於是陳楷深翦枚儲之屬黑挑折者六句　新修記　無
侈無變二句極造陷之妙
其江山之好　何能為公賦之　照應臨觀之美何以後
一皆觀作記　老少二字首尾關鍵　掊見不盡
進士策問十二首第七首以至于異頌魏　吳先游魏登
以其獨後亡與
爭臣論　將進陽子以聖賢之用心而非徒誣訐為名高
以故其言論如也
居於晉之鄙　汴城徙居陝州夏縣按賢錄不載徙居事
柳子遺愛碣家於北平臨於條山乃滄州一十阜非晉鄙

也
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發明不可
恒其德一如伯夷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
若蠱之上九至而尤不終無也　并將對面一層說透道
理八句員足亦無可躲閃矣　志不可則是蠱尤不終無
是蹇
怨咎不加焉戚於其心　與後畏天閔人相反
問其官　固如是乎哉　學管仲得君如彼文法
日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一轉
陽子將為祿仕乎　是或道也　又轉出去與辭兩層
却從上段中問其官來　何以下
亦不敢聽其職　不敢二字就一節上明其用心
大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賢上不加喜戚于其心來
滋所謂容者矣　非特曠官而且越分非特無功而且有

罪
夫陽子本以布衣　隱於蓬蒿了無窮也　此段發日字意
二字更快　又洗發對面使人知一層義理此無曠官之
制居位而使人臨時得以責其德者亦從上相責則內來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忘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又被
其招君過為名一層深掘其用心之隱以見其不為無尤
也
何子過之深也　言不當刻論其用心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當用也　以上既與明辨其
職守以下又極論其不得為有道之上
閔其時之不平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此則聖賢之
用心所謂有道之實而望陽子以改而從之者也　閔字
暗顧用心
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四句　似有粉語　此即原入大

意
且陽子之不賢　二段二見字皆進一步
惡得自暇逸乎哉　終前高不事之心
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人過與招君過暗對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此句雙關陽子
我將以明道也二句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于小丈夫
也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末　應第四問就作煞尾應轉
起處極有興力　仍不絕其為善人方是責善并訐直也
締給議　此得古此文或疑不言締給之祭隸諸二十應
藏何處不知上文第一條議者已見藏於三十餘丁夾室
矣今所當定者應祭不應祭并議藏主之所也既曰締給
之時皆升廟東向之位則不應給時藏主仍在夾室而
不當毀瘞及別立廟可見矣

自魏晉以降始有毀廟之議 毀廟之議乃自漢始
比干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顛乎 注韓公本意云云
按韓公本當議以獻祖爲始祖而景帝不當居東向之
位四時之享皆序于獻祖又安得以所廟之祭乎所伸
之祭多乎若與曲爲此說以爲今合熙寧廟議之地爾
注又云則唯懿祖不與按獻祖亦不與也 注又云宜
自爲尊不相降厭按如此則所伸者不獨景帝而已
嘗試頗于未試過論不試者孰能止之 于始前四句 安
溪云此論似了以爲過許然親易緊所引則恐韓論誠不
爲過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正應擇義
而固執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 正應不試之子言
行

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誠 至 莫爲之致 陋巷六句是立志
高堅二句是致知任重道遠是力行
太學生何蕃傳 不從朱泚乃其行義之尤大者留在最
後自見輕重今人必入于獨舉此說則反假節取一事
而惜其不遇處反味短矣
以之升于禮部 謂舉進士也
蕃亦色喜之二句 是說可喜矣
蕃非其勇歟 仁勇從問答中分見敘致不直 其仁則
所施有限勇其大節故特表之惜乎以下又歎其仁之可
施于戎之云也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三卷 書 序

長洲何焯 屺瞻

重答張籍書 其原出于孟子 此是初識張籍時時年
三十許耳此時盛尊揚雄其後謂其大醇小疵則退之之
學進矣末年乃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及答孟簡書中不數
況雄諸子又一諸也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 至 書於吾何有 此段言著書關
佛恐有患害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一層不敢爲書
下乃公卿輔相 句法
夫子聖人也 至 故余所以不激也 一段言著書之難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 二句 二層言書非獨爲所能傳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三層言不可以易爲

及乎大夫未久也 對六百餘年
其爲也易三句 即帶轉上一層
然觀古人得其時 至 而行乎後世者也 此轉筆力尤曲
折馳騁
今吾之得吾志 至 吾子何戚戚于吾所爲哉 此段言書
可以不必著
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 四層即爲書亦不必遽
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 激昂 末後
二段俱穿入道字應前可至于道句
答竇秀才書 其誠有志于道者耶抑其名也故姑爲是
言以謝之
上李尚書書 促促少味
賀徐州張僕射白兎狀 唐人好言祥瑞類表中若此者
多不足爲公稱也

答尉遲生書　同作公不能言
體不備四句　兼及其外
君獨有愛於是 至 末　結得渾容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首叙寄于尚書書云恭
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拔山嶽迅勢從波濤逸氣凌雲霄
遠思躡鸞鳳當世之文都無此才驚惋恍惚令人悚動斯
可謂焕乎文章也其超前古公遂矣孰謂少有漸名遂非
越俗耶
然且云爾者 至 不爲僭越也　首外有拔之之意贊于公
之能以下兕轉前中仍渾然不露
上宰相書　爲宰相者各宜書一通於座右未可以後進
求知常語覩之也　須具絕大心胸讀之此中眞有海涵
地負之勢　其文渾涵有涵養深粹之功
樂育材也　此樂字下之所以爲心

書　二

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 至 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總收
上數章詩意
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此樂字上之所以爲心
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總
收詩孟子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四句　文總承詩孟子兩段
引已意　秦漢以來廟堂久不聞此高言
錢穀甲兵之尚不在于廟堂　不似德宗時
論道經邦之暇二句　援經術陳世事自然正大剴切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至 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此
屑感上長育
抑邪與正二句　抑邪承揚雄釋老與正承聖人之道
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妖淫對怪奇諛佞對慾激譸張對
怨懟

四舉于禮部乃一得　予序亦自云四進而後獲
九品之位其可望二句　轉移無迹
一夫不獲其所　對微賤
洪範曰凡厥庶民 至 是皆與善之辭也　此段應爵命寵
貴之即長育之實也　從諸經相表裏處推明職分當爲
之實乃非徒叅援求進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四句　此一引史略　自進對
往告不進對長育
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 至 以濟其不足者耳　將往告一
面義理說得光明俊偉惟公可以無愧此言　己之所餘
本上積二十年之所學
然則上之于求人二句　求人是樂得英才求位是樂育
才
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責讓也

書　三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 至 于于焉而來矣　此聽浮沉
皆載于才無所遺焉乃長育之所庇及也以沉者況遺逸
之士
閔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朱子亦謂隱者皆帶負氣之人
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至 然後得從下士之列　即鎖第
一段
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書　推有餘濟不足之意
今者爲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中相不好焉而薦之天
子而爵命之　即鎖第二段
必其洋洋焉動其心　是心美之
考古君子相其君之道　收上之道
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收下之道併推有餘濟不
足等語

後十九日復上書　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隘詞蹙也
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作
以求畢其說　就前書不復其所意更切望之下有九日
不得命則宰相之不能及遠可見故不復及山林遺逸之
云也
其鼓誠急二句　上句求求者下句求救者
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句不前書積上句下句不前書行道句
有來言于閤下者　至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　列難轉身
處忽用反照收上二句深洞反復又變出一層愈婉愈迫
有可救之道本前書中古君子之道
如時不可何　時字對前書中古字
圉在上位者之為耳　先深一層
與今豈異時哉　非無時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又未嘗不可
或取于後二句　復自顧才能句
情隘辭蹙　果然
後廿九日復上書　就前書自進而不逆意更顯貪為未
毀古其不惟無望于浮沉皆載方且驅自進而歸山林豈
不重失天下士之心也　此書自古之士以下非常人所
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辨非若第二書中猶謂其必聚
特責其行命四十餘日直置之不聞而已故末段中皆申
明所由自進之意有不得已者其不逆以否則罔懸之豈
肝肝新得一官哉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從賢才已用打頭說起下一語
亦必有賓士
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四句　一路頓跌而下如怒濤出
峽

不得于天下之心　小頓　對前天下之心美之意
雖其如是二句　着此氣愈足勢愈重　然此一切文勢
便有剝而不留之患
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　跌落有力　長史云先安放此
句下面使儘暢說人可不恨
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　類周公更深一層責時相
反寬一步激切頓挫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前是已所得為者不當與古
異下是已所不得為者不可與古同以明更無所辭其責
也
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自留地步
舍乎此則夷狄矣　至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言至此則
第二書之情隘辭蹙亦不為過矣　與第一書行道者知
所歸為反對第一書恐懼不敢逃遁與前皆愚不知逃遁

將指山林言之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是故孟子韓子同道也
寧獨如此而已二句　復有周公之說蓋猶終不絕之故
寧往告焉耳收此三句辭氣仍歸于和平非空為罵譏而
已情極是懷者憂天下之心所迫也
答崔立之書　題注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云云按吏部
乃宏詞試耳未仰得仕非不許其入仕也公意不欲以宏詞
進遂從選舉于藩幕　來書蓋有戒其躁強惜其命落之
意其為不知公也甚矣前後作兩段分析而將程自顯在
中間文勢妙有斷續　自覺微弱磊落
僕始年十六七時至今亦無甚愧焉　此段先敘失所據
持隊十期三
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　為人政在澤民也
夫所謂博學者至而為之變哉　此一又先辨明必使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于天下二句明已之道非可決得失
于一夫之口斯立不當勸之自明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　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　此一
段辯兩別不為病二句明已宏詞再試特游戲以求祿者
其道甚大不可遐語其再獻再別術之甚淺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　為人
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至几無使刖者再刖　將來費
敘在中間文勢便不直此昔人所謂斷續也
又所謂勍者果誰哉　勍者何只輕帶
無以發吾之狂言　應發余句
答李翊書　書中前後兩段分明使有知言養氣二事在
韓子於斯文其原過他賢遠矣　安溪云蘄至于古之立
言是立志憂憂其難汩汩然來兩段如孟子所云知言而
根却帶立志故中云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浩乎沛然字為

下截寬如孟子所云養氣而根又却帶着知言故云懼其
雜也平心而察之要之韓子所云養氣亦同歸于立言故
又云氣盛則言與聲皆宜然皆非無志者所能也故仍收
到立志上而勗之以當志乎古又慮其不志乎利也按此
一段非凡所見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仁義是茂沃藹如是遂膮
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欲言已用力之艱而先作謙詞
學之二十餘年矣　無望其速成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膏沃伏下書詩
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根茂伏下仁義　此是工夫故漸
進
惟陳言之務去　先去其陳腐者
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此自字未入道漸改之也
而務去之　又去其未醇者

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四句　無誘于勢利
者又懼其雜也　斥去其小疵　揚子或曰介何為曰為
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揚子聖人肆筆而成書
不可以不養也　養其根加其膏
行之乎仁義之途二句　上句貼根下句貼膏
終吾身而已矣　此是原本及終身以之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氣盛者茂遂也
言與聲皆宜者沃膮也
其敢自謂幾于成乎　此句挽轉至猶未也結過自已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又應取于人非古之道以堅其志
處心有道五句　此即所謂道德之歸而不徙外之文者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婉轉有深味
有志乎古希矣　應生之志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　憝其以道乎今見乱故亟稱以勸
之
不志乎利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說若以自用于人也
奚取焉以下為應無誘于勢利而以學之二十餘年以下
為無望其速成則意脈反不融貫矣不可用幾于成成字
志于利利字緒定作照應上二句也幾于成
亦不過前者猶未也之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李浙東英華作李遜　亦乞貸之
文然頓為得激昂頓挫　頗似戰國策說首不育兩層翻
出無限起伏
惟閤下心事犖犖　與其心能別是非句相對
無所能人六句　先以道自明當惜　心中平生所知見
即古人之道也嫌于分明故反以中反言之
浙水東七州　至不當時其自與不自也　此段從不育者

反觀
當今盲心者皆是　又變出一層
竊又善于古詩　復以藝動之僻　古詩則又古道之末
也
夫盲者業專于藝必[口]故樂工皆盲　注諸本無字在必
字下今從文苑必字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按從諸本亦得
此段從盲者側出
與李翱書　習之當責之以失其所從故以無所資爲辭
凡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己者而從以深悲己之不遇且
并以悲李也　挫頓往復兼有李之文態
特僕所守　至其安能有以合乎　徐府固非相知京師亦
安得知己所謂不酌時人待我之情也
今而思之四句　先言京城亦無可樂與後一段對照
非旅食久不知其艱

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　將無所資穿入無知
己中　帶上總束
今夫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　至無也　所謂以子待我之意
舉時人　公之寄身從事幕府不入京師徒以德宗皆惑
信用讒慝與使之人無可爲者然雖以隱言故但言不相
思者少偏以不能下達見意自堯舜以來一句正見當待
明天子也深得聖德微而趣之妙
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一句　帶起下一段
僕于此豈以爲人相知乎　非眞爲得所從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從以舍之不可冒之不可
聊食其禄耳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知此者讀此文未有不灑
下矣
孔子稱顏回一簞食至其不亦難乎　又解潔清一句

顏子雖上無明天子與公同而獨能潔清不污處其所可
樂則與公異
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收悲我
子亦慎其所之哉　收自責自悲
故奔使馳此候足下意　候其意
并以自解　解其言
上張僕射書　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此古
者朝夕之義仍非越分以自高也
與于襄陽書　兩存地步不失輕重分寸書之最出拔者
未嘗干之四句　結上生下
豈余所謂其人哉　不說煞方起得未聞二字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二句　只此正說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五句　都用反跌不隨
世之齪齪者二句　顧亦未嘗敢以聞于人

磊落奇偉之人三句　此一轉仍未嘗乞哀更妙于放闊
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又收到不肯後乎恆人
與崔羣書　公在張徐州幕下頗不得志故假崔而報此
僕愚陋無所知曉　至于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已非無黑
白崔君亦不待明其好惡兩段相承說
自古賢者少　至不知造物意竟如何　打轉宜在上位一
段爲樂天知命四字下落
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　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　身當
窮悴獨有此慨然卒不覊于猖然此公之所以爲高明
歸之于正爲前無入不自得樂天知命二句歸宿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　公之于徐也若屢形于
歎
與馮宿論文書　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　此
不可謂之知

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　此尚不可謂之知
子雲者也豈與老子爭強而已乎　激昂
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句　此則文之至知之極也
一二年業之廣矣乎也　昔人之少也于經史無所不
通又得知公者而從之學可使之一二年而至未可爲今
之少致力遠有足者猶口也
然聞其言人俗尚三句　此采其退而誘其進之詞非感憤
也
與祠部陸員外書　題注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
典貢舉云云按以退之之賢所薦十人而僅舉其四後雲
長則人皆所自知也然則謂陸歙州之果能好賢樂善歟
抑徒文公之于陸非相知深歟吾未解也　末云宜當是
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按然則韓門弟子皆慕勢而來者
耶何言之陋也其斯爲蜃樓中獄　韓門弟子語本李肇

國史補
與鳳翔邢尚書書　論界而文無向背往來之勢何故不
列去之　亦學孟子而所得尚淺
功業逐日以新八句　此等是學已竅
愈見天下之俗常四句　稍陋
前古之與今四句　對功業著名一邊說　此皆爲文本
根
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　當觀其所處之時
爲人求薦書　面目似戰國策命意則左氏之晉公說詞
者也公文真難爲狀　前伯樂而石雙起後却只說伯樂
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及至施之而不暇二句　影過從前不知一面是結
句始字之根
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　從始字

是生於頑石之間耳　本是親厚之人反不能知已却如
此宛轉說入柔而不犯叙而婉矣　于是而不得句應前
又發
若其等比咸得以爲罰　見其無愧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結句終字之根
亦不自量已　在不知已之前不得不自謙一語爲之地
應科目時與人書　應科目是已舉進士及第人非布衣
隱逸仕進無階者比故謂已在池之濱江之濱但未及水
耳　世得云怪物者士也得水不得水者窮達也有力者
援引也劈頭便分三柱以下復應三段哀之命也結庸詎
知數句不哀之命也結熟視無覩數句知其在命而且鳴
號又回護寧樂沉沙而不乞憐意要之亦命也見已之出
處制之于天仍自負是怪物之意　難于致詞則托物爲
喻此詩人比興之道也直道正意醜不可耐晚唐四六啟

是巳
天池之濱三句　開口即切應科目時　龍爲水之怪見
國語
蓋非常尺寸之間耳三句　即起運轉之易從上濱字演
字生下
然是物也至非我之志也　此一段若引咎若歎息公卿
之不先下人將從前安頭得好　搖尾乞憐此常辭凡介
也能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起下以鳴號下興發
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此句斟酌難告以窮切與搖尾者
與
其不哀之命也　生平之志固有
知其在命而且鳴號者亦命也　所以觀者道發興之機
故曰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今者謂應科目類是謂在選選
答劉正夫書　題注當作夫即欲夫邪拔正夫叔自端夫
未及文章深旨要且敎之自爲　安溪云惟其是則與所
謂布帛之華菽粟之味矣又曰必有以異于物而非常物
者然後爲異而可珍愛前後義理未免有幾微牴牾之處
若孔孟之言必無此病
而愈獨不幸有接後輩名　謂其抗顔爲師
惟其是爾　其旨醇也而後肆所謂是也
非閎開其爲此二句　以下反復辨此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至夫文豈異于是乎　此段言求其
是不得不異于今不異乎今必無以幾于是　所謂異者
其是者也所謂是者師古聖賢人之意者也古聖賢用功
不深其何以得之韓子于答李翊書也蓋語焉而詳
若皆與世浮沉細　雖非禁其爲彼然不得不異于時尙

矣
然其所珍愛者句二　又一深衍正輸旨一意翻作兩層
今後進之爲文至必其能者也　即上一段中兩層意反
復申言之　雖未必能即是亦必自異于今始要之其卒
至于是者必歸之異于今者
與孟尙書　安溪云佛背表其所言于延者耳此是欲
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剴
切無復餘恨白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儗者何況諸子
理明氣暢　此文卽是如潮
非崇信其法二句　因孟簡之言故云
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至以求福利也　進無所據
詩不云乎至不爲利疚　求福不回句結上不爲威惕句
起下
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至作威福于其間哉　退無所
據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以上辨與大顛往
來非求福以下申已不信奉釋氏素所自任者正
夫楊墨行正道廢至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此段正
爲于斯時起本
始除挾書之律　惠帝四年已除挾書之律此何從上文
順勢說下不及照顧耳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對上聖人之道不明
句
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叫得醒　應轉楊
墨交亂
容言無旋　應能言距楊墨
其大經大法二句　應倫斁道壞
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應上夷狄禽獸

故愈嘗推尊孟氏　叫得醒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應上聖人之徒
漢氏已來至以從于邪也　此段發明已之于釋氏不得
不排之故
釋老之害四句　紐得緊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至莫之救以死也　筆筆折
說得極孤危轉有光燄
天地鬼神六句　信奉釋氏則反得罪于天地鬼神矣併
反照到福利一面極密　迴抱到近少信奉釋氏前後紐
得緊
與鄂州柳中丞書又一首　字字着實　劉昌黎[illegible]
譚兵旋所作每文辭古而不迂適時而不詭經術經明非
諸子修詞者所及
送陸歙州詩序先一州而後天下二句　此處不說盡留

天子有詔何在詩中結出
天子有詔　府宰若無容焉庶幾悟而進者天子乎　按
權文公送陸公佐序當日叙以直道不爲府宰所容者此
言豈吾君吾相之心哉反言之也末言天子有詔以見非
德宗本意欲棄之外而仍望其獨斷于心耳
送孟東野序　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
突兀崢嶸　鳴字句法雖學孜工然波瀾要似莊子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在上
夔弗能以文辭鳴　又自爲波瀾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　在下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恭以雜文言之
李翺張籍其尤也　又入二子前半于波瀾不容此處
太下也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結過前半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　以下始因其
不釋然而繹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二句　一頓一土　三子之上下繫國
家之盛衰却說得蘊藉不流于怨懟又藏過棄才則國家
之盛可卜極得體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
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
爲一耳
送許郢州序　忠告善道亦六經孔氏之詞　諷刺之辭
却語語不怨爲如也　變化如龍味亦彌之愈出　善爲
說辭長于諷諭本是不恤民命却只諷他不通下情妙甚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　于足下之言是也　一方連牽不
容率爾獻規從小昌相知發端乃得進言之體
是非忠乎吾而樂乎善二句　引人
情已在耳非不從一句　勸之以誠信

爲刺史者恒私于其民　妙于諧言從刺史說起吾爲于
公也
然是刺史不安其官　至其不長爲盜也亦幸矣　數語側
重觀察以致意　長史云不安其官是重民命而輕位若
不得政則爲害無窮矣用筆極有輕重
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　至未之有也　復兩句　順去雙
行方是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既說得刺史與有責焉爲
之分誘則道之易入
其前之言者四句　紐合
繇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　紐合
有以事乎上　至其誰能信之　此一段又就刺史本分言
之不失交章責主諷諭又不覺　長史云正是蔽掌于公
或許公無效尤也併規郢州乃不使連帥無施面目
不以頌而以規　規字掛于公在內

送竇從事序　逆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　注一作款按隔
是嶺之勢款是海之氣皆說工而句尤有物若敵字何味
之有方說引橫穗者亦非
瀕海之饒固加于初　風氣正則生齒繁生齒繁則地力
可盡故其俯有加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眾樂之之謂樂　上巳
樂而不失其正　彈琴
皆充然若有得也　收足聽字
送齊皞下第序　題注皞或作暤按暤與皞乃一字也蓋
卿不通小學其輒至此文苑本亦注云一作暤非周益公
亦不講小學也　左國之文故爲雄直
有內愧之名　此得云謂雖得公忠之名而可愧也
爲人謀道者　注以方從閣本以人爲仁殊無文理按作
爲仁本自文從字順不以通枋爲謀道此何理哉

生乎私其親四句　私其親姻黨者也私其身遊嬉者也
以已之不直通上下言
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　此責之在上者
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　此責之在下者
公無私者也　將此句位置中間一案皆穿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其中特有六朝餘習者少作故也
化議為序歸字送字泯然融釋其中創變一體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隱者之所盤旋　先敍盤谷
愿之言曰　以兩或曰起之言曰為之歌曰作章法
吾非惡此而逃之　此句中反帶歸盤谷妙方不懈
不可幸而致也　幸而致并起後一段
窮居而野處至孰若無憂于其心　總只無不足兮奚所
望意
我則行之　正落歸字
伺候于公卿之門至老死而後止者　此不遇而求遇者
加此一段見不歸不可
徼倖于萬一　對有命句
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有非逃之則行之二句故以
如此處結
可以濯　應土肥
可以沿　濯古與櫂通漢書水衡有輯濯丞音棹孝反
應泉甘
誰爭子所　應居民鮮少
窈而深　應谷
繚而曲　應盤
無不足兮奚所望　中一段
膏吾車兮秣吾馬　送字餘音
從子于盤兮二句　收出送字為遊一步

送董邵南序　無限曲折忠厚之至視于臣論德加進矣
南部新書貞元中仕進道衆奏請雖行東省數月閉門
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
下由是兩河競誘才智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主日
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公此文正從事汴徐二府
時作董生之去適河北藩鎮以此也　陷身地即志與幽俗
軍藏伏好結朋黨其相與生死亦出于仁義故以志述其
土俗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發端議論亦
從此出
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　此句見中朝未必終無知己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世下當有惜字猶今諺云
脾胃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暗伏明天子
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　不亦翻然能慕義強仁
耶
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此句勉董生　恐其怨朝廷而為
藩鎮用故諷以望諸君不敢謀燕之語
而觀于其市　今本　此反句勉燕趙之士　燕趙之士猶
欲招之使出況董生耶能化其俗則可不然亦可以無往
諷而止之即在言外有無窮之味　樂毅卒于趙冢在邯
鄲西南墓視市分應燕趙意既深婉于文章復點綴有情
所以為國能也
贈張童子序　選注序制有童子科按張自以明經舉非
童子科如劉晏李泌故事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　每一大經兼一小經
舉同路二子之相謂贈與處也　嫌于不請而教故引贈
二之義
送浮屠文暢師序　樸究而入抵排佛說又不隨為遊於

人情非宋人所及　以對時之說推告浮屠此即陳言也
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　此文會須味其忠厚
誠懇不是虛憍之氣
在門墻則揮之　此何所對乎浮屠諸人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佛學不立語言文字而喜文章此
則其志將有以異乎彼也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翻案
夫文暢浮屠也　句　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此段打人得妙
方不覺爲武斷　立說似痛乎
道莫大乎仁義二句　上言二帝三王之道云云而此不
遂何疏釋者蓋仁義禮樂刑政即其所以行者幽蕃流者
也
施之于天下四句　非無用之虛器文皆爲己之實功四
諸庶乎知道矣

書之于冊　關着文字
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　只一語含蓄有體若贈以
言而置其師何如不作耶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就不知二字嘿然掉轉
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　破前拘其法而未能入
知而不以告人者　句　不信也　有此二句誠懇有味不是
强以大言竊取仁義之人其言論如可從此一句觀之
送楊支使序愈在京師時　伏下天朝
其來而鎮茲土也　注鎮或作領按湖南非節鎮作領爲
是謹以制禮唱和序可見
以輔其質　此句總結惜惟知道者有之
而流聲實于天朝也　關合在京師時
送何堅序何於韓同姓爲近　注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
叔虞後云六按汁本刻苑首二當作音江淮下云江淮間
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送廖道士序必蜿蟺扶輿　扶輿字義未詳疑傳寫或誤
注引子虛賦非也張揖注謂扶持王之車輿顏注則謂或
扶或輿而行耳
送孟秀才序　深厚　安溪云韓詩云名士例須憐蹭蹬
今其立論如此因知韓子遠矣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伏下文字
而又嘉良臣之烈　伏下行字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　無以使之平其心
如與之飲酒　一片在言外
送王秀才序　安溪云語皆的確　公不云乎學古者非
其文辭之謂好其道焉耳因王生爲文好舉孟子故以孟
子之學所自出者告之不泝其源孟子之文辭不可得而
爲也

荀卿之書　注子弓受易于商瞿　上厲敘下倒敘
故求觀聖人之道二句　許而堅之
如又得其船與檝二句　因而進之
其可量哉　引而不發
荆潭唱和詩序　非公文之至者然梁權輩不能到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容中結撰及郊一段儀禮也　幽州
從事非李相國之子端公或佐他鎮作序者非公皆不可
移用一字故歸熙甫謂不切者爲陳言
因來前年被詔　注坐必東向　述相國李公言　使者擒
節前向故東向坐也
國家失太平　注如開元時乎　自述答相國之言
元年之言殆合矣　收前半段
其爲人佐甚忠　序端公只一筆
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收後半段　來壽相國歸佐司

從絕不粘題知何句緊客
送高閑上人序　語其[illegible]特而意都不可曉或以爲既未
能忘乎名而又從業于無用之法故戲而諷之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二句　名言
爲旭有道　道字術字相對
解外膠　膠當從苑本作繆若作膠恐與前不膠于心相
犯
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注引東坡送參寥詩云云而
謂正謂此一段文意也按坡詩豪猛下云細思乃不然其
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
萬境正翻此案也
送殷員外序石槨子殷愈執金吾引殷大夫　注或作殷
侯按唐人唯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苑本同
送楊少尹序　反復詠歎言婉思深

于時公卿設供張至赫赫若前日事　詳敘爲設影地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下文從此句生出[illegible]
過病不能出　下文從此句生出虛景
不知楊侯去時[illegible]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此段乃謂恐
世之知其美者少也然絕無痕迹　不善作文則此等皆
乎實而敘無復意味　道旁觀者二句兼寫難退者當因
乙身者而有動于中也
自以爲其都少尹　注自或作將按作將爲是唐時宰相
得自除人也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仍放活
楊侯始冠二句　反將始仕翻轉相形波瀾更妙
指其樹曰四句　亦有一段虛景妙　有此餘波與前相
配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　寸意在此　歸亦何所皆哉此

一段又試動之
其在斯人歟二句　所見唯一老而已矣
送石處士序　送石處士與將石處士[illegible]同序已詩與序
衆人詩又不同　無限議論都化在敘事中　此須命意
靜因處士之行掌重府盡力辨論使朝廷究成討王承宗
之功不可復者惟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從諷諭于
不覺
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至左右圖書　此一層明石洪非
圖利便私之人
與之語道理到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此一層明重府能
敬信其言而後可以保其祿位　當否成敗所爲後觀規
伏從人之高下亦視此而已
其肯爲某來耶　頓挫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眼目在此

有說府而[illegible]者乎而私便其身　議論妙有似郭子送行
上更有生色不寂寞也宋人便一片寫去了無風神　側
重大夫知處在中間與許郢州序法同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　切歸輸句
無昧受役人而外敬正士　如處從史之于孔戣此重指
前申之客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交際綿緻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是第二人發端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此句中并暗藏自己
自居守河南尹[illegible]無所禮于其廬　空羣意說發得淋漓
從詩相于田來　此指明鄭詩之意旨之
無所禮于其廬　此句恰好脫卸出處士之廬句來
可求鄉處士之廬無人焉　上就云于大夫之冀北此句
則[illegible]處士之廬[illegible]出下段

惟相與將耳　此相字其文則謂留守其意則亦兩京政
事宦中人也
愈際于茲　至　其何能無介然于懷邪　古宰相起家任納
能拔二士于數月之中如公之才宰相乃背之允敝冉冉
凡老窮可感耳
爲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只如此收仍不露　顧起處緊
甚
送鄭尚書序　前半盛稱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兩語
反復微諷使知所自處　知其必然愈覺有味獨詩之有
楚文篇也宋人自歐公而外無復得其意矣
大府始至　至諸而後行　發明獨稱而爲大府　先敘四
府之事大府文有賓主
隸府之州　至　舶交海中　言任之重于他鎮
故常薄其征入　下皆控御之術然必以薄其征入爲經

怨讟之本正鄭權對症之藥也
若嶺南帥得其人何何　承隸府之州一段
外國之貨日至　至　不可勝用　承海外雜國一段
故選帥常重于他鎮　充何　東得嶺東有力截得前半起
勒得作　此得以爲陸前首則須文彩夷多警則須武遠
問海外則須威風知人體承文可畏承武不但可畏而又
可信方有威威而後可以來遠人也
送鄭十校理詩序　注或作交親按作交親爲
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在作論廬山十二詩序　十二詩今元白二集皆無之倘
者唯竹樹及張文昌張籍蒙而爲者也
右觀騁何詩序長頸而高結　效果八道中之首加冠不
作椎結六云按此詩中上爲狐鬐得爲識道中語此又以
加冠致疑何也

了爲我書　參從上篇文云我或爲文筆何了持
家腹脹彭亨　正傳無然彰亨也
詩注　考異云彌字之義又與似字相類按上篇易貞六
在江云久位無應隱處那間器蒙閻之六道德彌明必有
東郭之聘也文中謂隱君子彌明本此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四卷 碑誌雜文

長洲何焯屺瞻

祭田橫墓文 祭儀刻作弔不知誰何改之 此便弔屈
原文不當有墓字

題哀辭後 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 此專爲流俗設信毀
乎道之論有爲太原役構怨而殺之謗文以其事不足辨
故但自明其不苟譽則毀者之爲非實可見矣

祭虞部張員外文 篇中汴洲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
王涯云云按古人於同年不叙官稱敘高在韓公之下可
以爲法

各以文售 至 永絕心耳 此段是叙情

廬親之墓 至 以攜辭問 此段是論德

祭河南張員外文 來寅其徵 寅或作夤按唐碑寅卯之
寅多作夤蓋通用字也考異之云贅矣

祭薛中丞文 似非公文

祭裴太常文 題注裴之諱字皆不可考按柳子厚有裴
墐崇豐陵集賢後序墐字封叔以太常丞佐杜佑是其
人也 篇中注載給事中李逢吉等五人按此則古人朋
友皆序齒

祭柳子厚文 嗟惜子厚只以其文志墓亦此意若此文
則又非我知子矣

搔首肯頷 何 謂見用於世爲言

子之中棄 何 謂不用乃造物者使其師守所之利也

祭馬僕射文 紳不飽飽以勸酒殽 按此則唐時大僚在
旁下飲酒食遊戲之會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所爲分什中末 洪武李大人賦
不如

祭十二郎文 杜公道誌其如爲年縣君墓誌曰銘何不
前人情在無文公例用其例

昔汝十二郎丁之亡 韓汴郎了是當時語辭不必存亦
不可不知也

吾上有三兄 曰介曰會一人失其名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以後漸相離

詩歸取其孥 自是長別矣

施先生墓銘 新寶等以其年月人葬其地賢以春秋施
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彖以禮蔡廣成以易啖家
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其士匄授春秋傳
不其傳後文宗尊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
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淺井得美水
而已何必勞苦立異然後爲得耶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殯表宜如此簡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蔡序金石例
引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
所作多出於婦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

容封縣尉盧殷墓誌 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 殷詩
今惟唐御覽集中猶存十四篇

然其用以資爲詩 注以下或有自字按當有自字惜其
不有試用而止日吟於詩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何云此似無奇後櫜杜

叔道愛呼倖存 空殼乃服其假設之精絕也

寬用私說皆 雖非體然有以見國家相臣之私

非懷官地不足張賦 張補設也

以買怨麗禍河東 此句照在下錯綜

始教人爲瓦屋 至 民無火災 叙政如在目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 二句 韋公之功於是尤大

銘傳於後則不朽矣　古不傳其存於今也
銘詞　卒之誣公者皆愧死　公名作之不朽者有餘
味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君名人家以家貧
之　畢宏疑即杜詩所稱畫松者
貞曜處士墓誌銘　諸氏命不可以決碑有銘詞亦有無
者
孔司勳墓誌銘　孔余不從　先着此句好
曰公當為役三句　一句警動
佐昭義軍　不得不得已留一段　又書其始終所以不得
已而强留非不知從吏為人行顧其品
唐銀青光祿大夫貴陽郡王下路公神道碑　排奡縱
無成片文章又不可提一節　舊本綴鍛鍊其句使古
不欲似新爛　用辨耳

貴公諱嗣恭　嗣恭初名叔容玄宗以為可嗣恭發勝
今名
又覽其城人不幾曾　曾上疑脫以字也或作宫非朱子
不至北方客有未及知耳
公之為州逢水旱　而官府有積　此常中之法皆成王
亦然　此一事所同故於段段從帶出從而總叙文勢節作
一求
朝夕人事　人事民事也
考路鄭公神道碑銘四臨之定貼主師給以儲　儲備本
作一年故語叙得精練緊發
而曾不得須見有為　為陪儲一年故也
刺統所師霸元伏　元伏謂上官說折韓令義也
殘之人夫　考其以殘為可疑拔猶言陟也唐人每用之
無可疑者

衢州徐偃王廟碑　偃王本不合祀典特其子孫為之立
廟故借余之作而況宗以相形如君實小說稗史所載偃
王之事以見本宜有後而非漫云又比其列諸處且得體
此碑今故自專
徐與人俱出於翳者伐有人功　以孔子廟碑對勾龍后
稷並說同法　左氏傳次序大人徐氏已文所本
秦處西偏專用武事　熙中作有
好道士說　初學記叔僕記來記云周穆王好神仙因
尹與人學制樓觀遂名樓觀之上置為道士下于東遷又
習道士七人
四方諸侯之爭辯者　御得朱弓赤矢之瑞　偃王事蔚宗
既據以作東夷列傳故昌黎得而引之
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　帶入秦
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即用秦時郡名

或曰偃王之逃戰　傳誤如
故制度作服同鄉　虎賁趣大故制度所用從南方楚多
不虞　下有歷析則此本為是
民皆曰吸吸卧哉二句　仍歸到有功於民上
袁氏先廟碑袁公滋既成廟　叙去無限陳冗
刻詩牲繫碑也
鎮傳命從燕東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趙氏從表勑撰
所以待揚國家寵嘉順命之臣以勸來者得體
用季安不以下　其先心在王室已見部中此處止叙宏
正功存於廟之由
爾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此文可謂瞻而不穢
曹成王碑　朱子極喜此篇　文公誌銘括例六法揚子
雲遺論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明自以太宗子封兆黎棗刺

王史讒當以此文正之
兼州別駕　德宗復置別駕一人　用故事以宗室爲州
別駕見孔若思傳
禁無以家事關我　太妃既薨則惟以王事爲念可無復
顧家也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　搏力秦法勾卒越法
以與賊遌　絳定本作遻按遻與忤同遇也若遌則不欲
見而見也
嘬鋒蔡山踣之　至剜其州　此段學左傳襄十八年圍齊
文法而變其語
鏃厲鋒　審聖黻表章書放兵鈔錄
士抽一椎　厚齋云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
什中推擇二人公蓋本此不必改爲椎
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又撮敘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　成王當時無大功但以牽制
之績歸之
其實有待　歐公蓋有待也用此語　王適之才必有過人者如栢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耆之屬而以不拘小節大冠若箕若深失之於牝牡驪黃
之外故卽瑣事摹畫其生平大槩如此
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　此事畧見其名節
撫搔爬痒民獲蘇醒　二句畧見其功業
居歲餘三句　負氣
處士尚友　亦無資地
自方阿衡太師　亦懷奇
再試吏再怒去　亦負氣
初處士將嫁其女　至以女與王氏　懷奇之人困於資地
思友婿官人卒爲人紿其情亦既可悲而兩人行性反適
相合因而記之乃極跌宕　一婁耳猶昔言官人而乃得
之則何卑下困於雞鶩而不能自出乎書此以見其窮
所謂微而顯也　點綴細事尤不稱其妙仍有闕畧
不羈之資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殿中丞穆員　方崧云少監志
云謚懿祖或是反用此志夫人祖光撰穆祠小說有德宗
所命懿穆其祖之說則少監志詳亦有見仍誤本補足
也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深於五行而不失一二乃信
道士說妄與大還丹以死所以深著學仙服食之愚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叙銘詞則溪之獲罪殆亦出於不幸非其罪行也前引陸
長源稱舉以戒子弟見溪必不肯一日隳其家聲其爲銘
也豈我一人私故府之子弟而爲之說哉但日見陸暢語

云云語深恨不能直雪冤也
退而見其人二句　說厚也此當作　何是精微
有赦令許歸葬二句　左降官死亦必遇赦而後歸葬李
道古墓誌可參考
某爲詩張籍稱之　文昌之見重於時如此
貞曜先生墓誌銘請蓄舉秋米有成者笑出韓氏　借以
見其絕何異由韓氏稱引所謂者笑諸篇式也時昌黎爲
之上
舉其大凡於詞至其猶是存邪　言其說詞而抹殺名利
故人所欲遂者處之裕如謂是我所棄以遠人者不足爭
先也
而與抹摋　此用抹殺恐是抹殺之意殺字不當從手
旁
親拜其母於門內　此卽拜孟郊母　拜從事與直盛德

事
經執不猶二句　執不猶言其道之難也不然其文之盛
也上言貞下言難也　并前皆相其質率聯注以援也不
曾孟不可墓非贊也注謬
統軍劉公墓誌銘何其日與使者俱西主曰吾恐不得生
謝天子　元和中朝廷威令之行如此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諸曹何事至乘以誦治　精彩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隴州地與吐蕃接主相雜
不絕　叙事詳贍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權公行文而所重無足抵功烈故
只銘其大畧其計則公之門生故吏當刻其行狀丨史館
也
其臣有安邸公撰者有大臣之言　大臣之言即誠訶沿
歸

公有相位三年　頂上其相曰權公何來
攻左補闕至一不以綴意　為諫官知貢舉以明其長厚
弟鄉愿中庸之比而人自無忌嫉所以為道中人也
李潭兩碑　題注命段文昌重撰按觀段文乃當年刻之
蔡州者非重撰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　以天祖起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與一二臣反對
明年平夏主無不從志　因下淮西而盡舉當時武功所
以昭示天下俾將使知所警以寧朝廷也
皇帝曰不可究武二句　一頓故商乃有王者氣象
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　一篇歸美君相所謂辭旨體
要也
大官臆決唱聲主中不可破　當時謂其有私論因此數
語

日光顏主汝帥唐鄧隨　諸將一處叙
各以其兵進戰　想未諸將一句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主予其臨門送汝　使相都統
裴帥一處叙　于公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北討故作
兩番叙
以既獻事　門字見成之由于斷
非鄉廟祠祀其無用樂　王者氣象　偶出簡朱
翹人其門主識其有功　非名也溯原未嘗下其城邑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　度至師書月
十月壬申想用所得賊將至盡得其所屬人卒　想取元
濟書曰　安溪云惟此才許書日月與數年涂師之迹歷
癸所謂微而顯也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度入蔡書曰愈既
蹤

河北悍驕二句　從河北入到河南敘致既原委分明以
下魏將首義及奔走倚來歸俱確有根
魏將首義　書法
淮蔡不順　悍驕者已恭順而附起者頑傲強深著其罪
而不可赦也
遂逆差鄰二句　蠢鄰謂李師道時裴止為中丞相臣謂
武元衡也二句補前所畧
乃相同德　此相字指裴言
常兵時曲主鄆城來降　補前所畧
兵頓不勵二句　安溪云序隱而銘見識
帝有恩言主教而不稅　此段見天子之恩　若惟備以
下附按為之擇人四句便覺其直妙在剪斷　為之擇人
以下是既下之後其恩如此
蔡人有言主同我太平　此段見天子之威　辭勢相倚

應前蹤連蒙險阻汲弱突峙所謂上承宗祊旣安
淮蔡爲亂　白帷創乃成　次上慰天君相
四方來泰　況內北內地乎
淮甸明堂二句　依然內有內外兩士張良尚武太宗之
業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此因翰當書楊康公使求書文登
拔恐其文登乃東海神廟
處州孔子廟碑　昌黎文無不根據經籍而議論亦未嘗
襲前人陳言故下筆爛然自有變化其文字只實處有來
歷此秘也　與徐偃王碑皆以氣形其只而下輕重不失
銖黍
何龍與藥乃其佐享　用成之說
不屋而壇　謂何龍與藥不得專立廟附祭於壇非謂廟
屋而於壇也
巍然當座　專士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從者不得常祀　又轉此層波瀾
始富錐刀始爲
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　招魂云像設君室其
來亦已久矣不始於佛教之行也
故其爲文如所先後　故能以爲先
柳州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　若見
兩旗風之飄之有往從總是與下不來相貫中流豈可泊
也後作泊者
不瞑目兮　即睢怨伊我也　蜀本瞑下有兮字亦更顯
拔
北方之人　北當作此
黃陵廟碑　老學庵筆記周子光言退之黃陵廟碑辨
方亦此也古者謂南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

言上路也竊料天南方是勢下耳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理一也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
信　李云舜何以死湘中[illegible]說[illegible]有其[illegible]緒
博不得脫死退而葬之　自此事故人信其不偏只
也　退之兒命先南方故乃以爲爲變耳
且令後世知有之名　此亦習氣不可爲法孔孟必不爲
此言也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首篇大意只說韓宏[illegible]居
蔡鄆之變而能乃然中立制之使不得遂卒成朝廷翦逆
之功首尾只一節但叙得遂層變化耳　惟於入朝不可
此用宏正之以六州來歸鹿門分七節而以入朝爲一大
節故可叙何不看通鑑乎　近見新刻本文章正宗亦分
七節蓋劉正宗無批語此惡本妄增　先提擊之少誠來
叙然後叙誠劉錡事便不干而此左氏叙事法也若今人
則有其弱之兵與地下即接自吾弱役云云矣　能遂賊
然後能自占故有其弱之兵與地下然叙之少誠也能久
安然後可以居　叙之而而不概故即叙誅劉錡也古
人作文設身處地非有條一　字不亂下
夫人之兄曰可從凡佐　拔筆
此則可從此樹　元作增其字至十萬
當此時　拔
自是論公之朝京師之句　精神貫注直透到此然後歸
入叙其方略
少從以牛皮鞋材遣師古　至此於法不得以私相侯　此
段將結終一綱
無自行以退北城　帶鄆
初公有汴之於郊候不近　又一東激得曲折不可一
意而出　自是諸公之朝京師初公有汴則據一線

又除河中節度使二句　略
汴之南則蔡至軌功當下　發明前案　通篇只此意脈
他不當忍處點綴成一段伐謀靜勝之功文使人今不覺
其罅漏左史筆力不過如此
公子公武至莫與為比　此段又叙國家倚功之厚淋漓
有餘情極設色之工然於事本當有所增加宋以後人不
及也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　應上至戶始大
公之為治　畧補
正除害本　如誅鏵之類
在所以富　收公私充塞
衆乃一惕　史記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似當讀惕然與上
猶大猘字首季者相叶只當讀惕　銘詩亦足與絕世
柳子厚墓誌銘　此文失當時碑額　公此文亦在追貶

之後作故尤淋漓感慨
為拓跋魏作中　公他文皆作拓拔
儁傑廉悍　此是推健後云汎濫停蓄則更雄深也合此
八字畧盡柳氏一家詩筆之長矣
因其土俗三句　簡括　羅池廟碑答具有功德于斯土
可以世祀者故詳叙政事誌則所重者在文章必傳於後
區區下州之理特餘事也故只用三語虛括
衡湘以南至悉有法度可觀　通篇重文學故此事不得
畧
其召至京師至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詳柳存劉之厚所
以媿他人有力不救子厚者
士窮乃見節義至亦可以少媿矣　以子厚無人推挽故
發此論
子厚前時少年至且必復用不窮　特論既嚴精神亦打

得緊　上既叙子厚之窮一朋友因反復唏噓人負為推
挽於子厚始誠有過及此說盡余何使之終窮後以文之
必傳是死者而生者之失才益無可解矣
勇於為人　為猶助也
不自貴重顧藉　猶顧惜也舊本妄改
謂功業可立就　言子厚欲藉叔文輩引用以就功業非
貪富貴權不枉子厚用心
材不為世用二句　許之者不小
然子厚斥不久至如今無疑也　此是為論使子厚見用
詐不窮雖安文不到西京不過與常楊輩爭名而已何有
功業豈能數有唐第一人也
其得歸葬也至庶幾有始終者　復詳表裴之行子厚以
媿有力者與前一段媿他亦相配且以深著子厚之窮也
既固既安二句　子厚已矣不復能伸其志矣庶幾以待

後之人　子厚銘詞益深痛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刺史得自為治
此部刺史謂部察所部中之州守與漢之部刺史不同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初公善事繼母　孝行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　文
然實未嘗以干有司　以下皆發明其恭厚　六段相對
其為郎官令守　令守即上為洛陽令澤州刺史先言郎
中者以京朝官與令守下即不成語也若欲易為守令以
配領決耳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曹娥碑銘曰作亂曰蓋於篇終
復理其事而詠歎之此文兩以孔子起不為複也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　倒叙
吾為左丞至三官大　含正不原
且公雖貴而無留貲　含消息意

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一語爲之精服曰
事有不以正者二句　故曰議論平正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　以下發明無所不言
納以賄者不忍故不收　守節清苦
公屢言之逐人急之者不足與論是非　議論平正
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守節清苦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嶺南以口爲貨故言不增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如此俯仰淋漓仍是簡古不覺煩
盜　屈指三四十年事寫得歷歷在目依依如畫眞神筆
也　無可誌故只以世舊爲波瀾又一體
王軫其寒飢至稱其家兒也　將三人性情容止描寫一
段在中方有風神有賓主而馬氏宗族之故亦可想見於
千載之下矣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至稱其家兒也　作兩段寫不直

瑤環瑜珥　帶佩服飾一句
吾未老老至末　使我亦不樂其生則於故舊凋喪之際
哀歎不矣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比四世至爲士大夫家
當時王孫之貴不及士大夫家宜人之勵於善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今牛宰相
爲御史中丞　法陳齊之云云　按牛宰相三字最成文理
琊好惡乎奇同不在此作今牛相牛公爲是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誌了弟葬不嫌於直　深切著
明筆力亦健　府君好方士服金丹公之爲此誌者微詞
也故非聽列故人之失以詩爲直也
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至以爲世誡　憲宗服柳泌藥
躁怒爲左右所賊公作此文言服食者之不嫌於直也凡
作文立論須權其串日此立功明凡宗文服趙歸眞之

樂矣
乳母墓銘　題注裴乳母日爲之銘白公始救王獻之已
有保母誌
孫硯銘硯予硯予與氏傑貝　不當有與字從高氏硯箋
毛穎傳　稱予厚所取焉者毛穎傳採可之所特稱者進
學解令人不以爲俳　則以爲六朝多見其不知量也
郎其用參同契　筍變化深妙在此宜乎稱予之折服也
參同契云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
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
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
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
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
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
北也　類聚椒廣志云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惟趙

國毫中用博物志云蒙恬造筆　李白殿下　贈栗岡硯
詩灑染中山毫光映吳門練　以一代比三十日筆始於
三代後故云然
南伐楚次中山　北中山是宣州地名正楚地孫大雅贈
筆生袁家序云自蔡翰予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
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探
說誕寔爲之解始備異聞
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浮屠之說秦時無之二字亦
倍筆寫入也
又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　自然見高亦時也　馳驟
亦用予云心盡之意
上觀決事者上未嘗不見　又兩字旁觀
見絕於上于前曰云云　乃刀削也故云
而無刻之工無間　深洞此句文法乃見斷續曲折

送窮文　卓犖宏肆只固窮二字翻出許多波瀾
攜朋[illegible]　伏中間
子在[illegible]者不了悟　下五者首曰智窮故著此二句
[illegible]其中　波瀾
[illegible]敢不迴避　逐[illegible]情狀二字開下
[illegible]二句　上句是義　下句是仁　[illegible]若反
[illegible]四句　上二句就已說　下二句就入[illegible]
送[illegible]我述四句　先伏固窮[illegible]內應[illegible]及有間
於余[illegible]語
乃[illegible]入通　天之心[illegible]君子之心也
攜持琬琰　四句　足上凝字
請質詩書　希聖人也則與天一矣
鱷魚文　浩然之氣慷慨[illegible]雲　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
謂此文曲折次第曲[illegible]情理所以近於六經古者猶虎之

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蟲獸[illegible]設專官不以爲物而不
敎[illegible]制也[illegible]明於古義[illegible]辭古之妙兩漢以來未
有
昔先王既有天下　至驅而出之四海之外　發端先提破
必無可容之道
況潮嶺海之間　至亦固其所　開其前路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　責其更新
刺史雖駑弱　至以偷活於此耶　本之以情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　句　又一提　論之以體
潮之州　至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導之以路[illegible]
今與鱷魚約　至至七日　寬之以期
七日不能　至不聞不知也　逐府逆捲後復順下三段有
千居萬變之勢　不有刺史應[illegible]鱷魚辨其頑[illegible]句應有
知聽刺史[illegible]

天假天子之命史　至皆可殺　制之以法　[illegible]民物害者
惡物爲民害句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至末　迫之以威　強方毒矢應[illegible]
纖獨刃句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　少章云
若以三司使爲句則時無此官若以使字屬下句則恐上
下猶有脫誤[illegible]嘗讀[illegible]抄云唐三司使有三凡輸獄以尚
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業以後有三
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皆太子監國則[illegible]左右庶子亦
號三司使據此則董公以中丞[illegible]又有三司使之號非
脫誤也　南部新書大歷十四年六月勑御史中丞董晉
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
軍廳一所充三司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
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
理寺官爲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此董公爲三司
使之明證其事不見於本紀疑出唐大詔令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illegible]不觀士之人其能力乎
故或激以激之或稱道以引之
宋開有所推引二句　以之激勸
今子鬱爲選者二句　頓挫
若身有名譽　至又何貴乎　恐其後之不力又反激之
閣下既已知侯生　至末　鼓而勸其後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竊以爲十口之家　至末見其弊　先
論之食
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　至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二段即
從旱[illegible]轉出不可停[illegible]妙絕
臣又聞君者陽也　至[illegible]矣　不忭　不當停能方[illegible]

蕭其路又進一步絕妙
漢武帝之取公孫宏　公孫起應選舉人此何不倫
虎符其徐州刺史日府君行狀許國裴少府始發願託以
其文公辭家　辭家二字惟公不失左氏本義
雍熙狀　原注作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
張琇傳按舊史載刑法志者是也新史書於孝友傳則謬
矣以復讐爲孝則非語常也　議論極得其平
錢帛物斛狀禁錢不得出五嶺　注下或有復出五嶺字
按復出五嶺爲是張文昌寄沂陽職駱象賀州市用銀是
唐時嶺外用銀買賣也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今誦學之英才無有不可　此公之
謙爲却似令諷數句本處可已
捕賊行賞表　何爲辭費乃爾
孔子欲存信去食者兄可無故而輕棄也　此下卽宜接

漢高一段
昔周成王尚小至于姑遂封叔虞於晉　不須遽引此等
論佛骨表　蓋之大者則用皆濟失之小者則用范蔚宗
科附事納論宜言之節　憲宗本佛求壽故前半只從年
壽上立論
夷狄之一法耳　見非中國天子所當本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又變
臣當以爲高祖之志　二句　倒跌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　以下指其失
臣雖至愚　而智信此等事哉　此數句是論後開斜縮
結處　而況其身死已久　固與敢入邪佛骨本身後一句旋
連只以國家大體反覆言之
然行如其言亦利害相　亦然[illegible]
佛如有靈[illegible]加臣身[illegible]迎俱後

夫佛本夷狄之人至宣政令入宮禁　破上引入大刺
假如其身至今尚在至不令惑衆也　與前高祖之志必
行於陛下之手一樣文法　長史云有此轉處方是論佛
骨不是論佛法
使天下之人至豈不快哉　與前大了大聖一段相對
佛如有靈四句　安溪云後段既欲上奮然投之水火便
只言其不足畏以擬廣已心可矣後欲以身任其禍是欲
使其實行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
然玩其佞諂之巧　籍中道乾久諱祇自傷耳若以文
章自任非惟時輩見推卽憲宗亦自深知之也孔子曰文
莫吾猶人也班固六藝作者前烈之餘事公固不僅以文
章自任者勿謂其不然也說之者適見其眼孔之淺耳
封禪之事自宋以後知其謬非之而此儒者多以爲盛事

表可守一師之學然且學人其以修心也　漢書藝文志
甘願錄於韓十二家之中
臣受性愚陋至分明見一話　按總處有痕無迹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至以至陛下　插開
於乾動坤四句　十六字擊揚之度不能過也
天地之功表而濟之　只一語見意亦使之得奉兼技以
賜官州丹爲條倣此也
賀冊尊號表　掛衣中附會古有尊號及白虎通道德論
皆通於神曰公曰表中不涉一語歸顯時爲之其識自高
也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八句　表中逐字隨稱贊極皆然
爲上尊號表　在漢廷亦僅有之作
今天子踐祚乾坤至各修百職　學如湯盤雖僅非常
非臣之愚所敢形容　其歌功頌德之詞亦比于太學廣

文諸生列□後以代蔡收之尤爲得宜
取正於經　則亦非必然之辭也
論孔戣致仕狀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　貪賢出處
禮注
若猶尚以□□爲辭一句　如此乃副□優之之方
有年過於戣　句前所謂踰八九十也
然人皆求進一句　又即從求退一事上明其爲朝廷所
少惜固當敬而賢尤可貪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狀　題注此疏公爲祭酒時所論按
此條吏部者非疏也
黃家賊事宜狀若令於邕容側近　至攻則有利　不用客
兵而召募側近土人公於此及淮西事屢言之
論淮西事宜狀然可圖功　考異云此當時俗語如此
按文選注中最多孔然後然□皆獨用然字

一諸道發兵率□甲以糧□別之思　發兵之害
今閑陳許安唐汝壽等州以下　召募之利
識賊深淺　并不可許委
若令召募可立成事　不煩資糧
若要添兵自可足　不在准□
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又無後患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　兵勢忌分此與防
邊亦然處處屯節節立營但可令邊民自爲之而兵扼
要衝亦不敢犬入若狗盜則邊民可足禦之也
一論詔旨欲速則不速　此段尤爲精彩
宜特下詔云云召趙贊周之　李文饒之討劉稹祖述公意
以諭河北
朕即救定不問　李云諸道亦知朝廷不能分兵故以
實告之　實宜擧人□不宜用建才有損□□□各謂宜分

兵以守諸津要必以與賊與我兵若分兵屯則人胸□實
且一處兵到則用三軍之心令兵衆有四道宜應赴既令
賊無以測多少又分兵力不分若從賊備其徐更論之耳
此可以爲第二條以參下二句乃敵其詞以謝衆賊一道
致死而我分數道雖衆亦力分而不可用矣

義門讀書記第四卷　昌黎集　碑誌雜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濟美堂本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表與韓碑當
平淮夷雅二篇　柳雅不如韓碑
晉陽武第一　敘在釋褒下然間雜退之有開漢意也
貞符　以德為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往
往皆然一面知封建則由今不由古而不辨本者所以不逮韓子
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　元鳥
巨跡著于雅頌不得而并議之也
謂之封禪　柳子獨排封禪斷以六典為考信
莽述承效　莽並作恭疑誤成效曰王莽沮述漢家之成效
不謂公孫述也言引公孫述非
鄭忠義熾　義舍卽柳子書之貞符

爲炎以禰　禰與禰同
洛陽白靈二句　張子美之論尤為中正當參觀之
佩章賦蔡宏初而卯武兮　按困學紀聞吳子曰承采氏
之君修德蘇武以嫉其國桑謂不桑氏也一本改桑爲乘
誤
設任余而自處兮　任余其事本或云纏設諾非
瘦賦　了東酒篇其若反也
牛賦　東坡書此亦以處物當世用事者不獨喻蒼表也
愈膏肓疾賦　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能與時同
封建論　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嚴　李云文氣
古雅精健過秦之匹
封建非聖人意也　李云未必便得聖人意如是則與滅
國繼世皆聖人逆心之事也　仍存諸第柳者遂因之
耳目今觀其才識相尤者與之而予之識則其功焉所及

也至于周者且起歷代之下乃追西漢之文氣稍不如子
長之疏宕而堅實不如其學其識疑亦無可議也速
論封建諸與論學諸侯上表等篇參差論之亦知了厚所學
所識不如孟堅達矣大論事而能盡其一端則就不行利
害之數可陳有成敗之機可指如孟堅所云中外殊微本
末俱弱縱如不出廟堂而運天下者又何如哉其相持之
為得也然言聖人不私其建私其力于已私其福于子孫
柳子之言何其悖乎若中國與天地存與已爲計豈欲易
之而時未可不猶愈乎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勢也　李云既加見如此
又何以云封建須勝其下既無所承藉其上又如何孤懸
也
然而降于夷王　至其在乎此矣　降于夷王以下與後私
其衛于子孫不循制際不知柳子何以云也

將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叛將卽是大患何必不在藩鎮
與否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云云　以上論封建之通上以
下論封建之病民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世得六國罪之不由道而已失不
在政有與必有救其弊也以仁其救以不仁柳子下周
則曰失在于制于秦則曰失在于政是其論之最無謂者
姦處此不在于政乃此論亦有病
𧕿亂不可變也　雖亂上字依上一字
及夫人逆不道　人逆何帶上補
魏之承漢也　不問晉魏魏晉可謂之封建否之八王
既逾其制又亂自內起然猶存波江之所延促之效
略矣
或者又以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云云　此段言

因之無益革之無損此一段又言勢不可革聖人亦姑因
之今非復聖人所處之勢則革者適得聖人之意也
蓋以諸侯歸殷者多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李云此等便
是流遁無理之論亦其當日事實也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　李云未見三代以後
之聖賢用也　田得云白天地果無初乎今而論之設固
不可革也爲一意以利害言自或者曰封建必私其土至
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爲一意以義理言自是商周封
建而延至何繫于諸侯哉又以利害言自殷周聖王也至
末又以義理言
四維論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質之以經則難爲言也
[illegible]宜
天爵論明與志而已矣　明與志者所以修也明與誠對
而志爲之基明不可與志並言柳子殆强爲高論以求偶

乎前人未之有得者也
庸非天爵之有級哉　性無等級氣質殊分漢唐先儒論
孟不詳疑料之有二反以修爲屬之天爵本不外矣[illegible]
明曰志不如其曰誠曰明也忠信即仁義之無不誠焉耳
誠者有不明者柳子蓋不究心乎思孟之傳故其說如此
守道論　[illegible]
時令論上今牛馬　三字上加季春
聚阿家　月令作犧阿家柳子祖蘇祭則故爲殿然非二
名不偏諱論文不諱之義也
斷刑論下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至人之經也　斯言善
矣柳子則徒爲詞費也至云古之言天蓋以愚蚩蚩者尤
情從而不知反焉
果以爲仁必知經　仁下益一仁字
智必知權　上補果以爲智四字

辨侵伐論　征賦
六逆論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食不足恃也　李斯
不可謂之賢
晉文公問守原議先軫將中軍　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
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并未爲下軍佐也
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所附不類
駁復讐議　駁論有餘者以其法之中則必待其議而後
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illegible]
一修而已今此論義與詞觀之使[illegible]柳
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蓋聖人之制　又何疑焉　李云韓論在韓範圍之中猶
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同者今固不得而明
著之也
春秋公羊傳　則合于穀矣　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罪

見殺于君者也安得并非以爲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
之作于治經尚疎全復讐不除害五字不加點竄乃小失
耳
桐葉封弟辯王以桐葉與婦寺一句　李云設以桐葉戲
婦寺則將勸其然矣設王曰戲也則亦將曰天子無戲
言云爾庸何怪乎
辯列子是歲周安王三年　當是四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　惠王當是惠公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二句　李云又轉一意言雖非
孔子所要是亦周以前人也
其楊朱力命　疑不可信　楊朱力命列子篇名　此數句
餘則增竄也　李云[illegible]有法
論語辯上篇　[illegible]
下篇　欲以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餘之

辨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　後曰上疊鬼谷子二字
辨晏子春秋疑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　為已術者　李
云精覈
非晏子為墨也二句　精判
辨鶡冠子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李氏便是長沙人為
之耳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厚齋云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
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
箕子碑　此真元間文詞理淳雅集中亦不多得
蓮死以併命　故不忍　微子逃於荒野并若紀季入齊
委身而與亡吾國尚考辭不辯　出大法于改命之後則
非與亡吾國嚴殺祀于朝鮮之封則非無益殷祀
晦是為範　伏下之根
推道訓俗　承上之緒

當其周時未至　其有志于斯乎　孔子仁之尤在明夷
故敗處獨歸而且蒙難一節法按即君子所期也化及民
者其緒餘也　按輒雜錄此　有是且未之未遑死之微
逸前後則斷斷不事北之節也嗚呼謝氏其仁矣哉
是固人事之或然　下有者也二字
則先生隱忍而為此　則字上有然字
唐某年作廟汲郡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考城縣下劉
昭注陳留志有箕子祠不知何以移之汲郡也
沖澹居穆二語　似稍設
道州文宣王廟碑背不及浮圖外說二句　何必以是相
形
公又曰大子稱門弟子　字當大子志哉　宋本唐書皆稱
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下人　有此之始于開元非特今
于一時之稱號也又必有其實乃能必有

辨其次諸
惟公探夫子之志上五句　序與銘皆但言術高改作新
廟之事於此自疏其立言指趣然似不如韓子南海神廟
碑之恰好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切柳州
下用之吉於王靈　之吉下有虞告二字
終南山祠堂碑　修整
非我后嚴神惠穀六句　此唐格
碑詞　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其地恆寒三句　著太白之所以名
碑陰文　志此於碑陰觀南海神廟碑為尤謹於法
饒娥碑竊著篇　下有一韻字
見怪與形　作見怪形與　碑詞用韻甚古
睢陽廟碑　嵩時睢陽死守李翰既為之傳而人事首尾

曾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薦龐眉之都
尉柳獨曾之也南宋人不知而死難狼瞻見然而奔師柳
子方為傳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斧鑿耳
固美能發　所謂發以有為公自言云敢不死也
於盛睢陽之事　或未之思歟　此段議論未與人異其
下當上事遂宜疏蓋力保江淮則扭賊焰而可以大下分
力拼命一隅之必敗公謂天下不亡其誰之力乃為可據
柳子則徒計損將日滋虛懸揣耳
大懲儆邮碑大變諸以能勞苦服役　能下有耐字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　以世教言之固善卑也即
崇信其說亦有為法道何取而今為附會作其盛哉
不復可據二句　二字當作句字
碑詞　必欲附會而張大之故少味
南嶽彌陀和尚碑　尚之甚故其名得佛語而見

投公以衡山　投公上有其公二字　上注云惟用公直
公及衡山承遠本作該承遠即般舟和尚家可謂脉于文矣
銘詞以為可宏闡彌陀教　宏字于銘中補書亦一體
無姓和尚碑近如淳實　如字作水字
發有大智　謂大台
及投衆兩　謂條繫
碑陰記　紀之碑陰以寓衆意則文不嫌贅亦一法也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銘詞如嶽之不崩　取南岳　銘進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凡南方號念佛三昧者　南方下
有一入字　濟云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
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
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
攝食不味　攝字合作構　范文穆驂鸞錄云此碑子厚
自書亦有楷法

大明寺律和尚碑　起四語名言　柳固深通其說者此
文尤峻潔
大律師塔銘名在廣瓚公　瓚俗名也號惟儼
蘭若眞公　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
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
設人以送于狀　深謂
至歸門下乎其與存者幾何　其篇神匠在次第婉轉深
穩頗得遷神間氣近斧鑿如此　凡史炙文字最難審與
不氏與者相因炙文後以時變耳今人以珠玉貌之所以
遠也
放逐火伍中　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
先是太尉在涇州　[illegible]昔自恨死　又許在涇州事見太
尉不徒以剛勇取勝一時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　本　一云又有先識見微明非

一時意氣所成也
柳渾行狀不爲細家之迫束　細字下有故字亦作加
柳渾謚狀　由當時之諡而復錄有加
陳京行狀五代祖某陳宣帝　某作叔
夫忠烈之襃也二句　忠烈一有其字下句有也字
宗元故集賢吏也　應言於吏於公言　是以後於惟
深行狀者又五六年故凡知所載
房公忠銘之陰　起首何用此語贅
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　楚之爲縣[illegible]
人不忘公之道　人字上有衣字
于公乃以機密臣入于於禁中　于本　特爲唐律作也甚
畢宜削
陽城遺愛碣帝尤嘉異四句　城爲司業乃下遷嘉異旌
傳語并賓錄特以爲遷貶亦碑不得不有所回互耳

陸文通先生墓表　李云子厚亦學春秋有得者故有味
乎其言之
後之學者　[illegible]前撰名有之　不可以通於後世
其矣衆人之難知也　不足以文與人之書
與其師友天水啖助　啖氏趙氏臣有啖錄
先生字某　陸先生字伯沖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　上句起後下句顧前
於是合古今　[illegible]微指二篇　是文之
爲春秋集注十篇　[illegible]
爲春秋其例統例論日損益質文[illegible]今所傳
纂例者即集注之異名也
明章大中　[illegible]不陷乎物　[illegible]特[illegible]所
謂得制作之本者也
既成以授門之隱者　[illegible]　是遠之一

道之存也以其可傳　所以但表其著述而略其仕爲得
以明能副文通之實也
楊君墓碣　其子孫泊家老　上有既葬二字
趺蹟石　上有龜字
斑贊元侯于漢之陰　式徙荊州　疑大曆三年進士興元
元年與澤節度山南東道式用也
嶢嶢磽确　嶢與磽同
芳兮者以涸葛棲安　子厚乃疑兒楊馮之行
惟東馬幣玉三句　于時文價已自許如此
故御史周君碣　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　引猛士不類豈
縣子諒言牛仙客應圖讖故耶
衡州呂君誄　敢潔其儀　故作胡
逋租匿役　役作稅
葬非舊陌　衡州已得量移非若淩準之不得歸葬者乃

以貧故難致先墓也　故詩中亦有五畝九原一聯
哭中之與二句　却叔自是一時負才用而未究設施之
人是中緒墮則已僭矣　子厚文精彩處必過于抑揚不
能恰好此所學不粹之由耳
尚崇氏圖　辭作蹇
魏府君墓誌　息絡少生氣
拜嬰文員外　下有郎字
君諱一娶而卒無主婦　三娶而無主婦豈亦如裴評事
之本娶娟妻耶抑以卒爲讀也　當仍如裴之本娶娟妻
也若娟妻先卒未有不書夫人某氏從夫人某氏某氏者
凡十有餘祀　祀作事謂所事者十餘人也
由是處約以終其　其字下有世字
居又同閈　以同閈所得銘
崔公墓誌乙未　作己未

元宗南巡　當時制字謂門南巡
家有嚴訓　訓字當是範字見祖宗周禮女祝以時
招提精廬之事
世有顯懿　上有自業流根四字
崔君權厝誌　以權厝故略其事若崔君如是者文中
亦有銘一錐可爲讀者采之玩耳　志所略者見於銘
裴府君墓碣　隨事契業
著股肱　立部伎
役嗸嘈　坐部伎
告其叔舅宗元　子厚無他兄弟歸於裴者其女兄故稱
叔舅
銘詞　銘中以事大小稍錯綜合敘
張公墓誌銘　何命徽給　句有構
周限荊衡二句　詩曰于疆于理　注於南海則五嶺之外

至東遷之役不復追爵
鄧君墓誌銘　有鄧州晉城令　作連州浦城令
則位從閉實　擬作疑
以循官刑　循作修
內專下準　準作準
有子四人　子家禮具焉　童幼如禮得附書
呂侍御恭墓誌　嘗爲呂氏宗子　敬叔爲宗子知化光非
嫡出
馬君墓誌　可書者少故提舉其凡
志恭甘于之矣　志作在
曾祖某某官　下補祖某某官
來升來附　附作祔
凌君權厝誌　爲忠孝甚昏而事固大謬　固作故
今而遇于戊　作今之遇于戊

爲浙東廉使判官　廉字下有訪字
遂入爲尚書郎　作遂入尚書
爲吏員止　吏作利
銘詩當天驗　當疑作訓解也　銘不及五言詩
李侍御墓誌附陷于寧岐　禮人偁君有合故之道於人
下得以其感激君位也故附屬于寧岐而不敢□天子
寧岐□寧王岐王子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　未果娶　其時門第既高不得官倖
不娶主婦有先命婢妾者此文可引爲據　薛戎妻崔氏
誌亦云恩其故他姬子
通兩經　通兩經得書蓋非徒口誦之也
嗜飲不違　慰其孝也
姜君墓誌　不煩盈
好遊者□　結結前後

獨孤君墓碣今王父翁殷于其側　父作后
今記其知君者于墓　此仰記先友之意推是以錄其類
播州詩代書其生不之減非一時意僑敘昂也當合祭偶
孤文舉文觀
趙君墓誌　兩漢金石之文
南有貴臣　作貴卿
始於由明經爲鮮陽主簿　旌來章之孝故追表於之節
以見其有本也
韓滂墓誌　特以弟故得銘
張先生墓誌　生卒及先墓于遺命中敘致不詞費　先
友也冢疑取長義論于後有關世教不失文體此變例之
宜採者也
取經籍圖史二句　亦以孫書得書
盧鳴鶴誄　作鶴鳴

發宅上陽　讀史地理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在西上有虞
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公上陽大陽之誤
洽士記室　洽當作狎
愉乎其和　指虞
確固其堅　柳自謂
故處士裴君墓誌　無事可書又不能排中丞之詞故多
爲先世傳緒之美然自以中丞故而不克並無乃爲佞非
古也
不并于君　并作弁
覃季子墓銘　追銘季子蓋自悼也詞約而意深故銘止六
言
續滎陽鄭君墓誌　表焉不果行　表其貧也
移佔中　作移佔州中　此誌亦一體敘事者亦可用之
韋爲之志者宜

先侍御史府君碣表　在臨邛表曾伯祖　祖下有當字
作遊宦成間　敘所爲述以成章
豈有當我哉　悔從
石表陰先友記　例創於柳子　水經注云鄧城中有遊
盛鄰長岐生平自所營也家國殫亡之孝丹有靜好敘其
所尚柳本無此
鄭州用　二郎以互文見意
得白爲尚書郎　黃庭堅字出此
路泌　只用三語何其渾成
柳谷　其父芳下有善文史三字
自牧　下有東平人三字
崔升武功人好學　好學書亦得書　本史云□□□余
通書之例也
柳公墓誌　用當時體而稍飾其辭句

二月庚寅　上增十字
符君墓版文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　唐諱丙字以景字
代
號哭紀事哀不能文　古人十期我亦不爲有韻之文此
其據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簪逮事伯舅至無遺者
述爲文與爲婦敬以哀與先人之言不信也
是歲之初　至　隨無遺者　敘此事于中間擯變化左氏法
也
不悼往事　亦自明其并以其不慎貽見悲也
貴主子婦七歲　歸字上有宗字
李夫人墓誌銘　精密
我先府君每得仕　至　然後議若　李夫人之殁不于柳氏
而在諸舅之所故表其先人迎養孫壻之勞及道路遷葬

乃從所便非不輕我而致然何文多拜禮要之將并實錄
則姻黨嗟而韙之矣故欲爲古之文必先由古之道也
諸姑合以爲斯志　合作令令字下補宗元二字
陳君夫人權厝誌　無子歸于溫　中敘明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補志文所未備又一例
用故附碑陰之義　蓋不附碑陰之義
告葬掌至　告葬作葬告文之家非葬告
以志終天之哀　姊亦得稱終天之哀
裴君夫人墓誌　以配于裴氏　配作歸
婚姻行捌之行日脩　作歸于婦人之……統之以盥順
則雞鳴詩人之意也
始夫人之殁也至相及也　文此者以見訓之所以昔信
其可寂而發也
余不知天之祚也　余字下增一字

先太夫人八月而殯　殯作嬪
亡妻[illegible]楊氏誌[illegible]之亂　若作儀
王君先太夫人河南劉氏誌文　反作不及[illegible]字　夫人亦
未受封而子得已亂遂忘於誌涉之年[illegible]　贈夫贈
此夫人職事可書乃與列其子侄也
葬於兵曹君之墓　作兵曹府君
可惡不及　有惡作有戒
韓夫人墳記　已遷葬而未合祭但書其葬年與有
忘而遷葬者同例
設漁者對智伯　不喻其所以作似非爲譖智伯也
若魚幾何　魚作漁
中令漁於海　令字衍
魚之大者　上有獨之從二字
獨之以爲食者　以字衍

若樂氏郤氏羊舌氏　樂氏下增郤氏　四氏故相間而
論聚之
臣爲猥懦其將及也　臣字下有見字
愚溪對　中間頗指斥執政謗譏則後之所謂巳之愚者
無非所遇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疵敦厚　篇中所引惡
溪比象小人然木比却君子溺溪不法卻人無不賊皆歸
休
予謂闕有水　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　有惡溪
名不悖大字本作孫曰惡溪在湖州非溪也處州乃溪誠
關地
弱無六揖也　不足
溪那或名也　不清
目汝不見貪泉乎　泉　漢人以泉其名者務放依
人與[illegible]　清之上[illegible]是所謂之意

汝祇為智于予使□繆于汝　無須以忘報復守人之畏
而搞也目行亦激迫少味
各盡而趨至卒不自克　此見險不能止又深一層
對賀者　筆語自妙
姑以戚戚　下對為無益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所大
會在上方以竟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所斥
嗟矣而又戚戚
噫笑之怒四句　太盡反少味
天對　定遂云柳州作天對其文亦戲于二問也題曰天
對似是未安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柳子之文自擬于
天斯問矣宜曰對天問也
馮翼惟象二句　下衛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輪旋南晝二句　柳子亦主盖天之說
惡有谷汜　次汜為韵

度引久窮　久作無
躍靈安在　在作藏
畚壤息壤八句　屬于本意大都以禹之幹蠱少康之中
興望頃襄丁余聞之師云
汗塗而泉大　泉人疑作夫渠
宜儀彤九疇　彤作刑
闓地方九州　州作則
爰處爰都　處作穴
增城之高　高一作里
日安所到　所作不
而猶謂不死　猶作猶
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大字本并集校康作倉絕句無食
字作休居以康倉姑不失
湖陽浩嬰　作陽濟而嬰

登位為帝一句　帝作□女何親之下
師以首之　書所謂師錫也
間于夜時縣一句　注言少康并朱云疑恢有苗
而不蹟以之　之作端
實民於崇　所謂救民於水火之中也
中謂不列　不列不自明也
莘回偶昌　莘回下大字本有商字
胡若之狠　狠作很
昏問太行埼之　山
首陽起之　西
黃河進之　河
人陸廦之　東
據崔分侖　崔崔小山涉滄支河
為為鏌　為下去一字

馬之所生是不一姓　言引言作接傳作無道何君是不
姓屬九州之險
吳子曰魏狄之言曰　魏狄當為歆獻虎本木經注合水
下說以為魏獻子也
文公之伯也拔蔡滅楚　拔蔡木□疑作救秦
宜有庭實　實作寡
今上比方致大下勤以身為猶　唐起于易因始封之國
為有天下之號高而內稱神光是以作歸猶似更密
枝馬同內無所與讀曹杂於是入步矣
祭明客日何取　取作敢
而從乃羸非默實　默實作家然
而讀迭奏鄭鼎　盛字下有作字　迭旨羸論之間
起廢答忤允不屢　屢作負
無與救　救作伎

人乎　孫端處亦云二子皆有激乎其言之而捨莊生之
餘者也雖然亦見其非　上此若以爲不偷之人則果爲也
以果爲偷之人則其中之子寡也焉得以無寡偷
蟲生之　上有亦字
今夫人舉不能知天　天以息爲何如　隱然見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已自在其中人可褻慢
也
柳子曰以下　韓子之說蓋發人知天然韓之不然也柳
子則曰天人亦何所爲哉吾則自思其爲反而已然韓之
說正言若反爲殘斯人者其吾所行而不敢以漫其說猶
有牛馬引而不發者柳子則頑以人爲其心矣劉君聖人
曰天位曰天祿曰天職者豈其無無天既無心人之仁義
又何能自信歟言之似正而實昧其本于韓之虛詞亦有
所不察也

附劉禹錫天論　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或矣　韓之說其
爲一己言也柳扮殆之將終而故譯其說也
天論中求蔭乎華榱　榱作椽
問曰天果以有形　問字下有者字
天論下　植類曰生　按謝惠傳云湯偶蒼生謂草木也
鶻說今夫梟鵂　予嚮惻者耶　此又所謂不惡也
捕蛇者說未之入乎余走出　此句伏下
悍吏之來吾鄉　乎　又亥候奇耶　韓無尚特亦自爲快
此篇割去其二之一何如
謫龍說奇于人也以其謫漫　說我其言大矣　柳子狄當
時有司無識不乘其謫故假此以發胸中一也其有報
者必亦有自先二十日用鬼神自勵但識而不治也吾名
立于此教者乎使哉
羆說之伐也　此當作也其力有此二字音相近

則十年九游八年七日者獨何如人哉　人不寄以此爲
聖人而聖人必引以自儆自責仍不可委之惑漫若氣數
爲不而人事不修無以返而之泰則極不威痛不穩常興
其命矣
乘桴說　文無取
而明復之獨耳　復下有者字
吾何敢以廣其聞　以上有吾字
趣其而已矣　趣其也
說車贈楊誨之　詞勝理以爲車說則備矣
刷此齊梁類語猶　李云柳文不雅馴者此此言蘭相如
猶不可也
力之中矣　之作其
謫龍說奇複且言若衆惡而退　暗用夏侯泰初事復且
含苦淺丈夫之富也

羆說　總領二句甚創
觀八駿圖說　而清　清作清
梟聖人者不求之人　作不求之於人
宋清傳　爲此說以與人之求己晰矣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　元本　窮觀此賢文子語其背耳
柳子其木盛於稱好茂武陵唉於沒生之無學也
種樹郭橐駝傳　此文王荊公謂有之業也　李云文不
甚高而論有可存者
童區寄傳不足則取倒寄　取字下有茍字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　溜其氏於後
溜柳小吏　吏作史
是兒少不武陽二歲　與發端相配
而問役二家　問作詢　河剽敘致分明
行人何目死司之一不在列　上作功

爲鄉師里胥至以上殺焉　世徒六國官制之有不應
與里衍字衍部字以下又以秦漢官制混之有所改復與
上文不殊爲多而已
又其下皆有啇夫版尹　版尹渠里胥之職否
箱梓人謂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績作漬
愁絹而大　愁作欲　李云上作戲論梓人處恐無謂義
矣便以木意作收場而日梓之道類乎相嵩非引而不發
意味深長文之極佳者也中間昔釋樹成贅剩
須蜘傳　頗聯綴而無甚高之論
乞巧文　爲送窮所厭識殊詞亦不能追也
綰竹乖紱　紱與綬同
乃綴弁絰　弁下有束字
狙爲直透　透作迸
罵尸蟲文使人肌肩　四字與上下亦不切從英華本

作食人肥膏
禮王燕豕然後食衍衍焉　無食字衍衍即飲食也
游蹊蓀　下有蔬字
齷齪嶢捉汁　捉作投
逐畢方文夜不寐　寐作瞑
汝雖赤其文　上有大陰施威兮元冥行事九字
急急如律令　潘云李齊翁資暇錄云令讀作零爲秦律令
雷邊捷鬼疾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見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休嘉訢合兮　訢小其切烝也禮記天地訢
合注云讀曰熹　音欣
招海賈文　閎壯　子厚之先晉人下當有野安以舒其
托瀛賈以招魂歟
蛇首豨鬣虎豹皮　蛇作虵
弔萇宏文　以長牧自比

敵余忠甫　作敵弔忠甫
弔屈原文熊陳詞而有光　光作明
犴獄之不知避兮　犴作岸
娛娛笑舞　娛娛作倛倛
滔大故而不咸　滔作蹈
伊尹五就桀贊　趙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
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蒼得施行其道也必合此論
于君臣之義乃爲無倣漢注之最精者都于但欲贊尹之
大然君臣之分既定亦安得若此[illegible]　按此篇疑
他人文不飾雜或欲示當時庸人自解其徑文相結之失
耶
梁邱據贊　梁邱之不毀晏亦景公之[illegible]晏子春秋備
之
愛其不飽　愛作憂

霹靂琴贊引　妙在不溫
龍馬圖贊白樂陳兮　作百慮
纂水濱兮　纂作渭
師友箴喜何以成　成作承
惟是不假　作惟不苟以
敵戒而不知爲秦之尤　尤作由
臨江之麋稍使與之戲　使下有麋字
麋至死不悟　作麋至死終不寤
永某氏之鼠大禁僮勿擊鼠　犬作又
恣以縱鼠不問　恣作資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一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沛國漢原廟銘　三銘皆當時擬

昔在帝堯云云　發端本與引來在後入若此乃合尤鄙謂

又俾九臣之後　九作元

且夫以節姓之威以下　言今日亦非遂無功德

崇姓輔龍四語　倒敘變換有義法

以翊天門　翊作翔較勝

塗山銘　如此文章可並存以為大書之銘

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王商則之德爲　論至是淺不根

逃以避狄　劇秋則何以比高

潞州兵馬孝門銘　欽慕任嗜其詳則其心觀碑文所

由也

武岡銘　御史中丞柳公綽　綽文將校　兵衆不銳又無先登而偏師別屯未有不往遺之禽者也

兇渠同惡革面向化　嚴綏撫綏之功而史仍之類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以退之與公綽皆親之非秋其族人節為者

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億上有爾字

井銘　古貞

舜禹之事舞者不若曰至其事則信　亦小巧

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四句　文法頗有理有所短也

三載遏密其果忘堯乎　以鄙諂後爲新奇而反謂經言非實錄亦可憫笑

而聲隤然勝其聰至卻少矣　此直小兒語也

官蔵賣賊之賊生凡數矣　官亦喪剝成二語乎

謗譽　此二篇頗可觀乃法韓李者其不出柳子決也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猶字不如作獨字

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至在上而必彰也　似可已

咸宜　爽朗

鞭賈　其賈宜五十　宜作止

其節朽黑而無文　文下有材字

以求賈技于朝　朝下有者字　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可

吏商　此文與謗譽二篇亦相類或非柳所作

以政貶吏相逐于道　貶作敗

何以利爲也　利下有效字

東海若　是其永州餞莊之作

毛穎傳後題　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　之字作以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起五行甚有筆力

與文物以受方國　與字未詳

博覽書以詩禮傳楚王戊以為契　因其書而並及其祖宗兄弟之矣　此古人作序正體

埋字封叔　叔下太煩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發端本荀仲豫

合而爲史　史下有記字

欲采比義會年長族作　李子義字爲識

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六句　點樂頗字然似少味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　文只盛于周隋而諸于屈宋其變者交演氏得其緒耳　何謂野乎

自元門文章皆庶于宋　學云一結即到孫帶筆意　序後從公一序文之變體從史記中來

楊評事文集後序　後序故起如何亦其制作所謂　此篇以法韓文志以爲詞然和而清之爾未及于古

也
餞歐陽吳君文與序武陵又論次誌傳　王求　已有此故可
與王文憲集序之體異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雖古猶今也　今作之　此作無所
敢
送崔群序棄至和之至者　作與和氣
今將孝親東周　告寧漢分古四畢親二字後人不可發
用
送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為壯夫捧腹　捧腹句是當
時語未刊磨者　此篇似得栽得意文
送李南容歸使辭句詩序　當時體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如此作宜從例略矣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早歲文之最雜擬者
送趙孝廉序相國為湖王公　送嚴公貺下第序但云忘

湖公則主字衍　此序宜删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溫潤奉削之隱　詩與詩古
字通用　此序即步趨柔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
不免沉浸飛摸而遠為幅尺所限永州以後始開廣矣
送邑廣辟序而恒以幼孤　幼孤疑作孤幼
送趙大秀才序　辭旨淺陋豈丐決隸人哉
陪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勁拔而未淳古
送薛存義之任序今我受其直　我字衍
以今天下多類此　毛勢不同也　此言豈可公傳道歟
此序詞稍偏激蓋子雖發露猶自行其中也
送李渭赴京師序千嬾其不為是久矣　嬾字不穩凡有
此名皆氣質之偏也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而子之伯仲至如少狎
然　狎之名亦不可

于是文行之迹　迹下有者字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如此文宜悉削去參得編集
更少百篇則柳之道益光
四貴鄉里而後獲焉　昌黎再舉河東四貢
懷有美餌　餌下有者字
呻文章　呻作袖
吾欲抑而不歎二句　乃有此疲薾之句　此序皆流俗
人之見而說當偶則遂以為可矣若退之豈何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文學移而從之　文學作又舉
仕將晚矣　仕一作任觀下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句究當
作仕
而威其幼孤　幼孤作孤幼
再歲不就選　其可摩而理乎　柳猶有激而云蘇叢事
若此彌乖謬矣

是且不見隊　是字上有如字　按蘇子瞻議學校貢舉
狀本此雖然易其科陵其實則俗加美將道加廣焉君子
之論豈可限于一偏也
送婁秀才下第歸覲序未免決而忘之也　決是決去之
辭
彼伐莫者其有寄于人乎二句　無可疑者理也不足信
者數也其言進退無據
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果哉未之難矣不為居易俟命者
歟也　此篇可删
送杜秀才下第歸長盤友序所謂先聲後實者　至是豈拙
于為辭者歟　故謬其詞使有司無解于失士實之不講
則是驅天下而趨于辭也巧于聲而拙于實豈七端使然
哉有司乃自致之
殺子曰五句　宜斥其無因而託於自文之辭頼引經

梁子敎可粗存篇例　此篇詠嘆之作要之輕淨作者不
尚發蹤亦太尖
送辛生下第序略　發端見其過不在己中多平心之論
絕私請而惟文之甲乙歸則一有之患去亦能爲拒私爲
守正爲耳邪乃不學而惟已之名是務者也
吾甚憤焉　憤字過矣使辛生如是猶當有以平其心也
憤不若惜字之穩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當時體殊凡近
遂命從姪立　從姪稱亦與經不合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哀吾志
大之語拓爲大章意味甚雋永
獨見謀在衆少言　下智字從少言生出
後以智免歸　智免對不智爲罪
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　伏後
不謀道而道獨　道可以不謀而顯乎
抑又聞聖人之道至其可度哉　應道之至者仍望其不
以是終而相與振其祖宗之緒不誇不激情語可愛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勤而不忘斯可也因句　緻何不
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連山倒垂至可謂無負矣
此等舉寫是唐人常語
愚溪詩序　詞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迹
愚溪之上買小邱至爲愚島　詩有八愚先詳敘于此
皆山水之奇者　伏後案
夫水智者樂也　愚字對面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五句　愚字側面
溪雖莫利于世六句　轉出後詩
以愚詞歌愚溪至莫我知也　愚字翻身出脫

婁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文勢峭拔而勢力不足不自
貴重之病所與然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此永州文猶未能脫棄凡近
序飲負小邱　負作買
衆皆據石注視二句　問此二句在中間得情
序恭　晏元獻公遐云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如其第書之　第字生澁　通篇少味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爲當時體而不犯俗句惟求仁而
得四字尚嫌肴濁不倫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　韓豐
弟泰字安平　通篇嚼蠟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無事爲閑不死爲生　閑
以心不以事生以道不以形
送易師楊君序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　此
專爲仲子陵施士丐之徒加砭
送徐從事北遊序抑處于遠至而至于是歟　從北遊起
論
然則徐之二者爲之決矣　累累如貫珠
苟聞傳必得位至末　掉尾生色振起全篇之勢遂拔數
俗下所見之外　李云起語闊架其源派亦與韓同而稍
變其音節
送詩人廖有方序皆奇怪　上有其產二字
爲唐詩有大雅之道　當時目沈宋所變爲唐詩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李云此篇即退之所病者
黃鵠一去以下　結尾傷格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休文又　休上人豈得
復在高僧之列人謂柳子于彼法最深密者彼蓋惑其張
巳而詩之也

興化號者　由黃帝以下所作解脫者　黃帝相其用清涼
山形[illegible]陰陽所對明常文殊有佛法未入
中國以前當有此出於化之語乃屬後人附會故作者不
取　柔六圓覺經云皆開入其六通利人解脫凡有所傳
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夫
像長德對之述作　稍引不論送學于唐格亦凡語也
此早年文不出唐格
送與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不于其所求之　乘況其意
乎　斯言也皆取以爲陸氏之徒砭焉
其上汙汪也　上汙從作汪衍一汪字
求道者多半天下　者字下有之字　此篇與旨括于送
璨上人敘中
送僧浩初序而賢季札由余乎　季札由余用夏變夷者
也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不假遠引與易之乾坤論語
之本立道生猶有合符也
無夫婦父子　子不知轄下也　此道謂耳天下豈有外倫
而能盡性者乎
且凡爲其道者四句　所長此此何至去人倫無君父以
狗之哉然則柳子可謂昧于輕重者矣　此篇柳子極用
意之作
送元嵩師序　劉禹錫引不足以發之故重有此敘
送璨上人南遊序　彼故之念堤底柞
送文郁師序　與送僧弟謀文同意借於兄弟以自抒胸
臆
送元暠歸幽泉寺序　永州初變文體時刻削而不免局
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語頗多凡俗

古之所謂人以導先王　以導先王施之作所[illegible]
[illegible]
監祭使壁記　遇者永州以前文之至者
非必神之也盛亦時之教對　謂非必神之者是且謂有
所屬于附之　言亦自相違反其失與蒲說同也
自毁役所寄者　役　作設吉衞則作役爲是
四門助教廳壁記後魏太和中　太和元魏孝文帝時也
貞元中于化既成　于化既成下有太無歸宿
余故為之記而自太三子者始　賀與歸則既見于文矣
他不足樹由三子者始非文人請官則可以無書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凡以戰得爵　主未　德宗以後細乘軍
士得中官為架積十幾亦結語微及之　前路官之有丞
何必煩引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亦無敗句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更能自餘字則筆力益高　起處
先敘軍府所領之大所寄之重乃記改作是堂緣起
以統兵則權　指軍
以寧百貨　指賓
合二使之重　二使豈可並論鳥獸雖珍亦不足以言宮
也但欲對舉使文整齊亦當節抑船之名思其義乎
增德以來遠人　指賓
申威以修戎政　指軍
問工鳥取十句　大承襲前規
羽鱗犀牙之物二句　韓子引經推在義理器數名物則
古今異制不衍物爾
擇元名大夫也四句　何乃引此
類訪于金石　訪一作勒　凡等文不可與送鄭權序此
猶是揣許之拔出者

邠寧進奏院記　爲許多規亦閎壯可喜
以布王制以下　鋪揚皆太煩惟忠惟敬以院王邪既乎
矣後又云他政之來何也　此篇其半可删
興州江運記　在唐人中已是高步永州以後則超拳絕
倫矣　尚覺拘嗣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　平淮碑以命者人得已而存其
實若中人錫命既乖典體又何以書爲
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　而字下有焉字
爲秋水濤窮冬雨雪　注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句法
較竪碘疑公後功攻
西門還利四句　非漑田非塞決也所引一作未當
全義縣復北門記　由道廢邪　注一作由是道以廢邪上
用推是此用由是又法相犯知當不應有此
道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無味此當時粹浮套數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柳州諸記是其文後皆如
畫出此是難點惟是古之有氣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英爽作獨孤常州文者
近之
歲在辛卯　辛卯爲元和六年柳子既孤後當時文雖究
何當有是　前此辛卯爲天寶十載子之有例耶抑失對
馬退山對酒泛遠臍後作一篇詩中有上公力化叔此臣
昔彼罕爲人者猶服甘就南田之語于斯方可前諸則
此文亦出于子之有所微也
于是乎據繩梢六句　語繁枝轉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公之居尚以望遠　片牧外之一間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怨名只以今名以爲　兩者字無
作者字
環行卒愕　一作顧

貝十一句下詠六句　遐而有餘韻
敢頌休聲祝于明神　拒關古文也興頌是之始不俗
零陵三亭記　一有鄰舍作三字
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　句　不偏枯　按邕管州永
新堂零陵三亭皆爲記以發其端居論林只湘西亭當直
起名月湖了之論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有識
吾聞之曰　吾字作大字
道州毀鼻亭神記　除穢革邪四句　後薛之治道州爲政
大體發端已漸幷下兩層
君有則而民了之吏貫理　句　領下兩層爲二教興起
本　上句又兒非有功德于此下　文潦而往亦是常語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下沒塑息壤　息當爲滋息之息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今所謂東丘者也　者字下有焉之

宜者四字
潮夷代之及也　收上竹本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其曠也旨寂　何　從曠晝起
論到假收不轉
柳州復大雲寺記　置之廢則成家之則雨起　先于爲治
百家皆所用是文　首也而西域傳其效可見柳子于此
作本佛氏假少其徒誘之而得久而少有取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又不尚釋氏取其東海名篇
表也
永州鐵爐步志　凡有所可暴而上下有因也　作助云見楚
問詞洞爲此言之語耳
則永作其說了而說然　下小瞭殺不周快
大人以前八八　文有下作上者徒延之名皆趣既
已偏名以其等實用之　幷詞以作之中　以此文似

爲以門與論相□錢然□□浒鎮餘又水必果然也刪此而直公
流□泛□□□□□□如
黄□□水州治□□□□
有敗數尺　數字下有百字
有鳥亦者□□　者有首
游得爲□□□　中多萬石不惟寫物之工
□□□□□□□
而天始知西南之□　反呼始了
始清異之　□領始字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下有不與培塿爲類六字
蒼然暮色三句　始字□□
心凝神釋　破□□□
然後知向之未始遊一句　上句帶前一段下句正收始
字　李云竄身中一得□□□得情景俱真

鈷鉧潭□□□□□四句　寫出鈷鉧形貌　李云記文
只是情景二句□□□後　徐刪
鈷鉧潭西小邱記□□□□　東北　東地比游者
出清冷之狀□目□□西句　□□□字爲遊字起本　心
神一句□□□可□
爭買愈不可得　爭買下有者日增于金而愈賈六字
□以賀茲邱之遭也　茲邱猶有遭遂客所以羨而賀也
□□殊不得□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聞水聲如鳴佩環　水激石而成聲
□句中將下兩層都點領
全石以爲底　敘明石字先寫四面竹樹
潭中魚可百許頭六句　透出清冽
怡然不動　怡作佁
其岸勢犬牙差互　句　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

行之勢稱岸所敵雖明滅可見莫窮其源也
袁家渴記　皆永州幽麗其處也　其近刻作奇然恐均誤
或是異字
渴水之支流者爲渴　支一作反爲是
每風自四山而下　至大都如此　發明反流礙筆尤狀出
幽麗　李云末段言風處亦以狀己
石渠記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李云名理　遠者虛谷相
應故此窈已虧彼聲轉遠也
石澗記　道狹不可窮也　今云可窮便非往遊本
柳州東亭記　是古
乃取館之北宇右　右復其號
則朝復其號　朝字下有夕字　似古明堂制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在潯水南山石間　潯作潯
有石川東流入于潯水　右作支

北流潯水瀨下　流作沉
其上有穴　至如器物甚衆　先敘山之所有
黑肌而赤脈一句　始敘山之所由名
在多秭歸　在疑作尤　此篇多擬山經
奇詐京□多矣　□谷書狠作貴沉　謂中官
加以素卑賤　至更造怨端　此亦事理所有但素無奇行
則異同之口得以賈之人遂見加譏耳
外迫强暴失職者　謂罷斥
此皆丈人所見　見字上有所字
消息于亡　于亡作存亡
不知辛酸節適　節適作節適
自古賢人才士以下二段　太衆故太校雖
況坐騎危　座作坐
今以恇怯湮忽　至愈疎闊矣　暗綰前後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一句　是所以自悲為謫者之狂猶
落攄怨鬱惟尚留人數一面專以宗祀所最悅為力差易
亦人人所必動心也
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　先提起此一層
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顧先墓
退託先人之廬　顧田宅
就婚娶求胤嗣　顧子息
與楊京兆憑書痛且忠激者　而字下有激字忠作中
才如王京兆以為繼令史　尊學謂王縉李相才王京
顧之倚聽上猶擬繼為令史也
近世尤好此類二句　李云柳子自言得號為輕薄人觀
其謫役仍是此等議論擬要中晰可知
不善丁伊用　益字上有盡字
彼不是我而怨我哉　注引說文恚恨也按左傳楚人恚

之脫屣杜注恚怒也
言內有是忠　何　李云省筆
苟知之當無有可言者其必有悔矣　安溪師云此有乎序
之所以啟而終始夸矜者此故知其為有心人也
今之世古之名人文章　二段自為脈絡
希古者勢亦宜從者　何　柳子留了政于第二流
文人以文律而流當世　文人作史人
理不一端以古昔者斗　自論柳所見皆頗撫略先儒章
句矣
今後得好官猶不當遠　上云但有是念而此云云然非
謂語移為好官耶
以人字人尚易自致四句　李云四句詞甚盼大略言已
自處且不能自免于當怕之中如下歸鄉閭立家室託嗣
續之類是也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字人則皆易可知

已矣語本表記
使有世嗣　使作所　李云世嗣謂已也　此篇敘情款
不如與許書有所答為取文章一者卓然可用之言為多
與李翰林建書乃岌岌而進其門哉　若作進其門則岌
岌當為汲汲名作岌岌則文當云攄其門
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過大敗前一段思且收不能塞衆
人之怒以下一段
居蠻夷中久一段　其氣頹敗用焉所有之
身被之目睹之　一作又非道也　余策旋近
朝夕歌謠使成文章　李云首言困于是自命甚重終之
以作為歌謠文章若其本領只如此也然文采稍覺之極
與李翰林建書　與致思謙書略同自勝
與顧十郎書以非乎人而仕于已非乎人今所謂刺也
不意璅璅者復以病見事　假十郎之字劉楊累者

與韓愈論史官書　按此之日易輕其頗宗錄舊史
謂其說史中事頗切當乃言之往往于上前具不實
然則與劉秀才書證何有時以其議遠矣當其下何詞直
事機而仍不敢以奚見自任召鬧致背避謂之中道可也
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事不利其擇者也　文法從賈
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
決必不沉沒　大子本作決必沉沒上十字校　本必下有
不字按應與劉書云沈不沉沒故反其詞耳今於其最挪
非作決必沉沒末了當日所見之本舊文決也　李云詞
氣逼直以極其辨是子厚本色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此所謂白地形[illegible]遠上二
句　以下致太尉逸事皆破從不得實之意
宜不苟過日時　頗力字
也蠢以為顛　將下有將字

弟不能克其業 李本 答書當有規其心太銳而取困于
世者 以下言雖知其病終州不得已文帥從史遷句中下
波折皆有源
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者 傳信傳者以終得其實當仍舊
之之志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 今以所言者證之一端然
摘出學者所當書不當而辨之論之稍可以據者若
則足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 得六九過揲六
過揲過揲也 揲之九過六過 一字似未
安
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 不當有字
孔子之學 十句 今云極得爲聖之法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李云自與陸 及此兩書則盡心
學者出後之綴文者勤學韓柳其于經穀梁傳各無

希成殺名根本敗矣 一當當諷詩之文闕疑者疑及亡友
知春秋之旨久矣
指和叔尚 佚大十七字
爲得宗指篇 通 今何有微指亦不知復有
宗指也使上皆纂例之類名耶
于純佚人大其國 此條竊上微指尚有疑焉大上之避
狄猶可以立國也純佚之義固當效死勿去且然而春秋
不貴純佚者其亦傷天下之無人乎
以聖人與受與奪 句 劉收之曾于此品
其言其何也 此條今檢陸氏書不得
頃當呼荀息不君之邪心以亡其 中生之死荀息立
于朝自不能守是其失且君立奚齊不可言則奉君之邪
心也立于立卓子則謬其卓非奚齊之比而荀息
不復奚齊以死則立君者將以定國也今取國爲聖之黨

罪而奉章皆以臨之以敵而亂身亦不免焉穆權姦謬理
人安得不聽之于其與仇孔同辭者仇孔固亦有此也爲
臣鄉饒國命亂于所敵志而無禮于君身所以其賊若一
匹夫謂聖人之猶有取焉然非敵楊子謂進荀息以其苟
免之惡大君弑賊不討者不書葬聖人于荀免者因不討
其改得殺人即于殺居十而敵皇文矣然荀息以其之
哉 立乎君命也古者非君命也可以行權而不能自安
國家慰撫欲釋其罪不可得矣
今凡有退息 凡作兒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湯言 二書皆柳子得意者雖
無所有於焉及嬖辭之之意也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文得部中所載文者 付父墓
又二十年來云句 多闕脫識疑
怪而撰其上 兩字上有脫字

既窮而居者其冠尚之哉 李云封殷頌泉前柳文殿之
然殷泉與封殷文白別
邱人有制度以下 不減左氏內外傳之文
若然者勿須知爲可也何 李云極是
慮善善之過而負之者 句 李云何其篇序 意本漢
書王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及張敞論神爵事所云務自
增加疏浮散於諸郡之意 李云 小事而能見其大者
抑辭尤深厚
與友人論爲文書非謂孔與之不足六句 此文
所云得之難名蕪所云夫之所與者其六其與抵語
則人工雖至而非天之所與者也得之難者大也知之難
者人也
則彼與然自得以奮其間者 句 帶上一層
況乎未甚開者哉 聞子下有其字 李云盡歷代文章

作者傳者之勢而隱窮其所為卓然自信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二句　管
子說見海王篇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饒州作連州
則油然而清二句　言其粹
其竅滑以夷二句　言其美
凡為此也　以下若節接是故經中云云斯最善矣、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以下兩段乃明其微引之多而
極其辯以折之不知其為藥石移論有傷文格豈其踈處
氣發之故智不能以自制
則不必服　則字上有近字
姑務入而夸嬪惻　務字下有勝字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行則若帶纆索八句　亦何至此
汲汲無歡宜不永年矣

然由本背道鬼神等事　由作猶
後是而中　中作終
睨人之害若利　言不以物于心非因人之害以為己利
昧昧而趨于高明之階哉　為韻語其古
與李睦州服氣書貌加老而心少歛渝　渝作愉
若古之强人諸侯然和並吏于城下　若此張皇則近借
以發其文非為睦州效忠也
今使號于人曰[illegible]因小子之所懷懷也　與前篇一二
舸環于應但不應從俯而背使人厭其言效衛者文[illegible]
厭恭別司巧棚了所以馳騁縱橫若是反減其工者蔽在
必合屈馬而之論勝累論非自然之節也
與楊誨之第二書　多有不足繳繞致辨者而亦毛瑕不
已所謂道不足而强有言也
不過其勤讀書　過字下有欲字

今為甲告子以古之聖人之道　世得云自此至為僻乎為
佞乎是一段稍有甘理贊以諍楊之失然細分之又有兩
層自書之言至不為也非不能也為首層罰楊欲任性率
氣而不能勉强立論曰凡吾之致書為說申至如是而心
反不快為矣歷數楊以己之失為非聖道立論而結之
曰僻乎佞乎僻乎佞乎為後層假結收層
若果以其[illegible]而聖人不足重也　此一層從孟子
中來非自賢之分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　世得云自此至此甚不可也
是一段言游世之道以評楊之失更不得不行險警人不
能不游世也然在分之亦有二層[illegible]層中是一
不入世法下層引嵇康所稱又是一種八世法要之均非
中道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世得云自此至而惡之也一段

又就楊之上意申說收前一段意楊之所意在佞前言
僻乎佞乎其行亦歸於辨佞故此帶收佞
伊尹之可也[illegible]　又八開道再退陽上出世一段意
吾仕[illegible]求進十　自此至[illegible]一段又就自己身上說
[illegible]　又分照上一段
曰以[illegible]形　暗照縱心意
曰吾[illegible]了大官牢下　暗照出世意
吾知[illegible]曰任也　總收
今因道人行　此與人當是道州人非浮屠
[illegible]沈起書幾千萬一用以為報也　下萬字作為
此是年最卑淺之作宜删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一出以問呈質者以為得市略
此即下所謂宰小之撝神因水火之孽而得光明也
宥而彰之　宥猶助也

顏曾之義一句　收拾得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乃知欲申陽公四句
婉轉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　可想慨矣　此段應前所照
顧見然人治二句言外亦見化百數人不為功者一人即
致賢公天下也
陽公行醇厚恢宏之德　以下皆所以欲論列者借與諸
生有賢之先示其無外下則所謂大德此以解德示納中
之義下又見以命甘復無以解于東賢也
故少作作既工　誠今之留陽公意意者而不長于措詞
柳子喬出此以作之
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　顏兀聯以後事　此段削其半
則及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僕自卜固無取凡句　第筆折故常

柳門可尋記 [illegible] 卷　七

語皆道嘆然不應名是之對實也吾以為柳子之本道于
六代者以此
然可謂日豈有過哉一句　李云詞氣涵蓄在此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二句　此等語妙何味但費其尖
薄耳
古者重冠禮　大類此　李云絫稱取吾子家修詞之一
段惟言辭能究是矣
故吾每為文章　而以為之文也　李云文章根本之病
作文精微之要盡于此矣
抑之欲其奧一句　對輕
疏之欲其通一句　對忽
激而發之欲其清　對昏
固而存之欲其重　對矜
本之書以求其質　言實事也　質者道德之本言其大

讚
本之詩以求其恆　言常理也　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細
微
本之禮以求其宜　節文之中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是非之辨
本之易以求其動　變通之道　按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八句以心氣言之此存于文之先者也下六句乃即臨文
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疏廉二句謂布勢也激存二句
謂鍊格也此下諸句反復先後尤當彼此相成斯為意不
浮為勢不弱為格不淺也
有餘以告焉　餘作餘
無招越蜀吠怪　此等收法亦有趣
吾其十九公孫論什進焉　少作殊無條理
古之道吾子皮是也　所以調笑無常

柳門可尋記 [illegible] 卷　三

是故難矣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其其解也以上假設故只不歸
仲尼可學不可為也　不可為言不
可以為之不也
好學知者 [illegible] 僕之知其人　如馬融鄭者然終焉之代不
可見乎 [illegible] 不少亦上也乃 [illegible] 其入品尤浮薄
此作自然古雅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其教也雖若是　上三字疑以注
入行
前日秀才可為成人　此作亦
文論詩無輒昔昔然　所亦斷然以為于終絲
果且詩也　時等下有可字
道苟成 [illegible]　倒揚了
答 [illegible] 韓愈相推以文墨事吾若避之之不遑僕豈敢爲
過僕 [illegible] 何謂下乎 [illegible] 之徒也

如太元法 及四愁賦 作八賦
書以閤當 無以字 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題
古人及當世高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秀折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少作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 是時不可遇 時疑作特
人居相位 人作人 此篇前仿國策結參漢體 李云
此文格調似韓子 向知當日切劘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
此與應科目日與人書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韓之工用筆
亦如餉刻 衍字 若與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
韓與數倍矣 求諸全集可也

義門讀書記 第二卷 河東集

長洲何焯屺瞻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再名而復辯之特以劉
遇其長尤撰狀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 蜀
才自子昂之後當數符厚之
上王吏部以詩諭自任 吏部當是王仲舒宏中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啟 翮足羽翼 翮作翮
是以有前日之拜
是以有今茲之問 按雲麓漫鈔云唐之舉人先藉當世
顯人以姓名達之主試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
之溫卷所謂前日之拜今茲之問指是也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啟 廣載其文猶或傳于世 自知之
明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 贊序游宴兩句 略見為
文苦心并知韓子于滕王閣所以但記新修贊公作有美
堂記不得已而出于蹈虛也
禮部賀冊尊號表 神聖凝命以下 此賀尊號準格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此皆宗社啟佑皇心 宗社下有垂
祉二字
代裴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中間歷敘叛條為賀
御史臺賀嘉禾表 臣不窺于贊詠 切關州
禮部賀甘露表 本色正作
畏景轉炎一句 見降末之意
禮部賀白龍等表 祥符重聯二句 以兩內為上
輿彼高光 高作清
述迺參徵 總求

知人之淸洽　人字下有和字
禮部賀白鵲表伏奉進旨　旨作止
賀親白龍雨有應表五　字字體要玩誦彌佳
柳州賀破東平表五兵承戰二句　東上生下
代裴中丞賀分淛南爲三道節度使表山川偹險制之形
二句　有脫
爲樊左丞讓官表偹以承乏收紫泥　紫泥乃不成語應作
紫泥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忠慕孟公二句　孟之倒置
取而毀何以引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不假公文亦殊質健
代裴行立謝移鎭表故材移壞　材疑作村
代韋永州謝上表　此應用文字兼備論事之體
謝除柳州刺史表　無一字不妙深婉悽壯可謂兼之

早以文律二句　言屈之久
臣以不願交遊二句　言謫之輕
爲揚河南謝設表宴飲斯及　飲作飫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何句在于詩柳表足以相當
謝賜時服表花苒早紀　貼時服
不循彝典　下疑脫一句
爲盧尚卿相公賀百姓直二男狀　得體在質　按今刻
但米五石布十疋新銀八兩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紛紛郁郁　四字上有溢使
二字
讓監察御史狀　此狀可爲今賀當選進士之一證
以幼年逮事王父　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進禮二名不偏諱　宋氏九經總例云舊杭本作不徧諱

偏當作徧
柳州上本府狀則伏以此狀便令廢格　又申此語明已
非用邀名動之以必從
野賜麾頭　賜作駐
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猶並虜王
還師已期于席上　王言解明予之道其徵也則必還師
衽席之上
織綿當強紓之術　翻新用事
賀中潘尚後肆赦狀當伊尹無恥之辰　無字未穩
賀分淛南諸州爲三道節度狀鼠無夜動二句　恰分貼
分爵所以獨丁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合坐廨以爲宜　潘云坐
當作篚七戈切選數竄延頗庶雅日篚亦廨也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一本作上宰相

狀
未遂執珪之願　執珪用曹子語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勝奏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此等一字不
遺有所未喻
祭楊憑詹事文英成予姪　楊氏無子故云
祭穆質給事文　此四句消滿穆之兄弟及其先公與子
厚所遺言之
其歿白久　白作日
祭呂衡州溫文二事相期　期作勛
豈爲鳳爲麟二句　柳子亦自道云爾前賢其神柄其魄與
在今所傳之文故也
祭李中丞文　王播等八人者惟馮邈無聞焉可謂極一
時之妙選矣文所云愼擇察史亦所之謹者真無愧詞借

乎失其名也
徐泗濠州祭河中文　可削
為韋侍郎祭少監文　可削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可削
南[illegible]詩　南州用徐孺子祭黃瓊事
哭張後餘誦然而不顯　而作獨
吾詞善與惡乎幷取喜怒於其中　仍是天說之意然較
酒醴
道之出者多　兩較本作道之出其辭㴖者同多
然後餘不與諸身者同貫　諸與皆同　後以以詞難銘
誠壯
舜廟所晴文　未見人于祭井俗閒
祭井文　假[illegible]人易與俗人道也
然門多發川殊辨　亦自洛

祭六伯母文後賢文　蕭作祭臨汀分三女作祭　早
歲文情而振於之
祭竹林氏文[illegible]　左[illegible]竹柳文湖
祭崔氏外甥女文[illegible]崔氏　甥一作生
錯　六悄悄　悄悄作悄善
殷勤治道　治作洽
負時振耀　負作實
于禮其遭　遭作曹
祭外甥[illegible]文悄然及壺　謂身不得俱也
以下詩
同劉[illegible]十八院長[illegible]時寄[illegible]州　云云
發潭州[illegible]與張劉投分之切故下[illegible]大勝
文暢殿生詩　子厚弱冠升名[illegible]後生因乃
答[illegible]之志激

[illegible]　馬憑疑亦鑾中中當吏考之
同病殿[illegible]老　同編讀劉
宏農公以[illegible]德侍利州[illegible]誣柳云云　此前詩尤工字云
錢[illegible]史[illegible]料
待[illegible]一聯　東筒奏然前在江西日職罪故先着
此一聯
將家借人閑以下　子厚自述
醉[illegible]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發端直貫泣銷魂弔影
一聯
醉贈秀才[illegible]早秋川夜病中見寄多熱羽人邱
調學將入辺
仍教夜平將呈武陵　起二句昭瀟風子
拓露仍難及　發　起論字
嚴南絕何晚[illegible]玄述世所遠　玄述其遭塵所謂有

寇法乎
日出霧露餘一聯　日來霧去青松如沐削去云游而取
最遠由故下六游然有語
贈江華長老風霜欺竹騂二句　借竹風松露喻老僧之
真寂也
古東門行赤丸夜語飛電光　赤丸喻藩武氏
鑛下以內寇見待　言丸魚既十用兵又不能裁節將
師老于外變作于內禁中人地深笑其智小謀人也
于內撫狼負負宰　負負宰言真負宰相
藏嘆有中非所疑　非所疑謂非平日排斥之人忽出所
備之外也
絕塵蹤侍鄰下補　下一作上然下字較勝如何下于
也重校下一作跟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云云酬同遲客心　謝康樂句是

中孚所選各詩見於選中其詩乃爲更作此句用以寄深
意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重
校吕本有因以寄呈四字按四字當有在二句乃呈劉也
善誘驛和劉夢得酬淳于先生　疑翁自此當日遂取之
入忽過詔追也

同劉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微之
有哭吕衡州詩六首
九原猶寄若堂封　杜哭王彭州掄之官方玉折寄葬輿
淶漂同此意也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翁仲遺墟草樹平　沈佺期渡白
海入龍編詩尉佗曾馭國翁仲久遊泉亦以翁仲爲嶺外
事但檢之不得其原　皇甫錄近峰聞畧云阮翁仲安南
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

秦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爲生惜不載
所出何書　出桂陽下追木瓜逮州地勢云分路則翁仲
句乃適柳之路也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吳喬云中四句皆寓比
意驚風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亂颭斜侵則傾側
中傷之狀嶺樹句喻君門之遠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
臣憂思煩亂之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蒹葭淅瀝含秋霧一聯　霧散吹
作雨秋雨即蒹葭之聲夕陽即橘柚之色也細按之作霧
爲是乃嶺外風景遇露多見日晚也
非是白蘋洲畔客二句　注中當只引洞庭有歸客瀟湘
逢故人二句落句乃顛

嶺南江行山腹雨晴添象迹　近峰聞略廣西象州雨後
山中過成象迹而實非有象也

柳州峒氓　彼因句言所見漸安夷俗竊衣食以全
性命願終已不名亦將老爲刪帆何復結綬隨冠之望也
欲投章甫作文身　言吾當遂以居夷老矣豈復計其不
可觀乎首尾反覆此所謂不多而哀怨已亍

別舍弟宗一　二身去國六千里　謂與柳州龍城郡去西
京六千四百七里
欲知此後相思夢一句　與其子嶽與尚書二人爲友
劉相思不得相見欲便於夢中往從但有至平路即迷落
句正用其意而方六本言柳州步亦不能到也註指荊郢
爲宗一將遊之所非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高崙等已屬家
鷄　底抛詔劉柳與宗書於中有勃錄爲其定劉爲及門
官有家鷄之歎

酬劉夢得郡家鷄之贈郡家新樣元和腳　註云元和間

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八分書也按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柳
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于章草爲時所珍湖湘以
南童稚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
博聞彊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是
了應元雜其名于元和之間也未有以書目子厚而反稱
公權者也詳作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遙與荊老夫　結句正見北
歸無復望矣此詩以前作詩之

遊南陽崇道觀首　白以籍貫夫江介　天寶之亂柳
氏舉族如吳柳子之父爲宣城令者四年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詩尚顛倒　館作舫

宿洲中觀秋風集南澗

覺翁溪詞谷　瞬　假欲上風字由書有其實乃興中
之此也蓋翁象鳴者有不可求而斷定翁之望也廻下

懷人句寒蘂獨舞者潛夙不能依而丞得惜之樂也起下
去國句
遊行循過小嶺至長烏村釋志東阜耕　釋上解也詩云
其耕釋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
與崔策登西山鶴鳴楚山靜　鶴夜下而鳴露此句是不
眠待曉仰時發傑水夜之意尤不露骨也
覺衰是時春秋四十有八頗有道音　旨趣在此蓋感十年
不召也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神明固浩浩　神明謂吾心也
蘇昆過西岑　轉出夜還
木落寒山靜一聯　人渺曲野蛾沙岸淨大爲秋月明
入門守拘縶以下　敘志
丘砕咸肆宥　丘作二
所懼齊君鷹　虞與萬同義鶩記祭義注鷹或作應

亭皆安淮水秋風生　秋風生暗用風從虎
咒迪州淺言外可見　不見驗思亦白馬之作
世義安可支　義作議
豈使君之家所覩見之從行于郎下口號遠駐野人居
遙駐二字已暗括見召從行
胧繁巫語報　遐汀殄獮蚊蝶言大福之興如此歸群飛
而多　此刀天然白上政使極意彫飾益無加也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蒔藥閒庭延國老　國老比中
丞
陪韓虞宅偶賢人　賢人則濁言已非清流也
去華出西亭夜飲　二四上不次第如書
嚴道人門長老東軒花間日日樂背飛　燕之也　公踏
以長老自比
郭鳶下始栽竹日遠蕃國期　蕃作葅

種仙靈毗門有野田吏　吏疑更列句有田吏尚可闕之
文門史字分書也
幸及兒女奔　結尖昧
種白蘘荷庶氏有嘉草　庶氏如藥者之者
攻禾予久求　言貢如清雞之濱不見鄭康成說
戲題階前芍藥顧我尤懷二句　陳思王詩南國有佳
人華若桃李　結句雖戲亦楚詞以美人爲君子之旨
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路遠清涼宮　路
遠一作遠植
一雨悟無學　雨悟一作悟雨
淨土堂流弱名源　論弱一作論極
華堂開淨域　華堂一作龍華
零陵早春　郃武本作春懷故園

田家　蓰輸助徭役　徭役一作徭役此不知詩意之婉者
也
東鄉後租期四句　租期泥澤非敢後期而遺遺樸朴故
郷城空自眠　白一作舍
日少擔怨也
古道饑蔡蘂二語　即舍迷去住三字
行路難披霜決渙出沉滯　決疑抉
歎歎飲食滴與粕　嗽嗽作嗷嗷
丁命抹甲杖與杯　杖與作狀爲
梅年晏歲安可當　當合作當
渝折　前詩未無窮起伏
炎退消嵐太不返二句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高祖楚歌
之詞何與則漆但也
九效魏府音　九嵗謂元帝材定陶也

東海久搖蕩　謂東海王
南風已駿駿　南風烈烈吹黃沙賈妃謠也
居貨捐千金　居貨吕子楚事
咏史誰顧蠢蠢群　此句怨而怒矣樂生報書自温厚也
此詩以燕也比憲宗然以比樂生自爲子厚也下三
首篇亦有指斥
詠荊軻　長虹吐白日　用事變換
秦皇本詐力以下　又即荊軻必欲生劫之以報太子之
意與上臨事竟趦趄一層反覆呼應言所恨不在無勇而
反失太子燕秦不兩立之本謀則知於荀而失諸愚也
省試觀慶雲圖詩　設色初成象　在天成象破圖字即含
卿雲
高標連汗漫二句　空濶
裂素榮光發　圖字不略

以下非國語
不藉篇　然而存其禮之爲勸可謂也主不勸而勸矣若
曰有其德而又能推行其政則誠善矣藉田猶不能躬親
則將使誰用者其又何望焉耶子厚立論大抵欲快一時之
見伸一夫之說而不究其源流者也
穀洛鬭篇　大將毀王宮而勿壅四句　恐攘修者以闕其
本而無及水土之政焉則亦乎不啻乎一偏矣
問戰　長勺之役篇　此條乃非一偏之論先儒譏之者多
可知識之本二語
卜獻公下伐驪戎篇　下者世之餘使也道之所無用也
揚其範之言卿子問嘗曲之矣何立論之易也
狐突爲以覬其外王父也　[illegible]有晉獻公烝于齊姜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
舅氏特以別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則非突之女也柳子乃

以突爲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　春秋之
例[illegible]言春秋之情必于國其文不亦外乎
情不外乎文也
遂冀[illegible]以其父弑君而非其宗　其王父非其父
也
渝[illegible]何說歎咏亦將罪乎　渝咏之云淺陋不足陳
外集
披沙揀金賦　今觀迎長日記中故三賦皆當時格其中
將何尚勝香出也
幽以仰明　上抑將去二字
既堅且好　竹實既堅而且好
黯混混之濁質　混混作渾渾
突[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見若字之訛
而歧路[illegible]　歧路作[illegible]

迎長日賦　[illegible]而開徐　[illegible]作匪疾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　際字上有分字
浮光乎[illegible]　光字上有晨字
則無爲[illegible]委蛇將久　無爲作無遺
已而放賦　夫書禮志[illegible]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
[illegible]制[illegible]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人
[illegible]請以次指南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年十二月庚申
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河間傳　可使突[illegible]先辟道　辟道宜作辟道
河間命[illegible]其夫名鬼覘　[illegible]書[illegible]太后皇后公主
[illegible]食[illegible]此其邑[illegible]其公主耶
[illegible]　此文[illegible]得道書稱嘆不知何以在外集中
通[illegible]學　潘[illegible]切與[illegible]篇作學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學者無能知　知作如
日獨發吾錯五句　日作日
趙多才雅意諸其曰死信狐乃立　伏追刪
嗟然秀才何汲汲　伏惆天
太府學那外補馬汲古　文為遲客欲不為馬作也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第二表決前代之軌模　軌作
規
第三表成跡讀二旨　讀作績
今者君臣同德　同作同
慶而不精　精作續
第四表以慶先君之典則若專焉　則作刑
必惟思而內省　惟作懼
以要天地祖宗　要字不當義理
第五表所以邁三代之文　邁作萬

以陛下之詔　以字下有從字
第六表陛下教導道路　道作尊
昔漢宣帝謂元帝曰四句　雖據祖宗舊典然出之臣下
奴措矣
何以知宗廟之復　復字上有典字
三非而不自安　報當作慢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　或作忠
肅明允或作明允忠肅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不自妖孽　自作有
恃東介十二之險二句　承作感
禍據一方二句　承專脈
朔方之地二句　承河
封祀之山二句　承后
餘孽消天　承父祖

道使六字有主二句　承封祀
淮海無虞二句　承朝方
殺拾有為心之化　包括劉悟事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一作狀在前集
答鄭員外賀啟　假非今有　收是重校一本有伏惟同
聖慶六字
答諸州賀啟　重校有勞拔捐附恢息增深八字
康熙丙戌新秋假外弟吳子誠所收宋槧大字本柳先生
文集粗校一過耕大字文日錄不知出于何人其字畫乃
乾淳以前書也此本合非國集上下二卷共編為四十五
卷而外集一卷附焉疑用四明本篆郭師某嘗說中己數
宣山沈氏則非沈取本於雅斷卜之二然涉代斷損刑体
首其及也毛斧季云宋本李利於柳集李柳兩家最少局
亦幸而偶見之紅香茶小史何焯記

顧氏書錄曰始於鄭定刊丁與以諸家所注輯為一編
曰音曰義曰□不注其名其曰補校曰添注
則其所附益也此本蓋即鄭所刊云焯又記　跋明刻小
字板
癸巳八月借義門師明刻小字本柳集校過下注一刻
云云即此本所異同也此本無龍城錄而云此是後人
僞作并無集傳等篇只注篇內當與此大異故注中錯
字尚未及改惜許仲先生所藏宋刻殘本校過□刻即
翻此本而注中某曰某曰都削去殊使文理不順矣
右跋石湖泳進跋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二卷

義門讀書記

歐陽文忠公文　鹿門選本
上卷
長洲何焯屺瞻
準詔言事上書　漢王吉符以白爲之兵 至 少則勝之明驗
也　二事亦未嘗其實如王等之事亦所謂偏敗衆攜耳
其四曰禦戎之策　兵將則用皆不具雖有禦戎之策將
安所施哉公言真紙上空談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半年安得
遂可用耶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其意之曲折似陸相氣之
情態似李侍郎　五代史記官者傳論與此文略相近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可以裁去其中不必乃爾辭費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 至 而人君者亦常
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冒頭太冗

論選皇子疏　得進言之法有體有味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 至 其可默而不言　工于發端
其優游宴樂也三句　陪說處婉而不迫
居外則無一人可親三句　淒婉動聽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切而不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是則陛下聰明自學心 至 積漸
稱興之力也　道得此英主所不免况仁柔之主乎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辨析條暢字字皆合
情理如此論方能開悟人主
陛下自臨御已來 至 中外驚疑　張長史云從聽言有異
上起疑一層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 至 不宜有此　張云從進言有
異上起疑一層
下論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于其君者 至 此不可不察也

若臣言當復容臺諫不別白其言之偏他與罰破人主
疑臺諫挾私妄言之根未有能動聽者也　張云論聽言
者之異一層
自古人主之聽言也 至 則聽言易也　張云論進言者之
異一層
伏惟陛下仁聖寬慈 至 則可知其用心矣　張云明聽言
之所以有異一層
非所罷臺諫五人 至 因謂未可以此欲言事之臣也
張云明進言之未嘗有異一層
議者或謂言事之臣 至 以作威勢　所謂左右之助者此
等是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明辯悲歎　慶歷五年乙
酉公時爲河東轉運使
論修河第二狀　指陳利害明鬯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其言慶歷之失策亦從來爲邊者
之龜鑑也
故吾兵雖衆 至 不得不敗也　要語
表啟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
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此篇更有情味
謝賜漢書表　方紹衡石之程　此句不穀
謝襄州燕龍圖惠詩啟　變調在在不作長句
謝進士及第啟　少作風逸既不如唐又未變俳體還樂錄
真慣慣也
上范司諫書　歐公上范司諫書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
文皆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文勢如雲之出岫極情態
妙
故士學古懷道者 至 與宰相等　議論明暢條可以示有識

官之氣
宰相尊行其道至行道亦行也　足賀字正以起責字
權字
九卿百司郡縣之吏至亦任天下之責　逐層遞入一束
上二段
夫七品之官至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又作一束轉到
希文身上　長史云拖一句接下
辛而城爲諫官七年至何所取哉　又將已五年二句挑
覆說透以見有私之不然
又曰彼非我職至而一句
與高司諫書而足下則其間二句　此何等求縫及之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至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此一段
頗失之冗況于希文先比類失當
上杜中丞書自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至中丞一震動也

此段申明不可隨以爲非
與陳員外書　太辭費
與郭秀才書　前猶勉其從而不已然未嘗示以所當進者
何業與于篇之直道也
與石推官第一書　語太煩
與荊南樂秀才書入聘中天子下詔書至是恥而于兩
漢之士也　長史云昔之時文浮華而已今古文之學
既行而學之又足以技名兩得之計非特爲界論已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其自負既隱然有范
而求士之道亦官然公文之最近齒者　言外多諷切亦
忠告之道也
此一篇也　拖起下意
上范資政至上不爲用　長史云此是歐公本意
預用之知何謝　仍紆徐不迫

恐修者假無能者二句　究竟前幅仍不訐露
非敢效庸人苟且衆安佚也　慚恥等語俱有照應
答祖擇之書　更假錄則尤高古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　名言讀書則得古聖賢人以
爲師矣
答李大臨學士書　儒術折
今足下在深而事陳君與居　事字張改得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模寫有無得此公早歲
文與人孤吹自火至亦自黃州以後行以論處驗所有餘
肖致力於新史乃編深厚也　荊川謂架空累層之文按
須問其平日所令至者何云　荊川論文亦止于皮相也一
漢之爲時有賢至司馬相如揚雄　歐公始稱仲
舒
正統論上　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爲第一至下篇稍有

冗語未盡削耳　居正者實也一統者名也二者不可得
兼以居正爲治世之本一統爲傳世之號分而言之可也
既冠之以正而繼之又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則又
失之偏矣
傳曰君子大居正至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以經爲案
長史云先原正統二字來歷
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　長史云發明論者之
失此二句　篇之總
奉觀將周而一天下至其可疑者二也　長史云數語櫽
括後篇之旨
正統論下天下大亂至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　長史云
此段即是申明前篇之爲正統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至而正統明　不易之論亦語有
斷制　長史云以上伸已論之是以下辯諸論之非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乎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以下更有翦裁筆力便高存于原封結論是如何
春秋之義君弑而賊不討也况欲于天下之統哉　賊在
國而不能討則謂之無臣子若東晉但不能報讐與討賊
又不同類也
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卽非乎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
魏非眞能修文德也不過以江左文物所在人競稱之
亦必革法制以自文代北之陋爾然行之未久而國亂非
如一代王者創制立法使數百年民被其澤也論其志亦
同彼善于此云爾功則未也
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　孝文不當晉宋之代
春秋之時齊桓晉文也聖人有所不取也　直以其不能
一天下而黜之是也若援桓文以楚爲比則斯謂之爲閏
者誰歟

及吳丹之北也至漢乃殺之而後入　許王者唐明宗之
子又豈可以存晉乎入句亦可删
鹿門評云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按正統有時而絕歐公
千古特出之見而久于所閏南北五代皆無統之時
實因之也以統與弱與晉又因有時之何而不絕因除之
統雖有爲爲之而藏之歐公所論則尤爲矣鹿門不通古
今妄欲判此大公案眞可笑不自量也　朱子雖有正統
之餘亦予之統一例然魏吳皆漢臣子漢中王既承漢緒
魏吳不得而抗也晉之琅琊雖不能仗義討賊如諸葛之
屢舉其武然五胡皆嘗伏騎于晉者晉祚不絕彼雖奉大名
不容假也若宋之與金則本爲敵國畫淮爲界又不得以
遼事爲比矣之南北並書乃爲至公不知後世有朱子者
作又何如耳　長史錄曰了尤正統論丁此篇之後亦以
歐公之說爲斷建炎南渡亦不予之以統

爲君難論上　能燭與則可以知人矣能知人則可以用
人矣
又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乎何必更問蘇曰　文子曰是
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清泰帝之從太原所以
與于憲宗之平淮西也
本論上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　明道景祐之水
旱豈天地之氣獨鍾于人而不于人賢乎
本論下　文章漸嫩皮肉太厚人言曾文昏拖我謂曾硯
歐爲健也
于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紀實
其應民之意甚精乎　又奚取大外說哉　况三代法制教
化之妙處理可味
後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至末　不如韓云明先王之道
以道之務寬而獨歷疾者有養也一語爲悉備

春秋論上　勁健有家法公文之至者
春秋論中　兩意遞深反覆析理明暢
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　長史云雖明
言是非難則則正名尤急
其不爲正君者幾何乎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長史云此
二字文進一層
其生也志不克仲至亦何望于春秋乎　長史云此言善
惡難明則求情實尤重
隱實爲攝至則隱決非攝　以公過秋而謝丁廟安得不
以公書不可以此而疑非攝也
春秋論下　明辨不宄
朋黨論　自是曾做文章然久讀反覺其膚淺寡味此歐
文之近淺者　無識亦少和氣　宋仁宗資性寬厚處人
所病者多疑謂故公可以此論進君雖　之王方初士

植黨卽無說前是說必謂其黨為黨此又巧為異說以自
飾自然古者乘之其不以為固不敢受禍者鮮矣有朋所
不容是君子所以自處人主宜辨其作不行事之際別白
用之乃堅毅不破之論不必新說而後可快聽也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能辨是本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　以下指陳君子小人之
情狀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又透上一層翻
說惟君子為有朋尤足破人主之惑　長史云爲子賢者
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文全是反做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以下歷引古人
主能辨不能辨之得失治亂以証之
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跌宕
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上已極透快故

只用澹澹一句收結
縱囚論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至所以復來乎　此段縱送
刻深但言其不可為法則得之矣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　至此又不通之論也　此如責備
得是何使其誠亦不過意氣之相感何如膠漆之化使人
不入于惡乎
唐書兵志論及其末也　至因禁軍　禁軍自唐之盛已有
之不待末年
唐書藝文志論　四類平起乃是唐書藝文志論從于此
始分為四也
帝王世次圖序　更簡勁尤作
以孔子之學至宜其失之多也　數語可謂通人之論蘇
子由不知此而後為古史其亦謬矣
而所爭皆為臼世　添意

外制集序　用筆極有頓挫言外亦感慨無窮
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　又申敘上兩層
蓋王者之訓在焉二句　語重收煞得住
蘇氏文集序　子美困杜公之婿然當時指以起事尤在
范文正公故事甚微而序遂不少貸前輩論此文猶不甚
分曉偶作于李定而放方平王拱辰之徒皆承呂許公之
風旨者歐公于序文蓋有所避不曾直指說破
而集錄之以為十卷　今作十五卷者又非歐公所編之
舊矣　歐公于子美之詩別為編故於中詳敘集錄遺稿
之事後又稱其詩也
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　至未　不惟不加愛惜并見
廢亦非其罪及他人得路而子美獨前死此尤可悲悼者
深迴反覆言之而意不止
江鄰幾文集序　既銘其墓又序其文公于故交亦止二

人耳故此文以藏梅蘇說
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二句　對蘇
與夫仕宦連蹇二句　對梅江
獨其文章尚見于世者　轉入文集
故余于聖俞子美之歿至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蘇梅二序妙處公已自發其蘊
仲氏文集序　此文殊少佳處後半亦不謹嚴
梅聖俞詩集序　得意之作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一句　跌宕
輒抑于有司　窮久
年今五十　提出將老
不求苟說于世　至樂于詩而發之　一句一折
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跌宕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　景初之詩頗工蓋其淵源有自

尊前謂從初翁刊句法則亦本于此也　最初者師厚
其後十九年　以下又公他日所續書
謝氏詩序　此等文韓柳不為
昔衛君姜許穆夫人　其不武衰矣　太人人送明宋後
燭參實基于此
釋惟儼文集序　變韓詩日　則賢者安肯如哉　前後
格卡相配成章
然皆爲遷下生所安　尚安能得其貴而無為哉
下云以此求其中人名能此數　從不交及人　一段
轉換耳
釋秘演詩集序　稱伯長者師程曼卿始見　師稱文
其亦謂其好論天下事　必舉其奇節云
于少以進士遊京師　長史云從自家起　老少盛衰四
字作關鍵

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四句　長史云又入自己
予亦時至其室　長史云又入自已
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一句　跌宕
章望之字序　亦學韓然太直
送徐無黨南歸序　用立德立功立言之語而和變之其
意蓋存立言不能以徒立必附于德與功而後能必其不朽
然轉至要處卻不能說出師古聖賢之實于此見歐之本
領見標上轉其深遠
予欲推其盛氣　推字收全篇有力
送楊寘序　此似學送王含秀才序而不如者不得筆力簡
古爲難耳乃獨古書自遠深遠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長史云歐公論梅聖俞詩評了背
聖俞稱後　須與此序同時所作其後序其詩集十卷所
謂詩乃窮而後工而最後作墓志即昔此數語目中介以

爲知言也作詩序惜無人能為聖俞作墓誌又悲聖俞之
屢怍而終不見用也
送曾鞏秀才序　況若曾生之業其可怪也　駭其文
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壯其志
而有司又失之　帶而
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末句總
結所以許生者發揚不盡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長史云梅似昌黎送王秀才
序本其先世立說也又云大抵歐公文從脩五代史處練
有得力　其山無峽嶮與昌黎絕遠發端亦太沉
及建節之際或滅或微　從萬州發端乃若此句方不散
漫
用兵不過萬人　欲鋪功德之盛而論其實錄文字必歸
無用乃得生之軌而未謝師少　二萬人而能攻一國者

巴峽之險至此始于平　即翻
皆王師所用武處至未　雙縮
傳易圖序易之傳注　以下又論傳注及師承
詩譜補亡後序　雖少深旨而來廢醇深
大不完見其書至其能使之必服乎　着論
刪正其延緯序　則自條暢
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　轉到義廢
若夫獵者則當取于此　收歸無他本意
韻總序　發端迂遠語其所不能而推稱大言以象之此
作者之大病
故儒者究極精之　非儒者之實最也近世小學廢矣
禮部唱和詩序　此等文未能喻其佳處
蓋絕不通人者乃十日　宋時試期之寬如此故杉閱宜
其且有餘力唱和也

集古錄目序　使人聽爲之必不若此盡力　自不逮寶
繪諸記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上既有聚多必散之語此
轉似贅
予對曰足吾所好至未　同抱前半亦不見費力
案釋傳以免短使送三班　免短未詳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　名言
仁宗御飛白記　較東坡文爲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尤
言之沉摯也
蓋以遭時清明至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　長史云從高
一層說來
余聞仁宗之德澤至發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長史云從
低一層說來
御書閣記　晦翁以此爲公文第一　開元以老子爲祖

曰有道舉而太宗未始崇信其說特以前代帝王皆賜御
書則而賜之此可見眞宗好尚之正而彼得之尤爲光寵
絕盛之事以此立論轉到興復上亦可作一篇文字
而道家并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挽上開元
相州晝錦堂記　題無深意特尚一層起論施諸魏公獨
不爲夸　荊川云前一段依題說起後乃歸之於此反
題格也按反題却愈切題所以佳　開云爲時名卿謂仪
國華官右諫議大夫有列傳歐公爲作眞贊　臨人生六
句宋史取以爲列傳論
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此志字淺
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提過本意
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長史云言公少時之
志使如此
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　有此語依日前半方不

洮名氣格不甚輕蓋只要高處立潤處坐便成亂道矣
有美堂記　通篇以虛景成文
峴山亭記　長史云前半篇俱是後半篇影子　言外有
規史君好名意蓋叔子元凱光祿堂却是主也　史君非
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蓋心非之妙在微諷中有引而進
之之意仍歸於敦厚也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　起何用要陽者舊傳見世說注
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長史云爲後
人針砭亦是爲後人發寬
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爲後其爲人與志之所存
伏脈　熙自待者厚二句使意非不關是文意亦輕露少
味矣歐公此等處尚得韓法也
因以君之官至並傳于久遠　據事而書諷刺自見
君皆不能止也　諷

余謂君知羊叔子之風而慕其遺迹至則君之爲政于襄
者又可知矣　長史云有諷有頌　立意好而文法太學
熙
李秀才東園亭記　本不足記故但書其不能忘情于園
亭者
修友李公佐至命修志之　下方詳敍隨之風土先點出
爲亭作記力不散漫然亦嫌其語太煩也
隨縣陋非名鄉　六字收束前一段
泗州先春亭記　有用文章筆亦峻健
泗之民曰至以食役者　長史云以出米助役爲民之意
說得有體
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　長史云此却說是
張侯之言尤妙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至木　補削因其舊蓋而改

亦知所先者不欲沒其人因可歸重堤上也

眞州東園記 園之廣百畝 至 圃其後以爲射賓之圃 先總記園之大略

芙渠芰荷之的歷 至 望飛樓之呼音也 細記園之景物 就廢與上相形逐段敍剪又字始不平衍又得當時創備指點神貌

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 僦筆作動

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 來遊不記三人但記士女所感結處無辛苦愁怨之辭伏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 至 吾亦不能言也 補寫園外之景趣是文章柔法彌有餘帶

其爲我書其大概焉 落到作記此處後實此正後反皆有層次變換

眞天下之衝也 應起處眞東南之水會而又轉出一層

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 向總收前文所敍而又協于其職 從相得二字中結到園之可記而非從以其暮春丁是也

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 包括首尾 結處最好蓋其此園之所以可記也

乃爲之書 記字結

海陵許氏南園記 長史云南園者許君之鄉園也故本其居家之孝以風示其鄉之人亦作鄉言鄉之義也海陵去眞州密邇以發運使運臨本州爲不園于郊處作不足鋪揚且有孝不之敍又不可泛入與氏同樂議論故從許氏世有孝德能化其鄉處推而論之井没然離案破壞記中文體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 至 亦不足書 將園字撇開從海陵許氏四字着意

凡海陵之人 至 務其孝悌 于記園仍兼抱不脫

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從上文世字生下

將見其園闕之草木 至 不擇于而嘯也 張云似有黎道生詩 又作此一層文勢方不與薄于園上亦有餘味

叢翠亭記 早歲學問之文 似柳

若其名在祀典以下 此處尚少頓

見山之連者 至 名嶠者荀 寫出叢字

菱溪石記 刺史李濟爲擇勝記 李濟擇勝新亭記見文苑英華 此句疑脫新亭二字

子嘗以爲物之興廢 至 何結上生下

李資獻而近 擇勝新亭記云擇高爽于郡之東北十里得樊山水記 前後乃不相屬擇勝之水安知非前人所未親歷而說池或至宋而壞也乃遽愈怒于文新何哉以吾莫爲之處郎洒井惟大嘴爲當岂今本可食反乎而

自是眞長自花文正公今本咬亦減矣使鼠公爲采又倩何譏耶

峴山亭記 翻得好

吉州學記 意思氣象俱勝 句句切陵歷吉州之學其中照應極縝密 長史批分三段看前只宋之學久而後立而歸美于天子 次言吉州之學不久遂成而歸美于李侯後言學之道又必久而後成以冀致賓案後人之識登神理驚動

學校王政之本也 至 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 長史云此于立學遲久之故特作一段回護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長史云李侯治吉在未聞詔書之時此作者有意處見其賢于他人

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 至 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長史云此是記事正面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長史云上句遠應下句近接
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延久之功　公于本論下篇亦云
然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　長史云收起處
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什記只一句結出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長史云是廟記不是學記
釋奠釋菜句獨存秋行事而已　長史云廟以祭而設故
從祭祀說起是議論得其本題
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句何其謬論者歟　此府議
論從微細說之十不知乃犯題之病行文亦少撿局矣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句可勝數哉　長史云有此一段
方見廟之不可不修方見修廟者之功
豐樂亭記　和平深雅　余嘗過清流關者其嶺甚卑不

爲絕險特以介南北之衝取滁之所必爭故耳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句闢地以爲亭　此一段先記亭
曰明年則既在歲物豐成之後矣
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虛含其樂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本其山川　以下起
豐樂之所以名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句何可勝數　此段意思甚好但
下字亦覺纖須如東坡表忠觀碑纔得精神　必說到殺
人盈野殺人盈城看在自家身上乃見今日休養生息朝
廷功德之深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插入山與泉一筆
今滁介于江淮之間句道其風俗之美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句地僻
民生不見外事　事簡

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俗之安閒
而孰知上之功德　宕上功德
乃日與滁人　其樂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南山過冬轉清癯刻露于角山崖
□公二語從韓詩出也
樂其歲物之豐成　破題
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　其字從東坡書此記
□□五代之際　何反覆以寓□思意
刺史之事也　總結滁
遂書以名其亭焉　結句是記事之體
醉翁亭記　長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下分兩
大段說去　將明太守陶淵明集序云有疑陶明詩篇篇
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公此篇中用其
語　獨孤及之琅琊溪述云公登山樂日者喜樹無小無

大乘與從公又云時時醉止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輪徐
驅亦拈用而變化出之
環滁皆山也　起句是從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以下　第二層又寫郡府事
臨溪而漁至太守醉也　醉題中醉字
泉冽而酒香　渭宅編云東坡得此文改泉冽而酒香作
泉香而酒冽按例則句讐亦本對合水泉必香也
樹林陰翳三句　無此一層則意味索然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至本　逐層帶轉　兼取象上之
意
畫舫齋記　吾于洗發後來如歐陽初寮輩效此謹
宜貴樂于而以名耶　與字仰反起下一段
峽州至喜亭記　江出峽始漫爲平流　按漢書地理志夷
陵下注應劭云夷陵山在西北其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

乃云峽口之險至此而始平夷無乃未之攷歟
故州人至此者　出至字
相賀以爲更生　起喜字
夷陵縣至喜堂記　前段極言始來而不樂之由皆爲下
文既至而後喜之地中間因朱君待公厚而堂又爲公作
也故備敘能變陋俗以致歸夫之意末仍以此作收文字
照應處得大要所記雖止一堂仍非獨爲吾一人之私也
夷陵者楚之西境至有詩人亦以竄謫　上皆敘細碎事
着此一四語點染乃覺而不俚

義門讀書記上卷　歐陽文忠公文

義門讀書記下卷　歐陽文忠公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峴山亭記　王得臣麈史云峴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
平與天際而湖中無風船之所人甚病之歐陽[illegible]子
京叔寧是邢當欲起亭是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爲[illegible]刑之領先名
[illegible][illegible]虹閒求文于歐陽公叙述閒之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碑刻
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郡人目[illegible]未及
[illegible][illegible]人然因文中[illegible]用[illegible]力者[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剛江次之[illegible]可
之詩何以言也姑採之以存疑　長史云前後敘文又是
決　真州東園記只在諸君口中作一大段敘出此又
分作數次問答逐段答呆更不雷同　凡記之正面皆從
使人口中敘出後半只以答役人不令急遽答論抒柚特
變

王彥章畫像記　從畫張中不傳後
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長史云用兩語引下
其記德勝之戰尤詳　長史云先提此句下復插入他語
然後接出　總撮家傳敘過然後獨提德勝之戰洗發抒
寫胸臆
公之攻德勝也　重提起
是時梁兵在魏矣已不及矣　反襯本色
奇在速速在果　真同史相持當務持而李牧之事千古
不能易也至背以輕入屢敗其兵亦在速而果耳快公此
論蓋不卽事迹之見而慕爲奇所謂以口擊賊者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長史云文用兩語引下
又得公畫像而拜焉　長史云亦先出畫像下復插入未
名所用然後接說畫像
至今俗猶以名其寺　終人死留名之意有歸重于忠義

苟其吏殘之蠧使然歟　收前一段
而予先言論如此者　打轉中一段
樊侯所以[illegible]此亦何之辭　予侯怒而爲之也　先記其事　怒
而爲一篇總破此句
蹟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歟　以下明侯之必不爲
見以爲民而駭之
祠者是宣大之所以宜謝威靈　以下又見亦非侯之所
能爲也
有可者　二字爲句　猶豫[illegible]有可者
蓋以陰陽之氣[illegible]有不和而凝結者　又從怒字轉出
陰陽之怒一[illegible]爲之者有此乃能[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然則喑嗚叱咤[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破碎例仍不似村
公語[illegible]一轉[illegible]反復以見其不出于侯[illegible]不作熱語故
有餘味

明因大師[illegible]
又[illegible]爲太尉之[illegible]人　[illegible]
數[illegible]
[illegible]不欲爲外氏之說又恐文太繁[illegible]
[illegible]此變[illegible]無[illegible]味
[illegible]多[illegible]其過[illegible]
[illegible]之　爲傳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祖也按[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
南[illegible]故[illegible]公不復爲之[illegible]
諸孫十四人　[illegible]孫幾人而不詳其名[illegible]亦然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
之後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　誌之他日
以待欲于一條鞭之外議加者可也
銘　皆發明勞字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丁父憂去官　[illegible]求去官服
喪不許　起復與不肯服喪皆非美事碑中略之可也
年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折其[illegible]南京　明著其事者見
寵之非異爾
孫十有三人　[illegible]孫幾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敘范呂本
末則詳[illegible]公文之[illegible]者
公少有大節　[illegible]吾豈苟哉　此段先敘公之志行其後立
朝皆本事與其言相符
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illegible]以全大德　見不擇利害爲

合
當太后臨朝聽政時[illegible]其事遂已　其事遂已四字束散
賞之[illegible]公以爲[illegible]
於延州築青澗城[illegible]又城細腰胡蘆[illegible]
有險可[illegible]又營田以足兵食訓練以足兵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備禦之[illegible]策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　州兵[illegible]八千人一將
所訓練　[illegible]人
人或[illegible]公見賊[illegible]如何　[illegible]于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
及　見公月不能戰
一曰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　機事密
至于夜築之川人小畢具　備[illegible]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料敵審
公居三歲[illegible]復[illegible]武　此見公非止以日守方從制敵行

餘徐規進取

初西人爲其鄉兵者十數萬至而紆西人饋餉之勞 勢
邊非參用民兵不可特其地利知賊情實又嘗遣宗族繼
黨人自爲戰也然恐無以爲軍則兵休事息不可復爲斗
民而養兵之費亦難以支矣銷兵特進先公策之要者故
帮敍之後

自公平吕公貶 至 遂起而不能止 數行中無窮曲折中
間吕雖借用公以附公然其事非尖巫也故平心而道之
可謂得春秋責事之法矣

吕公恐之凡自公者皆指爲黨 屬階

然則亡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流易

繫事有先後二句 見公之爲政本與吏泉無聯者不同
但爲民者自計慌之耳

而敵公者亦中外有言書爲之佐佑 與前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二句關接

其知故事纔一歲而能 元昊請和而遂任歸殊事不竟
其用也參政纔一歲而復出有司恐未能前所施行政地
不竟其用也皆與公自言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和應

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文中但詳于□職邊備政
地故知七州以□爲包之

亦公之志在賊 敍轉有志于天下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孫女五人 其書孫女數
人

尚學走趾中天章閣待制曰公神道碑銘介介然有仁
者之勇君子之剛 虛提

然君得爲黨人公之賜果厚矣 此實其剛勇之大有故
易敍

小人速禍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 即蘇子美事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文特遒
勁

及爲曾氏而茂參元两始有聞于後世 鼓古點字史記
御史好傳如此

而亦有所不得故也 此句牆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有杜蘇爲吾將相 敍杜
氏當自杜周始

又十有四世吸門公衍蓋自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 京
兆之杜以何時徙越亦不可無敍

公治吏事 至 則簡而易行 明敍測易略故冗嚴爲難推
析豪芒則易所故簡易爲難

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 而已称向後已

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趙元昊死 下諒祚方幼
主不如因而撫之 此不可不寄若彼不肯分反爲所笑
耳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丁公墓誌銘彰
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 至 以釋天下之疑 詳此段郭后
之疾已非一日其詞文愚觀之者亦非也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作時閩人多好學 至 作五戒以
教諭之 對明知風俗句

三司開封府世稱省府 至 遂升三司使 留開封事與三
司同做迴應精明句

來者有時 來疑作族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初舉進士
爲州第一讓其甲人士服而屈其次 茅云舉進士何以
得讓疑衍進士乃謂試也

然除文□王氏無名祖 上□知據附時無名祖也茅謂

即五代王建之後者謬
若何而拜乎　善于立言　湘山野錄載此事門簡肅公
關右人語氣明直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遂作漢兒
拜耶女兒拜耶閒肅無答是夕報罷直道當時語極有生
氣如歐公云若何而拜耶便無力此并不如李習之作韓
文公行狀于段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于戍于毀德之際
尤爲詳訪　提筆
時急將怯守境不能出師　至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守
境而不出師是承平備邊良策若輕舉以致生敗則叛不
可爲矣但當擇將以任之爾今又歸謝梅詢之語老成碩
畫非亮少年所知也
其後幾遠卒爲潘羅支所困　至　而河北之兵解　前　邊
重提此處雙應

還判三司開拆司　遂朝
復直集賢院　遂朝
召爲龍圖閣待制　遂朝
入知通進銀臺司　遂朝
已而失職逾二十年　至　不復言兵矣　又將前後一鎖深
洞有情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　一十六字七十八五十二年句首
積抑結此句有無窮感慨
惟其讀書綿之後　言所得于斯世者僅詩書爾益深
悲其不遇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通篇以論兵
作主
公嘗爲御史　至　貶監舒州酒稅　此是公立朝大節故亦
另敘

拜者作佐郎　先總一句
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讓景道景直景彥
子見前不重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
公墓誌銘　初舉進士　至　再舉進士及第　得同學究出身
者舉進士不中而以明經出身　至　八年則曰以同及第也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家世衰偽將相數
十人以其緣降　子君即上書引咎　既納其降奈何復盡
殺之　衆亦人類非名爲翰猶走敵擒臨之以備命幾可也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爲鳳翔府判官　至　及謝
君倘伏庭下何其賤也召見後使上何其安也陳家小兒
特統於中之無賴子弟耳此何足書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尚書衆之
償下商以償之　似明朝國庫之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通論兵法遂　至　遂以法死　此邊
將所當知唐與宋治兵亦不知斯　言可取何賦
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　杜少牧傳自見
君歎息憂悲發憤　已而以疾卒　竟以道作李翱之傳
言于漸以哭令淮表而死各其中本以將事抑塞適會哭
李乃發病也是之文見猶世錄
見其志之將終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亦悲憤亦深遠
湖州長史蘇公墓誌銘　是公相用意之文精神色力兩
司　是史公爲子美事見其關係却大其意亦在以史筆
自任　悲當世無人救子美于既廢之後並其言不復
身後得一婦人能守其文章則所得于斯世者何疏謝
耶文章須營之不可執徵明允諸例繩之也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　或敘起于君失體罰嚴
君自悼以其申者度宰相任公得何罪然後先伏在此君

至後始見則似范公因杜公故而爲文作者各有苦心類
與利祿道也
又號泣于其父曰至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内言不出于
閫張圖之妻無宗族子方在抱故可以不亡人之辭若前
將宰相之女參政之家子又長矣可自言非欲有不可銘
其梟邪鹿門議之謬矣
其上世居鄱　亦變域之別耶
少好古工爲文章　上已敘過集矣文章故此處略帶
長史云此何只略敘因已見文集
白元昊反兵出無功至乃以布衣中君　長史云通篇只者
意專寫此一段亦可窺見公史筆之大槩也　集序中所
謂意不在于美何上志乃暢言之耶公豈爲宰相尚非
小人所深忌故先敘范富更張机政而後帶出
坐蘇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長史云奏用二

字書法
大涵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　長史云此獨詳
其能詩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　長史
云以史筆自負
銘辭　深歎仁宗聽之不聰而不訐露
荒孰問兮杳難知　此何門扇子天問之意也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其氣象甚宏偉然後來歸潛之辨
亦自此開不如制先生來大爲總結而稱情也
先生親序石氏究合其源流矣　長史云提出先生
直道取禍處先頭寫　大段
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　長史云此處處提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
長史云死後事倒提在前　以奇禍中傷大臣謂朋黨

也
先生世爲農家至乃詩之所斥也　長史云敘次事實亦
于作詩一節獨用詳寫
先生年二十七舉進士甲科　石與公同年一甲進士
乃作慶歷詩至子禍始于此矣　長史云此處實敘
先生自闢揚徂徠　發明所以稱徂徠先生
及在太學　長史云與前爲直講相接
其斥佛老時文至亦以是教于人　長史云插入此段敘
其智述及所爲教法
以是行于己亦以是教于人　終前以師道自居之事
杜祁公薦之天子至乃直集賢院　敘杜韓之薦蹈終前
欲中傷大臣借以起事
安仁夫人楚與減公至未　長史云公之直亦甚矣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有蜀君子曰蘇君　張

云只略敘孔可熟法　是用有吳延陵季子之葬文法
所謂國士無雙也
君之文博辯宏偉至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張云文
提出寫其所以爲文因及其人以實其爲君子
而君少獨不喜學至故號老蘇以別之　張云冉詳寫其
爲文之始末
蒸其稟也厚四句　透出前純明篤實四字
初修爲上其書至未嘗而君以疾卒　張云然後敘其出
處
三女皆早卒　温公程夫人墓誌銘云長男景先及三女
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既不
著其所歸而此文又止云三女所未詳也
有善與人交四句　張云補敘其爲人
恭儉而好易至未成而卒　補敘著述在既卒亦此見卒

葬相迎故補敘

蘇頤與世質樂城人以宦留眉 張云補

蔡君山墓誌銘言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至 何以張吾

親之思 亦用歐陽修哀詞之意 木叔之于韓其貧信矣

亞于六經矣

梅聖俞墓誌銘 唐荊川曰一篇貞曜誌扱[illegible]而誌已完

矣

嘉祐五年 至 皆有以其[illegible]其家 敘此皆正以哀其窮而

不遇知之者如此其未而作以詩嗚為可悲也

至聖俞遂以詩聞 至 而聖俞詩遂行天下 長史云從其

有詩名先寫一段

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 至 僻困而獲嘲也 長史云又

從其所以為詩處寫一段

其應于人者多 帶上段一筆

至于他文章皆可喜 補此句伏後唐故諸書

聖俞為人 至 可謂君子者也 長史云寫其為人仍不脫

詩

初在河南七文康公見其文 至 [illegible]亦不報 長

史云敘其平生遭遇又特提出寫此一段總在能詩處着

眼

聖俞初以從父廕 至 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長史云

然後總敘一生仕宦

嘗奏其所撰唐書 至 書成未奏而卒 長史云

然後及他著述皆今補者此與官職相連故先敘

余嘗論其詩 長史云仍以詩結

銘詞絕妙[illegible]聖俞稱後之[illegible]而尤雅[illegible]公不過

也

江鄰幾墓誌銘 雅深不煩澀

君子治人 至 則以爲怡 用之不盡故併舉其略者壽則

所由以改官者抑告一篇為當時切務故提出另說

黃夢升墓誌銘先以文章意氣自豪 通篇以此四字爲

眼目

張子野墓誌銘 此又一張子野非張三影也

然皆洛人 至 今皆以爲無綢助之盛 此句劇得好

既在洛時 至 可哀也已 [illegible]少時[illegible]

尹師魯墓誌銘 詞嚴而[illegible]說 [illegible]外于[illegible]誌為勝

文[illegible]上與代政 至 以誠意用為[illegible]長久之[illegible] 意所

謂[illegible]不外乎此

家無餘貲 此句兼寓不辭之辭

銘詞非公自言之固未易窺其用意之深如此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如此古雅峻潔何必減班孟堅

勝徂徠文

李氏相連將以其弟之女妻之 至 而李不相亂給事亦以

此見得于士大夫 學史記極生動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 首尾以治春秋爲綱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此井歐公得意之作

長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不作可

書其子孫之[illegible]何 純是誌[illegible]不書[illegible]自為[illegible]例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誌銘見其[illegible]中自 至 [illegible]而秀好

大[illegible]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女子又早亡故不得不寫婦德

于是[illegible]其女弟以爲繼室 [illegible]則非大人歐公但讀

尤[illegible]公神道碑亦說

石曼卿墓表 [illegible]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

長史云[illegible]一段

[illegible]少[illegible]不[illegible] 長史云[illegible]生

皆略而不詳
禮獻明肅太后臨朝云云則人人皆勝兵也　長史云此乃
表其大者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至稱其意氣　長史云應起處一
段
其施設之方三句　其所夜者大
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　其自頎也重
及可否人下足以其惡者其意者無幾人　此與世難合
皆其一子使緣其家　長史云亦與起處照應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有實行乃寸曰周君者乡故爲于剧
君有所取也　發端太允
胡先生墓表　極鄭重而又不失于今大此歐公之文所
以情味獨至也
其在湖州之學云至取旁官署以爲學舍　長史云序敘湖

學太學兩節乃是表其大者
其言談舉止至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文氣一收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云云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長
史云然後總敘一生但略言不詳論樂其轉筆　遂居
湖學遷於太學倣於太學此何具眼目
東歸之日太學之路人或歎以爲榮　長史云亦是收束
其州矣宜邑句　長史云但略而不詳此是墓表之體
瀧岡阡表　孔叢載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
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
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
殺是反古之道也歐公所謂求公之言今本丁此
自吾爲汝家婦云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先虛提四
句歐文亂亂如此
回顧孔者爾汝而立于旁　劍今本作抱援抱字是不知

若安改鄭氏曲禮注劍謂挾之于旁洪容齋隨筆五卷辨
之甚明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遜接有待句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　韓吏部行狀幸不至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蒙矣公蓋本此語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鹿門云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
平致猶是歐陽公由意惡諸以嶺之援官于因政要策云
宋興以斂兵于內諸鎮觀發而州郡無守備急則吏走匿
自在天子常務更罪行事者以爲適然故盜賊起則轉
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出此彰之之文
蓋適得其平非曲爲解也不可以明制有衛所之兵有城
守之責議論前人文字
祭蘇子美文　激昂
祭梅聖俞文　真至

祭石曼卿文　擬柳子祭呂化先文　無味不知人何以
多好之
祭丁學士文　施之元珍亦過情　太刻傷排
是皆牛則狐鼠死爲狗彘
秋聲賦　雖非古人之舊然十分切日工至後乃推論人
事初非純用議論也讀之者只是不識公于文章變而不
失其正耳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云云剖爲而來哉　先賦聲
又如赴敵之兵　與後穫字相映
四無人聲　人字亡字已暗起敵下篇伍樂一段起本
蓋夫秋之爲狀也云乃其一氣之餘烈　此賦秋
故其爲聲也　合到聲字
亦何恨乎秋聲　反結悲哉句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　以蟲聲結　韓子云以蟲鳴秋結

仍補成該語
怪竹辨　頗似論衡無一結則為小兒語矣　欒城云歐
公碑版今世第一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論尹師魯墓誌　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乃詩人之意也　銘
詞非公自言固不能遽得之也總之古人文章其來源甚
遠非深考六藝未足以知其深處
不辨所為以非罪　至自然知非罪矣　與祭師魯文已極
言其冤矣此亦在可以互見之例也
則前有穆修鄭條輩　厚齋云修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
其文金斗集
及有宋先達甚多　如柳開孫僅皆學韓開之徒又有張
景也
記舊本韓文後則喟然歎曰　至以償其素志　立志之始
亦志乎久而已矣　應素志

故予之仕　至而所學者宜然也　昌黎云非其文之好好
其道焉爾公亦謂吾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五語者學韓之
本也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　暗收久字
讀李翱文　此文免不得學隨心粗四字
此中庸之義疏爾　中庸言致中和而翱之欲滅情以復
性正墮于佛氏之說而與中庸相反以是為中庸之義疏
亦歐公知言者深也
恨翱不生于今　透出一今字已為後半地
況翱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至則不復云矣　此數語
過于郭翱遂似此處後半公未之見者無論今非韓氏也
宋人文字中大綱皆自公開之
然翱幸不生今時四句　此是作文主意皆可北以此道
夏也

可歎也夫　與前兩歎字呼應收住
書梅聖俞稿後　擬送孟東野序　詩本出于樂但後半
于和字無所發明不若昌黎所謂鳴其盛鳴其哀說得有
分曉也

義門讀書記歐陽文忠公文下卷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一卷 詩

長洲 何焯 屺瞻

冬望 曅曅亦兼有似太白處

入見與作何雄題 作作阼

宿尊勝院 敝衣蓋苦短 敝作做

向來雪雲端棊下百仞墮 一本作向來雪端棊下飛百仞墮

苦雨 應有白鶯添數莖 鶯作鬢 此句收苦字

南源莊 發端獨妙

論交 孫仲益云此詩指呂惠卿 恐不然

兵間 孫云此詩指徐禧

寄孫之翰 甫嘗因地震極論從官文彭年相陳執中

豪傑 詩若此復何味

黃金道旁白日忽再去 去作出

不是九鼎輸西鄰 西作諸

山檻小飲 造句極似韓

上翁嶺 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墨 十字王孟不過也

濯足行上側 上作尚

雜詩四首 第二首似指王元澤

又暮感懷 奈至一歲除 至作此

寄舍弟 我意生側側 側側作惻惻

已聞采之藥 藥作樂

至荷湖二首 林林路南山 路作露

猶疑拔山秋 拔作沃 秋作湫

送徐兹著作知圻州 兹作纮 圻裕

啁啾令人謀 人作心

寓懷二首 第二首言身雖局促意則容濶也

茅亭閑坐 鳥語適務林 適作變

豈誰智所拙 誰作惟

靖安幽谷亭 靖安下有縣字

坤氣方以深 方作旁

憶昨 謀謨消汨汨氣象廓 二語可摘

青雲亭閑坐 坐作望

趨榮衆所便 榮作營

寄子進弟 一本作牟弟牟子進名也

顏淵隱與微 隱作幽

常若去左右 若作苦

我眼日以眯 眯作瞞

喜寒 此等詩正嫌其有造作之勞歐陽公謂孟韓文雖佳不必效之取其自然耳學詩何獨不然 此是個中所作但發端不解

乾離力還併 併作倂

擲楔若甜醅 醅于命切醞也見酒曰醞醅

詠史二首 子龍獨幽遠 申屠蟠字子龍

用心豈必殊 此語好即同如此不專爲子雲護短論人懈中乃允也

江湖論逸興鶩衆 論作倫

不亭蛟龍老起抱絡閫江海横奔摐所所 語奇而意微

臑

月鷇報牛理嬈擣 嬈作燒

答裴煜二首 相坳在觀游 觀作覩

相持并鬱紆 紆作迂

寄王介甫 宜與本作介卿則公舊字也甫字後改 元板已作甫 甫仍作卿

如甑日炎蒸 蒸作爇

猶逆意愈寒　寒作寂
亦可洗珠璧　璧作壁
邂逅毋同聲　同聲宋許疑作救笑聲也宋本救
更得蛤蜍抉　得作待
昧者曾惡石　石宋本作佰檢集中不見此字
萬竅動謫儆　儆作激
嬰娛多吏從　吏作隸
良已饋黎藿　饋作匱
栗茶稗餕糲　栗作粟
窘書勞來翰　翰作幹幹僕也
寸懷良士焯　士作自
金貂引柳莢　貂作紹
上人　自蔡足二及宰相之門而劉亦有此等詩在集中
可歎

坐上一詩寄口暖　口作可
初夏有感　愁勤未老鬢先白　愁勤作窮愁
送人移知賀州　儷送阮宋承用其韻
風露氣凝花草緋　緋作朋
南豐道上寄介甫南豐施七挫　上作尚一作何
謝章伯益惠硯　太迂遠
始觸俯仰吾卿乾　俯作頫
送劉醫博馬蹄丹砂病歷屈　歷作磨
委曲哀旺肺與脾　旺作工
始免朽老爲枯骸　骸作骴
眞人四難眞可患　眞人作貴人
去此足以爲眄覡　去此作去去
送陳商學士　生新之語雜于曆集中不能辨其爲南豐
送錢生叩言忽言歸　叩言作叩門

雪詠　亦終不出前人範圍
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眡　誰作醉　按曾太拊行開居
新雪八韻禁體之祖也
或溺久宛轉　溺作弱
屋角初漸班　班作斑
幽窻一已滿　窻作窗
廚烟或中鏡里表仍孤擧　極拔則
陽春湖縈帶　縈作紫
秀發不可問　韓筆好
萬物去復付何何　極似韓　復作覆
送僧晚容　晚作曉
飛光無停芳歲閑　閑作閣
送叔延判官物物當前若圖屏　物物作物色
山茶花　終是沒意思

欲擊更惜尺仞仞　擊作舉
五月霧露空芳菲　露作雨
丁亥三月十五日　丁作辛　按丁亥乃慶歷七年是時
公尚少品筆力未能至是若大觀元年之丁亥則公沒已
久矣玩末二句似指熙寧用事之人意者作于熙寧四年
辛亥訛辛爲丁也又按王介甫曾易占墓誌易占以慶歷
丁亥卒于南京時公方侍疾而詩中云臨川城中二月雨
則丁亥之爲誤尤明矣　此詩前半亦水深雪零之意
舍弟南源刈稻新常晶晶　晶作岩
徐滋析丹棡　折作析
夜工竹春揄　揄作牏
送子因自起　因作因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此九首及遊麻姑山諸詩其
中兼有近體

瑯琊泉石篆初流泉涯俗謂顏 流作留
游瑯琊山 後半無味
殷勤羞襲醑 一作勃修熟中館
瑯琊溪可忍關時不出遊 關疑作閑
庶子亭 亭作泉
風翻日炎夏潦盡 炎作炙
懸覺方丈惡詩
遊廬姑山九首穠極百頃黃參差 參差作差參
天風冷冷吹我襟 冷冷作泠泠
半山亭半臺亭樹午猶寒 亭作崖
贈碑傳說少缺讀延年 少作小 觀此何則此碑自公
時已斷飲
秋懷 太評直
我有愁輪行我膓 膓作腸

一盡千萬思故人還爲縣游邊句賤州 此必介甫在鄞
縣時作
安能坐高郎 高作嵩
菊花 孤淡
答石秀才月下 結處意弱
更送城笳夜聲起 聲作深
冬夜書懷今日病滅真無蠅 眞下疑脫一行宋本同
代書寄趙宏山尙東風愁同調 愁作想
局西明月過篋白 局作序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名沈新妝竟妖臉 竟作競
已合灑屏鋪風箏 合作今
高松娵娵倚翠蘇 娵娵作傾似
青青問青苔莓陰可精 莓作蒔
尹師魯 一本上有哭字 觀此則師魯尙當在歐公之

右南豐先生詞不言何與人也
發檜門寄介甫[illegible]遊須由在 句疑有訛
庭木 此篇所指皆陳執中之流歟 篇中頗有似呂黎
病[illegible]
[illegible]丈屋列收[illegible]私第 蟠宋本作蟠
[illegible]以論 樸作鈇
潮[illegible]人探兵快如鶻 快宋本作決
月貨空已泣千金 月作日
捷如馬提不得志 捷作健
邊將 何減木自彊陵
多可[illegible]淚雨那復止 雨作洶
山人川敗氣見荒林 林作村
爾屋仍自惕 特作掛
獨寐心忽逐 作心逐逐 以上三字從翟叢集本改正

磐石空原暗用呂侍郎無迹即爲淡岩谿釣伏臘
追邢試起望造材 材作村
桐村泫拍亂紛紛 泫作低
九月九日 句何可人但只有一屑耳
踈怪店傍居 屬蛤屬此句亦暗用爵入大水爲蛤
鴉鳴皆家人秋風蔡蔡正可愛 風作花
春風于樹發顏色 風作楓
讀書 亦云辛卯歲讀書 是歲仁宗皇祐三年
[illegible]歲云暮 莫作幾
[illegible]四五首第一首貧士作內小 士作仕
[illegible]二首寄公緩文辭 公宋本作於 按序文辭多有不
錄今篇者此錄至末負風義序可也
第四首州去幾年今與古 按宋本此首在少年一首後
二三引身高不起 作二了引身高下起

送宣州杜都官　篇什高吟鳳凰下　此句乃用牧之天外
鳳凰誰得髓也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不減廬山高
空槎楞然卧道邊　所謂老樹中空腹
東軒小飲呈坐中　落日解醉纓　醉作帶
明妃曲二首　一篇却參以齊梁風調此從老杜負薪故
能　大抵南豐詩不能細潤祇緣直以李杜韓三家爲法
大劃界不留餘故耳
皎皎丹心欲語誰　句不類一句之壞尤在丹字
黃雲塞路鄉國遠二句　十八拍中所少
幾成新曲無人聽　幾作度
蛾眉絕世不可尋首　直似北久棄外郡耳　按曾子固
詩過于直此篇乃殊委婉曲折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此篇亦簡分詩

人之意而尤爲精
秋日寄村與長谷　長谷人不解用
秋夜寄外偶作　雲飛向低　雲作雲
韓玉汝使歸光華友原贈　友作及宋本又作反
過介甫偶成　熙寧初
合醬作　觀此篇即今之所謂醬與醯醯矣脍食句亦是
和沿用之若食魚膾用芥醬恐非此寫也　大約古人所
謂醢即今之食醬
渦流遊古書　流作洗
送章發州兩寺是谿山　谿作溪
遊金山寺作　盡把蜀淚來四門　四面做判方是金山
南湖行二首　變調
芙蓉臺　尖新之句直似李長吉
秋懷一首復示倉箱盈　示作爾

送李撰赴泉州作堂昨夜前溪客　堂作華
風帆出卒見飛影　風作鋒
送韓玉汝名外鄉欠　分作紛
送鄭州之君思　之作大
高陽池　公之詠也在此
遊虎丘　不果既門投絵秀　秀作秀發
漢鷹聚北峨最韻　尚作發
尚從行處遊　許作詰
闕泉升　此喚韻不可以公爲尚也
婺州　州作洲
爲山諸錦出　宋遠作雲已有象虛句也
題張佰所洪上　所作中
杉寄江西先寄潘延之　一官尚局促　尚作常
尔朵臥氣自然奇　作廠

尚書緒詩則反覆　覆作復
謝丁正仲合歡竹第開見寄　丁正仲下補太常學士四
字
既出街府見日到天衣　天衣本上學語詩非誤使也
和酬呂元叔不守　不守上命字
一時蟠象健　健作捷
按公古詩止第五卷止此卷中尚有頗有倣宋之氣蓋初年
止于學韓至此頗知小詩之漸也
發已變成詩初意合　此句轉
得陽上留剛　剛作岡
送陳郎中遷京東迤九江新宅　既州全景照汀沙　艤作
論
是諸新論次　姓與新論　姓作姪
為敢恐多稅此始終論次論一語　言民方抹死

不賢父討又皆其所用
照彩火長宅送公新有一語　得北與之遼
曉管發州治今已有一語　歎制宗不遇解色勵精
治兩府任非賢皆遠放某也
簡稱只宜行作新何壯節　未詳
胡太行上四二首　前篇雖窮何以过
第二首送參某命　途路疑作逸客
閒行從出南山送六韓　作句
送賈狀則上人　忽可下有見字
豐樂要長起山處　瑗作琰
錦隨我房公祥狀　隨作乘
送描州錢史中名貼元是是風流　名鄉作賢侯是作自
得郡東南地更宜　時作優
懸與謝公白髮筆　應作只

送王汝使兩浙　作緯玉汝
丁元珍麗詞二首　志猶未氣盡　情作清
送李學士太傅　傅作博
永寧縣祖車　映宋本缺
送天章寺　寺郎王右軍舊宅
監興朝出塔輕摩　監作鑒
南湖客館照人行　人行作行人
送陽遠赴江西　作關彥遠
西園旗上海時綠只酒熟遲　嶠作梁甲琛也
滿足城壞史有詩　足作亞
送如州郎貢父見晚唯洛魚塊　此句宜點勘
會稽過何三首送趙貢政　宋本無此道貢政四字為是
此知越州時寄與之作也成化以前刻皆無
送任逵鳧支監嵩山崇福宮　逵作達　長篇詩極切有

氣居山嶽正不能到
地絕分球傍　地細作北戀
碧落見鴻翻　落作洛
反席正逆旅　反作仄
送趙貢政湖南還見史陸　蚬作規
開幕十年中　指虔
階庭訟始空　語音頂
吏治連城肅　指河北轉運
錦官清鎮俗　指成都
釣衡求儒學　指參政
股肱康事力　或疑事作治非也庶事康哉兼用左傳臣
力
畫錦過江東　指杭
保氏進呂尚　指青

豈獨是銘鍋　作鋼旨
送沈諫議光丞已夢低形　形作刑
潤于發之汴中見寄　發作微
寄鄆州邵資政　題下原注云鄆州知府安撫資政書言
入秋以來甚有游觀之興而少行樂之地內問陂邑山水
之景見系新詩某慕廢文字久矣惟重意之緣不能自已
諷吟二百字上寄傍本刪節不完今依宋本改正
和孔戢投散將頭色在鴻滿　歌功孔在然亦大為
喜雪第三首異華領月窺光綠漪人間　名句
鄒為郎中第一首聊氏卻好投海外伏作蛇鳳鮮山東
恰使濟南雨散事　上句汁云防大如月高投海島一本
作月高為是
第二首總足濟南為郡樂　濟南作歷頭
寄致仕歐陽少師　作寄致政觀文歐陽少師　原注有

岡歸龍祿歸就休閑進退之宜四方所仰十六字
樂峯蔥蒨蒨　蒨蒨作衕衕
龍卧傾時望四句　語有體　通幅似劉白
冬夜即事月淡千門霧凇寒　霧凇夢凇皆送此句非親
見不知其住子在保陽盆房見之土人謂之樹排其樹稼
之說乎
西湖二首第二首明河様上更微茫　茫作芒
鼎上　一本下有舞六么三字
雨過蔽雪夜深時　作散後雪深時
和陳郎中明月幾人非按劍　直率無味
雪後　五六指吉甫與介甫
舜泉夏處此水無休歇　此水作如此
餘澤人間世世傳　作流澤長令後世傳
閱武堂　方是太平之閱武詩意極高

漢家常隸羽林兵　隸作肄
環皮亭　不減元九
芍藥屜恐逐風飛佈室仙　疑有訛
仁風廳　此種令人苦不能到
朱絃疏舞逢千載　絃作歌二句切仁風
閱武堂下新渠不憂待月供詩筆　供一作乾乾字佳方
是新渠詩也　二語似張文昌
凝香齋　三四仍帶感慨而無迹
沈烟細細臨黃卷　一作兩徧放罷開鈴深
北渚亭常碍風連草木蕪　此濟州之常山
百花臺　第四醒出夾岸皆花白妙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稱食東州歲未期　一作疎嬾爲州
歲未期
籍淞霧淞花開處處同　花開宋本作開花爲是然惟宜

花方可云花開也
詠柳　此必指熙寧少年喜事之徒
寄南會見陳奠果滿籮　籮宋本作籮
大李秀才得魚字讀十年方喜夢維魚　十作卜
孔教授張法曹以詩論爲將不長厚　三四一切孔一切
張
高臺閑燕居作篇　臺作齋
訓彌幾理奇辯褒今樽前客　還在魏公幕府
人情　此亦為介甫而發
戲書　次述僕勝農夫有十書曹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矣
收處語太實　宋本此下有水西亭書事一首　一番雨
熱秋聞各四面風開水上花岸盡能鋪蟋蟀深深聲背
露端洛微烟刈麥催行鋤桑下繅絲急柎車總是白頭官
長事炎成淵洛向人兮　結妙

送趙資政　此由知成都府
判定謝士大夫封錢唐　城作成　句拙
合頁和不依樂深爭成規　線字刻畫
界破冰霜一片天　霜作箱
北池小餚銀絮細合自辭新　合作各各字勝
送韓侍評　一作延年
寄操老老夢妙字淵字碑豐亦易忘　碑豐作豐碑忘作
方
鵲山　第三用上池水注
華不注山　注青峯嶺望熙鎮按宋本作青岸巒嶺望刺
默黛
虎牙千例立儳儳　儳儳作巉巉
靈巖寺兼東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此是長清靈巖寺
和孔仲平　作平仲

鮑山山中那得叔牙城　中作前

庭檜四蒼頻叔　[illegible]見娟娟之奇復爲轉運乞此

詩

甘雪[illegible]枝　[illegible]

彭城[illegible]之[illegible]

韓[illegible]

人以爲[illegible]門館伯[illegible]王師彭越城是也　原注

送[illegible]交遊宋爲作何前當作宮之

康定軍使[illegible]秘丞自襄陽司與[illegible]宗寺丞[illegible]化相繼云

云　業作桀

更有何陽[illegible]　更作便

雨中[illegible]連日始放晴　[illegible]

[illegible]之郡云云更脉[illegible]　語切故不嫌[illegible]

和[illegible]之[illegible]秀[illegible]宜[illegible]　秀宜二字可作亭子名

和張伯[illegible]中云云　二四字[illegible]作

[illegible]山[illegible]酒[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韓魏公晚歌詞第[illegible]首[illegible]新詩[illegible]　新詩作豐碑

訓見仲庶[illegible]在懷　[illegible]作[illegible]

陳君式茶軒　次論不如覩迹作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既往篇依韻和謝錢[illegible]封題摘尚

新　摘作色

玉[illegible]傳迹[illegible]　塵作陳

欲分芳種更無因　更作恨　落句用[illegible]事須點破爲佳

洲江西運使[illegible]穎叔　穎叔[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故歐公有

未乾[illegible]之墨已[illegible]射[illegible]之句云云

日[illegible]歌[illegible]文章上枕更傳誰　秩作帙

一點青燈照[illegible]帷　[illegible]作[illegible]

遊東山示客柳黃綫[illegible]日邊風　日邊風三字有化工

昇山[illegible]獨[illegible]金殿驚人語　一作獨闢金[illegible]　公作

遊[illegible]以[illegible]由[illegible]之[illegible]獨不作[illegible]其[illegible]亦[illegible]本謂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作此語也

上九人[illegible]宋[illegible]遊日勞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亦爲足語

耶

自[illegible]遊[illegible]　低作低

[illegible]將[illegible]須[illegible]役山城寺　寺作字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千金一[illegible]　[illegible]過溪來　跨作

胯

新[illegible]報泉[illegible]門[illegible]聲　新作說

塞[illegible]新茶[illegible]分方跨[illegible]思　跨作胯

城南一首　第二首[illegible]遊也

夜出[illegible]利涉門紅[illegible]竹過斜橋　竹作[illegible]過作照

王虞部[illegible]叙[illegible]更悟知他友最賢　知作之似

用[illegible]公[illegible]友語可謂拙矣

北[illegible]首[illegible]得

[illegible]氏園三首　[illegible]當作[illegible]元祐元

年[illegible]之[illegible]爲縣[illegible]爲[illegible]則[illegible]政和七年曾

之作[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未爲縣之時不但[illegible]未改

也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　水深[illegible]爲小人故[illegible]作風

刹[illegible]

[illegible]飛[illegible]旋　而[illegible]前古詩中已有用[illegible]旋者

遠[illegible]落澗泉　遠作遥

[illegible]諸同舍　[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諸同舍[illegible]　作[illegible]

酒浮金[illegible]落[illegible]酒字誤一諸字

池上[illegible]送[illegible]之[illegible]城　[illegible]字上有[illegible]字

題仲宣從軍詩後　錢作籛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一卷　詩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二卷　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唐論　幾深　此等議論自曾王以前無人道來
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　起句中即伏後意
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　文帝有
一賈生而不能用然則所患者非材之不足而帝之志誠
其文帝所長者能休養天下之民而已
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為君也　而字衍
可謂有治天下之效　效作功後仿此
又所治天下之功　又字上有而字
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六句　其不得與先王並者其為
制之備有不備而德之不能建其有極也
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追溯成康以前
而不遇極治之時也　時作世
為人後議　此等文後惟朱子能之　文鑑錄溫公之
議而不載此文者失之
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　汪云將
言為人後者不絕其父母之名故先言禮之所以降其父
母之服與後世崇本親以位號之非禮以見禮之于為人
後者至恩大義已極其至而不可以更有加也
以諸人之所知者近　諸作謂
則尤恐未足以所明後者之重也　尤作猶所明作明所
禮為人後者　以下言考于禮而父母之名不可易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　父母下增妻字　妻字從近
刻增祖父母三字成文父母二字不可少也　宋本同亦
少一妻字
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己也　下其字衍

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　名字下增則字
若當從所後者爲屬至親非變則名因不得而易矣　此
一段最明辨若但據爲其父母報句則未有以解劉子翔
其者因彼之辭之說而趙瞻所謂辭窮直書之論爲是因
當從所後者爲屬矣
竟有製服之重如此　製作制
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至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　至論
夫人道之于大宗至未有可廢其一者　收得稱神
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　以下言易父母之名
而從所後之屬爲非
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　不字下增可字
使爲人後者于其所後至而爲人後之道盡矣　昌黎廬
陵亦必不能發揮至此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　服一作報

漢祭義以謂宣帝親　祭作蔡
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　下考字作號字
而革變其父母之名　革變作變革
不從經文于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于作與
懷二于所後　二作貳
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士之稱皇考者有異乎　士作
世
禮曰考廟　作禮曰曰考廟
然則以爲父沒之通稱者　此句中疑尚有脫誤　以爲
父沒之通稱當作以爲事考之尊稱
若漢哀帝之親四句　此仍是加皇號以爲事考之尊稱
者
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　祀作承
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至斷言之不可不順而已

一段　反不分明似乎可已盖此但問其于禮意當否
而不在施于事與否也
公族議　此爲荆公裁減宗室恩例而作其言甚是之
心可謂至矣然公族之人要當教之有法使其材皆可用
而後與之祿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豈可使之
坐因天下之民而漫無功德以報之如明之宗室乎　五
叔無官但不任以尊位非無祿也其自袒免而下則宜裁
之以義矣記曰親親之殺以服屬爲等差此先王之道也
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　四作一
夫豈以服爲斷乎　不以服爲斷者必以德爲賢也
是豈可拘于常見　可字下增以字
其在異代尚特顯之　在異代特顯者以德以功也
寶國家慶　家下增之字
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　人下增也字　務立異論而

不顧其可言而不可行此宋人之病也
講官議　呂獻可辨王介甫十事其云云人主延對經術
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讀
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
取師氏之尊與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
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此議似亦爲介甫發　後
漢書儒林傳中侍講與入授不同則講官遽以師道自處
者誠過但人君賜之坐以優之亦崇儒之盛事雖賜坐而
坐仍其行之或師說于人主無北面者區以別矣亦議禮
所當詳也　文甚緊潔
過不自知其殊寵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此職業然
耳不可與殊寵並抑揚太過
所以忘其勢也　忘字上增自字
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　坐雖未嘗爲尊師之禮然

挾書而備于禁中者頗獨不得比于蓺皆绝之職乎
未果于師道也　果有作有果　結處與發端不合如此
則侍講之職果當廢矣
救灾議　有實用文字　合漢府而一之
劣者人日一升　劣作劾
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二句　論事明析如此乃非
空言
則自今如何以贍其後　此何上増不久行三字
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七句　是肯古不但文字好
于事情亦深切漢時之文亦不過如此
如是不可止　是字衍
失戰鬬之民　此何上登谷近塞之地五字
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　俚作聊
今被灾之州為十萬户　今作令

平日未及有此者也　及有作有及
其事意以待一升之廩于上　一作二
足以振其艱之　振作賑
脫于流亡轉死之禍　流下轉死作流轉死亡
然後玉帛徐勤　帛作路
就陽而遂郊　作就陽而郊
古人有曰　作古人有言曰
翦爪宜及膚　翦爪作翦爪
今有司于糴粟常價　今作令
以茶荈香藥之類　荈作茶
洪範傳　曾氏生平得力于經在是其言不主通達有非
漢以來俱儒之所及者故蔡氏所采亦多
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　此欧
陽子之說

為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　間下增也字
念用庶徵　徵作證下同
故又以考已之得失丁尺也　以下增此字
其信不可雜　信作言
間下作瀜　瀜作隔
于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　是字作刻皆作之下同此當
從癸為也　宋本之
儲之所聚　儲作諸
或從革之　從字衍
可以從革　從字衍有　從字文理不順
或言其用　四字衍
皆發人之所最大者　者字下增也字又增非發人之所
最大者八字然後接則不言二字
自內言之　內字下增而字

容思之人人也如此　人人作丁人
其至皆是以動容周旋中體　其字上增及字
亦未嘗不思　思字下增也字
除作究　作能以思
故不能致微于大且遠也　能作無
所以發其聰也　聰字下增明字
十參天　參作參
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應乃作口乃雍皆說也皆無邈作
言乃雍和也
言之不可遮如此　作言之不可以遮如此也
貌之不可慢如此也　可字下增以字
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　欽作聰　欽字不知者妄改
為王道始　王道下增之字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然後國家天下治　處處遵

却格物
孫欽明文思　欽作聰
定之得于心者也　于字下增其字
所謂效之也　效作効
不若我取人之在罪矣　若作于　之字衍
則有曰勿辯殺之　有作又
故先王之用刑也　疑有脫字
天下之人四罪而已　四罪者蓋[?]揣伐之始然同之大
名也豈有百年之間[?]所止于四凶哉
伐不悛也　悛作懐
則六極之事也　極字下增弱字
惟皇六極　六作之
則五行彼好德之事　事字下增也字
則是人斯其若幸矣　若字衍

無所背無所反也　下所字衍
由無偏以至無頗　至字下增于字
歸名之所反　歸作往
所援名歸約　所字下增尚字
然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者四端　乃皆于所讀經而自
得于心者也
曰王者訃之辭也　辭作往
凡此者以治己與人也　以字上增所字
曰貞曰晦　晦作悔
所謂元者也　元字上增卜字
乃充是人使作稽之事　稽字上增卜字
參謀鬼神也　謀作諸
則皆不可以行作也　也作者
所謂各以其效也　所字上增則字

則字下亦當見不恭焉　焉作無
而知其之所以致之者也　上之字衍
[?]可者　此句上增其道太宮不同六字
進大明[?]序叙[?]無以使列聖之行跡　行作蹟
此行之所以揣揣也　以字衍
以質情[?]　悟作悟
大體宜不足以窺其高遠　窺作究
太祖皇帝絕倫自天資以後　以作已
紀綱廢墜　廢作發
以生民爲任　起數語中尚宜明點生民之困一語則以
生民爲任句承得有根而結處戶口之多少一段亦愈有
力矣
憂吏民之不良也　民字衍
其學問有思存　其字下增于字

帝振助之　振作服
各太[?]爲孝友　[?]乃不又細敘一遍
以脊修爲戒　修字衍
粵蜀吳越歐閩之君　歐作甌
爲子及孫　及作若
茍果以智[?]何　茍作閣
世以謂人謂不世出之主　以下尤可已
太祖平代必先四段　宜強爲附益
開寶之初首宜先下一段　是不崇時勢之論　此一段
凡爲兒戲如此則其言反不足徵信矣
太祖不用兵　兵字下增革字
三代盛衰以下　又排一解
文武二後三世傳　作文武之後世三四傳　總而此本
紀贊也其頗如此則本紀又當何如南豐于史法者

直過欲稱頌功德而昌黎避而不爲蓋慮及此矣　此文
不古不今大失體要宜乎興宗錄此譏其足議也
新序目錄序　可與王子直文集序參看
所守者　道所得者一說而已　此論與□氏以王氏
好使人可已之說相反各當所是且不可分異同也
揚雄氏或可耳　或可作而耳
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　文作之豈字下
增乎字
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　失字下增者字
梁書目錄序　王云序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
在梁尤甚內深之弊二句乃昇入題目之法　按此篇立
論原本中庸皆有次序條理可觀下節對或未瑩則不能
如開闢之次序故也
故不可絀　絀宋本作詘

書曰思曰睿　與天地參矣　不知夫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貫內外而一之者與其言豈足以折夫佛氏之徒
哉此賊曾之徒雖好辯而終不能見道之大原也
書曰思曰睿　即從內說起
未有不能明之者也　明善對佛之明心
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此强爲之說
故加之至意以樂之　明誠之外又增加至意　所以無
所本　即至誠之至語未瑩耳
安能累我耶　耶作哉
能盡其性則誠矣　誠身對佛之見性
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入焉　形者明
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　至誠能化
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　上句盡人性下句盡物
性

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　參贊
德如此其至也　此句是一段中樞紐
德如是其至也四句　由窮理而盡性而至命　亦是由
其德以及其道
莫不一出乎人情　內外合
與之所遊者　所字衍
既聖矣則無思也　應思曰睿
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　應應乎外
可不謂神矣乎　至誠如神
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　無息　李云神即是聖之至
妙不息者
故其所以爲失也　故作固
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　合外內之道　以下
始說到不明　明道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外內之道

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南豐已見及此
及欲之所以失以傳之者　傳作傳
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庶作知
列女傳目錄序　三代以後少此議論　詞醇氣潔無一
冗長之字此宋文之不愧匡劉者也
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　頌義自爲一篇猶
漢書有敘傳耳揚子法言總以十三篇之敘列于卷末予
宋咸析而升之各冠古書次序爲庸人汨亂多矣
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　考隋書列女傳外一卷劉歆
撰與曹植頌一卷繆襲讚一卷係于向書十五卷之後或
歆亦自有頌乎宋亡之未可知也　劉歆不得別賦頌義
非其所作次也
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　班倢伃傳者李平大幸
賜姓衛謂之衛倢伃趙衛即趙李也

向以謂子政必自內始　先氣列傳所載明其爲言之人
趣
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　獨提出一事發端
皆大人之事　皆作此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　又從劉寄欲以戒天子
而未□□今推其本□之
二南之未本于文王　子朱子云說二南最好
而不知所以然者　知字下增其字
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　至於家國天下治者也　大賜
王政必自內始之說
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二句　自家而國
其推而及遠五句　自國而天下
故國家天下治者也　國家作家國
後世自學問之士　學問作問學

其家室既不見可法　家室作室家
士之苟于自恕三句　反覆精密
往往以家自累故也　又縮入家
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　打轉
蓋不可考　西京詩師齊魯韓若毛傳尚未行也以曾氏之精核何亦有不可考之疑耶
禮閣新儀目錄序　章書所記者也禮故序發明制禮者常隨時變易以宜民不容泥古而反致不可行但求可以養人之性而使視聽言動之一于禮而已古今之異不同數句乃一篇大旨　去其下之四則健而有交字拘之文多冗由道不足而強欲張之也　厚齋刪此交指新法非是蓋徒見有拂天下之勢戾天下之情二語故耳
則法制度數　度數作數度
乃爲設其器　爲作謂

咸不宜于人不合于用　此節子政取于殺人而不敢子殺人之意
以爲人之所恆蔽者　爲作謂
以謂人情之所好　好下增者字
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　下字衍
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　一二作二一
未嘗異也　未字上增亦字
民未嘗得接于耳目　于字下增其字
故爲之定著　故作因　荊川云此文一意翻作兩層說
戰國策目錄序　二子乃獨明先王　先王下增之道二字
以將致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　不字上增所字
此與荊公上仁宗書中立說同
二帝三王之治六句　此處文氣稍嫌其碎
而俗猶莫之寤也　打着惑于流俗

則此書之不泯　作不泯泯
二百四十五年之間　作二百四五十年之間
今存者十篇　十篇下有云字　高誘注存者十篇
陳書目錄序　諸序中獨此篇迴瀾泄最後作波瀾
察因以所論載　載字疑有訛
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　察作蔡
高帝以自綴作宋　至宋作以來
遂詔論譔于秘書內省　內字衍
與宋魏梁齊等書　魏字下增齊字
亦學得而詳之也　之字衍
其書亦以罕傳　其字上增而字
其疑者亦不敢損益　損字衍
爭奪詐僞　爭字上增自字
若此人乎　一作若此人者文鑑同今改正從□□□

入者當王以爲資者也句法本此
若此人者至其可廢乎　此數句似有風神却稍嫌不健
蓋此書成之慨歎二句　括前
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下云臣恂臣穆臣洙臣覺臣
彥若臣洙臣覺謹叙目錄昧死上
南齊書目錄序　以經正史之失獨舉史遷言之序子顯
處只數句此春秋治褒文之法
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迹　雖字下有有字
古之所謂良者　良字下有史字
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四句　對上四句
何以知其然也　也作耶
知之者不能名　知字上增能字
而爲至與者　至作二
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哉　也作耶

小大精粗二句　明理
本末先後二句　適用
使誦其說者二句　通意
求其指者二句　發情
文不足以適難顯之情者乎　適作發
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至何哉　此處亦稍緩
不甚遒健
遷固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　矣作以達下消
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二句　諸史中後周尤拙
而其文事迹暖昧　而其文下增猛下夫豈材固不可以
強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廿一字
悖禮反義之人　禮作理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也　也作耶　結處增臣恂等同
前此乃進書之體當存之

唐令目錄序　千鈞筆　該貫無遺
使能持其說以盡其道　令之所載者皆道也若曰使[illegible]
其本末具載則太宗之所本全者可見矣
有司不復行也　司字下增其字
徐幹中論目錄序　李善文選注引文章志云太祖召幹
以爲軍謀祭酒掾屬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則與文帝[illegible]
之云不合當以先賢行狀爲正
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二當作一　語見文帝
與吳質書
魏太祖時旌命之　時作特
而不牽于俗　俗字下增儒之說三字
文能信而充之　文作又
蓋迹其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三句　收得有力
行字上增當字　好字上增之字

說苑目錄序　中間緊要處說來不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　著作序
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　有字衍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此句上增自得之三字
鮑溶詩集目錄序　文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
防雜感今所存一篇而已
抒情思而已　抒作杼然古人多用杼字蓋取杼軸予懷
之意
李白詩集後序　文甚嚴潔　然多以詩之先後而次第
之故于白始終所更涉特詳而于辭新舊一書之謬或以
爲妄削者謬也
爲七百若干篇　若干作七十六
今九百若干篇者　作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
居徂徠山竹溪　徠作來

西抵岐邠　抵作涉
上秋浦詩序　詩作詩下同
皆不合白之所敘　合字下增乎字
然其詞閎肆雋偉　雋作儁
志氣安遠　遠作放
先大夫集後序　遵岩云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
而氣不迫除者亦不多有
故治久未治　下治字作洽
而公常激切論大臣　激作切　此句必有訛今本在
去日方二字恐未妥
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　屢不合而出
五日又為揚州　日作月
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序大臣危切　所言益切
公之言忠乎何其曉亂也　荊川云言先大夫之忠讜而歸

之天子此所以為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也
其子名□之論可發矣　名一作虛
王深父文集序深父于是奮然獨起　是字下增時字
然觀其所考者　所字下增可字
世之孟子所謂名世者歟　名世本波書謂仲舒傳贊
孟子嘗以其節傳度推官　其一作忠武
王子直文集序于秦敝之際　蔣作頌秦敝也
少已著文數萬言　少字上增自字
其不當于理亦少矣　理字下增者字
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　知字下增其字
下容季文集序　前半議論可為讀書法
測日景　景作晷
至舜又察之璣衡　之字下增以字
曰宅者　宅作七

無不任為　任作在
深父尤深　父字下增為字　此篇收處似少洄洑
范貫之奏議集序　子朱子謂此文氣脈渾厚說得仁宗
好　不溢美文之準繩亦令人想其相矣　遵岩云流行歟
姓光采自露且序入奏議處明其切直而能形容其朝之
氣象與人家數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
過于俊爽而氣轉少從按范之□得行故歸美于主題立
言得體然必也贊敘也若作尊堯集序亦豈可以此為大
家數乎凡論古文不當從求之貌明人不知也
後自平和以後　此段伏下時字
或矯拂情欲　情作嗜
卒從聽用　從作許
仁宗在位歲久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其終有廢郭后之
事者之失及西北事起召用賢俊而亦為群小沮敗不能

行為惜晚年定策嗣托付韓琦使四十餘年太平克有其
末斯優于漢唐之國久長之主耳
方以仁厚為端　伏下盛德
不曲從苟止　伏下見其志
而朝政無大闕失　斟酌
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　自用則小惟天為大一語正是
反對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　世作本世字雖出孟子與
下其時雖得相應然不若本字通貫先帝之盛德句更為
有力故從文穆
公為人溫良慈恕一段　又因好歲而略及于人見貫之
之言□出于忠憂非劇上只避名惜其身今見仁宗之誠
于聽用非阿集其身也數語亦皆文章用意處
凡獻言與公有言責者　照應與公同時之上

王平甫文集序　淡如可以爲法
古詩尤多也　古作故
平甫居家孝友一段　平甫之詩文不得爲郊廟施朝廷
者介甫有責焉此者其孝友與得人之直而和爲天下所
同皆而奈何不容于家乎欲于藏而下爲者自得之言外
也
强幾聖文集序其子浚明　浚作浚
材拔出叢類　叢字上增其字
通四方之好　通字上增以字
則簡古典則　典宋本作而
其所長兼人如此　如作以
在劉公幕府者最爲多　最爲作爲最
故序亦反復見之　亦字下增特字
思軒詩序　將右本校

爲疏其寢北之地　地作池
後池之北涯　後作厚
有司君之世　世作勢
不遺于理　遺作違
九月日序　作九月十五日序
序越州鑑湖圖曰葉口斗門　葉作高
而好民侵起　侵作寖
自樵風涇至于桐塢　塢作鳴
橋水深四尺有五寸　橋字衍
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　斗門二字一作二斗字
而益隄使高一丈　益作溢
其竹木費　作之費
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　修作從
著之于法　著字上增而字

刑有杖百　作刑有自杖百
而錢鏐之法最詳　作道法
存仕者取果實而樂因循　敢易痛快
今謂湖不必復者以下　似韓子諱辯議
而衆人之所未譖者　者作也
然後詞闢于兩辯　結出闢字收束上意亦毫髮不漏
故爲論次　作爲之
頫叟序　此公通俗酬應之作
尤長于詩　但許其詩
爲學者宗　四字未當
而不知公之得于內者深也　深作何　此不可謂之得
于內求深而啟南宋濶遠之習
而于三材萬物　材作才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習其于戈于樂　戈疑戚

而非其故　其作有何同
若大而萬物之理至大豈非難哉　不知聖人之學本
末一貫酬酢應對即是精義入神處故此處將內外說作
二事于文章前後關鍵亦不緻密
蓋取以守之　蓋字上增而字
以打其心養其性者　心作身
然于日與人對以下　專就樂上轉到聽琴
又能其道者也　能字下有通字
文道乎之所慕古人者　作故道乎之所慕乎古者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而欲其久于外　久字上增
焉字
徐州雜詩序或大軒遮耕　遮作睫
從舟上下　從作縱
順濟于勅其祝文刻石序　謹識　簡而能贍

蠢龍之爲祥　祥字下增與字
叙洛令圖之所見者　令作今
其名氏稅等械器　稅等二字疑訛
又别之以待　待作朱
日暮持錢　暮作旦
况于蹈所素因之人乎　所作弱
以自試于壞隤毁埤之上　壞作坱
十有飢餓之迫　十字衍
亦備狀之可哀者也　可字上增有字
康誥曰至而未有如其所始者也　頂可疑
皆百王之所同　皆作此
然而孔子曰以下　頂可疑
有待教而誅　誅字下增者字
贈黎安二生序　此步高然不曾道著實處故不精彩

荆川云議論謹密　欲爲古之文者當志乎古之道道不至則文蓋未也曾公本欲規而進之正言若反使自求諸言外　此文最善學韓結處暗用莊湧語翻案文勢抑揚反覆可謂圓健
送周屯田序七大夫登朝廷　夫字下增任字
安居几杖　杖作車
不于庠序于朝廷　序字下增則字
爲無爲而尊榮也　而作以
送江任序　江選不當出五百里外此文能言其情如此能專慮致職事　作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
又有聰明敏急之材　急作給
送李材叔知柳州　州下有序字
憂凡勤之心　憂字上增無字
其習俗從古而尚不然　俗作殆然作者

忽亦其民之不幸也已　忽作惚
彼不知緣京師而之越　頂不欲久居
古之人爲一鄉一縣　頂小其官
爲越人滌其陋俗而鼓其治　其作於
材叔久與其兄公翊　久作又
送趙宏序　峻潔淵亦當
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　平作也下也字作矣
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　此作毁
待時須史與旁近君勤力　勤作勸
暴偕者　者字疑作骨
愚言尚可以平　平作乎言倘可用也
然大中咸通之間三句　謂因安南而致黄巢之亂
送王希序　悴
沙之滙於淯水　淯作章

獨此情且而作　作作游
王無咎字序　用孟子之旨趣而變其音節　補之妹壻
故其詞直
不若丁名字予勿求勝者四句　文氣頗澁
古禮之不行甚矣　行字下增也字
送登元規序　此文反道今習之　淡古
不惟其同守之同　上同字宋本無
丁誠爲州治也　也作邪
以求治也　也作邪
惟其義而已矣　義作誼
送丁琰序過此數人　人下有者字
擇廷臣使各舉所知　擇字疑訛
不備循歲月而授　備作皆
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　李云合予則序爲端

師道□□人多
丁君之佐役　我下有也字
而予衆□其所當有者以逆之　一句括前文
謝司理字序君子之□□道行　道行當作行道
泊然莫能顯其所以然者　然作質
易曰知微知彰六語　此所謂道不足而強有言者
而字曰通微　字下增之字

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三卷

長洲何焯屺瞻

文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此文定少作
儻能救而振之乎　儻作倘
懷疑者有所問執　問作間
義益堅而德亦尚　亦作益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不逮亦以少作故也　語太煩絮
患在不能峻潔少作之不可觀如此
責任撓直　撓作軏
而獨不識擬倫未幸者之事　擬作儗郤作鄒
特賜教海　特作垂
不勝馳戀懷仰之至　懷仰作悽懷
上歐陽舍人書　文弱而碎其論事又格格不吐此少作
故也
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五句　上蔡君謨書中亦論此事
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　也作耶
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　上而字衍
是以競專望風雅言所以救之之策　雅作擇
則未利可弛　弛作施
欲治之下其心　治作洽
患不能通皆患通之而少耶　名合
何獨孟子然七句　顏孟之所以不同至張子而始明
其止者蓋止于極也　下止字作至字
以其意少施焉　意字下增而字
上蔡學士書頗不買則不可乎　疑有脫訛
然而古今難之者皆無與焉　皆疑作蓋
未有若唐也　唐下增太宗二字

自唐太宗降戾　太宗二字衍
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　與作甚
伏惟執事非士也　有分寸
上杜相公書　恐祁公尚未足以當此
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　其作有
方人士急于致天下治　作人士方急于致天下治
雖不充其志　作雖其不充其志貫下讀
蒙賜之一覽焉　覽作見
上范資政書　其一曰究無歸宿蓋非得之于心而徒求高
于文詞者也
故古之人有斷其志　疑有脫文
其晦明消長　其字上增至字
又攫乎陷溺其心　又字上增則字
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　文正公之于人材

無往而不留意如此
上齊工部書　此等何以當存大抵編錄者之過
為事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　上事字作士
與撫州知州書　多用韓文腔子是亦少作也
與孫司封書　反覆縷縣于作者為最有光歐之文殆不
減退之張中丞傳後敘也
司戶丞宗旦　司字上有州字
度其終不可得意　疑訛
徙尚信宗旦言用之　言字下有彼字
此非所謂與奕從新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　宗旦
死亦焦爛者也
使宗旦初無一言　兩路反覆言宗旦之當卹
既遺其言又負其節　雙收
為人下者當善而罰惡　緣上朝廷寵贈不及

為君子者四句　起下司封
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　至以警動當世　文勢掀騰拓得
開
發揚褒大其人以警動當世　發作顯警作聳
宗旦高學易　至亦可賴矣　此又表其平居從柳子厚論
段太尉中來
况陳其以下七句　又反覆以明其事之可信前後無一
語不照應
則其有先知之效　效作効下同
固有補于天下一句　又照應中間為天下者一段
再與歐陽舍人書　或亦不常有　或亦作古今
稱之曰有道君子也　稱之二字衍
猶恨聾之不即見之矣　矣作也
又甦閭絕特之人　又作必

而先生過意存之　過下有之字
與杜相公書　閣下致位天子而歸　位下有于字
又輒序發之辱　杜祁公待後進以禮如此
是以遂不敢有意以干省　省下增察字
而恐欲知其趣　趣作趨
答范資政書　雖得常報書然自無秋毫流俗
非可貢思慮之精　可字下增以字
而為當世有大賢德　至為有激于天下哉　自有筆力
謝杜相公書　卓犖深厚　觀此書則揮麈後錄謂曾不
疑之良子固適留京師者亦微誤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
自來逆旅為辦後事之語則其證也
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于自然　道字下有出字
寄歐陽舍人書　雖不甚惡此文今復讀之如四瑚八璉
雖欲不寶貴不可得也

或納于廟　碑本以嚴將故曰或納于廟
苟其人之恐三句　知貞山誌王評事墓爲過當寫取以
黎二李誌之義耶
至于通材達識　又抱轉
人之子孫者　人字上有爲字
然則孰爲其人　按用韓文勝字
而世之學者　而字疑有訛
抑又思若蘧之淺淺淺拙　帶出點字意　此一層亦學
疑上李相書
則世之顯閎豪傑不世出之士以下　上敘私感此又推
言歐公此舉能與人爲善雖即前善人喜于見傳四句意
然尚是詠歎之法與今人重複不同
愧甚不宜　愧作幸　李云此文悉倒摹歐而爲之者按
文法多本諸韓而先生云摹歐此論神理

與王介甫第二書　明暢
此不易之道也　誠不易之道
一旦卒然梗化　梗化作除去
故有不于己察　此處疑有脫字
與介甫第三書尤可爲痛　可爲作爲可
觀介甫此作至是介甫之意也　與所論王逢原誌文皆
是
使或可以釋今　或字衍
深父書足以徵其言　徵作致
恐嘗爲介甫言　恐作頃
此日夜惓惓往來于心也　夜字下有所字
謝章學士書不降于此已　降作過
不能用身于世俗之外　用作收
固有志者之所歎哭　哭作笑

所以無棄材也　所字上有此字
惟明公之垂察焉　之字衍
答孫都官書且勤以久　久下有也字
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勤以久者勵篳　上以下有其字
答袁抗書而有仕不仕者是也　一作而有仕有不仕者是
也
彼固所謂道德明備四語　善論
謝曹秀才書將請以封彌官　封彌作彌封
與丁泝山書與諸令弟應書　書作舉
宜即自得書　疑有訛
遂以婦妹歸之　婦作第七
與刃羿以天下一也　上以字衍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一作答王子深書一作答王回別
紙

嘗深甫以謂紂爲繆日也何　深甫言是亦得其平
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　此數語道箕子明得之
有所不得去　胡爲不得去　雄名重其去誠難然以書
若爲辭則可也況其能而爲美新之文乎
則鄉里自好者不爲　爲下增也字
且較其輕重　任莽重于美新此言則是
雖不得已而已　上已字衍
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　欲出雄而不顧厚誣箕子
此所謂迫詞也
孟子有言曰云云　孟子之言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
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曾氏獨不之思
乎　小弱之見役限于國勢非若一身之去就得以自由
也
深甫以謂無不可者云云　深甫言是

而亦曰我異于是四句　若然則蕩然肆志乃棄禮義捐
廉恥流于小人無忌憚矣
豈不猶孟子之意哉　不字下有亦字
常自度學每有所進二句　雄之書退之僅好其詞而分
甫了爲則直以爲學問根柢何其所見之淺也
不幾于測之而愈深二句　即法言中語
福州上執政書　和平温潤
則有帑帛箱篚之贈　箱作筐
日夢不誠思歸乎　曰下增女字
來告其君也　其作于
有　入仕于此二邦者　于字衍
恩不可以苟止者也　者字衍
州屬邑　州下有之字
亦爲士吏之所係獲　宋本士吏非也吏支更令長也上

乃兵耳宜作吏士
市粟麵米　麵米作四來
爲德于士類者甚富　爲字上有而字
分寧縣雲峯院記　一篇俱在分寧縣土俗之不善立論
然但言其非而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尚未合于君子
忠厚之至也
其人修農桑之務至其勤也如此　頂勤生　桑作桒
至興歲不發至無所指　頂商施
其間利害不能以稱米石句　頂滿簽
長少族坐至豈比他州縣哉　頂商爭
變爲一日千出　日字下增百字
雖皆朴從死交迹　雖字上有故字
不以屬心　不字上有一字
吾聞道常氣質偉然至未敢必也　宜云道常學佛之說

獨能勝其剛直之心如此見導之以先王之教有不
盡變其故俗向善樂之歸于敦龐仁厚者哉方得大體
則又若能勝其剛施嚚爭之心可言也　能字下增獨字
言作苞
則殊然親邑人者　殊作傑
未敢必也　未字上增此予二字
可不可也　上可字作何　此篇本柳子激贊梁邱據之
意
他都親二門記　以佗本校　筆力尚爾非記事正體
其門亦三之　老氏之宮有三門或自唐始有改之
田幾猶尚上　田作由
乎其與逝反不覺衍沃　處字下作其壁云云
其獲之多　獲作穫
水旱之所不能災　之字衍

以安其食其衆　衆作徒
不然安有其德耶　安作何
是不足以知作法與智力　句中有眼
以續春秋之義告之　義字下增而字
禿禿記　仿解光劾趙氏書當云書禿禿事乃合
捽挽至廡下　至作置
播其咽下不死　下字衍
惟殺禿禿狀著不見　所以詳其
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　表杜氏所以比之齊
醒心亭記　其言之非誠且亦依後年但覺消新後之人
則不可以率爾蠢虎也
則必即豐樂而作二句　見破名亭之意　醒心無可記
故但即豐樂而推言之敘述只此數語
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　其字下增事之二字

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　韓虢州三堂二十一詠其一
曰北湖云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
時來
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　抱轉樂字
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　宋本無此十字有此便與後
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違反
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　下字下有之字
若公之賢二句　因亭名取諸韓子之詩即推言公之賢
韓子以來所僅有此文章血脈相通頭緒不紊緊處
今同遊之賓客　顧前同遊之賓客
而韓也又得以文詞託名于公文之次　收得落于自爲
記一層皆到　此亦從韓子名列三王之後有光爲之
語翻出蓄子固亦自信爲韓子之代興也雖然可謂不讓
矣自言之不若待後之人徐論定之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二年　州以紀元得名故但云太宗
二年
使得無廢費而有已防　密
而耳目尚得以爲之觀　得作有
凡縣之得合爲難　得字下增能字
墨池記　龍學兩層到底因其地爲州學舍而求文記
之者即教授故推而論之非若今人勝了之文也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六句　校中興書云羲之自會稽
王友改授臨川太守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所書紫紙多
是少年臨川時迹今晉書漏其爲臨川太守此文亦考之
不審也　中興書見世說新語注
豈有徜徉肆恣　有作其
羲之之書晚乃善　上叙過墨池以下發論
況欲深造道德者耶　脫出正意

今爲州學舍　此句一篇眼目
教授王君盛　教字上增學字
豈愛人之善三句　順而恐其不章
其亦欲推其善以勉其學者耶　下其字衍　句倒應爲
州學舍
夫人之有一能一句　足不廢一能意　一
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二句　足勉學者意　此篇如
放筆數十言即無味矣可與宜黃並後人無此鋪序
菜園院佛殿記期月而用以足役以就　就作既
再歷千餘載　再作故
不獨以著其能　著其能三字括上句可稱之居此蓋十
年矣一段
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　亦字下增以字
宜黃縣縣學記　宏肆　自漢氏以來能爲如此之文者

不過五六人耳然則與六經五子若是班乎曰否其規模
具焉而已聖賢之所以應乎世不外于養其身者也凡脩
政治人之方皆在格物致知之內故可分小學大學小成
大成而以養其身與無所不知無施不可分爲學之次第則
近似而微有所不合所以爲曾王之學也
以習其讓　習下有其字
進材論獄　獄作德
其所爲具如此　所字下有以字
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二句　學其性三字含而語滯如程
子云學以復其性始合性之反之之理防其邪僻放肆是
易所謂閑邪存其誠而復性之事剩不獨二字
皆可以進之中　中字上有于字
無是勸其怠者　無字上有而字
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　爲作有

則又使知天地萬物之變 至 其系於學問然也　古之所
者當其窮理之時所以治天下國家之要無所不講矣時
能盡其性乃能盡人性盡物性可以待養身者既備又使
知乎此哉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二句　總上兩段
其動于視聽四支者 至 皆用力也哉　此處深論古之意
味更厚
人之學性之所動七句　對前兩段
然以不學未成之材 至 其不以此也歟　淋漓條暢
賊盜刑罰之所以積　賊盜作盜賊
積厚之區若干 至 無外求者　伏周字
其紀與會竹之本末二句　伏速字
則其用且速也　速字爲下一段起本
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　此不足辨可以例

鬻隱而闢之　隱作學
與圖書器用之須　與作以至
學舍記雖沐浴酒　雖字上增與
前討禹會稽之山　禹作禺
縣湞陽之瀧　湞陽作眞避仁宗諱
工事之論　論作輪
此予之自見而嗟也　之字下有所字
識其隱者　識字上有或字
平生所好慕　生字下有之字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　恃作力
南軒記得鄰之廢地燔之　燔作薙芟爲藩籬耳
灌蔬于其間　蔬作疏
與夫論與刺是非　是字衍
感微記遂　記作記

早占藥丁　藥作樂
金山寺水陸堂記前楚之衡而湏吳之要也　衡作衝
蓋其浮江之檻四句　金山如在目
余因覺大夫當有與時之君子者遊 至 故成此不難也
此處又發論所以
則惜夫世之得而喪毀　毀作毀
瓌傑之氣 至 起究　瓌作瑰
此其偶之不足以動人下　其字下增說字
大發了 嘉以下　始悛說
則事廢者皆是也　事字下有之字
越州趙公救災記　末二句尚似合不上
思政堂記夫接于人無窮 至 則亦豈廣于政哉　發明思
政之義最條暢
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　以字衍

政者豈止于治文書三句　意思到
憲部院記　如此豈不記者云云豈不作可也　此篇有
過于邊幅之病必其少作也　亦未嘗過於持非記事正體
而爲之中亦者如此　亦作亦
有司常鋼百貨之利 至 悉不能釋也　斯誠可歎
細若蓬芒　蓬作莛
作治之西十里　西下增八字
擬峴臺記　于朱子謂此篇似擬鈐轄記而不似益南豐
降格爲之以蹇流俗之所好者然然亦不失爲佳作　擬峴
只一句提過不消說其所記者此也非獨講了遊就
之法　處作生者此文最此記先作是年登進上第歸
鄉之時作襲侯名材記不書名亦敬我邦君之意後七十
八年其從子紂守撫專刻之久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虞
雍集書

因城之東隅　之字衍
糅以橫檻覆以高甍　八字衍
然後谿之平沙漫流（至）而亦各適其適也　前云山谿之
形擬乎峴山故此處就谿山之形勢綴作二段
出乎屐舄之下　出字上增皆字
至于平岡長陸　陸作陵
與夫荒谿葆落　葆作叢
得見而繼續者　繼作斷
變化不同　作變化之不同
旁皇徙倚　旁作彷皇作徨
而晏然不知[illegible]哉之舊　[illegible]作鬱
亦將同其樂也　將字下增得字　結又約歸樂字之旨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此文宰星曲折亦似學王彥章畫
像記

與常山太守杲戮於其後　與下有公字　常山以拒
其前也
公爲之唱也　唱作倡
唐之在朝臣（至）若公是也　荆川謂于捍賊則略之而獨
言其忤奸而不悔此皆微顯闡幽處予謂非平原祠記何
得獨詳其忤賊　此一段出于伯夷頌
故公之能處其死（至）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此段議論他
人所不及
知撫州聶君某　某作厚載
通判撫州林君某　某作慥
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　盡作蓋　後半亦微覺頭緒太
多其結亦從殺賊夭于廟記來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吏之不能自安一句　感諷婉切
任而得擇其自處　任作仕

[illegible]心于[illegible]萬物之外者　物下有之字
亦可謂能知其要矣　能字衍　此文大旨與梁書目錄
序相似
閬州張侯廟記　而澤之施山川土之間人以謂張侯之
賜者[illegible]非[illegible]所適謂凡此其之有所有報皆聖人以世
[illegible]不待而[illegible]因之不廢[illegible]其爲理信然則亦矣按此文似
謂[illegible]之[illegible]爲道本[illegible]于[illegible]之[illegible]有識[illegible]所　云者非也
皆聖人之法　若只言聖人之法則祭特牲稱何以云仁
之至義之盡乎
盡己之智而[illegible]人之一句　盡己之智盡人之智則以所
開[illegible]者進材叔[illegible]有識也
[illegible]之爲[illegible]則[illegible]矣　聖人所謂敬鬼神而遠之
特殺之而不[illegible]謂其理之非信哉
侯以[illegible]　侯字上增始字

爲我書之　爲字上增其字
歸老橋記　格已少降然自大雅　前半哲[illegible]歐公未段
本色
未之[illegible]　[illegible]作姿
將[illegible]人[illegible]此[illegible]者　人字下有之字
[illegible]以衣食其力　[illegible]字上有此字
而榮于寵祿　榮作營
尹公亭記　尹師魯之政于當時[illegible]文[illegible]公所作
[illegible]可見
[illegible]世而名不稱者　尹公二字起[illegible]
目[illegible]　目下有以字
以文爲娛　爲作自
[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此作矣
[illegible]公[illegible]句　[illegible]公除[illegible]

務州學記　元元本本之論予朱子大學章句序亦不[illegible]
意用之
無苟簡之心　天下道藝之境不越苟簡二字
其取予進退去就十句　此鄉舉里選之効不説破留在
後對勘　議論本後漢儒林傳
士乃有特起于予蔵之外一句　此公通所自信者使世
無周程諸儒曾工之立言亦可謂能得六經之支派者矣
先生云子固拜推先儒之者蓋即謂也良介甫指公耳
然自胡翼之孫明復諸儒明以後士大夫皆學之歐陽公
文集可見也
論道德之旨六句　逐句對後每多排句
此漢之士所不能及　卓然自信
至于漸磨之久　磨作摩
今之士選用于文章至先後之過乎　不能并發明其守

不足而庠序之教爲必不容已之意但欲其進詞意圓婉
即于下轉出學之不容已于立尤中窾會
夫大學之道一段　只是從上所知有餘轉來亦非特舉
致知而反遺格物也此與熙寧轉對疏自不同
以今之事　事作士
國子博士鄭君舊　舊作稿
誦講之堂　作講誦
休息之廬　休作宿
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一句　歸到守上結欵焉以待
上之教化句又總合上之施化莫易于此時一段
嶽州興造記　黃樓銘蔡學記稱
爲南北角道若干里　角作甬
昔鄭火災　災字衍
知公之嘗勸于是也　輕筆收直事

撫[illegible]記　謙潔
之[illegible]　[illegible]韓
以[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illegible]錢公輔守是邦　公下疊一公
字
則又新是四器　四字衍
廣[illegible]其餘材　因字上增又字
因以其山名之□爲顏　名字下增山字
尚何求者有知於前人之功　有字衍
齊州二堂記　枝　山川固宜改堂之所由名也然亦太
詞費[illegible]使韓[illegible]爲之必不然
齊[illegible]水　[illegible]洛與梁山谷來沃反者不同
調材木爲舍以寓　材作林
大則徹之　徹作撤

乃爲從官之家　爲字下有之字
其北析而西也　析作折
爲或致數尺　致作至
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滸者　句太詳
冊之過于糠者　濟作[illegible]
盤祖[illegible]上有八年　公字下有之字
林[illegible]得[illegible]城內北　稱[illegible]下有一字
大齊水[illegible]濟水[illegible]
[illegible]工莽時不能復[illegible]　[illegible]濟南邢溫縣齊
大出于[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伏流之出
者如故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比彼河南疑太審按酈書長
云濟水當王莽之世[illegible]　[illegible]後川流徑通津[illegible]勢改
齊渠脈不[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也
齊州北水門記名[illegible]與[illegible]抑[illegible]　伸作仲

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　三人者三字衍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秦昭王二十八年　秦本紀事在二
十八年
去鄢百里立碣　碣作堨下同
州飲者無所取　州作川
使還渠中　使下有水字
蓋水出于西山諸谷者以下　蓋有慨于熙寧之言水利
者
使之源流　使下有公字
至于濟水又王莽時而絕　濟之所出非一推作州內溫
縣者以王莽時大旱枯絕後人不察遂謂四瀆已絕其一
豈其然乎此篇與齊州二堂記皆當考勘也
用力多而收功少　用字上增故字
公懸之不疑　公字上增唐字

故余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　盡作皆
徐孺子祠堂記　前論孺子之出處後記祠堂荊川謂當
分段者非　此文亦有宋人習氣前半尤落滕乎已
漢元興以後　漢字下有日字
蓋忘己以爲人以下　此段最爲可尚
按圖記以下　吳時領郡爲豫章太守下無記先賢徐孺
子之墓後得其後此是于吳志公謂者不容但爲圖記也
又溫嶠鎮武昌自親祭徐孺子此又上論之爲太守下
車祭徐孺子之墓于祠何察之求按明詩之則此意之文皆
出水經注酈道元謂今有之者在宋時以爲其之得下拓拔
魏時而不惜豫章非魏所有也不安亦當是吳志孫休時
自戊寅至癸未廿六年皆豐時景亦宜以求安紀元然一
歲而改不過數月疑非皆事也否則或求和之訛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不修談其法又不以爲者之論

爲佛殿山門　山作三
新之得作記正體
洪州東門記　古雅
蓋莫得而者也　者作考
將求于之識　求字衍
辛開之改作　開作門
辭其于東南爲一都會　會下有者字
道山亭記　陸文裕以爲親至閩中乃知爲工
其路在閩者　在字衍
其山川之勝　其字上增于字
非獨以其遠且險　竹定前半篇
越州趙公救菑記　東坡滕達道墓誌有待流民之方當
與多方賑濟之以爲南北荒政大略　滕公守鄆當公守
越時其越之政略相近

其計條可不待頃而具　頃作須
試中書舍人制誥二道　誥作詔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下有司制
二字當另行近刻誤入文中
司制門下　司制二字衍
嘗告進以經持　持作括
物以明其州縣治迹絡以大民事爲治直　大作吾
是宜在名必勿其實　名字下有者字
與大夫裴州清　四句不免又作四六因試文致此
尚書職方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中字下增制字左選二字
宜制詞
劉摯禮部郎中制　官得人則治道　制字下有其字
王子韶祠部員外郎制　以服民之中　制字下有可字
胡援祕渭部郎中　郎中中字下有制字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宮室城埤　埤作陴
郎于埤部　埤作起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以稽郡吏之治　郡作群
爾尚欽哉　欽作起
穆珦司封郎中制　封一作勳
以論功烈　功作勞
蔡京范珦考功員外郎制　珦作晌
劉家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士王子琦改
憲府作卿　作王子琦制改憲府作卿寺
晉張宗羅思恭太常博士制　鐸字上增徐字
其尚欽哉　欽作起
林希著作佐郎制往服厥敘　服作祗
刑恕校書郎制　刑作邢
李常太常少卿制茲爲厥志　爲作惟

錢勰光祿卿　卿下增制字
勞闕有闕　闕作關
無曠司　作無曠厥司
楊汲大理卿王孫韓宗師少卿制　注少卿改大廷尉云
武當作廷尉之貳
陳睦鴻臚卿　卿下增制字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黃莘同而材用便　疑有訛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四卷　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制　并下有妻字
祖母郭氏追封魏國大夫人質厥所原　原作元
父準追封漢國公承稱爾家　承作丕
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宋曾祖母
鄭丁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與大朝　朝作廟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錫茲寵紀　茲作美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勅厥援用天下之材　援作拔
陸佃兼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勅朕于書無所不學
攻擇加鄭　加作嘉
二句　亦尚非韻
以懋厥職　懋下有于字

孫路給事中制勅有殿內之臣　有字下當增事字
其省英以財楚拔　財作材
惟忠實不撓　實字是英宗藩邸舊名故制誥皆作寔
朱燁河南運判制　燁作爍
待制王貞臣知滑州制皆以疾苦　苦作告
林當兵部郎　郎下當增中制二字
陳某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史下增制字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李憲昨照河路出界討
賊攻復境土皆有功捷　此原注宋本有今本缺
服取忘哉　哉作以李憲中官也
李靖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靖作清　二人修仁
宗英宗兩朝正史書成　此亦原注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用是教士東
部　茲上作分茲

使從滸滸遜　滸滸作滸流　可字下原[illegible]

屬以使事作偶參使事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陪太常博士制　[illegible]作苑

賈[illegible]銜知鄧州　州下增制字

知泉州陳侗梓州吳幾復湖州唐淑問並任制　並字下增再字

勑[illegible]具官某　則字衍

上下相安　作由上下相安

吳安特大僕少卿制　特作持

奉議郎吳思道授東上閤門使郎延第一副將制　閤作閣

有[illegible]戢之功者　陳作一

梅[illegible]封韓春其人制　此等制詞求新則易失體

向家居讀書養性　向字上增[illegible]字

賢[illegible]遺俗高[illegible]　[illegible]字下增[illegible]字

世傳爲伽　[illegible]漢書本作非力志小書語怪不根者比

卓[illegible]之質翰林權官局等制　內降劄子沿七公上亦有[illegible]

放卓閣門祗候制　合再任[illegible]原[illegible]

溪瓊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稽字下增可字

貴青宜党令支圖練使向星刺史制　可下原[illegible]向[illegible]改

來獻闕庭　庭作廷

兵圍之任作刺[illegible]州郡

況當[illegible]逆　[illegible]作[illegible]

往其[illegible]服　作往[illegible]壯圖

論[illegible]巴村族軍主[illegible]雞柯族副軍主制　[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族楊宗一班借職制　宗字下[illegible]立字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呂升卿[illegible]閣校勘通判[illegible]州制　下求爲極邪　極作劇

中行[illegible]爲軍制　中字上[illegible]字

其[illegible]之私　[illegible]作閭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崇[illegible]起居郎制朕[illegible]若此　[illegible]

[illegible]命[illegible]以光[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州制　[illegible]字下增[illegible]字

[illegible]可[illegible]其人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邪[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處[illegible]州　[illegible]作以

[illegible]將[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制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處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制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有使字

[illegible]制　[illegible]保[illegible]　保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制一[illegible]久　[illegible]作[illegible]

而[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而使[illegible]出　[illegible]作[illegible]

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制　[illegible]人所及

愛[illegible]　愛作[illegible]

[illegible]制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制　[illegible]作[illegible]

門下侍[illegible]用　[illegible]作[illegible]

給事中[illegible]之始　治[illegible]作[illegible]

左右常侍郎制　郎字衍
夫豈輕受　受作授
勒然在將　然作典
皆以名召　名作召
左右諫議大夫補諫承大夫字議而衍矣　上議字衍
在汝能任其任　上任字作將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大綱轄之地　夫字下有
某字
御史中丞制一臺左右之出　爲字下有服字
制誥　宋本制字下有授誥二字
吏部尚書制定流敘資　敘作叙
諫院釋條　四字不當
兵部侍郎行　仲山甫將之明之
不徹于今可行　今作令

吏部侍郎制俾使其名分名　者字衍
侍郎貢　貢下　作頭
兵禮尚書制　禮作部
謂汝稱職　汝作謂
兵部侍郎制皆知古之宜法　法作復
刑部尚書制此古之理　理下有王字
繇離爲秋　秋作楳
之輔首德　之作以
工部侍郎制敬共工之事　事作貳
禮部制服工部司之名　部作辨
惟悉心以紋服　惟字上有其字
主客制列門曹　門作右
無侍五人　五作兩
市部　部下有制字

都官制以得數求　數宋本作求疑是簡字
屯田制服畝畝之事　畝作畎
虞部制所以遂植庶　植作嘉
知制誥授中書制史幾內外　幾作踐
御史遷郎官制命何以矣爾之課　命作今
御史知雜制　唐宋列雜術今之掌河南道
以充公論　充作允
秘書監制今日闕典　典作闕
太常丞制禮說之義　義作儀
大理卿制　大作太
某州刺史制　州字下增得字
以參厥位下　原注少以參四之官位密九列
大宗正丞制服爲是訓　是作爾
開封府獄丞韓官制時無汝加　加作嘉

御容遷官加殿學士知府制綏錫疆域之事　域作場
某忠加恩制　加作嘉
可以爲有恩矣　每自六可以爲有恩尚非干今之論
殺爾都指揮使制是附方叟　附作拊
其選刑而後定計　刑作形
使相制肝膽而均　作而肝膽則均
休有功烈　功作勞
其代天工四句　是唐人體
節度使制以作股肱之良　作字下增脈字　後皆唐人
體
節度加官滿制雜曹收伯長帥之官　帥作師
伏閱無忘勤勞　儆字下有之字　後有唐人體
節帥制俾供厥服　供作共
其尚敘求　敘作欽

將□□□以致謀　致作智
都虞候制某忠勇有勞　有勞一作勞問一作勞賈
都知制曷可處斯任哉　可字下有以字
内臣制祿爾之勞　祿作斂
責帥制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　勵作厲
廣西轉運制惟柔遠則能邇　惟作大
蜀轉運判官制延袤萬餘里　萬餘作數千
故屬部爲四　屬作蜀
陝西轉運使制自陝以右　右一作西
具□苟局　具作其
通判制以欲助其長　欲作攸
賞功制一□王師西封　封作討
磨勘轉官制一吏之在位者　在下有其字
軍功制□□克能靖綏　綏作綏

正長各與屬□□　□作詔
因羣臣之巨僉曰　巨字衍
則周穆王命伯景爲太僕正　景作冏　釋文云一作臩
史記作□　此篇但與唐虞有周不推本祖宗用人以[illegible]
賜高麗詔　謙厚
藝闕在昔夏后　在昔作昔在
致誠内附　致作款
賦貢寵加　加作嘉
獎勸良厚　勸作歎
爾乃自祖以來　乃自作自乃
策問一□起處語太近今如此例由得直言之士曾蘇相
小遠矣□不徵實事但問大數失策試之本
策問二廣漢之文　廣漢作漢廣
策問三不能勝任職　任作服　後二道策則今之[illegible]

適身者所假尚不能然
謝中書舍人表襃加特異于常倫　加作嘉
齊州謝到任表已今月十六日　已字下有于字
襄州到任表今者或就安閑　或作獲　此作工于自訴
福州謝到任表敢奉胥闈　奉作用
致思胥虛　思作斯
明州謝到任表求紆致遠之仁　紆作紓
了無微助　了作寸
亳州謝到任表　取材以漢京爲斷
韜階陪伏之類　階作潛　此作從昌黎潮州謝上表中
來聯非本色然極有發句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承懷一聯獨合本色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撫臨邦國者　者字衍
嗣通和鈞之利　鈞作鈞

協氣所行　行作轉
舒條太蔽因句　后山以此四句配韓以爲世莫能輕重
也
龍旗緯于關鹿　關作閑
道及丁岐蟜　岐作跂
弟從臣之加頌　加作嘉　此作從昌黎幽州平淮上尊
號表來其古直處亦有班揚之風非南宋經句偽體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冠夙夜之聖賢　夜作成
貢克伏受册表實均慶于中外　均慶作慶均
謝熙寧七年歷日表尤重領正　領作頒
存于直慮　存作存
謝熙寧八年歷日表進奏院遞到□頭一道　頭字衍
謝熙寧十年歷日表念闕廷之方遠　廷作廷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惟體在民之意　奉已而已不在民

奚當用此語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皆不思于戴巖　戴作
戴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龍與郡可　郡作群
代持封于燕京　封作豐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太字衍
君臣之際每簡公言　君字上有在字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申嚴沖昧　沖作冲
伏遇皇帝陛下　遇作況
其于職任負罰之科　罰字衍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仍纘來昔者　纘作斷
乖其爵列　乖作殊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賜禮幣稱謝以聞　來字下
有幾字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偽在泰常　泰作奉
實務全之有自　務作矜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進以諫材　諫作謏
熙寧轉對疏　鄙無可以補於人主之要豈所謂道不足
而有言者耶　空架文法亦絜　何其言之無物也
惡言足采　言字下有不字
則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　以字衍
心所欲之不踰矩　所欲二字衍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則念慮先于光朕　朕作
朕
故揚子曰云云　多引揚子之語于聖學闕與了無所見
不如荊公遠矣
乃策勵而已　策勵句不斷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此文蓋欲以歌誦功德自任其

後五朝大典獨付一人所以求也以觀典引文辭不及然
不事雕飾自然質雅宋文中不多得　朱子云曾南豐初
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務于後
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爲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
下所無後面略略說要戎罷等語所謂勸自商滅一也然
其文極妙按務于究未進也立論宜考其實朱文公極熟
于南豐文何以云爾　此文仿典引爲藥志爲之然亦太
詞費矣
代則乘宗　乘作垂
未有高尚者也　未字上增德字
所以爲帝者宗　者作真
爲宋仁宗　宋作帝
爲宋英宗　宋作帝
亦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　亦皆二字衍

徐而大之可謂至矣　以上敘論一德以下又論立國之
道然一不盛于前世
以或二十有統一　以作因
而時轉環迭　轉作輪
相與祇服而儀象　儀作從
亦遠矣謹于三代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總上一段一
東
頃觀于詩書陛下之所使　此作者無御先將任以吏
事故僕意于論撰功德
聖人之所以列于戰　列字下增之字
以通帥明昭法戒者　戒作式
至若丹之損亡于是以下　又按一篇有領者必有規也
然即上文防其不幾於此　則不出故作用無幾許人之
義　何不上文敘以求

讀書叢說　競作[illegible]下[illegible]

而奉之爲[illegible]是　[illegible]字上[illegible]以字

請令長貳自辟屬官　[illegible]可用文亦雅而樸

此古今之通議也　議[illegible]作義以避太宗諱故書議

尤不可[illegible]非其人　暇作假

請令州縣[illegible]特舉十[illegible]此特[illegible]三歲之內　三作五

所謂令[illegible]長派　[illegible]間小顏注謂關其部屬有此也

補文學學故　故[illegible]本作間按史記漢書作學故然神宗

方行爲官宋本作學[illegible]是也不必以史漢爲疑下同

其[illegible]經[illegible]名　其字衍

及縣令不[illegible]　[illegible]作卿　卿字貫下讀

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作後

[illegible]北[illegible]南兵　[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數之　數字下[illegible]字

義門讀書記　卷[illegible]　文　十

非[illegible]之以刑　[illegible]字未詳

不過數千人而已　不字上增各字

議[illegible]減[illegible]　減至疑作至減

請減五路城堡　名言　文法[illegible]用雙[illegible]

謂西北之兵已多　謂字上有蓋字

元豐二年七十有四　年作百

到城不必多　則字下有立字

則北邊之備故　故作胡

未有稱其任者　者下有也字

守[illegible]之[illegible]　守字上有人字

兩議[illegible]一節餘[illegible]　宋本三下注一作二

請[illegible]所趣　之

作[illegible]

自[illegible]敎分名　作[illegible]名分

惟門下之所栽擇　栽作財

史館申請三道　此三道大略前後皆相仍不改

[illegible]依司馬[illegible]以下編年體式　以司馬爲編年未詳

或增有名位　增作曾

請訪問高麗世次　雅潔　極淡却自文

高麗[illegible]次子莫來立訖漢武帝元封四年　四年當作三

年

建武死弟之子叔立　注建武爲蓋蘇文所弑　弑作殺

乾[illegible]年　[illegible]作封

高麗國王王建立　通鑑據十國紀年云初唐滅高麗天

祐初有[illegible]州稱王號大封國

梁均王[illegible]年[illegible]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

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與宋[illegible]所紀建御國于高氏

後者不同

義門讀書記　[illegible]　文　十二

而死弟[illegible]立　[illegible]子欽立欽死弟[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弟徽立徽

死子[illegible]立運死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illegible]立伋死

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覗立覗死弟[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弟[illegible]立暐死

子漢立漢死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illegible]立德死

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illegible]立壽死子[illegible]立[illegible]死子昕

立昕死[illegible]子[illegible]立[illegible]之十七年爲明

洪武元年[illegible]死子禑立禑[illegible]人以禑非王氏子辛肫所生也

禑立當洪武八年李成桂廢禑子昌立年九歲成桂誅

大臣之不附已者乃廢昌而迎立瑤七世孫瑤而殺禑昌

[illegible]立當洪武二十二年二年而遜國于今處村自王建以

梁貞明四年戊寅即位至瑤以洪武二十五年壬申爲李

氏所奪傳三十二王凡四百七十五年宋元二史所載皆

不詳核賴有東國史略得見云

論中書[illegible]黃給人不書檢而付郎押字　此句下增

恐于四未安自後舍人遂不書檢推書錄黄書黄而已然
廿二字
况錄黄侍郎舍人 錄黄下增畫黄二字
請給中書舍人申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有申明
下項 有字下增合字
應申門下外文字 外字下有省字
中書舍人判省辦務 務下疑尚有脫文宋本同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曹燦等問皆曰 等問下增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臣伏以周禮五家爲比 此字下增
諸軍二字
以字
此人階之法所由出也 人作八
此師旅之法由出也 法字下增所字
或一家有索無賴之人 索字下增來字

不責其須情落花 花作庇
書時告報本保長 本作大
如人别保追捕 六字衍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恐朝廷矜恤之恩 恐字下增于
字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于執政之內 于字上增又字
併憐惻迫 迫作惱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周盡
聖心憂勞 集作焦
况虛天人 作况應天感人
英宗實錄院申請充禮儀傳 傳作博
今取到修撰仁宗皇帝實錄 錄字下增院字
及日有判史 作作任
據實錄院所關宣勅 關作闕

自嘉祐年四月 作八年四月
一丁部水監 宋本作一部水監無工字疑是都水監之
誤
所奉修撰官李維等 奉作奏
竊慮差夫分于 分于作于分下同
亦奏合依中書樞密院 依作于
樞密修時政記上事 樞密下增院字
各合應副檢文字 檢字下增等字
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改除作除改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于肘宸殿 宸作旋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 鈐作鈐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因興嗣而并及侔爲侔在興
嗣前恐異議者指爲不必推恩之例也
亦得錄其後 錄作祿

寵錄之所以勵世 錄作祿
新直龍圖閣知廬州廬州狀以次官員 以字上增與字
廬州奏乞在京文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溫厚
純懇不在叫號
尋奉聖旨不允 聖作朝
各已白頭 頭作首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既無驅馳之事 無字下增
可字
關臣而來 而作之
許臣得馬 得馬未詳疑是假字
迎侍母赴任 母字上增老字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師老母多病 師字下增今字
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 母子作臣子
乞賜臣六典狀以今僕射侍中 今作令

又分十有四　分字下增爲字
不知僭越　越作妄
授滄州乞朝見狀孰不自願爲能　能字衍
乞登對狀　爲國家明著制度勸爲一稱固曾氏所假也
無銜玉之一言　玉作璽
故在夏書稱政典曰　何必引其文
乞出知潁州狀收憐附慰　附作拊
顧瀆可以沿流　顧作惟
而顧子母之恩　顧字下增迫字
當伏斧鑕　鑕作鑕
以須罪戾　戾作矣
申乞公對狀有深忠積愍之莫測　一語似可已
頗甞驅馳　頗作敢
比雖草茆之漏　漏作陋

以關西北之百在擇將帥　不敢宣露觸汰冗兵之語故
但以擇將帥言之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又後于累巳于國史　疑有脫
誤
緣方朝典說　方作衆
辭中書舍人狀而誤蒙訪門　門作問
刻之爲經　刻疑作列
出獨獎倫軰數　軰作輩
福州擬貢荔枝狀　荔枝徒以供口腹之養雖其品不能
與少失其時未爲害也今乃欲以寄爰入貢而又詳錄其
品以進薦一人主凡其移心而亦爲驛致之事吾不識其
何以解于君子之譏哉得已而不已此亦人之敬王也
君謨之國茶子固之荔子雖未足累其生平然後貽好議
論者以口實不謂之有意心不可也

比巴一爲南海　南作蜀
然貢茶爲常貢　茶貢作衆以
然顧常品　顧字下增以字　此三句蓋託以自比老子
外服及新則甘滋未盡過時而空乳特令不勝臣精銷亡
之懼焉狀既曰假則終未當以爲于上特游戲之作也
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　疑有脫誤
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　以字衍
荔枝錄　錄仿歐公洛陽牡丹記釋名篇
陳紫出興化軍　陳紫至今猶存閩人得五六顆即相餽
遺爲珍
而香味益爲佳也　爲字下增其字
歲生一二百顆而已　記朱文公語錄云方紅所生極多
子固爲其所謾又記之書云自著錄後所生遂止于此亦
一奇也

丁香荔枝皆旁帶大而下銳　帶作蒂
龍牙長可三四寸　龍牙最大蝦蛛最小
中元紅實時最晚　中元紅最晚火山最早
在福州報國寺　寺作院
明州凝碧品最遠近狀　有當有要西漢之文
蓋無谷渦書　無作先
有時如前　前字下增其字
稱以高麗爲蠻夷中　爲作於
自大勝以後　勝作曆
壁下削前　前作門
蓋古者刑賻以下　引經語
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伽師聖訓　師作遵
此又臣之大懼也　之字下有所字
由自可慈　由字上增伏字　字　自述荔枝至此篇皆

疑作洵六字十七
應與改曾通遞之用　通變作變通
回傅侍讀啟以推行于民上　以作巳
與劉沆龍圖改更州慈誌　慈誌作慈戀
謝留啟以斗蚬之光而彼飾　披作被　二語偉句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啟是惟高選　惟作維
如常引人睎　如作而
易集粤銘之採　集作積
回人謝館職啟利架危之秘扃　扃作扁利疑訛
與北京經行中啟從形勢之必暇　之作而
其二論昭所依　明作民
慧部掌考五年　郡作邵
回許安世謝館職啟為首選　首選作選首
賀韓相公啟遠長生千百姓　長作常

襄州與交代孫順啟已出吏部之後　部作師
須條多門　須作擇
洪州到任謝兩府啟曾陀一毫之補　補作助
半戶庭之僞　戶作尸
賀東府啟一氣
賀蔡周輔授館職啟敷協僉言　敷作用
明州到任謝兩府啟而奔論駸馳之際　駸馳作馳駸
何嘗較顧于升斛　較作軌
謝應寄扇　應作膺
賀冠八賀致政門門疏帳四句　皆儲案事可以獨江
謝寄荷陶鈞　寄作奇
亳州到任謝兩府啟以用于埏埴　以作巳
回陸佃謝館職啟伏惟度恩　惟作仍
賀將帥國　府作帥

多名大義　名作明
與定州韓相公啟　前半與張安道啟略同
停還鈞軸　停作佇
賀韓相公赴許州啟比較廟堂之任　較作校
便易鄉邦之便　上便字作就字
攜筆金厄一勝　勝定州啟
授中書舍人謝啟竊以贊為明命　明作名
況策名于近要　近要作要近
徧給庶務　庶作出
庶延知人之遇　遇作遘
太平州與不路轉運狀飛馳精思　精作積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北京國之大猷　京作經
儲格天之盛業　儲作游
回亳州知府謝議狀而眷動之勤　動作候

回運使郎中狀懇勢之殊　懇字疑誤
到任謝提刑諸官狀竊才不逮人　竊字下有念字
廬州回曾侍中狀素推仁傑　仁作人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申列聖之洪名　洪作鴻
錫獎飭之諭詞　飭作飾
回人賀授舍人狀惟清切之近班一聯　微近恐濫
祭歐陽少師文絕去刀尺四語　讀歐公文者當以此求之
并叙何歟　叙作序
兩忘猜貶　貶作既
逆擒兆朕　擒作捦
皆泯盈溢　皆作背
祭張唐公文實移于玆　移作行
祭孔長源文用於賁飭　飭作飾

祭王平甫文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此脫劇卅
計皎皎而猶疑　計作訃
祭宋龍圖文公之丁古今　之字衍
然而番蹈厲于儒官　官作館
祭亡妻晁氏文　治平元年五月三十日　未原注
姑亡孝始　始作婦
誠為我人　為作謂
館中祭丁元珍文　哀烏之秋　哀作元
朝中祭錢純老文　寓馬在庭　木寓車馬見漢書郊祀志
古文通假通
祭李太尉文　簡重從吕梁于用碑來
祭段任淵郎中文　治績維于朝廷　績作蹟　維作紀
代人祭李白文　發揚儁偉　儁作儁
祭王都官文　辭貧事偉　偉作遊

祭袁人縣文　既弁入甲四句　聯起下文六句
就而公允　作就如公允
鼓衛填喧　喧作譁
祭吳君文　君獨于求　于作無
皇妣仙遊縣太君周氏焚黄文　遣弟布祭　遣上有謹字
泰山祈雨文　自四月已訖于茲　已作以
奉告第黄　第下有焚字
災將禍死　禍作禍
宜見哀矜　見作蒙
夫民之牙　夫作大
田間之民　間作閭
泰山謝雨文　謝雨而及已身之不遇失當此與東坡游
巾詩體裁不同
心徹悦而稍驚　徹作懈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題注宜有以稱民望　宜有下宋本闕二字
齊州謁孝子廟文　二文新貲得體但無警拔語
泰山祈雨文　澤施八紘　紘作紱
嶽廟祈雨文　惟民何事　事作辜
襄州嶽廟祈雨文　民室憂于疵癘　癘作疾
未惟責在　未作求
新寒失序　新作郝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四卷

義門讀書記 元豐類稿

第五卷 文

長洲 何焯 屺瞻

大悲閣雨文立致滂霈之澤　滂霈作滂沛
謝晴文今霽麥將成　將作甫
諸廟謝雨文注仰布虔誠　仰作仰
洪州謁謝廟文　謝作諸
敢修膰謁　膰作醴
洪州謁夫子廟文尚其聖德　聖德作睿衷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蒸茲疲瘵之民　瘵作蔡
窪下之田　窪作漥
已傷稼穡　稼穡作流潦
實某忘陰　某作繫
感慨興情　感作僭

諸寺觀廟謝晴文仰俟時暘　俟作昇
祭西山玉隆觀許真君文經惟真馭之升　升作新
人承餘烈　承作思
俾在陳于藩具　陳作寫
諸寺觀祈雪文邊際陰氣　陰作沴
使閭巷消霧滋之苗　霧作癘
諸寺觀謝雪文致祈寒之協序　祈作祁
祭順濟王文既云見象　云作示
福州謁諸廟文夜費斯民　夜作終
福州禱雨祈晴文眺眼田設　眺眼作睇眼
或就縲絏　縲作纍
今寧宁矣　宁字作守字
如京如坻　京作陵
式于未世　未作末

謝雨文罔不馳告　罔作罔
敢飭豆籩　籩作邊
撤禱雨文後更兕蜥蜴　蜥作蜥下同
還所迎像　像作佛
及水蜥蜴　水字下增送字
明州修城祭土神文庸工始事　庸作傭
諸廟祈雨文麥有立苗之艱　立苗未詳
祭勾芒神文敢奉歲祠　祠作祠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功崇而不載　載作宰
伏惟克配坤元　惟作願
諸廟祈雨文殆之食于此生　生作土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允茲東晦　東作東
蘇明允哀詞表見于當時　當字衍
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　集有作有集

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　有字衍
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存作在
過人氣和而色溫　過作遇
其介以明允之喪歸葬于蜀地　其作某地作也
而詞將刻之于家上也　于字衍
決大河兮嚙扶桑　扶作浮醬桑邑名浮是為水所浮漂
此恐舊韻作扶桑未詳　作扶桑是決江河而注之海也
衆伏玩兮雕肺腸　雕作彫
吳太初哀詞勤事兗州癘疹地　州字下有外字
勞弊以偏兮　弊作罷
卒與予逢　予作此
我知子初兮　子作太
為其子孤兮　為其二字衍此行中有脫誤
父母之歎兮　歎作歎

剖厥文工　剖疑作剖

吾詞依于兮　公之自信如此

王君俞哀詞　擬歐陽先生哀詞

君俞在京兆門外　作君俞在京師居北門外

慶歷元年予入太學　公于二十二歲入太學

誓夏了不驕　誓作哲

拔君俞以託其後　拔作抜

而不幸于貧且辱　辱作卒

君醒而勞兮　醒作醒

其困而發　其作具

辭裕乎心兮　心作實

不形於聲　聲作聲

維友與仁兮　友作文

負敗有餘　敗作致

恨與天終　末句不類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先父諱同文　戚同文事其略見于呂氏童蒙訓宋史不爲立傳失之　有傳附見于子傳者果於事略也

學士以論人皆出　出作絀

而求中亦求賢良不就　中字下有舉字

篤行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　自作其

能昭其家　昭作的

何其幾哉　哉作也

世世有德者　德作得

而氏之義其父者得以其義死　入家無大丁者術義

死留義狀似始此

激氏相隨且亂　且作幾

年五十有七　七作五

自長豐之威材　材作村

荒設得　荒字上增數字

夫赴時趣務　趣作趨

豈可輕也哉　豈可上增起字

傳郎家聚自珠　傳作侍

誠符稱公事題狀　誠符謂論天書

悄悄南安得家規　規作規

威元得墓誌銘自有六十餘年矣　矣字衍

元得初以父任于建州　于作爲

爲亳州永成縣主簿　成作城

年三十有五　三作二

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得非　得作祔

而于元得未見其北也　其作所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然猶爲所記所試者小也

所記工字衍

從答書　答作僉

以疾辭致仕　仕作仕

然不得至中書　作然卒不得至中書

詩以銘之　銘作名

故翰林侍讀學士我公墓誌銘　我作錢

左侍禁閣門祗候　閣作閤

其見于文詞　其作具

以慈恕飭正爲靜　正作靜

而爲婦者後爭亦心服也　爭字下有公字

公子與不婚爲異　此處似儀楊文公墓碑

其後全照化　照作昭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祖考名犯濮王諱　犯濮王諱四字當側注

取君上萬作薄　溥作簿
轉運使李約　約作紘
諮任公具材治官宋　材字下有川字
遷秘書著作佐郎　書字下有省字
王駿知滄州　駿作駿
武謂君嗣自此始也　作武謂君嗣始此矣
知處州　處作虔
改湖北路轉運使　改字下有荆字
君要論之曰　論作論
予人何負哉　人作吾
知光州通日　日作月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徐州知州　作遷尚書兵部員外郎
知徐州
是時宰水相　相下有溺字

加有能闢閩　閩作闔
游淤水利　作游淤為水利
知西京留守御史臺　守作司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祀之使南方　祀作杞
君資書府宫　書作畫
杞擇與秋等　與字下有租字
須負重三十人　重字下有者字
悉使官偏斧盤獄　使作收斧作斧並字下有其字
亷事推官呂溺以瘐死　瘐作痩下同
龍鼎州六寨　寨作寨
君奏以為不可力止之　之字衍
而俸錢資以聚書　孔文仲聚書之效也
讀書不營目歲也　營下有一字
四十七世孫　七作六

義仲太廟齋郎餘年卒　餘字宋本作宦官字疑當在太
廟上
孫男女八人　昔孫男女但舉其數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君曾氏諱誼　誼是太史小嫌名
當時乃不避邪
持問張記　記作志
自請罷去　自字上有則字
疑錢以下　敘致其皆
又取民之食其役者　役作技
市非騷然　非作里
朝廷命他吏發祀　命作遣
既死楚之人迎哭其喪甚慟　死字下有而字之字衍
不奪其守如此　不字下有可字
損謝集初　謝作獻

尚書駁志　志作忘
王谷季墓誌銘曾大父諱延金　金作銘
為遠安軍使　遠安作安遠
大父諱居正　正作政
主蔡州之新蔡縣簿　縣字衍
年三十有二　二作一
雖義鄉衆義營　下義字作又
尤能刻意學問　能字衍
其勝潞滔發而不止者　滔作濫
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　可字下有以字
未有同時並出于一家　未有同時並出爲一句出于一
家爲一句　于字上疊一出字
而命之至于如此何也　析一句使豁然無際
谷季葬有日　谷字上有而字曰作日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胥偃之子
簽書河南府　簽作僉
初娶李氏　初字上有君字
曰茂諶太廟丞長　丞作齋
又謀良兼察　兼察作察廉
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　田作刁
以篤其義　義作文
考已無遺　遺作違
我材之允　允作尤
劉伯齊墓誌銘　無事蹟
從予與　與作遊
余故不得而辭也　故作固
娶賈氏　賈作鄭
子四人　人下有曰字

有銳男之　銳作說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自山陽祗京師　祗作抵
海州朐山人　海字上有君字
用己未宿州羅　羅作離下同
未爲慶州司法參軍　慶作虔
優投如主羅　羅上有君字
君數度　數度作度程
有不得已者多矣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　上君字衍
有不能決者多屬君所爲一句　下次字上有一所字爲
一句
其後太平州因營葺治之　後作復營作管
爲秘書著作佐郎　著字下有省字
議政十有七年　議作疑
久不能決　能字衍

以尚書出通判杭州　書作老
外安樂之揚與印　樂下有鄉字
辦且裕也　辦作辨且作其
尚佑御府　佑作祐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存亡無繼者之失　任事一字
衍芥作介
自微起隆用號號　起作訖
贈職方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皆大父欽　欽作鈐
皆欲從事學中　事上有士字
試殿中丞直史館一句　書孫以疑有名位故書之而
開見上銘詩
軍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歸家山前葬其孤屬
君之故人　前字下有一將字
使其子第上　使字衍

凡龍皋　其作鄭氏
於流都門十篇周誌　詩作詩
孫男六人　其孫不著其爲某所生
殷久中墓誌銘　陳情張君之交可爲張陳況孫木之幾
一時所與之游者甚衆　所字衍
今能以君之地銘　地作我
歸君之外地　外字上有喪字
孔孟已然　已作以　銘詞悉免通分句子皆然
秘書不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劉君墓誌銘時府劉之將衆
劉下有州字
曰葬曰某下　增曰某二字
葬君于某縣某鄉某所之原　作葬君于某州某縣某里
之原
官當分門外　當作在

或止食館務而已　館務未詳疑即浙東俗所謂脚約也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孫女二人　并書孫女爲有所
自出也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簡淨可法
胡君墓誌銘　亦是學韓
生于天禧之戊午　此文書生于某年
與人遊　與上有其字
弟某　兼書弟某
琢斯琢　琢作冢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埤儒名信後世　名
作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筆力遒緊何必韓歐
徐君更無暫踐自合但感嘆蹉跎
姓李氏名某一段　南唐餘國故不稱其諡號而名之

初東南之地一段　妙在敘議相夾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辭杭以文學見于世　杭作
杭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精悍
君不有子　無子于銘中補見
知韶州　知上增還字
謂俗止如此　止疑作正
夫所謂因其俗　俗下有者字
子男七人　七子知名者吾長壽縣君吳氏所出
位不滿其志　志作意
使者以安石之逃與書　介甫請銘于子固而不之歐陽
氏或疑此時未與歐陽公相知則仁壽縣太君之葬介甫
已爲知制誥亦了固誌其墓也
其尤可哀者也　也作句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顧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
顧作願
生于淳化之庚寅　書生年
傳至孫則六　傳字上疑脫侯二字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沈氏自齊太子
家令約家于吳興　何以不稱梁侍中而稱齊家令且吳
興之有沈氏自東漢始始爲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也大
抵皆王于史牒皆疏
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　至蓋君之姪也　備叙得
法　宗子緣同姓之故其祖父既貴賤人臣遇覃恩則得
推之外家亦可爲後世法　太濫不可爲法雖餘之官稱
而不在任然名器固當慎惜也
曾孫三人　并書曾孫
實月大師塔銘　終無一語及其法

噫是非可銘也歟　但銘其一節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蓋其子五人　五子知名者三
以魯公恩賜冠帔　推恩于大臣之女兄弟
泌分支沂瀆　瀆作濟
爲妻若母　作若爲妻母
自荊祖粵　祖作徂
象服貂冠　象作卷
尚從爾從　從作後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祖考內閤使　閤作閣
其難其慎　慎作艱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有曾孫十有二人　并書曾孫然
猶與他文不同以收處觀之乃得其用意所在
以進士中其升　升作科
附屯田府君之兆　附作祔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曰秀曳秀瓶坑防游旂放〻旂
好與射毋門列是不識於字介甫深于小學何以有此
孫女九人以下　并書孫女之所歸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沈存中之母
歙州歙縣人　縣字衍
昔先王之治一段　夫人非有殊絕之行此論與此誌不
稱
夫人周氏墓誌銘行其素所學　所字衍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其葬于撫州金谿縣　縣下有之
字
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一段　篇篇如此却是一套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卒于其家之正寢　女亦得稱正
寢
初刑部之兄昌齡一段　有波瀾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李君無復事蹟只敘其
數千年世大成文歸熙甫迹汝潤墓誌似出于此　此文
可敵荊公許氏世譜歐公疑世譜爲公所作不徒然也
雖李氏出于皐陶一段　所敘大抵用唐書宰相世系
表自楚郎以後則其家之九世譜也　雖出其家譜牒其
人與官皆茫昧無徵何不但近取可知者使班孟堅爲之
必不肯如是
縣子牧事迹　作縣子縗縗子牧事迹
曰韞晃以勁勵　勵作敵
德符和文宗武宗　并及文饒與後呂爲對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既銘校書
而夫人復何銘以其與于儉常之婦也此變例
閫不衆獲　閫作閒
湖州長興縣主簿沈君夫人墓誌銘夫人年三十餘一段

使今人爲此鋪張數千言不盡其實則記乎其所不必
記也
元出于危　危疑作魏
魏君夫人邢氏墓誌銘有過人之行　似割股之事
于是人知夫人之善三句　敘婦之賢而仍歸美于姑爲
得體而于法亦謹嚴矣
旌德縣太君蔣氏墓誌銘亦符初爲東頭供奉官將屯官
門　供奉下有官供奉三字
歸其夫人柩　人作之
仙居縣君傅氏墓誌銘舅芬　芬作棻下同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受彼封　彼作收
亡兄墓誌銘字叔茂　作茂叔
能辨說　辨作辯下同
又思事未至當何如　何如作如何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銘外翁無盜嗣
君嘗試于秘書省校書郎　于作於
其子象之東之　東作柬
其年歸于曾氏　年作季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余校史館書籍　余
字下有被命二字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開封縣縣丞　下縣字衍
謂君一謚可以取其贏　謚字下有出字
不與祀者棲　祀作犯
知施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其年某月　上某
字作日
曰某曰某曰某　下曰某二字衍宋本同疑上四人當作
五人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高舉考諸孰先　高字衍舉

作王致堯作易占
曾皇考諱易占　皇作王易占作致堯
志氣不發　氣作業
光祿少卿晁君墓誌銘　銘始終亦無存滿
其家先蘇州之錢野　家先作先家
公行宗格　格作恪
會葬于杭州　杭作揚
安州政待公而決　安字衍
大有文元　有作自
先于外服　先作光
夫人曾氏墓誌銘皇考諱某　皇作王
夫長朱君墓誌銘識其幽堂　幽作山
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字明升　升作叔
刻幽隧　幽作山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曾氏兄弟皆篤學篤行
不名世得乎
聲音訓詁　詁作詰
未嘗易意　易意上有一曰二字
二女墓誌銘書經室李氏出也　李氏乃是後娶公孫子
經學而經室二字亦誤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淑明茂嫁而夭遂以妹嫁之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碑銘其公曾出僕序行治
之實　論其作具論
曰知公曾祖考也　知下原注下一字闕王誥宜與本
闕二字是知某州非其名也
盜卒不得死　不得作得不
撫州臨宗亮　亮作諒
及退而自休曰　曰下有脫今補某本補足云　使究人

誦書常數千言危坐擁之未嘗有惰色江下東南為水陸
之衝賓客日湊公寘于招納與之醼酒尙會雅琴賦詩曰
是足以娛吾老也及間而言天下之事于其是非得失之
際慨然若有所不能及聞其言者莫不壯其意少
客京師有欲以公以化黃金者公辭不受殺公以貌欲乃
受而行之其出事天子四十有八年退老于家又十有五
年年八十餘飲食倍人儀狀甚偉逆拜公于前
者不知其已老也前終十餘年自營冢丁南與穴至于縣
自脫然而尚未光下有八百步衣衾者像自製居
疾至終容止如常遂六十一中觀其各盡其意其年八十有
五殁于熙寧九年五月壬申卒于是年八月壬寅累階至
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封至潁川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
二百戶娶張氏尚書都官員外郎紳之女封清河縣君再
娶于氏尚書都官員外郎告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二人

曰考大宗正丞有易次大郎曰也守江州瑞昌縣主簿女
五人次大宗文蔚尙光祿寺丞曾鞏進士圖
婿儀某州某縣主簿某孫男一人曰某女三人曰平
德爨教諭若州絡明允秘陳公學經自力收科于
少其然諸皆于時其其說其壯甚于附于興但其業高驕
之識之于其益我者之婦之于其泰祇彼疾而助我除不
誣守無鄉恥不命我則于郎丁卿進皆以所疾集于徵廷
謝而去嗣長書省云云
世狠而爭　狠作很
曾不頓呻　頓作頻
有歸放隧　歸作婦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鄉滿之封國　滿
作洳
曾大文杲　杲作昶

遂始學書　作遂使書學
盜以故不可近　可作敢
自宋與小吏勢　勢下別本有弱字宋本無疑有脫文
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二句　讀此可見制弱方鎮州
縣無備自宋初即受其弊而歐公爲丁元珍墓表亦非以
相知曲加寬解也政要案所謂張雍守梓州者即此事
蓋亦以無爲有　以作易
歷河南府新安縣　歷下有知字
公因榮武陵澧州三寨　陵作口州作川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此篇敘事頗爲生色
拔府君自贊　拔作扳
趣作誣狀　趣作趨
幸授已印摘兩營　授作受
讀又莫敢相曲直　又作人

府君身省設作者　省作自者作省屬下句讀
官至虞員外郎　虞下有部字
府君甚愛孝城制侍制　侍作待
端甫不惰　惰作怭
民遭吏以盡名至未嘗致一器一物　盡猶不收則其居
州之雍蔀益見矣自知漢州而治由己出官止于兩浙轉
運故與二事以概見其始終即下文所謂自守及使也
雖小者如此亡卿　亡字疑誤
故朝散大夫孫公行狀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　句
未詳
北方常亡兵二十萬　兵下有亦字
又何益之耶　何作可
豈可謂知先後哉　知下有所字
于是極論古養兵　古下有今字

謀立永濟城　永作水下同
而救恤之概遂從公議　概遂似謂事概今且以概爲讀
宋本同
又言後事　後字下有官字
又言宰相其罪當誅　其字衍
不飭玩好　飭作飾
二三大臣又與同心共事　與下有公字
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　五作七七作五
徐復傳方伎術數之說　術數作數術
皆甚恭謹　選人恭謹與有德而隱者也
後所以爲上言者　以字衍
大一主客作成曆　位作立
州敎任至　敎作捐
洪渥傳　公爲于友愛而久宦不大顯仍得淳蓋亦有感云

初選于有司進之禮　進上禮作報進辭
里中人聞其死　里字下有姓字
薛貽傳得官而死已老　而作時
如淳所作　淳下有之字
則必安焉　必作心
非人人所易到　下人字作之　徐復洪渥二傳爲一卷
疑其不完　宋本同
不肯取妄榮　讀此卷方知其無史才
考課臨中中　中中作中正
况悅念其訣　悅下有條字
然觀書課最之意　書字下有者字　觀書如陽城自書
考是也
訓兵在周世宗高平之遇乎自此始也　故代周者不在
藩鎮而在內之大臣東京勝于德用狄青皆被口語

宋史益有其法　精作脩
而群臣莫能本其意　本作卒
疲兵　慶曆以後兵愈多國用愈絀以下蓋尤宿意乎
節汰也
始置神武策為禁兵　神武策當作策武神策
太原高杜　杜作社
邠寧寧武　作邠寧武寧
兵之既廢　廢作費
纔五六千而已　纔作才下同
至太宗伐劉繼元　伐作代
取環慶諸州之兵　之作役
然羣臣莫能承上意　意下有焉字
兵器弓矢之取辦　取下有諸字
國公署有南北作坊　公作工

歲造甲弩其裝鎗劍刀鋸器械　其作具
弩箭床子弩　弩箭作弩下同拋作砲
甲袋征袋　征作鉦
拋鍬鋼行槍　鋼作鋤槍作牆
城壘太宗既平太原以下　太宗以晉陽自高歡以來皆
因以起既平劉氏乃隳其城可復還其民以塞京輔則器
殊也河東力既單弱皆復能東向以與遼人爭幽州云中
故也哉
宗閔僅立而皆廢　皆下有祖字
僨秣　僨作價
趙璐　璐作鋒
京人皆號之　京下有師字
貢眾下詔賜其第士殿試自此始也　賜進士第與殿試
之名皆始于此而所謂之殿試天子親策問之則又唐宋皆

賢科之意與殿試其號今稱偶亦始于此　元好問中州
集第八卷載探第名進士之時修策目高有鄰發之此殿試
試策之始開寶殿試進士內出宋朋永衣賦設留待上詩
仍不與禮部放試之法也　按楊開集與鄭岳宗皆云開
寶六年進士徐士廉伏闕下求見言太祖延武曰方今中
外兵百萬提鞭御衆決勝負者以取修爲吏常以授于人
而不自決為國此文與武二柄取士無為下苦思也太祖
即命禮部試所中不中貢舉人列于殿庭試之得者有二
十七人賜各第
使解約所　此今日釋褐之始
受命即赴官院　亦始于此
至殿試又爲糊名之制　按此似宋時糊名但用之于廷
試然唐公判則由而歲爲公始皆用糊名也
而實副無幾十鄉耳　幾字衍

莊宗好殺之實者無節也　五代史但言莊宗以吝賞失
人心不知此事尤當正賞為後盡無功皆賞與不加優
卹其失皆為不吝賞可見劉后傳
二十年爭河爭取天下　河下有戰字
雅號又定下　曲名　一作二
乃太祖之本意　太祖取十林樂下一律用之
吏官奉冬終則選于史官　冬字疑衍
姚詞以爲帝王徽音　詞作詩
人閣日　閣作閣
正衙衛仗必數歲討爭　討字疑衍
一忽爲絲　一作十
自分毫至無忽　毫作釐毫作絲下同
任將兵未嘗少敗　少作小
汴水漕舶江南糧船　舶作舫

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壞　熱子嘗法浮于淮溯汝本
見洎所論著故援据不能若此之詳密
刑法太祖即位　祖作宗
管榷　管作筦
賈蓝價于海瀕　瀕作瀨
兵籍既衆　籍作籍
自此山海之入四句　宋之弊政皆始于太宗
鹽鐵冊而安易之辯不可出　出作屈
嘗者相惡而退　相作洎
名教罰人有事于中州　事當作仕
祠祭宋興推應大行　大作火
祠太一北太一于城南　北下疑有闕
郊祀　南鬭亦主太祖配天之說恐非祀日當論功
南郊變南之變是也　變作變

契丹數擾用將帥　帥作師
委任專而聽斷明　任作付
當世以為黠　黠作詐
劉廷讓敗于君子館又敗　上敗字衍
府輒掠塒野　塒作塒
始料河內之民以戍邊　科無作料
則取後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　後作役
楊延以為乘其敝　延下有朗字
賊盜大上常薄吏罪　汝南與陳豬反周以參常山亡二
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以乎對曰吝上曰足乃不冗亡
罪非卒之罪非文吏所知也　前此篇乃知歐王于實
臣爲表與其不爲失出
文飾而表上唐宗之壞
而法變則矣　變作度
壞作壞

而縉紳之學彬彬文　文作矣
屯田議者以為豈髮然不知兵農兼務哉　議者以下疑
尚有脫誤
東出宿屯　宿作留
水利李沐以臨區之蜀　沐作冰
文翁穿前湔　前作湔
至晉杜預疏荊究之水　究宋本究宜興本作兗皆非是
然杜元凱未嘗為兗州則兗字亦非也恐當為襄字
黃河　此條但據漢書溝洫志而論然晁補之亦不能
此
使水得自行者　水得自行四字鈔本當得作本意
張戒之說是也　戒作戎
王延平當之說是也　王延下有世字
故務為寒居水者　數語偽括

故古河宜敗裂　古散裂而不言游徙只得其半
唐賢流以道　流作瀛
吝又前　前之法　二說之法見沈存中筆談　以上諸
條皆負得其要而其文無不出入漢之西京北附五朝國
史諸志之樞輪也世人疏耳剽附平集而莫知愛玩此一
卷何哉
命不錄虢君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檢校侍中　省作監
魏侍中王黎不并稱貞元十七年　貞作正
可以見魏之志也　只一語自有味
當書記胡證書　證作証
一記　作記一
襄州衛學寺碑院碑推皆書　推疑作惟
襄州興國寺碑疑見其搨本于太學官楊褒家　褒作裦
十八官姓名　八當作人

其字猶可喜　猶作尤
贈公井記兼山東道　山下有南字
人雖渴困　渴作喝
[illegible]府君碑并碑陰　圖經但云周府君　府作使
按武水源出彬州　彬作郴
南流二百里入林陽水　入下有桂陽而二字
其俗謂瀧淩爲瀧溪　謂下有水字淩字衍
蓋當時已有此語　有作爲
惟十有三月　二三并爲作三原注古二字
古字如亦作灸　灸作炙
人作兇之類　兇作凶
如此者甚衆　如此者下宜與本闕二字宋本作如此者
甚衆
唐安鄉闕化寺臥禪師淨土堂碑銘　化作元

作河南開元詩　南作州
則能令其信益者二句　善據名論
江西石幢記潁川郡鍾某爲始　五代史記鍾傳封南平
王潁川乃其郡望也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乃與功曹吏　吏作
史
鑿燒大石　燒作燋
其頌有二　頌作文
馬戟中玉　戟作職
然後漢書始見于人　人作今
成州同武郡之上流也　流作脈
集外錄附行狀毋夾氏文城郡太君　毋夾氏上不似世
俗加前字
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　嘉祐丁酉距公卒之年元豐癸

亥凡二十年公之及第已三十八歲矣
年十有一試六論　二下有日字
婦人孺子皆道公姓字　皆下有能字
學者傾耕思其能到也　耕下脫一輩字宋本亦然
前期躋縣官人　縣下宋本闕一字今以名臣言行錄
補一召字
鞏貫　貫下有爲字
故常數載得不報友諒者　宋本無諒字謬加可笑下同
縣吏遣人至甲里　甲作田言行錄作縣吏遣人呼其門
遂以爲脩撰　以下有公字
急急數對便殿發其所言　宋本無發字
計開計吸　作計開計噏
神道碑跋尾而蛾摺齊州　跋作果擢下有知字
奏詞　入以游作也見本集第四十卷奏觀二字誤入行

中丹
協奏觀而河淸兮　奏觀二字乃策蹊二字之訛
於朱遊而長逝兮　逝下闕一兮字
與首逝而復作兮　首作自
果獲進於明時　小游秋崇引云以百官中書門戶寶賜
敏年勢如長淮初源可濯流容終人海欲深焉能斷其
人今則亡其欲風修將其子所氏未後補門也張文潛有
祭公文今不錄
挽詞功名取次休　功名陳后山集作功言指立功立言
爲是
始作後有機　作疑作　程元化爲文中子之後　后山
有蔣漠介二篇自注云爲曾南豐作　蘇子由曾子固舍
人挽詞云少年漂泊馬光祿本塔爲吟朱會俗倫佩邊也
舜稷下文詞勉其蔵京師下生碑敝無容繆此日銘詩誰

爲題試數處陵門下士十年等語晚屋低頁補救於陳作
之前
已卯冬於保定行臺閱　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
在集外者六篇則書魏鄭公傳邢正叔說川前與祖衡
上司正言書上歐陽舍人書也書魏鄭公傳既爲公傑出之
文其五篇則皆公之少作亦唯上歐陽舍人書差善而詞雖
激昂氣實輕淺其謂所見閩士大夫不少人人唯一以
苟且投檢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催若
毛髮而肯以身任之不爲回避計者則慶曆間士風
亦豈至是度先生年長後以其言爲過而黜弁是稿如
居士集不錄與高司諫之意削去此公文者倘未之察
近日學士專以得集外人所不嘗見者爲奇故錄此等
耳他日討論類稿者倘稍思吾言或務熟之一得也
後知今齋相公有建本聖宋文選數冊其中載南豐文

二卷嘉靖柯崇僕得鈔遂傳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蓋
以世不經見遂而錄之不略慎擇也
何椒邱云南豐類稿外集南渡後散軼無傳開禧間建
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族孫濂訪求殘闕多乃
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較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宸
爲四十卷鏤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稿存
於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
讀書秘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輙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
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昆夷二字一作昆陵趙司業琦
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
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
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鉞動得傳本悉力讎校
而未能盡茲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
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佚之意亦續稿所

載也故附錄於類稿之末　明初曾得之旨書南豐類
稿序後則此集自南渡以後善本難得久矣得之人昔惜
乎不傳序爲汝所改正哉　南豐有懷友一篇寄介卿
見推改齋漫錄第十四卷中又有尼亭記見此稿雖助
編中但似非全文　尼亭記亦見坤宋文選中　尚似
孫綜略有南豐謝賜硯紙筆墨表疑亦續稿
旅武子集詩注中尚載有寄誠

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第五卷　文

義門讀書記文選第一卷　李善注

長洲何焯屺瞻

此書於詩賦已總其要賦繼楚詞別有專集故騷外詩後但標取大略郊祀樂府自爲一體專附制作難從求以文章從省翦如鮑謝採錄不遺而令獨爲隱逸之宗則具諸本集至於梁則顧劉二代辭宗惟崎當求諸史集建安以降大同以前衆論之所推服昭上之所鑽仰蓋無遺憾焉

班孟堅兩都賦序　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篇首亦不忘乎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若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哀萌不求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文包乎上下兩京之旨也　詞藻不如相如其體製自足冠代

以備制度　節制爲法度也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　謂西都

折以今之法度　謂東都　法度與納字反對

西都賦　前篇極其眩曜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二賦猶雅之正變也詩則兼乎頌備矣若乃能諷斯麗者皆則從勸而麗者爲淫祝氏古賦辨體謂先此而後施詩之所以爲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爲賦蓋不過錄行數學之見耳

嘗有意乎河洛矣　敘洛邑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　則人地之險區焉　此後篇之所謂保界河山也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應其故

扶灃渭　水經注云霸水古曰滋水秦穆霸世更名滋水爲霸水以顯霸功然則霸水不當加水旁也按鄭此語本之漢書地理志故霸陵霸橋皆不加水

國皇基於億載　見後王所當踐履

故窮泰而極侈　以下應其制　窮泰極侈四字一篇眼目以下皆發明此句所以極其眩曜也

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總不出乎眩曜

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收此一段有勢有力

封畿之內千里號爲近蜀　此敘畿內之尺試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　乎帝所息宴　此後篇之所謂矜夸館室也

隋侯明月　宋本作隨爲是史記隸本有隋字但此處宋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辵也

又有天祿石渠　校理秘文　當日處文士於禁中以便咨訪不專爲寺也

提建章而連外屬　俞犀月云此特以建章言之以見武帝之侈按俞說非也此特以建章領後宮皆昭陽但以眩曜西都爲目所有非故下文即言臺言樓言地以承之建章是武帝所作亦與宣帝無與也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　以上極言宮闕之侈至此始及武事

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得此二句非盤遊非諷武

招白鷴　鷳後漢書作閒注云招猶舉也鷴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鷴者以毛羽之屬今以揄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

因秦世之基業各得其所　此等語非吾黨不能下

東都賦　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　功有橫討有逆

詩曰其不得已後漢書注引逆取順守之說非是一作丞
詩
往者王莽作逆 至乃致命乎聖皇 氣實雄健
體元立制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以居正按如體元字乃杜注用班語不當引後注前
更造夫婦 至人倫實始 法度
平于水平之際 至總八方而爲之極 以下言水平修殿
榮變通狩之事
正予樂 五臣本作雅非是宜依正序淹說改正
躬覽萬國之有無 至總八方而爲極 復覽萬國之有無
然後修洛京邑營宮室
於是皇城之內 至識合乎靈囿 明帝宮室之麗苑沼之
作並合前制
則必臨之以王制 至乘輿乃出 鋪陳處皆言其法度

乘時龍 後漢書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駕蒼龍
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今注引易非是
萬樂備百禮暨 收上禮樂
乃申舊章 至流珠於淵 法度
昭節儉 至損乘輿之服御 躬行以率之
嶺曰盛哉乎斯世 惟字起下五篇之詩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 二句 應吾今修室
識函谷之可關 一句 應保界河山 四語應起處子實
秦人
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波瀾宕逸
明堂詩 五詩仿詩雅文 賦本古詩之流故以詩系之
明堂即以光武配故不更及建武之治
靈臺詩 明堂辟雍靈臺一詩皆典雅樸絕可以追雅頌之
事後寶鼎白雉二詩則皆衆所悅樂而應凡瑞之實也在

此詩中愛者休徵以下即上下相銜聯絡血脈仍不離堂
殿氣觀雲物本事所以自然
張平子西京賦 平子工於換字東京中雜陳衆事亦無
息議蔚宗不載于本傳斯得之矣當時疑其勝孟堅謬妄
見可追也
薛綜注 此注謂出於薛綜疑其假托綜是赤烏六年卒
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
亦今注此賦也又綜叔然始造反切未必遂行于吳
三階重軒 然文體 注引西都賦及王逸集 按班
張皆在本逸前何引以爲證況王叔師更在張後耶
坻崿鱗峋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陵險 觀此嶮與險
蓋兩字
仰福帝居 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福從衣畐
聲西京賦云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

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於是采少君之端信 二句 端信貞固皆徵詞下乃反言
也
想升龍於鼎湖 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見揚雄羽獵賦
注
建元弋 杜牧詩已建元戈收相土應遍黎明遐離宮疑
即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 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
內爲矛招搖 一外爲盾天鋒 晉灼曰外遂北斗也一名元
戈
庶人之常 至 戲豫儇儇 程湘衡云賦京都而獨於
遊觀處大肆其詞皆自子虛上林來耳藏之古詩之體要爲
無當不免奢靡之陋即功賦亦然然筆力壯偉殆不能也
一節之則具矣上賦其詞此賦其動魄驚心
代以來漢不及後申論騁騁川谷關聞見求其于本旨無

當也
卽晤歡好 [illegible] 帶敘小說政務相罰頗甚[illegible]
其中
是時後宮或入 其樂只且 又皆敘作一門
[illegible]道[illegible]我後 都爲下篇張本
[illegible]從 亦以物象之佼名列[illegible]所居也
徒以[illegible]烈熾茂 [illegible]
[illegible]爭競相高以矜[illegible] 此句[illegible]
[illegible]宅西[illegible]不[illegible]
自強不攻自破
趙建叢臺於後 趙世家[illegible]武靈王起叢臺[illegible]讀書錄
陽傳注以爲趙國王友所建註誤
守位以仁 注添作人按觀下民志不[illegible]句從辭爲是
長袞翹舒是廊是極 [illegible]可謂是[illegible]也乎

經始勿亟子來之者逕 對西京中[illegible]
畢之[illegible]四句
發京倉 京倉二字出此以[illegible]京師之倉也
注求明
賓皇寮 [illegible]大[illegible]亦不明
陽那園之[illegible] 注[illegible]失
位無[illegible]陵處那園[illegible]之人道德[illegible]明[illegible]之賜
拱[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之[illegible]此
[illegible]乃[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 大窮一段[illegible]
言[illegible]之與德也 [illegible]功好
逸[illegible]於[illegible]有爲
言之也
於是陰陽交和 [illegible]以安危 此段對前設作
是以論其爲邑 [illegible] 此構帝之作爲

同於數聖
知走馬以糞車 文子曰大名遠者使無爲身親近者言
[illegible]夜行者有之故知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
之外是謂坐[illegible]李注僞本及
[illegible]以[illegible]樂乎 忽下敘而作變也 此皆托
以諷諫之行
[illegible]以陵君志經門之長林 此指下篇以下[illegible]不[illegible]
參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
乃知人[illegible]之德[illegible]成於此 對西京中[illegible]奢[illegible]烈
[illegible]茂
[illegible]都賦[illegible]京之南 明人稱余陵爲[illegible]京亦失本義
耕父揚光於淸泠之淵 山海經耕父之神見則其國爲
敗非徒事也賦家今飾漫用之耳
章陵鬱以青葱 [illegible]所謂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皇[illegible]止焉 [illegible]所謂者[illegible]思故者也注[illegible]
也
貞人南巡[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將復南巡
存太沖三都賦序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 李上交
近事會元云唐[illegible]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
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illegible]樹[illegible]葱在思賦中有之或
非其[illegible]不知此樹也[illegible]上交又誤記此序乃太沖語
[illegible]
蜀都賦 注屑例敘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注博物志琥珀一名江
珠按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之名於義亦無所取也
山圖采而得道亦齊服而不朽 敘山圖亦斧亦相間之
法
指渠口以爲雲門 注鄭康成周禮注[illegible]帝樂[illegible]雲門

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惟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按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注與今周禮小異

毋爲周姜晦能比桓　觀此當時亦重姜維

耳獨二川爲世所出　三川謂魏都敘此魏吳客言之安得遂及魏事然二都以魏爲主此先逗漏一句乃文章前後呼應所必然故下文又云諸夏未若鉅鄴也

吳都賦　此從上林而尤爲繁要　太沖無似有冗長散緩之失然抹其數語便可成一賦如子山枯樹是其徵也

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　伏後[illegible]

則以爲世濟陽九　注引易九戹曰吳氣有九陽厄五陰厄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厄故云百六之會按此一段頗勝諸本未知何據

公孫國之而使諸爲家之而處　公孫諸葛非徒屬對之工臨乎漢之亡正得春秋丁卯敗績于某之意

嫠女寄其聯[illegible]目龍川而帶垌　四句皆吳都之所包寄寓指帶四字妙

白川派別歸海而會　二句皆賦家鋪張之詞不可實指

鶖鶬食其實鵄鵞譏其間　二句極乃以上樹海名之流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橘柚見於餘甘去荔枝甚支不能先焉　餘甘實小核人不知吳中余家已見始得嘗其醇滑者椰子漿與[illegible]椰並言之閒之閩人亦不敢多食也

龍眼橄欖　注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

按此龍眼名側嚮後人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門[illegible]皆從丹陽建業入皆不樂徙於不樂從乃孫皓將事廣魏之兆　注廣文繡魏魏榮按廣魏吳志無傳文繡則仲翔之父也

前驅踰路　亦非南土所有

指包山以爲期　王逸謂包山在秣陵東湖中今吾引周處風土記謂湖是太湖中有包山按觀下文臨按奉乎館包山則包山當從吾注

[illegible]其有所處也　魏都其中何不得亦作個部

[illegible]其內處也　使事當如此

[illegible]劍[illegible]林注　前[illegible]都而今並題淵

[illegible]也

金[illegible]次陳　注文昌殿前有鍾虡其銘曰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illegible]鐘又作[illegible]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虡于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按

魏四年者操爲魏公之四年於漢則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進操爵爲王故設之以備朝會

營客館以周坊　[illegible]起建安而作　注鄴城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作也[illegible]客館故與年號也按重客館故與年號[illegible]

[illegible]

風　塲甫不然言誥語滑　細評文義參攷五臣所注中
以爲二字傳寫誤加
蓋比物以錯辭乎本前修以作系　言從數物處用辭下
矣不得已其請旨前修乎　本前修以作系皆[illegible]二[illegible]
苟能相尚魏亦偶屬中土用庶幾前修可以[illegible]客也
太冲之於魏氏文與而實不與可謂得[illegible]之道矣
先引司馬遷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二句欲下裁
而下貴者賦識其隱[illegible]注家以系與繫紛紜致翻又何異
於古夢哉
[illegible]亦定[illegible]也　前修而及於二張其辭夸當時之
人物也甚矣
[illegible]曰以餘榮[illegible]可作[illegible]於吳會　四句以吳後亡言吳
歸假日餘榮終於衰離[illegible]秀也
歷執古之辭聽　執古謂爲前修所折服也

揚子雲甘泉賦　須看漢書中自敍方知鋪陳處皆諷諫
也
注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
明日遂卒　甘泉作於成帝時安得有腸出遂卒之事揚
子雲祖君山同時人不應有此論然則爲妄人附益者多
矣非新論本書然也
注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注漢書曰永始四年
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
上漢書[illegible]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按子雲之生在
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爲四十歲誼
青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illegible]待詔此賦
爲四年所上無疑也然其揚雄在延元二年庚戌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此文章轉折處
廼搜逑索偶　[illegible]

于[illegible]孫[illegible]矣　[illegible]甘泉以[illegible]
潘安仁籍田賦　[illegible]氏云藏[illegible]以爲籍田頌[illegible]
以爲籍田賦要之篇末雖是頌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
當爲賦也馬揚之賦終以諷諫功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
獵之事沛於淫侈故不可以不諷[illegible]籍田國家人事不
可不頌所施各有所當也按[illegible]說非也古人賦頌通爲一名
馬融廣成所言田獵然何嘗不謂之頌耶但與楊書[illegible]
以爲賦爲君子[illegible]應[illegible]文[illegible]賦小道之語[illegible]生區別郎杜
撰也若之風[illegible]施揚之[illegible]亦有遂作[illegible]曰之文不
賦而頌[illegible]之賦[illegible]亦名頌[illegible]文
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典[illegible]
誤也按禮記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
伊[illegible]之四年正月丁未[illegible]丁未
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月日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
丁未之誤明矣
青壇蔚其嶽立　漢[illegible]皆耕于東故云
儀刑孚於萬國　此句帶上端本
司馬長卿子虛賦　[illegible]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
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
盛此兩賦及兩都[illegible]皆然首尾是文中間是
賦[illegible]以鋪張爲[illegible]而專于
詞[illegible]之文以[illegible]爲使
而[illegible]名[illegible]爲[illegible]宋之文[illegible]情[illegible]六[illegible]謝
[illegible]然[illegible]句
即[illegible]賦[illegible]何[illegible]遊
職之也[illegible]亦不[illegible]非賦也[illegible]人[illegible]鋪張之[illegible]爲
使於是乖[illegible]之本矣
於是楚王乃駕馴駁之駟[illegible]不

下與對

於是鄭女曼姬至若神僊之髣髴　此是今辭以所無此
設摘在中間敘暇事便不直凡左史行文皆然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　纖中據大侯
忘而後發游于清池　又變
相乎無窮至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與將割輪焠對
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此柄收田子虛二字之義
史漢有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二句然細看則無此
一句爲優
且齊東陼巨海　陼猶都也如大野旣陼之義
上林賦天子芒然而思至遂往而不返　使之自悟故云
詩
名夫終日馳騁至則仁者不繇也　若言至誠繫于天子
自知悔悟之後故曰言之者無罪

揚子雲羽獵賦　雖頗割其三以勝務氏　此三乘即指上
林之三乘而言注謂兩南東武帝使三乘以置郡非也元
帝初元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
籞池田假與貧民元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成帝建始
元年亦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即其事也
傳云常從至上幸長楊因作賦川木命也　群公常伯左右小臣
皆有退見揚朱墨翟之屬曲學不知聖賢之業者也方將
已下乃自作賦以諷之之意
後之意之旗　旗字當同附字乃旋人之旗旗字皆六通
無非也
長楊賦　羽獵從上林又楊叔翻錫父老子雲本翻也相
如其言則相如所不能籠罩處假大才不逮也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注七略曰羽獵賦不始
年下　月上從本始三年夫校獵之前皆尾四歲而之

相引然班固諸也按此明年者班史因子雲自敘之詞也
祀淡也
亦頗擾于農人至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長楊之事尤爲
荒逸故其詞切
鑿齒之徒　謂陳項也注云八陳者非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至天亡其暴秦之災金草之忠　言祖
功宗德之盛如此爲子孫者乃作以多禽冷遮人耶皆述
古以諷今也
東夷橫畔　謂高何麗也注云東越者非
使農不輟耰至然後之制若樂　解上亦頗擾于農人矣
豈徒欲淫覽浮觀至多麋鹿之獲哉　今本誤
潘安仁射雉賦　極觀物之妙賦長楊者之亦不遑爾
恐吾游之晏起至今儂目以寓眼　螺聲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癢　韻注無此二句義爲庶

幾句使接得不生動
擬若酌而默質　用左傳言志其目也意
田不交戰　帶媒
若乃耽盤流遁至未　以下是諷
班叔皮北征賦　注流別論曰遭亂京州時作又漢書曰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按隗器十作文選何如詳彪於聖學已造其室
蘇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以行葦爲公劉之遺德
必用齊詩之說毛詩家已不能詳矣
不勞師而幣加　此句所稱親頭所懸羅也
曹大家東征賦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精誠通於明神　儒者
之言不愧焉師女子矣
敬愼無怠至未　以此為訓亦庶乎寡過矣
潘安仁西征賦　刺取史中爲賦後于於人物而以征途

所歷山川羅絡其中筆力遒壯不累於纖穠　郝守正氏
父子文辭不妨代興所學則異矣　子山哀江南賦體源
於此顧賦今事故尤有關係能動人此善變者也
歲次元枵　注吳復翁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
以爲攝提之歲在壬子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若以傳術
値之歲在辰紀而浮於元枵杜預曰歲星也元枵在子
虛危之次也然元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
而曰元枵疑誤也按至今云歲次者蓋自後代此文始然
困敦乃歲名非十二辰亦不容曰之爲次
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　以上自敘西征之由
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　肆叔市朝從五臣注作
蹇叔者錯得
升曲沃而惆悵　至徒利開而義閉　注水經注曰春秋晉
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
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
而說彼按漢書高紀顏注中噬竹者以陝之曲沃爲成師
所居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　如此映化甚妙
南有玄灞素滻　霸水本名滋水蓋以色得名
或被髮而嬰時戮　至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安不忘遠斥免既無貴仕枉嬰時戮故發憤謂息於數公
也
抃矢言而不納　矢言直言也注引書非
健子嬰之果決　太史公秦本紀於子嬰之立襲趙高未
嘗不健其決辨其志
望長山而憔慨　注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
陵故通名山陵又漢書曰高祖葬長陵被長陵山名見即之
本名因山爲陵耳如下秦之諸陵自霸陵以下將何以名

廢園邑以崇儉　此段指初陵勿置縣邑事注贅
爾乃端策拂茵　至莫二其一　此段起下治長安之事
夫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吾土謂長安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四海之內各通疆域
王路不通故托於荊山蔽隔也
白日忽其將匿　此謂將盡也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　序傍於說　按賦此篇最下
雖一目於垂堂　垂堂之語恐爲不類
鮑明遠蕪城賦　注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作按宋世祖
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
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照蓋感事而賦也　虞炎文集序
云孝武初除海虞令
澤葵依井　至心傷已摧　極形容其蕪
與鵷鶵鄰　莊子鵷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
中說引爾雅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　至離宮之苦辛哉　所賦
者城宮館只用略補以寫當時之事
爲蕪城之歌　故出蕪字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　後漢書
東南巷十國傳初魯恭王好治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
猶存故是賦都賦寫中興以來特爲美譚而未有賦者故
文考賦作也賦出南都傳於代
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　下文所爲感物而作
觀藝於魯　注張華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
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則觀藝不小言之
乃學算數也
爾乃懸棟結阿　至若鬼神之髣髴　此段雕刻
圖畫天地　至[illegible]以小後　此段圖畫

何乎叔皮臨終賦　此賦似譏東都　亦是諷刺故不取
韋卞而取平叔
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　先慮燥濕寒暑而
及吳蜀則觸諷諫之迹
惟帆越之不寧至夫何宮室之勿替　帆越不寧大營宮
室可以待其亡乎因知平叔此賦亦所以爲諷也　以辛
作治爵仍之寳與明帝之陰陽相措扎矣
爰有延秋至彰聖主之威神　魏略曰大發銅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于司馬門外
其禍伊何宜爾孫子　將戀嗣未廣故有此說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　注凌雲層盤名也
爲之以承甘露按此則爰有云云即承露盤耳　魏略首待
諫曰作無益之物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于殿
舍

者乃虹蜺蓄汁　宮殿中螭頭吐水即謂此也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夸飾處皆諷也
是以六合元亨至固可翹足而待之　是以二字與上冰
不相屬吳蜀寖滅乃即所謂翹足而待其言若近乎戲者
益明其爲諷諫矣
本答譏之典墳　注謂康哉之歌也按答譏典墳指無激
逸欲有邪也今文路令康哉之歌爲一篇然取義不在此
木元虛海賦　有之文[illegible]如子[illegible]無以復加
其爲廣也　句起得突兀
其乃露[illegible]　反覷上一段
北灑天墟[illegible]北[illegible]也即北方虛危之宿[illegible]
宏往[illegible]來四[illegible]　收得渾淪
郭景純江賦　[illegible]才力懸絕
潘安仁秋興賦高閑[illegible]此爲[illegible]處　只此四[illegible]不

謝當伊之甚已見乎詞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　歸來亦有秋興故寔不獨淵明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至未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觀此何如
謝惠連雪賦北戶扉　北戶謂日南
測牧[illegible]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二句括盡
郢陽阿之至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　少變不欲其直
也
初[illegible]至起而爲亂　又變
[illegible]爲邃月賦袁照而吳業昌　既假托于仲宣不應用吳
事亦失于照勘也
若大氣嘯地表至周除冰淨　數語是賦中警策處是時
尤資會後段蓋一時偶有寄托耳
歌響未終至迴遑如失　又[illegible]挫
賈誼鵩鳥賦　此特借鵩鳥以逆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

[illegible]編入鳥獸何哉寔[illegible]
萬物變化兮　以下應問何之
禍兮福所倚　以下應占予告我二句
水激則旱兮　以下應凶[illegible]之聚何
且夫天地爲爐兮　以下推而言之以自廣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　言所患非壽不得長也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謂獨與天地之始
[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不復[illegible]以寓其意也
之衣[illegible]
顏延年赭白馬賦　[illegible]
豈不[illegible]力[illegible]駉列[illegible]
不熟
妙簡帝心至[illegible]
奮怒[illegible]

翔變之態也畢至叫則吹而蹀足　趺岩頓趾
將使緊燕騁衝丞敵備乎所未防　此處不可放孩馬聲
故作此一段虛景兼寓頌美爾家之旨得體而有情
夫情周思畢　只用六字收往不允
鮑明遠舞鶴賦含和氣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處引舞
字
舞飛容于金閣　入舞字
將興中止　遂冥搜以頤撲
巾拂雨亭丸劍雙止　劍……以……觀
埒元……闇通亂　此文不減……揚雄
升上仁之所廬　里仁謂選地而內
迫遐邈而不迷　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
文章之以炳燭……燭……謂物……之語
三槃同於一體兮至信畏犧而忌鵬　言天道悠久而後

定悲吉逆凶終爲不爽　同貫有激放言非通理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中明勿喪之義
虞…美而儀鳳兮至划飛躬于道貞　此言其必通
猶道遠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通於幽
明貞觀而夕化兮至游衆哲而逝情　謂沒世不朽不啻
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通字結
保守道名　保身猶言不失其身遺猶垂也
憂傷天物兮爰貞殆兮　陷谷而啄　是傷天物則所謂長
溺川投石也
恬淡人素…兮　性命不可渝也
尚越其幾淪卿峨兮　援…而登
張平子思元賦仰先哲之元訓兮至縣日月而不蔽　六
句破題
利肥遯以保名　肥後漢書作飛乃合象詞無所疑也之

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雖貞以七政使之自解然不若姚令
威西後漢語未有不反疑古善本爲誤也
燕棠山以周流兮凝遐風以揚舉　與上飛字
古既古而無儔兮至登崑崙之高閒　俞庠月云所寫遐
象皆合於詩所謂爰棠山以周流也披登得飛遯卜遇介
鳥似虛……承……詞
發昔夢於木禾兮登崑崙之高閒　後漢書注昔夜也衍
此夜夢禾於崑崙之上……下文六……以占夢令嘉
秀以爲……是也……今日……是爲
發昔夢也……此賦將往走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
方次往西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見崑崙乃
西方之山終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舊究不精致斯
訣耳按此賦後漢書注多出舊注之表當參取而此駁尤
當並發之

黃靈詹而訪命兮至孰謂時之可蓄　插入訪夢方不板
板四段此文章變宕處
咎繇過而種德兮至亦既渴而已矣　謂此六成而泰荒
與也注非
拔余秋而就車兮修飾揭以低昂　以下言天路之可通
而擊上階逆處……大爲……而爲澤四句意亦遂有大鳥群
外將大之象也
師渙濫其無沉兮至揚…鄉之暗藹　浩蕩無涯一念收
轉此即……而從之意
張平子……賦……蔡了之……與世事呼長辭　不可
爲蔡子之術窮實亦不若屈子之自猶懟此所以超然遠
引也
於是仲春令月至……之妙館　以此爲樂猶求之於
外也下乃反而潛心大業求諸內矣

擺輸靈以奮漢末　道既不行退而刪述自處陳其見
模仿毛者之取法
潘安仁閑居賦　既以親疾輒去復因免官自悔大本既
偏自然乾沒不已方貽慈親以戚矣此賦旨趣近乎子幼
南山之詩豈恬退無欲者乎　謝客山居殊多矣何不御
何以遣之
以箴伏獵之歎　注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
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援伏者遂也陰氣以盛金
已潛伏於火中庚爲金可以見其自微而著也舊說未盡
其理
孟嘗所以泣徙也　綰人人人
顛沛起於毫毛孰知其他　只見無聊都無真樂、若以義
理爲心則雖天下猶草芥豈論其所樂又何復用其巧
拙之嘆乎　公之孫秀修然太夫人亦益康而老夫　以

司馬長卿長門賦　此文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
麗蓋平子之流也
得尚君之玉音　今人謂玉旨二字本此非也玉音金聲
出尚書大傳
修薄具而自設兮　薄具對上飲食
夜曼曼其若歲　五六月間之夜而謂曼曼若歲此昔人
遣語之妙
向子期思舊賦　不容人齋故爲詞止此昔人文尤不易
及也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使旨不代魏二子其
天性乎故以黍離麥秀與感非使事之迂大也當陳留之
後雖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既滅追溯殷亡矣倒用亦有爲
也
惟古昔以懷今兮　日懷今則所感者不獨昔矣並回

本作人誄
陸士衡歎逝賦感城闕之丘荒　此以城闕代亂故
潘安仁寡婦賦　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　寡婦
不夜哭二句有韵屬上文非飛獻翼之語尤非所宜言也
懸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鄭箋云三良自殺以
從死
重曰　重猶亂也本楚詞遠遊篇與陸仲宣自悼賦亦用之
江文通恨賦　文通之賦自爲傑作絶思若必拘限聲調
以爲異於屈宋則庸人何以異於二百篇也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
變奇故互文以見義按此可標舉以爲對法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起下自古
別賦可訣對分贈恨吹悼酒分殺悲　賦恨怨思亦互文
陸士衡文賦　注臧榮緒晉書曰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

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被
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按此則此賦殆入洛之前
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臧書稍疎也
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此文章之本
游六藝之芳潤　注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按謂
詩書易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尤攷信於
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義求
之不當漫引周禮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
舉之意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二句蓋亦張融所謂文
無定體以有體爲常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　二句評意相承注謬
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休文韵學本此二句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指行露不夙夜與行多露言桑間不可與論故或妖冶也

歸大漢之遺味兮　固既雅而不艷　後之效法洞簫者是也

子淵洞簫賦　此文了不悉其佳處

原大禹幹之所生兮　標敷紛以扶疎　上二段領字下二段句字

幸得謚為洞簫兮　因天性之自然　簫之為名皆炎獨以竹內之幹終暢其節故得號為洞簫　漢書元帝紀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亦失其義　博雅曰大者無底小者有底亦不以無底得名也

潛乃發奮兮　挹抐擫㩶　觀此八句則此篇之綱也

傅武仲舞賦　故不減楚人相如之匹

於是歡洽宴夜兮　雲散城邑　餘波可當一小賦

馬季長長笛賦　何其詞費

昔庖犧作琴兮　其音如彼　有此乃波瀾闊遠不為徒作

潘安仁笙賦　嵇之琴潘之笙二賦發端使是文章各各排突前人之法

成公子安嘯賦　睎高慕古長想遠思　數字遂致

群鳴號乎沙漠　注傳瓚曰沙土曰漠按臣瓚李氏亦謂之傳瓚不獨小司馬史記索隱為然

宋玉高唐賦　蘇子瞻謂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自有亡是公二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製也劉彥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則曰此非身也豈大可笑得乎

神女賦　張鳳翼改定為玉夢於文義固當不同因其篆學而非非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字王字誤然則姚氏特據令威昔言聆為獨得耳　令威語又本沈存中補筆談

其夜王寢兮　其夢若何王曰　王字俱當作玉玉字俱當作王張鳳翼說

明日以白王　玉曰其狀如何也　一篇分作兩層總避直也

玉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　此既接以玉曰試為寡人賦之則上茂矣美矣之為王曰無可疑者

登徒子好色賦　以戰國策參攷登徒子蓋以官為氏

曹子建洛神賦　韓詩漢有遊女薛君以游女漢神也洛神之義本於此　翩翩我令蜿蜒流盼含悽處妃之所在恨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為此賦託辭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猶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為感甄無稽之說蕭統遂類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為名教罪人而後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衆惡之餘以附之楚人之詞之後為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簡輒為發明其意蓋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慮患者猶若接于目而聞乎耳也　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洛神則子建倣之而自惜人自知其託詞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是則古人已有與予同者自喜愈於無稽也

注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按魏志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為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于鄴安有子建嘗求為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願誠素之先達一句而附會之注又引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

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長示枕賚枕里老之所不爲況帝又方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爲不恭夫豈特酬酒悖慢劫脅使者之可比耶注又曰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按數語俚俗不復有文義注又曰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按此二句因玉珮明璫之文而附會者然亦其間有抗瓊珶以和余句何也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　注曰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按魏志不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雒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年猶之發喪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　責躬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絕朝繫累也

還濟洛川　即贈白馬王詩所謂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既引古人之言則非實有所感而特假以托諷明矣

經通谷　注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按此即贈白馬王詩所謂大谷何寥廓者是也

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　此設爲御者謂植也

踐遠遊之文履　注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愛足下雙遠遊此言未詳其本按同時人語借以爲證當依此注

無良媒以接懽兮解玉珮以要之　此四句即用騷經解佩纕以要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

嗟佳人之信修　指潛淵而爲期　此四句又反騷經雖美而無禮之意以明非文帝待己之薄忠厚之至也

執眷眷之款實兮　申禮防以自持　子建作贈丁翼詩有久要不可忘義薄終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此六句意與之同　黃初中詔云陳王克己慎行以補前闕則植之自持者可知矣

於是洛靈感焉　長寄心於君王　子建責躬應詔二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不比之日心馳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側至於文帝雖許其入朝而猶未遽令見之也故言宓妃雖已感悟而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已猶不得與交接及已長吟永慕哀厲彌甚於是始見其隨從衆靈微步而即我然猶若危若安若往若還已則寧其容華婀娜而至于忘食者思之亦甚矣於是宓妃始命收風靜波屏其導以相交接良會之難蓋如此然既朝之後其可必文帝之感悟而常常見之乎故又云悼良會之永絕也雖潛處於太陰常寄心于君王文帝以仇讐視其弟而子建眷眷如此不敢稍有怨懟亦以難終不見用亦卒能自全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宮爲兄弟如初蓋有以嘉其所爲自罪引愆之辭在文未有不稍爲愴惻者幾之遷臣往往以不學無術自即于詠歎悲夫

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　神尊而人卑喻君臣也怨猶自怨也言即盛年不可再與處房室之意

獻江南之明璫　獻于宓妃也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以耳飾爲獻蓋望其無如小弁之所謂君子信讒者也

雖潛處於太陰　太陰猶言窮陰自言所處之幽遠也君王謂宓妃以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君臣爲疑

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　冀得復朝京師而見文帝也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二卷
長洲何焯屺瞻

東廣微補亡詩　首之以補亡詩編集欲以繼三百篇之緒非苟然而已也
南陔彼居之子　居當讀爲誰居之居猶詩云彼其之子耳注以爲未仕者於文義未妥
色思其柔　思柔則愛敬多矣
由庚蕩蕩夷庚　王伯厚云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二字本於此注誤猶亡論與學則於夷庚同
崇丘極極大囿至于何不祭　責作於北夷仰化于大周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首見吁悲
拯溺由道情二句　道情神理榮拂前後如此則駿烈盡之
功若篁村李成方是述祖德詩
秦趙欣來蘇二句　獻武乘符堅衰敗克復兗青司豫四州
遠圖因事止　獻武移鎮東陽於道疾篤上疏云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
遺情捨塵物　與委講改服呼應所謂不緇塵垢也
韋孟諷諫詩　家父凡伯之流
斯惟皇士　謂天子之命士也注非
昨廚不綠　言今年良當委綠也
張茂先勵志詩　漢末東北之士爲學最盛張公此詩居然有端緒可尋　張公詩惟此一篇餘皆女郎詩也　輕薄廿七詩篇題明達所謂微過多耳
雖自淑姿八句　應上自含
養由矯矢八句　以立志言之應上求焉斯至

安心恬蕩八句　以力行言之應上衆鮮克舉
水積成淵八句　此章仲立志下章仰力行應上大猷抽緒
鄙牽之長實累千里　力行中包改過
進德修業四句　應上先民高矩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　表與詩俱載本傳　時封雍邱王一篇詞義之美漢魏以來不可多見
責躬詩恩不遺物　謂復立爲鄄城王也注非
願蒙矢石四句　此即求自試表之意詞氣一體真可感動立功報國卽不席此生不可得以自勵免猶之常也
應詔詩騁轡遵路二句　頓挫
潘安仁關中詩　魏晉書孟觀傳所載事甚略此詩可補其闕　議論奇偉非陸士衡所及
以鶉爲一　三國志閻溫傳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此因舊詞而詩諫也
作固萬端生伏尸漢邦　此言首虜不實揣情所常有惟叛爲怨生怨死宜核其實嚴示賞罰以明國之大法計釋此詩當日廷議于觀太奇于駿太徇故作者將爲平兩人之功罪也
樹人之詩至我心傷悲　晨年小醜編戶黎屬非發犹是殲之且不足辭歌其事以驕威武詩特愍民冀而已
如熙春陽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曹子建公讌詩　何等興象明月一聯賦而比也
朱華冒綠池　西園有芙蓉池
千秋長若斯　結到讌亦以頌終之
王仲宣公讌詩守分豈能違　守分則猶以漢臣自處也榮慮深之以嗣爲周公則猶以北面事之也
劉公幹公讌詩　此篇似與子建一時所作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晉節曰壯敎致亦
歎爾
陸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入本趣後太
從亦純撫勤勉慰撫之語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極　以上二句例
之則極字當指八極非北極也陵風竹言其風教之崇高
耳
丹宸宗堂　謂成都也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悠悠以德二句　此節明聰
之當也
公宴好會　諧疑作怡謂歡宴也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宣遠與康樂
詩皆從九日直起都忘此集宋公乃為孔令出也　中間
梁幕無留燕二句亦似興歸者然送孔令終覺太略

叢門讀書記　文選　卷三詩　三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康樂較優於
宣遠然皆不見宋公餞賢孔令知止之美此為謝詩人
知體要者稱也　在宥一聯似亦有褒賢之意遷沙潛亦
似以二疏比孔李章微致不能見從遂邀之感是其心猶
不忘事二姓為可恥也
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皆在文邸至赴京維服　此會
待為二篇亂道故兼頌之而并及後康也
於赫王宰　相下當有語此云王宰於義乃順
臨曬雙交四句　敍致倚麗
化際無間　節首二下出教也
帳帷陰甸　生本　書流析波與出曲水出詩句收凪二王
末以自敘結乃當時體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中卷尤衍　宋書禮樂志國子太學
生冠爲同服單衣以為朝服祇一卷納以代子敘此所謂
中卷也注未審細胡三省于王儉事下注中卷則尤憒憒
矣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注希明寅時張
謖為北齊州刺史又五臣本題無張字呂向注希範時為
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之按詩中有匪親孰
為等之語則五臣本是也　善注又引集題曰侍中書侍
郎邱遲上　按集題錯卻為梁時詩　鬱鬱木工兩句新句
寶惟北門重　注引史記縣大守徐州與人然北門謂齊
之北門按此徐州從人與鄰國乃魯國縣地與南北兩
徐州無與若引此則指人祭西門更知何等合耶
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大手不真樂遊故只
從胤揚上林一句點命節一聯語極深厚　南豐二聯地
理不必可稽齊梁詩皆然亦不容泥則謬矣結有千鈞力
曹子建送應氏詩滿時首　體勢百折

叢門讀書記　文選　卷三詩　四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　漫汲無歸等于狂
易　時方貴老莊向見之子詩亦為剛變故舉世推扇
子荊魏孫賓之孫　骨力甚健與後來孫許不同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將始盛起兼叙景物　從建安公
讌猶其應氏為近
謝宣遠于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敘二人異難爲工
爭勝矜飭後一首　總集字于王已不略
來貺無定端四句　上二聲痛下二如畫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留別鄰里借以自解于徐傅
又斐體也　析析一聯直敘而目絕去雕飾上句與積痾
下句與寡欲　積痾一聯述別在目
解纜及流潮　去之速
資此永幽棲　居之安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雲去一聯既有興象兼之
故實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　清便婉轉自成承明以後風氣
上四句總起第三聯指范第四聯自言送別者所以申前
彼此之情行者居者俱須寫到後人多偏重行者無復依
依如畫矣
夢中不識路二句　楚詞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
之營營
王仲宣詠史詩　仲宣之詩最爲沉鬱頓挫而鍾記室以
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
曹子建三良詩　此秦公子詩上者百前從死感悲非曉曲
之足者也魏晉安爵表　功名一聯是說自家話
左太冲詠史詩　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八首一氣頓
挫激昂顧挫真是大手　晉詩中傑出者太白多學之

弱冠首志欲無東吳　詩作于武帝時故但曰東吳宗州
屢擾故下文又云定羌胡
鬱鬱首　良圖莫騁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
平也　唐劉秩云曹魏中正取士權歸著姓于時賢智無
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讀太冲詩而論其世可以爲今
之不滿而呻者戒矣　世冑一聯橫貫題勢一聯上極縱
綿相雜之妙
段干木首　申前功成不受爵意
濟濟首　謂王愷羊琇之屬言地勢既非立功難覬則柔
翰故在潛於篇籍以爲厥身者乃吾師也
言論準宣尼二句　非何法與首篇重複正自爲比子雲
耳
皓天首　揚子猶云世不遇柄柄執戟老死京師何足更
有由光奉首之行世人豈得爲我輕重哉

荆軻首　又言賤卿徒獨居猶有軼倫之才視碌碌豪右
自視若塵埃者方復夷然不屑見吾儕也
貴者雖自貴四句　上二句言在人者輕下二句言在己
者重
主父首　此又言士之遇合因乎有時類爲國家計則方
偶未嘗列業雖結方得奇才不能求賢鍊而任私昵耳
遺烈光篇籍　猶言名爲篇籍從此亦將乃當時陳第以爲
寄讀爲鄙淺矣
習習首　末篇言識欲俟時而勢利相激殘不可堪自守
亦難矣然猶托篇翰亦足自適于後如蘇李之躡勤爭光
榮於俄頃棄用身危者吾求幾爾書思之然矣宇非所顧
也
飲河期滿腹四句　此太冲所以獨得考終異乎潘陸輩
也　太冲之於二十四友特以身托戚屬雅以自疎然非

有所附麗然後讀此足以知其志也
張景陽詠史詩　恬退之人自寫胸臆故其詞亦澹而可
嘗　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櫽括本傳不加藻飾
此正體也太冲多攄胸臆乃又其變敘致本事能不冗不
晦以此爲難
盧子諒覽古詩　通篇自敘藺生事而結以褰裳一字何
等筆力疑爲越石從事時見并州擒戮而作
謝宣遠張子房詩　從宗周說起議論剴有根柢自神武
以下兼叙今事恭詠古蹟懿者也時劉裕猶爲人臣瞻之
片餞甑者不倫後有採詩者自此以下可以不錄皆凡語
耳
興亡同不亡　向秀太甲論云與亂同道罔不亡此與字
子誤引何解爲復興于亂道未有不亡恐悠甚矣
子故人不信古文故不引以爲注

伊人感天工二句　吐屬不凡
婉娩寵中畫四句　上聯風流次聯壯麗
歸仇讎爲君二句　并同事爲二句
顏延年秋胡詩　詠秋胡者傅休奕得之　焦仲卿妻詩質而近野此遒於文却似少興味獨取此者與此篇氣味爲近　通篇秋胡詩然正在深婉今詩中詳敍秋胡宦遊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僅略爲標舉然不可解
不相詠　既能自序仍不淪題　而簡而補道緊後人多而與陵俗不能及
[illegible]參軍新日宴飲二行　仰自道其深衷也
頓酒與短章二句　二字得到爲如紀嶷之與嶷峗以比
劉班伯
既始下二麾乃出守　注麾指麾也以旂麾指麾也按後人作旂麾之麾用非也

向當侍　交呂樂府白局難剛微若完得爲文之行服
中于劉班等何有也
鮑明遠詠史詩　不脫左思窠臼其壯麗則明遠本色
虞炎序其集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爲悲之矣　詩余于
鮑爾事分錦雜亦之又有陶之天然又不獨于劉琨之製
於時若復不甚知公非但人識也從前作品一篇亦自深
厚　何爾之詩不淺[illegible]故其[illegible]知
[illegible]
[illegible]

何敬祖遊仙詩　遊仙正體宏農其變　此詩似爲悲懷太子作
郭景純遊仙詩　景純之遊仙卽屈子之遠遊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
京華首　結言雖如夷齊之高潔而猶在風塵之內故必高蹈以遊仙也
青谿首　結言許由且遜況何況我乃無媒者乎
翡翠首　前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與昭公之謂其羣臣皆小人也言我當師赤松友浮邱洪崖終不共此房此肩也
六龍首　此悲往者之不可悔而思來者也
逸翮首　珠璫以下未喻
雜縣首　首聯只言風至結二句言燕昭猶且不當一旅庭仲翻欲以權勢駕馭殆亦愚矣

晦朔首　猶韓子詩云煌煌東方星奈此眾客醉也日行秋令王誅將至
左太冲招隱詩　白雲停陰岡　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爲更佳
非必絲與竹四句　言其無待外求也
躊躇足力煩二句　始而欲招其出處乃欲從之遊
經始首　據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乃榛棘塞路則自有美質而惡之拔也然而采泉紹非不食王明照之則竝受其福矣當其修己全潔而不見用徒爲心惻哉大器境不猶松柏後凋識不爭一時之光榮與當世之好而敢得以自在耶惠連以下又自明其用[illegible]
至則相招以出矣　[illegible]
之後如我者不當復以自處也
[illegible]招隱詩　[illegible]

至樂[illegible]二句　言[illegible]不自知其平衷而悅懌也
王粲雜詩　後遊
魏文帝芙蓉池作　丹霞一絕直書即目自有帝王氣象
合[illegible]知文帝生平也
丹霞夾明月二句　託興與子建公讌詩同寫景亦有寄
託之意
靜[illegible]　收足夜遊
[illegible]二句　問君知[illegible]否意不之所見如此其
[illegible]人所以爲其不卜也
[illegible]公九日作　敘象[illegible]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曲折層次曲盡[illegible]之妙
[illegible]樓中哀鴻一聯殘下風字[illegible]一聯
下從夕至朝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皇心美陽澤二句　結裏有
力
曾是縈舊想　以曾是爲在位亦當時之語
晚出西射堂　通篇[illegible]二聯　夕曛[illegible]四
語妙于參差掩映
登池上樓　只就自[illegible]不待[illegible]四
乃覺乃不可窮　池塘一聯[illegible]之交外
直旨[illegible]二句亦傷不及公子歸也　池塘一聯
驚心節物乃傷[illegible]
遊南亭　[illegible]一驗字全
篇[illegible]何[illegible]出[illegible]字
樂餌情所止　[illegible]本以扶衰疾[illegible]
止也
賞心惟良知　良知謂良友
游赤石進帆海　[illegible]

中尤爲出格
首夏猶清和　唐人省試命題作夏首
請附任公言二句　直以鳥獸待人矣如之何其免于天
伐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首聯[illegible]絕人所向[illegible]志歸也林壑
二句寫山芰荷二句寫水又林壑二句[illegible]氣候
[illegible]四候　此別一種亦和[illegible]也
[illegible]物自輕二句　[illegible]
登石門最高頂　夕[illegible]何[illegible]
心契九秋幹二句　此亦既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意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從[illegible]
舉作竟何感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生下二句倒敘方又
精藏不露巧變前規別開異境
撫化心無厭二句　化字應解作物字應[illegible]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顏
詩優劣何啻霄壤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從京口發歸文帝[illegible]詔
有三山許實[illegible]其[illegible]只[illegible]見其[illegible]也　銑
注[illegible]不得從偶恐題之誤
圜[illegible]極方望　夕書文帝紀元嘉十六年一月己亥車
駕[illegible]道幸丹徒遂幸京陵
宅道[illegible]　文帝紀[illegible]年[illegible]於京口
[illegible]之[illegible]年四[illegible]使劉[illegible]鎮京城
春江壯風濤　此還由車駕水路發丹徒故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唐初諸公所
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是年帝始興工元嘉謀北伐
五州望幸之語延年或只抵其虛乎
形雲麗璇蓋六句　如此則已無大乎高亂[illegible]之德而

流連荒亡之務矣延年頗多陳之不已於六義安取焉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開汸一聯興起下文含采何造
語極妙
謝元暉遊東田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
號曰東田太子遊東田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　佈倏已
過頗牽舒望所以見其戚戚無歡惟可籍以遊古人所以
高　附荷燈殘逐人村家依舊眼烟元[illegible]用之結句[illegible]
魚鳥之有得而思歸也當從[illegible]山謝玄暉宅在焉
[illegible]文[illegible]年[illegible]山[illegible]　首[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極物之奇
[illegible]落[illegible]沙治六句　宋史江[illegible]為[illegible]州[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少[illegible]多[illegible]此[illegible]海[illegible]
[illegible]詠景素不納不[illegible]托[illegible]不欲[illegible]相[illegible]
為同惡也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敎　[illegible]山詩[illegible]則過
森光發龍首二句　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
幽二句中以為下賭對
宿東園　開出宋之問王維風氣
槐[illegible]復祭二句　前此諸公詩所無
若蒙西山藥　西山東郊相映起結
遊沈道士館　休文[illegible]此篇[illegible]其[illegible]
復立望仙宮　[illegible]華山碑云孝武皇帝立宮其下宮曰
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
一與陵鈞景　收[illegible]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首道之來拓跋
內寇衆武[illegible]將[illegible]以此句[illegible]溉詩也南史到溉
傳[illegible]為[illegible]
在宮坊者[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在西城[illegible]中詩[illegible]地理多不符
所附崇詠懷詩　詠懷之作其歸在于魏晉易代之事而
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也　注顏延
年[illegible]慮禍患故發此詠按籍豈徒憂患也哉延年遜詞
以謝[illegible]足如此　所選十七篇作者之妄指已
具矣[illegible]其間[illegible]一篇[illegible]不能辨[illegible]
之[illegible]以變[illegible]何[illegible]最[illegible]當[illegible]方[illegible]明兩之
地[illegible]其源本[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為出于小
[illegible]
夜中首　注每有憂生之嗟[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有[illegible]于生
者注家何足以窺之
二妃首　此蓋托友朋以喻君臣其從休文好德不如好
色之謂也　結[illegible]之[illegible]終身不易[illegible]心[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乎

[illegible]首　此詩指趣尤[illegible]當時[illegible]以其
不過志于自全[illegible]夜之[illegible]武[illegible]臣故
也
秋風吹飛藿　[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illegible]二句　[illegible]非一木所[illegible]也
昔日首　此[illegible]指[illegible]臣用事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及也
[illegible]首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亦[illegible]丘刑
[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illegible]求仁得仁[illegible]取之也[illegible]為
[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又何歎
哉
開秋首　[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illegible]

晨雞鳴高樹二句　言己之居亂世不改其度
平生肯趙李相經過　漢書外戚傳鴻嘉後成帝內寵班
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乃賜平姓爲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
興寵皆越禮制詩云趙李並稱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
爲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
白日忽蹉跎　明帝崩也
黃金百溢盡二句　費用雖多饑弊易盡失路故也斜裝
句法
北臨太行道二句　司馬氏河內溫人也故上文托三河
言之太行在河內之上言此道險巇恐不可避失足也
昔聞首　言古人即易代失侯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可
固窮彼事二姓乎此又爲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誠也
步出首　此言權奸爲竊歸之計自今天下忠臣義士皆

已斬刈無餘也遂泯沒終古　七獸飾又殺秦初及依諸君
子于是觀之醜態無人矣
昔年首　此言少時敦悅詩書則進無因及見世不可爲
乃廢禮法以自放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之榮名哉因稱
安期羨門亦遭暴秦之代高託神仙耳
徘徊首　嘉平六年二月司馬師殺李豐夏侯泰初等三
月廢皇后張氏九月遂廢帝爲齊王十月立高貴鄉公嗣
宗詩蓋謂此也　九月甲戌廢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
朔十月庚寅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師既定
策而後召丁太后則正日月相望之時也　末句言詩以
言志後之論者效是歲月論我之跡則所以詠懷者見矣
逍遙大梁　人咸知戰國時魏國借以指魏室也
於昔首　首聯以春秋代謝喻易代　甘露五年六月甲
寅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改元景元月之二十日也故云三旬

灼灼首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稱名汚青史
爲可慮乎末言己寧沒身下位不附司馬取尊顯也　西
日喻魏室也落折忘歸句即君非賈豫州子羽之意
獨坐首　我將因方壅蔽所謂窮途能無慟也　孤鳥
離獸喻逃死見獨者
北里首爲見上于齋四句　言輕薄閑遊者不足以見之
也注非
洪生首　此篇以譏王肅明帝以賴靈侯比曹爽嗣宗爽
之故吏而所未見滅下宜將移也宗章何爲私取先帝才
人爲伎樂而終何謂兄弟數出遊也
悲傷令人悲二句　昌向謂見此則頹春氣不留故悲也
按嗣宗于春則無時非悲者不如向注
謝患遠秋懷詩　一往情縛而不之顧耳
金石終消毀　末　金石丹青方爲變患之媒故寧無志

而爲目前之適耳末云聊用布衣以自此爲此論之類無欲
親暱者味此若自耳
詠懷詩石臨終詩抱哉以微言　以臣正不應
游踪登臨二句　勸元非不行
稱叔夜之遺蹤以之多耳　此引司馬叔游誠所盆而以
祀呂安在也
古人自言四句　生今之世可爲所託名也　嗣宗至慎
今將保其非禍欲從隱日論亦危爲誠甚懈之也
曹子建七哀詩　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窮也
明月照高樓二句　明月皎皎然洞見思之易移而仍莫
其流照
浮沉各異勢句　以喻文帝之猜惜棄兄弟如初也
賤妾當何依　依爲皆可以同中無以可用
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饑婦人六句　此詩六句

驅馬渉之去六句　欲棄去而復顧念京師然安得明王
賢伯一極此思乎
荆蠻首　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
山岡有餘映　餘映之在山比天子微弱流離播遷光明
不能及遠也
羈旅無終極　與前篇方撫患首尾呼應言亂靡有定也
張孟陽七哀詩恭文選相望　後漢靈帝紀靈帝所葬者
曰文陵則注中文帝乃靈帝之誤也漢道始衰于安而極
于靈故取恭文言之
潘安仁悼亡詩　悼亡之作恭在終制之後荏苒冬春謝
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未聞古人未有有喪
而賦詩者　首云僶俛恭朝命後云改服從朝政又云投
心遵朝命請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教已壞然期喪猶
解官行服

荏苒首歲幾有時衰　反結上文言無時而衰也
睎靈首潤望歸徽祭　練而後祭也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文帝既誅徐傅乃追還廬陵及
慧琳道人　流連徘徊後字字悽斷
顔延年拜陵廟作　顔詩大抵長于鋪陳　讀老杜昭陵
二詩乃歎延年爲陋
幼壯困孤介二句　收結蹙迫
謝元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詩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
前一絶諷元恭圖陵之思後一絶仍歸于忠愛此篇爲
兩得之　有愛有歎一唱三歎反復如矣
任彦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則反哭寢門之外故出
傳舍而爲位以哭也　位爲舟從有哀有諷隱約首哀
未何彷爲時憎而不徒以其私也
下仲宣詩余子爲詩　出何日子爲與仲宣何避難荆州

子爲還會稱仲宣此以詩報詩有濟令詩則向所云還會
稱者乃愆脱衰頹也
王仲宣贈文叔良　猶有古人贈言遺意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首我首　元后豐沛之言殊傷詩
敎
余嬰首　敘致款曲清利可誦　十餘句所謂官滿百日
也
贈徐幹　魏志云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詩有仰觀
白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楨方輸作于北寺
乎
贈從弟　此敘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章勵其節
也三章釋其幾也峻節凌霜高風邁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曹子建贈徐幹　發端言歲月不居與後久要相呼應
和氏刖足以明[illegible]而已不能力進像良故云有怨也然而

彈冠結綬意豈有闇哉君其俟時而已
與文自成篇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贈王粲　繾綣稱感人之旨
又贈丁儀王粲　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
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是其事也和詩未嘗至長安自陳
倉以出散關也注誤　李氏注此詩以爲征張魯時作者
非　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
春道病卒名二十二年西征粲已前卒故也按文帝書云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劉不[illegible]又則然之[illegible]在二十二年之
後矣　君作和[illegible]詩[illegible]安[illegible]難[illegible]新
定以先帝下之贈曹公不敢[illegible]中二十四年夏
五月引軍還[illegible]此篇[illegible]書誤也
贈白馬王彪　小雅詩旨　[illegible]
[illegible]

洪峻任城王驍悍濟王既懷友于之痛及白馬王將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於是憤而告離而作詩按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詩表實也

彪傳是時爲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乃徙白馬

霖雨泥我塗四句　不直言有司禁其同途而托之淫潦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竟不能進勢固有不克俱者婉轉深厚

鴟梟鳴衡軛二句　鴟梟豺狼指監國使者

欲還絕無蹊　言欲還亦絕而不可得也

太息亦何爲　思慮復以不相同猶止故憂傷成疾故復爲此語以寬之

天命信可疑　不得於君故呼天與責天命與我違反覆終難

稽叔夜贈秀才入軍　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爲秀絕

浩浩首　洪流則魚龍與爲存林則鳥集於此謂作才之盛我必待同志而得故思我友朋也

息徒首　投釣與得魚忘筌　二語斷章以取忘字之義蓋嵇叔多入玄也

司馬紹統贈山濤　豪健不減劉越石　向謂紹統稱爲秀才從軍必爲當時所重然詞旨淺迫有愧君子不知不慍遯世無悶之義後竟危不得高陽王且長了少以好色游行爲賦則其不得擒時由此不交人事[illegible]覽蓋猶拔其則其必須于由公卿非絕已不容議之也

蘇蘇飽龍來二句　非由今與從當此語

張茂先答何劭首　稱其自處于知足非欲以鎮俗也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食日衛海　百里[illegible]此蓋縱之病也

答賈長淵　鍾陳雅贈賈謐顏光祿之先鍾嶸品第顏詩以爲其源出于陸機是也然士衡徵爲道秀

與賈龍飛　曰龍飛則非僞也曰攻獻爲故主諱衛璧之辱

爲友于魯　魯我當引毛詩戎大也

頎頎以和　謝論多無愿于太子和同之詩蓋有刺也

惟此有金　金以喻貴故下云狂猶屬望自謂恃箱昔相知乃敘云然也注似微遠本義

於長明上與士龍　永安有昨軌二句　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俯然獨往人跡路絕矣二句極淡極悲

照尚書郎顧彥先　水鄉之士[illegible]而懷桑梓今古同也

朝遊首　就稼渼梁穎　梁園及潁川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之言如此而終以懷安罹患不能遠守先人之邦泉亦可器矣　故取舊林雙起然但云思鳥古人詩筆多如此

安得忘歸草　當作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贈弟士龍　中四句分首尾合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　發端太遠

于實而規談亂齊國　而齊借對

爲緣猶得　未有欲稱美其人而斥其故主者以答詩[illegible]之潘較固難同價矣

撫翼宰庭　注言謂駿也宰政作宰非也按楊駿[illegible]必不敢代謐爲詩頗及之也下又[illegible]作宰庭是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　行潮洗鬢[illegible]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深遠[illegible]

驎驅淑難進[illegible]

其匹也以尸素自譏賀亦諷之我雖不以戚屬之故介留
道進然退耕于野亦復乞近消憂可以銜樂惟汝二人身
侍省闈宿衛不獨其服勉盡職業耳
郭泰機答傅咸　按詩乃贈傅非答也
陸士龍為顧彦先贈婦往返四首美二句　余何先溽待
其夫邪此等最乖詩教　因其夫之思已而以此詞其處
思則固無害于詩教矣若爲怨望之詞則不可也不知
顧彦先贈婦往返四首此但錄其答詩故耳
浮海首總章饒清彈　後漢書禮儀志總章爲八佾之
舞注云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是女伎樂領于總章耳
王僧虔論三調歌今之清商實由銅雀然清彈謂清商樂
也
答兄機　注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後
題詩者偶分兩卷耳遂以為贈答異時因疑其與之答詩

也
答張士然　遊波激枉渚　[illegible]注曰此詩枉渚以
斜角[illegible]武陵湘[illegible]枉渚[illegible]用十[illegible]龍此詩中枉渚二
字善注非李周翰詩曲渚者得之
劉越石答盧諶　[illegible]有[illegible]諸人觀詩則二雅之
變
忍運初遷陽爻在六　注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illegible]曰
上九亢龍有悔盛不可久也按所謂陽九之[illegible]注
漢書者失之
郴吳舟覆　即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
逝將去乎四句　夏落冬[illegible]不忍[illegible]
言當剝割[illegible]乃指晉陽之陷也[illegible]
則非承上[illegible]之
從彼[illegible]　[illegible]

重贈盧諶　慷慨悲涼故是幽并本色　越石時爲匹磾
所幽故有白登鴻門之語前史所謂以發譏激諶者也下
二聯則謂所志仍在興復晉祚此縱相文不計嫌猜欲諶
深達此意于匹磾使其傾念前好同獎王室我終不以被
幽爲恨如小白于管仲何嘗問從前射鉤之事也
盧子諒贈劉琨　書中云贈詩一篇此贈字後人所題
書詞非不翩翩但多陳言耳
時哲惟皇　注謂懷帝也按當指愍帝
三台摘朗　時琨爲司空故云
王室喪師　注爲劉聰所敗也按此乃用殷之未喪師
妙哉蘭若　古妙與形通
契闊百罹　毛傳契闊勤苦也
允彼殊類使是節士　注云允而使之按此文義乖違甚
矣若云允其爲首類所使差爲可通當如五臣本作狄是

錯允
鎮恁山海二句　言已往依段氏亦志在獲雪讐恥當遣
輕細流塵山海以威蕩探用以少為存沒也山海似不專
指越石言之
收跡西踐銜哀東顧　西謂并東謂幽
承此亂離　以喻己之不能與留非逆亂
亦忘厥餌　注以餌爲祭則當從李如司馬紹統之訓然
自宋本已誤從竹
先民興意六句　此一韓尤變化
明將德逝　注謂[illegible]也賊[illegible]符行聚人[illegible]
彼[illegible]大志按[illegible]之詞必當時有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者
以下[illegible]如[illegible]乃能[illegible]不一也[illegible]大[illegible]
之[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取[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贈崔溫李牧鎮邊城四句　李牧趙將卽指越石鎮并州
而言亦猶
從頻飛子御　飛子蓋指越石言之
倪寬以殿黜乎未　倪寬何武應前賢之風　言朔鄙多
俠自古以武健爲理　謂地因宜然自惟短弱欲於喪亂之
後與之休息寬其賦斂簡其擊斷雖入非倪何亦志若此
領非我長徒貽之誚也
答魏子悌　但濟晉昌艱　注引丁儀晉書曰惠帝以燉煌
上界遐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蓋匈奴中郎將州領戶
然時匹磾爲此職其在匹磾所處序言之故曰晉昌也按
晉昌郡卽指越石晉陽之故越石父母爲令狐泥所害其
父母兄弟亦爲劉聰所害晉陽與昌舍相近傳寫誤也晉
雖設晉昌護匈奴中郎將考匹磾生平未爲此職安得而
附合之況晉昌乃燉煌所分遠在隴右而匹磾方爲幽州
刺史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謝宣遠答靈運　後乎覆促
於安成答靈運　華萼相光飾　本詩華萼相親之根本此
萎榮榮發餘二句　與發端相應
復酒慚貧樂　謂康樂
紛寵承明內　注靈運爲秘書監故云按靈運爲秘書監
在元嘉中宣遠時乃秘書丞也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慈竟
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耳
今宿浙江湄　又西陵
也靈運曾撫二句　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
西瞻興逆歎　應遇迷
與爾超捷啟　應念離
靖懷成永歎　積字收盡全篇歎斷

謝惠連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此等詩與初日芙蓉
偶與張邴合二句　見本志固在作園所謂情素也
焚玉發崑峯　謂廬陵
如邛厭亦然　穿插一筆
長與懽愛別　對親往
關中安可處　東越卽號關中猶言鄉中也
平賞兩如直四句　謂中間猶還東山
感深操不固　中仍乖張邴之微尚
贏其仰先業四句　如訴
雖非休憩地　對東山
息陰謝所牽　謂終還東山不更改轍也
探懷授往篇　往字收盡合許
酬從弟惠連　陳王鐘步謝公何宥獨冠元嘉不當以其
模山範水迥異鮑昭王篇
發蒙曷耳目　反覆首句
乘勢風波事二句　措盡本詩一篇
顏延年應王太常　方流園折九泉升穴因華朝列邪慝
亦空拉雜而至亦復何趣
庭皆見野陰二句　近野先晦遠界忽明二句連看咏雪
獨絕卽謂還王之至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侍臨風有木二句　眼上獨謝
和謝監靈運　和靈運自閉作也　顏詩中最清新之作要
非謝匹
北使洛　湘州湘六句　謂爲元會稱賀也
何時允海沂　注從灘省惟眖雜皆可讀陳說以爲當讀
熙剛是
爲元嘉邵內宮舜閤嚮答已恭何綸嶸何逢通　從尚齋
起

已有池上酌二句　入閣坐以下是答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元暉後何爲

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蓋不易得如此況鬱頓挫故是應感

之作　元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領記室抑揚之詞

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尚極接未盡耳

大江流日夜二句　江流不返故憶西府而心悲耳

秋河曙耿耿　淒闊、

引領見京室　起高翔

思見昭丘陽　西府

風雲有鳥路　以下自明不得已而去西府也

常恐鷹隼擊　謂王秀之輩

和王著安　注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按府

初泉州今之福州

閩縣則存名內見希叔嘉惠承希子二句　希子王孫皆

指竟陵下又與劉繪乃言遷官不淮王務始指千公

歸來翳桑柘二句　言中朝黜歸又居濱京注非

相如悲溫泉　注引西京雜記云長卿首是溫麗按西京

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也爲溫麗二字無鬟耳

范彥龍贈張徐州稷疑是徐方牧八句　流風洄雪記室

因最得其如此

根不具搊黍　恰是說張當家事

古意贈王中書搏飛出南皮　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了

長謡結句亦有諷其勿但小謀大之意

任彥昇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約作叶非叶

久之郭生方至　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余汲可乎

不反

潘安仁河陽縣作　安仁氣質等于士衡殺仔陵節

故是定論也

微身備漁陽丁廝王發　注五臣本作遊宦在陪臣之列也

今掌河朔儲　謂爲河陽

穎如槁石火二句　慷慨

日夕省崇讚科斜從六句　首祝紀不立紫貨者舊論

政者欲糾之以猛安仁則謂民和而俗自化終前篇示民

不佻之意

陸士衡赴洛詩觸旅首撫劍遵銅輦　注銅輦太子車飾

按長肯城應教人秋余參銅輦用此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實自宗時諸語必見致録

當時欲作爲天嚴耳

元規無疑上二句　語太腴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第五句入始字

將反班生廬　終字反對始字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注沈約宋書曰所

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

惟云甲子而已按集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詩自丙

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穫有一篇外無復書者丙辰義

熙十二年也又三年己未恭帝立改元元熙又一年庚申

六月宋代晉改元永初　塗口一作途中按塗當爲除節

滌字也

謝靈運過始寧墅　自然流出

且爲樹枌檟　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傅之猜也

富春渚　日沒當富春郭　日沒當從宋本作旦及

過溪懷急六句　皆托意徐傅

平生協幽期二句　既以惠除比饑政之見排遷官之傷

本趣關其中于來季友所得枳棘齋中落則終於俯仰矣

世之志也所以終不平不激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起下

登江中孤嶼　放取江天朕擬遺世興象欲參虛□
江南倦歷覽二句　南北起中字
亂流趨正絕二句　妙在上句一頓　舟行无兀然推遷
遠眺心目俱曠翁寫生動
表靈物莫賞二句　異物靈職尚莫能賞況眞□而蘊眞
者乎
初去郡　貢公未遑榮　貢禹終為當世所棄仕于御史大
夫之官故曰未遑榮也
牽絲及元興　注虞璩詩曰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按
此牽絲二字用之郡署尤妙
野曠沙岸淨二聯　耳目心神為之爽易　衽有仞字與味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羽人絶髣髴　羽人謂華子期
恒充俟頃用二句　張銑注少時為樂不足為長久之事
□文義敢明

長洲　何焯　屺瞻

顏延年北使洛　擬士衡赴洛詩　與下還至梁城合看
顏集中亦為清拔
還至梁城作　擬赴洛道中作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清壯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字字清新句句奇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次聯固自警絶然其
□□趨江句　一頓妙
靜者全在首聯出字向字無不貫注
既懽懷祿情二句　上句是之郡下句是出江
雖無玄豹姿二句　之郡收　以豫領自鳴使氣無迹
休沐重還道中　還邛歌賦似二句按還邛是漢家以內

域不遊宦以來有相如之四壁無長卿之氣輪所以思歸
耳原開之矣非其識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首聯可作用事之法次聯三山在
金陵西南何晚而西望之日輒明也
喧鳥覆春洲二句　喧鳥雜英以比當日得路之人去國
已可怨況常妄而佇期不可必乎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此題應景而未補精微所工特襯
貼耳希範日發府□□　□□□□
觀朝雨　□□一夕與景不逮　今障下插出村童寒老
一聯與懷□□□□□□則結處中嘯臥治氣脉皆貫穿生
動然□□□□□□□□□不徹紛　郡方出守水嘉木谷
□□□□□□□□□□□□□不惟敘致紛折亦可隨勢
□□□□□□□□□□□□□□□□有筆先也
□□□□□□□□□□□□□□見底貽京邑游好　休文素
被文惠太子寵遇鬱林隆昌元年由吏部郎出為東陽太

中則謂者不從無望于中矣
高而謝無津 續漢書郡國志溫縣子所都濟水出王莽
時久無清絕井川是為咨秋事
紛吾[illegible]自[illegible]此生房在[illegible]也注非
禁假謂夜中 假當從文選與串作可為是乃與陽字相
應無[illegible]從[illegible]擬[illegible]之理也
王仲宣從軍詩 按此詩[illegible]亦不[illegible]二十年事當是二十
一年從征吳時作也
從行赴東遼 一句 如此何與作賦何如言從士飽而歌
馬騰[illegible]八字為有雅頌風格也 詩取[illegible]亦不為病
[illegible]大[illegible]一句 建安[illegible]年[illegible]從[illegible]役中尉
[illegible]尚[illegible]當時必有[illegible]以[illegible]者故[illegible]之
[illegible]
涼風[illegible] 魏志建安二十一年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
朝發[illegible]許[illegible] 史記軍士[illegible]以軍事[illegible]完
當作軍[illegible]以[illegible]令[illegible]又解[illegible]凡[illegible]臣
之事[illegible]注之[illegible]
惠[illegible]未免從前亦復過於迂曲
然[illegible]
悠悠[illegible]
願[illegible]此房中[illegible]者[illegible]此[illegible]
文[illegible]入[illegible]揚而[illegible]亦復
不[illegible]
[illegible]輔生
由[illegible]
[illegible]
稍[illegible]知[illegible]寒到

海猶知此諸新少年不通人情各自媚悅於君子誰為我
言離思之苦乎
客從遠方來 應前遠字
上言長相思下有長相憶 亦先[illegible]者而後及己私 長
相憶[illegible]而思子
長[illegible]行 何字[illegible]力
[illegible]行 [illegible]是矣 宋書明明月一解在
[illegible]之[illegible]為文從[illegible] 後半[illegible]發[illegible]乃[illegible]所謂
[illegible]之[illegible]命之不長故[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
何以解憂 [illegible]之也
唯有杜康 說文[illegible]字下[illegible]少康[illegible]少
康[illegible]康也葬長垣
苦寒行 此篇征高幹時作
魏文帝善哉行 不[illegible]仙

遨遊快心志 係已終有年其[illegible]如此其[illegible]
民之遠圖哉 [illegible]以[illegible]志文帝之[illegible]已[illegible]
不待何[illegible]之[illegible]出也
[illegible]崖[illegible]句 崖與枝以比無類之同注非
燕歌行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魏世已作燕歌行十六
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陵之[illegible]
曹子建樂府詩 兩篇不[illegible]一[illegible]反[illegible]之矣
[illegible]引 此篇亦[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美女篇 [illegible]之[illegible]君子也故以自
比
珊瑚[illegible] 上[illegible]當從[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
行徒[illegible] 一句 用[illegible]中語

借問女安居二句　不惟其才身又托在親藩非若幽閒
難於上達也言反見遺也言靜女俟我于城隅傳云以言
高不可踰
盛年處房室二句　傷不自衒而不得故其言云
白馬篇　此開亦劉琨扶風歌意寫甘心赴國憂者也
仰手接飛猱二句　側身與身俱則其馳故迎于前也
名編壯士籍四句　言不自乘功名于行陣而徒遊戲以
為也乃可歎也
石季倫王明君辭　註以曠于　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
序匈奴盛請婚於漢　時漢方強斯匈奴自呼韓邪單于
復入朝非慕女和親也強弱勢殊耳本事後世作者多
咨宜也
昔為匣中玉二句　世之不安為匣中玉而甘心為糞上
英者多矣如昭君自何嫌庭辭行其祭也

君子行　語甚質直却近于風雅　前二聯言君子之事後
二連則聖賢之歸前則自律之嚴後則與人之周也
瓜田不納履　師光庭兼引呂氏春秋無納履之語按
曲禮曰倒而納履正義曰謂低頭也納履者也低頭者猶
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無帶者則不必低頭故知履
當為屨傳寫誤也
降上衛數句　數詩況若蹈軼可以直追曹王顏延年專
為仿其典雅則偶人而已
猛虎行　起手是古詩之意宋人翻案實祖述於此
日暮功未建以下所寫多苦心也末六句俛仰古今惟恐
行慚於衛叔術以上食其面不敢苟也
君子行　歎之古詞尤為深切　太叔雖不遺二句此朗
發明古詞不處嫌疑之意乃下所謂近情者自行也福
禍行止以下言天命之不可知惟求誠無愧遠人非可以

白去猶可無愧于心傾危之難拖于明鏡皆自取之是以
君子常防未然遠嫌疑於兆端未著之時卒能自求多
福順乎天餉之天道也注家未暢作者本意
從軍行　胡馬如雲屯　應北戍
旌旗亦蔽野　應南陬
豫章行　遠節嬰物淺　遠節昭何靖
飲馬長城窟行　後惟老杜前後出塞可以追配之
未德爭先鳴　左傳師克在和故以爭功為不德也
門有車馬客行　此詠古曲
君子有所思行　此君子以戒有位者也　以此與鮑明
遠相較則遠由賦士衡為布敍直不知量也
齊謳行　南界聊攝城　南字必為西字之誤而李善從為
曲說以解之何哉
長存非所營　師尚父桓公之業所當及時自勉長存非

所營也
悲哉行　羈情雜脆斯為不負　此入洛之後為北士所
輕而賦
長秀被高岑　秀樂府作莠亦謂松山苗之意
傷哉遊客士　遊客樂府作客遊然何與寫遊客二字
相應也英宋本亦作遊客
吳趨行　日呂門日吳邑所歌專在一縣不為吳郡作也
泠泠祥風過　祥當作翔注誤翔健許徵君自序詩注中
引此句作翔風樂府及吳郡志皆作翔則時庚其翔原之
辭詁翔風亦與泠泠相發恰對
王迹隤陽九　以下六句指為公今乃出天子也
觸手嬰世羅　世羅猶言世網也呂向注以網羅
天下英賢而用之亦非也
隆異何所濟一句　收秦伯李札需歎

短歌行　譏不再陽　華日華也
豈曰無感六句　忘憂所以合歡無荒所以知節
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艷歌　注引崔豹古今注羅敷
爲千乘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
作陌上歌以自明按詩中不見自明之意玉臺只題爲艷
歌行
照此高臺端　高臺指在上之人此刺苟之無政荒遊
蕩于公以下皆不能止其家當以今升之篇同觀與羅敷
本解疾行
塘上行　注古詞或云魏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
按以本詞爲魏皇后造者近之
謝靈運會吟行　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　鞍見遊行
樂府詩實徵明遠謝公不斷斯體他篇亦無可取　晏嬰
與遊行既述秦伯仲舜之化復述大帝鄒業四姓來辦所

謂樂操上風邪靈運此詩既序大禹及句踐舊蹟前舉永
嘉南渡名臣將相出於會稽以徵邦彥之盛且支持常居
會稽而獻武又爲內史乃皆畢之未免寡要而忘其服後
渦流詩中亦故有微旨首敘禹功及句踐但業不敢忘其
在上者也自泡觴以下皆客遊之祀梓則所以增土風之
重固隱然在南渡諸賢亦不明言近事惡　鮑照白頭吟
其喙日往時於斯藝實祖鈞殊安議
會吟自有初二句　會稽以大禹得名
兩京愧佳麗六句　會稽之初安得有此
宋濟古吳墟　事止於兩帝時則吳會未分之始也
趣可奈何　此篇當是已發無餘李杜元白皆從此
出也　詩中許用其合景陽之復顧謙茂先之婉娩賦之
最泉終亦且太冲之張商人白退之學鮑處多他家則求
張武亦甚遊不及鮑行路難諸篇卻是七言之祖與此書

之常不合故示甄取
東武吟街淚萬里二句　語極奇然鳥有是理
將軍既下世八句　波瀾甚闊已爲老杜敘行
腰鐮刈葵藿二句　晦翁謂此二語分明說得個個強不
肯甘心之意
樂府思君寵四句　言欲如蓆之不捐棄席田子之不
棄疲馬也支義本明注者自擾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作術文之詞於詩教合矣
東門行　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陽　鮑詩中過實奇節奇
之又奇爾少餘味此篇佳處乃在真朴也
一息不相知二句　驚心動魄
苦熱行　可敵景陽苦雨
白頭吟世議逐衰興　恒言興衰倒作衰興韓詩用字多
如此

放歌行　八篇之中此作無愧風雅矣
小人自齷齪二句　即下所謂遲迴也
表世不可逢二句　賢士所發則如此也
今君有何疾二句　結得婉有味弥味
升天行　似裁綴
解玉飲椒庭　解玉謂服玉屑
鮑照伯挽歌詩　注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
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五百人不
雜門殺乃至不敢哭而尸所以小人之腹量君子　風
俗通云古挽歌未將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
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挽
歌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太尤何云仮想欠下
指行孔作以其出故貴且陳思上首錄昭伯詩以本詞也

謂挽歌始于田横從者悲亦不然纂文云薤露今之挽歌
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薤露矣推而上之左傳哀十一年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注云送葬歌曲莊子亦有紼謳
之文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謳挽歌也　詞極峭促
亦淡以悲
陸士衡挽歌詩卜擇首　按虞殯本謂欲死將殯之歌此
爲得其本意也
叔子非所能　此用羊叔子事
雜歌　荊軻漢高祖二歌不可以詩格論
劉越石扶風歌　此詩屢爲段氏所幽而作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擬怨歌行　陸士衡之樂府
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出匠氣所以可尚韓卿生永明天
監之將而規撫前人累ㄙ能自出新意皆非所謂失肉像
皮者乎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首胡馬依北風　比興　下所謂顧返
也
浮雲蔽白日　風刺
努力加餐飯　忠厚
青青河畔草首　草興蕩子柳興美人
昔爲倡家女二句　昔爲倡家女閑之態竟晩嫁復遇蕩
子則是終身不諧也
西北有高樓首誰能爲此曲二句　水經注引琴操云殖
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明月皎夜光首　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下云孟冬寒氣至
則作夏令故古詩非一時一人之詞也
秋蟬鳴樹間　自比如秋蟬之悲吟也
冉冉孤生竹首　孤竹是興女蘿是比劉彥和云古詩佳
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迢迢牽牛星首　脈脈不得語　脈當從見從目亦可通從
目則與其義愈顯明學下篇到此作嗼莫不得語
廻車駕言邁首榮名以爲寶　榮名以名之不朽爲榮也此亦古人
貴榮名
驅車上東門首萬歲更相送六句　深言之而退之以自然許不
過其後後儒者之文詩人忠厚如此
去者日以疎首　此亦當時雜詩也
生年不滿百首　古今注云爲文不足此古詩云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不全也其意云夜長間將多也何不秉燭
遊勸之照也曰燭照將燭命時家雖間丁擧則不盡則安
人亦孰其厭乎
孟冬寒氣至首　月令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其皆入
室康成曰總猶摠聚也此篇則夏時之孟冬矣
李少卿與蘇武詩　子瞻辨蘇李之詩皆僞後人假作然

固非劉劭以下之人所辦也
良時不再至首良時當從其別四句　已自知當別而惜良時之不
再然復念已身之莫可借留也
嘉會首　幽咽怨亂
臨河濯長纓　漢其揚名匈奴功繼漢室也
獨有盈觴酒　容齋隨筆云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
罪不應李陵用之東坡云後人所擬爲可信也
攜手上河梁首遊子暮何之　遊子陵自謂也暮字與第一首中
欲因晨風發長字相呼應何之者言我欲乘風送子然君
臣之義已乖將安歸乎自謂終日送已別隔生死
行人難久留　行人謂武也
安知非日月一句　此以爲子卿思之之詞
努力崇明德二句　自想無可奈何而勗故人崇明德
也

蘇子卿古詩　子卿歸以始元六年庚子少卿死以元平
元年丁未凡十九年神爵二年子卿年八十餘病卒
注甚疎
骨肉首言昔爲鴛與鴦　指同仕漢庭時
今爲參與辰　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於曠林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
沈於大夏主參杜注后帝堯也辰大火也
昔者胡與秦　指同在匈奴時　注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按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當時必外謂
中國人爲秦人猶魏以後謂之漢人也胡與秦中外之辭
非胡越比
我有一樽酒四句　胡秦既判知復何言然子雖爲遠人
而故者無失其故常有樽酒之贈用解其憂以敘昔年同
仕漢庭之舊意也　言我與子昔爲朋友今各事[illegible]國矣

惟以離別之故盡娛時之歡洽耳
黃鵠首何況雙飛龍　退之雙龍之喻本此
念子不能歸　反應黃鵠遊子吟
願爲雙黃鵠二句　言本願同歸其如子自不可歸哉
結髮首　下篇言念子不能歸此復勸以君之舊恩而
冀其復來歸也
參辰皆已沒　言將日也最起遠離前則前路矣自有次
第
行役在戰場　前少卿也
生當復來歸　家雖破我人不可緣沒身異域所謂一慚
之不忘而終身[illegible]既云念子不能歸仍招其復來歸
也
燭燭晨明月　[illegible]人懷遠路　何　和夫婦必送子能歸則不顧
[illegible]也

與冬十二月　漢書本傳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與
少卿訣別在五年之冬也
俯觀江漢流二句　江漢浮雲一去不復返一分不復合
以言數別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
隨時愛景光　少卿詩曰解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
沒身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
張平子四愁詩　四愁之作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者也自東而南又自西而北言終歲愁望以四方比四時
一也
一思首欲往從之梁父艱　注梁父喻小人按梁父似不
得喻小人若以泰山比王朝梁父比河間亦得但難例之
下三篇耳
二思首我所思兮在桂林二句　注舜死蒼梧與九疑故
想明君按惟美人謂君耳若泰山桂林指明君則漢陽雁

門將何以解之
王仲宣雜詩風飈揚塵起二句　謂值衰亂而獻帝播遷
也
劉公幹雜詩　人不當知晉人之志獨[illegible]職官人讀此
詩如六月北窗下涼風吹也
釋此出西城六句　此謂公幹自[illegible]氣於此見之
魏文帝雜詩　注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按子桓
不從西征集云枹中作者亦後人妄加也
漫漫首　俯視一聯[illegible]
西北首　此篇志在[illegible]心欲爲秦伯而不能也
[illegible]
自謂征吳[illegible]
也按本篇[illegible]
長逝[illegible]

明微
曹子建雜詩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注朝日喻君此言是
也其他太繁雜反入於晦　孤雁南飛以下言欲歸君乃
棄置耳
南國有佳人　本詩漢有游女故曰南國
嵇叔夜雜詩與阮嗣宗　嗣宗乃同樂之意不可仕也
傅元雜詩　亦只隨人作詞然自清脆
張茂先情詩　二詩疑爲荀馮而作
曹顏遠感舊詩　淺薄無餘味　殷鎮軍誦之而泣下者
名有所感耳
應休璉門易軌　注引史記曰翟公如出與兄廉頗相如引
車避匿云云按因廉公客去之事并藺卓避及之不用相
避事也
素絲與路岐　素絲應前會移路岐應前易軌

棗道彥雜詩　擬仲宣從軍
張季鷹雜詩[illegible]二句　胸懷本趣
張景陽雜詩　胸次之高言語之妙景陽與元亮之在兩
晉蓋猶長庚啓明之麗天矣　詩家錄字珠句始於景陽
而極於鮑明遠　然建安能事而外復多刻琢詩鍾記生
品目之云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
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不爲玄然也
大火流　骨氣諷㧞不徒工於造句
忽如鳥過目　身輕一鳥過本諸此
朝霞迎白日[illegible]　錦花來所謂巧搆形似之言
昔我資章甫[illegible]　下句何學飾之意
翩翩[illegible]　文中子[illegible]與其居臨而道奇不如宅平
而無爲亦景陽此詩之類也
陶淵明雜詩[illegible]望一作見就一句而
言望字誠不若見字爲近自然然山氣飛鳥皆望中所有
非復偶然見此也悠然二字從上心遠來東坡之論不必
附會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不爲高格後半尤穠麗
擣衣詩　衡[illegible]鳴金無乃不類　結語托寓高妙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亦良非長夜二句　此本楚詞
之意而反用之若楚詞所謂[illegible]者乃言秋夜之長
望夏夜之短而不得也
齋中讀書　懷抱觀古今二句　起下遊守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所引
楚詞參觀[illegible]遊汴乃知此詩托意之遠
庭特表月用　特當作持用當作東以月爲東而遊六合
之外則屈子之遠遊也
謝元暉始出尚書省　與下在中書省一首皆細述顏光

祿
防口猶寬政二句　言明業同察防口尚爲寬政朝士懼
禍者參差亦如霧也善注今乖文義劉良注得之
旌旗映朱邸　明帝爲揚州刺史輔政
府中[illegible]　結語亦學公幹
風動萬年枝　何承上形庭　萬年枝即詩山有杻疏
中所謂萬歲木檍也
玲瓏結綺錢二句　承上紫殿
[illegible]階翻　從崇陵出水
[illegible]依[illegible]　從[illegible]出水
春物方駘蕩　上[illegible]
中途
觀朝雨　元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自蹈暴顯之[illegible]
清雨[illegible]

貴之迹也行之維艱亦可悲夫
賤貧行路有四句　是賤　即所謂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者也
郡內登望　隴翁賞寒城一以眺十字以爲有力
借問下車日二句　過此登望　言匪直數月而已　遲歲故下云心已極觀履遷也
山積陵陽阻二句　是郡內
結髮倦爲旅　爲旅　字是冰句避世之意王粲云仲尼旅人則猶可知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孫權皆都武昌復徙建業　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乃覺自殊此退之所以弁諸人攻也　鮑明遠太麗謝元暉太工皆不勝前人而反不及
鵠起登吳山　吳山頗氏家訓作吳岑爲姑蘇也
鳳翔陵楚甸　繫入武昌

文物共葳蕤二句　葳蕤忽衰與下故林一聯相映
從賞乖纓弁　亦切楚事
良書限闕見　注良書謂伏詩按下注言乃謂伏詩注非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問疑何以不用注中八公山草木皆兵事當日詩已及之耶夫詩今不傳細玩詩中已用宗兗其事何必別有所又疑注中以爲属於蔣侯而然則首在所氣也
阿野孟浩注　注云此山有八公山來按睢陽乃今歸德八公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此也
長虵固能翦　句　注長虵喻謝玄蘇峻舉刀也虵蘇峻謂符堅耳
和徐都曹出新林二句　用上句下句江字際承上青翰　句妙是咏正印日
和王主簿怨情　掖庭聘絕國四句　是怨

花叢亂數蝶四句　是情
生平一顧重二句　如此說怨情方見身分力量
沈休文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小庾以降必無此力量一詩中戶牖幃闈軒門坊七事可抵小賦　三四一大一小五六一受一樂七八一高一下　高樓一聯用小庾至于溪皆奉爲使事之法
夜靜滅氛埃　須準字　須滅氛埃　說文別字下云隙也從方牖竟尸入二句
門從月注當引北
高樓切思婦二句　以思婦自此以上才比思這一劉彥和日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思婦上才一憂一樂理殊趣合者也
網軒映珠綴二句　又從細處寫
清光信悠哉　收足並字悠哉二字括盡送暦事

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結有萬鈞力
詠湖中鴈詩　闕奏湖鴈詠物之祖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宋出千金服　須洛陽
西征雁移殿　須長安
南宮成伊水　須洛陽
前溪循蘭池　須長安
寧茲不織起四句　諷刺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擬古十二首遂不如樂府十七首
其今日良宴會首以爲恒愛勞守此貧與賤　常心鶴唳復何得聞乎
張孟陽詠因秋詩　休是因前昭明欲備體各有遠錄其一亦編集文章變例也
陶淵明擬古詩九首　明好不久當如何　不甚

殆斯言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作
惟陳徐二詩爲可觀　首篇頗副若辭矣不在貌似也
擬古變體
岸建安休　未嘗爲中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二十二年
事也
魏太子首　栢梁詩明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起手從此出
也　起二句有蒼且之氣　氣句編滿有餘味
子桓行　此篇行此
公子見先賞　注公子謂曹植也公子明兩皆謂子桓
既作長夜飲二句　言終于此而已見自傷也以文章見
賞不終推要如神旨在建安中也
徐幹首　樓嬛退薄質　今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
疑字傳寫之誤也

永夜繫白日　按注繫之繫字當作繼如五臣本此又以
音同傳寫誤耳
劉楨首　貧居晏里閈六句　言嬴當本州不能遠引
既覺古今事二句　注解遷若相謀說而迷遂也按井世適
也言古今迁亂大所何事不有深此五相解樂斷乖乎
之素亦安之也
應場首　爲報酬谷二句　皆以爲不見賞不妨後生東
吳之感也
平原侯植首　中山不知醉　中山用漢書中山王勝事
願以黃髮期　植賦自思王慮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
期
養生念將老　注引左傳臨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按
序所謂憂生之嗟通指叙事言之然如本註亦得
袁陽源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首節悲壯近太冲

劉休元擬古詩　注世祖時進侍中司空後以樂内食中
毒殺之按二詩沛懷才武之材忽而作
鮑明遠擬古　十五諷詩書有兩說窮舌端　此句起下
五車摧筆鋒　句領上
解佩襲犀渠　佩佩玉也
卷袠奉盧弓　袠書帙也
學劉公幹體　不過當時之意
代君子有所思　綵鳳飛霞四句　伏下滿字
選色遍齊代四句　伏下瓜字
服卻辨肝脈　收所思
范彥龍傚古遲留汝未歸　注遲或作遲按當作遲留爲
是
江文通雜體詩　所擬既眾才力亦下時有不齊意製體
源將軼尺寸叉自推輪洪之說字大明泰始方言之變旁

備無道尖劉休許假道德論兵明爲隱逸宗何當作別構成
是述雜咸未明辨稱不在舊列也
古離別　倣古詩欲遠路十傚不在多少也
李都尉從軍　悠悠清川水四句　詩須以味又能爲結髮
以命外遠附于非
魏文帝遊宴　不偏安足爲　點出文帝
陳思王贈友　擬陳王亦自遒秀
延陵輕寶劍二句　起下琴瑟
處富不忘貧二句　應前報覽
阮步兵詠懷　精衛銜木石　阮公卻已
張司空離情　玉墀生網絲　王鍾似指銅臺
左記室詠史　左之詠史大抵賓主相形此作既以衛霍
諸公形容仲蔚乃復以韓梅發端不已贅乎　太冲本詩
郄川中宿雜詠指趣條然此則從做其體不復能文從字

順矣
張黃門苦雨　苦雨本趣在乎閑寂擬者殊不及此
索居慕儔侶　風雨思友朋
劉太尉傷亂　氣味逼真
秦趙値薄蝕　成都王穎據鄴河間王顒據關中皆王者懿親故謂之薄蝕
千里何蕭條二句　所謂日蹙延術也
功名皆未立二句　羅裝以起下文
郭宏農遊仙　亦失本趣
海濱饒奇石　奇石如丹砂空青流黃之屬可鍊藥者
許徵君自序采藥白雲隈入句　有此自序實相間不復
若其平典發議之變化也
殷東陽興矚　稍革孫許之風餘有虛無之趣推移方始
賈之惟肖

直置忘所宰二句　蕭曠如挾仙真
謝僕射遊覽　極似叔源
陶徵君田居　雖陶能得其自然
歸人望煙火二句　詩中畫
素心正如此二句　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結句欲起古人而從之託意於三益耳
謝臨川遊山　模範之巧工細無餘其以一篇一題更互成奇妙是謝公殷陶淪韶此復尋常蹊徑
平明登石門四句　總領大槩
崩林帶晨霞八句　一巖一壑一疊一幽
夜聞猨猴啼四句　分寫鳥獸草木悠然朝夕亦並淪留之趣
且泛桂水潮二句　反映遊山轉餘與合即應轉江海遊廻映月映轉備敘昧爽兼映平明也

翹待逆侍宴　擬顏延路阿頌然顏之詩體本爾
謝法曹贈別　予詠惡勿往四句　激昂處去法曹微遠
謝光祿郊遊　涼葉耶沙巘　葉當作照呂延濟謂秋葉黃故云照
卞彬若道深　名句
鮑參軍戎行　明遠之奇麗是其天才獨倫固非文通所能到也
鶴鳴不能飛四句　亦自悲壯
休上人怨別　石北村次　勝本詩
悵望陽雲臺　陽雲當作雲陽作雲澤之陽也

義門讀書記卷四十五　文選　第四卷　騷

長洲何焯屺瞻

屈平離騷經　賈生曰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蓋自比

詒夫經之名則無異楚僭王之疑矣

恐年歲之不吾與　此恐字謂身之修

朝搴阰之木蘭兮二句　朝夕即若將不及之意

恐美人之遲暮　此恐字謂君之正

既遵道而得路　緣上先路來

夫唯捷徑以窘步句　道之者非故至于捷徑窘步也

恐皇輿之敗績　此恐字謂國之安

忽奔走以先後兮　緣上馳騁來

傷靈修之數化　化與詒同數詒謂數變謀路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四句　此即上文注中衆芳喻羣賢也

故有九畹百畝之多注顛倒錯

各興心而嫉妒　恐其復用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緣上不難離別來

長太息以掩涕兮四句　以涕替首尾相叶　即申上一

節言之

終不察夫人心　謂以好貿忠怨之心

鷙鳥之不羣兮　承反行進之本也　言將行吾之長節

判以讒謗之衆進而小人得志後但知忠允擇而向

之不難離別者相忌之不察也

忍尤而攘詬　攘收也

引而娶之高厚　以自處也延佇遲回不遽引決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二句　欲處身於進退之間已不斷其

宗國而猶有人也

女嬃之嬋媛兮四句　身雖合於節而與時違則忌

者必不能釋女嬃所以復以鯀死羽野戒之也

就重華而陳詞　所謂依前聖以折其中節也

周論道而莫差　可謂論道經邦是古書之詞

跪敷衽以陳辭兮四句　可以告於神明豈不可感格其

主故反復然一往欲少留靈瑣也

鸞皇爲余先戒兮至好蔽美而嫉妒　多方以遇主而求

人多方以敗之史記所謂讒率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無

如宗子之愁不怡也此其叚之意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此辭雖遁

逸體如求女三節總之求賢以全在此後歷來注

家以有待其說者王逸注稍近而指不明惟吾師安溪先

生云楚辭所謂求女者非求賢也欲得君之得賢臣爲輔

始也其高辛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從而相下女之可

貽猶望其猶處于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女如宓妃者

而不可得和與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大小放恣亂國

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以庶幾其從進于乃爲

媒者拙已甚矣鴆鳩巧爲讒之賢妾能以自通鳳皇既

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爲高辛之

有而非吾國之有矣嫂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偶

所謂吧皇與大不失其物者于奈何媒理之拙敝無異於

前則前此之知而原之望於是絕矣吾是時懷昏而不悟

興以行其道原由是見之而悒悒之誠不能自已焉他日

人臣之事及後來後儲秋少康之事大亦此志也據此必

妃皆女以喻隱伏之女以喻遺佚之賢少康以喻嗣君二

姚以喻輔君之臣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疏也各在其上下之無人將逐棄而遠去是宜怨以明言

者原之將拾其不忍明言之心予故以求女爲失今日

爲無禮者莫求寬兮及此下吾師此論實有以究其言之

思發前賢所未發當與作者共千古矣
雖信美而無禮兮 無禮猶言不恭也
余猶惡其佻巧 拙如鴆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
欲自適而不可 鴆鴆既蔽賢已又無力進賢故云
理弱而媒拙兮至好蔽美而稱惡 處殊不能進賢至蔽
蔽則又其甚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 閨中女所處也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終古言沒世不可得也
求矩矱之所同 則無不蘿饗而正枘之患也
荷衣委而不芳兮四句 此所謂衆芳之蕪穢也本爲同
類而偕道不爲變俗遷貿不忍斥言故託爲亟感若戰者
是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 注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按此所
承上來何必求其人以實之

芳菲菲而難虧兮二句 緣上昭質未虧芳菲彌章來
何離心之可同兮二句 言不同他者可離者猶者彷
復嘆顧之詞猶前猶豫狐疑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二句 發軔天津扶桑析木之津也抄
至西極以比日西方稚也
陟升皇之赫戲兮四句 陟升猶言升遐此終言至死不
能或忘往復反應前焉能忍與此終古之辭也
屏公九歌 越人鬼而楚人禨其俗固然況諸郊祀志載
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軍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諫
之詞與[illegible]
東皇太一 ·瑤席兮玉瑱 瑱當作鎮是也
疏緩節兮安歌一句 安歌舒歌也沿唱間歌也
五音紛兮繁會 合樂也

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 太史公雖與日月爭光之語本
屈子之詞
湘君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者漢之陽也史記作涔既道
斲冰兮積雪 冰雪寒道比小人當路不可復行也
將以遺兮下女 不敢斥言以遺湘君故託之下女猶言君
之下執事也
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四句 渚與下爲叶
少司命與汝遊兮九河二句 猶言江漢以濯之也
竦長劍兮擁幼艾二句 幼艾謝君也革其舊而新是圖
庶可易亡爲存耳
卜居 ·卜居漁父九辯招隱王注皆有韻可誦
用君之心三句 雖措手不可期而此道無可變不疑何
卜哉
漁父子非三閭大夫與 稱故官者明與世推移之道非

已所獨昧蓋宋皆非若漁父避世之士可比耳
宋玉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去白日之昭昭兮二句 驚
心動魄實是關鬩以來奇句
何時俗之工巧兮故騁跳而遠去 騁跳楚詞俱作踴跳
擬朱子云作騁跳者非
招魂 廉史云楚詞招魂大招其末咸稱洞房翠帷之飾
美人秀顏之列蘭膏蛾美之容新歌鄭舞之娛日夜沉湎
與夫六博之樂大所以警楚君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
且知招之云者猶不可止倘或以解其後耳又曰實聞
當與倘賢[illegible]四家爲只倘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illegible]
者也然九辯皆大招之文歟此篇者亦當以此意求之
大九首[illegible]其身在外也 然則如後世夜叉之說古已
有之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頂上樂[illegible]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帶上一句
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帶此　何勞乃不述
歸來歸來反故室　又一頓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注物屈原作去朝堂隱伏草澤拔
此非喻也前言容飾此言歌舞戲劇前是平居此是宴會
崑蔽象棊有六簙些　歌舞之中忽間以戲劇總不令
文勢直也
劉安招隱士　注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
山澤無異故作招隱之作與原何與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五卷　雜文

長洲何焯屺瞻

枚叔七發　與子虛之賦頗名雖殊而爲七移形換步
處處覺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獨爲文章宗　劉彥和
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
楚太子有疾至太子曰謹謝已請事此言　此一段猶賦
之序
龍門之桐以下　要言妙道在末一段中先之以此各見
極天下之樂不如親正士爲能起疾故叔方客遊諸侯故
寄文以開喻之也
原本山川至離辭連類　四語作賦之大略也
然皆于側曰似神而非者三　波瀾相推才情橫溢
曹子建七啟　啟亦發也　七啟之作可以命風平子
見元吝見蘇子瞻子瞻爲秘枚乘而倣七發七發之文引
物連類能究情狀于是敘之後七述是此體求宋人獨知
貴之
珠翠之珍　注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
肉作鮓採珠柱假阿江瑤柱
寒芳苓之巢龜　注寒與韓同按此篇乃三韓之韓亦有
韓羊韓兔
張景陽七命　七命敘事須富然秀不逮曹王至七發固
楚太子有疾故有伏櫪不能之言而景陽招隱之辭亦承
而不惡不亦泳乎　細讀之其淵源亦可及之乎然僅
之外獨存此八篇
木倪緣而俊豫一句　便是一篇梧桐賦
鶉蒙而之陽柯一句　與緣當如此變化
退遊網于八風四句　招隱推其源流及人[illegible]

紙
乃有荆南烏程　寰宇記吳錄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
按既云荆南則與吳之烏程不相及　荆除是借對子高
似孫緯略第十卷中所辯得之
國棲三足之烏　李注以喻之論烏當作烏而義不可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　大手筆非退之平淮西碑與之
角耳　此篇祇漢書中張竦爲陳崇稱莽功德奏稍力不
逮而體之雅潔過之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此文不當在選欲傍陳乃考功列
耳
肇武維新至嘉庸貞時　四語雖掩其爲脅明帝佐命矣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秀才之科始自漢武帝元
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乃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
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與明經各殊此其類及之非本

意矣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若開宄畢弃[illegible]則坐漢纖穀　元
長王融子弟乃見及此
昔宋臣以隱樂爲殘賊四句　此則在江右尤爲切務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又在元長之下
日仮占滿罕能切直　伏濟市譏用如此
孔文舉薦禰衡表　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概特其氣獨壯
諸葛孔明出師表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
之氣　此句對後興復　爲明先人之本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此句對後
規益　涵養成就之功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卡於後小人故先以作姦
犯科爲言
將軍向寵　此下原不[illegible]丁內

親賢臣至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漢後漢各指東西治亂
之君而分言之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攸之等管機密陳震等統庶政任
分內外故別而言之後但言攸之等者內職諸臣專以成
就君德爲務震等乃代理留府事皆惟公裁決也
臣本布衣　此下承忘身于外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　以告先帝之靈　收第
二節
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收第二節
陛下亦宜自謀　深追先帝遺詔　收第一節
咨諏善道　四字對開張
察納雅言　四字包規益
曹子建求自試表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注
引呂氏春秋云云此本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

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也按秦本紀蜚廉子季勝
之後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
由此爲趙氏惡來之後女防以造父之寵皆蒙趙
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祖翳後爲之秦使嗣嬴氏祀號曰
秦嬴然則秦與皆爲趙矣不得以爲其同祖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俳更
爲蔚然此以合作表例而猶相者非知言之選
思治椒房恩昭九親　先疏後親事與嵩反
至于皆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通親親自
致意
近且婚媾不通　姊于胡越　承人道絕緒
今臣以一切之制　常有戚城其備之志　承禁固明時
臣伏自惟省　實在陛下　用致其意中間包親親在內
遂慕鹿鳴君臣之宴　終懷棠棣罔極之哀　鹿鳴謂明

帝崇校謂肖丁代本紀宗族勢義謂太皇太后四年册
若降天地之施三句　應則天
今之否隔至末　又從親親中帶結自致意
李令伯陳情事表旣無叔伯至形影相弔　先明無人可代
本圖宦達至有所希冀　又明非有僞託以避遁之責
然劉從倖二句　報劉
臣生當隕首二句　報國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收責備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此文亦從參中郎謝高陽侯表
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注引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按所謂三閣者此也序之以閣發憲則當為閣字
運蒙陛下慨然之宥　注陛下謂成都也按此表自此以帝非成都也觀表首稱陪臣可見其時士衡從成都在鄴下魏郡太守治鄴故詔書下魏守守從道不拜之耳兼以表未使道之官等語證之其義尤明李注恐誤

五情震悼　方氏韓文舉正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引五情震悼何爲證然顏魯公祭姪季明文震悼心顏只作悲悼也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至蕪祭齊廟　補脫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至多有過望　從加恩孫氏子孫引人語便易入
伏見下吳之初至敕封其墓　又舉詔書以見事之相符
三君私奴多在墓側　按堅傳云還葬曲阿不知何以吳令請之後須吳長仲大晉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其在吳無疑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與二王不平詞多激烈其才氣剛銳
是以前後二漢至可爲寒心者也　觀元規之意非志存退讓但欲以箝天下之口耳
東京六姓　注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順烈梁后桓思竇后靈思何后按六姓并馬氏言之章帝和思本一姓也馬光亦自殺
故家其所嫌而嫌之于國　意指二王言之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亦自道健
殷仲文解尚書表　措詞亦自雕盡
于府寫與否隔　謂桓平場以西上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敘致曲折復自遒緊季友章表故有卓技猶有東漢風味　若使宋不代晉則讀此文者有不感激涕下者乎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質直詳盡
內難亦爲　內難謂劉毅劉藩諸葛長民司馬楚之也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彥昇表章此篇頗能不減傅季友也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君恩宜安加龍私至校受交失
六句似擬文不似讓表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勢門上品　謂王暕
英俊下僚　謂王僧孺
字思晦　注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寔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晦文憲公次子王筠爲寔碑亦云寔字思晦據此及梁書則梁典與碑誤也狀碑亦有誤然則文憲公謂暕碑可以証史及本集合也
李斯上書秦始皇　戰國之文楚人爲工爲辭李斯本楚

詎故其文𩀱麗而文選錄之爲祖師云
竊以爲過矣　一句折倒截斷以下歷舉用客之利見不
當逐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 至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今字對前昔字只昔字今字對照兩大段文字前舉先
世之典以事証後就秦王一身以物喻即小見大于人情
尤易通曉也
必秦國之所生以下 至 佳冶窈窕趙女不列于側也　漢
以後文字筆力必不能若此馳騁所以範後古人下一遂
翻作兩層
夫擊甕叩缶 至 適觀而已矣　反覆洞達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至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應明過矣前勁以利此怵以害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已之節不可變王之聽不可偏只
二意反覆言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忠信在已無不報不見疑則
在王二句包下二層意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注張晏曰不敢斥王也按下文皆
言爲左右所排非避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徒
皆信必然之畫 至 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　此言已
所以見憎左右之故
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 至 無愛于士　此言王所以使左
右得伸其冢之由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簡當深切含奏當以此爲準繩
枚叔上書諫吳王　頗似老子
夫以一縷之任 至 間不容髮　語語危悚
任彥昇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　昉一作若昌延濟
日昉家集無其名但六臣無行因而錄之按六朝諸集皆

亦多作者哉君白之語呂說得之下文君子品庶之君財
沈休文奏彈王源　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宋大明五年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雜戶爲婚益有明
禁後則謂爲之流伍也
風聞東海王源　風聞言事本此
身有六斛之胄 至 于事爲甚　此風于今爲甚管庫謂爲
吳郡正閣主簿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若仲宣之擅漢表 至 斯皆然矣　答
今之作者云云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 至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　答好人譏
彈云云
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言將不更孔子刪定耳
若比仲山周旦之疇　注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
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按定是一時誤使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三句　答非夫不爲云云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 至 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答戮力
上國云云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答惠子知我云云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若乃邊境有虞 至 非其任也　臨入
自己即後所云展其用也
作者孝武之世 至 則徐生庶幾焉　賓主錯綜
但欲保身敕行不陷不過之地　對前不顧其身
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注引梁典云是任昉之辭按
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爲遲作與梁典異
今少卿答蘇武書　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斷乎無
是　卿自從初降　段便似了卿從未悉其降北後事者
其爲僞托何疑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功大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第小不察

當享茅土之薦　蔡邕獨斷云漢興惟子封爲王者得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此言當享茅土之薦故是後人語也況漢法非軍功不侯丞相封侯始自公孫弘之恩澤侯豈裂土事由遊進茅土乎

乘之云雖殊事實蘇子上書亦以楊敞無勞爲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稱得侯自此以後亦用多誤

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推也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己責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以下辨用流俗之言爲非得已而雖以抒其憤懣

僕少負不羈之才　言不合爲法也法謂材質高遠不可羈縶者非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以下言已非平日不愼于接物

卑爲天下觀笑三句　結上起下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以下言已亦非隨俗流轉不自樹立顧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以不能用其言也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　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者比可比近謬

僕竊不遜　猶言當仁不讓引注非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打轉前文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筆殊健

魏文帝與吳質書　按魏志質時爲元城令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至此子爲不朽矣　先賢行狀稱幹爲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云爲合若文章志之云則幹言出而有文則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止言二十篇皆不足據　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重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橫插此句爲年行長大以下伏脈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與子建並稱曹劉以此歟也

但爲未及古人　其未及古人建安能者自知明矣

年行已長大　至是有以也　德璉偉長年大才過所以彷僕數息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氣傲殊非阿兄敢望

僕少小好爲文章　言少小者非謂自少篤好茲言故語

非今吾也是以屬末叉引子雲壯夫不爲之語

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　不閑者不可加以妄譽不逮者亦不畏其妄受樂相知之護彈與流俗之好尚此作者自信于心者也

敬禮謂僕至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言吾自得潤飾之益後世讀者誰知吾文乃須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亦改也庾松定五字義同如今人解則與卿何所疑難何意不相貫爲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蓋以仲連屬德祖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鄭康成解論語云富執鞭之賤職吾亦爲之邪叔明引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又何非湯武而薄周孔　非湯武薄周孔不過莊氏之舊論且向鍾會輩遂以此爲指斥當世亦以青蠅何所不至

然筵成秋夜之名矣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黃門不男者也癸辛雜志引佛
書甚詳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自是人才不減孔璋其源
出於鄒賦故雅麗過之
飲馬南海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岳兵將
士孫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按此書先鄙倍
委巷小人語何事引之然杜子美自不篇中却採用收珠
南海四字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雞鳴戒旦至其不可度　後人行役
詩自方翻騰不越此數語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孝標不能引知推長見忍武
帝論抑究散而其文章錄于副君之選論當時是非之公
如此其難氓君父莫之奪也　孔拙臨絲與販疏書苑報

書致祭古人辭　書不以存殁異也　此假通答劉書之名
序
但余有天倫之戚　當是其兄孝儀云云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唐虞既衰　陶唐既衰而後
有劉累竟字有本
孔德璋北山移文偷新歌于延瀨　延瀨似指延陵季子
作被褻公事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皆非陛下之意也三句　先稱其體
恐下乃復喻以自反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至以不教誨之過　既詳伸其
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亦徐弭矣
得不背德民之若此　得體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因贓假位　假一作買范書宦者
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爲故位至太尉

時荊州方有北鄙之警至湖衛幼主　紹不聽郭圖相授
言天子在曹陽去鄴甚近不肯奉迎乃爲曹操所先及見
詔書每下有不便于己者始悔其失故檄中極意彌縫之
操因其未破至聽問不果　後漢書注引獻帝春秋云操
引軍河內記言助紹實欲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
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至可不易哉　收得緊切有力亦
以彌縫不奉迎天子之謬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　此凡何事溢存
五道並入　按使征西將軍至擣據庸蜀本是一道所以
開蜀之援兵也不應析而爲二樓船橫海自指吳會乃是
二道吳郡會稽逆皆濱海故分舟師從海道入耳注誤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至能負析薪　後漢書黨錮傳魏朗
字少英會稽上虞人當是叔英也虞仲翔救將徽爲日南

太守周泰明是周昕字周樂會稽典錄作周林吳夫人傳
注中引典錄名曖與範傳及注中作暉
鍾下季嚴蜀文　當時事勢固然筆力知無過人處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今割齊民以附夷狄予不識所謂
此殆假以諷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至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以武帝而
使爲此言所謂諷一而勸百也
且大下者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者也　此語亦
當與民休息之意懸前天下何如句
宋玉對楚王問　此文見于新序　氣象自非小才可及
東方朔答客難上觀許由四句　上觀許由天下不貪
也下觀接輿從政不給也言同范蠡忠合子胥有不肯之
孫謀亦能爲范蠡之忠是也
此遊足以明其不知變二句　不知權變收前後處字

大道詐力而不道其常也
揚子雲解嘲　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遜避進學解不能及也　本之東方之體然恢奇深妙過之故有造蕪何之往至末　此節以自寓己所挾者非虞三代之道不可時施則甘守玄元也
班孟堅答賓戲　雖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要非崔蔡所及　先有日下無戲而後進行應間稍論得之
著作於前烈之餘事耳　退之餘事作詩人本此
昔者咎繇謨虞二句　對下火息孔顏
殷說夢發于傅巖二句　對下陸道劉揚
近者陸子優游子法言太元　此所友也
并皆有閒　下亦也
皆及時君之門閭二句　時君則與及門閭言不用其身也先于則淡泊與之不限其進也

君乃倚長弓行于首陽乎孔終篇于西狩　此所師也
顧又之則和氏之璧四句　全其質
不知其將合宗與一句　發其文
若乃身無濟其于贊叙入句　此則一藝故不為
漢武帝秋風辭　混滄靜意六武帝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　按前甲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元祠淮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詞中物色考之曰木落曰雁南歸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九月詞作于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南越內興而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　呂延濟注作人謂其危也
陶淵明歸去來　雖夾騷人已遠所謂肯超然自與陶埃不到
田園將蕪胡不歸　一篇波瀾從田園二字生出
奚惆悵而獨悲　悲與樂首尾相應
三徑就荒至撫孤松而盤桓　敘其所樂于園者
眄庭柯以怡顏　朱子語錄最張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顏眄讀如倪讀作眄者非此說甚與當更考之　秦少游詩昔同裴傳士酌酒倪庭柯
策扶老以流憩　中山經龜山多扶竹傳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
雲無心以出岫至撫孤松而盤桓　因物起興生出下段其出也無心其還也不改然往雲之將役願寄其後彫之節也
農人告余以春及至感吾生之行休　敘其所得于田者西疇之西當讀為先即農服先疇之畎畝也西與先古通用　木欣欣二句因物起興又生出下段
富貴非吾願　本不足願何待世之遺我哉

聊乘化以歸盡二句　覗感深書有待而樂也乘化歸盡復何待哉　從古之而銷憂言之而樂天庶幾其不為形役者歟
孔安國尚書序　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詳明典核此先儒之說經也
將合學者原始要終至然後為得也　數語非好學深思者不能道可為讀書要訣
賈景伯父子至未有補于將者　賈逵父徽字元伯授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穎子嚴名容陳郡人皆見正義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至為得其實　此說最穩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世說注此序及劉注皆太冲所自為蓋托之勝流以重其價也按太冲賦序其卒章曰聊舉一隅攝其體統歸之訓詁則注明是太冲所為又魏都注

或云張載今文選中仍題劉逵參差不合孝標之言未為
無據　此序結處竟沒收煞
石季倫思歸引序　此曲有弦無歌王末　琴曲之不必辭
乎律呂自晉以來則然觀此引可見矣
陸士衡豪士賦序　當時之體然怨切動聽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二句　驚心動魄之言
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　時王豹致箋于冏亦引周公
流言為戒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亭林云季春之月辰為建
巳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為病愈為巳亦此
意也周公謹癸辛雜志以為戊己之己若丹按古人上丁
上辛皆取十幹亭林之說疑非亦本之仲遠　劉昭續漢
書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並此二矣及行
輦之臨河敘皆一時偶修也　顏王二序皆出班張　激

猶有制臣則以今以麗欲以掩瑕而轉見眾先宋齊文格
不止判名商周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序記雜文遂與辭賦體為
一途自此作俑其藻愈肥其味愈薄使人思顏之妙
昭華之珍既徙二句　序雜代新妙
虎觀龍趨乎羌難得而稱計　並用賦家音節可謂不惑
變矣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任筆為有重名亦以在當時較為
質健特不能離六朝格故高出何限耳大略昭明並猶思
上追元嘉也　有是一篇四六行狀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工用相得也　屢提得字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二句　一綰
休徵自至　木因之諷喻　漢書是時上好神仙故褒
對及之　文各有體此斷須也不得以浮靡薄之

揚子雲趙充國頌　百餘字可敘致詳贍可為後人法戒
所以為作者
史孝山出師頌　文雖曰頌其實刺也隙先敗績而再敗
平襄辱國數矜議兼涼州所以古無所以愧之太后臨朝
不加之罪反迎拜為大將軍先政刑失太文深著大子胤
公消陽使自知其非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
況我將軍　至　功銘鼎鉉　況之初叛揭本貢柴非勍敵也
故但言其遠且不過鼓無守徵旗不折袋則勞而無功更
在言外下便歸本渭陽銅陳爵錫之隆所謂其文見意
我出我師　至　路車乘黃　前此敘援戰用餞乎樂并于此
詳之此作者位置之妙微旨攸存也
劉伯倫酒德頌　撮莊生之旨為有韻之文仍不失瀟灑
自得之趣真逸才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　至　亞跡蕭公　爰淵爰

嘿謂滿淨寧一也從學問說到式功結句收轉蕭公
卻位次而相業亦自在其內
曲遁宏達　孔氏雜說載曲遁漢書揚雄文選注曲逆
句反逆音過當是五臣注也按漢書曲逆參作曲逆將楊
能單于曲遁破之小顏注曲音邱羽反遁音顧文選緣此
遂讀曲為區句反且忘遁之為戰而讀為遁其失且交又
後出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為蒲陰則當如本字讀哉
覩主于足一句　作贊用此等語恐未高雅
悅笑斯怒二句　不類
燕翩于林　至　合纏取斷　注三傳謂韓信彭越英布按信
越誅死了此贊中總見此文章變化處
上信韓等　至　寄為亂亡　韓信以結合為一贊
爸有爍韓　振動不辭王虞綰及攀假于佰十有陽兩事
言之

徐穢紫宮　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illegible]
與拈語物無此言[illegible]公以下云云皆[illegible]
事與彷彿[illegible]注誤引也[illegible]句蓋謂物之[illegible]
宮禁之說乃文帝未[illegible]以前事故下繼云從代來太原[illegible]注
中物自以下數語皆可刪

陽陵之別至聖氣作[illegible]　[illegible]所欲合為一贊

無知厭敘至唯此之[illegible]　[illegible]何合為一贊

紀信誑楚至後嗣是膺　紀信則可合為一贊

垂嫗表讖　按高紀但云[illegible]太公[illegible]之文[illegible]注
本詳[illegible]中[illegible]句始本之
此[illegible]已先[illegible]高紀十年太
上皇后崩[illegible]說[illegible]不用據也
[illegible]太上皇后崩一事於文為長則[illegible]
中[illegible]疑矣

宜侯孝[illegible]功[illegible]人也　地理志[illegible]
[illegible]高帝[illegible]功[illegible]史名[illegible]小顏注本傳云高祖功
臣表有[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乃
云後漢始[illegible]此殊不通也或漢初本名[illegible]大中
更當[illegible]乃復[illegible]中間[illegible]失其傳耳[illegible]一涉反
又一埃反

[illegible]進[illegible]中　[illegible]漢雖[illegible]可系之魏[illegible]
[illegible]也

袁彥伯[illegible]名臣序贊　[illegible]勝[illegible]衡高[illegible]功臣[illegible]序亦[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贊[illegible]質勝陸然[illegible]其變化
公[illegible]致命　致命[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收[illegible]獄[illegible]自殺[illegible]
死得死也

魏志九人　不及[illegible]安當以其不得而[illegible]也

司馬長卿封禪文　符命諫[illegible]之[illegible]

非唯雨之至懷而慕思　本之以功德善其始也

上下相發至末　仍申之以規戒善其終也

顧省闕遺　非謂不封禪也

揚子[illegible]上覽古在昔至而能享祚者哉　此數
語[illegible]中帶起美新[illegible]明若古者是也此解若古作
順字義

符典[illegible]已補二句　[illegible]家

崇[illegible]之祚[illegible]場望受命之辭焉　此卽本
相如泰山梁父設壇望幸之語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　舊一作舊前言仲
尼不遇[illegible]此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
為一[illegible]以自負也

[illegible]典引　[illegible]而無實故味不長然自[illegible]時之[illegible]思也

系不得而殺也　起引字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illegible]光藻朗而不渝耳　[illegible]出典字頂
誥誓求

乃始虔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將[illegible]為嗣[illegible]川而不竭　此數語是引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四句　應誥誓所不及收轉典字

于今[illegible]紀論[illegible]武帝革命　于字宋人定為[illegible]

晉紀總論　[illegible]失[illegible]

啟于時天下非[illegible]弱也　至豈不哀哉　此段而用過秦[illegible]
[illegible]

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以上說民情風教以下
忽說取天下[illegible]不清

昔周之興也至如此之[illegible]也　敘周事亦過于煩

而其妃后至有[illegible]之德　此段對後宮[illegible]而言

然其假落不清
然懷帝初載 至末 以下致亂極思治之意
淳耀之烈未渝 司馬氏承之後也故云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
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此說疑出緯書
逸民傳論 此篇抑揚反覆殊有雅思可以希風班孟堅
也
處子耿介 至 多失其中行焉 古下氏二姓篡論義顏遠
引斯為謂中若亂世皆告遠同作者則已過也
同于作者 注引論語注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按七人之列有石門儀封人
焉得隱乎下位如顏淵者亦合十也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注休文修宋書見靈運是文
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術之徒并彼行宋文章

靈運以為文故系之耳
若夫平子豔發 至 久無嗣響 司馬以後平子尤為著明
特以此人因是真賞
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詩品以
公幹與陳王而子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識確
之高
爰逮宋氏 至 事極江右 謂對偶漸盛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浮聲切響細按之正是今所家
所謂平仄清濁
恩倖傳論 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 胡廣當作伯
衡以前後漢書較之可見注家多誤 [illegible]若[illegible]始亦當作
稱本
晉魏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以上論官者
以下論佞倖

賈誼過秦論 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于[illegible]
之中燭天耀海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不弱
皆明智而忠信 不愚
于是廢先王之道 至 陳利兵而誰何 以攻之道為守
天下已定 至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頓挫
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至 遷徙之徒也 跌宕
材能不及中庸 愚之無詣
非有尊之位 弱之無益
試使山東之國 至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又一層勢乃紆
餘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收出過字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大將既策人瑞又明 二句提綱
是以北狄賓洽 三句 即帶起人瑞

班叔皮王命論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 至 拔而得之
此段皆指陰陽讖緯之說乃論所由作也注引數語皆不誤
若乃靈瑞符應 至 非人力也 纔起下寡个新符瑞以符
命歷數盛衰為一篇綱領以折之
祥道下
曹元首六代論 注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
也按冏係中常侍元叔興之後 從父之今魏之曾孫表
作之論[illegible]不議論中來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元首[illegible]曰
元首六代論[illegible]六代亦有曹植撰元首不自知名因安
得以[illegible]此意者陳王感憤孤立常著論欲以身為親
藩屏為己地至身沒而元首以始其志歟
晉書習鑿齒傳武帝嘗問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
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
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

名者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論明
足以爲審可無復疑於允恭成樹好學嘗有先王所消必
待考按日錄乃定是月凡表知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詰明
待旨事問耶或係此論「司馬氏後來有名燭然方身立
其年上八七上遠詞於招符忌敵遂詞詭對以觀其窮史
郡識不以政事爲意游獵聲色日娛不無當世之用可知
其爲跡遠騰非一事矣主與日爭所至依不當出濟則又
依然淵源此論而爲竹效忠者也　反覆揣其才力亦
當不減過秦
然高祖自選抵過古制　此轉無滲漏
兆發而風詞東南有反者豈汝耶
屋同于體猶且不拔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明辨
至乎哀平之世豈不哀哉　曾之代魏已如燭燃
斯豈非宗子之力耶　而傾倖無窮之期　轉接異處

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齊王芳正
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春曹爽誅滅理亦發爲
司馬氏所據
嵇叔夜養生論　晉書嵇康傳云弱冠爲嵇康所重康著
養生論所稱既生即神也今此文無之亦不止一篇
李蕭遠運命論鄭仲尼至聖而見敗圍魯　蘇子瞻
聘之公廟碑變化此段文意翻自現
顏冉大賢　注冉求字子有按此謂仲弓非子有也
以闡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　二句亦爲之
昧上下　便其勝質括治　則遇有深淺　前賢兩
懸合力等與伊聯云之詳失其實
劉孝標辨命論　今篇多有漢之以政求備德者乃昧
莊生不談湯而不飾也
廣絕交論　文中子以此論門惜于與任公而毁也任公

于是不可謂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
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蓋雲雨翻覆賢者亦難以情
恕理遣也噫
蓮漢詩歎于下泉　注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按
七哀所謂下泉非及泉也注誤
睢鷰之俗　其流五也　此段尤爲淋漓
許命隨衛之地　前二國志皆作隨陽翊云本是山嵐之
氣後人乃轉爲嵐字
陸士衡演連珠　日薄星迴首是以百官恪居　注以晏爲嚴
之會　似是可否相成之義注未明晰
利眼臨雲首　注引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于盡天何
爲當故廢其服日以行遠人乎按玉川月蝕詩出于此
乎姻漆芬首　似是服子規雅律呂之說
竹孟堅封燕然山銘　能盡以約所以爲大手

朱旗絳天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當鼓動天朱旗翳日
按此書又不在此下何也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冒頓對高老上對文非
尚下語
岩子陽平石銘隱心而後動　之施也
陸佐公石闕銘　序亦規撫元長誦頌武功故爾鋪費鋪
非撫工能描形似
載記綴前載之言　載記之名本于此
潘安仁馬汧督誄　篇次其中叫過例矣
顏延年陽給事誄　今後陶徵士誄及祭屈原文觀之殆
過其詩
陶徵士誄　南岳之幽居者也　南岳謂廬山
糾纆辭流　注何與糾纆字當作纆乃節錄鵩賦中語
非遂與纆爲韻後人誤改耳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殷淑儀當時傳爲殷琰之女
此言毓德素里蕃滋之也
贊訓娥帳贊軌堯門　廢帝不悉奨訓贊軌之義故幾于
見汰
卜及中年　謝朓[illegible]陵王子良
潘安仁哀永逝文　會悲引泣文以情變
重曰已矣乎末　結得變慨悲之見故不得已爲是言也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無繁長語
方江泳漢載謡南國　言其在江陵時也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八字敘自一篇綱要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懷豐沛之綢繆兮　蕭氏陵在
武進故云豐沛
綢繆綍于通軌兮二句　太祖紀云梓宮于東府前渚升
龍舟

始將[illegible]于[illegible]茲兮　謂歸自借邸也
哀[illegible]陵于撫錢　王升西京雜記云云按于時佛法未入
中國安得身毒寶鏡得中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辭
也此鏡亦引明帝親陵后鏡奩中物事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伯喈朱公叔謚議僅于此文
與命不融　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陳太丘碑文臨歿顧命　顧命古人通用不避
文爲德表範爲士則　魏志鄧艾傳作文爲世範行爲士則
則鼎足
王仲寶褚淵碑文　須作二等　注蕭子顯齊書曰等遂散
驍騎常侍丹陽尹按前書丹楊郡丹陽下注云丹楊山多赤
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木者矣然自吳以來潤州丹陽乃作陽
上簡秘頌見于碑文　簡栖之名當作中右文从字也
上中雅頌騤合韶護　注禮記曰出中武象騤中韶護所

以養耳按三語檢禮記不得若今所見又非唐初之本
矣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稷契身佐唐虞　注稷契與稷
天比峻　規模宏遠
都會殷負　[illegible]何足矣　當時史傳皆庸已爾
牛酒日至　此等欲致後人那能彷彿
方終其[illegible]　行恭益于成陽　一振勢有起伏
何[illegible]劉顯生夫人墓誌雅允才淑[illegible]德斯諒　彼出而
不[illegible]暗[illegible]悅者[illegible]矣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碑版行狀之文自蔡中郎以來皆
雅而無質唐梁肅李華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
昌黎而始一洗其習劉叉稱爲諛墓特一時相譏之言細
讀諸碑誌此言非實也
府徐州南蘭陵郡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狀者尚紀求賢論書曰詔相因府著行義年蘇林云行
狀年紀也此行狀沿自漢後則太常議謚史官紀事皆取
之府行必具有成辭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
爲人所列削泪亂也
吳[illegible]九[illegible]　[illegible]里焰戚于茲門　敘致寶市使人不復可曉
亦一敝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又曰吾婕妤伎人　[illegible]學作履組賣也
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此建安二十四年作銅雀臺時
令也奈何猶有不從其治命目予狗鼠不食其餘者乎
雖龍飛于文昌　文昌即操所自謂昔其爲周文王也注
非
憤西夏以鞠旅　[illegible]鞠四句何成災　按此言操以西征無
功發憤致作與魏志不同蓋諱之也[illegible]武侯[illegible]
德以其濟勝之力取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如處

衡傳能自脫辱其鋒鋭之衆遂我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遲遲未至感毒而死以此五詐知武侯之言也信援貞各以悲慟　貴謂指法洛謂小忿怒人過失往非似乖古以宜矣信簡礪而瀕外　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所謂道累瀕外也

謝惠連祭古冢文今冢非古四句　他人意所不了處所謂波瀾老成也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五卷　終

義門讀書記一卷　陶靖節詩

長洲何焯屺瞻

時運山滌餘靄宇曖微霄　二句今下風字

榮木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斯人豈彼劃然自放者耶

贈長沙公族祖　族祖二字衍　詩明同出大司馬而已在五服之外故彭城謝沙謂聞可為族祖也傳寫誤衍二字

閻百詩云自昔淵明命子詩以淵明考係於陶侃之下及併陶則六族彌行乃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詩敘中長沙公於余為族於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有名即以此為族祖公也又云云按顏延之陶徵士誄云靖此洪族蔚彼名紀可證此詩序中大司馬斷指壯行非漢初開封侯陶舍以右司馬從高祖說者為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若是文昭則誤讀命子及此二詩乎

命子於赫愍侯六句　前漢書高祖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擊燕代侯子夷侯青嗣

肅雍冰相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乙巳免

在我中晉　漢季稱東漢為中漢此中晉所本也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寧之求思企孔伋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欲其勝父貞如孔思也

凡之不才亦已焉哉　末句警儆并自悼也

歸鳥雖無昔侶衆聲每諧　聲雖曲度琴雖不如中朝舊侶為多才然貞趣則相入也

游不曠林宿則森標　不曠林而森標則深潛由澤物色

不至已起末一句

形贈影　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尚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紬繹　此篇言縱欲足以伐生求名猶爲願外但委運以
全吾神則死而不亡與天地俱永也
日醉或能忘二句　對首篇
足善常所欣二句　對次篇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道喪向千載四句　上二句
一揚下二句一抑
從我潁水濱　許由不肯起從巢高況見此季代貧賤
乎故勸之從我爲貧賤之遊也
乞食　敝予濼所悲二句　嘆起而躬非我所處矣
衍設知何謝二句　餌中亦將以何爲也實報相貽則不
事二姓豈道逆終爲之志亦已久矣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收斂不盡　毛詩一夫之
居扑裂
連雨獨飲　句句折

移居春秋多佳日首農務各自歸　插此句起結處
此理將不勝　言勝於惟此也
和劉柴桑歲月共相疏　我棄世世亦棄我也
和郭主簿蔼蔼堂前林首遥遥望白雲二句　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所謂停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識其非退
皆遜詞自喻耳
與殷晉安別　方熊因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
安蓋先作長史掾者皆所命也題即有意
語默自殊勢　不以出處而曰語默公之遜詞也
悠悠東去雲　束下
良才不隱世二句　應語默
贈羊長史愚生三季後二句　托意非常
得知千載上六句　言僅以書知之餘道向者未之見此
九域甫已一二句　逸興高蹈　義熙十二年八月晉姚

溯
擁懷累代下二句　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
無武羅於羿浞之域想王躅於亡秦之亡耶以寄其難言
之隱也
歲暮和張常侍窮通靡攸慮四句　民生多以愁苦自賊
若自以年至氣衰窮通不一關其慮久矣然亦有撫已慨
然者則冉冉老至修名不立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近瞻百里餘　應前
望字
翳我雖與朝　翳我以代風水謂下迪用風浪字也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篇發端皆自言躬耕非始志
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稱之本趣
瞻望既有人　言已不足以當之也即下章難逮之意再
每輕重下二字尤工

即理愧通識二句　自愧通識而守其節乃吾所安也止
言名反
瞻望邈難逮二句　此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也
雖未量歲功二句　妙絕　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
行者無問津　此句寓遯世之意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微雨洗高林二句
倉逸出群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形迹憑化往四句　形骸猶外而況
華軒所以遺字都盡而孤介一念炯炯獨存之先序也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遥遥沮溺心一句　本非
沮溺之徒而寄于有宋之交道甲之心乃若與之符也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姿年逝已老二句　觀此
老而好學故有命運未乖之言
飲酒其栗首鄧生瓜田中二句　先世宰輔故以鄧平自

比
達人解其會四句　邵平可遊蕭相之門淵明何妨飲王
宏之酒在我脩然不滓則榮衰各適而不相疑也
積善首九十猶帶索四句　當行壯時也今都下爲猶倒
言老爾戒得則壯盛之厲節可想所以使百世興起也
此又自言其可得而同不可得而離
道喪首有酒不肯飲　適是有人不肯做之語詞耳百年
幾何奈何不及時自立也
疇此欲何成　惜其精而不反則是忘其初也
結廬首欲辯已忘言　辯字與前問字相應
在昔首恐此非名計　恐隊固窮之節也
顏生稱爲仁首　前後自作客主志壯不忘在溝壑則顏
公篇末所自矢也裸葬猶可又何枯槁之恨哉
死去何所知二句　曲折頓挫

有客首塊獨一何愚四句　張雎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
天道不明大義則醒者何必愈於醉也
少年首微痾交悲風四句　謂不見治平也
子雲首有時不肯言四句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所
以待上觀者也
羲農首終日馳車走六句　終日狂馳則淪沒聲利將貽
名教之憂所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又不若沉飲者反
畏負淳之息者近矣此反言以激之也
止酒　昔皆而今明故曰將止扶桑涘
述酒　此詩真不可解
責子　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
所爲作也
總不好紙筆　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斷去行後人遂
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慨於人道如此

也
天運苟如此　國亡主滅何暇復憫子孫爲門戶計故歸
之天運也
有會而作　後半言豪族揚目者誠過然斯濫可戒當以
固窮爲歸也
斯濫豈攸志　攸亦所也上文作對
蜡日　前多用一枝末有川一條者
擬古日暮天無雲首　似詠懷
少時壯且厲首伯牙與莊周　鍾期莊惠爲陶公所自託
也
種桑長江邊首　此言下流不可處不得誇凡易代
柯葉自摧折　倒裝句
雜詩人生無根蒂首　余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
華難久居爲一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爲一篇

丈夫志四海首　數老嗟卑則常自托於志在四海於是
冰炭交戰至死不悟皆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
而目前莫非可樂也　行路難中有一篇用其意
觴中酒不燥　燥字新　只將孔北海語易一字
傾我少壯時首　沉着痛快中年人讀之始覺味長
無樂自欣豫　妙妙與但欲無復娛反對
日月不肯遲首素標插人頭　險語
代耕本非望首　拙生失其方自謂謀道不謀食也
嫋嫋松標崖首　按東坡和陶詩無此首
詠貧士　首以言志君子固窮也諸篇皆自況也
萬族各有託首　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古聖賢惟
能固窮所以輝耀千載迥於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
但見目前也
淒厲歲云暮首　與飢不失其常　陳蔡見困仲尼不慍

吾道之非邪且於飢乏何為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首　非獨道於人情生不逢堯與舜禰門宜
以榮期原思自居求無媿於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
子者姑舍是可也
安貧守賤者首　死生不改其操
非道故無憂　貧賤不以道得者不去陶公誠造次顛沛
必於是者矣
袁安門積雪首　苟求富榮則身敗名辱有甚於飢寒者
故不戚戚於貧賤但恐修名之不立也
採莒足朝飡　莒疑作稆後漢獻帝紀尚書郎以下自出採
稆注云稆自生與穭同
仲蔚愛窮居首　自言事在方外有不易其介者俟後人
論其世而知之
昔在黃子廉首　妻子不堪其憂言終不為妻子所累

貽節而後出也
詠二疏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此千載心期也
離別情所悲兩句　洗發
詠三良　箴規嚮已從　含下厚恩
臨穴罔惟疑　惟恩也
詠荊軻心知去不歸二句　抑揚三致
讀山海經孟夏艸木長首　于卅自論耳豈為周王亦自
述而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首　汎落落清瑤流　當作洛洛清瑤流按山海
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注水流下之貌落當從
今又無欣忠首　妙在縱其詞以為之後人不窺此妙也
餘迹寄鄧林二句　其為今也死猶不悟
精衛銜微木首　周益公云宣和末臨漢曾紘謂形夭無
千歲當作形夭舞干戚其初宜其校証甚明已而再味前
篇剛詠夸父事次篇亦當專詠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
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遽矣按尤延之所鬪山海
經作形天
桃花源記　此文極古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曰邑人則先世固所謂彼都人
士者也
詩嬴氏亂天紀　謂以十月為正卑一端以概其餘也
雖無紀歷誌　與亂天紀相對非收足遜世
怡然有餘樂二句　縮叢淳停　於何勞智慧世外之淳
也猶欲使其淳名教中之淳也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一卷　古詩一

長洲何焯屺瞻

宋景濂爲俞默翁杜詩舉隅序以爲注杜者無慮數百家大抵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附會楦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詞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于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于此遂使子美之詩不白于世余謂此言切中諸家之病而明人注杜則又多曲爲遷說以自發其怨懟君父之私其爲害又有甚焉者矣景濂譏劉辰翁于杜詩妄加批抹觀辰翁評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不遠元人若勞信辰翁黄有序其非者此宜自景濂發之而注杜者從未有一言及之何耶默翁名浙字季淵宋開慶己未進士蓋因生不逢辰有所托而爲之者序言其各析章句于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三致意焉亦必有可觀惜余不及見也

奉贈韋左丞丈　觀唐代贈送之詩惟老杜篇篇意思深長此篇發端二語氣象稱遒卓爾詩如此　此詩波帶齊梁氣調

賦料揚雄敵 聯　儒者之華

致君堯舜上 聯　儒者之實

此意竟蕭條　提起

此意竟蕭條至到處潛悲辛　出則出處則處若不行道而徒餔啜豈不可痛乎

朝扣富兒門四語　非身歷京華不知其言之悲扣門二句并縈拂紈絝

主上頃見徵四語　透出多疑

每于百寮上　謂林甫之詞也

竊效貢公喜 二聯　望其如王陽乃得同升貢二句寫意深婉

焉能心怏怏　一言不能與衆伍也心怏怏應潛悲辛

秖是走踆踆　應行歌二十載

今欲東入海　應隱淪

尚憐終南山 今本　終南似又秦一飯并縈拂杯炙末句收入海并頑綰鎖謂能具傲世語蓋謂去仍望如韋者能聊之論亦何疑何不言之丈上乎終南山喻大臣清渭濱喻意丈上不可以悻悻一決之詞例之也

白鷗沒浩蕩　東林宋敏求謂鷗不能沒改作波字按小謝集有徘徊亭路中聯句云鷗鷺沒而遊此沒字所本不必泥鷗不能沒之說

送高三十五書記　無窮轉變起伏

脫身簿尉中　當先出封邱尉爲掌書記也

十年出幕府二句　以封常清前例明之非虛語也

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　何當歸有餘力應休王師無遠

贈李白　太白初放還山時作

亦有梁宋遊二句　雙收

遊龍門奉先寺　用兩寺院注滴出末句有力

已從招提遊二句　攝過遊字

陰壑生虛籟　初夜

月林散清影　月升

天闕象緯逼二句　指宿　天闕謂伊闕也注改闕字死對無味境之奇在龍門遊宿在寺中四句寫龍門以寺起結界畫極重自見　龍門是最高處却從下方衆壑起林間而象緯入牖籟發而衣裳冷四句中次第相生恰又偏出覺字浸字

望嶽　首尾實中四句虛
岱宗夫如何　嶽字倒起夫如何三字盡望之神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但雄麗則一李長吉耳趙閒閒記前輩論詩語
齊魯青未了　望字
造化鍾神秀二句　指嶽
盪胸生曾雲二句　是第二層說
會當凌絕頂　反照望字
一覽衆山小　收嶽　句出法言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初邕爲汲郡北海二太守
東藩駐皂蓋　駐字與貫注落日句
濟南名士多　邑人在坐
交流空湧波　言水波湧起在空中也
落日將如何　起離亷過

從公難重過　諧字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貝字疑作　開何憶昔　常指東湖故事記酉陽雜俎有之更考
芳宴此時具二句　關鎖上下
不阻蓬蓽興　同字
元都壇歌　關長吉
靑石漠漠常風寒　蕭爽
鐵鏁高垂不可攀一句　了午道從杜陵抵終南公本杜陵人而故人山人有道高不可攀故歎羨其獨能教身臨地也
今夕行　今之輸後之贏者也進者乃退退者眞進矣
無　遙見月只說下面行味
邂逅豈即非良圖　良圖即在輸處
兵車行　咸陽橋即中渭橋　此詩蓋爲隴用兵而作或謂討南詔之師非也
塵埃不見咸陽橋　此不見虛字實用後二不見實字虛用作意法映帶
行人但云點行頻　但云藏下中恨一層日前一層意中也
邊亭流血成海水　血流入口海故稱海水也
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　君指過者　言山東二百州已包天下矣
千村萬落生荊杞　起索租借秦人以包天下
況復秦兵耐苦戰二句　曲折穿插不直亦有賓主　借秦人口中帶出以所見者包舉所不及見者也
長者雖有問　重疊過者作一頓挫　雖字與上但字賠相呼應雖有問當云難無問易　字即怨而不怒也
役夫敢申恨　敢之爲言不敢也

信知生男惡四語　迴顧爺孃送哭中間健兒句仍不漏妻子
君不見靑海頭　岔本　君指過者　咸陽橋頭有人哭鬼哭　首尾相對　篇中迭層相接筆筆珠貫　將中國以邀邊功覆天下而疆敵乘之不待盡胡作逆山東已有土崩之勢矣況復嶺蠻根本亦空虛如是一朝有事誰與守耶借漢以喩唐借山東以切關西尤得體
高都護驄馬行　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累擢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天寶六載勃律下及公主遂代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九載討石國平之獲其王入朝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務面割耳請留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公詩蓋作於此時惜其屢立大功而終老於環衛也
猛氣猶思戰場利　豪揚器帥

萬里方看汗流血　東遶字即起何由出
青絲絡頭爲君老　顧伏櫪
何由却出橫門道　正結應來向東
天育驃騎歌　画馬徒存而眞馬老死櫪下不得爲天子
用公詩萬物公画龍之嘆乎只說時無王良伯樂不使
其流及上
矯矯龍性合變化二句　是使字精神乃稱其爲天子馬
也
遂令大奴守天育　胡仔曰東坡書此詩作字天育按作
守乃與別養合特設天育一廐專官守之也作字不與邀
字重複乎
張公歎其材盡下　以張公與良樂
嗚呼健步何由騁　顧走千里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榮挽張景順雖欲盡力于天子

誰知之者
白絲行落絮遊絲亦有情二句　極其眩曜而後折之
秋雨嘆堂上書生空白頭　後時也
第三首秋來未有見白日　結出本意
醉時歌　自空一世而不露縣跡之迹人但以爲曠達耳
先生有道出羲皇四語　自下儒術孔徒也下以同襟期
二字束住則此門語亦自警也
杜陵野客人更嗤　句　野客敝褐并不得爲廣文先生
矣故更爲帝衍食內者所嗤
日糴太倉五升米　日糴太倉亦不如先生猶門詩係歲
寠棗也
燈前細雨簷花落　燈前頂上夜沉沉　簷花落頂上春
守
相如逸才親滌器　儒則無所不堪

子雲　子雲投閣　不歸恐有甚者
石田茅屋荒蒼苔　言猶可力耕自食
孔邱盜跖俱塵埃　紛紛衰衰說非路之徒歟俱爲塵埃
而我二人雖儒術轗軻自信身後名高萬古則亦不須傷
懷但疑樂飲也
生前相遇且銜盃　身後名生前酒派而有之我二人高
歌廳逆與天下窮極貴盛之人矣即餓死何不足况剛荒
力作其窮辱僅比于相如之滌器亦非腐鼠所能嚇乎動
其并去此官與巳同也
醉歌行詞源倒流三峽水　能綴文也
筆陣獨掃千人軍　指草書
只今年纔十六七　更小于醞
射策屠龍未爲失　承筆端
會是排風有毛質　承驚鳥

風吹客衣日杲杲至末　風吹二句言別之苦貧此句收
轉落錦兩路夾出酒盡獨醒來此時即望以一醉遣懷不
可得也對酒如此况會散乎不欲傷勸之意故聲出復吞
然哭獨之間涕零有莫能制者矣
贈衛八處士　句句轉
訪舊半爲鬼　贈衛八之父在內
夜雨剪春韭　雖然倉卒薄薄猶必冒雨剪韭所以見其
恭也
新炊閒黃粱　宋子京書作間黃粱非常生動
苦雨奉寄隴西公恩礙行潦　指隴西公
式瞻北鄰居　指王徵士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方云皐州以上十六句形容塔之
高凡山頂日夜大風故廟宇皆用鐵況老杜烈風無時休
非身歷至高處不知其妙也仰穿二句謂登中的迤邐旋

而上仰級之下必以邪井枝撑幽冥既仰從面身在半空
北斗若挂其戶河漢若聞其聲羲和少昊彷彿可覩忝中
諸山從高望之皆若培塿俯視一氣渾漫皇州且不辨況
涇渭二水乎此段形容其高俱可解同首八句方描居剎
自非曠士懷一聯　次聯難接最是曲折變化　二句因
見行文曲折處然亦隱為後半伏脈
仰穿龍蛇窟一聯　接語上細密字不枯
七星在北戶一聯　是路登等
羲和鞭白日二句　收到慈恩
迴首叫虞舜四句　從上皇州二字忽然轉入諷刺比興
相繚脇移不覺
黃鵠去不息二句　言欲褰裳去之也
君看隨陽雁二句　結語暗與雁塔相關隨陽又須日暖
來　迴首以下或有所託前半猶如巫山老人逢夜為穿

穴是忘題目之為登塔也
示從孫濟　娓娓惻惻宗老訓誡之詞中入比興似歌似
謠兩漢風流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云萱忘憂而已死竹可
愛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泉傷而不苞
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
竹枝霜不蕃　蕃作翻字非
九日寄岑參兩相憶但如舊　陳后山本作而是也作兩則
中間無救矣
所向泥活活　先起句來
思君令人瘦　風月思朋友
吁嗟乎蒼生　申前苦雨
大明韜日月四語　鄙之消鴉出之似人此作者之微旨
所自出
是節東籬菊　指九日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倣用太白體
深山大澤龍蛇遠四句　虛景作襯
自是君身有仙骨四句　言我自惜巢父之為人非如俗
流欲以富貴縻之也
惜君只欲苦死留　應不肯住
南尋禹穴見李白　太白刺貴妃及力士被讒還山亦掉
頭不屑富貴人也
飲中八仙歌　董彥遠云八人為句何中各見仙字意然
以太白為綱領　自傳因此詩而附會八人未嘗如昔人
為竹林之遊也
道逢麴車口流涎　道逢或作路見從白氏長慶集注
李白一斗詩百篇一段　獨多一句嘆出眼目八人中太
白尤與公滿交酒徒者也　通首皆寓諸子之不得志者
托而逃於外亦自寓己之沉飲聊自遣也八人中焦遂獨

無官何得亦以是終猶之杜陵有布衣也　凡三人兩句
四人三句一人四句相雜成章
曲江三章第一章行有長步亦相逐　層次深淺
麗人行　前半鋪揚處皆指人若子備老之體
紫駝之峯出翠釜句　交互對
簫鼓哀吟動鬼神　帶敘一句
後來鞍馬何逡巡一句　即指丞相謂國忠也
當軒下馬入錦茵一句只一個所適分明指斥其男女雜
別故只用虛敘知留到末句申明破
楊花雪落覆白蘋一聯　暗指諸楊穢亂貴妃賜外之事
此篇直賦以為後世詩家不可就不可攻解語安其枝忽
炙手可熱者往以窮狐之體遣與剪裁一家申剩語不
知所往也若後之費掉即與題不稱味亦無餘故略以
廢詞櫽括耳

樂遊園歌　上下今爲的內了漢不肯爲樂遊乎芙蓉園夾
城仗行時而無而吾詩可以爪之無窮然則何以無歸爲
悲哉結句又以自解也獨立二字不但爲會散寂寞言之
煙綿碧草萋萋長　此句中暗伏無歸與結處呼應
曲江翠幕排銀牓　對無歸
拂水低徊舞袖翻　對獨立
只今未醉已先悲　貧賤如昔又加以老安得不未醉先
悲乎
聖朝亦知賤士醜　醒而以有道貧賤爲恥也
一物自荷皇天慈　但荷天慈則不敢待照可知措詞微
婉
渼陂行　綰合江海賦
天地黤慘忽異色　與自井巖上使登茲詩自是同法
晉李顒涉湖詩戰多大昭陰岩見前舟航勢長川廣深雲淼

吞吐風浪迴旋往往然也
鼉作鯨吞不復知　爲蕩頃起伏
舟子喜甚無氛埃　一半明
宛在中流渤澥清二句　中間界劃
下歸無極終南黑　一下暗
半陂已南純浸山　頂終南黑
水面月出藍田關　倒捐月出于蘇扆中暗暗帶出
此時驪龍亦吐珠　暗［　］神水中之影此二連水中
之氣爲頃之奇非此不能參雷極妙亦暗與前黤慘異思
相應也
渼陂汁　入榮水深當作湫說文亦無此語
渼陂西南臺榭新日似擊二句　謝家句法
乘陂南低頃　乘陂謂乘扁舟而陵長風也低頃對後細
竿

外物累衆部　張是張長公舊注以爲留侯與廓是容不
類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賴有蘇司業　賴作近近字與
三十年呼應
時時乞酒錢　亦若庸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耳
夏日李公見訪　貧居類村塢　幽棲
客意已驚秋　已字見意字
巢多衆鳥鬥　頂遠林　以下六句從遠林長流四字更
轉一層自作客中極致之妙
出過此物賍　反起前字　巢多衆鳥鬥四句俗蟬噪林
逾靜鳥鳴山更幽反用之此宋人謝家所自也但公不
肖一嵐集羽耳
水花晚色靜　頂長流又見不假清風而自涼也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謝者爲指麻山事予尚未喻

東山氣濛濛　湯泉
闕風入襪誰四句　轉入湯東靈湫明皇常與妃子行幸
湯泉對躍靈湫豈無祀禮詩乃紀其事以起興
工命官屬休　補入郭給事
自非弁絻明二句　此當時攸決之徒爲是語下文出見
義有由則公與給事所見也
坡陀金蝦蟆以下　或賦當日靈湫所見或因靈湫而感
申寫己意寓諷之
金蝦蟆注　臨當指本傳房陵王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
鼠妖數見上令高詣東宮樓邦氣丁宜慈殿之時兼有過
風從艮地見門來長太上陣上以禦湯慈火延之感出
宮門南止又謝上于木地設壇十四門置五帝座于時至
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門升赤帝座還從人門而出行
數步忽不見上大畏之上言太子當不安位

夜讌詩十指詠詩發而有作詠詩渾遊衍、似指其言之
多爲此詩蓋戲之也
人間夜寥闃　倒結夜讌
橋陵詩三十韵因呈縣內諸官　前半布置好
坡陁因厚地　沃野闊也
却略羅峻屏　崇岡擁也
雲闕虛冉冉八句　寫得陰沉慘淡
高岳前嵂崒六句　本呈縣內諸官知兼寫縣外形勝詩
爲橋陵作也
王劉美竹潤四句　指縣內諸官
驄馬行　賜者太常梁卿李鄧公乃後得故賜馬本事至
後始出
鄧公馬癖人共知　指題中注發兩有之
夙昔傳聞思一見　伏後

顧影驕嘶自衒寵　暗藏賜馬
銀鞍却覆香羅帕　暗出賜馬
卿家舊賜公取之　卿家指梁卿
此馬數年人更驚　迴顧夙昔傳聞
不與八駿俱先鳴　縈拂賜馬極咏嘆淫液之致
雲霧晦冥方降精　大宛之種　漢書大宛馬其先天馬
子也　良驥老始成言其成與八駿俱鳴言其用方降精
何言其牛
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　紆迴頓挫極溫柔敦厚之
味所以冠子美諸篇之大言也
老大意轉拙　咏懷起
自首甘契闊　未遇先窮故
非無江海志二句　判下巢由不處
年逢堯舜君　對稷契句

葵藿傾太陽二句　將稷契堯舜一縮
顧惟螻蟻輩　螻蟻指同學翁之事干謁者下之盈朝
多士衞霍食客皆此曹也
胡爲慕大鯨　鯨魚于海公之志則然曰胡爲者反言之
亦若自嘲其拙也
以茲悟生理　言自知不得不與螻蟻爭榮
忍爲塵埃沒　不老大自言
沉飲聊自遣　言吾誠笑嘆處之中亦少愧巢由之高矣
然終未能以吾之性易彼之所行以進退蹤跡沉飲自遣
也
放歌頗愁絕　放歌所以爲歡而翻云愁絕者爲有失業
徒遠戍卒隱憂方大難以自遣也　飽詩長歌欲自慰
起長恨端公促作一句
霜嚴衣帶斷　對形庭分帛

蚩尤塞寒空　此天戒也　蚩尤兌天對後遂成民之失
業尤本病也故語有詳略
鞭撻其夫家　指民怨　此句語人中吟之祖
君豈棄此物　分帛所不分憂則如棄之也
多士盈朝廷　迴顧當今富貴者二句
況聞內金盤二句　指國戚　此又言好武功而寵邊將
鄭其驕淫驕恣可知也
煖客貂鼠裘四句　二客字乃所謂無功而幸干謁者也
又對下十口饑渴
路有凍死骨　應霜嚴等句
群冰從西下　群冰與前疾風嚴霜皆比群小之盈朝
老妻寄異縣　應有衣濩落
庶往共饑渴　赴縣
豈知秋禾登二句　本作不歲自慨聽貧家名今倘以發

死也

生當免租稅　對前出帛
名不隸征伐　對下遠戍
默思失業徒二句　收窮年憂黎元
憂端齊終南　澒洞結　二句言士之窮若此況下民與
戍卒乎此憂又有甚于一家十口者故不可擬也　中間
就溫湯一事言之可憂已有數端況通計民生失業五大
在憂其憂與有百端交集者故曰齊終南也　自首句至
愁絕句皆自敘其志尚也竊比稷契而不遇而猶既此志
之伸至于取笑而不顧者蓋雖有江海之好而不忍忘君
舜非廊廟之材而不可奪志故也彼路之徒如螻蟻之求
穴鑽營趨附我則又所羞者人聊事于謁所以至于老而
不遇猶不能變其夙志以徇與由之節可謂窮矣故向之
浩歌激烈者今又放歌而愁絕也歲暮至再述敘其經行

所見宴遊之事所聞君臣之風以感切時政所謂
疵癘見繫費引古惜興亡者意此類也北轅至於致已陛
險赴家而有飢餓之慘因以念窮民而憂國事焉此第二
節路有凍死之意又終首節所謂嘆息熱腸者于是不久
而爲山之難作矣　紹安敬先生語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　兩障
怪底江山起煙霧　是新畫
兩手亦無數六句　皆有新字在
得非元圃裂四句　入深寫
反思前夜風雨急四句　歎斷插入四句漸隨變化曲折
并奉先少府亦不濁髂
野亭春還雜花遠　言其明
漁翁暝踏孤舟立　言其暗
滄浪水深青溟闊　言其平

欹岸側島秋毫末　言其側　野亭以下六句細寫　兩
障相對尋常不亂
自有兩兒郎　帶敘
大兒聰明到二句　兩其高處
小兒心孔開二句　兩其下處　四句又將大處細景補
出
高堂未覺從此始　照應新字結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宗同相枕帶二句
實有宗同枕帶而所處既高則籬野皆如咫尺一句曲折
方先窮
泉鳴開復息　泉聲是動復息是靜含下動靜二字
有似擢彈射　起下隱字
爲我炊雕胡　羽旅食
相對十丈蛟　十丈蛟承上長松言之

何得空裏雷二句　形容松濤也
崆谷崢嶸顛二句　烟霧蒙翳則山若增而高致大
人生半哀樂二句　一結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偪側其充集　充集字與南池篇用
韻同
不有萬穴歸四句　接法奇變
及觀川源漲二句　出意反襯　江海猶懼其覆則不陸
何可復見奇之又奇
悲陳陶　潛句深傷中人督戰以致一敗塗地也
哀江頭　憶昔才人帶弓箭四句　無賢才宮武皆暗寓
其中
翻身向天仰射雲二句　仰天一箭而貴妃墜此皆深
元體詩君實觀事其實簡才人者始知明知因此
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欲人思而自得之

去住彼此無消息　去謂上皇住謂肅宗
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二句　烏生八九子猶哀鳴相
呼天子出走獨不能庇其子孫乎
屋底達官走避胡　曰達官不忍斥言也
金鞭斷折九馬死　曰馬死代為之解諱莫如深也
不敢長語臨交衢二句　頓斷不直
朔方健兒好身手　此朔方謂幽燕非朔方軍也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格詩
黃鸝度結構一句　賠人花邊
第一首取用及吾身　對下潤字
第二首　此篇雖謝元暉無以過
下還何由忽二句　鐵鳳橫亘於玉繩之中若中斷
第四首童兒汲井華　根上首虛沙來
明霞爛複閣　根上首天黑

側塞被徑花　根上首地清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變客為主氣象豪翰　承交有道
坐中薛華善醉歌　承文章有神
近來海內無長句四句　唐初七言歌行多用齊梁體調
至公等乃學法鮑明遠行路難極子道壯故詩中尊以長
句為言也岑參有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詩
萬事終傷不自保　顧乖老遇亂
如何不飲令心哀　收轉綴宴
晦日尋崔戢李封　尸寢僞敵衆　伏懶字
晚定崔李交　崔李蘇鄭是切對
況因令節求　點晦日
草牙既青出二句　春氣和柔
濁醪有妙理二句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出此
雨過蘇端久旱雨亦好　正苦無食可堪久旱也乳亦難

得雨一身可避雨亦好三字頂久旱包含結處
濁醪必在眼二句　入眼只有濁醪欲假以抒懷不覺盡
醉二句意亦曲折
紅稠屋角花　顧雨字
喧鬧慰衰老　暗對妻孥酩亂
況蒙霑澤垂　抱雨
糧料或自保　應無食
喜晴青熒陵陂麥　熒照陵青陂
潤色白日斜　收晴字
述史一首　暫報其身以贊中興家之在者所不暇顧深
懷敵侍盡謝不與敵結云云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長驅敵者
中興之本在西垂之窟藏用周吾晉也
南伯從事賢　遠大緣飾云南北而南主將

生知七曜歷　續漢律曆志劉洪為七曜歷　此句天時
手畫三軍勢　此句地利
至尊方旰食二句　言不如人和也
寡藉長久計　長久計欲其于征斂之中勿復民生以遏
衆之致盜猖獗庶能如後漢興復長世不然則賊雖滅而
民不懷虛有英雄起于草莽矣
居人莽牢落至末　猖獗之實即離叛之原微數目見送
明吾論之非迂也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坐嶓地無轍二句　韓入安西
為書長久利　當時惟仗雲武二軍為興復根本安西存
則朔方固故欲其書長久之利使反正得速也
踴躍常人情四句　異人二字精神透出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肯沒賊中將　式下
沉字

今歸行在所　伏下浮字
偪側兵馬間六句　狀其激烈因其險艱用意深長
張目視寇讐　伏下憤激
鑾輿駐鳳翔八句　言防禦之重
走馬仇池頭　指同谷
古色沙土裂二句　伏下驍林邱
羌父豪猪靴十句　言防禦之難
吹角向月窟二句　即下横戈矛也
鳥驚出死樹二句　即下無人境也
目擊悲良友至末　抑何敦厚　此皆望恢復承平再見北
不徒詩也無公之胸次亦道不到此所謂古之有道名士
也　結善頌善禱
塞蘆子　黃鶴云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
子關之可塞公惟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欲為汴為得

公意
五城何迢迢　迢迢反對遠字見謂其遠為寇不能至此
隔一水耳
思明割懷衛二句　割懷衛言思明亦隨秀巖而西恐其
意不專在太原
崤函蓋虛爾　足上句致寇國而來豈徒然哉
疾驅塞蘆子　疾驅對遠字
岐有薛大夫四句　乃憑險拒寇之比例
深意實在此　公之遠圖且望于靈武之預為備也
彭衙行　行右上水二句　名句　曾見白水以[illegible]
幾隔深溝道　指恍惚以為鄉落偏宿空林深山
之故盡此十字矣
故人有孫宰　有者言遭亂以來獨有此一人也
燒湯濯我足　緣上泥濘

剪紙招我魂　此句言始歸也　命乖絕而忽續如救我
魂而忽歸也
衆雛爛漫睡二句　從步既久驟得安處無暇索食投地
斯睡字字真景
別來歲月周　收轉憶昔
北征　皇帝二載秋二句　書二載秋者都人士之望已久
國發命賊酒掃翰園不可泄泄也閏八月秋日得書之當
肅殺之氣成收復之功也後云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
月與起二語相應
杜子將北征二句　開出通篇
君誠中興主二聯　伏後半篇
憂虞何時畢　何時畢幾時休皆中間經脈挑動歲月句
靡靡逾阡陌　以下北征
迴首鳳翔縣　指行在　時肅宗在鳳翔

前登寒山重二句　漸次脫卸
蒼崖吼時裂　言石吼則崖裂也
菊垂今秋花　切閏八月　二句言干戈滿地幾于無花
數道出師幾于塞路寫出深山最深處
青雲動高興十句　描寫曲折
雨露之所濡四句　乾坤含瘡痍啼吟蕭瑟此獨各遂其性
若別一身世也
坡陀望鄜畤　先望見
我行已水濱　頂一谷字
我僕猶木末　頂上谷字　二句脫卸錯綜
鴟鳥鳴黃桑四句　亦無復人烟矣
況我墮胡塵　隨勢跌落
經年至茅屋　經年從與妻子隔絕計之非久曆道途也
以下悲家室

見耶背而啼四句　折腰非復王孫故見耶而反背面也
脚不襪透出寒意幾過膝則亦跣足矣男女異詞用筆之
細如此
嘔泄臥數日　一作數日臥嘔泄日字韻重從之爲是
那無囊中帛二句　閏八月授衣猶乏此亦作現之不可
少者
似欲忘飢渴　忘飢渴中不惟忘憂已起下生理句
問事競挽鬚　誰嗔
翻思在賊愁　應喧鬧
新歸且慰意二句　從家事轉到國事
幾日休練卒　應東胡反未已
仰觀天色改二句　轉到肅殺
慘淡隨回鶻　注回鶻作回紇是肅宗時方請易爲回
鶻也

其俗善馳突　善字兩貫注應腸箭處
送兵五千人二句　方言胡人長于騎射其取勝獨以馬
故一人有兩馬此古法也按細上云驍騎輕騎兼馬繼聲
然胡三省注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兩馬也
聖心頗虛佇　筆力　朝議所恃者回紇助順顧我所卜皇
綱未墜者則在上皇悔過足以感人心太宗德澤人人者
深但予奪能以宣光自待東胡未必久也
胡命其能久　鎖胡反
皇綱未宜絕　鎖中興句閣下　言與復貞在肅宗況上
皇亦非亡國之主也
姦臣竟菹醢四句　國忠先爲士卒所殺而後妃子賜死
敘得井然
宣光果明哲　應君誠中興主
桓桓陳將軍　先言明皇能處此始歸美元帥得譽而不

失寶
寂寞白獸闥　思君側諫諍之無人也
煌煌太宗業二句　應欲皇綱未宜絕結本以[illegible]
于中興者愈切矣
玉華宮　太宗所建　楊聖俞門下雖宮近有荷罂慕
直刺太宗紀何以歸自己身上不十分露
溪迴松風長　伏爲轍
蒼鼠竄古瓦　空見
不知何王殿　前十句敘題以不知何人諷諫之意也
陰房鬼火青　入奇
壞道哀湍瀉　暗溪迴
萬籟眞笙竽一聯　妙用反襯接得不直
美人爲黃土　眞中有假
況乃粉黛假　粉黛指塗澤所使言之

故物獨石馬　假　按石馬封崗目秦漢以來有之陵前
有蛟龍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冢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
惠存物
冉冉征途間一句　用木葉落兮長年悲　大塊四時運
行不窮人生其間自今日祥在虛空時假者或負有形累
則負者乃假憂來無方欲凡發自道而不發於之盈把也
雖然此皆自我一人嘆哉古但與天地四時變態觀化固
已照冥矣二句則所謂與造化于無來復歸于無物也
九成宮　亦扶棟梁　觀上崔字立神古其初倘鬼神
爲之也引蒙鼠嵐浮柱之飛樓兮神莫莫而扶傾
駑裂開戶牖　須上崔字
其陰何冥冥　傾上迥字
紛披長松倒　瀆上風字
荒哉一何　但似院朓于陶　敘述家人及鄜州情事

吾幼以及人之幼　通哀婉而彌深厚
第一首洪[illegible]句　點宕
第二首照顧　顧歎遲
第三首領　頂上各字
偏側行　學飽
十日不一見顏色　對迷字
此心　起相就
已令　起相就伏
幸花亦已落　逼出迷字　湘纍云落花之始照月令
讀作初開之花尚且落矣況我與子原非少年乎
字字有呼應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衆中每一見四句　少年而居高門
擬請有盛譽皆媒之媒也　前半非復泛然鋪敘此四
句正見愛之深故誨之切

乾元元年春　此等健句最不易得
已見楚山碧　碧字似用春草碧色與後綠野相應
歸期豈爛熳　伏遲字
小來習性懶二句　懶慵二字暗代蕭元
如覺天地窄　苦言
行已能夕惕　夕惕者少年所難公欲以為贈故先以身
歷者警之義其能者正處其未能也詞不迫而意獨
至矣
迴身視綠野二句　此即孔甯君所謂使爻立為亡國之
人者也
時哉高飛燕至末　及時高飛下復敘其來道途所經反
起勿遲頓挫有力
長吁拂幾斜二句　戒行李事細只留作結
衰疾悲夙昔　夙昔已衰況過此乎

洗兵馬收京　亦深憂　舊本云四段六韻　卻不可改
然分段
中興諸將收山東二句　只收山東其實所收只兩京耳
自注正今春秋書事之法也
祇殘鄴城不日得　鄴在河南尚不能下乃遂一舉可梳
乎為之也
獨任朔方無限功　獨任朔方則兵馬可洗公蓋知廟謀
已不待其郭相故因已成之功則後憂也
已喜皇威清海岱　已喜者則其天下未平但收兩京忘
已驕意起下小心深謀之意　清海岱謂收地僅至淄青
猶幸以此仍為戒敕也
常思仙仗過崆峒　此管子所謂願君無忘在莒也
三年笛裏關山月二句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宿兵于外
民不得有室家之樂何得以收京自安也
成王功大心轉小六句　指諸將
東走無復憶鱸魚二句　此謂謝士
鶴禁通宵鳳輦備二句　此謂靈武倉猝本出權宜自今
兩宮相見當極天下之養也
汝等豈知蒙帝力二句　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甲兵未戢所憂在汝等耳
關中既留蕭丞相以下　勸帝與兩衙大臣謀扶顛之策
勿聽宦豎邪說致中興之業不克也
青袍白馬更何有以下　皆所謂安得猛士見其若是者非
已然之實事也
淇上健兒歸莫懶二句　淇上健兒即鄴城之將潰者也
歸莫懶三年不日適應戒其將者更尸疑懼之思而兆
其詞于負懶又不恐違料其必而然　于室家愁思夢想變
異微婉深厚

安得壯士挽天河二句　兩京雖收河北之寇尙未有期
師老而帑分公知鄴城之將敗而洗兵之難必也故因
頌而致丁後之思焉
留花門百甲見積雪　回鶻皆白衣故望之若雪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麟角鳳觜世莫識二句　對後命如
縷句言此飲殆可續命也
酷見凍餒不足恥二句　此病後則是時飲食人矣古人
作詩皆有品格也
遣人向市賒香粳六句　其誠敬婉曲如此故下云情味
誰似
令我手腳輕欲漩　收足續命
老馬爲駒信不虛　借作返老還童用收足續命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本題上有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字）　前十二句敘事後六句感慨一路將虛字

點撥文機翔鸞翮　惜字活躍
駐馬偶識雲卿面　遇字
懶迴鞭轡成高宴　指復歸
照室紅爐促曙光二句　就冬末在同上點化上承照燭
下起同軌
天開地裂長安陌　冬末　自子而丑也易用爲裂古人
用字當有此體
寒盡春生洛陽殿　之東都
人生會合不可常　艱難故也
庭樹雞鳴淚如線　用祖劉事兼寫雞棲樹
閿鄉姜七少府設膾戲贈長歌　子倚美侯與當公失意
時能加餐聊故可尋
河凍未漁不易得二句　鄭重爲設字著筆
偏勸腹腴愧年少　開時送人江湖人腹無方寸切其腴

以爲所貴一一句方見特爲公設所謂情厚極也
落碪何曾白紙濕　束無聲二句
放筯未覺金盤空　束偏勸二句并起作手
新歡便飽姜侯德二句　重在授餚清觴異味更用帶敘
欲別上馬身無力　戲之也
不恨我衰子貴時二句　少府微官獨重其情耳豈結納
他日哉亦戲之也
戲贈閿鄉秦少公短歌去年行宮當太白　作用寓此二
句中
句語見許文章伯　伏下多才
昨夜邀歡樂更無　爲欲了昨夜則他日之悲可知也
多才依舊能潦倒　同爲浙省官今年則杜爲功曹秦爲
縣尉俱以承舛艱危從時消而反不舒無所營故相
戲以同爲身累也　出之以戲故曰可以怨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通篇託
意在是
朝飲漢水暮靈州　朝飲漢水爲金牛也暮靈州見天子
也
義鶻巨顙拆老拳　鶻之擊物以拳非借用語
死亦垂千年　千年條蛇一勍而斃耳
物情有報復　此何指應
急難心炯然　透義字
功成失所在二句　足上意非有所利然見其爲義也
畫鶻行颯爽動秋骨　動字照上生字
乃知畫師妙二句　從兩字與動生字
尤在賦中物　又顧上見字
烏鵲滿樛枝八句　生字條剔
寧爲眾鳥沒　反對恐字　沒滅
沒之沒言意不在逐

禽也
人哀可超越　言仍不可拘
緬思雲沙際四句　以生偶結　一篇波瀾寄託總在拘
箋句內生出
瘦馬行（一作老馬行）作老馬非也　此詩以爲自謂者得之
驛騎不惜不得將　不惜即所謂我不惜與小人乘也
新安吏　不曰關以內而曰新安不曰詔
書而曰府帖諱之也
次選中男行　六歲丹中
何以守王城　下城謂洛陽即下所謂舊京也
瘦男獨伶俜二句　更無送者從有白水暮流青山猶哭
聲也
白水暮東流　白水謂河水
天地終無情　言天地無情以抒其怨言僕射父兄以資

其養
僕射如父兄　此汾陽所以收再造之功也
潼關吏大城鐵不如二句　高與厚二句屯左見之
胡來但自守二句　能守潼關何恐自河東行渡無備西
都之存亡兄如哥舒之不能扼險乎但自守句又暗藏一
兩義論在
慎勿學哥舒　若似哥舒策賊何爲潼關天險恐不得哉
人爲守將無事此勞費也
石壕吏有吏夜捉人　按胡震亨曰人如延切列女傳有
此叶
老婦出門看　蘇潤公本作出看門蓋疑看字爲不叶不
知貞文兀寒山亦同收上聲音古詩如此爲叶者多矣近
世名儒乃或疑此何爲無韻更拘牆也
室中更無人二句　承點中男之故

如聞泣幽咽　婦思其姑也而向寫到
新婚別父母養我時以下　專寫別
雞狗亦得將　比體
勿爲新婚念　又將新婚一喚　上下詞意句句是新婚
仰視百鳥飛二句　泣結俱比體
人事多錯迕二句　收別字
垂老別長揖別上官　旁襯別字
憶昔少壯日　思太平也
無家別寂寞天寶後二句　自天寶以後困于徵發逃亡
已多及祿山亂後則生民盡矣發端原其本始言之
日瘦氣慘悽　日無光其光之薄也
但對狐與狸二句　狐狸敢于鼓怒向人則已成鬼窟可
知也
縣吏知我至二句　方欲斬刈蒿藜而復名習鼓鞞子遺

僅存何從得食生民之窮至此其無所復之也
內顧無所攜　無家
人生無家別二句　天下之民至于不復能有其生人主
安能復有其民哉結句危痛之見無以加也
夏日歎　二詩亦逼似漢魏
浚天絡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
王師安在哉　與上[illegible]
眇然貞觀初二句　不思貞觀之上而但羨貞觀之臣很
鈍
夏夜歎茂林延疏光　夏月妙句疏字即帶風在內
仲夏苦夜短　上顧永日下起節發
虛明見纖毫　顧月
羽蟲亦飛揚　顧風
立秋後題　落句按本傳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

西客滁州此詩爲歙縣官時作
歸院隱居東馬入隣家　伏下棠貴
寒宴踏寒雨　恐逢俗客又雨宿可以靜對耳
避喧甘猛虎　避喧避車馬也　棠棣貴則能動而不能
靜人物所以日稱阮生嵇康蓬萬舉嘆境之靜也翳眉者
古貌之靜也若心近道中之靜也隣家東馬自以爲榮貴
亦知世所歎者乃此阮生乎
遣興三首第一首次得康取將　廉者不貪殺人之功取
者不逆時主之欲　能廉不割下知取不避難如此封疆
自安矣
第三首春苗九月交二句　白圭皆謂也此篇不封殃患
田無晚歲謂澤多豐年
幽人幽人見叛亂　與非孔子作　亦取此與上丙蝶相
應如指今之藩鎮不復遺蒸汭之時欲謀亂故有此說

五湖復浩蕩二句　言其不來而乘舟前失翠之志
佳人合昏花知時　合昏則合合昏稱卷汗合昏稱也二
句此賦參錯
在山泉水清以下　言門戶蕭索有楊杏鵠巢幾間居自
守以完晚節乃賣珠以不御花作婦之弊則采柏不宜
期保歲寒而已
牽蘿補茅屋　有終焉空谷之志
摘花不插髮　不復事人也
天寒翠袖薄句　依節不也
亦谷西鄰人家　如此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第一首門巢幽
先發一聯　乃日絕似康樂過朝眺石狄
要求陽岡暖以下　無一語是死是字字有練字神味在
第二首幽尋一路　始點尋字　此首絕唱

濟鈞上人不出又取足　顛來上
夢李白二首　李白以永王璘累竄逐公每作詩懷憶者
身雖冗飾而于故交如李與王郎者猶惓惓然致其心迹
不忍遐棄此蘇李之遺音原之至也　是時公在秦州白
在江州相去數千里不得消息故作此詩
第一首明我長相憶　與下首情親見君意呼應
何以有羽翼　頂上逐客
落月滿屋梁二句　橫因作中間生出曲折
水深波浪闊二句　頂上魂返　帶疑其見復疑是恍惚
淒切
第二首告歸常局促二句　將前篇來返倒轉
冠蓋滿京華二句　從名負平生志句將夢境翻數
此我所以常惻惻者也　自問元不顧不能不惆悵高
申大馬滿長安　蒸出于此也

孰云網恢恢　應前篇在網羅天道不恢冤屈解羅不能
致君從鳥戀友所謂苦負平生志不獨久要之云也
千秋萬歲名二句　言身後之名不以慰當時之戚公于
君臣朋友之誼可謂兼至矣
遣興第一首林茂鳥有歸句　呂氏春秋水泉深則魚
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
則豪傑歸之二句以起下劉表之不足事也　用成語以
變化本詞又一法也
第四首客子念故宅　故宅山下篇洛陽
自汗能幾何句　可悲
第五首丈人貴則使句　自悲自解
遣興朔風首　從獵無狀化自五陵刺在上者收民膏鲍
用習態迷也
猛虎行　此刺酷吏

創逢首。入六近胡我詡似鮑
前出塞九首第一首戚戚去故里四句　遠戍則一身死
于兵亡命則父母罹其禍無敢與得已之役民莫用命徒
爲法令所迫强赴程期耳
棄絕父母恩二句　交河遠戍既已棄絕父母負罪罔極
之恩矣况敢亡命以累父母乎是以不辭前路也
第二首走馬脫轡頭以下　言不復顧恤父母之身也
第三首欲輕腸斷聲二句　言不待聞隴水而腸斷也
第四首送徒既有長　顧程期
生死向前去　緣上篇富速朽
不復悶苦辛　生死各不能顧無暇復問苦辛矣
第五首隔河見胡騎　隔河即上交河
我始爲奴僕二句　緣上篇圖麒麟
第六首挽弓當挽强四句　緣上篇樹功勳

射人先射馬　所以制侵陵之要六言盡之
殺人亦有限四句　如上嗣忠不肯貪石堡之功豈開元
將帥猶有持重而不苟爲僥倖之意　四句莫圖麒麟入
語
列國自有疆　出塞則踰越漢疆也
第七首　既一創之築城要路制勝在我不敢侵陵矣下
篇則單于恐我城之立復從國來爭也
第八首單于寇我壘四句　以逸待勞閉壘不出俟其侃
疲風兵潰門彼之弓矢馬力無所用長驅大奔也
第九首從軍十年餘二句　應樹功勳
欲語羞雷同　衆人以殺傷爲功而我志在安邊故以雷
同爲羞也前六但欲制其侵陵此更反之內治以求遠
矣
况在胡與戎　况濟言嗟也

丈夫四方志二句　寧無功而不可苟得所以不辭固窮
若既棄父母之恩又釀公家之禍安得爲丈夫乎
後出塞五首　前出塞征戍之人猶戀田里而憚行役風
俗甚厚後出塞則天子好武不已天下化之其勇悍無賴
氣象不待祿山作逆已知天下之將亂矣
少年別有贈二句　言少年群起看劍相笑無復父母井里
之戀矣
第二首　此篇以朝暮二字結搆悲笳復動從暮字轉到
來朝徵動也行軍將問前九篇已詳此又補出中夜安營
之事但歌軍容謝無戰績又其分也
落日照大旗　落日燃而集
馬鳴風蕭蕭二句　騎兵環外爲衛步兵列幕然後晉營
其伍也
借問大將誰二句　去病敢深入此句乃正接出塞起下

篇四夷孤軍也　恐是言外正見非其人也　漢書霍去
病傳注服虔云音飄搖小顏乃但作去聲讀耳
第三首遂使貔虎士二句　日遂使者尤之也奸雄惡少
孰非自在上者致之哉
拔劍擊大荒　所收非要地也
日收胡馬群　所獲非名王也　句言逢迎欺蔽冒處名
而受賞觴也
第四首獻凱日繼踵二句　非言出師之功效也奚契丹
同羅寶器之物本不當論勵邊臣邀功生事日幾不從不
畔之小夷自以爲功大于不知見其獻凱接踵真玉譲鎮
封冢亂階其實兩幣罔何虞[illegible]
漁陽豪俠地六句　極形容幽薊富强尾大偏重之勢以[illegible]
到將驕
第五首　本圖遠界欲開元寅之比豈知外而[illegible]京師

失守六郡良家之地俱爲空村然則六合一家何苦重高
勲而致畔亂乎此篇暗藏兩京淪沒重爲開邊者戒仍止
就出塞之士二十年妄思立功歸于僅免一身兒孫遂與
兵終始言之詩人所以爲無罪也
窮老無兒孫　與首篇及壯當封侯呼應蓋始則及壯封
侯此乃窮老無後亦可謂樂爲作事者鑑矣　上惟其私
而盡人之才則爲采薇出車下苦其役而自抒其怨則爲
前後出塞故正得失者莫近于詩也
別贊上人　豆子雨已熟　熟字以犀與職同押　豆子句
未詳
萬丈思閉藏修鱗蟄一句　並因兩字餘韻
何當炎天過二句　發興與下餘韻又反應蛟字　結以
潛龍之見自喻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昔名鳳翔都　各所以分白黑

言當國家紛紜之際愼恤無辜即所以安反側招攜貳使
之長居臺諫未爲無補不必求外遷索
閑門休歎息下　汁楚本作元一聯在朝廷一聯下恐當
從楚本言吳冏安之于我則多負諍臣也蔡更曲折語更
從順
余時忝諍臣以下　言一夫無寃猶必剖析況宰相謫任
斥逐予亦意其數內有不復有如吳郁者具救苏溶故追
論其事而謂吾實負之不得與同諫諍也
發秦州　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　漢源十月交　[illegible]
充腸多薯蕷　此句對人事開
下有良田疇　頗無食
實恐人事稠　頗煩擾
塞田始微收　頗生事
豈復慰老夫　[illegible]我食

日色隱孤戍四句　題中發字
大哉乾坤內二句　發字餘音遠勢　此詩以衣食二字
爲眼漢源四句言其地之暖可以有衣也栗亭四句言其
產物之多不須憂食也密竹四句言風景之妙可以旅寓
也此邦八句言秦州之不可居也日色八句乃發秦州之
時也
赤谷　秦州至成都皆行蜀山中險艱自赤谷始故曰方
自茲村落炊烟少未免飢餓加以貧病零落故有性命之
憂非久客者不知其痛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　已藏寥字
硤形藏堂隍　堂字
壁色立積鐵　鐵字　山形似堂隍立如鐵故謂鐵堂峽
山氣陰塞重以冬月故行役[illegible]而我馬
瘏也

鹽井　官作既有程　起下知足
汲井歲榾榾　頗有程
出車日連連　起下喧闐
我何良歎嗟二句　小人道長必漁利以病民若欲轉移
其俗君子當路乎此公之所歎也
寒硤　野人尋烟語　謂山硤中細不同火之人則所治者
之失可知也
法鏡寺　叢蓬之中忽得清淨世界　前此山行深寂悄
然神傷至此乃散然一破故滿心而入寺中而出遂忘
前路之久待也
嬋娟碧鮮淨　暗藏雨後
其宜了規略二句　收轉神傷
青陽峽　怵惕昨望隴坂　即塞外也　後下極好
龍門鎮　過古鎮而見戍卒旅竿慘淡自[illegible]

戎阜此屯龍門山下及幾故術其地而問之中夜欲泣也
石龕　起四語四面皆石內出龕字天寒日淡遠道絕窄
怪石四合皆如奇鬼猛獸森然搏人非公不能刻畫伐險
寫此難狀之景
仲冬見虹蜺　仲冬猶虹見則陽氣不收無以伸肅殺之
威使蒼生安枕也
苦云煎鈐甚　條簜拄苦師老無成故假伐竹者以抒其
悲
積草嶺　卜居尚有期而卯歲已如眼中見以來青春我
之浣花　同谷諸詩公尚未面先以書致之還有欣然相
迎茲有此書
食蕨不願餘二句　舊注有居食便可息肩不必更投足
百里之外矣服中見三字叙致變化即指將休之地也
泥功山　起本三朝二暮黃牛如故

乃將汩沒同　注作及此不如乃將二字佳
小兒成老翁　方云小兒陷于泥中不能自出亦似老翁
之力竭也
哀猿透却墜　說文透跳也
鳳凰臺　此詩極變
西伯今寂寞　對後王者
群盜何淹留　與下西伯寂寞彼此照應亦以二老
天下之父自待也　按公之志蓋有長養人才以光中興
之業而自傷爲小人所忌不得入朝又不欲斥言故托之
羣盜爲梗阻絕淹留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仿騷體四愁其音節
則胡笳十八拍而尚健勝之　七歌以第一篇作領下六
篇乃分言之
第一首歲拾橡栗隨狙公　拾橡栗與下劇苦難皆言不

可得亦備人困窮獨苦之意
中原無書歸不得　爲下弟妹遠偏起本
悲風爲我從天來　與末篇仰視皇天白日速首尾相應
知我者天亦惟自可以俟天命而已　方曰七歌結句俱
有深意其言爲我者四悲風自天入嗞之也隣里惆悵人
嗞之也林猿爲我啼物嗞之也溪壑回春地嗞之也至皇天
白日速天不我嗞人物又何問焉前後互應用意殊慘
第二首隣里爲我色惆悵　隣里反對弟妹
第五首白狐跳梁黃狐立　狐指祿山作逆兩京皆爲賊
藪也
第六首南有龍兮在山湫二句　龍之蟄也時至則伸自
比也
蝮蛇東來水上游　比盜賊小人
溪壑爲我迴春姿　迴春則蟄者起矣　或云此篇爲明

皇作鼓甚
第七首　言若我未亂之時得致卿相則天下當不至此
此其詞與肯被抱拙傷也然天意亦當厭亂矣　白日速
莫迴春不久也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　七者復之數也今我悄然其悲歷
知有終期矣
木皮嶺再問虎豹門　帶上艱險
白沙渡　層次無一字不工細
差池上舟楫　渡字
水清石礧礧　頭白沙
迥然洗愁辛　頓挫　洗愁辛反對畏途
高壁抵嶔崟　對上渡口下絕岸
攬轡復三歎　攬轡不漏我馬　復三嘆則前途仍可畏
也　總之示張絡詩乃規仿此種蹊爲長篇不露痕迹耳

水會渡微月沒已久　路暗也
羣仙路何難　地險也
歌咲輕波瀾　反對下千憂
霜濃木不滑一聯　即下文陂險
迴眺積水外二句　朱云言水勢洶湧非登岸而迴眺水
外幾不知天水之為二也下句奇句　潮雲日府行積水
家牢皆濕猶言日月沐浴出入是明則今登山四眺始知
是乾耳
飛仙閣棧雲閣下峻至所歷高　閣道雖險而結搆堅牢
闌干在旁故奔濤出其下亦不足畏也惟是歇鞍後四字
所歷始覺其高峻
樠石亦搆作　躡知其牢然勢則危矣曲折入神
萬壑欹疎林　起疎字
歇鞍在地底一句　倒醒飛閣妙妙

往來雜坐臥　方云是日暮投店之景
我何隨汝曹　安溪云汝曹何隨我倒裝法按言我何相
顏有汝曹乎
五盤　謂棧道盤旋有五重
仰映江木疎　襯出閣道之高
地僻無網罟　頂上俯字
野人半巢居　頂上仰字
喜見淳朴俗二句　已伏故鄉歸思
成都萬事好二句　結句已到自然
龍門閣仰望非線纏　王本　蜀道之龍門與天對峙仰望
雲天只一線纏耳不知何人鑿此滑石以盤行棧道危將
頭目搖眩稍失足則不可起矣往聞瞿唐大庾之險而未
經今歷此險之後無數恐懼當從此起也
浮梁裊相拄　閣字

目眩隕雜花二句　寫險艱乃爾細麗
石櫃閣　唐子西詩話最愛晚色帶遠客五字
信甘孱懦嬰二句　言山水幽興處不能停息往探其奇
雖由行役促迫亦因吾身孱懦無濟勝之具耳所以深有
愧于陶謝也
桔柏渡江永風蕭蕭　永字起下逝字
連笮動嫋娜二句　刻出渡竹橋時景
急流鴇鷁散二句　方云述急故散岸絕故驕
高通荊門路　承上東逝二句說定了一縱不測　言寒
江東逝尚得朝宗若余則方竄走窮山兩轅未知所稅也
妙在隱躍有餘味
前登但山椒　指西轅
劍門　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謂人曰老杜蓮山云云此四
句蓋劍閣實錄也

兩崖崇墉倚　門字
一夫怒臨關　設險天下
百萬未可傍　顯壯字
珠玉走中原　顧北向
岷峨氣悽愴　顧控西南　氣悽愴所謂漏天也二語言
其險而富
并吞與割據二句　盜賊據險君失其德之罪也
恐此復偶然二句　到此說明不得故露其詞　點偶獲
三字包羅無限意思
鹿頭山及茲險阻盡　顧慰饑渴
冀公柱石姿　慰饑渴
斯人亦何幸二句　踰歲月而已為幸者傷前此非人而
又恐公去而無其繼也
成都府　正用仲宣七哀之旨落句故謂此詩

翳翳桑榆日二句　明皇既而幸蜀改名曰南京升爲成都府故云

大江東流去　故鄉在東下云側身望川梁令恨不如此水也

喧然名都會　府字

信美無與適　所謂信美非吾土也

鳥雀夜各歸　此句興下羈旅應上水見故鄉

初月出不高　亦子一例故以肅宗比月　按此時肅宗之立已久原壽說乃宋人穿鑿附會耳　原壽云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　初立之說頗非然作者託寄自在于宗微弱故結句云云此解近所謂衆人不知此爲一身者也

義門讀書記第二卷　杜工部集

長洲　何　焯　屺瞻

古體

石犀行　就正道中又有本末隄防者隨時補救之勞調和元氣則先事而備于未形也

安得壯士提天綱二句　總收天人二字

杜鵑行　不如飽明遠

贈蜀僧閭邱師兄　太常博士多士盡儒冠　嵯峨乃融

吾祖詩冠古二句　發明兄字緣起

相逢□□□　出兄字

泛溪　秋色有餘凄　溪上荒谿

衣上見新月　詩新

濁醪自初熟二句　言酒自熟而人無好懷也

戲題畫山水圖歌　赤岸水與銀河通　伏下遠勢

中有雲氣隨飛龍　一本無之

舟人漁子入浦漵二句　乃風雨欲來之景則中有雲氣句不可少

尤工遠勢古莫比　頗能事

焉得并州快剪刀二句　收出戲字與促迫反對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　梳白頭三字含不生好奇并貫注四句

悉軒忽若無丹青　下友良工心苦仙客意親兩層俱起

此句真有神助

偃蓋反走虬龍形　反走二字從却承二字生出蓋松爲巨石所礙乃橫裁成偃蓋也偃蓋二字即牛出松下傷

二句妙不□□陶續變化

已知仙客意相親　仙客指李

時危慘淡來悲風　風字抱畫松

戲爲雙松圖歌 前略 絕壁長松起纖末 虛勢先含下枝
交錯 起纖末先從松針寫起 一本作幽壑長松
兩株慘裂苔蘚皮 入雙松起下白摧朽骨二句
白摧朽骨龍虎死 承上皮裂透出古字
黑入太陰雷雨垂 承上枝迴
葉裡松子僧前落 終前風起
已令拂刷光凌亂 光凌亂并映前風起
請公放筆爲直幹 反對屈鐵交錯絕軸枝筆前後關鎖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指兩縣諸子
軟裘快馬當冰雪 快馬二字暗對飢臥
南山豆苗早荒穢一聯 從寒字中插出飢
飢臥動即向一旬二句 從飢轉到寒
空牆日色晚 五字寒氣陰凝
病柏 石林以爲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然不敢定其

然也
豈知千年根以下 千秋根事
病橘 此比民生窮悴若更愁有司急賦則群盜化爲
盜賊當以天寶前事爲鑒也
吾愁罪有司 鍾惺曰正恐罪及百姓耳故未引荔枝故
事以爲戒
憶昔南海使四句 按注謂天寶歲貢取之涪者公借以
論未必然
枯柟 此與古柏行同意
丈人山 緣雲擬住最高峯 絕世獨立
掃除白髮黃精在 劉蒼精即昔茯苓之意推住本性非
主人所得衣食也
百憂集行 方云公之來成都以裴冕爲地主冕爲公作
草堂于浣花溪上未幾冕去而爲崔光遠之客光遠爲縱

特甚公不得已折節事之故曰強將笑語供主人而光遠
絕無周卹之意故四壁蕭條妻子凍餒如此又不啻只自
始以少健衰老起興而中間微露其意亦可悲矣
戲作花卿歌 用如快鶻風火生 起下身輕
見賊惟多身始輕 變化小敵怯大敵勇
楠樹爲風雨所拔歎 行人不過聽竽籟 暗起新詩 湘
靈云草被猶可蓋楠拔不復生矣公安能久留于蜀乎是
以明年有下峽之興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元氣淋漓自箚胸臆非由外襲也
歸來倚杖自嘆息 自歎息二字亂貫注結處
風雨不動安如山 風字帶收前半
大雨流惡邑里清 歸邑與野 有此句方曲折且使勸
絕句皆有根
況復炎熱劇二句 詩人觀物

溪漲當時浣花橋 當疑作常
不意遠山雨二句 前此溪漲之由在此點出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處此氣揚揚一句 一束作前後
眼目
語多雖雜亂 榮拂酒酣
仍嗔問升斗 透出泥飲
言雨歲根小蘇息 額上農事
沴氣終不滅 額上兵戈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 漁陽用光武事此指薊方事也
天邊行 此篇亦以屋沃灘爲背職通用
大麥行 顧本云前四句如歌謠
苦戰行 別時孤雲今不飛二句 因雲飛而思孫吉
述古三首 進退固其宜 固字註作因不如固字自在
脫身無所愛 痴飲信行藏 此詩是其注腳

一首六時句句數二句　此剌元戎第五琦之屬
第六首　似陶
觀打魚歌飭魚鱍鱍色勝銀　寫作歸先提一句
衆魚常才盡却棄二句　衆魚爲人棄赤鯉不可拘兩層
撥瀾欻出復動變化入神
潛龍無聲老蛟怒　又頓此二句結住打魚
徐州禿尾不足憶二句　寫綿州點綴
飯飽歡娛亦蕭瑟　亦蕭瑟已寓不然之意後篇所謂聖
所哀也
又觀打魚東津觀魚已再來　點又觀
主人罷鱠還傾杯　前篇已詳只一帶以見蹤迹
日暮蛟龍改窟穴　與前篇潛龍無聲老蛟怒相應
鳳凰麒麟安在哉　猶云鳥亂於上魚亂於下鳳凰不栖
其國麒麟不游其囿

暴殄天物聖所哀　暴殄天物出尚書武成
越王樓歌　起語雄傑千鈞之力
碧瓦朱甍照城郭　錯落
君王舊跡今人賞二句　古人雖作宮室亦不肯爲不終
日苟且之計言外深歎今人不能然世運降事力薄皆含
蓄在內
姜楚公畫角鷹歌殺氣闊燕雀休驚怕二句　反跌畫字妙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本州從事知名久　知名久正謂見
而歎也用筆跌妙
黃昏始扣主人門　斜敘此句變換生動
百年未見歡娛畢　奇傑
光祿坂行山行落日下絕壁二句　日下壁則曛黑矣却
接云西望千山萬山赤即何變化而開暇也回思開元之
治如日之方中并末二句亦籠罩於凝眸注望中矣

樹枝有鳥亂鳴時二句　鳴字一作棲按日已曛但見鳴
噪而知投樹皆鳥也作棲則複有字亦是死句下曛色二
字接得千里勁矣無人二字即生出下二句因草勁而鳥
驚又是斜裝句不憂者憂有甚于此也
陳拾遺故宅此堂豈千年　言此堂歸于必廢而千載不
朽者以公事業于一時也
感遇有遺編　感遇詩皆言僞周篡弄之故微詞生西海
即指武氏本有貴公子指張柬之馬去周周指相下樂羊
爲賢將指令高帶人亂元介指李泌風雲仿窮秦龍指无
世魏武者尤其甚者此詩結句可證能矣傳詞琴而出
感遇詩人物也歲小說之不可信者即此通事亦失實也
謁文公上方野寺隱喬木　上方
絳氣楢扶疏　先寫風光
窈窕入風磴　應隱字

庭前猛虎臥二句　出文公亦藏風字
俯視萬家邑　醒上方
烨摩到階除　仍帶風來
無生有汲引　汲引二字雙關上文
茲理儻吹噓　吹噓二字又暗映前半之風字通首結構
之密如此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畫日窮壯觀　一作
盡日夜下雖有夕字上已云窮作盡作盡日能即盡十五
里也
山色遠寂寞一聯　山色漸淡江光轉白從上生層陰句
逗出生來愈見其妙
過郭代公故宅　結句以郭詩況押無用自況也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仰看垂露姿　書也
又揮西方變　畫也

到今色不塡　捫摩也言未起摩也
此行落壯觀　肰觀字
不知百載後　一句　百載後公以郭爲自比也作千字誤
矣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　詩筆亦如舞鶴
低昂各有意　顧十一
佳此志氣遠　起下
豈惟粉墨新　束上
羣遊森會神　寫十一鶴
曝露牆壁外　尋後
赤霄有眞骨　寫得妙　有眞骨應寫眞結處迴抱入微
畫猶出塵化工仙的其中又有一作詩人在也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滿空
星河光破碎　借天寫水奇妙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顚攜王趙兩紅顔二句　戲句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　呼而告之衍徊
哀歌更長醉耶
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公不居銓衡而曰我能拔
爾教之使自拔於使府耳
豫章翻風白日動　豫章勝佐明堂
鯨魚跋浪滄溟闊　鯨魚沿鯨大池
且脫佩劍休徘徊　脫佩劍棄所授之官也
仲宣樓頭春色深　春色深言江路方平可以高行騁力
不必兆跡侯門也
靑眼高歌望吾子　一句　僕僕侯門者昔公所以眼視也
吾老不先去王郎少年何爲淹留此乎　猶不云不三
字狀後言吾無有能用我者欠與西得諸侯搠呼　世
亂言我不及見其詞而復命之曰短歌行

何歎行送路六侍御入朝　後生相動何寂寥　註動一作勸　拔才足勸
人一見輒記後生如錄事寂寥不可多得也作勸字了無
意味矣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迴敏匯淸岸　頂
上深字
日存寒谷冰　句虛實恍如坐對冰雪也
出爲鬪戰場　頂上雲端
勞生共幾何　二句　結語渾括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此樂或
誤矜　頂上厚字
有使即寄書　二句　悲涼
山寺　得開字章留後同遊　使君騎紫馬　入留後
公爲顧賓從　補同遊
豈知多羅樹　四句　發明上借字

以茲撫士卒　顧樹羽靜千里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此篇以平入遞押皆入鼻音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　直貫後
路幽必爲鬼神奪　與上江妃水仙惜不得波濤剪蹶帶
愼勿見水踊躍學變化爲龍　變化爲龍何所忌遁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二句　自此老夫有死不得扶持國
步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方云通篇波濤將軍獨
後有韋諷　句點綴主人次終後進可謂精出　主意以
畫字眞字雙起以後叅迴相間組織變化奇之又奇
國初以來畫鞍馬二句　先以江都引起將軍
人間又見眞乘黃　出親字
曾貌先帝照夜白　先以畫照夜引起九馬
昔日太宗拳毛騧二句　又以二眞馬引九眞馬

今之新圖有二馬　入畫馬
其餘七匹亦殊絕　補七馬作兩層寫
借問苦心愛者誰二句　又逆倒韋諷與江都引出將
軍相對又發者真馬又與前後相對
憶昔巡幸新豐宮　又從先帝生波
騰驤磊落三萬匹二句　與九馬以真馬映畫馬
自從獻寶朝河宗　舊注河宗句以穆天子事比元宗之
升遐也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二句　泰陵在金粟堆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illegible]　錄事
當今廉察史　當今從注作出猶爲足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類本云此等皆史公列傳抵多少事多
少議論多少氣概
將軍魏武之子孫　名畫記曹霸髦之後

文彩風流今尚存　見與畫工別也
學書初學衛夫人二句　帶敘正跌出畫爲古今第一也
羅隱云書法之下爭巧拙便卑
富貴于我如浮雲　伏後窮途
開元之中常引見　此可以富貴之會
將軍下筆開生面五句　專尤以畫馬著名故前後略敘
畫人中間特詳寫畫馬
褒公鄂公毛髮動二句　有神
畫工如山貌不同　貌字任淵黃詩註中作邈不同邈字
騰與下真龍句略相向句呼應
迥立閶闔生長風　伏下畫肖
意匠慘淡經營中　頓挫一筆
斯須九重真龍出　有神
一洗萬古凡馬空　一洗畫工凡筆也

榻上庭前屹相向　屹字應迥字
圉人太僕皆惆悵　言皆爲之悲然失氣自顧目與馬習
不如畫者獨得其真也
弟子韓幹早入室　無過有師弟爲韓幹前後波瀾相對
亦能畫馬窮殊相　惜窮其相而失其真猶未之邈然也
即今飄泊干戈際　帶起窮途
屢貌尋常行路人　與後離功臣對
塗窮反遭俗眼白　[illegible]
但看古來盛名下一句　[illegible]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一篇句傑思
今我送舅氏以下　私戀公私御盡其小雅之遺
嚴氏溪放歌行　[illegible]
嗚呼古人已糞土　古今來志士無不飽此置如糞土不
受其禁蒙蔽而必假古人以爲言忠厚之至也
獨覺志士甘漁樵　言願侶漁樵也
喜得與子長夜語　喜字對上慘慘
知子松根長茯苓二句　言不甘隨之豕魚殆將相從
于溝壑者茯苓并無復之可採矣餓死可恐也故惕然旅
奔走于騎將之前一日不可忍也夜闌明志出口入耳他
人不與焉又見公之危行言孫也
南池　用韵與谷字韻同
所向盡同谷　伏下羈束局促
更待入蜀路二句　[illegible]
南有漢王祠　方見勝覺南池在南鄭城旁
[illegible]
身微竟病在床　[illegible]
擬足到匹望八荒　望八荒恐其將長往不返不止潛逝

復活也
影動倒景搖瀟湘　影就本一字此句恐有訛
似聞昨者赤松子　昨者問其從赤松故上首不在旁也
國家成敗吾豈敢　吾豈敢言將敢自棄也
周南留滯古所惜　此句應身病
南極老人應壽昌　南極老人以喻謫遷致滯遷朝
爲得置之白玉堂　爲得[illegible]之四字一貫
憶昔二首　類本[illegible]用前[illegible]行法
鄴城反覆不足怪　指鄴令久[illegible]言之
張后不樂上爲忙　此句前[illegible]
至今今上猶撥亂二句　亂本不[illegible]乃今上仍求之四
方是何路復職而至今不忘也
爲留猛士守未央　猛士即朔方之士　留猛士謂郭
子儀與稍入宿衞也　紀綱雖亂爪牙猶在留猛士於內

指從河北賊不去而攻回紇入犯矣
自言既足隴天上　既足下殿用梁武事即以言言隨走
言之負而有譏　是從春秋中先言會溫後言[illegible]得此
句法
願見北地傳介子三句　身坐御林安得與懸北闕故願
見介子也　昔猶能用回紇以剪東胡今則致回紇與吐
蕃連兵入寇是以喪亂以後又成今昔之變況如次篇所
憶太平之日也
第二首　連昌宮詞本擬此篇才力相去誠如子由論長
恨歌之于哀江頭也
九州道路無豺虎二句　上男耕下女桑二句橫插在中
與後亂離呼應變化如龍
復恐初從亂離說　妙妙
冬狩行　[illegible]校獵亦似觀成功　言方也

西戎何逐之獵之獲則待功成之後耳胡爲乎遽似觀成
功也此何隱寓諷刺并後篇無不呼起
清晨合圍步驟同　伏下肅肅
有鳥名鸜鵒　感此起興　鸜鵒跦跦公在乾侯此起後
天子不在咸陽宮也
使君五馬一馬驄　兼侍御
況今攝行大將權　[illegible]後
舞曲　此篇乃爲嚴武入朝[illegible]　亦此亦所謂與體制字
失道非關出襄野　天子奔走
天子亦應厭奔走一聯　是有風塵之宵清
但恐誅求不改轍一聯　是料風塵之不可復清
江邊老翁錯料事二句　風人[illegible]然終不復見老翁
自眼昭耳　以眼昭不見[illegible]到此問何時可聽[illegible]到
不忍更言處怨[illegible]其詞令婉[illegible]　亦借用世適不暇更

明事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少人頭見投　此即所謂
苛政猛于虎
閬山歌　元宗詩[illegible]先天[illegible]用[illegible]改[illegible]州爲閬州
松浮欲盡不盡雲二句　[illegible]二句奇絕
已覺氣與嵩華敵　[illegible]亦不復與上句
相應矣
閬水歌閬中勝事可腸斷　[illegible]然[illegible]格[illegible]
五絕[illegible]可腸斷也
閬州城南天下稀　[illegible]一句無[illegible]曲折　[illegible]谷酣
蓀而去之[illegible]竹枝體　末二句與[illegible]歌
同[illegible]
三[illegible]　殺人亦不殺賊也[illegible]
投[illegible]

常時任交數十人　作布衣十數人
服飾□□□二句　宛然一李白成
飲啄慎處生二句　可悲
四松　曲折多情味
會看根不拔　對後無根帶
□待霜葉黃　反對千葉黃
勿矜千載後　勿矜應晚節句主人所以自負也　千載
後數三歲
除笑魯言好　應根不拔
水檻　無限曲折
人生感故物二句　又轉
破船　伴着西飛翼　顧平生
所悲數奔竄　顧避亂
營居東偏著面勢　插入營字

蕭蕭見白日　頂浮雲句
洶洶開奔湍　頂積水句
寂無斤斧響　反結營字
陰草江色未散憂　一折
霜露一霑凝　又轉
自經纏綿臨二句　可悟文章疏密相間為佳
揚旌□□□□□□□□□□□或公會賓客　府堂
雙□□□□　出道　駛駛字本文道字□門□用之作
鈞竿□　鯨布　可切峽石可切說文馬搖頭也
迴首□□□　下鉤字
末□□成□二句　寫出線字
江□□□提　下卷字
本□□□人迹終成蹊段　復歸成□□□府作　□□
實從□□意耳後覺太過為後來合□□為之□　□□

橫目不忍見不覺　可謂中感憤故并良所好會無端合
闊可比
嘆息當路子二句　似可曾見以蜀中為僭自謂不復識
上下之分故因事以諷應之耶
□客如麥矣　從後要句來
莫相疑行　維公此與東向行皆為郭英乂作也是年四
月發武幾英乂為成都尹公與英乂有舊然志不相合遂欲
去蜀　從公薦表章有行當以年見尹不若是其易也
不爭好惡□相疑　汝自好錢好官職我自好聲名功業
交才所謂不相爭也
客居　島下所□木楷　頓萬舒
蜀麻久不來二句　先起商旅
客堂　幾六此說可為不可解按岸沃咢藥附昔職收聲
均入身故唐人得以通用

棲泊雲安縣　客字
客堂節敘改　出客堂
具物對羈束　具物未詳
悠悠日動江二句　悠悠當作滺滺漠漠當作莫莫詩湛
水滺滺音由流貌綿泉莫莫成就之貌
營葺但草屋　顧營字
石暄□□□其言乃波濤　不濫筆也
渚拆各茁萌　不相類也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二句　水閣
雀兒□□□一句　制綠
雨檻□花□六句　皆閣中事
說嚴明府二句　公至雲安皆在舟中此則嚴令之水
閣也因喜嚴明府得以居此閣中況又此而數相見乎
感謝之也

二韻三篇　一氣章却有千鈞筆力第三聯
近聞渭水遠逝白日淨　無風塵之警也
折檻行　公以救房公被斥以朱雲折檻自況也
古柏行　李義山作詩者乃是惠陵旁廟中柏篇中明云
憶昨路遶錦城東其爲夔州作明甚
霜皮溜雨四十圍一連　村大
雲來氣接巫峽長一連　村大　雖今飾語然巫峽句是
東川下句是西川不拈離下語也
憶昨以遶錦城東以下　因君臣際會之難而托古柏以
見意
先主武侯同閟宮　見昔時之際會
崔嵬枝幹郊原古二句　言徒有古柏不見古人也
落落盤踞雖得地四句　見長養實難而此柏實能寄造
化之栽培不爲無意

大廈如傾要梁棟二句　從有其材轉到又猶其爲
萬牛迴首邱山重　言莫有致之爲梁木也
不露文章世已驚四句　言知遇雖遲而亂則已[illegible]
所使宿不應終棄
苦心豈免容螻蟻　言爲不知者所陵藉也
志士幽人莫怨嗟二句　言梁如孔明之求志俟時則守
與諸葛舍子而誰難爲用者懼材之大故也落句公寓自
慰之
縛雞行　句句轉　張王元白其體而微
負薪行至老雙鬟只垂頸　顧嫁不售
野花山葉銀釵並　帶負薪
面粧首飾雜啼痕　顧抱恨
最能行　幾六最能夔州水手之稱　二詩在夔州偶有
所觸信手而書自是大家數　此詩尤近漢魏樂府

得無渡天虎翻怒　鬣疑作牙
寄裴施州　三四語自佳裴冕乃足當斯語耳
新雪迥光避錦袖　頂上表
龍蛇動篋蟠銀鉤　頂上書
鄭典設自施州歸列郡宜競借　注借一作惜音迹本用
借寇作借是也廣韻二十二昔中有此下注假借
者攀蘿踐崖遠　注遠一云寒按作寒乃與掃字相應亦與
下句窮字相對
柴門米水爲長就　收歸海雷欲劍
敢於高士差　言不敢望肩高士只守分而已
迴首將清貧　收乾旱
貽華陽柳少府柳侯披衣[illegible]　注作暗嘯[illegible]作柳方傲
露無所屑意見我乃降顏色也披衣二字暗起清曉
並坐石下堂　注一云堂下石一云石堂下不如作石下

堂乃與絕壁句映帶
文章一小技　小技對上長策
和微山葉繁　應前不聞
故里今空村　應戎馬存
火　陸渾山火此其所由　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
爆嵌魑魅泣四句　承燒蛟龍從低處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寫高處仍與前雨相關布景
[illegible]
[illegible]　漢中詩語洲極多作洲漢爲是
光[illegible]洲渚　仍收前低處足遠景
腰垂[illegible]長劍二句　挽前蛟龍上

遠甚毋使滅　史遂以極溽月之勢

七月三日亭午以後較熱退晚加小凉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　七月

餘熱亦已末　末無也

節力欲摧折　癡令穩睡留在結句

周遭困金玉　金玉當作金石元早上堅不肯發生抱塊成枯也

臨軒望山閣　元二十一所居也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俊拔爲之主　俊拔二字甚

家三珠盡矣

念昔揮毫端　念昔二字繳到云亡

不獨觀酒德　草聖酒德首尾相映他人以此發端變作

揮灑不獨二字融上遂緩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太寒大羽獵　對十二扇

贈李十五丈別　揚扇展寸心　卷上

壯年過飛泉　生下

課伐木序列樹白菊　一作白菊白荷皆可作故實用之

賓客憂害馬之徒　賓客二字對府主言之

藉汝跨小籬二句　慮竹之末能當仗故跨木于籬上

孔獸待人肉　獸當作虎序中不諱

虎穴連里閭四句　本是刺苛政故衍其旨則言之無罪所謂可照息也

雷雨鬱蒸浴　承壯字合煩促

季月當泛菊　即借白菊反收長夏飄然蕭散

園人送瓜傾筐蒲鴿青　蒲鴿青疑是瓜名未詳出處

仍看小童抱　收送了

園人非故侯　送瓜非故侯之託以自隱奈何盡取之而絕其生資乎

稍此何潤草　時勞人草草又曰矜此勞人毛傳草草勞心也鄭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此篇亦刺詩

信行遠修水筒　秉心識不繆　貫與

何假將軍佩　將軍蓋用費肅事

行諸直如筆　行諸句疑有誤

槐葉冷淘　以槐葉汁和麵爲冷淘

汁滓宛相俱　滓字

經齒冷於雪　點冷字

開冰清玉壺　收到冷

君王納涼晚二句　結稍近褻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清新可愛

主守問家臣　行官張望

分明見溪伴　僮僕臣有分木法作依法作溪呼自佳

鵝鳥鏡裡來二句　首頭十一作成此壯觀點染處皆有血

脈

催宗文樹雞柵　稀間可突過　馮云相如上林梓稀間

未似尸鄉翁二句　結反應旅次　此篇頭緒太煩

園官送菜　時了負籠至　敗秭送菜

江上後園山腳　謂此地與四句　言惟此地少得陰涼不如雲木之覓洞魚鳥之遂性也

石樽連大下　樽一作原

敢爲蘇門嘯二句　蘇門嘯居在牛嶺中梁父則泰山下也這仍睹映山腳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大火無偏照　方云洗發耗字

有生固蔓延二句　申非類成荒二語

督領不無人　方云指行官

西成聚必散　應前兒亂當　只西成二語可見其用心

之仁穎比設契豈虛語哉
但雨不得歸瀼西甘林壞舟百板坼　公前有破船詩
處徐五林態　五株指甘
喜聞樵牧音　雨作則樵牧不得出也
雨映雲行清曉　起句用朝爲行雲故後楚宮相關
風吹蒼江樹二句　陸深曰以實字作虛字用法樹樹立
之樹海巷以爲誤欲改作去鳥來是恐未然東坡有美堂
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本此
高鳥濕不下　映雲
居人門未開　清曉
雨二首第一首久陰致晴出一句　承上鶩字
第一首爲飛息悠悠　反襯法
晚登瀼上堂　注思朝廷晚更發嘆悠悠欲報恨迫衰老
非怨冠散丹高延首徒恐那得窮出不能奮飛也

故躋瀼岸高　登字起伏探繫修理　故字與迫字相應
開襟野堂豁六句　又妙在仍覓寬說去
春氣晚更生　奇傑
四序嬰我懷　起下衰老
所思注東北　伏安得臨鳥翮
不復夢周孔　此句只是衰老
濟世數嚮時　暗藏公身壯盛之時一層
斯人各枯冢　自歎衰老恐不能如呂葛之濟時但同歸
於枯冢也
楚星南天黑　一連　就晚字又轉一層楚蜀正轉歸北
北斗
迫此懼將恐　懼者懼見補之無人恐者恐功名之是已
不謂備足殆於之中也　或謂斯人指房嚴非是
又上後園山腳　淵云方爾且謂杜公此行於詩有來將

登秋氣也窮秋立日觀非岱宗乎
窮秋立日觀　以山頂反對山腳
蕃收函用事　言兵動也
元冥蔚崇深　六句到尾大不掉也注家以元冥喻范陽
則是以蕃收爲西方金神喻長安則非
雨二首六句是一篇通篇圖　因雨及秋氣望之過深見
感後自卑之不堪也
清中日伏枕　頂掬閣
前行半通無高四句　是喉雨
今雨含客易　深時寫出總禪
門作鼓滑氣　承上生意
種稿稼滿洞青光起　神妙
信宿羅潤瀰　風雨滿瀰之狀
宗生實於此　宗生叢生也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勸耕牛兼書觸目老病恐拘
束　小園散病
秋耕屬地濕六句　將種秋菜督勸耕牛
飛來兩白鶴以下　以病鶴自比終篇牢老病句意兼書
觸目也
驚風不相待　比州府
八哀詩序　下李極亂之材沃公則圖之子末亂未危者
也哀逝者則有者甘可不愛任乎
贈司空王公思禮　細微物不觸　司空昌隨利開言
留其遠人
用入由咫尺　由同猶
胸襟日沉静　句　臘大寫出大將兼示未可
元帥見手格　嚴武手格之意
悲其田橫客　爲朝廷得人哭其私也

昔觀文苑傳以下。 是傷時盜賊未息
故司徒李公光弼 年擁兵鎮河汴 嚴云公之徵
詔
千里耐沒疾 此句代爲之解
內省未入見 周容云嚴彼一時形迹心事內省可字說
盡可爲剖書
平生白羽扇 白羽扇未許公節使頻繁事耶
吾未及家以下 傷時盜賊未息
贈太子太保鄭國公嚴公武 小心事友生 此句已
伏賓客之賑
匡汲俄寵辱二句 惜其不得入相終於節鎮也
記室得何遜一句 插入賓客 以下每篇皆兼帙舊言
之
堂上指圖畫六句 武在蜀殷好遊宴公諸詩中屢刺非

一獨于八哀 將以追惜其材而稍附諷之
身上幾轉懸 公復有散郎之除出武所薦故云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色映寒外春 注一作
寒夜不如寒外佳九州之外猶被麟趾之仁也 寒外春
猶言冬日之日
愛其謹潔極 臣子不敢失歡於君父只因謹慎耳此所
謂謹潔極也非平日謹慎則諫諍之書不以爲愛君而以
爲好名矣
羽展動若一二句 欲言馬足之病卻以鳥上羽展言之
變化民馬況同無迹
補中諫無二句 言只在苑囿而不遠獵由臣所復也
嚴云上言忽于射雁忽接諫獵何此直言之微也
木有在藻鋒 顧宸箋云此時人物皆稱其所
匪惟帝老大二句 外廷見明皇春年倦勤還以何老

大風夏日賑 鄉遂不知皆因上諫故得順神九重有秘稱
之喬耳
宛彼漢中郡 以漢中王瑀鄭虔篇以鄭審結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李邕以贓貸以爲燕公所擠故
前中評叙以白之
眄睞已皆虛二句 言其多所毀
獨步四十年二句 雖世不錄其然其節其高如此
閭閻切貧誘 收中所言不謬所得之文人事豈知閒
謂于
易力何深哉 深哉本作易力稱舉梧桐者易爲力
是非張相國二句 言張燕公尚以爭名相忌又于膺吏
何怪所以深哀其窮也
朗詠六公篇 此篇以六公篇結兩江篇以徐摘碑結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貧不敢爲身六句 所謂求

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吏祿亦累踐 討曹作掾吏按作掾吏爲是
秘書茂松意 胡廣報孔贊 秘書以文呂黎亦稱之當時
古文並孤武反覆諷傷公之所謂孔贊即呂黎之所謂賦
錢乎 贊字時本皆失赦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親近惟几杖 言與
俗人隔絕也
未缺官曹 寄作記按作記用曰子陳語也但與
下句不貫
春深秦山秀 頂上懷穀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卒 劉辰翁論此詩
以謂九齡大節惟論安祿山此既不甚白而末亦不及也
祭爲尖公謂子壽大節尤在拒武惠妃斥王危嫡之謀公
亦未之及也

仙袂下人間　仙袂是實事　風度可想與後朱鳥對映
碣石歲崢嶸　碣石指蘇山
天池日蛙黽　蛙黽謂汴仙客以徒與作尚書爭之不得
也南衙宰相所居故以天池言之
退食吟大庭至右地恐多幸　人但知其愛說畏譏豈識
公之用心惟以不如古大臣之事君是恥乎
用才文章境　境字頂押
向時禮數隔　隔舊也杜老嘗爲其賓客舊注獨指孟浩
然恐非
再讀徐孺碑一句　兼寓當如南州之哭江夏也
寫懷二首　二詩沉公風調非家常言
可歎斯須改變如蒼狗　與後二年對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曲折一致
波瀾莫二　詩爲李十二娘作却只說公孫以感念王室

兼之波瀾莫二故也
數嘗于郾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　前輩或於數字
絕句
觀者如山色沮喪　六句先賦劍器
感時撫事增惋傷　拓開
先帝侍女八千人　含下梨園
五十年間似反掌　自開元五年數之
風塵澒洞昏王室　含下哀來
樂極哀來月東出　感時撫事處只平平敘過却就自已
一時上照出樂極哀來四字作斷案
老夫不知其所往一語　王室傾覆民皆無家本二句亦
從自已一身上指陳再世而亂猶未弭皆在秋微何謂之
法也
往在戚臣表道飾　注節作節按節亦謂節度使也不成

語
侍祠恧先露　注一作塗按似是路字
赤墀櫻桃枝　舊注汴門開愁谷　新廟之成在乾元元年四
月故收京詩云歸及薦櫻桃也結尾特紀其時以爲鑒戒
所謂願君無忘在莒若京都再火則此幸不可以屢邀也
時危故擬問二句　近臣同國休戚陵寢永安則先臣之
魂亦可歸守矣
昔遊奚門轉眾峰二句　合此篇以後出塞第四篇徵之
可信房之常用海運矣
商山議得失四語　當時所疑如此以呂尚爲房琯發甚
壯遊已具浮海航　航字餘韵
到今有遺恨二句　頓挫
渡浙想秦皇　翻說起模屐觀戲中行詞所時也
除道哂要章　指朱買臣

欲罷不能忘　欲罷二字便已帶起歸帆攻拾門後旋歛
蒸歡叢臺上　起
冬獵青邱旁　齊
脫身無所愛二句　文酒跌宕冉冉將老然終不遂時求
合甚至乎所志識不在榮辟也
杜曲晚耆舊　說出自己是耆舊也
國時聚以二句　潮只打字又有舞馬
爪牙一不中　當指諸河公最于陳同舟言之非謂相州
九廟焚之消
大軍載草草　詩傳草草勞心也
延爭守御牀　公此言必不誣其陳慨然評非獨爲房相
一輩史失其傳耳
鬱鬱苦不展二句　與此字反
之推避賞從　注本　國家艱有報功之典此等

當爲李何公計榮辱之與勳業相爲比較乎是犯天道之
忌而爲賢哉所笑矣　因不用而復悔義雖以寄范蠡五
湖之舟然范以功成身去今因逃未定不以此得罪朝廷之
英俊矣若阿諛面言願熙業而取榮寵自附靈武元從功
臣貪天功者必有天殃吾見夾門傾命不能而被誅戮者
多矣寧病身遠方不忍爲此流也　安溪論云人當滿於
偏方而勳業有餘於不以盛滿致殃若榮辱與勳業相較
即蔬屏敝衲可與鳩杖子功成身退不爲榮辱所繫乃超
然於得喪者矣
還其素與尚令未　史言高適五十始爲詩以此觀之未必
果然
先帝正好武　言與高李徒負文采而所值乃好武之主
寇讐雖殄不惟所懷終於不展方且復有存沒之感然則
莫何以遣此耶

哀海未嘗枯　自此嗣枯用一未字妙
自爵攻一城四語　詩史
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簡知我者　此篇蓋深惜其夫而望
廟堂有留之者此聚離大夫所謂知我者非獨公之素交
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　字體變化如浮雲　此句中并貫注草
書
秦有李斯漢蔡邕　李斯篆蔡邕分
丞相中郎丈人行　丞相中郎公詩之匹也結句美潮愈
淡愈工亦變化道地
我今衰老才力薄二句　方云此二作歌之才力不足以
敵潮作書之才力也潮以八分傳公以詩傳雖自嘆實自
負也　才薄將若蔡何即是學此結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

歌絲綸我力自元昆　兄弟
子弟先卒伍　父子
絲綸實具載　覽詞
奉公舉骨肉　束上
方當節鉞用　子　又勉其後効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開出李賀
悲軒拔鞘天爲高　言精裝之氣滿穹也
不似長劍須天倚　收刀字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石巃嵸四句　從荊南起
兩廳翻倒壯士骨二句　結題
荊南尚公得將軍　子　雙結
秋明府　因巧詆之詆偶識作計或疑是上大通叶其實
止用十一蕃一韵耳
太后當朝多巧詆　多巧詆謂奸黨論者譏其事女主也

豈知梁公末年執政尚能決策迎還房陵若其早也豈復
不待五龍矣獨清節苦裝不世之才能之奈何安疑大賢
乎
秋風二首與傳成以長久問　風傳之也
第二首東流之外西日微　此嘆年白髮
天清小城擣練急　從風吹衣生下
早晚孤帆他夜歸　欲乘此風也　此句急欲歸
故園進去今是非　言仍不可歸也
人悶抵其將前不飛　前字得字亦以脫前人屋狀中
憶昔范陽醉下斗二句　木音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安爲動主理信然　所居對下此
觀
我獨覺子神充實　獨字藏自己精神一面
老身古寺風冷冷　暗指寒

妻見待米且歸去　言飢也　妻見待米雖欲歸而何可
得哉
虎牙行　虎牙山名在峽口與荆門相對
金錯旌竿滿雲直　奇句
錦樹行　垂白之年思見太平而亂猶未弭若此所以當
急景而增哀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興也
春草萋萋盡枯死　比也
赤霄行衛罪見貶傷其足　衛一作鮑按衛雖公傷足事
則哀十六年所謂隋於北方而隊折股是也成十七年則
鮑莊子事詩云見貶則作鮑者得之
前苦寒行二首第一首去年白帝雪在山　即公所云兩
雪不到地也
復陰江濤簸岸黃沙走一句　白者疑翻江濤黃者疑捲

難沙豈知陰晦中雪隨風大作已埋山也江濤句中虎牛
寶怪怪奇奇
寄柏學士林居天下學士亦奔波　亦字暗藏奔生一層
歎彼幽棲載典籍　頂學士
寄從孫崇簡飢陵奔樹他人迷　言惟外人不容再至耳
與汝林居未相失一句　承舊筆去
牧豎樵童亦無賴二句　承他人迷　公欲依崇簡以居
故落句訖無散以殺其意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兩來行好鳥　薛判官
無心眾欲所　與舟屏用後欲尋鄭宏事即指下卓氏
也
老夫自[illegible]有破聲　此此言已爲爭房琯斥率
致君[illegible]
碧[illegible]　發端雖了卻時爲此處伏脈

人生相感動以下　言如薛者本必果不相遇君側無人
宜發其大者多因論一邪不能去而遂出故云休辨涓與
涇也　此詩多不詳所謂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甫也諸侯老賓客　類本云上
露一老字下因言少年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劍閣伐松柏二句　當意非語
君不見簡蘇徯有作死樹中又憶一句　奇偉
贈蘇四徯不得容心胸　轉逆之故
君今下荆揚以下　亂邦固不可居然作客豈必皆適志
若所向無轉逆不已非徒汲汲無歡亦恐誤嬰世網皆
因其不得容心胸故喻解之
憶昔行　韓多法此　類本云今昔南北用得不覺
巾拂香餘搗藥塵　塵字故實此爲佳據
青兒黃能帶向我　即指風水聲

魏將軍歌　此詩亦開長吉
北風　結句言義其有之可茹得以全命亂世真至時清
也補語乃贍逸出之
白鳧行　發端一語用應急無近矣推頓讀之可哭　白
鳧自況末乃指當時卿相特不敢斥言天子蒙塵故耳
朱鳳行　亦公自況于時南伯無當之者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八字下疑脫分字
顏氏之子才孤標二句　才　此才而止一尉則時可知
突然不見吾二人乎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二句　客
詩家筆勢君不嫌二句　言當世所知止此實可憐[illegible]
不嫌其爲郡小而請之則聊爲題也
感君意氣無所惜二句　因主以見客三人皆[illegible]
人也然而大其因賢人隱頓自不遇稱其同[illegible]樹惜

耳
夜闌雙樂　結言未見我於戰亂之中亟避此險阻也
別離頭到我舟楫去二句　非不覺贊君之窮竟如我之欲遠就食何殊難爲懷又不得不聽其去十字中無窮繾
綣
老夫縱亦醒四句　言愧我亦僑饑窮不能相恤飛蓬目
寒遠宋甘苦二句　言當慎此別袂也
當今首自剌一句　當然言最能發露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丁魏先華隱太子傳聞異詞當以史作鄧禹之邦爲正
入谷鼓受寧一句　方入叙文章製兩字得洛氏法上自陸翁而下自系而右　以下叙及仍次擇經詩略無不如意
泰王時在坐二句　倒出泰王作上下關紐何等筆力

五色非爾曹　非言豈非也
自下所騎馬四句　如在目前
木花笑白首　白笑相似也
大夫出虜宋　虜蒙與宋璟　方云此詩分兩段每段皆十九韵可見前人詩格精嚴如此
咏懷二首倏忽向二紀　奴難反覆亦子應獨逢至二紀如我者嚴月蹉跎得志無期又將何語拯救之哉
高賢迫形勢四句　可痛此得志而不能行者也
夜看鄂城氣　今木　豐城之劍有時騰化獨我蹉跎沉埋莫用翦我甘哀致君無用徒蹉跎深意於苦詞耳
回首叱龍池　言將與物化也
鬱二首哀歐陽曠心一迹　堯舜之君不可逢即我亦欲荷全身以詩　言一身棲閒曠而畢季素矣
未爲炎瘴毒　言不憚渡湖且將踰嶺也

結託老人星　言開此去亦有所因依也
送顛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辨眼已小字　工小字上以辨眼緩之頓覺洞細
側陋稱求情　側陋舍下賢字謀求舍下思字
贈子猛虎行　古猛虎行日飢不從猛虎食蓋不願其從謀求劍劍虎而從者得食也
上水遣懷　童稚日糊口　托童稚以糊其口也
但遇新少年二句　所遇無故物爲得不速老
窮迫挫曩懷二句　可哭
孤所亂春華　春花疑作青草
酉岑攙湘石　入水
當觀在劍藪一句　以黄鑑自喻狩虎則童幇也
窗蓉石浦　飄風過二句　飄風暴起之風與下少恩惠句
江山雖能不足投足一宿猶多延畏也

舟楫不敢繫　若作敢不繫即死句矣
窮途多俊異以下　謂眼見俊異多遭殘害不忍盡言故但言少恩惠也詩部笑草草裏將亥得罪也
望摃垂絲繫　繫字兩義重押
過津口　和目旅雲岑　的皆影在湘水中項近字神妙
回首過津口　得風故回首已過也
白負困蒼翎　津口
黃鳥獨啾啾　楓林
究餘不盡酒二句　見吾各寒其州應幾不遂寂寞也
次空靈岸　存有州都過二句　次字
過帆顛貞延　次字餘韵
宿花石戍　翦殿宿宰圍　言及今尚可招徠只在戢其征調耳
吳楚守士度　言守土度者俾存此士不當追之迯役亦復

為賊用也
早發有求常百慮二句　所謂百慮即慮雖斯文以有求
傷直亦為病也結句逆帳二字收足百慮意
煩促瘴豈侵　顧亦字
仰慚林花盛　無主之花尚恐輕折況因人干請乎公卒
以餓死於此見其志老而彌壯而詩爲不徒作矣
薇蕨餓首陽二句　寧爲伯夷之隘而不敢冀曰於南宮
之粟爲謀恐傷直性雖斯文輕有假借如早歲於鮮于太
常之徒亦足病也
賤子欲適從　收慮字　結句紉迴本旨所謂言之無罪
詩道之溫柔敦厚
次晚洲　晚洲適知名二句　先點洲名爲次字遠勢
危沙折花當　危沙句始得旁洲渚也如此出題明暗奇
變

吾得終疏放　得者慮其不得也
望嶽　渴日絕壁出一連　如此領起望字參盡之極
未暇杖崇岡　足望字
三歎問府主　應發端
牲璧忍衰俗二句　明從雜祭豈忍仍衰俗之爲而徒事
牲璧
清明　當此喪亂猶以繁華相矜以樂相憂不解
公意所當痛疾者未有先於此也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子山體
影遭碧水潛勾引二語　好句
珍重分明不來接　足前字
寂寥蝴蝶生情性二句　蜂蝶性情所鍾而蝴蝶不敢近
觀者避白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塔劫宮墻壯麗敵四句　二句

細學周顒免興孤　公詩中凡用周顒傳寫皆誤爲何
一重一掩吾肺腑　頂細字
別張十三建封彭城英雄種二句　廢帝皆高祖孫云楽
大英雄　彭城劉之望讀者乃誤以張鎮徐州當之此貞
元間事耳　上帝告劉裴此乃從劉入張
羽人掃碧海　月謂海中乃復掃除也　方云羽人句未
詳予謂掃碧海謂南不緣史役於夫公蓋責以君臣大義
勉其以移檄討功業爲家不可似羽人褰裳之蔡耳
蘇成下吳範州手札平留遊興宮近上蒸候郁謝落末
是恨八人　今卜改君
勿更書非知名孫　今下八狄
劉毅答諸葛群自　答諸即指司方和晉之語對上黎元
愁痛句
奉贈李八丈判官　官曹正獨守　貞刻正避諱

秋枯洞庭石　只換枯字便新
歲晏行　上看之民罷竭澤而漁已無所出其禍將及于
客戶次蓮盡以爲此也
歲云暮矣多北風　詩序北風刺虐也
去年米貴闕軍食二句　去年荒亂今年之終仍然如
故因其以錢乳之恐然則竟何所終耶結句收足歲晏最
深痛
汝休枉殺南飛鴻　承告莫羅
割慈忍愛還租庸　米賤傷農
往日用錢捉私鑄以下　人今所謂男女仍無從得錢而
違官方爲好也此必將驚走卒欲奔走他適恐處處
皆然所以悲也
好惡不合長相蒙　故以酒肉民窮死亡好惡相蒙而得
不亂耶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本追荅劉洛
東西南北更誰論　高詩中語
文章曹植波瀾闊　序中漢中王
昭州詞翰與招魂　序中敬昭州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序　舟楫而已　言惟訪
我之舟職也
憶其湧思雷出　丟金石聲　文筆須如此
賦八韻紀異　實但七韻
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此莊子所謂逃虛者也非公
之失人
今晨清鏡中　先今晨後昨夜乃有回環諷味之味
昨夜舟火滅　敘云接對明日憶其云云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以文為詩題固當
如是也

旄頭彗紫微　新字發起
無復俎豆事　上不教也
嗚呼已十年二句　失墜
學者淪素志　下不學也
歘得文翁肆　虛設方字
偶舞風雩至　對上小字
足以資雅材　入陸宰
竟然立新意　出新字
眾歸賢宰門　以借字咏嘆新字
大旆猶金鼎　又綰寫新學堂
始康我馬氣以下　收轉旄頭彗紫微點綴盛堂所有兼
紀新之由也
耳門讀書作　重言永嘆
敍伐災切　言彗旄敍伐已息也意極而反形其簡諧

不能終非公不到
高歌激宇宙　應首唱意
入衡州元惡迷是似　迷是似言借以矜飾其下也
汨沒隨魚商　魚或刻漁吳本是然夢得南涵詩中多以
商人魚父為對也
劇孟七國畏　指蘇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婢為湖外客
二句　為客則無討賊之權在手若中丞與諸公豈可坐
視也
復藩壓冰炭　言憫俱交迫也
中丞連帥職　入楊
身當問罪先　力足辦賊
似聞上游兵　勿後降道
驅馳數公子　通簡諸公

此流須卒醜　本詩國恍卒斬
扣寂豁煩襟二句　謂吾言恐不足激此哀懷庶幾天籟
其哀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
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
漲泊于方田　方云此下七䌽上聲韻近多不旁濫巧略
二韵故日興盡本韵
避過寇肥羊一連　隨生因此二語偽造為牛炙白酒事
問罪消息真　按此詩去公之歿無幾然汲汲惟以討賊
定亂為念可以知其所存矣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二卷　古體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三卷　近體

長洲何焯屺瞻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illegible] 發端四語直書謁日蓋有識其不類之意不解其何故忽如此追崇也

配極玄都閟　城北

碧瓦初寒外　冬日

仙李盤根大　一連　文敍明國家追崇之故猶閣注謂以漢武比玄宗者非

世家遺舊史　一連　言史家以爲老聃或以爲老萊子且不能定其人何所據而祖之

道德付今王　暗渡五聖或以爲開元二十年置玄學之事亦非

畫手看前輩　一連　先接吳生從容次第　入今人手必即接五聖則吳生便無處安頓　惜然思其手之妙則此舉之無取可以見矣

翠柏深留景　兩連　又點綴冬日前半只有初寒二字一見也

養拙更何鄉　落句就洛陽推開一層作結注家以爲有所刺者謬也　以爲有所刺亦得但如注則非言老子之道洛浮無爲當師其意徒侈其本則昌知老子有靈方深潛遁引不之蓋作　廣韻則數　廣荒則謂祖宗之失不能有改又加侈焉不顧天下之譏是唐之後嗣不如漢之善用其術遂失之鋪陳其事以刺也

贈韋左丞丈濟　懇款欲然流轉如彈丸

左轄頻虛位　方云今布政可稱左轄非也楊鐵崖有送呂左丞詩保障東南第一功必元末時人如此用起復元設行省平章則鐵崖未嘗誤用明之布政亦元之制相沿稱之亦未有大謬

家人憂几杖　一連　以卦名對干支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軒墀曾寵鶴　一連　軒鶴畋熊皆指翰言之只敍寵眷非有所譏六朝用事皆然注鑿

策行遺戰伐　一連　方求得住

勳業青冥上　結上連起

交親氣槩中　起下陳情

每事留孫楚二句　謂文武幷所驅策耳

上韋左相二十韻　見素　沙汰江河濁四句　望其稍稍改紀前政

傳經固絕倫　至　風俗本還淳　非謂其子乃追敘其前所歷也

感明過管輅　誠有如注家之說

豈是池中物　國忠初于中書舍人嘗與宋昱等華昱云見素方雅柔而易制故公以此語激其有爲　舊唐書

言見素既爲國忠引用無所是非浮字而已

才傑俱登用　結上

愚蒙但隱淪　生下

巫咸不可問　公此詩中亦用巫咸字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身份官爵必誦　太常

適越空顛躓　以下　自敍處如彈丸脫許曲折

敍贈詩體其下韻　起　言知名以詩不以官敍致敏妙

策居仙縹緲　言無定居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illegible]知何等　注等兒本刊作算

言日以文章被身不等作名者避下連等級字也

義鶻行　[illegible]激　轉

[illegible]　轉　二語婉約

[illegible]　聞李林甫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朝退若無憑　猶言如失左右手
精理通談笑　結上
忘形向友朋　轉下
何知到李膺　言龍門不足言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　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駙馬
之居通首寫主家陰洞者也
自是秦樓壓鄭谷　言今日秦樓居然兼有隱居之勝當
家復聚爲之顚倒也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　通首時藏一風字
蒼隼護巢歸　起愁字
向晚尋征路　收入題微
題張氏隱居二首　張氏隱居在今兗州記其地多崇石
夾成從人附郭轉注而附負更放之
春山無伴獨相求　合下兩與
伐木丁丁山更幽　假用鳥啼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二句　春猶冰雪幽深可知　此二句
獨相求也
第二首蕭灑鱠發發一聯　物之得所如此眞能隱者
杜酒偏勞勸一連　用兩當家事與前連對起相應淡朴
中詩律精整
前村山路險二句　收留字每字并對時字
大賢似前曹小山遊寄上長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
盈尺以代彼方丈賈外郎爲尚書侍郎之貳故稱小令郎
置六分司於其義也按員外郎乃散職安得即試尚書仍
郎乎小小遊爲比部郎中之類
路中述目寄一連　題中作外數致
惟有賦詩　贈太夫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眞如畫

菱荇經時雨　頂水盛
蒲荒八月天　頂候涼　菱荇當八月天蒲荒爲經時雨
兩句互文見意對法奇變
晨朝降白露　從上句帶下正收足南池之遊爽氣沁人
肌骨也
遙憶舊青氈　公父爲兗州任城尉見落句並寓兒童舊
遊意
登兗州城樓　兗通乃祖登襄陽城作
東郡趨庭日　隋煬帝大業二年以東郡爲兗州即故滑
縣乃在白馬今之滑縣也唐改郡爲州而州下復係郡名
地理志稱兗州魯郡即今之兗州府起句于先後沿革兩
無所據
南樓縱目初　先破樓字首從題字作結
浮雲連海岱一連　縱目也

平野入青徐　按魯地乎禹貢爲徐州之域非古兗州地
此句亦詩人一時假借耳
孤嶂秦碑在一連　合下古意中四句先遠後近每一連
又上句山川下句都邑
從來多古意二句　思以述作繼之也　秦碑嘉氣未刪
從臣之列魯殿賦適當省覲之時所爲懷古臨眺者乎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掾曹乘逸興　指劉
能吏逢聯璧　指鄭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公驟雨落河魚　方言雨細則
魚在水面唼鰹則沉對細雨見出行方知其妙
已上八首皆齊魯人林所連見此方是什蒙
天棘蔓青絲　嘗僧葉有秋引儲光羲詩爲證字之證
雖有餘而不成文理
空奈手韓二句　爲十六則結法

房兵曹胡馬詩鋒稜瘦骨成　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
所向無空闊　言瞬息萬里不更有空闊也　含下可字
真堪託死生　楊云無空闊馬之力託死生馬之德
驍騰有如此二句　方云末句歸美兵曹言有此馬可橫
行萬里矣
畫鷹側目似愁胡　方云孫楚鷹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
按舜光賦胡人遂集于上楂佗欺懇以雕眈狀若悲愁
于倫遠于跋懇人首也騎騰如雕之視也
何當擊凡鳥二句　反醒畢字與篇首起處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
此詩用寬其意　倚賴天涯釣二句　結是寬其意
夜宴左氏莊　月落露淨夜轉深矣星燒燭短將逢曉矣
鳴琴檢書說到賦詩所以終夜引盃賓主不厭倦也舊遊
因此不忘況茲夕有不往來于懷者乎

暗水流花徑　入夜寧動俱息乃聞暗水此句最妙
看劍引盃長　題是夜宴故以引盃總上言之
詩罷聞吳詠二句　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詩罷聞吳
詠扁舟意不忘皆壯遊詩之明證也
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illegible]
上公猶寵錫　指翰留
突將且前驅　指蔡行
因君問消息　寄高也
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一聯　承無敵
渭北春天樹四句　春日憶
曾康二翻獨有可尚賓哉　言自然不汨沒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過　自然不可移掇他人
歎息高生老二句　達夫五十稱詩
主將收才子二句　從軍感激詩境日新自足佳句也

聞君已朱紱二句　言此老得一官雖在幕府未能發抒
其雄心猶氣然觀其猶相慰也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以江中孤嶼詩發端即起第六
故人官就此　含吏隱
絕境興誰同　開後二句
隱吏逢梅福　裴二
遊山憶謝公　不忘　道首轉寫如龍
城西陂泛舟　此篇似齊梁體
春風自信牙檣動　往也
遲日徐看錦纜牽　來也
不有小舟能盪槳　并收足泛舟意　於無情風生混水
歌扇細浪吹來風飄舞筵花片綴成文造化
舞筵飛花落燕蹴波紋綴之趣詳何如得小舟反與樓船補
綴一段餘興送人遊日不覺無歸妙用反筆更饒曲多姿

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崆峒使節上青霄　先敘所將得體
河隴降王款聖朝　崆峒雍谷款塞皆翰闕之
宛馬總肥春苜蓿一聯　言雖廣分盛非翰一人所辦
大聯是危詞非奮發耳頌也如俗人解則緣此句更諂
不起後半矣
陳留阮瑀誰爭長一連　虛實對
麾下賴君才並入二句　言梁丘早在幕府當招合賢俊
致之麾下未容以諸燃遺我也
獻納使臣因合人　謂中二聯極寫地分清切見其
得以為十進賢以興至治使其在此以追蹤帝王也　自
雲霄謂御製詩賦　末二句收到自己言如楊雄所云乃
不負其識賞也
送韋書記赴安西　白頭無藉在　名不掛朝籍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一句 反對
轉字已為陪鄭并合遊字
名園依綠水 寫其曠
野竹上青霄 寫其奧 一字水竹便列紛叢忘卻一句生
總中八首 方云於上空中大略
濠梁同見招 陪字
第二首 初至絕境
百頃風潭上 百頃紋水
卑枝低結子一連 風是木 卑枝密葉疊韻對疊韻
鮮鯽銀絲鱠一連 頂風潭
翻疑柁樓底一句 是初至恍惚意象所謂濠濮間想也
第三首 復見異花
萬里戎王子六句 無所不有真名園矣
異花開絕域 初入則見木下重注觀復異花獨發
露翻兼雨打 點題意絕域異花觀名凡所在其英緣雨
打則此開無一非異花珍樹何見矣注謂能任蕃將征戮
不偷
第四首旁舍連高竹 旁舍人東家高竹順第一首
疏籬帶晚花 晚花領第二首 旁舍疏籬逐行所漸見
也
藤蔓曲藏蛇 藏一作垂 按垂字作乃佳對也
山林跡未賒 雖托旁舍猶是搜老則山林之勝可知也
第五首剩水滄江破一連 殘山刺木所資所細資也宜
不惟含甘抑亦有勺水亦居然有萬里之勢
綠垂風折筍一連 園中時物漸變也
銀甲彈箏用一連 好洽何任役出酒興而益見其好緣
陪鄭今漸行得矣
興移無灑掃一句 遊迹無不到也 竹林果園則到館

移列坐竟醉矣
第六首風磴吹陰雪一連 飛瀑奔流自高來會此風濃
百頃之源也雪者瀑之派 倒裝句法已起次連醉字冷
字
酒醒思卧簟一連 因冷而醒又倒裝也
只疑淳朴處二句 因其氣象淳朴不覺沈淹深閒出
下二首 此篇反醒夏字 此下二篇與極而步居山林
之外與前詩疏籬旁舍復相照帶
第七首石林蟠水府二句 定昆卜趾幽自中山林居
其內虛在中堪也窮深盡遠乃得下則得此境矣幾乎
人跡所不到故上有野鶴山精之句清晨出者來食遠也
楊云名園依綠水自外遠望也石林蟠水府自內親覽
也

第八首憶過楊柳渚二句 深泉茲乳石林盤紆詞定非
之委也昔年走馬詎知此中更有佳處耶
醉把青荷葉 所謂碧筒也
坐對秦山晚二句 二句與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因
山林而觸發平生幽興也
第九首 此獨專寫夜
牀上書連屋 先起三四
階前樹拂雲 起風字仍不脫山林
將軍不好武一連 非賢主人則騷咏稀出矣不止游覽
兼道文章所以不覺其久留也
醒酒微風入 起涼字已起感秋之意
絺衣掛蘿薜二句 涼月紛紛絺衣將換經夏涉秋故迫
于歸期也
第十首 人或與留止書云幽意云云兩句矣凡何必留
內何截斷云出門云云此一轉妙也次一轉云自笑云云

又一轉云祇應公云八句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
換步所謂波瀾獨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過如此
幽意忽不懈四句 幽意應幽期 自爲歸期所迫而將
軍之愛客可以相過首遍故出門迴首戀戀爲後期也
須溪云水自無往但由何氏山林使覺景別如此最是妙
意
祇應與朋好二句 收路字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 第五橋野竹也
花殺鷄罥蛙二處 乃自客中遊覽遠瞩之景
第一首大聞爲宿客 頂上欄
爲護落巢兒 頂上[illegible]
雲薄翠微寺四句 翠微寺黃子陂猶言過吳龍前極幽
興況此地皆爲風雨阻乎 向來一字與仍在未移呼應
步屧沾一作殺 殺字作力透得極字出

第三首翡翠鳴衣桁 衣桁之上鳴鳥猶可極狀幽意
自今幽興熟 向來自今呼應又轉一層
來往亦無期 頸聯訊報書
第四首顛倒舒參懶二句 從休沐生下 總不貪下
手自移蒲柳一聯 句中有能字尽字 移蒲柳言一草
一木皆其對欠[illegible]家是新梁賦具不貪言外則羨其無所
求于世也與下賣田相對
第五首到此應常宿二句 與前吾廬句深也
故既粉容色以下 言遊已去而低徊後遊未別而惘悵
不十數句無言月追憶不置無待言矣此變化深深之妙
也
何路霑微祿四句 將軍猶耽野趣而頹朝老我反蓬斯
遊而求試則不遂羨之真如在蕘嶨以上也 求祿無
路豈但買田計未成飢來驅人即斯遊亦可常得來往無
期不易何其間歲月故爲之黯然一歎也
杜位宅守歲 盍簪喧櫪馬 虞翻傳九[illegible]上六盍簪[illegible]
[illegible]作宗公此用之義取六放聚合且紀問云云恐
未必然
四十明朝過一連 虛谷云四與十對飛與騰對
飛騰暮景斜 言即使飛騰已是暮景也 阿戎戎引南史
齊王思遠小字此誤[illegible]六朝人多呼從弟爲
阿戎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得寒字 馬云佛經以稱
爲[illegible]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潛縣 指楊
何將陪宴儀 指崔 此篇了無意味不知何之何意取
之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 贈與杜[illegible]中午壁

讀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腳便
已激射遇雨
片雲頭上黑 作滋風字
應是雨催詩 攜妓納涼忽遇風雨大煞風景矣却云催
詩與會時勝
第二首纜侵隄柳繫 反跌放字
幔宛浪花浮 宛一作卷 只如宛字之刊
歸路翻蕭颯二句 言越江上何得丈八溝遂此非敗
意語也[illegible]秋城大氣涼
自公明府見過宿 曲折包括
野由聞文義 文字暗包從前已兩接出偏字反對其
使[illegible]不兩也 字無不有力
向水南偏多 偏自水字妙

今日醉弦歌 收政如此 久之因明府至而稍稍放
於歌笑故古人莫過其行動和閑也
但比部蕭郎中十兄 子字疑衍 發下勝
漂蕩雲天闊 兩逆 激昂傾抒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 九日
汚舟湯湯漾 曲江
荆門此路疑 荆門未詳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
公自注府掾丙人同日拜郎
儒門舊史長 東美佺期之子佺期世掃史廊法家不之
及
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氣衝星象表 一句 三賦
儒術誠難起 一連 曲折激昂
歎爲遷覿施以下 結見終不損其才稍冀使蒭 通篇 [illegible]

一氣屈注稱爲豪宕
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 三篇皆不知所挽爲誰殆當開
元之初乎
第二首鳴弓射獸能 射獸用李廣事避唐諱耳
赤羽千夫膳 倒裝句
橫行沙漠外 二句 乘木深入士不稍稍射獵以給故曰
橫行神速也 大篇言人但見其晚年折節環衛格猛獸
射入石相與稱歎不知其當年橫行深入足稱飛將至今
名動四夷也
第三首部曲精仍鋭 部曲將校經其訓練猶足以制四
夷況將軍之材武由升人自其身者乎
九日藍田崔氏莊 前半跌宕曲折體勢最佳此在賊中
作故尤悲涼 末獨歎兄而已
羞將短髮還吹帽 一連 用孟嘉九日故事仍兼開 悲歎不

公無此神氣 今人有之 祇作兩句索然無味矣古人
命意高絶如此厚 尖句頂上歎
藍水遠從千澗落 一連 陳先生云非但寫景以山水當
名起人之常健也
明年此會知誰健 收老大
醉把茱萸仔細看 收盡歡 言眾貞稍忽不復更把子來
昔稱安科不盡君 一日之歎中歎之盡正悲之深也
崔氏東山草堂
有時自發鍾磬響 一連 從動處形容山靜來猶云鳥鳴
山更幽也
盤剝白鴉谷口栗 一連 不食賊祿也
柴門空閉鎖松筠 松筠二字好 風刺兄長不失自高歲
寒之節也 落句謂何如王右丞也可爲所指去不早耳
對雪 此篇沒賊時作

愁吟獨老翁 獨老翁則所對無非盜賊小人矣
瓢棄樽無綠 一聯 樽無酒爐無火對句從變巧妙
愁坐正書空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獨此老翁爰置
不然使哀亂之後小人縱其殘害即所書空者即此也
月夜遙憐小兒女 一連 憶長安不正說却借兒女未解
對出甚纏綿
香霧雲鬟濕 一連 觀拓彌了逆起落句精神自倍轉變
更奇
雙照淚痕乾 亂離方長兒女尚小深閨閉闇淚痕所以
不乾也
元日寄韋氏妹 郎伯殊方鎮 郎伯猶言兄公
春望 起連筆力千鈞
國破山河在 單字
城春草木深 點春字

感時花濺淚 收上
恨別鳥驚心 起下
白頭搔更短一句 感時心是恨別意但落何故當家言
國破 民負無期趨到零斷不知此身得將可謙冠服否
只因不際終之凄涼合結
憶幼子鶺鴒燈蹟予爲猶閒 猶字對後四句言之
一冬愁憶不消春深竹換相臨如故故常歌正繫其愁不
減于好空目老樹只春日暖只知多肯愁歸也公詩多用
倒敘尤見自折深苦
一自万日夜對月 與閨中獨看偏同趣皆沒賊時作也
牛女有與兩我與期安得不淚如今波予今波中爲仙樣
我則濁足淚耳
他離放紅蒸二句 是家中景
牛女漫愁思 合收

喜達行在所三首 從在路發端入達字始緊第二首始
追敘陷賊中出奔事亦更有力
西憶岐陽信 行在所
無人遂却回 無人處至遂得行也
眼穿當落日 一連 眼穿起下連字心死終下達字
[illegible]作遠勢
連山望忽開 入達字
所親驚老瘦 反覆字
辛苦賊中來 辛苦二字上包眼穿心死下含愁思凄涼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 接上賊中來 忽賊中忽行在爭
凄涼漢苑春
生還今日事 生還
間道暫時人 合倒極
司隸章初覩 合中興

南陽氣已新 對凄涼
喜心翻倒極 出喜字
第三首死去憑誰報一句 接生還今日事 有此憶
得不得何意竟生還却間道字皆忽略中其宜乎其意有
餘也
猶瞻太白雪 喻岐陽承違峯
影靜千官裏 應眼穿
心蘇七校前 應心死 司隸二句是言行在之中與影
靜二句是言身際中興矣第宜上
今朝漢社稷二句 喜字正反覆換喜字在中篇點
出却仍不歸正落留在第三篇作結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得字來處
來爲附家書 得字正面
涼風新過雁 映家書

秋雨欲生魚八關老 王明清云
太液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典又瓜州長樂人英又父知運常領隴右
鴉鷹東驚去 安邊
驕驍帳上鳴 屈從
跟錯須上策 包含後半篇意
容易即前程 先以權石可撫爲防其人
斜日當軒蓋二句 是送
蕭颯佩刀八韻 發展送一連
錢時避御林 一述 從少公十韻起全詩之意當以英汉
果決老敗不用之淺幾之地向乃置之人其敗自以遊迴
六合雖尊用非其地也古言流向自附
聰明齊說客 忽淚獨合帥 言不能知帥小人之言由
下齊城陷日于在下如叔孫通之但進聲言少年

生也如我之腐儒衰晚則反可依公遂去耳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絕域遙懷怒 言吐蕃求請和誠
數有憐貸着 言天子許其和親
子雲清自守一聯 集日假對
九萬一朝搏 秋風海氣[illegible]
門人但知擊月蕃家及則思代無必死之志亦念天子
蒙塵于外宗廟宮室皆爲賊據予故干戈滿地而獨深悲
于國西結髮之十也
天上秋期近 句 在文
人間月影不沒一聯 楊云乘犬上[illegible]何月之外下何月之
內
只益丹心苦一聯 楊云派人間下句月下句外 秋期
方近當行衛殺使干戈不再見深恐目前戰上但路川晴、
家故對月之時心益苦疑添白也 明字人不能下與清

字相關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秋常苦雨 顧須往
山路時吹角 顧戍馬
曉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起曉字
落雁浮寒水一聯 興起喪亂失所而朝還變之意其言
則直書即目也
獨酌成詩 酒漾正相親 破獨字妙
醉裏從爲客 兵戈遠客 唯醉裏可度第三最妙
兵戈猶在眼 無可言也
儒術豈謀身 言皆爲身謀乎 有可愧也
共被微官縛二句 既爲官縛仍兵戈不能稍衍徒以高
歌深酌學野人之所爲強用陶寫所以無可奈而獨居思
愧也
行次昭陵 時公以延予推問放還鄜州故有感于閭閻

之納涼然而非爲身也則其法神光之內禪而肅宗之
如大宗之作法何以致安祿上使蒼生枕息此孤臣所
以流涕于行潞之日耳
識歸龍鳳質一聯 史記奈虎狼之國易一都字能寫之
委易一質字妙在各換一字此翻裁法
天屬尊堯典 謂內禪
神功協禹謨 謂賴太宗之克家也
文物多師古四句 非獨知太宗乃魏相之條故事肅
宗非此不足以致中興故啟延有叔參流根之兵
往者災猶降四句 安史先作亂宗唐受命而武德之間
亂猶未得貞觀之初始致太平故日災猶降而禍未蘇承
上接肅宗一段說至于指揮過隨則承上段爲其翼綱涼
之效也按此解最得本趣
鐵馬汗常趨 或引崤山事蹟云云爲鐵當作石按馬汗

猶朝享大明賦云右劍皆鳴汗鑄金之風馬耳與上句皆
是虛用見神靈常如在也必欲細合則舍胸中更著不得
一故事矣
松柏瞻虛殿 行次
塵沙立暝途 言徘徊而不能去也
重經昭陵 此篇反覆感歎守業之功不能速奠焉太宗
之舊繼也中間以下問他和和何之意太平可望惟特此
耳皆援開闔以規切今日之聽
陵寢盤空曲 此引會要六六按自魏以後陵不立寢殿
不並帝繼也 言寢所尚俗之語連類及之
再窺松柏路 句 收正經
[illegible] 中間穴蟻欲何逃 宮字
[illegible] 言亦見而敗
今日不人意二句 言偶爾失利非人之不定天利只宣

影皆內詩敗也
元帥歸龍種　廣平王
司空握豹韜　郭子儀
前軍蘇武節二句　蘇武節有必死之心諸庶刀成破竹
之勢　蘇武爲典屬國即軍之節臨十乘皆漢也王濬爲
龍驤將軍治水軍師備乘水陸也
戈鋋照雪色一連　軍容盛整
天步艱方盡以下　言方乘時進軍決勝也
時想再昇近　指元帥
神行羽衛牢　指諸將
花門騰絕漠一連　回鶻尤爲賊所畏故獨提出言之
喜覺都城動一連　官軍初至渭濱失利士女爲之悲慟
而賊氣已而回鶻來國助順賊欲奔亡人皆歌舞悲喜二
字一篇十七包括前後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第三卷近體

只待獻春醪　春字最紀其時　前十乃因官軍仍至京
師不利元帥以下又提出決其必滅收復之效功在漏刻
以慰喜也當分兩層看
收京三首　聊飛燕將書　燕將書假謂招諸叛將也名指
哥舒翰以書招李光弼諸將恐非
依然七廟略二句　依然七廟者言明皇固在也號謂野
爾西幸蜀宗已自取之更覓萬方初乎
第二首天沉正寢繁　承上萬方來
羽翼懷商老二句　父父子子而後君君臣臣此連言改
紀從前亂政當以是爲先也　當時廣平王方收兩京而
建寧王已爲張良娣李輔國所譖而賜死李泌求歸衡山
引黃臺之詞以爲前戒羽翼句恐指此也
明逢聖已日二句　上皇在蜀先帝言官[illegible]之功則兩
宮相見如舜處瞽前事者殊足慰傷乃父位復況更已當出

上皇之出今蕭不爲之是蒸父之失明已之功此語豈所
以示萬古乎

第三首汗馬收宮闕二句　末首始彼出收京刺俾保宮
闕更無遠略收京則忘滿故息關門之外更不問也
賞應歌杕杜　出車以勞還率杕杜以勞還役言當遍勞
士卒之功也
萬方頻送喜　言不止收京
無乃聖躬勞　仰大大風退無使君勞之意　前四句言
當念收京之難以從前七廟陝迎移餘後四句言收京之
後回鶻之欲無厭功臣皆有生之望無死之心隱憂方大
平賊之後更勞聖慮不開已若此語如後世所謂恐聖
人心困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如畫　當收是日御紫宸是便殿故
二詩不同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第三卷近體　十八

戶外昭容紫袖垂一句　惟御便殿故有宮人乘帛引百
僚之事
花覆千官淑景移　已起退字
宮中每出歸東省　退朝
曲江二首一片花飛減却春四句　方言先追說花飛一
何初飛二句亂化　何處問爲　已飛一片便點出點綴
而欲盡所謂暫時相賞也有初飛以至欲盡無不經眼所
謂且看欲盡花經眼也
江上小堂巢翡翠句　言但見翡翠成巢一春易過不
思麒麟冢一作復易亂乎然則何爲不及時行樂乎　曲
江南有夾城棟宇所在輦路而將相之第府皆錯其中
苑芳之宮塿尚冢起其間國家盛衰變幻不寓於此況臨
風當名位爲受其紆繫不及時爲樂耶
細推物理須行樂　物理即江上二句

第二首酒債尋常行處有一句　必爲浮名所絆往去非
致仕則行樂無時矣人生七十以後及時行
穿花蛺蝶深深見　方云殘春　花□□□□□□
點水蜻蜓款款飛　方云初夏　水□□□□□□
傳語風光共流轉二句　蛺蝶穿花蜻蜓點水皆于風光
亦復然也却反傳語風光判其共我流轉作霸步多如此
上篇前四句下篇後四句總推流中之意盡力不可
絆行樂乃爲浮名所絆則是與風光交臂失之也
曲江對酒苑外江頭坐不歸　底今對酒
水精春殿轉霏微　苑外因觀水精殿本如水晶映徹
而公久坐于此酒熱漸迷望之首覺微茫霏矣
桃花細逐楊花落一連　逐字兼字亦有霏微迷離之意
黃鳥何訪江頭
縱飲久判人共棄　始出題

嬾朝眞與世相違　方云頂坐不歸
吏情更覺滄洲遠　反映曲江
老大悲傷未拂衣　更繳首之
曲江對雨江上亭晚色靜年芳　起風雨
龍武新軍深駐輦第四句　數其并從太平之舊凡不必遷
謂其父子間有所猜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紛紛大明宮　從夜清至催曉箭
早字
九重春色醉仙桃　康樹早字時宮殿皆植花柳此句
以比上以位下以近臣向來也
旌旗日暖龍蛇動句　日暖字又不混作日　以旌
旗起宮殿亦本言觀其旂也　以上四句將早朝打合後
半詳敘和賈至之作末綜有餘此賞力之高
朝罷香煙攜滿袖　舍人立朝處

欲知世掌絲綸美一句　他人但切舍人此更切賈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方云全首趨到晚出字前半
自寫退朝也　第五失粘
春殿晴曛赤羽旗　宣政
侍臣緩步歸青瑣　左掖
退食從容出每遲　退字晚字一句結出
題省中院壁　腹聯的是禁省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　花隱切春殿垣切左省
星臨萬戶動一連　因左省所見景物興起言不容緩之
意以下指言封事何尺勞也月多者陰徵而候雞也皆當急
思有封事之曙矣
不寢聽金鑰　今夜如何
因風想玉珂　金鑰自內出玉珂自外入
數問夜如何　夜如何者王有鷄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

告之以時我爲兩省近臣以言爲責尚可覘于之自勤而
不知所從乎開夜而興庶幾致士中興居周宣庭燎之右
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文章落上台　指相國
不知滄海上二句　落句點化乘槎事切張司馬
晚出左掖晝刻傳呼淺　淺字未喻傳呼謂喚仗由閤門
而入
春旗簇仗齊　紫宸奏事也
退朝花底散　頂春字
歸院柳邊迷　切左掖
樓雪融城濕　切春字
宮雲去殿低　切晚字呼應迷字
騎馬欲雞棲　拈出字是晚字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自知白髮非春事一聯　與九日

臨風詩意同而彼作首連更有力

送賈閣老出汝州 兩省自此無人矣起句逼枯

西掖梧桐樹二句 惜之也 梧桐在而鳳去矣破出字

高妙

去住損春心 去者賈住者我也

宮殿青門隔 閣老 青門青瑣門也

雲山紫邏深 汝州 九域圖汝州有紫邏山

人生五馬貴二句 寬之也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 謂當此戎馬而猶得生存也

東村天涯各一句 [illegible]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鬢成絲二句 [illegible]國家

嗟[illegible]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有名即所謂白[illegible]衣

有[illegible]由字也

細葛含風軟一連 藏一清字

意內稱長短二句 稱字不用長字[illegible]

[illegible]乃如臣[illegible]也

[illegible]困苦乞爲奴僕賤也 [illegible]成翁所謂[illegible]

用之也

[illegible]二句 上句應詩伯 言或後人有得志者

若在生因長貧賤者矣 則邪益以自欺只消相應二字

結出更無痕迹

奉贈王中允維 心雖可原迹則難解後四句風刺婉惜

俱備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碁局動隨尋澗竹一連 上句

杜詩受下句[illegible]二句即三十年舊來好事也

聞君話我爲官在 別有[illegible] 三十年相隔只訪死生存沒

耳一往字後[illegible]漫遊[illegible]足

頭白昏昏只醉眠 頭白切三十年與老去對照 與傳

又與因許八對照 只醉眠言不復能好事如舊矣此淚

所以[illegible]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

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不無少望

然淡淡有致而不怨[illegible]之道

此道昔歸順 金光門

近侍歸京邑二句 [illegible]不可解惟有自傷

而已不[illegible] 不忍忘君所以爲公歟

當[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以彼易[illegible]分門故

云

兵戈久索居 久字起歲晚[illegible]過半百

歲晚空[illegible]咏 莫字作或字解 兵戈年長非[illegible]仍寄書

何由知其存沒爲[illegible]安穩否耶[illegible]不暇及

此而[illegible]兩可[illegible]不定之詞

天[illegible]多鴻雁一連 言不可謂兵戈之後亡命也

路[illegible]外 不

隔[illegible]起

柴[illegible]二句 更轉 [illegible]字

邊[illegible]一句 點[illegible]字別轉一層

悲[illegible]

字[illegible] [illegible]一句移[illegible]

安得仙人九節杖 [illegible]

東[illegible]人[illegible]路一連 [illegible] 自當[illegible]下從[illegible]之

歸路[illegible]一門一重一[illegible]

或明方[illegible]下[illegible]字下起[illegible]

勦　方云五六郎將營中作一轉
高齋白帝門具瞻　高字疎字疑有誤應作亦對白帝字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尚書省謂
之北省　題目遣興句句足不能道一日而九迴思與
日而俱永兩令節而獨撥尤甚耳
欲知趨走傷心地　不能遣處
正想氛氳滿眼香　寫宮門清川非是物也
無路從容陪笑語　指兩院故人
有時顛倒著衣裳　用三百篇體于律詩中
何人錯憶窮愁日二句　錯憶即下[illegible]氣雖欲錯憶得乎
言我如此卑官閑而思故人不知故人亦有錯憶及我
否我只愁隔日長不可撥也
第二首　上篇因入鵷行未趁朝時也下篇是齊之候因
侍龍顏則君在也

去年今日侍龍顏　重言之所謂趨走傷心地也
下几由來天北極一連　此中獨少孤臣也
孤臣此日腸堪斷　不能道
愁對寒雲雪滿山　首應今此點破　雲氣煙霧互映作
收
得弟消息二首　何淚所紀寫做其面即鈍賊矣
第二首　本來何須而一連　至于顏而不顧而仍未必可
延歲時長矣可悲也　且歲時與招得幾時魂應
得舍弟消息　此等詩自不可規模　首半三折
亂後誰歸得二句　起是倒裝他鄉豈勝故鄉只亂後無
一人能歸耳
舊犬知愁恨二句　言汝妾乃不如犬
秦州雜詩二十首遲迴度隴怯　遲迴伏滄留度隴伏烽
火

水落魚龍夜一迸　當云水貧如魚龍之失所依依因人
等情景之間只借山川點化　尚書云日時言夜夜亦
秋也變交關對見滿目無非兵象起下烽火句言秦州仍
不可久留耳注家引水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冬非詩人本
意以此證用字之穩則得之
第一首滿目悲生事一首　身不能遠謀求何求故反怨
其無情也
第三首州圖領同谷　[illegible]從借注引列史袁子野詩然
作詩[illegible]有以自矯[illegible]自時[illegible]見其[illegible]疾
病[illegible]之人悲壯蒼茫其外猶自[illegible]之象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字
相[illegible]用[illegible]對也
第四首抱葉寒蟬靜一聯　寒蟬靜不敢言也[illegible]不
敢息也故下有何之句腹聯有比
第五首聞說真龍種一連　此歎時危而驥[illegible]在所[illegible]

棄遐荒也
第六首旋疎鳥獸稀　注旋一作林按旋謂使旋也旋疎
有搜抉之迹然自屬佳句自齊梁出　林疏鳥獸稀言不
但轉餉艱難即行間亦鮮所得起下往來者將何堪也
那聞往來戍二句　言河北已殺兵防河不復往來番
戍所思內憂方急儻得解紛緊照之圍首無暇東赴滄海郡
也
第七首　此歎世無自道秦州方陷沒爲要使軍由此者
徒貽張騫之嘆或秦漢之和親何計可息也
莽莽萬重山　令[illegible]
第八首　此言昔人尚能鑿空遠略今寇在門庭腹心未
有平定之期爲可歎耳
第九首　思返近郊而不得無聊反言也
今日明人眼　妙也

歸池好崇兮 此起若施之內地節一字不通人
第十二首蕭瑟兮客命 起變
第十三首傳流 此傳 傳流傳也傳送也
秋花危石底一連 予嘗入泉林壽聖寺親見此景乃歎
爲丁
第十四首傳道東柯谷 伏柯銀 言若得居東柯
瘦地翻宜粟一連 張籍賈島宗此也
第十六首東柯好崖谷子採藥侶將老
便逐兵鋤之悠吾將老馬何須鉗絡毛班乎
落日邀雙鳥一聯 落日歸鳥方疑迅飛崖谷迴碍若邀
留不遣也一作谷中易暗日纔落而鳥已栖若邀之也晴
天無雲而養片雲于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深乡
藏蓄山川出雲皆合養字之義似新實穩
兒童未遣聞 兒童不知亂離有定日夜思返聞此則駭

室悲歎徒亂人意也
第十七首鸕鷀窺淺井 西邊土厚水深陰久井溢反若
其淺矣 鸕鷀井井中皆生魚也
第十八首塞雲多斷續一連 賦秋又形容得高字出
邊日少光輝 驚人治
警急烽常報四句 所謂斷烽火而此淹留也
第十九首故老思飛將一句 國家得復紀略安西則河
北之平可知矣
第二十首唳烟能無婦二句 應錄端忘生事
爲報鴛行舊一句 應此淹留歎留時同在兩省者近任
一老之滴衆也
月夜憶舍弟 秦州作 時公之三弟在許徐二州
戍鼓斷人行 與永休兵
秋邊一雁聲 與可書

月是故鄉明 照化陶子典分共明月家人皆不在側獨
月色則故鄉同耳
有弟皆分散一句 正捻憶弟
宿贊公房 京中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湘雲喇當以其無謀
霜月向人圓 應來此
東樓 師徒挽鼓旗塵內使日偏無他方路但厚遇
其使如奉驕子耳
雨晴天水秋雲薄 從汴洪氏隨筆作天水勝水字遠矣
寓目 秦州詩
山寺 秦州詩
麝香眠石竹一連 頂山園 麝以香賊鸚鵡以言因自
非遙岑絕磴人迹不到之地安得眠食遂性耶此亦所謂
意外之巧也亦連寫凄寂之景如此細麗真小庾嗣音也
亂石通人過 頂細路

懸崖置屋牢 顧高字
上方重閣晚 就高字收轉
百里見秋毫 并收野字 上六句皆極寫結忽爾開然
云見秋毫仍歸了細先看晚字然後乳出見秋毫更不直
問事仰觀事如井 和親本自以約兩國豈知公言復歸
舉凶猶熾系是始消其拱不已往貽厥孫之恥乎
人憐漢公主二句 不追論和親之非仍以公主生還爲
已功人君無恥誤國可哀可怒故反覆責之
遣懷 時亂無當今叙戚騷皆得以起承轉合求之
夜來歸鳥盡 夜來即謂見日之夜 玩全篇曰霜露曰
亦向秋也曰日斜曰日夕暮也無時不悲無計可遣矣楢
之窮無家之客悲啼淸淚那得不盈睫乎
天河 句句比興偏于字有退
常時任顯晦二句 一起便是天河 亦寓亂世識忠臣

也
縱破浮雲掩一連　是何不見星月
含星動雙闕一聯　頂出永夜中四句有一老杜小影在
內[illegible]
牛女年年渡二句　刺先據要津之人不已容也
初月微升古塞外一聯　頂影斜
河漢不改色　頂光細
關山空自寒　用關山月與河漢屬對新
庭前有白露二句　本詩寄弟閱兮　後四句承際字看
以甲夜即無月人觀初字
歸燕春色豈相訪　方云須學其來所謂祇自遠人是
相訪也　春色句是生年排律　反對新雪
衆雛爛漫睡　衆雛句是子子孫孫　反對衛伯稱鶲巾
豈字遠字偏字會字愈活愈靈

擣衣　如泣如訴　前四語俱在婦前落脈
一寄塞垣深　深字能與不返二字呼應
促織草根吟不穩　頂哀音微細
久客得無淚　頂動人
放妻難及晨　獨言秋人不肯明也
悲絲與急管二句　亦顧起二句
螢火　刺詩彷彿情故味長　起四句四折
幸因腐草出　楊六起句賦螢
敢近太陽飛　次句反照火
未足臨書卷　實事翻用
隨風隔幔小一連　先寫出一所飄零
十月清霜重一句　結更轉得有力何處歸與上照衣照
蠅彷林間肩呼應
兼以鐘聲[illegible]古人入聲字收入平上去三聲如甲

字何可作平[illegible]之論如此然亦有上去作
平者
苦竹味苦夏蟲避　頂何字
盛早春苗旋　頂弱字
除架　公自甘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　自稿以下上除
寒事今牢落二句　落句真居今不如秋蟲雀倚知懷
舊地　因除架語人生消息之理有初必終不必說盡
秋笛　後四句忽然翻折非此老無力其孰能為
遙遠　此二句末翰接汪洋何遙若知所身營前
寄已遍
觀兵　去浴論命部子傳而來此出而指其陽公抑偽與
之師合落句即在忽取紫之家
天末懷李白　桐秋　落句鬼自已死棹下當其三詞組

贈答也
魑魅喜人過　稍叔夜贍與魑魅爭光此句指與何爭進
者言之　鬼神忌才意何遍失古人因其名解亦用之非
過從之過也　此解出沒溪先生最有意味蓋以此恐後異
皆文雅之徒
獨立　亦寫搏擊徵繳而有網羅況人事有甚于此
者乎
空囊翠柏苦猶食　古人有食柏而體生毛羽者翠柏句
與下無人對
吾道屬艱難　謂必擇所依也
蕃劍又用珠玉裝　妙在此句呼得氣字射字起
虎氣必騰上一連　夕公云虎即皆有劍氣狀如虎與乎
津劍躍化為龍
銅瓶　容齋極稱其曲折宛轉細讀果是異人

百丈有哀音 從深字生來 無中生有更入神也
側想美人意 此句追想走向活路使公渦詩須如此脫
化
猶得折黃金 得失二字照應 并廢殿誰人往銅瓶反
因失水幸在治衡得失意外相反東旨隱躍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用意始如神 謂因材得
馭老馬不還知道之能飢鷹不成飽颺之患則人人可以
臨危役命威衆不足謂也 安溪先生云老馬夜知道者
經多而熟也蒼鷹秋者入者將至而屬也臨危即用蒼鷹
意久戰則用老馬意兼此二者用意始能如神蓋練半明
而決機速兵家之要盡于此矣
第二首心折奉于將 語不可學
竟日留歡樂二句 待命 此即之于征有闘無辭之
意

送人從軍 秦州詩
野望 葉已稀而風更勁則葉中鶴驪目沉而山勢加長
則層層陰晦中四句皆承發端二句而又次第相生目送
而近也
葉稀風更落 含秋字
山迴日初沈 含晚字
示姪佐 [illegible] 承滿谷山雲起一連 承茹屋匯谷中雲
爲閑暴忽遠山雲起陰晴乞異句法爲有神也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如何措筆乃隱縊精
人說何谷孫 [illegible]字以藏韻字
爲寄小如拳 送字伏脈
貞籍在應 反救字并應小字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字字精到
時就荼舍秋 先位置此句妙 即帶出秋日

盈筐承露薤 盈筐三十束也承露藏秋字
不待致書求 致字從副面反出
東比青芻色 出束字
衰年關鬲冷二句 并及情味 楊明遠作扁豆五言古
詩長篇予謂當檢本草并以性味之良作一連或咏嘆之
試看老杜下八句內尚不遺漏也
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
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 此篇段落尚未詳
獨憐從汲黯一連 公之自負如此于庠黃廣文有怨詞
亦可謂忠厚之至
官臣仍點染 指司議
柱可正當了 指監察
喚人看騕褭 方于上句乙分謂喚人以下乃公自盼令
從之

旅泊窮清渭 指索居
嚴俗輕鸚鵡 自謂
原情類鶺鴒 指二子
秋風動關塞 指索居
高臥想儀形 言遠
奇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
詩題今可傷 此句以渺今我獨淒涼也
萌故去茅榛 指高使君
對叫已翰場 岑爲長史故曰于判
客子問何如 注問一作問當是問字之誤曰詩中用之
最熟
羇旅推賢聖 用仲尼旅人
有覡避所忻 有覡句似指避鬼而復要至即上所謂不
釣亡也趙與時賓退錄所謂不惟道之而且誅之

羗笛在邊縣　秦州
荊上餘貝今　指岑
巴陵染翰光　指嚴
更得清新否　可見清新二字詩家最上一乘法只此矣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元
白代青白韻之朗
討胡秋今虜　謂名將數前勳功也
泰使待張騫　謂未有同功之前也
南修本戰艦　謂以水戰落戰中也
蒼兄城七十一　謂作出走
淮洛劍二十　謂陵破行　川魚腸之劍二十
宗所吹奏行　晉注一作寒秦家細柳之寒賊同濁閣
人也諱兩都連破但舉近知言之
花動朱樓雪二句　含下露景

衣冠心慘愴二句　合下悲風　四句言雖宇宙重開然
收京非可賀之事如此立言乃為得體
宮莎戰勝緗　注莎一作花按宮莎出入所幾也花字不
通
舊好腸堪斷一連　總上起下
習池花伐竹　指巴
紅縣下鳴莚　指岳
朱紱有屬　此用甯如弦死道邊也
地盡舒次紅　指嚴
山同古泉　指巴
典郡終微昨　指嚴使君
治中實畏捐　指賈司馬
未去寸心得一連　轉接過化
他鄉饒夢寐一連　總合

寄張十二山人彪　上諸詩皆休前章　頂上詩與
張之更後身　頂上草書
世祖修高尚一連　按此作漢詳以為喻而宗嗣之發蹤
關紅之由復盡十十字中矣叙事簡妙若此直接嶺發五行
手也
商山猶入楚一連　招隱指何蘊籍
存想為誰隱一篇　前次詞所寫之時則若結見想青龍
而騎白鶴歸者之妙如此此數句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
名言亦可以悟作律之法
鼓角凌天籟　分外清新
關山信月輪　乃與山人相關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筆落驚風雨一連　非此頂仙人不
出
未負幽棲志一連　關照前後事

蘇武先還漢　何未可
黃公思渡隔一句　落句反用天不可問之意　此篇不
獨惜其才且為白申辭古人厚於友朋如此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三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四卷 近體

長洲 何焯 屺瞻

蜀相 錦官城外柏森森 破蜀字

映堦碧草自春色 一連 與下淚滿襟反對 自字空字呼應最微

三顧頻煩天下計 以下 深歎其止以蜀相終也 見隆中規取荆益以爭天下忠知劉業不甘偏安受遺北伐又不及嗚敵設法承祖統而欲終天下之才僅爲偏安輔佐所以一聯頗覺而不深論之無從也

出師未捷身先死 捷注一作用 按順宗實錄中作出師未用身先死 未用不展其用也 作未捷了無意味矣 說者子論式似酷自知

卜居 東行萬里堪乘興二句 東行爲里當指前中椿耳

方公以爲落句公中有所不自得歸卜築而已 欲上誤也

二泉云用王敞事語指裴公 浣花在西卽借言東面遊江之可以銷愁則水西幽勝言外益見 如此詩法使人何處捉摸

一家 大巧若拙乃此等也

應問七家已二句 江船今見獨歸字也

所西 梅雨是及時之雨不得一例怨咎如昭諫是安有於南爲鳥不宜多使遂偏枯淺薄

湛湛長江去 妙結句生眼

芳笑疎易濕 眼

意自咬定 貼蔽南陌之人在內

爲農 錦里烟塵外 照小阜問

圖字行小徑 一連 寫聊今將有事于農也

爲問長賓除 寫出貝 點

遠稀何須合二句 收爲農說還 末句言大國無殊衣食累之不得不爲農也 所謂味在鹹酸之外

有客 詩紀編客至後 二詩體勢相似意味各別 公詩所以妙 方云江干僻地老病才盡聞人足音而喜幾於淸淡不繼矣

幽棲地僻經過少一連 先敘主 反破有字

漫勞車馬駐江干 破客字

竟日淹留佳客坐 始出賓字

百年麤糲腐儒餐 百年麤糲 亦家常茶飯也

不嫌野外無供給二句 結纔出文字有情 故作回頭幽趣而亦不荒棄 逍遙游冷 留滿平其人亦增妙解書味知其不嫁俗乃得與其令之疎則其令之數云耳

狂夫 淸風嬌節國窮獨 與上比賦相參 不全計露

爲甲橋西一草堂 一草堂 猶言家徒四壁意

白花潭水卽滄浪 卽滄浪三字含後半所謂世人皆濁我獨淸也

風含翠篠娟娟靜一連 風雨起下從人翠篠紅蕖襯出流水之淸 娟娟冉冉風雨相關 句法之工細乃爾 曰娟娟 風中有雨 曰冉冉 雨中有風 此篇人所謂有體

欲塡溝壑惟疎放 何 只有嘲怨而不怒

賓至 七言幽棲地僻一篇稍廓而大之

喧卑方避俗 一對 下情親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 如話

字成 句句是卽成語

徐江路熟 草堂在西郭故因衙南郊小謝詩結

修青郊路 引周禮 東方謂之青

檻林時日吟風葉 一連 以竹木觀山新堂之背負而俯

字　豈從人易求竹隨時可移新居所有須栽也　吟風
滴露交互對
暫止飛鳥將數子一連　室家有定飛鳥依人暇斯暗藏
得一面在　言外自比避地偶托
旁人錯比揚雄宅二句　本非蜀士而自守泊如與揚
子故曰錯比嘲亦懶解也
田舍草深迷市井　承占道
地僻慵衣裳　承清江曲
鸕鷀西日照二句　收足江曲
進艇　成都久客南畝　成都當爲南京
晝引老妻乘小艇一連　言尚得團圞可無欲恨
西郊　西郊向草堂　向字生出暇豫暗藏往來蹤迹在內
市橋官柳細　往西郊
江路野梅香　路注作岸岸字方是郊　只有官柳野梅

舍下無人競一字
傍架齊書帙二句　來草堂
疏嬾意何長　長字收足時字　暗藏營競短中面
所思苦憶荊州醉司馬　崔自吏部謫司馬
可憐懷抱向人盡一連　對屬渾化
江村自去自來梁上燕一連　頂幽字　中四句皆一句
內一句外若公分賦江字村字則不通矣
多病所須惟藥物一句　藥物之外更無求于斯世吾將
老于江村矣
野老漁人網集澄潭下　下下網也
賈客船隨返照來　賈客來者只隨返照則東路未通也
片雲何意傍琴臺　片雲公自謂也　舊注琴臺詩引成
都記六作浣花溪之海安寺南　此句猶云不意自全至
此

下帥未報收東郡句　我野老也猶可漂泊息身于此
若夫才翰之士如所謂公出在野豈可徂于窮窗西京位
道不急收田園乎
雲山京洛雲山外　舍下當鄉
神交作賦客　作賦客謂如屈子之南放也
自愧元未箔一句　將白鷗魂出表子妙有味外味白鷗
無上所云云而猶有餘哀則公之哀其可勝乎存乎北留
滯不能去
北鄰　愛酒晉山簡一連　山水借對晉一晉字作對政自
縱放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　呼從字　角巾隱居之服是不
出户人也
園收芋栗不全貧　乃政言其貧也　莊子山木篇衣皮
褐食杼栗此句似用此又徐无鬼篇居山林食芋栗文

本亦作芋栗芋音序作芋者字之譌
慣看賓客兒童喜　兒童猶喜賓客則其好事可知
得食階除鳥雀馴　鳥雀皆馴之鳥則其擾物可知二句
見先生故貧所以尤難也
野航恰受兩三人　注航舟也作艇當不際方言云小舟
也按集內了語船舫艇注艇一艇之所舫乃借不嫌此故
明人選爲艇然和更有涯舫舫可知當作艇何異有三百
斛以下者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兩三人亦惟
艇爲穩
相對柴門月色新　對注作送相辭過訪月生而未取相
對作送字反見其味殊知　落句襯出竟日淹留無迹
出郭遠烟盡上　無人烟也
斜景雪峰西　無村落也
還與舊鳥啼　頂亦字言舊則夜啼非自今始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有人多道氣　見酌數語皆緣道氣
縮結上下見不但境幽可愛也
恨別　成都作
草木變衰行劍外　頂四千里
兵戈阻絕老江邊　頂五六年
思家步月清宵立　一連[illegible]宵立白日眠兼寫出老態來
若使賊仍不破此恨不復可以年計矣
聞道河陽近乘勝　句[illegible]近字應五六年
寄楊五桂州譚　[illegible]冬深　此句虛對實敘
外梅花一月開　[illegible]獨枝[illegible]冬作[illegible]獨不爽矣
江亭送[illegible]　指段參軍
逢唐興劉主簿弟　[illegible]劉相同出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老夫貪佛日　貪佛較佞佛
新[illegible]

敍饒士明府神仙才有數　同集縣
流落意無窮　頂周南
建都十二韻　務生木絲息四句　先從為國將翻國恥來
事說起
忠失東人望　婉色
眺倚一階止　敘[illegible]　[illegible]階句深[illegible]相肩人將復予[illegible]
國
崇禍假不死具下　因因論之用而深悲不得身與其[illegible]
之事說也
在傳渭大魂　[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　四人[illegible]可立因因有因者一敗塗
地別[illegible]之方也
魚村[illegible]　村注作[illegible]　[illegible]有力而[illegible]也與後絡木
村詩[illegible]亦兩花　此謂[illegible]房水[illegible]　宋[illegible]

五湖渺宗不當[illegible]遠者不能守所自強則胡為乎天下江
陵豈能免乎落句又言五陵北原祖宗陵寢在彼不可輕
棄務皆元帝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淡然初不
着題的是早梅後人何由可到
寄賀于十將軍承後　似覓叔序
有客滿堂上二句　兼以自歎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米不許自罵舘　含下聞寂
寥意
孤城返照紅將斂　頂暮字
知君苦思緣詩瘦一句　言我病不能往君何惜乃寄豈
緣詩瘦耶然亦當念及遊此謂枉駕一可知之情亦無
遠念也言所作思我緣詩而瘦者耳
殷愁二首　欲散而愁愈結也

有爲傳深入　逆　不知有對處
第二首是偶然不得放久客
客至　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　句　反打開去惟公能
之寄王起相似　風雨開思反況春和水與合日[illegible]
賓客乎然為不[illegible]字[illegible]紛亂[illegible]矣
花徑不曾緣客掃　反映客字
盤飧市遠無兼味一連　市遠家貧[illegible]悲[illegible]之[illegible]
也
肯與鄰翁相對飲　過　留之不[illegible]
呼取對飲合其況是也
遣意　[illegible]
其妙　[illegible]
囀枝黃鳥近　[illegible]
泛渚白鷗[illegible]

湖亭交遊總一句　收遊字

第二三首絲影微微落　夜景

稀脈聚圓沙　草堂即事詩宿鷺起圓沙見火而起此處

若作起字尤飛動　所與[illegible]火相應

鄰人有美酒二句　收遊字　餘酒與前篇[illegible]可憩一

漫成二首　眼邊無俗物二句　妙語

春夜喜雨　及時之雨而又無所不漏所以爲可喜也野

徑[illegible]船[illegible]滅以見句之[illegible]是都非漫下

好雨[illegible]節　[illegible]字

潤物細無聲　好[illegible]

野徑雲俱黑　此句暗

江船火獨明　此句明二句皆[illegible]字

曉看紅濕處二句　細潤故也花不落　結春字且妙

春水已添無數鳥二句　[illegible]石　從水起便有衆鳥爭浴

惟久居水上者知之

春水生二絕　山谷與[illegible]此種

江[illegible]在[illegible]邊　一[illegible]人更不能到

[illegible]夜[illegible]春[illegible]外[illegible]　指水[illegible]也

早起　[illegible]石防[illegible]岸　[illegible]春字

[illegible]從來[illegible]市　句　[illegible]

足四字

可惜　[illegible]名自取之[illegible]少[illegible]可惜[illegible]不

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落日　[illegible]一連　便覺有風乃無[illegible]意

徐步　花[illegible]一花[illegible]粉[illegible]

把酒[illegible]　連　[illegible]徐步

高[illegible]一[illegible]　破[illegible]字妙

遊[illegible]寺　[illegible]以遊字結提

喧[illegible]衆鳥[illegible]句　仍[illegible]花竹

後遊　寺憶新遊處　新字生動　後遊皆寫寺外

客愁全爲減二句　是後遊結

題新津[illegible]　[illegible]春[illegible]　[illegible]處

正[illegible]做[illegible]字又[illegible]

白花[illegible]衆[illegible]　[illegible]字有居高俯下之景

也水[illegible]爲[illegible]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水如[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乃[illegible]短

[illegible]添水[illegible]供垂釣一連　[illegible]

過[illegible]

逢[illegible]成都[illegible]　少尹老[illegible]笑　宜從注

作老夜樊記役

東部滄江台　與樊籠反

文章差底病　應詩態何　注引[illegible]正俗云云按今江

陰人猶有此音正作都[illegible]反古音之存[illegible]不在所不同

不必以[illegible]正俗之說爲疑

野[illegible]因過常少仙　[illegible]人[illegible]爲少府此少仙

用梅仙[illegible]名更[illegible]

竹[illegible]合　連　惟見[illegible]竹滿江是秋望也

人[illegible]　是[illegible]字妙

[illegible]果[illegible]　是[illegible]字

不分[illegible]　此篇當是高適蜀州時

送[illegible]四江東觀[illegible]　[illegible]轉四句一　各俱有

不[illegible]影兵戈之後[illegible]　見[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不可不

努力也　各努力者必[illegible]　[illegible]入關之[illegible]向後

已也[illegible]　見[illegible]親乎　[illegible]句是送　各字雙

收[illegible]字

[illegible]如話

背常門逕獨樹老人家　草堂
野寒江船疲四句　即事　極寫風雪歲寒偏出須酒來
徐九少尹見過　姿端飄飄絕塵
賞靜憐雲竹一連　頂晚景
何當看花蕊二句　爲新字餘韻照字妙的是梅花又與
晚景反映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　如舊
暫往比鄰去　去非作至至字住言忽至而已成客歸也
不爲竟齊梁何汝多如此
幽棲誠簡略　闕展待
衰白已光輝　特枉駕　已光輝三字領得妙
野外貧家遠　難其直來
村中好客稀　擎其重來
論文或不愧二句　則直邀之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
五使君同到　如此事何足便爲賦詩特爲迸空虛者開
人足音而寫也　前四句開闔有急
白屋寒多暖始開　白屋寒多仍先破出草堂寒多二字
已寓止宜有酒詩律之細也
江鸛巧當幽徑谷一聯　反映許而不至
繡衣屢許攜家醞　指侍御
皂蓋能忘折野梅　指使君
戲假霜威促山簡　請邀同到
須成一醉習池迴　至草堂　幽棲無侶白首忘形謝字
開淡寫來自佗攜酒便請邀寬正說無所不可也
已覺攜酒尚亦同遇只用寒字斟酌荒郊遠二句　覓字
神味
故人能領客　先出同過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
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二首　亦不涉往來通　往來之
人免入水也
天寒白鶴歸華表　即日成
日落青龍見水中　竹橋　青龍是用竹杖化龍與青龍
臥橋上無與討說非
合歡却笑千年事　合歡言爲人鼓舞不獨我與司馬也
驅石何時到海東　驅石對竹橋何時對即日
野人送朱櫻　野人相對意洽　贈對賜約流對金盤玉
寄野人對宮省
數對細寫愁仍破　寫去聲
此日嘗新任轉蓬　日制蓬則又將不止居蜀也
即事　成都詩
贈花卿　刺其僭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第一首　山水出得不平
祿是其病餘也
第二首方丈渾連水一連　超妙全此
人間長見畫老連　接得奇變
范蠡舟偏小一連　妙就畫上指點生動　八句中離合
斷續不可提掇
第三首　起二句直掛圖
簡桃摘　因桃付看傷今思舊也
五株桃樹亦從遙　題明遠行路雖中庭五株桃一株先
竹花今人甚用五柳去有用五株桃者
從青一明府留處見綠竹　元白小律多類此
贈別鄭鍊赴襄陽把君詩過日　但把其詩則不見其人
答出別字最妙
試覓知能人　魄公不肯爲劉荊州府者殆以此勉鄭邪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清立意妙　入奉和
屬城臨眺景一連　艱難之際身當分閫重寄寸陰可惜
遊覽賦詩非所先也言嚴中丞不可貽晚眺曰眺景曰
餘春皆有體要
天涵村浮杂　貼入嚴公意按出帝念
征旬多與緒　應詩清
嚴中丞枉駕見過　見過分南北任浮沉　一泉云自蜀望長
安為北
扁舟不獨如張翰　頂浮沉
何人道有少微星　一泉云歎知己之少若自謙而實自
負也按何人二字疑得妙言微嚴公誰復知之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譚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衡
青開幕府　廣州于五管為大府故曰開幕府
漢節梅花外一連　嶺外棲遲照化工妙

絕句漫興第四首　身外無窮事　決辭言無得辭也
此元白所本曲而有韻　日沫落而掩門方頂得出懶
第六首　[illegible]見日在掩柴門
惰俗本嫩日字作白字改作如此
第七首　白墮青錢　元白最好為仿其流遂有放翁
江中獨步尋花七絕句　走覓南鄰愛酒伴二句　馮云南
鄰已出江中獨字　獨空床二字見其醉臥時多頂出
愛酒經絕
第七首　此等詩邵伐老杜亦非佳語
三絕句不如醉裏風吹盡二句　老見亂離不若太平先
逝詩人所謂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也
第三首會須上番看成竹　馮云上番猶言頭番凡二三
發筍多蛀折不能成竹
戲為八絕句第一首龍文虎脊皆君馭　龍文疑作龍媒

麗春　非泛詠也補者以類相從耳
謁鶴　與下花鴨皆在嚴公幕中作　王人失路托身使
府自畫小影
花鴨　階前每緩行　見鴨
照門太分明　花字眼貼
畏人　前半虛含畏人卽所謂心微倣魚鳥肉瘦怯豺狼
也不下薄俗而諧調子編性其落厚其慎戢然非我之輕
絕故人萬甲三字皆不可頓其實待之無可待耳　起四
語索淵論
三年落日低　年字從注作年二峯落日所居者西郊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　望字
南浦清江萬里橋　野字
海內風塵諸弟隔　伏人事蕭條
惟將遲暮供多病二句　不言家國之難才而惟以病不

能報致此四郊多壘自責不以身不在朝歸咎丁憂見助
之也
跨馬出郊時極目　收望字
不堪人事日蕭條　願須臾無死早見興復何時日甚一
日耶按松終沒了乜落但見西山白雪三城戍守曾無釋
縮之時蜀中殷富徵調既繁但見南浦清江橋名萬里東
道阻絕故日人事日蕭條也
官池春雁二首　依殿丁成都時作木入幕也
第一首自從春草有春水二句　言所憂不但無藏恐亂
離相[illegible]則無日也
水檻遣心二首　第二首中二連作一高一下對
城中十萬戶　應大郊
此地兩三家　應無村
第一首　後半篇皆遣心

屏迹三首用拙存吾道　伏心字
幽居近物情　伏迹字
心迹喜雙清　謝詩心迹雙寂寞
第二首晚起家何事　倒喝勢宕
竹光團野色一連　上句暗下句明上句聚下句散
一月不梳頭　應晚起無營　言無營則迹屏而心與之
俱寂矣承上雙清來但得醉已足而不少爲漫挐計所謂
拙也
第三首衰顏甘屏迹　點題
幽事供高卧　承晚起
猶酎甘泉歌　對家何事　下此則其貧益甚然自道窮
窮等爲其拙而屏迹以終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嬾性從來水竹居　本非野人
然嬾性適得所便也

奉引濫騎沙苑馬　頂拾遺
謝安不倦登臨費　起旅况
阮籍焉知禮法疎　應濶略
草茅無徑欲教鋤　收野字　注引孔穎父續世說云玄
宗得騎侍中所乘驄馬自有杜　前作拾遺何以自名野
常豈得如偏處山徑以能賦爲榮觀乎故公酬之云雖常
參尊而亦馳官馬則不其從來之素也謝安以下酬其
末句與余使君辭之語言猶能如阮公之對嵇支脫略爲
法帶　日之歎耳續得謝安有穿穴附館可以一笑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竹裏行廚洗玉盤　攜酒
饌
花邊立馬簇金鞍　枉駕　二句言方治酒饌中丞已至
必欲作竟日之歡也
非關使者徵求急　使者即謂攜酒饌之人徵求急謂急

于求謝陳設也
百年地闢柴門迥　草堂
五月江深草閣寒　仲夏
看弄漁舟移白日　終日歡覽
老農何有罄交歡　對攜酒饌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日臨公館靜　嚴公廳
劍閣星橋北一連　大手筆腹聯收拓更濶遠所謂居然
有萬里之勢
興與煙霞會三句　縮入宴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句句筋兩字有精神
鼎湖瞻望遠　舊恩
象闕憲章新　新朝
四海猶多難　時艱
中原憶舊臣　衆望

自昔有經綸　生平
從容靜塞塵　機會
南圖迴羽翮二句　入朝
漏鼓還思晝四句　先位置節氏二面　成都曾作南京
故有宮鶯之句　玉帳術乃兵家制勝之方位主將于其
方背帳則敵不得犯其法出黄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
之
江潭隱白蘋　方入本身
此生那老蜀四句　亦欲入朝不徒送公也收轉前半詞
意意足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先爲
惜字作勢
稍稍煙集渚二句　承落日催先發惜字
不勞朱戶閉二句　惜字淋漓　以河流引出心字落款

丸日奉狩巖大太不眠均漢而一句　是時徐知道反以
兵守劍閣武不得出故云
蘋草　時公自梓閬黃鶴注最當
懷舊悲來望白雲　望雲專朋友亦可用
不見白近無消息飄零酒一盃　言致此飄零皆不由酒　不
過佯狂縱酒遂致世人欲殺獨此數機眞可見也然消飛
實宜弋者何慕但拂衣歸山亦可自足不必今皆不見又
安之乎深混其自愛也
題元武禪師屋壁得飛常近稿　禪師壁
似得廬山路一句　純吟六若大歷以還混入當結此詩
亦何結到用知瀟灑脫不可及後來皆淺脫也無求二詩
句題者但許在詩中無自已乃大病也
客夜客睡愁月影一連　輾轉不寐遂見月落明日來酒
又聞江聲無限曲折頂得何時在二字出　後四句都從

客字貫注
應悉未歸情　時公家在成都故以旅都為歸即汴州故
鄉之意
客亭秋窗猶曙色　亭字起
江流宿霧中　此句曙光也日出則霧消矣
飄零似轉蓬　客字結
秋盡猶過北郊陶潛菊三連　已竟蘇諸侯權盡白衣送
酒之七云為伏旅行所之康成悽抱可知矣
不觸此恨長為客一句　懷抱之字只一為一字逗客公
詩所以深遠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如龍一泉云後半寫之壽故當
之評
却看妻子愁何在　愁何在言妻子皆非復向時之愁以
也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花遠重重樹一連　美字出　望
之何異登仙
天涯故人少　繫寄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雙雙新燕子二句　從春風轉下
言無家之人不如營巢之燕也
都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憑高送所親
西原
野花隨處發一句　惜芳辰
送江送班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若
逢岑與范　岑公參與范季明名無一字無來處
為報各衰年　各字妙古人所謂不可知無可奈何者皆
在其中然則君為得路我方流落如之何不慘相接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四十年睽隔一見卽又言別故不瞭
喜而但有悲也然路乃入朝返命義不顧私則愁緒千端

獨我怊悵刻留者而已結句得體有味
更為後會知何地　先起別字屈折有力
上牛頭寺何處鶯啼切一句　結得變化正與意不盡暗
應
望牛頭寺春色浮山外　望字
傳燈無白日　無白日不以白日而火不停也
上兜率寺　寫云以上字結搆
江山有巴蜀　風格名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贈李第
一首上客廻空騎　泛江故騎廻也
佳人滿近船　在諸舫
第二首立馬千山暮　應上客句
廻舟一水香　應佳人句
使君自有婦二句　戲贈

登牛頭山亭子春谷遠交風　春和景麗當若悲風颯至
則深谷也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萬花
隨世界一聯　一倒轉便不凡
送何侍御歸朝　次連是比體
春日梓州登樓　一連　無對屬假　通篇淡而有味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方六次連何中有一層景
寺下春江深不流　上下二字呼應　起連先說寺下涪
江
含風翠壁孤雲細一連　說寺上不壁夾出山腰意　二
句是上
小院廻廊清寂寂　正敘官閣又起下之見然上之藤蘿
通篇無一句不切山腰也
浴鳧飛鷺晚悠悠　此句是下　晚字既承前日又起昏

黑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　曰戲皆責
望之詞也
第一首忽斷尊中物一句　戲述　斷酒用晉元帝事
座右銘只防食人短已長一句
自顧轉衰落句　落句從第六句轉下言非止之不已思也
已嫌短在飲酒始且汗使醺醺　日過已事遠不能追逐昔
遊耳
第二首　言一別五秋同將入地下猶覷其杯杓不我許
留乎下四句又言成都與蜀西有餘樂然終不如依王于
梓州也
已知嗟不起一連　出之以戲故無迹
第三首　言王雖斷酒今何可遂不思予
羣盜無歸路一句　言已將與沉醉者哉姑以此關頭耳

歸路謂歸朝也
猶作酒顛狂　猶記君于猶以酒狂為嫌也妙在是戲
須微醉尊前一句　當顧宗朝故目鈞鈞　交分不淺久
要雖貧豈衙視賢當為朝廷惜才自徐陳徂謝人物益稀
如我者亦天子詔徵之如漢武之安車召枚乘而乘死
可不敘採其窮老乎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　池酒狂歌外一連　謂狂歌痛飲
庶幾盡之楚處形骸之物忘許可忘也起結句
出號江城黑　出號二字未詳
此時分改後同二何　朝命不逼偏將充軍避高宴食不
下而勇身逐也日不飯者微詞諷耳
夢上句須把官燭　應月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　扶侍則遠其親之恩不可
分外艱危中不得貢其幹蹤偕別又何能已兩面合到

青青竹筍迎船出二句　猶似用事耶
倦夜　顧陶類編選入倦秋夜
竹涼浸臥夜宿　此詩前三句上半夜下三句夜半夜以徂
字結衆以見微夜不寐悲且倦也
已秋　此篇妙在淡
涼風動萬里一句　語然則限國家事在內
悲笳高鶴鸛　鶴為客劍入句於楚老劍
出添與人行　力不老不能入下更悽然不如此句之深
即
始悲嘆一帆一句　以家遠兼及匡貴字
對雨　首連領起也　首結句引諷倫申宿
西戎戰乩嗟一句　言其旣不背恩而不滿我子食則兵
與將皆不足用矣則禍機危難可知
暗忍隨鷗為冷遂翩才不名為蠹之消一句　言人與其退應所

以拱邊陲詞與而實不與也　適自淮南移西川故予贈
楚將
玉壘雖傳檄六句　玉壘傳檄兒望第計青海西戎飽飛
去來自如中國將帥非人誠無如之何耳　松州猶急擁
兵不救所恃西戎戎飽欲自去耳適太故舊公不得已而
隱躍致譏彼固深于詩教者可以一悟王嶠雖旹其少新
予
王命漢北豺狼滿二句　漢北巴西賊氣充塞則蜀中之
亂可知也　前半數蜀中連亂不即王誅
半落新燒樓　言賊買不入
兵守孤縈擁　言將帥自立　如此使事義味乃長
深懷喻蜀意　此句斷章取自擅不討之義耳
有感五首　首篇言將帥不思報主次篇只下則言主上
制御六合當以不能弭亂自責不可獨諉之下也先貞諸

將何從採本言之可謂盡其體要矣
第一首來樣歸消息二句　言吐蕃孔熾求將帥之中有
一如張騫之通西域者絕不可得而從以數遣有父豪恩
澤而不思報為可感也
第二首諸侯春不貢二聯　諸侯不貢由先制馭之方乃
使者徵求往來所將略無大體又何以服其心哉即起下
不行儉德意　兵分則威削不六論平亂當動所始先其
所急即欲從事于內師之氣殆亦往難用不如息戰務農
義威何爲也
第三首　欲下河北當駐洛陽宏衍之大命之衣以收小
民之心以屬將士之氣何有深忧斷中泄泄營營日復一
日洛下之時儲且盡河北逆紀猶有遺忘上下之分豈復
能有為乎公詩與汾陽所論形勢微異
長令宇宙新　如下所云行儉德以與宇宙更新也

第四首　言分封我求不可絡繹如但取保偽送人回
宮不儉何不可也　但言弱幹而予枝果與行已殆
將何以彈壓不臣者哉親賢受鉞客成行事異宮出公適
遇不聞盡封建果不可復耶
丹桂風霜急二句　用槐出方是緣情之體　注以丹桂
首言為格言宗藩者待之
終依古封建二句　方云反言見怨得諷諭體
第五首　諸侯不朝不貢由叫定有以致其猜阻然不可
以絕之也故但以各安節假解諸將之疑而責以臣節
有所未盡也諸將得以安驕天子由朝廷無恤民之政從
亂者相繼若質心有撫以起節欲為亂將誰與共濟
郡　道見諸侯所以與朝之故弱者則懼部道并存不敢
雖其所罪者則借多事為辭諸侯跋扈皆畔故借一者言
之也　此篇止織怨發端四句開哀痛詔則終上以行

儉德為本也
送元二適江左亂後今相見二句　數折
晉室丹陽尹四句　溫太眞自河北奉表江左　言元如
溫尹之乃心王室劉琨如子陽之井蛙自大順逆異趣使
露雨已則始終故以莫論其戒之
章梓州水亭　城晚通雲霧一連　引
起太守妙
近得新王[illegible]　漢中郡
高門何了畫　隔道上
荊州[illegible]　章梓州　仍以楷池贍點水亭
殿月空漢中[illegible]深海氣清　玩了送致
浮客轉危坐　方云浮客出庾樂詩止貼玩字
歸月應獨行　起下鬱字
欲行流亡衛　收上

風吹古已牛　收玩
登臺落客悲秋又以老病止酒其無聊可知　千緒萬
端無首無尾使人無從捉摸此等詩如何可學
風急天高猿嘯哀　猿啼已藏獨字
艱難苦恨繁霜鬢　頂萬里作客
潦倒新停濁酒盃　頂百年多病　結處兆止為登高之
悲不見九日之樂也　前半先寫登高所見第五插出萬
里作客呼起艱難然後點出登臺在第六句中見排奡縱
横
瞿塘峽口曲江頭一句　言當自強以定難勿復乞師小
夷及宮臣府難血之辱也
滿容尚秋心苦悲　悲容
鬚變何成絲　以傷暮結悲痛
西山三首第一首　言老師費財與賊相持而吐蕃亦兩

庸傳無能可知矣
築城依白帝　白帝謂金天也
第二首　腹連蹶縮不前之狀
第三首　前四句言人疲粟盡無尺寸之功于節自往元
戎自歸隔城自固觀收自奏將帥非人以致為功乞和飾
勝聊身危蠻而已口占和親不如力戰求勝今乃諱和粉
之誇飾誑人之欲幸其自退乃為誤討功倖然名伸成敗
甲者此有所激乎
城上擊旗木落時　名句
聞道從戎　若將第六句稍稍等擊則為子論及兵矣
論詩正不得鑿
舍弟古詩憲常檢校聊示此詩應嚮應忍以一何　只是
校定　公有四弟而占相隨入蜀此日又在公於行道與
賊人都中徐校故有此篇

傷春五首第一首天下兵雖滿一句　是倒裝法言春光
雖日濃天下兵方滿故可傷也
御宿且誰供　御宿不供者言旅離散從吾君者誰乎意者
鬼神呵護如雲之從龍也乃含宋何意
殷復前王道一連　望其為武丁之撻伐與如平王之遷
秋
蓬萊足兵氣一句　責左右之臣不能補土修德致此播
遷言欲其修德也
第三首大青風卷幔　風俗變故兄弟之來也
自覺木爾池　聽用池與春鳥中
本藩官軍迷　言且留官軍迷為定亂而何其轉耳落也
第二首不成誅執法二句　此欽九叔不深入無御法也
晉書天文志執法廷尉御史大夫之象所以舉刺凶奸
者也

大角纏兵氣一連　經上衛詩白虎之未即綱幅裂天底
凶臨金虎貿貿　宮闕沒可回蕃大子出走內敗不書假
天象以言之
賢多隱鬻釣二句　斥其用宦官以致播也也大于七尺
之興高與天下賢者共之同了驟乘老絲變色余何龍元
孤一刺餘是絃寸求賢及于約居況在朝之賢必無反見
斥逐者觀之信之謂可以服凡大將卒之心惟我役使成
收復之功文　日將丁儀猶尚文比借文丁役軍事度閑
見忠言下回聽之　老何不悉以收復奇之也
第四首後追使逼奔　日使逼奔則京師未復可知此句
法也
哥舒忠公上　當是用高歡倚斛律不欲寒此翁令臣定驅
其家未及
瀟湘池北上　言不得歸奔也

洛乃欲東巡　言復不行安處洛陽也
甘無私紛血二句　自傷在遠不得以死衛主也　汝觴
者傷其無也
第五首亦見刼走多　羽林孤兒天子親軍亦棄之而散
況四方誰為守乎
王公出御河　御河宜用時朱榮河陰事
得無中夜雞一連　聞雞起舞者收而用之即為忠臣當
如祖逖之大度以得福仁耳
春台[illegible]燈燭　嵩刻發生之時不見其他但見燈燭已屬
可[illegible]況燈燭不知何時始平方有與春俱生之勢則尤可
傷也　此句總結為春
送[illegible]州李使君之任　[illegible]相一句
從前緒甚能名即忘此　殊不免猶是俗吏故此行尤念也
近不除刺史　指再任

老思邛竹杖六句　言所望于使君者[illegible]
翁老慵最先一聯為題熱中一酌甘泉況者中[illegible]
動火雲二句襯出先字接得變化此我所思及所要也[illegible]
會自[illegible]由驛何不問隔即了無意味矣
遇高與公須四何　天地之英[illegible]斯民之[illegible]此之不念
何以為政言先省之可惜則生者之官[illegible]可知也
遇言下言陳公須[illegible]如[illegible]則此行未有先
于此也　一篇[illegible]乃點明則洪在梓州耳
注引[illegible]
詩[illegible]亦多[illegible]以父老乙歸而[illegible]
綱係[illegible]
父為[illegible]
為之[illegible]此皆[illegible]也
于閬州筵[illegible]以惜別之作沙頭暮黃鸝一句[illegible]

周比何似以
春待嚴大夫　八句無一句非待字意
常怪偏裨終日待　用他人行作襯
一生襟抱向誰開　收寄字
奉寄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頗多二句　位日崇詩日妙其
如今日所望于高者非復汶上相逢故意必行大節壯
猷乃不負聯騎氣每邀客也
今日朝廷須汲黯　謂諸帥
中原將帥憶廉頗　望其復出
別淚遙添錦水波　公自謂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天人滄浪一釣舟　言老而無容
仍無家也
奉寄別馬巴州南國浮雲水上多　言但見御光得馬則
奔然也

難隨鳥翼一相過　寄別
知君未愛春湖色　只云不愛湖色真之愈深而語愈斷
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首篇泛江次篇
就黃家亭子　首篇花色[illegible]字塘渡亭子次篇結句所以
終上歎娛恨白頭之意
春遠春迷繡柴門　始出題上言春下言遠又一法
何曾劍外清　變換妙
地入冊人營　言人營是反言以把諷言天子尚無冊之
何我安得歸也
蘇寒　起二句爽心透骨
戍鼓猶長擊　寒字
林鶯遂不歌　寒字
忽思高宴會　反寒字

朱紱拂雲和　又與腹聯相映
百年過眼祇報春　祇字便含下過時發口詩律之妙如
此
知音兼衆語　百字
花密藏難見　已起過時
遊子　似不經意唱詠轉自深長與門巴蜀迴環轉接一
絲不亂
九江春草外　頂山谷然
巖就成都卜　應上語
休爲定部賦　只是言不復卜鄰于此
登來如可到　言無不然也末見語詰
歸發衛生怡一老　言入下生民將盡也
兩急青楓暮一連　暗入魂招不得　與末益甚深焉
之

滕王亭子　年在中閬州刺史時　春日鶯啼修竹裏一連
使事無迹　楊用修云第二用梁孝王事第四用淮南王
事獨怪修竹不知鶯啼後見孫神廟亭詩云鶯啼修竹乃
知老杜用此
來遊此地不知遙　謂滕王當日
滕王亭子　中二連極言其寂寞
鳥雀荒村暮　對鼓吹
雲霞過客情　對笙歌
尚思歌吹入　句　乃收閬州結收轉行春反對寂寞
玉臺觀　滕王二篇猶有王楊氣味
渡江　宋人止能擬其材力氣骨前四句却更不群作後
四句
清花兼蕊鎗一連　是將到岸時
戲問垂綸客　句　是已渡後

高雨　發端是喜字遂妙
巢燕高飛盡一連　久旱逢雨云何不喜不須更破明題
字此連見飛潛動植皆含喜意也
晚來聲不絕二句　喜字餘音　夜字應朝字　按喜雨
作則時早久旱又思陰雨而在泥花雨打則簷樹久旱又
類客園而發色見徐庾神妙處也篇中綴字已字不絕字
登高晚夜深淺映帶上五句皆見朝日結用聲聞二字反
對律細無比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天下兵戈滿　頂亂身
江漢故人少　再同病
別筵花欲暮　帶起春字
爲問南溪竹二句　從春日帶出成都　時鄭公再鎮公
將復歸故有落句復期之往來草堂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第一首爲

文翁再剖符　文翁事非誤但奴僕庇託詩書牆壁郫公
世胄名士再領節鎮望之以息兵氛興禮教如文翁之舊
蜀民庶得休息不必寫老故人蒙其庇蔭而已逐逐魚鳥
之隨非所望于鄭公也
魚知丙穴由來美二句　言成都可居舊所深悉然所以
復來故非爲此　此時起落句也
五馬舊曾諳小徑　收再字
第二首　此篇承還其深句意
處處青江帶白蘋　途中
故園猶得見殘春　自閬州而言成都爲故園也猶得與
上行字呼應
兆復荊州賞更新　荊州即謂山簡時以征南將軍都督
荊襄交廣四州鎮襄陽也
第三首　此篇承久荒無何意

書籤與封疏 室內如此荒蕪可知也
野店山橋送馬蹄 帶途中
豈藉荒庭春草色二句 言雖則巳荒思行路之難則猶
草一飲巳有餘樂矣
第四首 以下二篇又反覆洗發總為文翁再剖符之意
新松恨不高千尺一連 言松三年而不高竹三年而不
斬也
生理祗憑黃閣老 寄嚴意在此句點 嚴以黃門侍郎
再鎮
衰顏欲付紫金丹 自下奔走三年所以遲衰也
三年奔走空皮骨 帶起第五首補出途中行作
第五首烏皮几在還思歸 應得歸
側身天地更懷古一連 收歸字天婚不宜致于途中一
字非常精神

不妨遊子芰荷衣 是濟夫野服
別房太尉墓 閬州 把劍覓徐君 貼墓
惟見林花落二句 有風颯然知點化不覺讀者徒以為
淒涼之景而已 古用松柏呼風不惟太露太熟房是娶
葬暫寄亦不合也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第一首 方云似沈宋
不成向南國二句 是却赴
第三首寬俱一笑樂二句 反結 洋一笑引買大夫事
得之
山館 起連便覺山鬼欲出
雞鳴問前館 移居
倚杖 鹽亭縣作 遊興便知此詩之佳
舟前小鵝兒鵝兒黃似酒 破小字起
引頸嗔船逼一連 更不可移掇

雖慚可憐後牛還州廟 猶為武侯立廟也
春歸 此似復歸成都草堂之作
倏忽又春華 倏忽注作歸到 又字應上須字下文多
種有沮洳不管事說為倏忽了無意味矣
遠鷗浮水靜一連 鷗之在水燕之隨風仰落句所謂乘
興即為家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自閬州再至成都作
敢忘二疏歸 痛句
錦里殘丹竈一連 敘再至沈痛王宰方稱則知不可依
而別有所之也
伏柱聞周史 侍御
乘槎有漢臣 客成都
淚跡同生死 同生死言生猶死也
儻然存所以 然字亦蜀物可食生者

寄董卿嘉榮十韻 筆不停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太平寺有柵而無寺閑處者為有所爾已閒理樂遂行無
自苦領起
內熱比何如 內熱用莊子沈諸梁事
正是炎天闊一連 言滿後不可復行 潤字妙
黃牛平駕浪二連 言舟行亦須水落也
兩能過小徑一連 轉接無痕
江湖心可遂 起抱內熱
秋帆發敝廬 息盤渦歌 通首如話愈流愈有神
歸來 起句非作客不知其味
沈約閑新瘦一連 所以明已之深雖未得長給終非共
簡家陽春腥打
愁飢給麴蘗 濟濟者自見不輕為人延食也
寄邛州崔錄事 終朝有旅忙 旅字今蜀江人有作旅當

浩蕩洲中分　庾注作烟按浩蕩是江野風烟是荒遠不
當作風煙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第一首竟無宣室召　是沒後授
官
立秋雨院中有作　與遣悶呈嚴公[illegible]詞意[illegible]
窮秋心有適二句　上句反言之[illegible]
主將歸調鼎一句　直言欲去[illegible]故仍
[illegible]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illegible]院中起
澹雲疏雨過高城　過高城[illegible]四郭
葉心朱實堪時落六句　[illegible]
歷計何日出院乃風清雲淡[illegible]
觸切也　第四句是[illegible]
化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復有樓臺銜暮景一句　[illegible]
隔限[illegible]欲從院中一望[illegible]
何殊積雨故不勞鐘鼓報新晴也　何遜[illegible]西郭言
外之巧
浣花溪裏花饒笑　西郭茅舍結
肯信吾兼吏隱名　言吏[illegible]不得[illegible]院中而歸
茅舍矣
到村　老大[illegible]戎幕一句　公[illegible]老
而爲客[illegible]人送
語悽惻也
宿府　不得[illegible]
永夜角聲悲自語一聯　[illegible]
自賞之月無人相伴也[illegible]
聲之月也[illegible]

已忍伶俜十年事二句　言非遲[illegible]操不堅[illegible]無路可歸
耳然[illegible]今來[illegible]方決去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illegible]如律　[illegible]今日黄
冊[illegible]
[illegible]一聯　言妻女先還其間
分曹失異同　言在院[illegible]分曹相衙之禮亦可稍
[illegible]補分失之也
[illegible]詩是二句　言以文章則[illegible]友以名位偶使[illegible]
[illegible]二句　[illegible]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一句　寺別深
[illegible]一句　問字
[illegible]已　問字
會希全物色　言亦須使我不失故態也
野放[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自比　[illegible]字放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第一首　[illegible]兄弟都在[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此[illegible]去[illegible]不可解故曰[illegible]
遂也
徐關東海西　左傳遂自徐關入
第二首　反覆申前[illegible]常在東北也安
在哉三字收起二句意[illegible]
第三首　代爲之辭[illegible]我[illegible]能[illegible]諸姑兩弟[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恐[illegible]不[illegible]恨
其夫而終不忍[illegible]不深[illegible]首[illegible]妙
齊州二字首[illegible]用反
以送起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來[illegible]
嚴鄭公階下新松　[illegible]新松
移根[illegible]　鄭公
疎[illegible]　階下

虛簷高露氣　深穩語
何當一百丈二句　辭照下更妙　句句環得一詠俟老
賓客在內
嚴鄭公宅同咏竹　綠竹半含籜　放下新字
新梢纔出牆　宅中竹
色侵書帙晚一連　雖字涼字妙
但令無剪伐二句　反遲竹竹又結到鄭公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沱水流中座四句
聽事
直訝杉松冷二句　入觀字
兼疑虛點綴兩連　畫上着語稍
秋成玄圃外一連　又將岷山沱江一拓開
幽褭興激昂　以下鄭公　學杜者從此等入便有仰窺
之路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所高旅秋自落　木落一意即秋
木落愈覺旅之尚也
初冬　時在嚴公幕府　同爲游宴獨有寒色此日多愁
南八所謂雖食不下咽也
至後　身稱白馬有何意　在幕府
金谷銅駝非故鄉　憶洛陽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野外堂依竹　溪上
賤字仍饑米　正月三日
日歸趣幕府　院內
春日江村五首　第一首農務村村急　江村起
乾坤萬里眼一連　方志萬里百年本王子安明應在心
眼二字分貼江村春日
第二首迢遞來三蜀　旅上飄泊
此又六年　旅上判如今

客身逢故舊　發興也下乃言論式
發興自林泉以下　言所處雖貧亦且豈因故人求賑不
賑咸貧賤也　後半極寫興了亦略寓賤此
第三首種竹交加翠二句　言所歷非一春也
經心石鏡月二句　月經心鳳到面又將自秋而冬自冬
回春也暗寓賤此之意
赤管隨王命以下　言林泉之興可得而嘗者以所居幕
府猶服王官豈以生理無賴所發乎嚴者嚴公隨者王
命隨字與自字呼應
第四首　前四句言本依故舊而留連仍以林泉爲適
志耳本勉起以謀上宰何有　幽求依見乃相嘲也存晚
計猶云保晚節故隱其詞耳
問我數能來　寓賤此意　來字反呼後去
第五首群盜哀王粲二句　言留有悅計要非終焉之地

如王質已屬不幸猶愈今所處也
登樓初有作二句　百年必爲甲眼枯惟在長安今登
樓不賦覺前席可歎也
異時懷二子　異時合蹤跡　言二子終竄十朝不論從
處士中也
春日復含情　以春日收
絕句四首第三首　言鳥猶飛鳴有所蜀中久亂何可復
戀候出消大氣便思放船下峽也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四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五卷　近體

長洲何焯屺瞻

哭嚴僕射歸櫬　老親如宿昔　慰之也
部曲異平生　弔之也　公在嚴幕府多規切之詞稱
諸籍亦似恨知己不盡及公歿而代之者乃至不復可與
共事故有遺後追慟及諸將八哀等詩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起句高絕
重碧拈春酒一連　方云妙絕今古山谷八句詩皆出于
此按黃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誰能同此絕
勝味惟有老杜東樓詩正謂此也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船經一柱觀　先下峽故
留眼共登臨　仍收轉將字
撥悶　纔傾一盞即醺人　已呼起當存

乘舟取醉非難事一連　但使酒能解愁即三峽驚濤犯
險往來可以不計艱此非難則悶之難撥可知也無窮鬱
結偏欲與會飛騰公詩作用所以微也
已辦青錢防僱直　防猶備也言我以備撥悶之一法耳
聞高常侍亡　忠州作　此詩有痛有刺生不能致君死亦
但修文地下耳詩名獨步別無功業可紀故以此庇也
致君丹檻折　言已因數旅相向與十外遂不復與高相
見也金華　瞻失祇益自悲獨步詩名長在天地間為之
不死或在于此　宿昔　向來以慰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通篇言汝雖賢爵不相恤吾自以同
姓故自須聊一過汝爾汝間語歸一飽便可率老夫則
殊不然也　落句須合姪龍興寺所居院壁一篇觀之
禹廟　雲氣生虛壁一連　疏鑿三巴　激古如在目以待
神靈颯然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七句皆寺居之由忠州使君
乃公從子而莫能為宿道主人題詩以深責之
淹泊仍愁虎　兼刺其無善政
深居賴獨園　指龍興寺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　已領獨字
星垂平野闊　頂獨字岸字
月湧大江流　頂檣字　二句只是汗漫然天富來雄渾
生動乃爾　劉孝綽月半夜泊鵲尾詩月光隨浪動山影
逐波流
官應老病休　言身稷契曾犯龍鱗豈肯浮華求應捺藝
然非君之恩厚獨遺元從之外自緣老病合就所退耳
天地一沙鷗　應獨字　此又似揚子所云譬若江湖之
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也
別常徵君　忠州詩

此別淚相忘　淚相忘猶言至哀無淚欲其細作行者知
終不得相見但望恐其起居動静也
十二月一日三首　第三首即看燕子入山扉一句　發端
反對　親知見面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此乃夔州詩頗不拘常格其實詩
體也或編古詩中非是
熟史因封已一連　則指見在位賢者屏棄
冰壺動瑤碧　起淵字
遙思款一被以下　所謂為宗族交遊光寵也
長江二首　第一首衆水會涪萬　江之源
歸心異波浪一句　言歸路為所梗狀若江水之思湖用
反筆最妙　江濶波浪兼天湧當即用此二句參之
第二首浩浩終不息　江之委　合源委觀之始得其長
子品最只從此篇便覺不解詩也　結句接上一字不可

晚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第
一首一德興王後 歎歸葬不出褒崇哀榮之典耳代宗
始下也後詔與王之後人 落句謂前在閬州別房墓也
第二首風塵終不解一連 房相一生志在興復今歿猶恨
所繫但見江漢之切宗未解風塵之須制其存沒尚猶飄
者乎
盡哀知有處二句 言已不能返東都也
舟題二首第二首落月去清波 去字言綠晚色既改波
中月影亦微若作失字便味短
歸朝日簪笏 以早朝點收晚字
懷錦水居止二首第一首猶聞蜀父老一連 猶憐子弟
是患父老蜀民亦不聽命而觀所以上望西京時稍稍
遊澤足於歸其心或不至遂畔其子耳

遠逗錦江波 逗字改投字 踊止當與下論中二字
今人有作動字用者 誤此本逗留之逗 逗止也 此處逗
字未知何義 按韻會引集韻逗或作投合也
第二首錦城曛日黃 言烟火之多也
子規 后山云此等語蓋不從筆墨畦徑中來其所鎔拔
殆有造化也
眇眇春風見 令傷人
蕭蕭夜色淒 含愁聽
南楚青月蜂相見一連 頂貫字切早 貫谷云相見
共問起下離群
杖藜妨躍馬 覆衰句
寄岑嘉州 州外 夔州詩
不見故人十年餘一句 岑之為補闕公所薦也 公流落
西南不一言之 下例出守又不遣人迎 故此[illegible]之

雨拋天夜紅衣[illegible]句 見其留之久也
眼前所寄選何物二句 言若我翁者但能致書以仰十
年窮見之誠而已 不則豈並從爾乎
移居夔州郭 中二連方是清新生動 一別一就若送若
迎
伏生[illegible]人說 伏上半
山光見鳥情 伏石斷 飛鳥亦投山深處也
且就土微平 就字對上別字 若送若合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無對屬
之
石瀨月娟娟 先作上岸之勢
風地石堂烟 望中所見 烟字合濕意
柔櫓輕鷗外 補出下字
含悽許相迎不到 應總不入見 此雨怯出必怨作期

走筆戲簡千[illegible]起半自次明 言坐而復起起而復坐自
天明待至午時也
浮雲不負青春色一連 見怨切作從
身過花間霑濕好 何但不怯而已
宿江邊閣 用仲言句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一連 夜去
[illegible]則但其更籌 其將曉而得息 而又有[illegible]轉[illegible]陰
晦起句[illegible]
稍通[illegible]一連 頂識字
西閣口號 [illegible]清新
西閣雨望 [illegible]添沙面出一連 言始得水落可通往來不
憶又[illegible]也
不離西閣二首第一首 地偏應有瘴 頂此時
臘近已含春 頂冷色 月令臘在立冬[illegible]小[illegible]

失學從兒子 一連一開一合自難自解生出落句
第二首 旣然許經此因而稍以西閣之勝豁心人今已
成故亭勝事經日方自此始也
江雲飄素練 連 妙在一氣
滄海先迎日 西字
銀河倒列星 閣字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言問子能來乃期
同宿不到則負其嚴也起五字曲折之至
今疑索故要 言今夕宜可取必故約也
匣琴虛夜夜 切三度
金吼霜鐘徹 朝朝
花催蠟炬銷 夜夜 二句暗含約人期
早鳧江檻底 早鳧切明府江檻切西閣
雙影漫飄颻 仍望其到

閣夜 西閣夜也窮陰稍閣又見兵象急[illegible]
聲 此詩言了遺有幾復開戰伐大兵仍[illegible]
無儲粟僅有存者不受徵發之夫猶[illegible]取給[illegible]
此夜何時日然人心[illegible]亂則[illegible]如[illegible]
亦各歸其土但未知家國何[illegible]人命者人[illegible]
愁悶法學依依不能自已竟寂寥假是寄人觀然猶然兵
象元寒字宙也
西閣夜 楊六首二句將夜第二初夜第四已夜第五夜
深遠聞行夜 盱危既已驚心靜[illegible]又恐有是盜
賊猶存亦了無告故不絶[illegible]遂爲[illegible]
恍惚寒山暮 句 蒼然暮色自遠而至月[illegible]則不見
也
山虛風落石 興起所聞守禦之[illegible]
擊柝可憐子 句 擊柝禦暴慮[illegible]收發也[illegible]

遥聞有此村已無衣之思則又從寒字埋根
時危關百慮二句 言從前驅民而爲盜後復假盜以刻
民盜有對以下言者故不得已仍致憤于盜也
瀼西寒望 朝光切太虛 自西望
瞿塘春欲至 醒寒字
入宅三首第一首花亞欲移竹 連 指初入生動
第二首水生魚復浦 一連 水生是最頂各歸 復注齊
腹中勝赤對
中頂頭白 中頂妙言頭已禿也
相看多使者二句 想亂後未還
第三首客人海老病 一連 老病淹留乃不得已非卜居
貿名聊寄人之故蹟也
赤甲 吳體
笑接郎中評事飲二句 言致士無路聊用仕漢所憂故

非卒真自放忘其可以增歎也此落句反言之
卜居 言豈惟此月欲歸將待化鶴正恐子孫長流落三
峽似桃源中人矣故吟嘆尤切也
莫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第一首 哀傷不在茲 哀傷
爲戰伐不定不在無家久客
第二首 畏人旅食宜身所備此連言非求安穩地也
全生麋鹿羣 留攵麋鹿尚見上文
畏人江北草 草比小人
旅食瀼西雲 石爲雲根言石田不可耕也
萬里巴渝曲二句 巴渝曲言峽中之[illegible]無日不聞
徵發也
第三首 起連是尊崇
乾坤一草亭 草堂在此篇點出 已往矣[illegible]
此有一草堂非以天地爲家按[illegible]

亂一身多也
細雨荷鋤立　耕春
江猿吟翠屏　與鋤歌相答　落句山谷多攻之冉冉老
掌身世飄零殘將爲長沒世故因春有興感也
第四首　起連言我自謂能非我君少思曲致別材食力
也
主臣水一家　共將下臣尚爲敵國故尤可情次旦所
憑者戴屏有定未爲一家若我生行雖非以深悲也應忝
傷不在沿句
第五首欲陳濟世策二句　濟世策須北歸而來于天子
之前今淹留使府且以尚書郎老髮郎下月嘲風海羽毛
錫也但書傍籠爲稱謝射虎不覺躑躅悲憤耳
落日悲江漢　自歎動宗其期也
圖　清新

鹽子壓檣梨且綴碧　綴點字
山風猶滿把　神來　此等句後人思不能到
野露及新嘗　嘗字即呼起欲寄
提攜日月長　日月二字妙與風露映帶長字又妙與猶
字及字呼應
示獠奴阿段　起句山木蒼蒼伏虎豹猝落日照起入夜
第二句伏竿裊裊伏餘瀣細泉分伏爭字
傳聲一注濕青雲　濕雲字
猝爾常穿虎豹群　顧字
秋野五首第五首大江秋易盛　傑句
稱隱甘重石一連　說留滯窮得乃爾新麗
溪辛幽秀
古苔生迮地　地濶故迮處生苔
秋竹隱疏花　人稀故隱處藏花

兩江使船至二句　自道所以不願赴居必在溪上之故
樹間　六句間別利妙
交柯低几杖　間字妙
滿歲如松碧　利字
同時待菊黃　負字
幾迴青瑣路　句　故婆娑改即從上待字打轉
深小爲劍佩　余北果林校書亦欲浮說移床二首第一首
背堂資僻遠　余北
浪簸高不去　帷浪是不去門下行浮泛也
第二首　前兩句妙是領所後語
全身學馬蹄
吟詩坐迴首　移床　此子鳥語結也
第三首日斜魚更食一連　是眼前無俗物魚鳥皆來親
人也日斜客散互文見意

氣冰光難定　蕩風多也氣第六一穿非死對也
與雨朝行視園樹清霜殺氣得豐處處收是實有
裴顏更覓桑床坐行說
季秋江村邊遊離寂寞一句　故翁九死前沈吾不恨茲
遊奇絕在盡生分別此却覺淒涼少味遠遊只已事投
荒不恨是以君命爲戲也
小園尚俗營寒事　應本是楚人家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第三首柴荊即有齋
亦把詩斯以日首放歌得用古詩中句法
解纜不知年　應見川
東屯月夜　此是月夜然非玩月乃徹夜不寐見其升復
見其落且不寐由于愁然觸于風點愁字在中間以風字
襯托兜提細妙無比
抱疚漂浮光二句　從東屯起伏愁字之根

青女霜楓重　領天寒
黃牛峽水喧　入風字
泥留虎鬬迹　中藏風字風從虎迹則因月故而見也
喬木澄虛影　月中帶風
數驚聞雀噪二句　上句風中見月數驚暫睡迴下不成
寢
日轉東方白　收月字
風來北斗昏　明風字
無夢寄歸魂　夜從涼泽　魂亦難寄則此身漂泊愁苦
不言可知舉夜人日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第一首并尋數安道　以瀧
觀馬
峽險風煙僻二句　既避峽險又看橋梱是所以借馬之
故

築場看斂積　收轉歸田
第二首山家蒸栗暖一連　義與風景頗相似
刈稻了詠懷　草堂本此篇編于自瀼西荊扉移居東屯
茅屋四首之後後四句卽以終前移居之意非與前四句
了不相關也
寒風疎落木　刈稻之時
旭日散雞豚　刈了之景
野哭初聞戰　起無家句
樵歌稍出村　伯落木
作客信乾坤　信乾坤與落木對　此詩上四句刈稻
了下四句詠懷
上白帝城江流思良后　此照宗廟劍之功
風至憶襄王　比明皇淫荒之羈
老去問孤角一連　眞有不見太平之痛

公孫初恃險二句　卻又轉言公孫躍馬意雖長而甚艱
得君又何爲而不見賊平哉
上白帝城二首第一首天欲今朝雨　頂變字
山歸萬古春　頂新字
八陣圖遺恨失吞吳　遺恨謂不能制先主之東伐
諫先主劉　夔州詞以此稱爲秭山谷不能至也　可配
謝元暉武詩故獄詩
乘時各有人　各有人三字直呼後半就字
方隨分社稷　起得次一連
意居假組繡　起雜耕一連
雜耕心未已　伏廟關也
錯枉元過差　頂伯氣數
虛蒼寶爲道　頂蒼山
枯木半龍蛇　頂衡俗

悵望清溪月二句　含換字新字
缺與關張並一連　反覆陳歎非先主天授雖有諸葛亦
熟能任之不二以共濟大業使與成立功乎
歷天才不小一連　言外見我此風塵搖落不知當世亦
有才如武侯之人堪爲國之計者乎
遲暮堪惟解一連　此節乃公自述與且字對　堪猶
言恐不堪也其謙抑止其任也則且以待時而出也
向來憂國淚二句　又言此阻遏效忠之心終不能忘情
平衰疾至今日　寂寞二字爲東北漂落風塵飄寄是寫
白鹽山　收題已將起句字
刻畫竟誰傳　略點睛卽不盡巧
灩澦堆巨積水中央　積注作不當如吳本作積爲是亦
沙堆也
江寒出水長　公詩善押長字

飛□天漠漠鳥雙去　迭　除是鳥飛得過況又風雨
蛟龍雜然助其險阻耶
白帝　高江急峽雷霆鬬　頂句翻
翠木蒼藤日月昏　頂雲出
白帝城最高樓　城當少頂日深江中慘淡蛟剝弱水無
力領同江流朝宗然是我獨不能出峽也
扶桑西枝封斷石　切最高　一集云以西言東　封斷
石亦聳寒之意
弱水東影隨長流　一集云以東言西
泣血迸空回白頭　迸空就最高
白帝樓　樓光去日遠　窮衰句
峽隘　每思飛去而苦道被不得已而滯館於峽路之
險隘也
聞說江陵府　郎中學了
水有遠湖樹　含學字
諸葛廟　看其點綴照鏑之妙
久遊巴子國二句　流落無成彌有感于劉葛之一心一
德發端渾涵有味
賢聖亦同時　晏嬰耶用此詩于所本也
欻憶吟梁父二句　打轉久遊俊健之甚
峽口二首　峽口兩西峻則門虎牙二山之開楚之西塞
也
雕虎兩崖　乘此險者何如落句凌愴不言自深
夔州歌十絕句第八首　何意流落直到此地
第十首　六除句當作逢來以入下更無四也
偶題前輩飛騰入二句　詩體態
法自儒家有一句　儒家統作何家詞乃別指言也集云號
斷輪今語皆承此聯來分寫得與儒相似後井相如得到
偶之作何作何者二字益易誤也　許丁大
永懷江左逸二句　詩源流　江左謂徐庾陰何鄭下謂
建安也多病沈家奏病未能非就病之語　病注一作謝
亦可通按顏曾拜揚日謝宣己之詩仰源自翻中若拜其
賜也作偷一說
騄驥皆良馬六句　言古之良馬多帶好見何已之先人
鄴輪作什而不免負荷致孰貧因思其何名非不傳
其善作其有才無命不禁嘆然耳
絕疾屢遷移　詩境也
聖朝兼盜賊二句　兼懷也可不能自而欲以恩綏之
先生云兼字彷彿言聖朝兼有盜賊之憂果然更就喧界
之隨也
鬱鬱星辰劍　有深埋
蒼蒼雲雨池　無腐化

兩都開幕府　謂成都江陵二人皆武勳兼領故曰開
幕府
音書恨鳥鵲　報喜多虛反以爲恨
號怒怪熊羆　爪牙負用深以爲怪不除盜賊恣恣暴怒
故亦爲怪也
衣襟分時興　無住句
柴荊學土宜　有謙退
不敢要佳句　要和取必也
秋興八首　質問行同步驟之詩以文選爲宗故秋興八
首其選原于感了論其節取之劉太尉文例發了亂緒而
頭緒井然一綫不紊又本于左太沖之詠史八首無精文
選中者當自知之按左之詠史昭明所採者適八首耳此
首以八首爲章法實古本此者惟古今詩體不同謂其筆
取之劉太尉亦附會之甚者也

第一首題曰秋興此章乃後七章之興中四句虛實對

玉露凋傷楓樹林 秋字起

江間波浪兼天湧二句 虛含第二首絳字

叢菊兩開他日淚二句 虛含望之久也 他日淚不始

于今秋也二年並有眼穿落日矣 故開引起望京華

孤舟一繫長都無日泊乃心則繫於[illegible]故國也

第二首夔府孤城落日斜 承上白帝城來落日斜又緣

上催字了

每依北斗望京華 後此皆望京華之事[illegible]所謂詩眼

也 南斗當作北斗 京華不見惟瞻依北斗而已

聽猿實下三聲淚 連 以夔府京華對[illegible]

奉使虛隨八月槎 [illegible]八月[illegible]京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也 五六二句 [illegible]豈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起而[illegible]

承日斜下起月映忽晦忽明曲折變化

請看石上藤蘿月二句 上句言長望不已不覺夜深所

謂依北斗也 蘆荻花收到秋字月映則又依斗望京之

候也 仲宣曰夕望江詩落洲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的

帆向浦團團月映洲結處點化其語以應望字

第三首千家山郭靜朝暉 一日依注作百處 [illegible]

望不已朝暉復望日坐江樓百處望之[illegible]也

信宿漁人還泛泛二句 似漁人之泛棲異燕子之知歸

也

匡衡抗疏功名薄一句 少而早識尾大之徵欲痛哭而

無路晚而追原外成之咎抱忠盡而負恐[illegible]時肅宗復偏

聽張氏故公欲以[illegible]

同學少年多不賤 [illegible]

承劉外同學少年猶不容我[illegible] 五

殿起下長安

第四首 奕棋但指置君不定非參謀國者之無定算此

詩乃追述祿山陷長安之事 下章則追述天寶以後馳

今喪亂之由 第宅皆新衣冠異昔 所謂附賊之時無容穿

鑿 直北[illegible]以後河北陷于賊臣驕右

徵[illegible]以為夔府之直北上句

直指關不關輔[illegible]則不可通矣

聞道長安似奕棋 句 接以陵來

文武衣冠異昔時 衣冠[illegible]第

征西車馬羽書遲 安史[illegible]中多故朝廷不暇致討

求一安身之地而不可得故云思也

魚龍寂寞秋江冷二句 [illegible]公自[illegible]七歌[illegible]

也秋江冷 夔府[illegible]思[illegible]也

第五首 [illegible]因[illegible]故[illegible]長安全盛之日 此

言天寶[illegible]念于[illegible]女[illegible]雖知其將[illegible]

大解之[illegible]在下[illegible]久而去不能[illegible]救[illegible]

遂東富關對南山 此故國平居之盛

一卧滄江驚歲晚 點夔府

第六首 此言祿[illegible]西京[illegible]時歌舞伎樂自謂

無虞[illegible]不知金城湯池[illegible]之固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一句 [illegible]起變化[illegible]之久雖萬

里[illegible]風煙相接[illegible]一卧滄江來 瞿唐

峽口[illegible]處之地也明皇幸

蜀乃[illegible]

花萼夾城通御氣 [illegible]大難以後[illegible]移仗于南内聽政故

曰通御氣也

劉首可憐歌舞地 一句 [illegible]

以[illegible]與[illegible]凡[illegible]

上珠簾一句來所以小減也
第七首　此因上篇日故而因及其景物之盛後半又自傷佯落不得復見向日盛中景物也見老杜之一腳何爲而發者爲多然亦不必每首穿穴太過
昆明池水漢時功　接上秋興也
織女機絲虛夜月一句　潛州云遙想昆明之秋色也下二句鋪張遊寂寞可悲　顧起府
關塞極天惟鳥道
江湖滿地一漁翁　言已漂泊江湖遂成一漁翁即所謂何滿似酒杯也或云例汪汪之漁人何其附也
第八首　七八二首相連說昔日遊覽之地也
紅豆啄餘鸚鵡粒六句　言昔日功名不得施而文彩亦不足表見于世賦賦登覽遂爲終身之遇也其分紅豆之餘粒借碧梧之棲枝亦自頭不可仗所以追昔而千于低垂也　天步未夷衆亂騷後所用反昔少年裘馬之征衣昔年之事蓋歎晚歲之流落也日望京華白吟望八篇之首尾也　安溪云稻餘鸚啄而粒傷棲托人拾翠相侶移棹皆因當年景物起興此篇爲言繁華而賢七遊去妖幸之盛而爲人追跡也不過人已究與此淚治拔郎說更渾融亦表裏俱徹也
詠懷古跡五首　前才如鬼來圖化如列如史如劉皆不得志于當時五篇亦從以爲也
第一首　來自開賦之入第未之首明移嶠山之府公賦以爲子山亦嘗居此故詠古跡及之庾信洞庭同子山之身世也宅字丁以篇總見頭後二首相對爲章法
羯胡事主終無賴　來山作逆更有思明懷恩以叶至吐蕃總言之故曰終無賴也
第二首　賢放色異于古同感悲宮張誠故言長有然山

何必以返辞不用爲之也
第三首群山萬壑赴荊門二句　生之難
一去紫臺連朔漠一連　死之易
畫圖省識春風面一連　昔行難得識面長信僅可魂歸何等淒界
千載琵琶作胡語　石季倫王明君詞序云昔公主嫁烏孫公主以琵琶之非貝有琵琶也公當亦襲用之
第四首蜀主窺吳幸三峽二句　先主失計與遊窺吳喪敗於此崩殂隨之矣字不可復興遂以翼七終矣所賴托孤諸葛心耳不二猶得支數十年之難耳　此篇敘中有斷言婉而辭非公不能
第五首宗臣遺像肅清高　借賢字
三分割據紆籌策一連　言其策則隸于三分其人則管樂萬古不可以成敗論也　一羽毛映李二師引漸出其羽可用爲儀羽之
伯仲之間見伊呂一連　直列定千年大公案不待無一字無來處
諸將五首　首篇言吐蕃次篇則言回紇知中國空虛其堅亦不在吐蕃下也
第一首　陵墓殘毀臣子之不痛故託言漢事第二句又過出千秋二字見亦漢之碣又見于今日也大關謂白鬚關人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一連　紛紛山之亂園陵甫得修豪可盡生狐復然乎此明日早時相仍而言之義也　蒙葬地是既葬者復蒙掩之也
見愁汗馬西戎逼　汗馬猶有馬流汗事言方復遇此也
曾閃朱旗北斗殷　朱旗斜大此之斗殷也頭沮川東鄙漢已朱旗駒馬般大敵曰更考之

多少材官守涇渭　言雖有材官騎士曾不能制也多少猶言無幾涇渭指涇源

將軍且莫破愁顏　言其善後之備

第二首　俯仰感慨無限曲折劇言借助回紇之非　當時祿山已死安慶緒本庸奴復弑父之罪苟以計間其下未有肯爲之用者也朔方諸軍以順討逆滅賊尚在旦夕何必借助回紇乎香積之勝李嗣業等血戰之力也新店之戰即承香積之餘威也回紇但利中國子女玉帛何嘗肯與賊血戰乎新書謂太宗能用突厥者謂但用其虜衆宜使之不擾汾晉可無內顧之憂是爲得策肅宗之于回紇用之協力以擣同羅叛胡使阿史那從禮不能擾朔方軍之後足矣乃聽其傾國而至竭中國帑藏以奉之異乎曩日之用突厥矣新書正謂假回紇之助以復兩京爲非注家自失其旨也汾陽動塞天地然其得失各不相掩注

家謂但當惜之譏之不應復議議短長陋哉斯言汾陽有知不將胡虜九原乎怙恩肆掠雖庸人亦逆知之當時蓋急欲資以就目前之功耳他日回紇爲史朝義所誘起兵內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邱墟遂有輕唐之志賴僕固懷恩爲之羈縻始復助順朝義既平登里可汗歸國所過鈔掠中國之兵爲之重困及僕固懷恩叛復誘回紇至涇陽雖聽子儀之言擊吐蕃以自贖而唐之被侮亦極矣假使不幸有叛人逃亡其國者教之乘亂盜我邊鄙則朔方軍豈復爲唐有哉原其禍階豈非肅宗不善用之令得窺見中國虛實遂肆然如行無人之地無所忌憚借助之禍猶之不亡于回紇者幸也少陵留花門之詩注家當求之讀乎

第二首洛陽宮殿化爲烽　九廟爲燼但舉其中言之

休道秦關百二重　此言秦關難恃隱然見意

滄海未全歸禹貢　滄海指淄青

薊門何處盡堯封　薊門則通指二鎮也

天下軍儲不自供二句　諸侯不貢而畿內賦斂益急根本方擾何暇收復薊門屯田積穀豐殘兼修則府兵可復居重馭輕安史餘孽削平可待矣

第四首　注家謂以楊思勖呂太一爲用李輔國魚朝恩之首惡小者猶也

殊錫曾爲大司馬一進　大司馬句謂李郭皆元勳不相統也如爲人司馬許漢書中侍中貂句但指朝恩

炎風朔雪天王地二句　用忠臣則炎風朔雪盡入版圖任小人則兩京廟社皆不可保　何謂忠臣不求明珠翡翠以蠱君焚身者而已未句言當憂根本也　五嶺不臣事同蘇峻內任忠臣先取戶慭則閫風淸盪矣

第五首　明皇出走梗蜀以爲後圖豈可付之非人致亂相仍乎錦江春色逐人來自公之離成都亂者數四無復往時春色也前後持節皆倚中恩寵亭中使杯巡有數何嘗如後人剝軍實以交近習致非才當重任乎　此詩固譏代武者之非其人然嚴子見戰勝會以貨之則非矣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何必定以百韻爲限元白爲之遂開所感亦有由也

絕塞烏蠻北　夔州起

登臨多物色　轉

巖排石樹圓　圓字工

拂雲霾楚氣　承樹來

朝海蹴吳天　承江來

喚起搔頭急二句　轉　胸懷抑塞終非詩篇所能陶寫故云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此一聯正轉入詠懷

秋風灑靜便　出秋日

中影夔州僻　轉
奴僕何知禮　當指懷恩父子
龍驤載呂望二句　蓋言代宗起郭子儀于閑廢之中而得
復長安也
側聽中興主　轉　收上
長吟不世賢　起下
摘驛常如此二句　插入自己定交之事
羽翮困山起　賓客
蓬萊漢閣連　點
每欲孤飛去　轉
徒爲百慮牽　詠懷
生涯已寥落　起下
國步乃迍邅　頂上
露菊班鄧鎬一連　公本杜陵人有宅在洛陽

雕蟲蒙記憶　轉
求飽或三鱣　言除是從至陳也
借問頻朝謁　轉
困學違從衆　插入自己
行路難何有　轉　以下言我亦將由夾陵而行成與鄭
李道故　雖爲百慮所牽不獲就二君于南湖東郡之勝
然雙峯七祖其真訣妙啟已次鉛守之與自變之覩途中
終當與二君少然也風期及冡至結構言其依皈迦葉之
勇猛以終託僕之事所謂喚起遙頭綠扒行幾度穿者應
戮賴佛法以指除之如金篦之刮眼非茲十無學問以爲
其帆檣則變傷之徐徒行陸于放曠而已如子之逍遊且
著高者也
身許雙峯寺二句　雙峯寺法既謂應指斷之[illegible]了
矣非南宗則矣北宗立神秀之弟子普寂爲七[illegible]宗

全德宗時行禪始有七祖之號了矣今云七祖禪則欲從
度門明矣蓋得以其曾效房陀而問必借出于頓門也哉
以佛氏言之頓門固優于度門然學如舜自言腰之子
而人必曰堯也即子可哉　法又謂七祖之禪門系之以
求則知今華諸人所叙大照七葉者固不可則定爲宗子
矣按言從七月以求師并欲爲門宗可爲七祖之人也
明人注大抵多以此論穿鑿所言六淨者之旨尤以人所
不識者恣爲妄附說而人之本旨明白易曉後人自
并有目無視要得緊以折之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是夏貲末詳　李是宗室而官不
進故云
麒麟滯玉除　玉除注作石渠是詩秘書也
飄泊哀相見二句　轉接處温厚緼藉
分殺抗士卒　以下贈之以言

勢藉兵須用　上承輸下屬果句
兵施依顏色　以下識別
鈔詩聽小行　盧德水刻杜詩肯鈔茲本諸此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出夘曰帝　此是西
深木爲夷陵　此是東
哀猿更起坐　贈客
伏枕思瓊樹一連　句法最生動
青松寒不落　得朋
雕刻初誰料　料猶賦料揚雄敵之料
貞嗣聲書問　直抑皆字前謂聲價此指品秩
但求椿壽永六句　二層相頂　但猶言何但也莫猶言
莫非也
江湖多白鳥　即白鷗沒浩蕩之意
天地有青蠅　即虞翻之以青蠅爲弔客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扈聖崆峒日　例裝句
病隔君臣議二句　上句起下下句束上
先帝嚴靈寢　蓋雖舍將廟之意注非
宗臣切受遺　注指李輔國按此最穿鑿可笑飛龍廐小
兒而謂之宗臣詩人不若此其傎也蓋以上下文義求之
總戎存大體一聯　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故曰總戎
史朝義既平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迎懷恩拜于馬
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
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苟幸無事因而投之諸將各擁勁
兵自署將吏不供貢賦二句蓋紀其事也東來以總戎爲
代宗大謬公以大歷元年始居夔而復謂代宗爲總戎乎
長吁翻北寇二句　主辱也　北寇西夷其指懷恩誘回
紇吐蕃入寇之事乎
不必陪元圃一聯　君臣氣也　殆譏代宗命郭出奔陝

州乎
凶兵鑄農器一聯　即下所謂以貞觀爲元龜者而惜乎
廟算之不然也先是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
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
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
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中分其所有甚或十
取八九謂之白著民相聚山谷爲羣盜州縣不能制台州
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眾近二十萬故下
云恐乖均賦斂又云深林寧小患也
形容真潦倒　年衰也
雲夢欲難追　注指來瑱之事爲是
議堂猶集鳳一聯　傷答效之無日而致望于在朝之君
子也
凡百慎交綏　雖叛逆如懷恩亦始于觀望持兩端遂以

國家無窮之禍耳故末以交綏戒之
解悶十二首第三首初見秋瓜憶故邱　故邱公自謂也
注牽率
何人爲覓鄭瓜州　似當依注作袁爲長
復愁十二首第三首　如此說頗自忘涼偏留餘味復字
亦解
第六首　此言中國羽林近亂人心不靖乃更可憂
第九首　滿領勢重禁兵復垂寡本先撥矣此詩何自蹈
於事情也
第十二首　數詩之中多感慨時事所謂意有餘也落句
自謂嘗從大夫之後視國家顛危不敢以身在事外而置
不問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第一首
退之實喻于廷淩之論蓋本此詩

第十首　此言降將當收之璽亂應以富貴不當復使擁
土地領兵馬也
第十一首　幾云光弼不朝此詩反以諸將入朝之功歸
之容有溢美不知何以判之按光弼因來瑱之死讒不
敢入朝事在領徐州時殘詩未詳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第一首　此紀吐蕃之新
退
第二首　此言胡兒殆亦爲吾膺壞于吐蕃將橫挑
邊釁也
第三首　此言吐蕃來亂陷我河湟之地今爲中國所破
而幾其遠徙也
第四首　此言回紇助安西諸蕃各貢方物今天下太
平亦將遠來也　注於上二句附會可笑注杜詩乃作西
域　而注下二何謂橙櫨連貨亦支離按下惟貢而

僅少答之以闡羅落以試國家成敗及遂非荊勃徒
見不在禮事實也
第五首　此所引崇明則常平以治之
洞房　方云洞房八首公在成江用中見新月明而漏因
懷長安而作也此第一首故有今夜往時之句其餘則此
追往事矣
洞房環珮冷　環珮指承陵之人
秦地應新月一連　言月落而秋風吹陵樹影如龍蛇也
宿昔花如一連　花與工母少見能興哲之倚之
者
落月留丁以　衆妾不敢留夕月落尚留言寵也
少行外人如　本是人無不知語妙
能言　歷陳漢武假優戲舞政之所由哀然若有任有爲
當從則在昔于上政治于下如齊桓于其婦人而朝

會得君行政猶不害伯其如倚任者又爲林甫而忠何
由不風塵澒洞乎
時時用抵戲一句　角抵本西域胡戲故是風塵之徵也
門雞　首二句接上角抵來然何遂以此爲斗乎
樓前御曲長　指霓裳羽衣
女樂久無香　上事獨歸重女樂言之
寂寞驪山道　次注脂接系此甚明
鸚鵡　此詩決非則只翻鐵微似附會不若他本以洞房
引提封八首同編此作另編之爲得也
紅稻沒多知　頂恐明
不自向悠日　頂別離
贈□□□分明又合塵婦者爲尊者諱也　起二句總
收日□□□句數行與塵塵對照
洛陽　□□落思　狂海歸而始知愁諷刺深矣

龍驤事再舉　言有用武之事也
驪山　驪山行殿歲晚收兀鶻聽羽林于宵內部功過不
掄可戒可思起結包括一卷□□本紀也羽林當□□
謂
寵下無朝燭　承陵之滯
人間有賜金　行陵之厚
提封　萬國尚同心義之者只成宗行德乘襄開元初政
也不急行儉德以勤恩保綬之則人困而啟舒急方且不
啟自走將軸可爲之他人□□出次史專能使所在失
宜予
鸚鵡第二首　落句借秦伯申戊政
所白多難身何補一連　言我今身何所補但貴臣此多
雖無家而有困所不能也
水閣七家詩　七哀詩成日終不暇少睡非關江暗登樓

日夔王路白首不移徒以此也
草閣　此夔州詩
久露清初溼　久露之露故下久則初沾溼清當從注作
漏
況舟觸小婦二句　夔俗女當門戶迭用其常族父省齋
謂是公之小婦蓋泥于觸字耳
江月　起句光于水　字便切江月第二句舊引沈約高
樓切思婦門與猶虛呼應
江漢乾坤一腐儒　四海人以腐儒見待若乾坤之內有
不加多無不加少此一老真無復當世之用也直呼起後
四句
落日心猶壯四句　言所以思歸者非懷安也廟堂勿固
其老以女所□□□□以謀事而折衝也
孟氏　第四句□□□□

有歎　一二亦歎非爲羈窮出心岑落不得致主再見武德
開元之治使蒼生各有家耳
月圓　江朝夜月光彩相鮮第二句神妙襯出圓字又與
故園反對
照席綺逾依　逾依恐不如上句不定二字
中宵中宵步綺疏　用魯靈光殿賦懸棟結阿天窗綺疏
張孟陽注天窗高窗也承上有綺來
落月動沙虛　虛字不穩　竹逕疏矣
親朋滿天地　二句言猶不得況可與依耶雖謀去此而
未能也　茫茫人地不如所從難於深濟然擇其可得字
所以中宵縣縣也
秋清　此等詩太煉具頗然自放
傷秋　發端籠罩無歸
南極古城疏落木以下　一路逝到愁字

歲月蛇常見　二句　言非人所居況又値亂離乎
近身皆鳥道　言山之衆也　二句先透愁字
睥睨登哀柝　古城
矛弧照夕曛　荒戍　二句轉出亂離
搖落　起二句言身方卧病不如江水能朝宗也
鵝費羲之墨　食也　一句虛　換韻用得變
貂餘季子裘　衣也　一句實　二句總是說食衣
長懷報明主　一句　不言衣食不給非所憂但恐衰年
卧病復高秋　正見足以長懷深念耳
斗雞　無復歡娛獨有聲則在此久矣後半乃非初狀
覆舟
萬壑驚山樹　換下眼字
河山第一　自然開況見奇　但對雙起則是開一也
堪老須人扶　老年而行稀在飢廬乃恰得若干首

其不可必也
遠遊江湖浮高棟　一連　是遠
野沙迴越鶴一連　伏歷國
宿鶴衛處內四句　是遊
夜　第四句驚字雙枕鳴詞鬧而辭也非月中搗藥之聲
七句收足底現
暮春　一章云久雨長風使人鬱悒不舒如草閣野池之
景聊可遊閒而風雨又阻之其塑塞何如耶
瀟湘洞庭虛映空　言安得一登瀟湘洞庭豁此塑塞耶
沙上草閣柳新暗　一連　是暮春
暮春鴛鷺立洲渚　反對卧病難堪
晴二首其知湖外草一連　須鮮細
野花乾更落　二句　收晴字細既過脫
第二首下食遭泥去　一連　遭泥去而下食根久陰而爲

飛波濶曲折劉辰翁謂其拙蓋不解其文義也　一句皆倒
裝句法
白氣射江深　奇句深字妙是雨後
過首周南客二句　收晴字濶遠又與起語相關
月三首第一首　不粘不脫筆力殊健
天河此夜新　天河露踏猶以爲言况晚月乎
若無靑嶂月　一連　反接妙靑嶂緊抱巫山
魍魎移深樹　一連　刻畫雨後夜闌水怪是初晴語只動
半輪已移深樹二句倒裝
故園當北斗　一句　中期愁字
第二首併照　亦山出　照汁作照亦有味蒼蘚歷歷故白
併照此句月之斥下句月之流洞字承首篇首句來
二十四回明　總結兩年
不定銀漢落一句　上句頂退字下句頂進字　言月照

西秦身獨留滯巴蠻不能遂歸皆依朝廷也
第三首春來六上弦　獨言此歲
爽合風襟靜　時久雨對前二篇
高當淚臉懸二句　無家之歎妙用暗收
晚晴　結句序晚字又　柴絕
更題　更題夜雨也與上篇意相承
歸　幾何言只以詩篇自娛悅也與吟詩解歎必意同
返照　起二句用倒裝更錯綜可喜
歸寞獨樹火山村　解上黃昏二字
悶三首第一首　起二句謂云雷將大自然小
第三首十年可解甲　言可曾解甲也
日暮　北征賦日晚晚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悲曠
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此不過以日夕自日日暮也
起二句破日暮即能起非故鄉于役鄉之云日暮庭階

人尚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
石泉流暗壁一遍　作倒裝句流水對看更有意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詠月四篇中皆有夔州在
第一首　上半夜
歸心折大刀　破十五夜
水路疑霜雪　明鏡
此時瞻白兔　滿目
第二首　下半夜
刁斗皆催曉二句　將曉猶滿方是八月十五夜月
飯兮倚殘魄二句　收歸心兩首如一自謂思歸之心無
異從軍之士
十六夜玩月　下弦首切玩字　十六夜與十五夜月無
大異故自破題後只承十六說
舊挹金波爽　切十六夜

皆傳玉露秋　切玩月併起夜半
關山隨地潤　當從正間爲下深用一片清明故曰隨地
潤
谷口樵歸唱二句　甲夜
巴童渾不寢二句　丙夜　玩月不寢却借巴童點出又
照旅夔州
十七夜對月　將月之光彩在夜中斜照不推遲前二篇
亦是十七夜夜久漸上神理也後四句見意寫半夜是十
七夜
秋月仍圓夜　十七夜月
江村獨老身　反破對字
卷簾還照客　對字出
光射潛虬動　句中有眼　潛虬顧江村
清切露華新　有眼

曉晴吳郎見過北舍　題中字字出
柴扉隔徑開　北舍
欲棲羣鳥亂二句　曉過　貧家客過不能設食頗覺日
影無以爲情此遂竊作大妙
明日重陽酒二句　應兜字　俳俗語轉多雅韻　清坐
相看皆藏一一兜字中以明日繳出作用之妙獨爲蘊藉
雲　上六句都是憑高下觀之雲氣非身在千岩萬壑中
熟絲不出
龍似瞿唐會　雲之所起
收穫辭霜渚　承終年句
分明在夕岑　承每夜句
終字每字更悽惻　五六轉將無靈時反襯上遠
月　發端二句以字樓字兩句中照應得妙
斟酌姮娥寡二句　以卵月自比寫身在遠

雨四首　句句皆切微雨
第二首　落句深渾風雨思友朋也
夜獨坐親雄劍一連　親字起壯字孜字起違字哀歌承
獨坐短衣承雄劍如此氣脉王李何曾夢見
烟塵繞閶闔　從風字生來
晨雨　譚友夏云俗傳晨雨易晴詩中皆易晴妙境不曾
說出而氣象浮動其內
小雨晨光內　光字含後四句句句見其句句是小
草乍承金分　收晨字
返照　一二四一承中無來一承中有來
秋片如秋水　荻花映日一片水明此句明處似無
松門似畫圖　松門浮光相錯金翠此句暗處似有
向夕深山催短景　向字妙
蒲龍虬不成蟄　承十月

却礙空山過二句　承巫峽動
何須妬雲雨二句　言中有帶見不成夢也　山谷專學
此種所以偏枯
兩直覺巫山暮　收寅賓
兼催宋玉愁　收炎蒸
朝二首第二首　前四句都是雨後結句收出以昨夜反
關洲字
雲薄欲半迴　本須子山山晴雲倒回
昨夜有奔雷　繇過昨雨只從奔雷變化
夜二首第二首　後四句不賦夜思妙以鐙遊旅夜羈孤
[illegible]月忽又白端交策凡有一層轉折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五卷　近體

義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六卷　近體
義門　何焯
宗武生日　自從都邑語二句　宗武當日亦爲衆人所稱之
日
人倫世上情　倫謂世俗情不足以特須勤苦以求古
作者精意乃不負此情也
熟精文選理　文選篇篇有理溫柔敦厚作詩故只有深
穩妥人自不求精也
又示宗武　覓句知新律　伏文章
試吟青玉案二句　李善文選注玉案君所賜何愉大臣
亦爲不可所恃紫雞紫用謝玄事以發引
假日從時飲二句　然嚴具備
應須飽經術　起下

已似愛文章　結上
十五男兒志二句　許身比稷契立志勝游夏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熟食即寒食
消渴遊江漢　老病逐客也
羈棲尚甲兵　結亂
松柏邙山路　祖塋
夜宿第我老　子孫　即由注子美先塋在洛故便下裏
陽回洛為日[illegible]　在洛
[illegible]日兩鄉第　首教娛有絕悲　言在峽中之人自欲娛
也
九日五首　第一首抱病起登江上臺　伏裴劉
殊方日落玄猿哭　伏下戈
第二首伯叔菊花開　即所謂滚例新併濁酒添愁更
妙

棠前賜朝士　收傳字
第二首野樹敧還倚　無花
秋庭醒卻間　無酒
九日諸人集于林　伊采黃花賦　非老翁所宜故黃花似
成癡賦也
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爲客無時了　起句擬得起
悲秋向夕終　三十日
踈鍾變子國　四句　不與故園同也　下二句言無秋意
北人違客昔其此風土　所以尤可悲也
年年小摧落　年年收拾無時了　秋盡而小作搖落也
應悲秋
不與故園同　應爲客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一句　冬至猶難仍未歇
爲俗自相欲　蕤賓不歇一而花内

孟冬破甘霜落爪二句　頂多事
暫喜息蛟螭　以暫喜反見無歇也
小至刺繡五紋添弱線二句　頂陽生
岸容待臘將舒柳一句　頂春又來
詠物　自詩之細
偏在涪關詩興多　伏高歌
出峽　怒刺鮮晴二句　伏形勝
卅中得兩移衾枕句　伏風土
愁思　汗卓日日與愁小　言卓又生而終不得歸也
典瀾水
出峽冷冷非世情　與秦山
盤渦鷺浴底心性一句　乃樂于之無知處
聲夢　亦奏禮
桃花氣煖眼自醉二句　頂菅分底

故鄉門巷荊棘底二句　遇此只有想眼但求一好夢亦
不可得耳　即所謂不獨爲夜知也
寶鏡羣臣中　示渭水流關內　身隨豺虎竄不能隨之而
去也
終南在日邊　帝都淪于犬羊從此終南切日而吾君不
在也即含下一連
起晚堪從事　起晚謂不能長夜歸此自謂非堪也
言歸故人萬一　憐我而我爲喪亂所擾羣謫如此難以相
助矣此自以身本在府中亦成舶懶起不肯輕就幕府故
託詞豫卻之也婉約無痕可以言矣
行遲更學仙　正見此意言除是學仙乃堪從事決言其
不能也
幾中裝衮色　倒裝句
即事江中風浪雨冥冥　風雨指小人爲亂者亦水深雪

爲之意
悶　起句擇字起暗字
卷簾惟白水一連　伏滯字
稜撥長難見一連　與滯反
打鼓巧催顛　此偏不滯所以悶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第一首　舊識能爲態　能字有味
第二首　余田覓火種　余田今浙中即有之其人皆蠻種
謂之畬客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遽飄關啼眼　啼眼畏風
言深知閉也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第一首巫峽千山暗　暗字反
映即字有力
病中吾見弟　是意外驚喜之詞猶及病中是即到也
來經戰伐新　代解其遲反勝言其即到也

第一首待闕嘯烏啼　以嘯傲言
應前十年事二句　愈見即到之可喜
令弟觀藍田迎新婦送示兩篇第二首　後四句一氣
流出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絕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第二首影着啼猿樹　承淹江淡
魂飄結蜃樓　思杭越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第一首消息真
傳解我憂　但傳消息已解我憂況其近也
不敢信當臘杉鶴　言我方當就汝也
第二首巡簷索共梅花笑　方云梅花笑三字脫楊齋詩
冷蕊疏枝半不禁　半不禁言似知人意不待春而發也
第三首　真切濃華夔州詩之極筆
卜築因同蔣詡徑二句　言但兄弟團圞便與故園不異

也
江雨有懷鄭典設曰晚來自楚王宮　以雨來晚謂之不
來
亂波分披已打岸　覆裝風字化內
寵光蕙葉與多碧　切春雨　寵光本光風轉蕙
又十五前閣會　更無雖狀之景不化之事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第一首極樂三軍士二句　言
厚士如此士忘其死豈有轍不知爲鞭也
醉客霑鸚鵡　鸚字　鸚鵡杯也
佳人指鳳凰　指鳳凰言相對而引之使前也
幾時來翠節　指中丞　幾時來言向者所未有也
第二首繡段裝簷額　排場
金花貼鼓腰　樂器　方云庾信詩網[illegible]金花紅
鼓故杜祖此

一夫先舞劍二句　奏技　以上四句盾大寫出觀宴
江樹城孤遠二句　此惜中丞在遠朝廷未及知也
漢朝頻選將二句　言頻頻選將不及中丞豈所用者乃
不恤將士如霍去病之徒轍反應上極樂三軍士用意甚
深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第一首高棟層軒已自涼
水樓
秋風此日灑衣裳　七月
翛然欲下陰山雪二句　雲過松鳴皆從秋風句生來下
句贈明府　贈府事數水字又楚樓
不君臨若人奇服　從他人解帶下
第二首宓子彈琴邑宰日　承顧令　以彈琴與奕棋
不家節操尚不減　承次句
爲政風流今在茲　應首句

楚江巫峽半雲雨　半雲雨言外亦見欲去不得也
清簟疏簾看奕棋　又恰是七月節日　二句只略帶水
樓便如畫圖此爲高手　舉座無一舊知　老頁爲酬和
點坐觀棋情味可知妙在寫來仍不見其敗興意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第
一首兄夫因酒病二句　言雖酒病不欲然猶堅坐竟夕
者由其有故鄉之情也
第二首高城秋自落　起下賸字
[illegible]　仰臨不已于落時者處也
九月一日[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十四[illegible]兄弟秋覺追隨盡
起志年　[illegible]秋追隨[illegible]將盡也
湖客相對　君子晚歲[illegible]學此　律中兩合
窮老真輕棄二句　含悲自慮
地闊[illegible]四句　[illegible]居客[illegible]

時聞弊帚椎 收河字
及此問吾廬 詩字
簡吳郎司法宇云石欸欸高叢野二句 預謀路
又呈吳郎 二泉云公堂前有棗鄰婦得取以為食及吳
郎來居則婦不敢至而吳又編籬以隔往來故公賦此喻
之
祇緣恐懼轉須親 二泉云此婦心懷恐懼非反親之彼
安得安心取之耶
即防遠客雖多事二句 言婦雖此婦之意得吳郎插籬恐
其見卅不來撲棗雖為多事然吳郎之意編籬以為防範嫌
其意甚真正也觀公用意則久委曲矣下句放吳郎一
步
已訴徵求貧到骨二句 言婦前日嘗訴官府徵求貧已
極矣時我正思天下兵戈甚婦之困窮者甚眾為之泣涕

欲兼濟而不可得況此一人可不少濟之乎此二句亦例
用法
尊山人隱居南極老人自有星 山人非其人也
予見亂離不得已四句 我厭亂離而思遁予未悟領覆
而求田然何不問之已經歷者從效周子之從我也 第
六句委婉曲折益其人亦非祿祿乾沒也但惜其不盡群
耳
柏學士茅屋 寫柏居深靜清雅更無塵雜經心到眼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 首第一首 後四句言我滯留
江漢方為爾曹口講指畫庶幾後生復知風騷旨格拔出
於門流俗之外也
第二首倒倒句花文 指兄弟
川德渥因商舶嫌盡鑑刺 不害其為議論
絕嚴欲論詩 謂于戈息 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石田例總楓葉下 歌宋秋字
舟行石下葉隊石上故倒聽也
梅探背指菊花開 菊爲石激用遇乃見故竹指也
巫峽微陽春鄰信御四月別之濃則行李滯吾見二句
行李誅茅猶飲了懷存對法
青眼只途窮 生世不若離所向降心仍無恨其飢寒者
傳語桃源客 指朗州
送覃二判官 還縣居宋 于公難一斥不復然餘
用之恩思報之以了逆復而宋之事則哀正也
帥肝若衛感 字
身上亦行行 興高字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汎來相國永安蜀
字也
早聞黃閣畫麒麟 言黃其閣而又畫像麒麟也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
王衛公幕 燕解飛龍口 發漢案
艇皮多羨渚 江陵
藥餌以為強 用將軍
送王十六判官 次迹帶與判借對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接與名爲 自萬而巴故曰接近
他日有殊恩
奉送蘇中丞之湖南 發黃鶴一迥 以腹逸觀
之乃非淺俗
湖南安背水 言中丞能安于外不以為遠遠爲嫌也
王室仍多故四句 言國事之才不得已而有借逸
之疑落句寓其求賢自輔其獎王室濟其多艱天下事非
一人所能獨任也
還舊將書 方云 任令

平居喪亂後　伏十載
爲麗県山間、遇兒
才藏江湖卷二句　收足無窮意見遊伏不淺也
翻蘇接觥[illegible]　五年前遊則揚則賦詩誠以發蒙此赴知
已之招則勸以論事公十餘卷無所不盡也
他日憐才命　他日已爲命屈況十年後乎
湖渴今如在　故人也
數論封內事　句　言雖集腳病遊蘇然然就非王拉當
神贊府則以分土發若但竊命而已則局促界下亦非所
以須親也
附錫蔡人策二句　此老夫所望于故人有子也
存沒口號二首第一　前篇識不見近鐔桑　沒
畢曜仍傳舊小詩　存

第二首鄭公粉繪隨長夜　沒
曹霸丹青已白頭　存
秦漢中江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　言少年嫁杜史　少年
對下白頭
多術怪仙公　多術對下疾痢用是自傷也
戚厲吾道窮　先位指道窮何體勢變化外動
夷下彭州論隱逐淡汁道一迹　表言淡乃宿經宿
巫峽長雲雨　地遠
秦城遠斗杓　天高
爲唐已爰句二句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見螢火　寫得歷亂飛揚又句句是見字
巫山秋夜螢火飛　對下滄江白髮
忽驚屋裏琴書冷　冷字與火字關照得妙
復亂簷邊星宿稀　謂火是已西流

滄江白髮愁看汝　收出見字　楊云滄江白髮又因螢
火照出映帶絕妙
來歲如今歸未歸　東山之篇不歸者感熠燿宵行故有
此句
吹笛風飄律呂相和切一迹　錯頂起句作風月爲是
後半不覺爲用事
孤雁　此篇亦自喻差池流落遠去三字也
鳴噪自紛紛　應孤字
誰知片影入羽一迹　附將春暖之戲翻轉作觀感慨起
伏極妙若作結意即減價
重晴還須浴一迹　承寒字
幾群滄海上　對泊浦翻闊
雜　此刺諸附君子而以喪亂收其度者
玉腕騮[illegible]　言其駿

驄驃頭長鞭　言其賜
驥鞭如有問　荆南
欲作背遍遊　寓鄭兵歸馬之意非闌品也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
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
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　方云二篇各點羅者久取未
能得之意　首以第一句下首以第五句
第一首雪飛玉立盡清秋　此首白者　雪飛玉立指毛
一九白獺如無敵　指背
第二首春生騫騰了第二首總見　此首黑者明斷
北渡海風邊失翼　指毛
余昨爪爪不凡材　指背
送儀舍弟嚴觀赴江漢在風起一迹　猶似對偏那
納得觀者退訪當陽居此下月中旬定出三峽其作因入

動　言其飢
形骸用杖扶　言其病
俗態猶由好　刺舊朋
時危草不蘇　悲民生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無句不妙　無
限起伏
任門吟叢木　木無也
雪籬窺可折　上字極之色
風引與微舒　風字極之態
人日兩篇第一首末以白水落二句　日被埋照何若推
水落復被之　二語乃一言波涼引起白頭
蓬鬢稀疏久二句　稀已不堪況加白乎無勞此語妙
第二首佩劍衝星聊暫拔一連　設爲將有用我之詞引
與無處

前道無憂行路難　言無憂者正有憂也孔直如此道耳
江梅　以梅起以江結
庭草　舊低收葉舉　舉則四垂氣亡復立收字誰人能下
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
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遲獨長吁　故那
死地脫斯須　出峽
前聞辨陶牧　江陵
縣郭南畿好　時方以江陵爲南都
衰迷賢與愚　起下甲卒書生
耶參肯心返四句　言本不求仕但文章當作爲雅頌爲
之鄉闕難就即登未能射策深婉有意味四句無窮起伏
臥疾淹爲客四句　乃爲出峽歷境之根也
灔澦險相迫　亦自比也
春近天息寺四句　乃與扇對長詩當如此變法沈著中

已有之也
花披古畫圖　對上灑酒一連
同流舜禹朽　對上臥疾一連
朝士兼戎服兩句　亦扇對也兼字對朝字
出塵皆野鶴　對僕曲何
歷塊匪驊騮　對延評句　二句頂書生
伊呂終難將　用汝志伊呂之將作者非
韓彭不易呼　呼則如門小兒之語　一句頂甲卒
山林托疲苶一句　反應勞心依憩息二句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
題小詩留于屋壁　接宴身兼杖　不久病來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　白髮須多酒　須注作
須　須者何須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以

今朝行色可下相合以老人多病又恐不宜然若之江
無暇復爲擇審故聊以此詩試觀其相待之意落句深婉
之至
春鷗懶避船　下水而復得風帆至鷗不及避那用懶字
妙
行色兼多病二句　有說不出爲不盡情事在內讀之不
禁淚落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兼懷從帖　對法深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久拚野鶴如
霜鬢　若覺前輩如對耳凡俗語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收得深渾有餘
味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
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愛弟傳書彩鷁新　指別駕將

命
遐轉元州防禦使　遐轉即謂問俗而出
楚宮臘送荆門水二句　頂彩鷁
報與惠連詩不惜　從弟佐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星辰北斗深　指
入京　深字穩愜
烏衣俯麟閣　烏衣指侍御麟閣指正字
長夏白頭吟　以夏日收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此
老下峽後詩多深于句味亦不氣衰退之驗矣　記宋契
于後凡游宴則顯其老邁又强求其詩句以為名高後生
亦有無窮穩欸佗日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奇峯硉兀火雲升　所謂夏
雲多奇峯也

山陰野雪興難乘　反結執熱
水宿遣興奉呈群公　蒹葭且長隄　水宿
羣雅頻書札二句　落年久客屈意而往而無一人憐其
緩急者公抱負何如而到此安得不悲憤耶　二語富哭
水宿伴鳧鷖　出遊
同人皆解攜　承公
巨湖能無釣以下　皆始以自遣也
江陵望幸　雄都元壯麗　首句疊字先明此都之可倖而幸之
首起雕龍若虹霓　肯不落痕迹
地利西通蜀一地　言收復之便
風煙含越鳥　指南
舟楫控吳人　指東　二句言儲偫之易
未枉周王駕　迎　駟率
江邊汎月二首第一首金波耿玉繩　金波言月玉繩

屋
大河元自白一連　元自向來承明府後以大河觀出江
邊氣脈承接一線　江浦切邊字
映物連珠斷　星
綠客一鏡升　月
餘光隱更漏二句　包下半夜又暗藏一客舟　露華兼
收別淸秋
第二首起一句　上總敘此分敘上逆此順絕類初攝
撈風行又為客字殺
客愁殊未已二句　收應餘別二字
舟月對驛近寺　念刹背楓外　近寺
朱樓行水盡　對驛
舟中　此湖南詩
遠遊　遠遊者不可追也

哀箏猶凭几一連　言欲逆不得
氣衝石劍匣一連　反呼駋字
妖孽關東臭　桓溫所謂遺臭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
同作寄衛衛霧濛濛一連　頂出水字佐
枚鐵塞帳聯具美　包府使判官
自公多暇延參佐二句　承有餘清收縮
又作此奉衛王　前詩與嚴同作故再賦
遂閒山而散江湖　貞山雄字　升高臨望蒼峯但見其
笑故下關字衆流壓分其境故下散字顯為外驚人語
拍鞍幾年悄鉅郡一句　奉衛王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飄然去此都　舟出江陵
白年同棄物一句　悲涼
雨洗平沙靜　南浦

南征問懸徊一何　南征東逝不知所適但從更欲以何處乎
江南逢李龜年　乃言開元盛時今已久矣不意江南復與龜年相逢故興感為四句湖湘流去而世運之盛衰年華之遷謝有人之流落俱在言表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艱危貧賤際　此衰賤即指所[illegible]始[illegible]撰及[illegible]敘[illegible]與之同恥共其艱危也
罪[illegible]清　句起羽翁
伏枕因超忽　總上　超忽即上所謂僻遐也
扁舟[illegible]來　承上
北斗巴噴火　用巢巴事與下楚祠借對
聖宗傳應實二句　分頂蜀楚　聖帝四句借蜀楚事以喻牧之僭橫所在皆然者也
秋雨漲湘水　水深喻此小人

瘴風過嶺梅　言此日湖南秋小自指其類且偏嶺外也
吉搖求食尾　含飢愁
雁聯報恩懸　頂[illegible]
亂離家家米二句　家家處處哉一衆字
任受衆人咍　即指上公也
得喪初難識二句　咍我者以榮枯對分然得喪在榮枯之外[illegible]求人之[illegible]所[illegible]也
君池分鼠雀二句　[illegible]得字
漢庭和異域二句　[illegible]以吐蕃[illegible]死東市　頂喪字
當[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民略取武
大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所[illegible]也
[illegible]以下　[illegible]相對宗子[illegible]文法勿

加操切以期蹔登其致太平不可專倚武夫悍卒也
此十句一氣涌出所謂詩有了建觀者此類是也
帆[illegible]但慨慨　言羿滎者亦當收用勿以一告永棄則白有什伯于驊公者出戰干戈而銘鍾鼎以慰聖慮矣
亦省騎然至一迹　即指賢才并出
賢非夢傅野四句　言我則[illegible]自為故內顧其傳說伊生之材雖為中興輔佐心若死灰久已擺脫詩名矣所以拳拳不忘者徒念憲宗竟不[illegible]之恩思效忠耳　如屈宋之于頃襄耳
自古江湖客　收荊南
實心若死灰　言無餘望也　收述懷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紀為客久　荊南
西使別君初　秋日

歲滿歸[illegible]　明府
開道和親入　尚書
往者胡尾守　入頌德
材非一范睢　[illegible]
今武安存[illegible]
蓋是以爰欲以[illegible]
名將猶有可以收用其若此徐一范睢也
曾是接[illegible]徐　起新文
侍[illegible]從來[illegible]　[illegible]新文
器承[illegible]　池　對[illegible]如九
破[illegible]禮何如　敘懷
休[illegible]獨起予　從見新文綺　後半轉接如龍
哭[illegible]尚書之[illegible]　[illegible]能助大　尚書
王孫[illegible]　[illegible]切字

重題　哭君余白頭　余注作徐升了抽懸絕
暮歸　客子入門月皎皎　恨無酒
誰家擣練風淒淒　恨無衣　二句含下不稱意
明日看雲還杖藜　方云目預寫明日無聊拄杖藜看雲
庶幾可以散愁不是說無聊　暮字反收忽然拓開筆力
與腐儒刷刷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有中酒尚遠　自負不易知也
清秩將等孰　等次自謙也
平生感意氣　雅量
河海由來合　清濁
水煙通徑草　二句　切移居兼流外
白頭供宴語　即成作語真可悲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道遠公後世多賢　韋二少府
時危兵甲黃塵裏　二句　悲卅

古往今來皆涕淚　二句　如此對結何曾費力
公安縣懷古　寒天催日短　二句　先合雖用倒折變化
酒落君臣契　二句　承上風塵二字忽然振下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此篇柴桑裂
從下沔鄂起
仍看蜀道行　入蜀
南紀連銅柱　下沔鄂
西江接錦城　入蜀
憑將百錢卜　一句　以送入蜀余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第一首世事各艱難　言亦無下下
遠自合滯泊對兒　了也
不才甘朽質　一句　謙詞也
第二首　戎馬今何地　二句　身安保
歸園獨舊山　六無家可歸　舊山皆作在山　以舊鄉園

只在三峽中　癸作在山更勝
酩酊任扶還　安得不以酒自寬耶
曉發公安　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　曉字起
舟楫眇然自此去　轉到發字
泊岳陽城下　殊不肯放下然猶賢于夢得者懷忠思效故
也
山城僅百層　僅餘也
纜船苦風戲　船四面各留柳下十日到官　楚岸朔風疾
岸字數緒州
天寒鴻鵠孤　寒字起覓酒
維舟日日孤　出羅帶
因聲晉驛外　鄭判官
為覓酒家壚　反照苦風
登岳陽樓　定遠云破逝筆力千鈞　岳陽樓因洞庭湖

而有先賦洞庭後破登字迎刃之勢　自公安至湖南詩
此為首矣　洞庭天下壯觀此樓最不可負故有前四句
然我何緣至此哉故後四句又不禁仲宣之感也詩至此
乃兩兩到矣　上下各四句直似不相照顧仍復渾成一
氣非公筆力天縱鮮不厭此失彼　第五含下北字第六
頂上東南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　一句括數紙
樓孤屬晚晴　孤字牢握不動　岳陽樓是城西門樓故
恰使晚晴二字
詩接謝宣城　言其有謝朓北樓此句亦非泛引
過南岳入洞庭湖　湘河由引舳艫　過括
帝子雨中一句　言中路無可留者
欹側風帆滿　入湖
才微歲月遷　此賢者失所非甘入紅塵之意

召平元入漢　不忠
張翰後歸吳　不智　召平入漢事二姓也張翰後歸不見幾也此等既難復用在野者又未知名然則吾君誰與共天下乎此時而老病淹極所以下憂國之淚也
宿青草湖　結起忽
宿白沙驛　一起神筆
湘夫人祠　此詩作于代宗即位之後落句公自謂也
晚泊登汀樹　是即口語人却做不到結綴排偶綱亦其類也
祠南夕望　孤舟泛日斜　夕字
回隊更雲沙　遂字
山鬼迷春竹二句　祠南寫得杳冥恍惚是夕望神致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　妙語
叢花笑不來　對句奇

莫道新知要　方云樂莫樂兮新相知要字疑爲樂字
歸雁　起二句要是紀異
野望　納納乾坤大　望字　納納二字出楚詞
野樹侵江濶二句　雪消江濶是倒裝句恰收上野望起下扁舟也
入喬口　長沙北界　賈生骨已朽二句　言賈生在長沙不過二載而我遲遲已及黃髮故悽惻也
銅官渚守風　水耕先浸草二句　連日守風所歷
早泊雲物晦　將風
逆行波浪慳　已風
飛來雙白鷗二句　守風之題白在言外　白字仍與上晦字不碍鷗白飛來又爆出門風也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下詔選郎署　非牧養之防其爲盜而始重則選痛哉其言之也

人子衛尉髮　有餘有味
遣騎從扁州　遣騎散遣卑騎也從扁州似用劉尹相救
見張孝廉鄉事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長夏想爲情　衰顏之人當與日長忍飢想爲情云字欲兩侍御念我也
誰復致杯罌　言誰復更有酒乎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杜詩如此種淡處最有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野流行地日一逝　句中有二層景撒出排字
層閣憑雷殿　江樹
長空面水文　對雨
雨來銅柱北二句　有管
酬韋韶州見寄　白髮絲難理　承起連
新詩錦不如　承又進

千秋節有感二首　天寶七年七月羣臣上表請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從之仍云千秋節者紀其太平最盛之時也吳本編二詩于潭州諸詩中者作于大歷紀元之後按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于東都上陽宮永泰二年十月降誕日諸道節度使進獻珍玩名馬衣服二十餘萬計以陳上壽自是歲以爲常大歷二年十月降誕日宰臣及諸參官率錢修齋度僧凡道士凡數百人三年十月降誕日諸道節度使十一月各獻衣服名馬及綾羅凡百餘萬天下以爲侈又賜臣下錢曰泰修未傷國體所進止于金銀緞節士庶皆不敢爲和進餌聊紀風俗節序今乃不過見陽取貨無幾假天子生日之名以爲利不亦甚乎思先代亦以風今上也
第二首御氣雲樓敞　賦八月
聖主他年貴句　人主察飲必藉口時報他年此日微

詞中疾矣　注中內樂一條按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帝
御勤政樓宴群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伎馬賜有差又
召京兆父老等宴賜汴引明皇雜錄事濃矣舞馬句則兼
指舞馬也張燕公有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
長沙送李十一　末二句周回悲北
重送劉十弟判官　稱十弟亦如唐十八使君得稱族弟
之義
春隨[?]丈參謀[?]恰相同[?]出　公孤母盧氏
深翰惟[?]一句　不復有對偶
天子多恩澤[?]句　下字可歎可味
群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所謂哭
不惡也
北歸衡[?]　氣韻之絕卿以私者貶節請乞于無[?]
時名不同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　[?]渡
江遠　敘事直起
長路更執綿　嚴
此心猶倒衣　恩
息行龍壤詔　館尚書
臺迎獬豸威　送侍御
深衷見士則以下　因其意心所未能有終始故以致律
之積期之然侍御久了戎幕頗見其勞苦本知今日所處
不在[?]日矯諸將[?]內從有側死無[?]服盜錄之心顧他
諸將皆不用命方且助賊為解縛不復無朝廷作亂則
用不有不可保者此則所當力規切諫乃為對揚之道比
[?]之積何不有不始于入十之意名故曰似復劍虛
論也
他日補宗井　[?]謂用程元振入衛自然叛盜

非也
動詢黃閣老　謂郭尚父
肯慮白髮問　謂永泰元年事
儉約前王體　方鎮之厚斂未有不始于人主之貪者故
曰儉約前王體也斯頁稷契自命誦朝廷光輝則衰朽芳
菲矣
抱被宿何依　切表弟
賤今存者蓋　迴抱朱轓登陸
哭韋大夫之喪　敘致入神　公作夔州有送韋中丞赴
湖南八韻觀此篇則當日乃盧使也故曰嘆惋憶行入
賓儀音容闊　大夫
馮招疾病纏　馮公皆不借白首未見招
南過駭倉卒六句　公南行依韋至則適韋已沒似箋巨
卿之約永無再見之望

犀牛蜀都儲　古化為異物也
背經塗相傳　大夫
奔雲疑風逝　風飛即石燕　此句亦喻已之無所托也
留卑俗事牽　追恨至之不早
講樂方聞理　健兒擁旗相望如之昔者闘以一二衣冠
分閫故有誰繼之歎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湖雪夜紛紛　點夜雪
不識山陰道　舟中夜雪　又暗用夢中不識路
聽鷄更憶君　懷字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處給須征日　謂懷恩
穰歲要衡時　謂吐蕃
歲陽初盛動　暮冬
王化久磷緇　從王化磷緇政出適桂州何等家數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鼓迎非祭

兒　謂多深秘也
疑淚寄中終　入伏枕
瘵天追潘岳二句　潘鄧岳林借對
奉贈蕭二十使君　蕭二十惜失其名以詩中所陳觀之
其亂士矣　蕭之與公非獨久故其義烈亦有過人者歷
敘其事且見已之不輕受人恩也
稍康有故人　謂存嚴氏之孤也
食恩甸南荼一句　及公自謂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彬州　彬州遠惡非高門
清流所宜屈故先慰其勞末復勉以所至必當盡其職也
況兹覺珠玉　應郇名
衰老悲人世　應發族
舟鷄拂風影　舅
林鳥反哺辭　甥

勾漏且南征　彬猶未遠
彬州頗凉冷　況頗宜人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此掌選乃土人首領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贊軍　尉
茂宰得才新　之縣
燕子來舟中作如今社日遠看人　來字情味
可憐處處巢君室　迹　是以爲某爲頭上湖南爲客相
應
歸雁二首第一首今年又北歸　又字暗藏久客在內
雙雙瞻客上　迹　反從雁上帶出自己用筆敏妙
小寒食舟中作老年花似霧中看　此句點寒食
清明二首　次篇尾句與起句接對作章法
縈淥州賈傅才不有一迹　賈傅褚公猶然流落豈特我

遭薄俗也　行背花橋燕如相識哉
尚名前後事　後字自謂也如賈荷者留其大節郎之尊
謝器亦一代光輩然放逐流落曾無過而問之者此前後
有同慨也
迴棹　前賢身係天下安危故自望不已若我散材或有
穀累一物是以向者亦皆與夫僩人勞勞爲客今多無成
類荊湘之放逐無係速之托得則六合可知自當息心迴
棹不得則宿昔之營試於今回此泊岳陽城下猶有湖南
未可料變化有鵬鷃之論乎是乃無意於用世也
爲客數多年　不迴也
強仍貪客渺　不渺字妙與強字相應
消忠爽木上　轉入迴棹
凡杖將衰倚以下　皆自私以疑附適歸于焉何矣
篇鷗頗偏送　迴棹收

朱夏及寒泉　自私處　寒泉即上漢水嗅山
贈韋七贊善　湖南詩　所謂同病相憐也
北走關山開雨雪　指韋　一當歸之時也
南遊花柳塞雲烟　杜自謂
洞庭春色悲公子　指韋　公子即所謂秦川貴公子也
蝦菜忘歸范蠡船　范蠡船杜自謂　蝦菜亦何足以爲
陸海乃杜以此忘歸則秦川之流亂饑餓可知矣言辜而
杜之自悲在其中
酬郭十五判官樊梨心同總厭　岳陽新來上
花枝照眼句還成　頂春几起下　按郭詩序云杜員外
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句還成消前所示郭詩也
自得隨珠覺夜明　酬字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斧鉞下青冥　大夫
北風爽氣　下青冥

日月籠中鳥二句　自傷垂老飄零却翻作飛語真怪怪
奇奇也日月不居長似籠中之鳥乾坤至大還同水上之
萍下三字皆喻公之身世遭亂流離雖欲歸朝不能奮飛
也若解成籠鳥比日月水萍比乾坤成何文義耶
王孫丈人行　指今
垂老見飄零　結句更不須多説言如此飄零加以欺蔑
而忍觀其窮老耶
長吟　江飛競渡日　江飛作灘
瞿塘懷古　西南萬壑注　水
勍敵兩崖開　山
地與山根裂　下
江從月窟來　上
削成當白帝　首
空曲隱陽臺　尾　空曲對削成不弱

送司馬入京　曾不從臣編以爲恥況兩省之長久侍丹
墀曾無蹤跡使藏遁君父往日變時之態將以誰期欲其
匡君國而畏友朋也
久客羨歸秦　羨歸秦非懷安爲致君耳
與嚴二郎奉禮別　商歌還入夜　伏旅人
遙聞盛禮新　指奉禮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第一首　朝來減半愁
半注作片按半字有味
遣憂　首從一片說憂只領起見遣字意
臨危憶古人　憶古人自咎不能如古人之納諫　按顧
陶本作設以第七句留作時則是指明皇也然此篇云亂
離又甚自爲代宗幸陝之事可憂且矣所可避者受柳抗
之諫起吐蕃之陷長安不至逆殘隋氏豈可遽懷其從
觀本傳見注家以故臣爲何注不知凡故傳之自當是

傳所謂今急而求之也何之所以致此變者原于拒諫誤
乘元臣亂至此悟亦已晚矣此所以傷其懲而恐後患也
紛紛乘白馬　乘將反者非一也
攘攘著黃巾　民皆畔矣
早花　此等氣脈雖不易學亦何可不知
盈盈當雪杏　一連　杏當似雪梅待香飄也用兩虛字貼
出早意欲活　豔與上末字呼應盈盈豔豔與當字對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二句　中使猶自陝巴山則外廷皆不
及扈從可知
天寒邵伯樹二句　注引海錄云云按舍鄭箋而引海錄
好僻者爲之也　望仙臺亦當引神仙傳河上公事
羣臣安在哉　羣臣不容所在則乘輿或慶乎危矣　安
在言職司何事使人寸心忖見　落句不敢斥言之詞也
收京　衣冠却扈從二句　車駕俱可而後有扈從之臣明前

此已不顧其君也
剋復成如此　倒裝句言成如此剋復也　如此剋復去
亡國一間若非努力扶持只恐仍危于累卵乎耳　犬戎
直憂患猶在外衣冠悉叛則倘然一失作即京城不守矣此
深有望于數公而謂其不可忘也
花底　確是花底體勢
莫作委泥沙　底字亦足
極邊　完翁云只此便妙化也句
只道梅花發　句　破送字入神
漢南應老盡二句　爲送字縱言之也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鳴橈總發時　下
白狗黃牛峽　峽
朝雲暮雨祠　巫下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前四句敘不能相過以見悶之

難言也
隨意留後新亭會送諸君四題各有詩　客雨切會送孫
子荆詩云傾城遠追送也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雖曰偶然雅爲亦必克舉其
職但戚嚴又不可假隨後四句凡三層意
問我江山好　閬州
憐君吏隱兼　點字承江山
寬行州遠就　東津
忱別亂雖添　送
推爲非承之　攝
操持必去嫌　錄事
他時如按縣二句　結歸錄事上照化得風雅并在名論
豈容以鄉里小兒面向人也
客舊館　非此公無此曲折

韓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六卷　近體

風幔何時卷　初秋尚有
寒砧昨夜聲　乖來始聞
無由出江漢　舊館
愁坐終日憂弁止　反映坐了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刺詩　此猶疑非公品
異方初艷菊以下　又就秋晚敘懷欽奴銷日功業役遲
此公用爲以無補自責者也
去蜀五載客蜀郡　伏已黃髮
如何關塞阻　伏安危
轉作瀟湘遊　伏臨鷗
世事已黃髮　伏淚流
安危大臣在二句　正言若反　前四句即是所謂小臣義
論絶老病客殊方也
放船收帆下急水二句　誰能如此突然而起

卷幔遂回灘　卷幔起第三聯字
已泊城樓底二句　地險人絶舊爲荒涼城郎泊何待
曉耶　夜色句與晴字反應
與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起二句言乎凡敘舊惟二君最
憐我今誰復可得也
夜臺當北斗　蘇
泉路著東吳　鄭
得罪台州去　鄭
移官蓬閣後　蘇
穀貴沒潛夫　入京行長安米貴餓死益餘啗
道消詩興廢　應文章句
心息酒爲徒　應豪俊句
許與才雖薄　天寶中
次將屬虜際　收京後

韓門讀書記　杜工部集　第六卷　近體

慘淡陰陽符　蘇
淒涼嫌疑久　鄭
天地日榛蕪　應誰憐我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太任起晚鐘　曉鐘動衣冠皆
起也
遊曲詩書遂牆壁　遂言遊遂以此終耶
奴僕且旌旄　且言凡行其後與下會見二字呼應
赫赤倚天下二句　謂成都復爲吐蕃所踞當是永泰元
年詩趙本云至德二載誤
朝享太廟賦桐花木　孫枝之賦風何斜雲氣何多宮井
之蛟龍亂上　四語又是大明以後格調
有事于南郊賦　三賦中此篇爲多然未能粹然及于古
也賦料揚雄敵不乃夸乎
雕賦　通篇自寓得晉宋作者風力

唐與縣客館記　亦有志于復古特力之而不至

義門讀書記卷上

李義山詩集　朱鶴齡箋註本

長洲　何焯　屺瞻

晚唐中牧之與義山俱學子美然牧之豪健跌宕而不免過於放學之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　馮定遠先生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　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也　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錦瑟　此悼亡之詩也首特借素女鼓五十絃之瑟而悲泰帝禁不可止以發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次聯則悲其遽化爲異物腹聯又悲其不能復起之九原也

曰思華年曰追憶指趣曉然何事紛紛附會乎　錢飲光亦以爲悼亡之詩與吾意合莊生句取義于鼓盆也但云生平不喜義山詩意爲詞掩則所未喻　亡友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次聯言作詩之旨趣中聯又自明其匠巧也余初亦頗喜其說之新然義山詩三卷出於後人掇拾非有定次理亦未然無據也

重過聖女祠　次連乃是聖女對移向別仙見棄不得上郎含此而仰翳　言郎疑是自謂

寄[illegible]力興[illegible]水遠來況　兼作[illegible]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翫月因戲贈　第二句覺字不落空次連是西掖底月[illegible]月即[illegible]出[illegible]字[illegible]本二句自有而思歸近是感懷意

崔處士　[illegible]是遠之上只何光[illegible]行[illegible]十似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本二句結出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

自喜　定遠只已之寄形宇內以天地爲逆旅猶蝸牛也
妙在第二句又爲物所寄便是莊子逍遙遊齊物論篇見
解括撥潑地那得不自喜　第三言有竹第四言有花第
五言近山第六言近水末二句言又有酒也
斷管[illegible]木蘭思新桂　是未來
號羽剎成懷傷欲　是過去
異俗二首　第二首似有刺貪之意
和孫樸韋蟾孔雀詠　[illegible]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
云蜀與孔雀交偶有得其卵者使雞抱伏自成其名曰都
護初年生綠毛二年生尾小火眼三年大火眼其尾乃成
人欲　此必行役既久而切求歸之思故云
雖由題王母祠勒栽黃竹奠哀哀　按穆天子傳則黃竹
是地名不知作者何所本也
華清宮　言明皇幸驪山之禍基於二句反言之所以

爲絞而婉也
楚澤　第二句伏後旱寒二四是澤中
潭州　此隨鄭亞南遷而作第三思武宗第四刺宣宗五
六則悲會昌將相名臣之流落也楚詞以喻比介子謂
蓋指白敏中言之
今古無端入望中　此登潭州官舍樓而作所望者故國
人耳今日斷鄉關而潭州已非辟歷作者無端二字從空
接得出絕妙句法
湘淚淺深滋竹色二句　入潭古今
陶公戰艦空灘雨二句　雨中懷想風中破廟令人不堪
回首　流作傳
目斷故園人不至　故字字
贈劉司戶蕡已斷燕鴻初起勢　謂下第
更驚騷客後歸魂　謂遠貶

哭劉司戶　首句樂疑作桂　王建集中有望夫[illegible]句
言其鄉里故有此句
江風吹雁急　言已哭之哀也
第二首已爲秦逐客　謂下第
復作楚冤魂　謂遠貶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通首不離悼傷後三字
北齊二首　上言其一爲所惑則敗即來下言傾入轉迷
必將顧而不覺用意何等反覆深至突首最爲警切　又
按上篇嘆其不知不見是圖下篇笑其至死不悟
南朝　此篇亦非傷劉所及　南朝偏安江左不思攬轡
圖治以保其國乃紛華靡浮宋不戒而爲齊齊不戒而爲
梁陳因梁亂而篡取之國勢視前此尤促乃復不戒而甘
蹈東昏之覆轍如恐不及且感警天戒儼然不知安得不
淪于隋乎不特此也前此宋齊不過生昏于上江左猶爲

有人故命雖革而猶能南北分立宋陳則君臣荒惑一國
俱在醉夢之中長江天塹誰復守之落句深嘆南朝由此
終無一處能代興者非特惜陳亡也
元武湖中玉漏催　指宋
雞鳴埭口繡襦迴　指齊
誰言瓊樹朝朝見　一述　誰言不及此尉殊絞而婉致
亦復綜錯變
敵國軍營漂木柹　一述　蓋所謂天地人皆以告而主不
知戒也　此等詩須細味其高情遠韻起連便是南朝國
勢必爲北并況又加之陳叔寶乎二十八字中敘四代興
亡全不費力又其餘事也
鄠杜馬上念漢書　且人間所謂貴勞乎外發乎小人也
因興罷則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則
是而踐天子位以承天地之眷顧宜有深仁厚德以[illegible]

無疆之憂乃王伯雜用使漢家之元氣日削再世之後寖
嫡屢絕丁傅華軒而王氏得以乘之豈非宣帝之貽
厥哉忘思深長非一覽可竟
渭水天開苑一連　言祖宗所傳緒者乃天開地獻之乾
坤也
同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　縈紆鬱回四句中無窮曲折
聞著明凶問哭寄張山　腹連言相問之意也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　跌宕
千里火雲燒益州　白公書西州事云四野千重火雲合
中肆至今多寂寞二句　年少無愁
好好題詩詠玉鉤　加好好二字者正見其年少無旅愁
也不然首句無着落矣
陳後宮　定翁云每嘆宋初宮禁轉嘆此君之不可及也
之妙在中四句形容得他目不足　此詩極深于作用首

覺殊在繡綫之外
飲席戲贈同舍　石思與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謝惠連
雪賦對庭鵾之雙舞程漸丁而詳義山詩集引以証珠樹
二句則重行雙舞俱有着落
西溪　第三句便含下叔魚第一句餅胸殿詩句　四句貼
方喪偶也
謔柳　上四句寫柳下四句寫謔字淋漓
北禽　此詩作于東川後山自北來桔梗府故曰北禽以
自況也　中二連皆見羈困遠之意末有矣于雁陵之語
其為四字之功用矣
楚宮　落句與沈約其同一結法
韓碑　可繼石鼓歌　字字古茂句句典雅矣之儒諷
剌之遺也
行軍司馬智且勇　獨提一句

帝曰汝度功第一　提明晉公功第一以明其詞之非私
也
古者世稱大手筆四句　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解便是
肩頭布袋
驕兒大筆何淋漓　寫得佳
離思　通首是寫離中之思非單寫離字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　寫情之意全在言外
贈歌妓二首　下聯換境莫破頗為妙
寄令狐學士　以飛卿投贈令人詠相較兩人真相去不
啻三十里
驕兒豈知念掌迴連　洗發崔覓二字須驕王棠如在
天上流落人間者九關為里夢不得到而君則曉飲夜吟
其中因不齊滿水汾泥滿路連
擬成三首　此在桂林幕府思北還也

櫻花第一首　腹連謂皆只李花同
哭劉蕡　巫咸不下問銜冤　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招因
老杜巫咸不可問之語而誤　記六朝人亦有作巫咸者
如梁賦巫咸兮呼九關閶大庭兮延蓀神從來用巫
咸者殆因此而訛
何曾宋玉解招魂　不必將下師友何必着宋玉說其取
義只在借詠招魂四字耳
杜司勳　高樓風雨感斯文　含下傷春
短翼差池不及羣　含下傷別　高樓風雨短翼差池玉
谿方自傷春傷別乃謂有感於司勳之文也
荊門西下　末句楊朱泣路岐下卻美二字正見洞庭之
險惡也
新宛簡唯香擬諸　斂疑作裕
荊婿姪娥娥　娥字稱仍可

公子吸好消愁州 妙甚只欲家妓教揚惟恐更有私者
非公子無此心情也
少年 封字出韵
藥轉 減辭偏擯滾齒叢 宋玉風賦獵蕙草
杜工部蜀中離席 起句亢似杜 飽令騷詩人坐誰不
別恨君早從戎發端奇峭於此 一則干戈滿路一則入
筵酒濃兩路夾寫出惜別如此結搆真老杜手筋也 詩
至此一切起承轉合之法何足以繩之然離席起得中結
妙是一絲不走也 此等詩須合全首讀之不可以一句
一字求其工拙 拙公只賞他次連猶是皮相
隋宮 但何不住三四亢得杜家骨髓 前半展拓得開
後半發揮得足真大手筆 發端先言其處關中以投他
人便已呼起第三句 着玉璽一聯直說出狂且抵死不
悟方見江都之禍非出於偶然不幸後半諷刺更覺有力

二月二日 兩路相形夾寫出羈歸精神合篇首反覆咀
咏之其情味自出 隋宮籌筆驛重有感兩篇來篇得
老杜之髓矣如此篇只蜀中離席尤甚耶了所云善者機
前半過出怕惱如此遂令即使人不覺所謂國風好色
而不淫也 其神似老杜處在作用不在氣調
東風日暖聞吹笙 郎渦詩偶起別離恨似聞歌吹喧之
意
新灘莫悟遊人意二句 同一江上行也耳目所接萬物
皆爽不免引動歸思及憶歸不得則江上灘聲頓有淒淒
風雨之意筆墨全此于字化工 杜荀鶴詩云此時鴉鵲
愁于雨是處鷓鴣聲亦似蟬語句當以此求之
籌筆驛 議論回高亢當觀其抑揚頓挫處使人一唱三
嘆轉有餘味 不離承前作論卻非承前不及識者論世
真難事

猿鳥猶疑畏簡書二句 一揚 簡書切籌筆儲胥切驛
徒令上將揮神筆二句 一抑 破題來勢極重妙在次
聯接得矯健不覺其截
管樂有才終不忝 此句又揚
關張無命欲何如 此句又抑
他年錦里經祠廟 對驛字
梁父吟成恨有餘 對籌筆
武侯廟古柏 葉彫翔燕雨一聯 發古字偏壯麗
陣日一歲之花盡休一日之光遲暮真所謂刻意傷春
者也金殺忽散惆悵獨歸泥醉無從排悶不得其趣哉此
詩真有欲與流俱者矣觀江間之文疑亦在東川時所作
古六言并不使我稍得淹留也落句言風光易過不辭
無以遣懷然使我更醉誰家乎無聊之甚也
九成宮 雲隨夏后雙龍尾一聯 對仗之工楊劉所能也

其下半寫去不慍民依之意自見言之無罪聞之足戒則
楊劉無此作用 按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次連用事
可謂精切 此聯頂避暑
吳岳曉光連翠巘一聯 寫九成
荔枝盧橘沾恩幸二句 紫泥大書只爲荔枝盧橘風刺
極刻然又不覺
少將 爲云此篇佳在後半
烟波別墅醉一聯 似吳叔庠
詠史 本詩何所指以爲思文宗則青海馬句終無着落
贈白道者 贈一作送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風二句 定翁云起句妙絕已
馮先生云妙在首二句次連襯貼流麗圓美西崑一世所
效義山高處不在此
無題四首 此篇只是艷詩楊孟載泥述錄以爲之

賦也

第三首 颯颯東風細雨來 風作南

芙蓉塘外有輕雷 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

車音

桂林路中作 村小一聯確是題位

無題 其二 近彈棋局二句 似借用王丞相以腹熨彈棋局

事

燕臺二首 初來小苑中句 此必所咏之人小字爲燕非必

賦燕臺也

長安宮陽二首 應作無題

無題二首 八歲偷照鏡首 爲少年熱中干進者發慨

懸知猶未嫁 猶字對上已字妙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

不去因寄 更無人處簾垂地一句 指悼亡

嵇氏幼男猶可憫二句 兒女爲前身嫌內外之事欲片

時宴飲亦復不可然則此使豈能赴也

萬里西風夜正長 西風加萬里夜長加正字皆極寫離

愁不寐之情

隋宮 九重誰省諫書函 省作惜

春風舉國裁宮錦二句 借錦帆事點化得水陸繹騷民

不堪命之狀如在目前

落花 致求惜花七字意度亦由于此

李花 第六盜酒

柳 末句 本甘心冰所以悼秋先春

閒賦詩之 前四句言居禁中者既會稱時并不須早霜

遇削命使乃者無秀爲郎吏加以石用股險所以一日九

迴也後四句言兩處不如同巳迴腸背肉之間畏之又猶

勝其味先此味言之非亡疑之判乎

中禁詞臣尋引領二句 引領言可望不可親遂以中禁

詞臣之比待詔時同年也 杜詢在東川故曰左川歸客

郎君下第蒙點顧 郎君謂監之子冬郎即致光也

第二首 執政皆其所憎惡 直賤同年在中禁而又不

足恃則何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耶 從第一首首句迴腸

三字明白則作者之微情但畏之都不能解故冬郎却曉

耳 雖於別言而托于稚子之詞此離騷之法也

第三首 一篇兩出一體意 失意相對情味來道之可

以爲下也

無題 東風無力百花殘 已落云第二句與世接不出

我此句言光陰難駐我生行休也

夜吟應覺月光寒 覺作共

碧城三首 此以咏其時貴主事唐初公主每自請出家

與二教人媟近商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安義

昌安康諸主皆先後爲道士築觀在外史即不言他醜

於防閑復行召入禁者微詞咏詩中蕭史一聯及引用蕭

假木精解故事大指已明非止爲尋仙閨閣寄託也 戊戌冬記

第一首女牀無樹不棲鸞 鳴女牀之鸞鳥見京賦中所

用山海經也

第二首鄂君悵望舟中夜 說引說苑云心悅君兮君不

知其自恨不得爲洪崖也

對影聞聲已可憐 一首之主 翻有其者次 集中最卑之格

留待行人二月歸 反覆之更 言所積也

第三首 蜂于卜 輕重于霜 言速管也

侵夜可能爭桂魄 言遠 此一聯不過星月交光

忍寒應欲試梅妝 言遲晚也

檢與金含中即點化得不動如此

腸斷班騅送陸郎 以之東收

蜂趁吾一句與欲倚風　移用不得
李沫七夕
壬申七夕日詩不嬌花　得夕字日題作月
玉山　戊籤云似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咏其情詞也
牡丹　飛卿作乃咏花此篇亦無題之流也起迎坐氣溺
出無復用事之迹
錦幃初卷衛夫人　花
翠被猶堆越鄂君　葉
垂手亂翻雕玉佩　葉
招腰爭舞鬱金裙　花
牡丹厭逝復緣溝二句　方是牡丹大觀
終銷一國破二句　方極牡丹身分此富貴之花寒餓人
一字來不得
鸞鳳戲三島二句　牡丹非象家不稱其致窮巷寒餓之

士所見不過一兩類如腹連亦類想出
詠史　四句中氣脈何等淵邃
北湖南埭水漫漫　今人都不了首句爲風刺
鍾山何處有龍盤　轉遊不減則形勝難憑終令敗亡游
柔寫得曲折淋漓
一片降旗百尺竿二句　伏下從則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非時發越香　十一月
素娥惟與月　中句
讀任彥昇碑不得蕭公作騎兵　中書堂裡坐將軍也添
何他不得
馬嵬二首第一首　末二句言其寵禍之不已也
第二首　縱橫寬展亦復諷嘆有味　對仗變化生動
起得才如江海老杜云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羨山足
類比必五六倒說尚將不溫飛卿作但只是其假敘節要

不見些子手眼落句專責明皇識見最高此推本言之也
可歎　未詳所指何人
趙后樓中赤鳳來　后作氏
宓妃愁坐芝田館　一句　言宓妃之事猶較此爲未甚所
以深嘆之也　詩固工妙但一首中五人名未免獺祭之
病
富平少侯　此詩刺敬宗漢成帝自稱富平侯家人三四
言玉彈之濫恩反斳不費之近澤已著云猶言所謂當
著不省
當關不報侵晨客　不一作莫按作莫字方是少侯之意
作不字只是閽人拒客耳
曉起探杯當曉起　起作氣
阿鎖可微寒　可作有
腸循山樓戲　熱作燈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人世死前惟有別　驚心動魄一
字千金
宮妓　定翁云此詩是刺也原於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
假人剽其指招不欲斥言之微詞也
瑤池　此首及王母以下時廟兩篇皆刺武宗也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卷上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卷下

長洲何焯屺瞻

題漢祖廟　宅八荒者可以自起新豐戀池隍者終不能故鄉晝錦相形最妙

東阿王　詩之指未詳吳喬云此義山自悔其婚于王茂元因而見擯彭陽終身淪落也　從吳說亦得

聖女祠　前二連分明如畫

過景陵　似亦刺學仙之無益

野菊　湘劉以此篇與九日詩同旨細讀之近是

紫雲新苑移花處二句　收野字

銀河吹笙　未詳

楚宮二首第二首　一刻水天閒話舊事　按此篇賦當年貴主之事而不可攷矣

和友人戲贈二首第二首　明珠可貫須爲佩　韓詩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落句見往還既久鳥龍亦不復作如媒也

有感二首　上篇深斥訓注下篇則哀涯餗元輿等重有感一篇并憐文宗將有望夷之禍而望藩鎮協力以救之

第二首首有清君側以下　古有清君側之義本爲國家今多老成之人宜爲小反豈可以非常本非素心而聽閹人誣罔族誅之如今日者無名之舉乎末句不特譏閹用樂盡深嘆文宗明知其冤而刑賞下移不能出聲也

重有感　第六用見無膽于君者如鷹隼之逐鳥雀也第七兩謂王涯等十一族與謂士大夫不附宦者也末句兩同二字未詳

中元作　五六承上金條脫句結句承上玉筒遠句

楚宮　宮娃作厲　按開成元年二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于渭水此詩蓋傷其事而托言屈子沉湘因于腥臊也渭水至清故曰色滲滲涯等族無後故以屈原爲比落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宿晉昌亭聞驚禽　楚國吟雜橘村砧　國作猿

明禪師院酬從兄見寄　腹聯言歲月不居也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即王茂元宅

晚晴　併添高閣迥　句從聯上蓋後愈高所見愈遠也

越鳥巢乾後　切晴

歸飛體更輕　切晚

迎寄韓魯州同年　次連悲涼古直羈旅中偶一吟諷便聞即目皆驚心也

一片　本是連城光價況又良工雕琢乃偏不値錢豈能無慨于中乎

鄭州獻從叔舍人褎　三四是從叔入道五六是舍人入道　第三從祖父說到今日叔姪分道落句根脉在此

安定城樓　第二言滿地江河欲歸郎得五六言所以垂淚與遠遊者皆爲此竊祿而不能拂然取吾誠未憶江河欲歸而倦遊白髮但俟迴旋大地功成却入扁舟耳此二句亦見報公一片心事故能愛之

隋宮守歲　落句亂脫守歲又非隋事　定翁云隋宮用金蓮事可戒也

利州江潭作　武氏見駱賓王檄文猶以爲斯人淪落輕相之罪義山爲令狐綯所擯白首使內天子曾不知其姓名有不獲與后同時之恨故因過其所生之地作此詩落句蓋言己之淪汙何南曾不如龍子孫之以無騰于龍

女猶得珠當截珠而還也
茂陵　八句中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至率
漢家天馬出蒲梢　梢作捎　定遠云蒲梢馬名已著云
首句亦有為
苜蓿榴花遍近郊　點化工妙　起二句指用兵
內苑只知含鳳嘴　指畋獵
屬車無復插雞翹　指微行
玉桃偷得憐方朔　指神仙
金屋修成貯阿嬌　指聲色
誰料蘇卿老歸國二句　落句只借子卿一諷風刺自見
於言外　此詩始不甚變之後觀內蝦湖唱絲求如此者
絕不同得乃嘆義山氣力之高
韓碑　韓碑已調昌黎以文為詩義山故吾獨謂義山是以
文為詩者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

待烏燕太子　待烏謂烏棲也
駐馬魏東阿　洛神賦日既西傾車殆馬煩
洞庭魚可拾　下半好三四是可拾之意
驪山有感　末句太露
別智元法師　言不能隨智元住山反致所向泣岐學楊
朱之道也
日日　日日春光鬥日光　寫心動魄之句
過楚宮　微生盡戀人間樂　盡作浮
淚　上五句句是淚不是哭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次連言昔客江南黃昏獨
坐然年壯氣格自騁立致要津曾無搖落之感此日流落
而為關外之人不覺漫分其悲因叢蘆之稍稍而百端交
集也　腹聯言途所感　末句指叢蘆
滿韓不送行人去　送作逐

一世荒城伴夜砧　世作在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觀項斯于鵠之詩乃嘆義山
才情過人落句用韓憑事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前半自是變體
風過回塘萬竹悲一句　月字西溪叢語作八二十九日
安得行刀卯
學到白頭長只耳二句　猶言庶幾有蹤跡其非定猶可擊
暗從兒聞之　中間句寫出絕人逃世落句一歸字收盡
歸來寫丁荻花有莫石薺庭中及閱衍突聽內也
贈葡客　第三聯翻案　以無情論余嶽猿妙若說文君
無情便同嚼蠟矣
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　綫晴絲空醫　綫作倭
越鳥誇香荔二句　似林幕中所作末句蓋有謂也
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成篇　周賀送

耿山人腹驕云夜高鳴桐篁無莫露船熔似不落句
內雲大信居　義山之平生淡識自寓大致光之若是有
情爭不哭皆是言外巧妙
牆外萬株人絕跡　外作柳
同學彭道士參寥　亦寓自傷之意
小桃園　第六似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　此真鬼詩大似長吉手筆
房中曲　最古
亦上送李郢之蘇州　起二句是汴上第三是之蘇州第
四仍說汴上
贈鄭讜處士　寄歸山觀隨摹扇一連　此身反隨采慕扇
釣輪乃負仍乎其浪迹也
越桂留烹張翰鱠一連　伏下故人
復至裴明府所居　求之流輩豈易得一連　此等要非佳

處
覽古　未詳
空稱賴壞真何益一連　言金湯不可恃
子初郊墅　起連中便説異得子孫世世相好在買舍耕
耘恰從廢運生下更無起承轉合之迹　第五所以息機
第六所以發興曲盡郊居之樂　中四句一片烟波孟德
所謂以泥水自溉也
亦擬村南買烟舍　村南作城南乃是郊外
漢南書事　此指討黨項時第三[illegible]字相挑用汲長孺刀
筆吏不可爲公卿語
當句有對　每句中有對所謂當句對格也此游戲之筆
井絡　第一句便破盡全蜀第二是門戶第三是東川第
四是西川四句中包括後人數纔二四一聯若不點出東
西二字只是敘[illegible]耳　其次一聯言以世守因餘猶踞

子晨戚况么麼卑竊耶喝起落句有力　此爲[illegible]作了元
知初劉闢據蜀之後更有關係在義山之世也皆賦杜元
穎悉但謀兩事也　觀西崑成都二篇何其瑣屑仙綴
如此工緻知非補綴義山佳處在議論感慨專以對仗求
之只見崑體諸公面目耳
陣圖東聚燕江上　燕作燕
寫意　燕鴈迢遞隔上林　伏思鄉
人間路有潼江險二句　正披寫其不思鄉而不可得之
故
日向花間留晚照　朱鵬翁云西北邊多陰至日到彼方
才明彼已甚晚不久則洒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元稹通州
詩日居易詩有州斜日[illegible]晚亦自蚪即[illegible]榆之句
三年已制思鄉淚一句　[illegible]道出此二句
末　此句未欽一宅字　此作者自謂　落何[illegible]

化自有無窮感慨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義山與畏之俱爲茂
元之婿玩前後詩意似乎義山悼亡之後王氏待之差異
往日故云
新緣貴壻起朱樓　切新居即帶戲
一名我漫居先甲　戲也
雲路招邀廻彩鳳一句　西迎家室
南朝禁臠無人近　戲也
瘦盡瓊枝詠四愁　按畏之[illegible]時樂茂元愛之[illegible]也作官
通顯一也新居二也迎家室三也義山皆反是安得不瘦
盡瓊枝乎
賈生　末二句即詩人名彼故老訊之古夢意
釣天昔人因夢到青冥　庸才貴仕皆所謂因夢到青冥
者也

却爲知音不得聽　何嘗知音偶忽夢到是真可痛耳
王昭君恐爲黃金不顧人　顧一作爲
舊將軍　此似爲石雄而發
明居霜口瞬衣軟　軟字[illegible]代[illegible]字用
高松　落句言留霜也[illegible]何必在杜林所作
訪秋　中四句疏一字
昭州虎當官道門　道[illegible]作路[illegible]是
哭劉司戶蕡　起句[illegible]道爲之傷哭也
空聞遷賈誼一連　[illegible]公[illegible]賢良乃[illegible]遇人
[illegible]而[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切
八關[illegible]
春雪滿巴陵　長沙[illegible]作[illegible]
路長乎落何深[illegible]
陸發荆南始至[illegible]　切荆南

落見班仙芝　切商洛
陳後宮　已箋云梁伐陳者為清進犯勾陳者猶沙鳥宿臨春者為江令君臣淫荒之狀極意形容　定翁云欣聯妙又云如此詠史不媿盛唐
小闌狗的　句句生動　與小桃園詩皆是宮體
獻寄舊府開封公　五六述臣賓之定皆雨逝
商於新開路　前聯言其開　反映新路
路向泉間辨　是新路
更逐開捷徑　是前路
夜飲　如此學杜亦似不病而呻
涼思　起聯寫本等秋夜景之亦提[illegible]氣後風
寫意　此亦館工之作
即日　第三未詳
漫成五章第一首　嘆世之宗仰二十六體者僅以對屬為能事而莫窺其風刺之妙也
第二首　此嘆已之不遇時才如李杜也
第三首　身既淪廢生子又劣所以深悲所遇之奇蹇也
第四首　此言反不如武夫猶得拔用于幕[illegible]也
第五首　此嘆貧賤以終又將并失甯平之適也
射魚曲　自射魚曲至景陽宮井雙桐皆仿長吉體長吉集中幾不能辨
秋日晚思　嘆人之不能仕剩與冷只是頂上兩餘發塞卻此已足興感不必又言窮蹙
小園獨酌　半生有游倦句　對寂寥
春宵自遣　陶然恃琴酒二句　是自遣
憫居冬暮[illegible]樹間一聯　寫於此興
過姚孝子廬偶書　與不臨門道　過字
[illegible]因思李山一聯　切[illegible][illegible]

木郎無所居一章一木無井自成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柳飛彭澤雪六句　寫悉已芳茂
李衛功賦借　寫自哉
南潭上亭讌集以疾後至因而抒情　次第如畫
偶題二首第二首　落句風刺隱秀
夜冷樹繞池寬月影多　含下欲何
正月崇讓宅　此悼亡之詩情深一往
不寐[illegible]起夜來　楊文公詩云風紗傳漏猶歎起夜來[illegible]其論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得得生合後二句　恩門升等常可歸惟此文使托以不朽而已各句[illegible]之升[illegible]須無且知欲收到碑文力與彭陽公無關然深味詩語亦多有之
北青蘿　獨敲初夜磬　寫孤字　初夜頃殘陽來而路幾磬亦在落句不併迥嶺孤字兼史初夜深山來離如覩
然則張其見心如兩愁絕　詞句起處
[illegible]入[illegible]歸賦縈虎　正見原[illegible]愁絕
[illegible][illegible]同奏分二句　奏分侯吹合下哀興
東流南渭[illegible]二句　[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陽　南人不知代謝秦分[illegible]陵不以容逾而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何其事者也
念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彼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所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
者之[illegible][illegible]此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對而[illegible]也
若比[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為足
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柳　勝飛卿作
九日於東逢[illegible][illegible]輕還自亂　是秋字
僧院牡丹　僧院下中間　點起結止賦牡丹[illegible][illegible]大

歷後常體論之
贈司勲杜十三員外　牧之以氣節自負故有第五落句
言朝廷旨述推梁手筆比之于已未爲不過也
羊祐韋丹盡有碑　祐作祜
送譽部李尉岡難辨綺季一聯　項疏歧　二句用筆之
妙百讀乃知
山晚更參差　參差二字取歧字足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　公云　第七自謂
賦得危字無言得飄飖風態　似柳
登霍山驛樓弱柳千條露一連　弱柳長句以興劉穆之
易取
題小松　此篇不似義山手筆　落句殆有抄得不得消
花之感耶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　頗似學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九
得相門才子稱華箋篇　落句尤有開寶風氣然恨其少
言外遠致
水齋　一病忽忽疑已入秋及見飛鳥拂水暗綠打簾始
覺猶是夏令寫病後真入髓更閒已拔之書仍用昨夜之
酒水齋之中病夫所以遣悶者賴此如此寂寞無聊不能
出戶悵望故交時時書至以當披寫亦字字是多病人心
情也　前四句成作多病之後日想秋爽而恨其猶然夏
令亦復佳　落句或地主病中疏闊相接故云爾
捲簾飛燕還拂水　簾　簾已捲而飛燕拂水不入戶已
開門暗綠打窗又不足多病髮起即目事
春日寄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之作　此亦只可施
之新創河亭接近河亭不得用只任　此六典道州之
從河洲一落一滿津淨深河之一也故有第六句
獨留巧思傳千古　[illegible]

長與蒲津作勝遊　河中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中字衍
野田漫有將裘翁似有情　藤作蔟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本自功臣之後材又足以威遠
撫外公何少恩至此一路通田末句第四用劉毅夜獵取
師了道舊會昌一年秋以蔚州刺史契苾通將兵詣振武
迎何力爲世孫即其人也注契苾箱帳太和中附於振武
故有鵜鶘泉畔之句　與麗穢矣但少題中一別字
使滄洲君帳中　[illegible]作捲
人日即事　揚劉只學此種　齊梁中本有此體今變爲
七言耳
又　文王喻復今朝是　此句最破題
舜格有苗旬太遠　二句　絕出旧字
春日寄懷　未知何路到龍津　陳後主詩曲庁草發青龍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十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節曲先傳白雪英　和字見示字
爲色不同籬下發　何　移字
偏稱含香五字客　切馬郎中
從茲得地始芳榮　移字
和閒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作
櫳似曾得
燕臺四首　四首皆絕奇之作何減昌谷惜夏一首思致
人幽淨味不出
[illegible]大京遠　首句
[illegible]首說中首　絕句從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化
出
時送向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洋洋大篇仍自一氣呵成
真能爲其侵洛之迹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illegible]

數故不沈蚊 沈作沈
豈上搹肇彭 搹作挹
此詩前知劍 此句轉
和鄭愚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韻 啼嗟愁不行二句 用
揚雲意
雜事 新前作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 云云依然五柳在
二句 使夢得子厚為之便無此風致
不[illegible]之二句 是大鹵平後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 安蕭裴集 渠字出韻
戲題樞言草閣三十二韻 氣味逼古後幅頗乎漢魏樂
府
若時臥擾偏 入本題
瑜淚盈不整四句 以比小人之得君多援

偶成轉韵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通有[illegible]宋由[illegible] 年疑
作十
此時聞有燕昭台以下 指盧宏正
五言述德抒情詩一首四十韻獻上杜七兄僕射相公 鸞
人肖[illegible] 會昌四年七月杜悰自淮南節度使入為同
平章事帝以其不肯逆揚州倡女得大臣體也 一鳴驚人
蓋指此事
後使貢參酒二句 如此使事西崑所未窺 伊伏下學
[illegible]其事亦不為蔚對之盡一而為鹽梅之相濟也此
長篇中[illegible]細讀乃知之
[illegible]領[illegible] 時方討澤潞劉稹將郭誼殺稹以降李德
裕以為負兵拒命皆誼為謀士力屈又賣稹以求賞不
誅何以懲姦帝然之詔[illegible]以七千人入潞州誅誼杜悰
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俟[illegible]觀不應所謂[illegible]與兵
也上[illegible]用崇進[illegible]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後從西川
事[illegible]避銘及唐書本傳
感[illegible]公[illegible]本無爭 懸草假刑寶門下諸人
[illegible]以殺戮之[illegible]指大和中不受維州之降敷
[illegible]以悰[illegible]西川節度使收復維州當是時政
所[illegible]悰木[illegible]時[illegible]自徽中為樞魏扶許與悰
[illegible]宰之上方以克復河湟[illegible]上尊號何人言之可畏哉
等詞收[illegible]一聯乃指悰收復[illegible]事
上杜僕射贊[illegible]和[illegible]農 農字出韻
安禪合北宗 宗字出韵
轉覺季心恭 恭字出韵
驕兒詩翁昔好[illegible]以下 若無此段此詩便無謂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此下皆述其陳至末方自發
議論竟法絕佳

[illegible]公[illegible]此事 [illegible]之亂源[illegible]自李林甫
當[illegible]循[illegible]一句 [illegible]之時[illegible]為盜下古一[illegible]
我聽此[illegible] 終[illegible]此[illegible]作收得法 此等傑作
可稱詩史[illegible]
井[illegible]四十韻 [illegible]秋[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 [illegible]他
[illegible] [illegible] 次連[illegible]舞馬[illegible]一實事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漢宮儀宮中不畜雞汝
南[illegible]門外[illegible]傳雞鳴
[illegible] 此篇[illegible]
不[illegible] 頂宗居
[illegible]
[illegible]秋與後[illegible] 十五夜一作十六

朱槿花二首　第二首題當作晉昌晚歸馬上贈　按戊籤次首刻云勇多侵路去恨有碍燈還嗅自微微白看成沓沓殷坐忘疑物外歸去有簪閑君問傷春句千詞不可刪

寓懷　義山有極似庾子山處不可以白公之清流繩之

星機呈寄綃　呈作挽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回中爲安定郡則此詩作于依王茂元于涇原之時詳味二篇頗似皆有所思而托物起興者其亦爲甘露羅禍者而發耶舒元輿以牡丹賦知名于諸相中最爲早逝下苑莫逆榴花泪笑難不致強爲之說世有知言之君子必將有以解亡之論也庚午夏後細讀牡丹賦無一語與此詩相涉則非爲甘露罹禍者發也下苑句乃自言未得曲江看花耳　庚午十一月又記

謝往桂林至彤庭竊咏城禁將開曉　詩眼

燒香曲　長吉詩絕奇然指趣故自分明若義山則徒令人循誦而莫喻其賦何事耳

送從翁東川宏農侍御幕振溺休規步　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拯溺無待于規行

宇宙胙還淳　以上叙唐業之興

澈厲功宜急二句　韓

晉昌晚歸馬上贈　此篇戊籤刻西北朝大路更多使客去云云乃朱槿花次首也

又虔州楊侍郎虔州齊民困未蘇　民作人

從師懟厥孤　楊虔州之罷發難于李湘假徐州舒元輿也

義門讀書記　李義山詩集　卷下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沈括撰

元大德九年陳仁子茶陵東山書院刻本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卽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卽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謔，曰雜志，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擬，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爲應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併不恆，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云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誤，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輾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删著定本，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據以校刻，頗爲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槀本流傳，藏弆者欲爲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

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頗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鍾律尤所究心。趙與旹賓退錄議其稍器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塵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議論太拘。小小疏失、要不足以爲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補盧卽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爲諸書所援據。湯修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斯編、知非溢美矣。

夢溪筆談序

沈 括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
時紀一事於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
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
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
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
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
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
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為言則甚卑以
予為無意於言可也

揩先生喜讀外家傳語張華蠹天下奇
秘書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故其
學浩博而文淵永乃知學子耽經玩史
外別有處初稗官之言亦未可少矣興
沈存中博覽古今於制度尤邃身在熙
豐議車戰上奏元曆編修郡國圖頗極
博綜前史稱之暮年著筆談計二十六
卷自故事而下曰象數曰官政曰樂律
曰藥議辨譌正謬纂錄評核闡未聞見
未見融之可以潤筆端採之可以裨信
史昔王儉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
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二物陸澄
後至出眾所不知事各數條皆儉所未
覩并舊物奪去若澄更得此書又當奪
幾籌矣歲乙巳春茶陵古迂陳仁子刊
于東山書院并序

夢溪筆談序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黌宮兩廡析為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昇官舍儲粟于外因其舊扶顛易圮而新之繼廣田祖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為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侯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既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為表裏也今既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反是益見薄於己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脩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譌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輙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

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

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夢溪筆談目録

卷第一
故事一
卷第二
故事二
卷第三
辯證一
卷第四
辯證二
卷第五
樂律一
卷第六
樂律二
卷第七
象數一
卷第八
象數二
卷第九
人事一
卷第十
人事二
卷第十一
官政一
卷第十二
官政二
卷第十三
權智
卷第十四
藝文一
卷第十五
藝文二
卷第十六
藝文三
卷第十七
書畫
卷第十八
技藝
卷第十九
器用
卷第二十

神奇

卷第二十一

異事

卷第二十二

謬誤

卷第二十三

譏謔

卷第二十四

雜誌一

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卷第二十六

藥議

茶陵東山書院刊行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一

沈括存中 述

故事一

上親郊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

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
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
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
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
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
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
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
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
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

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
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
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
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
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
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
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
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
而已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
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
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
閤子窻格上有火然處　太宗嘗夜幸玉
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
宮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
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
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
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
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
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
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
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分立百
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
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
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堦乘馬之
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

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爲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鞢𩊱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霑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劒帉帨筭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爲虛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余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欵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

唱一聲揖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
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
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横設
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
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
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
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
拜官則拜舞于子階上百官拜于階下而
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
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
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余
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
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
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
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

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黄一
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鈆黄蓋用
之有素矣
余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
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
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
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
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
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
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
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
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
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隷門
下省故事乃隷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
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
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
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
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

之雄壯前牝謂之闘仗前本胡法也熙寧
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
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
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
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
人悉以黄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
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
罷

沈一　八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
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
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
其間兩聯曰虚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
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
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
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
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
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
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
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
幕氊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
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氊幕及供應
人私傳所試經義蓋甞有敗者故事爲之
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
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
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
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
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

沈一　九

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
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
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
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
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
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
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
卿朱從道時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
公何用力争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
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

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

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檛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余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太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勲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

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一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

沈　括　存中　述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為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閤有敘學士者然不為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為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

置吏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
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
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
受余與刁親舊刁皆出表槖以示余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
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録淨而已
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
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
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
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
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
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
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
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
潤筆物　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
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
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
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
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　國朝學士舍人
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
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
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
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
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余家
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
導告喝　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
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
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
過處閽吏以梃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
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
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
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
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
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
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梃自待制
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

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顔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史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録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 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遂不復賜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三

沈　括　存中述

辯證一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為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切）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艣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艣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為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為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為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以己為物以物為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余為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

而余頃討論雷鄭之學闕譯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以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族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紀道也

舊傳黄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宫室中有謻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贛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余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贛上即漳貢合流漳州余未曾目見鄣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則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螮蝀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

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甞溢大旱未甞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𣿅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隄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脉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甞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余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湴河之目人多不曉湴河之義余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余甞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没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湴字書亦作埿（蒲鑑反）按古文埿深泥也術書有湴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及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余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爓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爓備太古中古之禮余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爓所以

為智又一說腥婦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婦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為淺黑色璊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鷰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皁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門稷之璊色者謂之穈穈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穈有芑今秦人音穈聲之訛也穈色在朱黄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諭之也猶鵗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諭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余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

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不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以余觀之此正所謂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芧音此文相近之誤也芧音茅之茅

余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真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真齡孔穎達字

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
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
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
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
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眞
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
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
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正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眺詩
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

筆談三　九

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
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
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
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余以志酒法較之每
麤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
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
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
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
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謂

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
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食酒
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
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
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
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
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
載此意
余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

筆談三　十

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
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
以其生者之處奥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
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
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餕設于此在戶右餕戶餕之
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酳謂之餕坐于戶酬即當餕而坐也
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周
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

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爲塵埃如吴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偓云窻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

蒲盧說者以爲蜾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盧也人之爲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余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綦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余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札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即僞位豈得長

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三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四

沈括存中述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浸潤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逺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

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黄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黄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余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贑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乖謬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余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録譏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塜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贑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塜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揚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荆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説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説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

許遷于爽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吾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劒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

蜀道難嚴武爲劒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盖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余按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余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閒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余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四

萬曆三十三年畫記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五

沈　括

樂律

周禮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若樂八變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為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為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角也函鍾為宮則太蔟徵聲也樂有用太蔟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為徵也黃鍾為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間聲以為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出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大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虛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徵羽相次者人樂之敘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敘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敘悉用此人樂之敘也何以知宮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次敘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大蔟又次應鍾最短此其敘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為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敘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敘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敘天地之敘也何以知其角為先其次

徵又次宮又自羽以律呂次敘知之也黃
鍾最長太簇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
鍾又次南呂最
短此其敘也此四音之敘也天之氣始
于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
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
簇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
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
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
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終
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于正月萬物萌動
地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簇為

角天以大簇為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
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為羽地以
姑洗為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
南呂以為羽圜丘樂雖以圜鍾為宮而曰
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澤樂
雖以函鍾為宮而曰乃奏太簇以祭地祇
蓋圜丘之樂始于黃鍾方澤之樂始于太
簇也天地之樂止是出樂黃鍾一均耳以
此黃鍾一均分為天地二樂黃鍾之均黃
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方澤
樂而巳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于
三月則宮聲自合在徵之後羽之前正當
用夾鍾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
鍾正均也樂之全雖非十一均之類也故
漢志自黃鍾為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忽
微也律難當其月為宮則和應之律有空
積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終于八

月統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巳
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
黃鍾為宮南呂為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
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
徵每各異善謂南呂本黃鍾之羽變
為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為王而巳此天
地相與之敘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
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
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鬼稍出于東方也
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于東方故人
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
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於十一
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一終也鬼道

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
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
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為義則始于黃鍾終
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為敘則始于宮聲
自當以黃鍾為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
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為敘則宮聲當在太
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為
宮也地祇始于太簇終于南呂以木火土
金水為敘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
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為

宮也天神用圜鐘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鐘而曰圜鐘者以天神言之也不曰林鐘曰函鐘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此三律為宮次敘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鐘六變函鐘八變黃鐘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往常在夜故卯為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常之故謂之夾鍾黃鍾一變為林鍾再變為太簇三變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函鍾一變為太簇再變為南呂三變姑洗四變應鍾五變蕤賓六變太呂七變夷則八變夾鍾也圜鍾一變為無射再變為中呂三變為黃鍾清宮四變合至林鍾林鍾無清宮至太簇清宮為四變五變合至南呂南呂無清宮直至太呂清宮為五變六變合至夷則夷則無清宮直至夾鍾清宮為六變也十二律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四律有清宮總謂之十六律自姑洗至應鍾八律皆無清宮但與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為難知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為序者四者以黃鐘一均分為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鐘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鐘林鐘應鐘太呂中呂南呂鍾與呂常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為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為陰紀亥卯未曰夾鐘林鐘應鐘陽中之陰也黃鐘者陽之所鐘也夾鐘林鐘應鐘陰之所鐘也故皆謂之鐘巳酉丑太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

八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太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太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鐘相生至于

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盡中呂爲陰陽之中子午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侈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揭帛裄不識持歸以示鄰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余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迹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𡿺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余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黄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横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

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記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根勿反)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録所謂渾脱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纏耳字則有喉脣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磈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内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為從聲徵羽為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乱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别爲四夷

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
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
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
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
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
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
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
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
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
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
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
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
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
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
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
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
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閒集所載咸陽沽
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
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閒歌謠及陽關擣練
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塡曲多詠其曲名
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
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
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
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
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
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
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
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
承隋亂樂虡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眞密求
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
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
爲四具以補樂虡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
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
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
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
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
眞必嘗爲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既
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

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僭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旣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註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註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術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余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

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若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王以此自况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

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鄀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註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

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鐘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

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火也戊子娶己丑太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爲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今太常鍾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鍾匾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鍾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甬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以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鍾鎛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鍾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鍾可以掉蕩旋轉則鍾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隧

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鍾今尚在錢塘予羣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愼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敘其事甚詳有抛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

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余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諫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馬簻便易持李善註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簻管也古人謂樂之管

爲簻故潘岳笙賦云脩簻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衆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當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敎篪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註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註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行竹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

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眞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録云瓊管多烏樠呿陀皆奇木疑陀羅即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

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輙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吳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為吳音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五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六

沈　括　存中述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余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簇林鍾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商上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

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令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閒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太呂猶差高當在太呂太蔟之閒下四字近太蔟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下凡字爲黃鍾清高凡字爲太呂清下五字爲太蔟清高五字爲夾鍾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鍾磬每虡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虡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虡有太呂之虡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閒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余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聲學至要

妙矣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
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
暇及此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六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七

沈　括　存中述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
熙寧中考之曆已後天五十餘刻而前世
曆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
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
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
來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
搖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
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
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
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
亦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登避宗諱）計爲正月將
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
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
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
躔諏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
以顓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

度隨黄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諏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宫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黄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爲一説然須大改曆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榦故曰大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説極無稽據義理宜援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建方斗魁一星抵戌二星建方二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斗杓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

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衢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閒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閒之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合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辰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于日不離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

十合之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問土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見為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

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巧曆所能知況此但跡而已至於成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粗也余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出乎億而已余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眞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裏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總謂之一宫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宫則頓然

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為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為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為陽望後月行縮度為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

刻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邪又安知十
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
時邪又如春為木九十日間當晝晝消長
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
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
至所得辰刻衰杪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
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
必用此說但春為寅卯辰夏為巳午未理

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
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
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
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
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
歲差移也

曆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
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
閎曆法極踈蓋當時以為密耳其間闕略
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

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
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
十年自已差一度兼餘分踈闊據其法推
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
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
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
機衡是也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
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
所為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
皇祐中禮部試機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

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為高等
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
祖亘以機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
之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余受詔典領曆
官雜考星曆以機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
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
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
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
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
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于

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余於熙寧曆奏議中敘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余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迹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余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朞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朞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泯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强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絶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及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别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迹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筭之理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余奏議藏在史官及余所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余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

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朞天故以一日爲一度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傘橑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余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令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余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直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余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横庚庚子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

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法皆不同若厥陰

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絜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爲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癘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證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

日赫然余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余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效但爲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别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爲主外至者爲客

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

十六

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逆主之氣為害暴逆客之氣為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為腎腎亦二左為太陽水右為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火騰而為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為否泰者也故腎為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為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唯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

十七

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沖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為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

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陰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余後因見兵部侍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余聞其言怪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

夫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為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有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荊邸今又假禳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却是蝕限大强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筭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鋭上秃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咮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

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鍾一琯達之故黄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黄鍾太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巳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及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蔕其上抵于穎反是根人與鳥獸生亦首皆在下

甲 子午寅申辰戌 ☰ 丙 辰戌午子申寅 ☰ 戊 寅申辰戌午子 ☰ 庚 子午寅申辰戌 壬 午申戌

乾坤

生艮 生兌

生坎 生離

生震 生巽

乾坤

乙 未巳卯 ☷ 丁 巳亥卯酉丑未 ☷ 巳 卯酉丑未亥丑 ☷ 辛 丑未亥巳酉卯 癸 丑亥酉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八

沈　括　存中　述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淸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蔟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當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璺瓦皆取其無理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茍從攴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

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為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為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為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

道之北謂之黑道黄道之東謂之青道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為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為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則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

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疎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為宿唯虚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以為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甞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内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葉兩末鋭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

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絶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録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筭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隷名食禄本無知曆者

惡朴之術過巳羣沮之憂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爲羣曆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謂見雲物禨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

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八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九

沈　括　存中述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　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　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　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鎭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爲殿帥甞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設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禀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陞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爲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

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
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
公爲 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
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
士人論曰 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
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
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
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
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
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

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
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
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
公爲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
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
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
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
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
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

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
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
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
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大傅曾
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階磨之
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
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
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
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
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

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
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
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
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
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
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
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
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
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

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槩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效之不同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俛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

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殆不分菽麥

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

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

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迹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余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輙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

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　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缾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　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煑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术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余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

定旣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没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羣見遠方士皆未知 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曰先設禁圍于耆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余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 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皋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
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
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
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
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
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余聞之
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
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邴
原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
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
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
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
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
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
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
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
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

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席于西廡人
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
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
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
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
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
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
武爲翰林學士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
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
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
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門
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
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
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
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
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
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
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

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嘗考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 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别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因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

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殿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

畫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贇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贇加節度罷為敵既罷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稾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為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蝨菴未嘗一日不

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推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為黃蔡

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

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
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
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
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
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
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
歸鄉閭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
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
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
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
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
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
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廷式管幹江
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
義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
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
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
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
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
不如張景一書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九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

沈括 存中述

人事二

蔣堂侍郎為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皁隸如此野很其令可知蔣曰不然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為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為之延譽後卒為名臣或云乃大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强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横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着牀席間輙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扎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

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為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棊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棊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　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　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為人　上頷之異日復進讞　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一

沈 括 存中述

官政一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余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粮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并折鹽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余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粮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抛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榷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詣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抄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榷務)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分裂粮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余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疎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

覆護城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
立赫連之城深可爲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髙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余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毎歳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禀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歳糴價與所糴粟數髙下各爲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粟價纔定更不申禀即時廪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即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糶糴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没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數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處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爲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絶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産戶絶法給出嫁親女刑

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鹻滷不可蓺植并泉悉是惡滷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鹻殆與土半城郛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

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朞年之後降先品一等敘降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敘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敘之今敘官乃從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徙爲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爲一官勳官爲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余考其義蓋除名敘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敘從四品於正八品上敘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令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梧余

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墻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爲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爲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鬬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鞫貧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爲小官以罪廢唯以録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迹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姦贓狼籍遂論弃市曹人皆相賀因此

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熈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爲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余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

食四升并粮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與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粮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繇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准援卒所費運粮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驅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弃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檄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給互相計校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出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鉏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

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
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
其中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
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
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
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
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
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
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
路食之又次厓鹽生於土厓之間階成鳳
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為錢
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
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
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
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
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
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毆人死
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
無傷迹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
知驗傷不見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
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迹必見處厚如
其言傷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
用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為石隄隄外又植大木十餘
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
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
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隄
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
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杜
偉長為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
東移退數里為月隄以避怒水衆水工皆
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
曰移隄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
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
鉅萬而江隄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
隄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
所費至多不復可為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

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陜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河北鹽法 太祖皇帝嘗降墨敕聽民間貿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閉固 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捧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余時在三司求訪兩朝湛敕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一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二

沈 括 存中 述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 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余元豐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為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

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聞 上欲有所中傷 太宗不悅御史探 上意皆露章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爲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

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貫外得淨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貫外得淨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
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川茶錢在外除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
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
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
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
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
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
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
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
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
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
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
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
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

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
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
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
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
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
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
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
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救引價前此累增加
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
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

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
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
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
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
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等皆決配沙門島
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
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
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
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

年筭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
五日降敕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
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
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
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
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
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
八荆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
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

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
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
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
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
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
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
為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
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
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
百三十三斤眞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

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
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
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
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
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
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
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
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
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
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

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
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
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
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
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千八百一十
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
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
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
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

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大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爲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蒙春陵憲遼寶壁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荊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籍縣）忠州（桂溪）兗州（鄒野）廣州（信安四會）陝府（湖城峽石）河中（河西永樂）巴州（七盤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洹水經城永濟）莫州（鄚長豐）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臨津）融州（武陽羅城）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脩武武陟）道州（營道）慶州（樂蕃華池）瀛州（東城景城）順安（高陽）澶州（頓丘）洛州（曲周臨洺）丹州（雲岩汾川）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陽乳丹金城述昆）汾州（孝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任縣平鄉）泰州（長道）達州（三山石益蜀）揚州（廣陵）趙州（栢平栢鄉賛皇）雅州（百丈榮經）祁州（深澤）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陽福昌潁陽緱氏伊陽）濱州（相安）慈州（文城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眞定（靈壽井陘）荊南（建寧支江）辰州（麻陽招化）陳州（南頓）桂州（脩仁永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恩州（淸陽）熙州（狄道）河州（枹罕）衛州（新鄉衛）渝州（南川）虢

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岢嵐嵐石蓬州
蓬山良山夔州新珂涪州溫山閬州晉安岐平復州王陟潤
州延陵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二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三

沈　括　存中述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釃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鬬莫可與敵人有得

其術者每食則以山䴅皮褁肉啗之久之望見其䴅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

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弃之整衆而歸瑋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

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余友人有任術者嘗為延州臨真尉攜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

捆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爲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愼不可欺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若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鬭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喏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鬭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胷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

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

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鄰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泛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遊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濼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為瀦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游民刮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為寇盜自為瀦濼奸鹽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僚客觀之隱指卻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為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為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度河入延福縣自鐵茄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埶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旣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羅兀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埶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

而潰

蘇州至崑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隄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蒢芻稾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蘧蒢中候乾則以水車汱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宫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牓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

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

於小說

熙寧中濉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涖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种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

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弃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

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三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四

沈括　存中述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猨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飰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强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曲云刻成筝柱鴈相挨此下里鄙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

葦樊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擬𨃩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秪今何處在唐人工部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夭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爲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得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至於字字皆鍊

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字是皆無瑕可指語音亦揆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纔全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黄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甞讀孟子否聖美對曰平生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曰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奥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為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餳耳若作飲食當音飤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喙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甞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甞同造朝待旦

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余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闌竿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迷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静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静荆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爲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矣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

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
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
鎖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
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四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五

沈括 存中 述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龎庬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橫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之清平牓宮之清上傍宮之清去博宮之清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

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端字冬乃

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駮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

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𤙖（浮金）字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麼（二合）縒伽（上聲）

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版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

蕭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昻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蹉音千過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

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窻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魷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三篇

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墻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間余在金陵有饕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余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軫猶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恭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纛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庳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從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　上為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為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巳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五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六

沈　括　存中述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世之説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戸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説又鬼戸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余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余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余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六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七

沈括 存中述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

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
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
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
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
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
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
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
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
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
絶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
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
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
蓋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
其爲人讀二人事迹還觀所畫可以想見
其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
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
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
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
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
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
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
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
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
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
即知其妄也或説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
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
聲他曲皆無如潑攦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余嘗以問畫工工
言馬毛細不可畫余難之曰鼠毛更細何
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
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
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
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
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
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
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
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

無毛遂亦不爲此庸人襲迹非可與論理
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
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
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
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眞山
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
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
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
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
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

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
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
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
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
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
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已字從一從士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
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已僧肇
曰會萬物爲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

學而上達人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
已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
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
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
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
小窯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
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
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
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

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
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
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
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怳然見
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
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
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隷其法已錯乱後轉爲楷字愈益
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
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夨音捩非天字也此

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
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
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
從朿糙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
語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眞人此則
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丣酉從
金如㔕騂畱皆從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眞
乃從具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
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

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
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
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
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丞
又余在京師見偓送翟光上人詩亦墨跡
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
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
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
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
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
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
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
呼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
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粗細則以一指拒
壁以爲準自然均匀此無足奇道子妙處
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
購求前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迹皆

入內府七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
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
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
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
有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
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幷
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
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

畫院品其畫格諸黄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麄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黄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没骨圖工與諸黄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余從子遼喜學書甞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為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强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齊鉊則取下齊如從朩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佗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曽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余甞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鉷據陜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絶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

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七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

沈

技藝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堂法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爲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

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椽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絛又次曰前胥後一人曰後胥又後曰後絛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倡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術叀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以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余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橫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推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又倍下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析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余別為拆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

之爲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
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割
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
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爲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爲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爲勾倍之爲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爲四倍之得爲八退上一位爲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巳是盈數无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爲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
志于此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
棊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
無敵其法巳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嶮
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
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
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
張便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
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
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
後用則筋力巳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
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
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柱短則虛）節得中
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
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
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
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
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
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
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筭棊局都數凡若干局盡
之余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
數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
子可變八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
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
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
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
三局（古法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萬兆爲秭合家以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萬萬）

兆爲垓今且以算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名可紀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万字五十二最下万字是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億局第四是億兆局第五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倍万万垓此外无名可紀但五十二次万倍乘之即是舉大數零中數不与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白一一黑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爲法凡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変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爲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棊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棊之戲余觀彈棊絶不類蹴踘頗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踘唐書誤述爲蹴踘彈棊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筭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

便是八除若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筭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爲通術也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爲余羣從所得至今保藏

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爲多朴能不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甞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筭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筭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曆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棊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爲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鬭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廝乩必定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

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

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余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温而體本沈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

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

也況方書仍多僞雜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余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余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見者又余嘗苦腰重久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余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余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製失其舊迹須當横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迹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

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自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

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八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九

沈括存中述

器用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為飾謂之黃目余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文如闌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髣髴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說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余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為鉦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耳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字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底先王之器皆不苟為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

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樽彝皆以木為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樽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瓮以瓦為之左傳却有瑤瓮律以竹為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為據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余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ᘓ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ᘓ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𦉪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為矢服臥則以為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幹鐙以鐙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扎謂之神臂弓最為利器李定本党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音湛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為刃柔鐵為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脅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

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甞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視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剥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僣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迹所以於光中現余觀之理誠如是然余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纎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余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准其高下正用筭家句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一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要在機牙其言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三連為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

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堋以誌其高下左右耳余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余於關中得一銅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蘭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二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鑒毛髮以麝皮爲綑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鐵甲匱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瘊子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僞爲瘊子雖置瘊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云破簪碎細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緌非虛語也余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余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鬭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宮室祠觀爲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 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

而不搖慶曆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 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十九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

沈 括 存中述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擊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鄰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剸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

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鋭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棊試數白黑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眞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余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襤褸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及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鬚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鬚及髮盡黑而下鬚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銀渤厚礼之問其法石曰此眞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余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閑

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
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
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
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
甚異余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
人身之汗颼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
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摘然
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余到京
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
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
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
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
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
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
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
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
家奉佛甚篤因有此意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
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
南自離其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
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
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
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
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
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
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　詔子
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
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
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
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
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
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
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臙脂
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
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
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
腳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
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

龍常遊舟檝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　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飄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余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火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胷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
郵軍稅務甞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
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
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
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
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
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
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
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
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
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
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
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
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
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
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
爲墓誌畧敘其事余與夷甫遠親知之甚
詳士人中葢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千百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
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余以謂不
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
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
之可諭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
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
見所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
罕與人言余羣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
上客遘甞學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
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
其所誦果少一句淅人多言文通不壽一
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
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
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
衰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
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
甚樂愼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
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
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讙
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
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

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缾中水呪之則涌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缾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缾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失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余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郢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繆鞏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霑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吴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請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太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淩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淩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眞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

忠定以其　七月二十六日捐館淩乃爲
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
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
副僧正因遊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
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
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
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
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
謂道親曰今　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
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
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
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
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
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
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
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愼守吾藥至
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
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
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
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
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詣假入京詣
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
獻明日因對奏知　上急使人追尋付內
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　先帝果不
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
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
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　先帝尋
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
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
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
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缾封鐍甚
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
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
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詔進號九天採
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遣內侍廖維持
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
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
亦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

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黄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墻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之鵶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　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寳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寳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虚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寳藏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一

沈括　存中述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余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余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臥内深隱之處戸牖閉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説相符按漢書膚施

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傅會縣名爲説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顱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役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付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余言之甚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余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迹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霹靂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説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余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脅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疎類栢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説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折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余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

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余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余昔年在海州曾夜煑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煑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余在中書檢正時閲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首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㵎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余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埿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埿之迹襄隨之間故舂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褭蹏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褭蹏作團餅四邊無模範迹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柹土人謂之柹子金趙飛燕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褁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刃切之柔甚於鉛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霏霏成屑小

說謂麟趾褭蹏乃婁敬所為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余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余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余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余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為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韈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為之記傳者甚詳此余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余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為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線俄頃忽張殻其大如半席殻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倐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

焰殆類日光崔伯易甞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嵎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何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虚空月形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宫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説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甞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

所見大略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核桃蘆根地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大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沙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余或云昔人所練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作人李遙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柱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杖者已不見卒未有以白明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埶不可隱乃適隨州而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置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回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愼重有體今以余觀之殆天祿也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

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余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鍔

無纖迹用力屈之如鈎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种諤亦畜一劒可以屈置合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劒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鑑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緑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 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

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若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鑑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何後直大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余爲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廢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余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銛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黿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鈎于大豕之身筏而

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

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勳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

錢觀其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余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余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邪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一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二

沈 括 存中述

謬誤 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為笴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敘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余切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繆以屏為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敘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鷄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鷄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逈殊元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 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 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 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 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

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
口至　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
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
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
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
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
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竟往問之有邀以後
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
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
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
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
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
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
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
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
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

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
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
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
進　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
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
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
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
州然自此遂為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
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
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
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
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
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
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
為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
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

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
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
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
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
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
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
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車渠罔也蓋
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
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
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
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
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
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愧懾
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
十三蓋鄧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
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二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三

沈　括　存中　述

譏謔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
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
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
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
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
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
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
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
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
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
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
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
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尺姬室畝廣六尺
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
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

色繖叶音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敘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繖

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閩絲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尔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余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

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
散很奪部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
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
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
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
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
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
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
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
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
爲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
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
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
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熙寧
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
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

賜敕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
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
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
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録
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
史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
牒檢云准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
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清泰年中末帝將帶
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
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
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還徐
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
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
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
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
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
謨一箇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
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

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肴來李二謂李御

六

史也俄頃郡厨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庠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敎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别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七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三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四

沈　括　存中述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興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余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余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余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余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余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底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

龍舌藏于匣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余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閒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俟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閒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擣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塗墍以麻擣土世俗遂謂塗壁麻爲麻擣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莫中余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蟭蟟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螓亦螓之類也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余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余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閒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

沱河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
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
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翱為來南録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
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迹
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
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為丹
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
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朱砂至凉藥
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
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
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
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
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
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
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
峯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賛有鴈蕩經
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
有芙蓉峯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鴈
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
大池相傳以為鴈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
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
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
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
名余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
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
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
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
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
谷之類皆是水鑿之穴自下望之則高
岩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
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
之處皆有植土龕岩亦此類耳今成臯陜
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為
蕩巨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
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

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祕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乇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乇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騩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騩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 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 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閣門使副內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脣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設亦遠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敘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稾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為之憤激為詩以弔之

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
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
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
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
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
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
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
工巧純陁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王大
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

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
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國故
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
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
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
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
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
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
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唐高宗時又增
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

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
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
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
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
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
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
內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
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
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

牙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牙長爲上
品以其質榦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
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余
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
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
風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
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
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
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 正如六畜去勢則

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
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
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
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
謂之傍不肯
養鷹鶻者其類相語謂之味以麥反漱三館書
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鶻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
罥于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
鼓腹欲烈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
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
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
之烏鰂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
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又何胤嗜
糖蟹大底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
蜜盖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
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
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
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
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余
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虯然無
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橫嚙終不能咀嚼而
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
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
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沿牒至漳
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
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沾兢惕
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
之舉體黑如昆侖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
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
也
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
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
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
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
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
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

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鴈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閤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余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政爲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爲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瀰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四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沈括　存中述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余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櫬舉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

常造數漆牌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
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
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
元昊遷延遥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 詔
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
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
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
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
番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
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
書胡禮自稱大夏 朝廷興師問罪彌歲
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唛遇
野利旺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
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
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
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
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
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
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

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
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
馬益病亟數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
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
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
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没藏訛哤之妹生
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
氏授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聞入元
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
大佐没藏訛哤輩仆甯令受之明日元昊
死立諒祚而舅訛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
中國人爲訛哤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于
國夜則從諸没藏氏訛哤慙甚謀伏甲梁
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
乃使召訛哤執於內室没藏强宗也子弟
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
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
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
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
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

併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併座下見其脫韡血蹝于踝使人裹劍昇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甯令没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畧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士虜中秉常昵之因説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發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茭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爲銅水能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黄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爲濕土能生金石濕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爲鐘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濕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爲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積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族也余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爲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爲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尒後三歲一浚始令

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

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則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閨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偵之為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盃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為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效恭順宗元後卒

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狂放不羈嘗為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迹甚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尒口唆叫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駈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閬乃自歸

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爲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麤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弃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余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茇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揚荆州宜荆之類荆或爲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如黄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㹠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吴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厓鎮蜀當遨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傳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厓之孫堯夫家余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爲樞密一日日欲没時忽有中人宣名既入右掖已昏黒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

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喻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鬬中無螃蟹元豐中余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爲之搔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敘錄其腳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腳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 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

遞行一驛比至巳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
命歟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詔閤門令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埶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齎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劒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余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按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

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爲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僞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號鸞粼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机郎決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眞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眞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衛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籠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殷中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四盧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婚姻最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隷机郎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

足又京師衛兵請粮者營在城東者即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擔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乱率衆歸中國境内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秉乱挾其主籛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薩籛逋者胡言賛普也唃廝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廝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温(音温)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唃廝囉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廝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氈磨氈角立遵死唃廝囉更取喬氏生子董氈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氈居河州磨氈角居邈川唃廝囉往來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廝囉遂與中國絕屯田員外郎劉渙獻議通唃廝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唃廝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氈角死唃廝囉復收邈川城收磨氈角妻子質於結羅城唃廝囉死子董氈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氈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也以其唃廝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頭龍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湣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番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瞎征居結砧(野)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枝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

洮州木征之弟巴氈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

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五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六

沈括 存中述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麁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眞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入腸爲眞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妍硫黄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眞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

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
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
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
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
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余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為丁香母蓋出陳
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
雞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
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
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
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
方書為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
千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
最為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
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
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
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
以謂藥雖眾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
級相為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
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
藥性論乃以眾藥之和厚者定以為君其
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設
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澀也世之用金罌
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
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澀味都失本性今當
取半黃時採乾擣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
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
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
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
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
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
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
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
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
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
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

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黄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虚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説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縁土氣有早晩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盖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晩筀稲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晩稲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晩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淩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漑者先牙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晩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强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大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大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麈駝

鹿極大而色蒼麂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即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莖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坼子如小匾豆及堅齒齧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余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為苴麻無實為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為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為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為之滋為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為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為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為火蘞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

紛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蝨即其實也

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蘞（火蘞本草名稀蘞即是豬膏苺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桕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爲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延檻之間莖如朔藋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各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乃無他義也本草左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黐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礱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韡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毛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挼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廬陵黃剛中書跋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十六終

夢溪筆談補筆談三卷續筆談一卷

（宋）沈括撰

明崇禎四年馬元調刻本

補筆談序

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一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創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發言二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次則廊屋爲宇泛於爲僕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事豈謂足乎猶可解者或三卷之訛爲二乃若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何耶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今以補第九第九乃人事於海潮何預焉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件大氐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屬十五十五藝文也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疑此雖舊本或沿襲日久舛訛特甚譬之遠年架閣文字其格式非有變革而風雨浸淫蠹鼠齧蝕其間若年月之久近數目之多寡漸不可辨而後之胥吏或以意爲補綴豈非毫釐之差者乎然則當何如曰參伍故籍鉤稽現數通行打算別自攢造此籍乃可行耳語云琴瑟不調甚者必舉而更張之予師此意盡去所補卷第及前中後件之名而悉以原書十七門從事所言故事直以補故事辨證也直以補辨證以至樂律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異事雜志藥議等目皆然且自爲補後者刊之疑者闕焉爲三卷然後粲然可攷蓋古人之書原無定卷即以筆談言之通攷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續筆談十一篇如其故無所改巽甫題

重編補筆談序

卷第一

故事

辯證

樂律

卷第二

象數

官政

權智

藝文

器用

卷第三

異事

雜志

藥議

續筆談十一篇

補筆談目錄

補筆談卷第一

故事

沈括 存中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即依舊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退即一面放班遂為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蔭當遷僕射廷議以為執政官非可以子蔭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蔭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衣緋仁宗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

歲許沖元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為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為知體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守為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賜揚王荊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修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

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忘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敗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祗候辭某官

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為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辨證

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
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
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
至如今人謂所廊爲東西序亦非也序乃
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
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廈四柱
屋則謂之東西當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謂之楰齊魯間人謂之駮馬駮馬即
梓榆也南人謂之楰楰亦言駮也但聲之
訛耳詩隰有六駮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
皮似繫迷又似駮馬人云斫檀不諦得繫
迷繫迷尚可得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
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駮似馬之駮者今解
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
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
樹檖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
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
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號爲
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
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
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
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
若有所憙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如

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
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
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
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
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
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
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
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

人莫覩玉覧其狀既稱玉覧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懐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為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

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即自經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嬌妬忤旨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録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贈按張祜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温而腸已絶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

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為北苑茶録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

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
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
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
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
衣皆長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
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
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
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
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
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
謬於聖賢論甚不然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
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
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

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
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
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
云曷否肅雝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
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
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
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
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

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
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
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
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
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謇以謇謇
比諤諤尤爲訛謬君子夬夬夬夬二義也
以義決其外勝己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
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
儒多以爲連語如虩虩啞啞之類讀之此

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當爲句君子則夬夬矣何咎之有況於凶乎自天祐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書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没至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尚有外丙仲壬而尚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没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雜其文於太甲元年

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況畿內乎論語曰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鍛謂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湛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

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壁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

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腎祝藥劀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

樂律

與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

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絃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于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衆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

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爲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

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黄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黄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黄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

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黄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

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爲止於四者自黄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即以黄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

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蔟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

子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鐵性易縮時加磨瑩鐵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準若準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鐵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匾如盒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卽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

弦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進酒而一弦絶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爲一弦稽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弦至徵則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

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庬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

黄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黄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黄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黄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商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上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

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爲道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調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鍾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

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黄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鍾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鍾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無

補筆談卷第二

沈括 存中 述

象數

又一說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卯酉屬己離初爻納己卯己酉也辰戌屬丙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屬土餘皆倣此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屬火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

乙丑皆五言而得之故皆屬水七言而得之者商與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寅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巳故皆屬金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寅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巳故皆屬木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總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

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没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晩予常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減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為潮則正子而生者為汐正子而生者為潮則正午而生者為汐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

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磾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

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閒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

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淩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日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

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巳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巳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巳之分所謂戊巳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戸也王砅注引遁甲六

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黅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軫屬辰巳甲巳之歲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玄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癸巳也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

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素問曰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奎屬戊壁屬亥甲巳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

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巳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

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爲戊分軫角爲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戊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巳分則巳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巳爲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巳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戊從戊從一則戊寄於戌蓋有從來辰文從厂（音漢）從丆丆（音　左傳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字）從

乙音隱從巳則巳寄於辰與素問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巳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木寄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木也而衰土相與隱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

濁之數所謂積實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徑九寸以黍實其中其積九九八十一此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漢書解八八六十四誤也解具下文餘律準此所謂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九分舉盈數耳細率之當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鍾長六寸亦圍九分十二

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林鍾五寸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十四足以證前志之誤也餘律準此所謂清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為正聲一尺八寸為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為黃鍾清宮倍而長爲濁宮半而短爲清宮餘律準此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

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卦準此前卷敘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之初各四并卦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卦為二十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餘之數也餘卦準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

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圖北方一南方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震得東南西南東西北故其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二十有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數二十有五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二十艮得南東西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有三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二具圖如後圖缺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陽爻乾爲老陽兩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爲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即離非離即兌多在前則巽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積三爻爲內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爲六十四卦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爲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蓍凡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經算之乃見凡一卦可

變爲六十四卦此變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貢易林中所載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卻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卻爲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尾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爲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積小以爲大積大復爲小豈非一乎往來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喻故

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爲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官政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

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如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樁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

當從犬當從大因而搆訟孫令褫去巾帶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八下蘇民聞之以爲口實

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織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閒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茶租最少民監

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笞而遣之自後人家皆置圃至今謂蘆菔爲張知縣菜

權智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

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

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彼知已量敵爲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拔趙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

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則殲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

高帝還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种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

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瀕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遺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

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為别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邅迴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

歸姓為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為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得於邊人甚詳為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

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藝文

李學士世衡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為眞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為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眞

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惇字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氣不同掠須是

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爲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

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器用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轂末至老也年軫轉爲四尺五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車耳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轂上對輻鑿眼是也大穿内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小穿内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記謂之軹轂之外穿也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并輻三寸半共三尺二十乃轂之長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輻廣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隊音遂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十三分寸之一在軫内崇三尺三寸半輿之深謂之崇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輢上出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軫圍一尺一寸車後橫木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軹乃輢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貳之植者衡者如較之豎軹而名互異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輈深四尺七寸此梁輈也軹崇三尺三寸此輈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衡頸爲八尺七寸因馬高八尺除衡頸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軌前十尺隊四尺四寸軌前一丈篆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輿前當軾者與任正相爲四面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輈前持衡者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踵輈後承軫處軌廣八尺兩

轂之間陰如軏之長伏於輈前掩二前著驂轡後屬陰在輈之外所以正中首驂長一丈支焉之前繫於衡後屬於軫內脅所以止之服馬當衡軛出服齊首驂馬齊衡再驂三行謂小出也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彘者鈎懸而煑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鑪多鏤其底先入火於鑪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鑪熱灼席則爲盤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

灺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己意奇衺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鐀今吳人謂立鐀爲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筆談卷第三

沈括 存中 述

異事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為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為大理

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中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為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為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

頻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謂龜神物此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為朝請大夫致仕子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

鬱為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雜誌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

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遭剝遂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為一體詩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誶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為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

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摩氈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閹求景純為墓志送錢三百千故有摩氈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槩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

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

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故相康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薄謚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謚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頔故事後乃易今謚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手融

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説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遺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肯盟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

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讐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濱州爲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寒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軛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既留聞虜欲襲我北寨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

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朝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伾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伾論奏追錄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

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裹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行其數不可改易者既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

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行則爲陣住則爲營）以駐隊遶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者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

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别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

右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東正當

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爲城北門）小市橋（今存）廣濟橋（今存）新橋開明橋（今存）顧家橋通泗橋（今存）太平橋利園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次東水門（今有新橋非古迹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荆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髮不均即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曰日月各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化也令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翕嚥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然耀日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玄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藥議

世人用莽草種類最多有葉大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草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今考木若石南信然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蘂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漁人競採以擣飯飴魚皆翻

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衛公此說甚明自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煑用止水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鰌鮰入江中輒死乃知鰌鮰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寧中闍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二

塊大如棗黃色微似花蘂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菂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眞僞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眞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眞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蓄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眞僞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舶船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値如不足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粟殼許入口即差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草用葉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

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則醒楝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鬛皆破血鷹鸇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秘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草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别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别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間水皆不可飲唯劊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為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為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為深戒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為無毒食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鮰魚亦謂之鮠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

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
鰗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
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
華子稱又名鰗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
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
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
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群
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日莫
猥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

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即此草也唐人
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
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
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士
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
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薰草條又名
蕙草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草附會其
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
十數多種蘆葦葭菼薍萑葸息理反華之類
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
而小則薍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
云薍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菼薍葦蘆蓋
一物也名字雖多會之則是兩種耳今世
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菼等
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菼長大爲

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
名爲葦故先儒釋薍爲萑釋葭爲葦予今
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菼薍萑自
當是荻耳詩云葭菼揭揭則葭蘆也菼薍
也又曰萑葦則萑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
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薍江東人呼之爲
烏蓲今吳中烏蓲草乃荻屬也則信薍爲
荻明矣然名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
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

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

扶栘即白楊也本草有白楊又有扶栘扶栘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草蓋藏器不知扶栘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栘亦謂之蒲栘詩疏曰白楊蒲栘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栘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栘也亦名栘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栘也蒲栘乃喬木耳木只有常棣即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豳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即白栘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蘡薁蓋其實似蘡薁即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唐棣也白栘

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與蒲栘全無交涉本草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即今之高良薑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菘條燈籠草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

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草北地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以爲菹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

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廣異同

鉤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療甚多註釋者多端或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許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經官司勘鞫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菉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於節葉之間酉陽雜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吻莽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謂斷腸草此草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草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

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鮐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環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環者黃環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榦上接之

偽爲矮槐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欒有二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欒卽本草欒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棰者謂之牡欒又名黃荆卽本草牡荆是也此兩種之外唐人補本草又有欒荆一條遂與二欒相亂欒花出神農正經牡荆見於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欒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欒荆也

紫荆陳藏器云樹似黃荆葉小無椏夏秋子熟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荆與黃荆葉叢生小木葉如麻葉三椏而小紫荆稍大圓葉實如樗莢著樹連冬不脫人家園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痼結

胷脇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胷脇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補筆談卷第二

續筆談十一篇

沈括 存中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將獲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婿張亞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黃壤不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註杜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繫繩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陜見居人相率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衆操兵仗群譟而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爲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選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

望南山則上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夢爲詩其兩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雖佳句有丘墓間意不數月卒高郵主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婦之夕夢爲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一聲塵遶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清麗皆爲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王元之知黄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鬬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鷄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時元之已病未幾移刺蘄州到任謝上表兩聯曰宣室鬼神之問絶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愕然顧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爲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廷

句有千仭綵山擎日起一聲天樂漏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年傳習久盛觀今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在奉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能事吟嘲王荆公贈弟和甫詩云老我銜主恩結草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頽惰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事無過酒王荆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四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如自爲之

廣陵巽丁雲擾幸存黌宮兩廡析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閫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廪于外因其舊扶顛易圮而新之繼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偯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旣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旣闢弦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之往往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兹及是盖見薄于巳而厚于士賢前人遠矣脩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騬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

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

二年六月日左廸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

湯脩年䟦

筆談䟦